聂绀弩旧体诗全编

注解集评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洪德福之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

注解集评

下

侯井天 句解 详注 集评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下册目录

狱中又赠李四…… 693
采桑子·读《资本论》第四卷后
　赠小李…… 694
临别赠小李…… 695
唐天然索句…… 696
天然以函索诗，即以函为句答之…… 697
有寄四首…… 698
赠秦似…… 704
赠送朱静芳大姐…… 704
为静芳大姐题其尊人所画玄武湖图…… 707
题三峡图…… 708
朱凤二友吉席…… 710
赠朱老…… 711
年初以梅花二字奉朱蕴老…… 712
朱蕴老九十…… 713
朱蕴老故里之行…… 714
谢伯恒兄题《北荒草》…… 715
有答（三首）…… 716
三绝寄出后又得一首录奉鲁白诗师…… 717
岁尾年头有以诗见惠者赋谢…… 718
有酬…… 719
答白凤步见赠韵二首…… 721
谢辛之先生揭裱王帖…… 722
口占谢雨田画师画盘…… 723
代答（三首）（之二、三）…… 724
台书鲁迅诗卷题跋…… 726
重禹六十（之二、三）…… 726
赠李慎之…… 731
赠京中慎之…… 732
为方瑞公题《白骨精》…… 733
浩子曼意结缡…… 735
赠丹丹…… 736
丹丹小女追索嫁妆，书此呵之…… 737
赠海果（二首）…… 738
题开涛画竹…… 740
若虹以两“百字令”见怀，谓在
　干校梦见我在北大荒劳动并
　同听吾乡渔鼓筒，率酬一律…… 741
淦智老人九十七…… 742
和何满子卢鸿基…… 743
萧军创作五十年纪念会因病未赴
　补奉一诗…… 746
赠胡绳…… 748
题徐冬冬自画像《寄人篱下》…… 749

南山草拾遗

《马山集》序诗…… 753
自咏答与可与可赠诗有谀泛处，
　自咏答之。…… 755
杂诗（四首）…… 756
冬末…… 758
自嘲…… 760
杯底…… 761
咏珠穆朗玛…… 763
金台四首…… 764
雨中瞻屈原像…… 767
屈原像下（像在东湖行吟阁前）…… 768
九女墩…… 769

鲁肃墓…… 770
鹦鹉洲…… 771
过严子陵滩…… 773
江桥凭栏（二首）…… 773
九日江桥揽胜…… 775
作武汉大桥卅余首，描桥者均不佳，有关杂诗反较可，录十二首（其中三首）…… 776
武汉大桥十六首（其中六首）…… 779
九日（辘轳体五首）…… 783
即事同王向…… 787
遇溥仪…… 787
赠溥仪…… 791
秋唱（二首）之二…… 791
诗人节吊屈原题黄永玉画《天问篇》…… 792
端午节陶然亭诗会因病未赴率成一律…… 795
同剑文觅曹雪芹墓不得…… 796
题雪芹著书图…… 798
渔民新村（二首）…… 799
临潼古迹，次壁间郭沫若韵…… 799
在西安时曾往碑林买圣教序拓本，心有所卜，得诗一首…… 802
《林海雪原》…… 803
《青春之歌》…… 804
《创业史》…… 805
梁生宝（《创业史》）…… 807
题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 807
赵朴斋（《海上花》）…… 808
题《聊斋志异》…… 810
贾宝玉…… 810
薛宝钗…… 811
林黛玉…… 813
红楼人物八咏（之一、六）…… 813
《水浒传》人物五题(之一)鲁智深 …… 816
鲁智深…… 816
鲁智深…… 817
真服先生勇…… 818
咏猫头鹰…… 818
除夜题所作二首（之一）…… 820
七十二首（之二）…… 821
无题…… 822
无题…… 823
自遣用家天见赠韵…… 824
岁首自嘲（就以前赠人诗改作）（五首）…… 825
七绝（二首）…… 830
端午节应《团结报》之请作…… 831
八十自寿书赠圆衡二首（之二）…… 832
八十虚度（之二）…… 833
自寿新增一章…… 833

第四章拾遗

挽刘芃如兄…… 837
挽高树颐（二首）…… 838
吊若海…… 840
挽雪峰五首（之一、二）…… 841
雪峰十年忌（二首）…… 842
满成老友六周年祭读凤兮大姐悼亡作后作…… 845
挽阿英前辈…… 847
挽云彬…… 848
王莹遗著《宝姑》问世…… 849
悼胡风…… 850
吊冯伯恒…… 854
萧红墓上六首（之三、六）…… 856
萧红墓上四首（之四）…… 858
访丘东平烈士故居（又六首）…… 859
鲁迅先生忌日以野草中语意为诗，得九首（之三、六、七）…… 862
记梦（用“惯于长夜”韵）…… 865

集句、残篇、断句

集句（1首）…… 869
残篇（7章）…… 870
赠吴双双作画…… 874
我辈来到北大荒…… 876
友谊篇…… 878
断句（17则）…… 878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集评补编…… 883
代跋一　绀弩“诗案”的侦破——侯井天注《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舒　芜…… 931
代跋二　九年辛苦出奇书　罗　孚…… 935
代跋三　侯井天和《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姚锡佩…… 939
代跋四　敢当诗史聂绀弩——读侯井天《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王存诚…… 945
代跋五　侯井天和他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何永沂…… 953
后　记　注聂心路　侯井天…… 965

附录

读者通信…… 983
读者赠诗…… 1013
聂绀弩旧体诗研究资料索引…… 1021

狱中又赠李四[①]

此地山高庙也多，与君随喜复观摩。[②]
紫竹林中点滴翠，白莲花下一群鹅。[③]
君在上方催鸟叫，我搜下里向天歌。[④]
登山涉水吾衰久，幸赖相将上下坡。[⑤]

①在监狱又赠李世强（李四）。此首见于罗孚编《聂绀弩诗全编》，有笺："此诗作于稷山看守所。"

②这（此）地方山高窑洞（庙）也多，我和（与）你（君）像佛家所说的"随喜"一样，随意地结成喜善之缘，与牢狱结了缘，然后增长"观察妄惑的智力"，学会入定的法门，互相学习（观摩）。

山西临汾第三监狱教育科李春华，1988 年 5 月 11 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稷山县南（即汾河西向南岸）与万荣县为邻，万荣有稷王山，但它不过是高高的土堆而已——高土丘，与真山比之，可谓小巫了。"同上 20 日信中说："据新绛的同志讲，县看守所设在县城之西，高土崖上，不叫什么'山'。"

【庙】 聂绀弩《船屋》小记："晋南监号均作窑洞形。"据此推想，诗中之"庙"即"监号"——窑洞。

【随喜】 佛家以行善布施可生欢喜心，随人为善称为随喜。后来谓游览佛寺瞻拜佛像，意生欢喜亦曰随喜。

【观】 佛教语，智的别名。指观察妄惑的智力。《大乘义章二》：粗思曰觉，细思名观。又是修定的法门。

③紫竹林里（中）满布着零星、微小（点滴）的翠绿色（翠），白色莲花下面的水面上，游动着一群鹅。

李世强 1987 年 10 月 9 日在北京崔宗汉家当面对侯井天说，我赠聂老的诗中有"紫竹林中成一醉"，意思是说出狱后到北京市珠市口一家名叫"紫竹林"的湖南饭馆去喝一场，聂老诗意本此。

【紫竹】 亦称"黑竹"。

【白莲】 开白花的莲。莲即荷、芙蕖。

刘友竹《聂绀弩诗注释补正》："视监号为禅林，称坐牢为随喜。囹圄之中，涉笔成趣，此非寄沉痛于悠闲之谓乎？""翠，翡翠，鸟名。……故'翠'与'鹅'相对。'点滴'，连绵词，'一群'，由两个数词组合，亦可视为连绵词，故可相对。""'紫竹林'、'白莲花'皆非狱中实景，乃因'庙'而联想及之。""'紫竹林'观音菩萨在南海落伽山的禅院。……'白莲花'乃佛教圣物"。（见《当代诗词》1994 年总第 30 期）

④你（君）在上面（方）催促鸟叫唤，我搜肠刮肚地写不高雅的（下里）诗，向天歌唱。

【下里】　见《南山草·八十》注⑦。

唐/骆宾王《咏鹅》："鹅，鹅，鹅，曲颈向天歌。"

⑤上（登）山和趟水（涉）时，因我久已年老体弱（吾衰久），我幸亏依靠（赖）你搀扶着（相将）上坡下坡。

《论语·述而》："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矣。"

另稿：李世强《穷途罪室，童叟无欺》文中所引，第2句"复"做"后"，王存诚《〈聂绀弩旧体诗全编〉考正》："'后'字疑为'复'字之误，繁体行书二者极易混淆。'后'字置此，文理欠佳。"

采桑子·读《资本论》第四卷后赠小李[①]

曹公大句矜乌鹊，输了甲兵，赢了歌行。[②]子咏星稀我月明。[③]　周郎神火船江昼，何处后生，胜过先生。[④]竟遣东风嫁战争。[⑤]

①采桑子，词牌名。又名《丑奴儿令》、《罗敷媚歌》、《丑奴儿》、《罗敷媚》。唐教坊曲，有《杨下采桑》，故名，双调，分四十四字、四十八字、五十四字三式。读罢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以后赠李世强（小李）。此首见于罗孚编《聂绀弩诗全编》，有笺："此词作于1974年。"

李世强《途穷罪室，童叟无欺》："记得在学《资本论》第三卷关于'级差地租的几种形式'时老聂感到很费解，尤其是对其中的一些计算公式看得很吃力。我就用自己学过的一点数学知识给他讲解。弄懂以后，老聂高兴极了，很快就写了一首词送给我，咏叹：'曹公大句矜乌鹊，……'（李引全词，此略）"

李世强1987年7月29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词写于1974年夏。那时正值聂伯伯被判无期徒刑（4月底或5月初的样子），恰在此时，接到家中寄来的马恩全集第26卷即《资本论》第四卷。聂伯伯仍坦然潜心学习，他看了一遍后，记下了十几个问题并4卷一起交给我，让我先看并解答他的问题。此词即我解答了他提出的全部问题后所赠。"

聂绀弩《怀监狱》："在监狱碰到过两个青工异人，一个是……李四，是在稷山碰见的……那时不过廿三、四岁，看《资本论》比我快，比我理解得多。看《自然辩证法》理解得更多。"（见《聂绀弩全集》第9卷314页）

②曹操（曹公）自尊自大（矜），写出有名的诗句（大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他以此句自傲，在赤壁之战中，损兵折将，打了败仗（输了甲兵），却赢得了世人对这首杰作《短歌行》的赞赏（歌行。行，读xing）。

③你（子。指小李）用诗歌来叙述（咏）你的天上星稀少，我用诗歌来叙述我的天上的月亮明亮（我月明）。

【歌行】　旧诗的一种体裁，歌为总名，铺张本事而歌称行。汉代人或称歌或称行，唐代人因之，也通称歌行。

【星稀……月明】　《文选六臣注》张铣："比喻大贤出而小人削，忠信之士游行，当择其栖托之便矣。"

王存诚1994年7月22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采桑子'这首词的理解须结合题目及注解中提供的本事材料。上阕以曹公自喻，下阕以周郎喻小李。慨叹自己'输了甲兵，赢了歌行'，即做诗比小李强，而读《资本论》则输于小李。小李竟以后生胜过先生，能遣东风嫁战争，诵星稀而使我月明，指的即是能借用自然科学知识来读马列著作。"

④三国时候，东吴前部大都督周瑜（周郎），一把神奇的大火，烧了曹操连营停泊在长江水面的战船，"火逐风飞，一派通红，漫天彻地"，照得黑夜如同白天（神火船江昼），哪里（何处）来的青年人（后生），强过了老年人（先生）。

【周郎】　见《南山草·桥夜想起赤壁》注③。

【神火船江昼】　故事见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四十九回。

【后生】　曹操155年生，而对方孙刘联军的周瑜175年生，诸葛亮181年生，都比曹操小，结果后生胜过了先生。而李世强则比聂绀弩晚生45年。

⑤在曹操这个"先生"面前，周瑜、诸葛亮两个"后生"，居然（竟）能够驱遣（遣）东风为战争服务，好像这东风嫁给了战争，一切听战争的话一样。（据舒芜读诗笔记）

【东风嫁战争】　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四十九回：周瑜希望有东风来实现他火攻曹军之计，诸葛亮借三日三夜东南大风，帮助周瑜火烧战船。

宋/张先《一丛花》："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

方印中："全首词以'曹公'、'先生'比诗人自己（'我'），以'周郎'、'后生'比李世强（'子'），以赤壁之战周郎（'后生'）胜了曹操（'先生'），比喻在学《资本论》过程中李世强胜过自己。……而只就写赤壁之战而言，'输了甲兵，赢了歌行'，'竟遣东风嫁战争'等语，在前人连篇累牍关于赤壁之战的诗文中，也独具特色，无可代替的。"

另稿：朱正存作者手迹，题为《采桑子（赠李四）》，第4句"子咏"作"你诵"，第6句"何处"作"好个"，第7句"胜"作"强"。

临别赠小李[①]

难事逢轻当为重，霉时计短不如长。[②]
勘破浮云未了事，何须夜赶嫁衣裳。[③]

①靠近（临）分别的时候赠给李世强（小李）。此首见罗孚编《聂绀弩诗全编》。

②不容易（难）办的事，碰到（逢）比较分量小、程度浅（轻）的，应当当作（为）分量不小、程度不浅（重）的来对待，倒霉的时候，自己计算摆脱倒霉的时间时，短了不如长了好。

③看（勘）穿（破）那些像飘游在空中的云彩（浮云）样的、对那些还没有（未）了结的事，为什么还要（何须）连夜赶时间，忙乎着给别人做出嫁的衣裳。

【浮云】 《论语·述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唐/杜甫《可叹》诗："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须变幻如苍狗。"

【嫁衣裳】 唐/秦韬玉《贫女》："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李世强1987年7月29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此诗写于1974年底分手前一个星期左右。北京方面驳回了聂伯伯的上诉，维持原判，所以聂伯伯意识到要被送走服刑去了。那几天他情绪很激动，两眼老是红红的。……直到分手那天，他直直地看了我好久才伸手递给我一个纸团，然后叮嘱说，我走了，你自己学吧，以后把心得写给我，我还会向你提问题的。"

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寓真引聂诗全首，此略。）这是何等疏放的胸襟！他认为把倒霉的时间估计长了好，所以判了无期徒刑，仍然那样豁达。"

另稿：李世强《途穷罪室，童叟无欺》引文，第2句"计"为"斗"，应系误录。

唐天然索句[1]

何处山多庙也多，与君随喜又观摩。[2]
桃花三颗翻山了，古刹千山抢水么？[3]
君在上方催鸟叫，我将下里向天歌。[4]
做诗不出羊心懒，东坡劳赶到西坡。[5]

①此首见于作者手迹，上多涂改，似是未定稿。

参阅《拾遗草·狱中又赠小李》。

【唐天然】 据《狱中又赠小李》一诗推想，唐天然是聂绀弩在山西稷山看守所时的"狱友"。侯井天函询"小李"——李世强：有唐天然其人同狱否？你与聂绀弩曾"推水车"（聂诗《推水同李四》）聂是否曾被派"放羊"？李未复。

②与《狱中又赠小李》一、二句同，仅"此"、"何"二字不同；"复"、"又"二字不同。

③三颗桃花被风从山这边刮到山那边去了，古老的佛教的寺庙（古刹），在千山万壑中，那么多和尚有水、抢水吃吗？

作者自注：①幼唱打铁歌："打铁三，三颗桃花翻过山。"②曾从《水浒》五台山想到僧谚："三个和尚没水吃"，曾为担心。

京山县史志办应侯井天之请，2003年4月6日邮来从《京山民歌》集找到的《击掌谣》（即聂谓之《打铁歌》），全录如下："一摸光，二摸财，三摸四摸打起来。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子送姐姐。姐姐留我半个月，我要回家学打

铁。打铁一，一只羊毛扎管笔；打铁二，二郎庙里吹笛儿；打铁三，三枝桃花飞过山；打铁四，四个铜钱四个字；打铁五，插秧田里唱花鼓；打铁六，六盘果子六盘肉；打铁七，七个老爷要肉吃；打铁八，八个和尚无头发；打铁九，九个尼姑一路走；打铁十，十字街上下象棋。你下车，我下马，把强盗拉出来剐，倒一剐，顺一剐，一剐剐个癞蛤蚂。"

聂绀弩《故乡·故乡的语言·儿歌之类》："打铁歌似乎到处都有，两人对坐，拍手抵掌，谓之打铁，打铁时唱：（聂从'张打铁，李打铁'，引到'三颗桃花飞过山'。……）""'三颗桃花飞过山'，这句话诗情画意奇想冶于一炉。我深爱之。以下略。我尝得句：'隔山讨火自焚身'，自谓与我性格颇合，有人讥为滥用《金瓶梅》人诗，亦不悔也。桃花都可以飞过山，隔山讨火何足奇？"（见《聂绀弩全集》第4卷476页）

《冷眼观》一六回："万一人多嘴杂，弄成一名和尚挑水吃，两名和尚抬水吃，三名和尚倒反没得水吃的局面。"鲁迅（1934年8月13日）致曹聚仁："编辑要独裁，'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无水吃'，是中国人的老病。"

④五、六句与《狱中又赠小李》同，仅"搜"、"将"二字不同。

⑤你向我索诗，我一时做不出来，心里连放羊的事也懒怠了（羊心懒），从东山坡赶羊到西山坡，很累（劳赶）。

天然以函索诗，即以函为句答之[1]

挑灯夜读散宜生，愈读愈思愈有情。[2]
如肯一诗来赠我，春光冉冉万山青。[3]

①天然用写信的方式（以函），向我要（索）诗，我就用他信上话作为诗回答他（答之）。此首见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存作者手迹。

②夜里在灯下（挑灯。——本来是挑起油灯的灯芯，使灯光加亮）读《散宜生诗》，越读越要动脑筋想（思），越想越觉得有情趣、格调高、感情深（愈有情）。

③假设你同意（如肯）写一首来赠给我，在我心里，那简直像春天的光景（春光），万山青翠，草木枝叶轻柔（冉冉）。

王存诚1998年11月2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实际上从题目可见，是借索诗来函之意作的诗，故语气是对方的，但诗却是聂本人作的。"

罗孚："如此合作，别开生面。"

有寄四首[①]

一

双栖廿载寂无哗，张一吾儿又小丫。[②]
何处鹑衣鲐背客，夜深袱被人人家。[③]

二

岂不怀归不许归，十年鸡黍哪曾窥。[④]
巴山夜雨皆陈套，手提乾坤入酒杯。[⑤]

三

归从地狱无前路，想上天堂少后门。[⑥]
何似并门吴季宅，一团活火共奇温。[⑦]

四

江河湖海易相忘，为我诗呵漆叟庄。[⑧]
何不驱鱼盈涸辙，使之君我共情长。[⑨]

①有所邮寄（寄），“有寄”、“有赠”，虽虚掩其词，而其意甚明：是“寄”胡风的诗。参看《赠答草·有赠》注①侯按。此组诗见于陈迹冬存稿。（按：此组诗未见于他处，很可能所寄就是陈迹冬。此点可供解诗时参考。）

罗孚编《聂绀弩诗全编》，有笺：“有寄，或云寄胡风，或云寄周颖，都说得有理；但第四首仅得一解，即绀弩之意，宁与亲友共情长于涸辙，不愿相忘于江湖，反庄子之意而用之，则意更深、情更切矣。”

陈明强《聂绀弩旧体诗全编选讲》：“不知本事，但作臆解。这一组诗从整体看，是记两个难友劫后重逢的感受，当作于1981年。”

②胡风夫人梅志陪胡风，在狱中两人居住（双栖）了二十年（廿载），无声无息（寂无哗），我去看望我张家的一个儿子（张一吾儿）——晓山、一个小女儿（丫）——晓风。

侯井天按：胡风长子晓谷1934年生，胡风夫妇去四川时在西安；女儿晓风1939年生，次子晓山1947年生，此时均在北京。

【双栖廿载】 梅志《胡风沉冤录·伴囚记》——1966年2月15日胡风、梅志由北京遣往成都；当年9月8日离成都遣往芦山县苗溪茶场；1967年11月初离苗溪遣往大竹县第三监狱；1979年1月11日，胡风被通知释放回成都，1980年3月底胡风、梅志回到北京。这样“伴囚”双栖了十四年多。

③什么地方来的穿着破烂不堪、补丁很多的衣服（鹑衣）的老人（鲐背客），半夜以后（深夜）携带着袱子包扎的衣被到别人家（袱被入人家）。

【鹑衣】 见《南山草·桥上望江》注⑤。

【鲐背】 指老人。《尔雅·释诂》：“鲐背，老，寿也。”

【袱被】 见《拾遗草·情景》注②。

④哪能不想着回北京（岂不怀归）呢，是不允许回来，十多年杀鸡煮饭（鸡黍）情意真率招待朋友的情景，哪里曾经看见（窥）过。

《诗经·小雅·四牡》：“岂不怀归？王事非，我心伤悲。”

【鸡黍】 见《南山草·即事》注⑨、《第四草·访丘东平烈士故居》注。南朝/梁/范颜龙（云）《赠张徐州稷》：“恨不具鸡黍，得与故人挥。”

⑤向来惯说的“巴山夜雨”，都成了陈旧的一套，手提天、地（乾坤）放入酒杯里一起喝掉。

【巴山夜雨】 唐/李商隐《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又见《赠答草·念高旅》注③。

⑥回来——从地狱回来（归从地狱），地狱那里没有往前去的路，设想你上人世间最美好的去处（天堂），又缺少通融的、舞弊的途径（后门）可走。

【天堂】 某些宗教指人死后灵魂居住的美好的地方。

王存诚1996年2月15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归从地狱无前路’——似可解为：虽从地狱回来了，但再往前却无路可走。这样接下句较自然。”

⑦不如（何似）到门挨门的吴季札家（并门吴季宅），去烧起一团旺火（活火）来共同享受这奇特的温暖（共奇温）。（舒芜读诗笔记：“吴季札，应是借指某一吴姓之人。其人为谁，不详。”）

【吴季】 季札，春秋时吴公子。吴王寿梦之季子。寿梦欲传以位，辞不受。封于延陵（今江苏常州），故称延陵季子。鲁襄公二十九年，历聘鲁齐郑卫晋等国，当时以多闻著称。（参见《赠答草·答重禹二绝》注③。）

【活火】 见《赠答草·步酬敏之见怀》注④。

⑧鱼在江河湖海里容易互相忘记，“为我诗呵”（不知怎解），当漆园吏的那个庄周老头子（漆叟庄）。

冷阳春1997年1月28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为我诗呵’，其意为‘请帮我用诗斥责……”。

【江河湖海易相忘】 见《赠答草·秋夜北海怀冰奚禾曙》注④。

【漆叟庄】 指庄子。漆园，古地名。战国时庄周曾为蒙漆园吏。一说在今河南商丘市北；一说在山东菏泽北；一说在今安徽定远县东。又或以为漆园非地名，庄周乃在蒙邑中为吏主督漆事，蒙在今商丘市北。

⑨为什么不（何不）把鱼驱赶（驱鱼）到干涸的车辙沟里塞满（盈涸辙），使得（使之）你（君）和我共同有久长的友谊（共情长）。

【涸辙】 见《南山草·桥上望江》注⑨。

郭隽杰1996年2月12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庄子说‘泉涸，……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我（作者）却嘲笑他（漆叟），愿为涸辙之鲋，使之‘君我共情长’。这里是反用庄子的话。‘呵’有‘笑’的意思。释为‘叱’亦可通，身处逆境，而珍视友情如此，聂也。”

王存诚1996年2月15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为我诗呵漆叟庄’——似

可解为：替我告诫庄子吧：你那‘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说法是不对的！我宁愿作涸辙之鲋，而能与真正的朋友‘共情长’。这是表达极大的悲愤，也表达了对理想和同志友情的极度坚贞。从这里也看出，诗人自称散宜生，说‘无用终天年’确是反讽，也是包含了同样的悲愤的。”

罗孚《手提乾坤入酒杯》：“《有寄四首》中最后一首是（罗引聂诗全首，此略）。这里的‘君’可以是任何人，但最主要的一位应该是‘周婆’周颖，聂绀弩的夫人。据说这是1976年在山西走出监牢时寄给北京家人的。独处狱中，希望能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哪怕再穷困之境也好，连涸辙也可以羡慕的了。‘岂不怀归不许归’就写出了这一心情。‘手提乾坤入酒杯’又写出了他的豪情。‘归从地狱无前路’，人释放了，还是前路茫茫。‘想上天堂少后门’，那时候，后门也已经流行了，但他却是不得其门而入也。”（见1996年3月×日香港《明报》）

何永沂《〈有寄四首〉侯注补遗》：“罗孚推测此‘有寄’的对象是泛指，其中包括聂绀弩夫人周颖；而侯井天……则认为是赠胡风之作，……笔者倾向于后一说。聂绀弩赠胡风的诗多是七律，这四首却是七绝，组诗中哲语、豪语、谐语交织，一反常人赠逆境朋友诗作那种‘凄凄惨惨戚戚’之态。其中第四首道：（何引聂诗，此略）非‘曾经涸辙’者，岂能作出此极沉痛语。‘处涸辙以犹欢’，这是用哲语道破当其世间之最不如意事。”“第二首是：（何引聂诗，此略）……‘手提乾坤’，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不愿独乐的抱负到头来只付与一壶浊酒，空赢得十载铁窗（‘十年’是虚数）；这是以豪语道透历史之憾事。”（见《岭南风骚》1997年第7期）

郭隽杰1997年8月3日给何永沂的信：“《有寄》四首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如罗孚先生所言，第一首‘双栖’指周颖和海燕，从‘反右’到聂绀弩‘文革’后出狱，约二十年；‘张’有望意，‘吾儿又小丫’自然是海燕了；‘鲒背客’自指；……‘末’字……末句有了着落，意指自己投入了深深的苦难之中。聂诗语涩心艰，内涵又极深广，很难把握其用意的初衷。”

李师金1997年8月9日给侯井天、何永沂的信：“‘夜深袱被入人家’，意近于‘望门投止’。久狱初释，归心似箭，行色匆匆，不知早晚，以致夫妻相携，夜半求宿，形似狼狈，心实欢喜。然而廿载冤狱，鹑衣鲒背，天地有私，鬼神不公，言念及此，不禁悲从中来也，第一首写久狱获释，‘夫妻双双把家还’的情况。”“第二首写与胡风同心同德而同难的非比寻常的深厚友情。……‘手提乾坤’，喻昔日之壮心，兴象极其宏大，‘入酒杯’，乃今日之境况，兴象殊觉细琐。前后大小的巨大反差，概括了中国几十年极不正常的政治生活，蕴含了睿智之士多少辛酸！……岂‘西窗剪烛’，‘重话夜雨’所能同日而语！首句‘岂不怀归’，言人情之常，事理之宜。‘不许归’与‘不得归’，有权威肆虐与他故羁縻之别，谁为为之？与‘张—’句脉络可循。”“‘并门吴季宅’一句……借以喻胡喻己及志同道合——也可能同一命运的友人，‘并’门意为‘骈门’，即‘紧邻’，……‘归从地狱无前路，想上天堂少后门’，写胡出狱，陷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窘境，然而自有知其蒙冤，仰其为人的朋友会主动

地亲近他，炽热的友情，定能燃起他生命的火焰——‘一团活火共奇温’。这第三首，写友人，包括聂翁对胡风陷于窘境的殷殷慰勉。”“第四首‘何不驱鱼盈涸辙’，何不者，欲其然而尚未然之辞也。……聂与胡风……难道必待同处涸辙才能‘君我共情长’么？我以为‘君我’并非指代聂胡，乃别有所指，细思‘使之君我共情长’一句，‘使之’之‘之’，为第三人称之代词，意为‘他’或‘他们’。‘使之’相连，意为‘让他’或‘他们’，‘他们’是谁？‘君我’是也。第二句‘为我’之‘我’，与第四句‘君我’之‘我’中间被‘使之’隔断，并非同一代人。……这首诗试为意译如下：‘庄周，你不是叫涸辙之鱼忘记江湖的美好生活——放弃求生的指望吗？其实鱼们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可是我对你不能不表示遗憾——心不够狠，手不够辣，你们为什么不尽可能地把鱼类驱赶到涸辙里去统统死掉呢？这样就可以让他们——“君我”额手相庆，皆大欢喜了’，全篇反语，表示了不可遏止的激愤之情。”

王存诚1997年8月16日给侯井天的信：“这组诗看作聂翁回京后寄给居停主人夫妇的诗不也说得通么？而且更顺畅，后面三首都说的是当时受到热情接待（款待之以鸡黍，询之以何以十年不归）和回去后所生的感慨。诗所寄的人与寄诗的人并不是处于相同的处境，由‘并门吴季宅’可见，……用于胡风却不合适。至于最后一首，即使单拿出来，已经完整地说明了作者的思想”。又，12月4日信：“参照何永沂、李师金、罗孚及您的各种看法，觉得有几点可以比较肯定：1、是作者谈自己的，与胡风无直接关系；2、是在山西暂脱囹圄，而又不能回京的情况下所作，当然也可能像我原来推测的，是回京后寄给山西居停主人的。但前说更合理些（因诗引《夜雨寄北》）；3、所寄对象似不必是周婆（罗孚意见），因给周婆的诗均明题，此诗只题‘有寄’（何君提出此议）。而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也有不同解说，有以为寄内者，更多则认为只是寄给友人，因此不能据此就认为是寄周婆的。……剩下其实只有一点不清楚了：谁是‘张—吾儿又小丫’?”

杨九如1997年8月20日给侯井天的信：“‘双栖廿载寂无哗’，……是对胡风的冤案能昭雪与否疑虑倍增的。‘双栖’可作梅志与胡风相伴，……面对的现实是寂然无声无息。”“‘张—吾儿又小丫’是承‘寂无哗’而来的。即：答理而为我‘张’罗的目前只有‘吾’的‘—’个‘儿’子，还有（又即有）一个‘小丫’头。”“第二首的诗句仍是企盼定案，从家人延伸到了知己的友人。”“‘鸡黍’指友人的聚餐会晤，按典是无误的。是否还意味着生活的艰苦，鸡黍之类的美食，有十多年未曾见（窥）到了的一语双关。‘巴山夜雨皆陈套’，我认为是正话反说，因有‘君问归期未有期’等有别于‘岂不怀归不许归’的内蕴；那么，‘老夫聊发少年狂’，来一个自酌自饮，——把乾坤提起倒入酒杯一干而尽!”“第三首的头两句‘归从地狱无前路，想上天堂少后门’这也是与‘定案’的企盼同一脉络”。从“地狱”归来，前途何在？这句话对于‘牢释’的人来说是好理解的。第二句的‘天堂’……从‘后门’可悟出，飞升‘天堂’是必须从‘后门’进的，而‘后门’得进，得有通天的本领方可。‘想’

是白搭。这是对仗句子的杂文语法，非绀弩莫能。“江河湖海易相忘，为我诗呵漆叟庄。‘……诗中之‘呵’形似‘叱责’，实是提醒，亦呵护之意。……而这个‘叟’被‘漆’涂得浑身漆黑，别有深意。”

王浩天 1997 年 8 月 25 日给侯井天的信：“开始我对‘看望’的说法也有过怀疑，觉得以‘张’入诗表示‘看望’总不甚妥当。但又找不到别的解释，而且当时正好是胡的一儿一女在北京，又觉得也可以说得通。”“‘袱被’确不好解，我以为以从李（师金）说为是。”“关于第二首，……全诗意思似可解为胡风被流放回不了北京，十年（取其整数）没有朋友聚会，不知鸡黍味，现在回来了，也不愿（不必）仿效李商隐西窗剪烛夜话的故事，那么干什么呢？因为往事不堪回首，大家还是都不提它为好。这种景况，这种心境，与‘几年才见两三回，欲语还停但举杯’（见《赠高抗》），与‘千言万语何从说，先到街头饮一巡’，颇为近似，其强度则又过之。”“第三首。……前两句是说胡虽回京了但仍处于逆境和困境之中。……要紧处是第三句的‘吴季’指谁。”“关于第四首。……从第二句的语气看就是对胡风说的：你替我做首诗告诫或教训一下那位庄老头儿。说叫胡风写诗那只是行文的需要，其实他自己已教训开了。”

刘友竹《谈聂绀弩佚诗〈有寄四首〉》：“我不同意寄内说，因为‘鸡黍’、‘吴季’这类典故均不切合夫妻关系，我认为这是寄友人胡风的，诗的第一首开头两句是指胡、梅被捕时的境况。按胡、梅于一九三三年底结婚，到一九五五年为二十一年，此所谓‘双栖二十载’者也。下一句是说他们在此期间生了二子一女”。“第二首是说胡风不是不‘怀归’，而是不许他归来，以至长达十年未能与他鸡黍畅叙。……什么巴山夜雨，剪烛西窗，共话往事，都是陈套，我们今后见面应当‘手提乾坤入酒杯’，煮酒畅饮，纵论天下大事，之所以提到‘巴山夜雨’，是因为这时胡风已在成都，其时当在一九六六年二月至九月之间。”“第三首是说，胡风虽已从监狱（‘地狱’）释出，但仍在监外服刑，今又遣往成都，依旧前途渺茫；想恢复自由（‘上天堂’），又缺乏救助，无‘后门’可走。倒不如我们去成都给你们作伴，好互相关照，互给温暖。按‘吴季’指胡风，聂翁常称友人为‘吴季札，’如《答重禹二绝》云‘忽遇多情吴季札’，可证。……一九六六年春节后聂绀弩在北京胡风家说：‘你们住定了，替我们找几间房，我们也搬去。’到三、四月间，梅志回忆说‘老聂两口子来的信倒有意思……托我们替他们找几间房子，想搬来做邻居呢！’（见梅志《胡风沉冤录》）‘并门’即‘做邻居’之意。进一步证明此诗乃寄给在成都的胡风。”“第四首是第三首在感情上的延续和发展。他说要写诗叱责漆园庄叟，因为他说人在江湖容易相忘而不能‘相濡以沫’是错误的，我就愿作那涸辙之鱼，而与挚友‘共情长’。”“从总体上说，这组诗无论从思想深度、文字技巧和艺术特色上看，均属上乘。这是真情至性的流露，是心血的结晶，是天地间维持公道保护元气的文字，‘归从地狱无前路，想上天堂少后门’，把人生的绝境描绘得那样真切，多处化用故实，既增典雅之美，复收含蓄之效。‘何不驱鱼盈涸辙’，盖激愤之语，当时主观上认为绝无此可能。”（见《歌乐行》1998 年总第 26 期）

郭隽杰《聂诗漫笔三题》：“我在《聂绀弩的一组佚诗》（见 1996 年 3 月 10 日《文汇报》）中说：‘《有寄四首》似是 1976 年绀弩出狱前写给家人的，涸辙之鲋已属可哀，而求此犹不可得，这种遭遇，这种心境，从未有人道出，堪称千古绝唱。’所谓‘似是’，只凭感觉，没谈根据，也没有根据。”“如果说是寄胡风的，在时间上有点说不过去。聂的这些诗稿，据舒芜讲，当聂准备编集子（指油印本《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时曾请他看过。油印本《北荒草》系 1977 年夏成册，那么写《有寄四首》则应在此之前，而胡风到 1979 年 1 月才释放出狱。在不知胡风任何消息的情况下，聂绀弩这组诗往那里寄呢？当然写诗虽云‘寄’却并非一定要寄出，寄托情思也可以谓之寄。但情思也应有个起因，不大好凭空想起胡风来。再从内容来看也难与胡风挂钩，‘岂不怀归不许归’、‘归从地狱无前路’，不宜看作为对方设想，因下文的‘手提乾坤’、‘何似并门’显然是说自己的事情，‘怀归’云云也应言己。”“侯井天‘侦破’了聂绀弩出狱之谜，联系《有寄四首》，我觉得理解为是寄周婆的较符合诗意。诗约作于聂出狱之前，已知周婆和朱静芳在为他的事‘两度河汾走飞车’之后，这样‘鹑衣鲋背客’、‘怀归不许归’等句，便都有了着落。剩下费解的‘张一吾儿又小丫’，我以为‘张’训为‘望’，有指望、倚仗之意，‘吾儿又小丫’则指聂的独生女海燕了。‘巴山夜雨’似与胡风所在的四川有瓜葛，但从诗的感情看，则更切对夫妻团圆的企盼，也更贴近李商隐《夜雨寄北》的本意。”

何永沂 2000 年 6 月 15 日致党沛家：“《有寄四首》我一直认为非赠周婆，推理很简单，如是赠周婆之作，不用隐晦其题。”

姚锡佩 2000 年 6 月 25 日给党沛家的信：“《有寄四首》的难点在于写作时间不明，这也是大多数聂诗存在的问题，而这也是中外诗歌的常见问题，所以我对诗的欣赏，重在诗人所创造的意境和诗人的心态。我初读《有寄四首》即深深感受到诗人在无奈的困境中，对亲情友情的眷念，这大约也是人得以生存的重要依托。当然若能明白此诗写于何时何地，写给何人，则会有更多的意味，对诗人的研究尤为重要。从我对聂诗的了解来说，我以为此诗大约在 76 年间写于临汾监狱，具体地说，很可能是周颖 1975 年探狱之后，因为那次探狱时，曾通过朱静芳的朋友，把聂老接出来住了一天。这是否可以解‘何处鹑衣鲋背客，深夜袱被入人家。’因此我倾向于此是写给周颖的。他们的夫妇关系、家庭成员及诗人入狱的时间，均符合诗中所写的内容；聂、周二人在五十年代初曾一度离婚（分居），约在（19）56 年后复婚（双栖），其后‘廿载’夫妻关系可谓‘寂无哗’；他们在人前宣扬的是一个女儿和一个养女（小丫，即丹丹）；聂在文革初期（19）67 年被捕入狱，诚可谓‘十年鸡黍哪曾窥’。至于‘何似并门吴季宅，一团活火共奇温’句，似以同乡友好胡风夫妇的生死与共的‘活火’来鼓励妻子，最后一句‘何不驱鱼盈涸辙，使之君我共情长’不正是他后来所写的‘五十年今超蜜月’的最动人的注释吗？”“我不同意说此诗是写给胡的，把‘张一吾儿又小丫’，勉强解作‘看望’胡风的儿子和女儿，这在聂老出狱后不良于行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我以为这里的‘张’字，非

'看望'之意，而是'明摆'着的意思。"

罗孚："有寄，或云寄周颖都说得有理，但第四首仅得一解，即绀弩之意，宁与亲友共情长于涸辙，不愿相忘于江湖，反庄子之意而用之，则意更深，情更切矣。"

赠秦似[1]

文艺君家最擅场，十年不见话连床。[2]
我诗臆造原无法，笑煞邕漓父子王。[3]

①赠给秦似的诗。此首见于舒芜手抄稿。

参阅《赠答草·秦似夜话》。

②先生家（君家）对于文学艺术（文艺）极为（最）高明，超过一般人（擅场），我们十多年不见面了，床连着床说话（话连床）。

侯井天按：《赠秦似》"十年不见话连床"和《赠答草·秦似夜话》"奇肥怪瘦话连床"，都有"话连床"三字，可以推定这两首写于聂、秦同一次相聚后。据舒芜说："《秦似夜话》写于1976年"。而《赠秦似》该是先写。

③我写旧体诗，凭主观想法编造（臆造），本来没有规范（无法），叫广西（邕漓）博白的王氏父子（父子王）看了，会极度（煞）地笑我不像话。

苏轼《石苍舒醉墨堂》："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邕漓】 邕江、漓江都在广西，用邕漓代广西。

【父子王】 秦似本姓王名扬。语言学家王力教授是秦似的父亲。

侯井天按：因为王力著有《汉语诗律学》、秦似著有《现代诗韵》，所以聂绀弩才说自己写诗是"臆造"、"无法"，著有上述两书的王氏"父子"，看了会"笑煞"。笔底谦辞，非同泛泛。

赠送朱静芳大姐[1]

急人之急女朱家，两度河汾走飞车。[2]
刀笔纵横光闪闪，化杨枝水洒枯花。[3]
劝君更进一杯茶，千里万里亦中华。[4]

①朱静芳1993年11月7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划右20年后复职回太原，临走时聂写了一首《送静芳大姐之并州》。此首见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存作者手迹，末属"一九七六年十一月"。

【朱静芳】 1922年生，祖籍江苏淮安。大学毕业。1942年任苏皖边区高等法院推事兼司法学院承审班教授。1945年任南京《生路周刊》副总编辑。1947年加入农工民主党、民主同盟，担任两组织的南京市委委员兼民运、妇

运、学运主委。1952年任湖北省政协秘书主任。1953年任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高级法官，离休后定居南京。

②朱大姐你对别人的事、别人的困难赶紧帮助（急人之急），像古时朱家那样侠义，你们都姓朱，你是女朱家，两次（度）到稷山、临汾（河汾），坐着极快的车（飞车）。

【朱家】 汉初鲁人。以"侠义"闻名，大量藏匿豪强和亡命，在关东地区势力很大。高祖即位，追捕原项羽部将、楚地"游侠"季布，他曾用计加以解脱。

【河汾】 黄河与汾水之合称，专指晋西南一带。隋朝哲学家王通在故乡绛州龙门（今河津）执教，有弟子多人，时称"河汾门下"。侯按：1970—1976年，聂绀弩被关押在山西稷山县看守所和临汾第三监狱。

【两度河汾走飞车】 朱静芳两次陪同聂绀弩夫人——周颖从北京去稷山、临汾探视聂绀弩，并极力设法营救。详见《拾遗草·凤朱二友吉席》一诗注解最后"侯井天按"。

③你那支为我申辩冤案的笔（刀笔），奔放自如（纵横），真理在笔下闪闪发光，它变化成使万物苏生的甘霖（杨枝水），洒在我这就要失去水分的花上（枯花）。

【刀笔】 用于法律方面的申诉状文之类。

【杨枝水】 佛教喻称能使万物苏生的甘霖。

1993年11月23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聂给我写的'送别诗'，当时萧军看了即对我说，'你的杨枝水把老聂洒活了！'这是在聂家，聂微笑的点一下头。周大姐说，'可不是吗。'这说明当时这首诗是有人知道的。"

元/张翥《送谟侍者还江阴》："杨枝偏洒瓶中水，贝叶时翻笈内经。"

寓真《聂绀弩获释之谜琐谈》："聂绀弩当时作为一个年高七十有余的老人，不堪牢狱之苦，已经命若悬丝，幸获救援，提前返京，才得以死里求生。'化杨枝水洒枯花'是一句饱含着泪水的诗，是悲恸的泪，是感激的泪，是庆幸的泪，是发自诗人内心的真情的激涌。"

④朱大姐，辛苦了！劝你（君）再喝（更进）一杯茶，咱们分别以后，不论多么远近（千里万里），也是在咱们共有的中华大地之上（亦中华）。

唐/王维《送元二使西安》："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侯井天按：朱静芳1993年11月7日给侯井天的信和简历并抄朱所得三首聂诗，长11页，兹综述如下：1.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派人去山西稷山县看守所，当众宣判聂绀弩为无期徒刑，不许上诉。宣判时说聂反党反社会主义，污蔑领导，并无具体内容。聂说要上诉，宣判人说，你如上诉，就加重你的反抗罪；你的罪恶是说江青与林彪的关系暧昧。聂被转送临汾第三监狱服刑。2. 1975年朱静芳在南京接到周颖的信，说老聂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周颖计划到临汾找一间房子住，在那里永远陪伴他。3. 朱静芳与临汾第三监狱杨监狱长相识，特别与他爱人——狱政科长彭元芳甚好。朱到北京偕同周颖于1975年8月7日去临汾，12日离临汾。朱向杨、彭及其他负责人剖析聂案冤情，提出减

刑，然后保外就医的设想，保证聂活着回北京。4. 事有凑巧，正好不久释放军警特令公布。这时第三监狱原有八名军警特，其中一人病死，遂将聂绀弩充补，按军警特释放出来。因为聂曾考入黄埔军校二期。5. 周颖请戴浩老友去临汾接聂绀弩。到太原理发、洗澡、换衣服后回北京。聂邀朱静芳来北京，朱住聂家。6. 朱静芳向周颖提出，杨、彭功劳不能透露，免遭不测。此时四人帮未倒。7. 北京派出所把聂绀弩当释放的军警特对待，每月发生活费 18 元。聂写信给齐燕铭，说自己已按军警特被释放。齐燕铭找邓小平谈此事，邓说，他是什么军警特。不几天齐派人送聂 200 元作营养费。（1995 年《人物》第 2 期载朱静芳《回忆聂绀弩出狱前后》一文。）

姚锡佩 1995 年 4 月 20 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我在朱处见过周颖写给朱的信，要朱代为感谢杨、彭夫妇，所以我相信朱说是真的。"

侯井天根据朱静芳提供的线索、通过山西省公安厅找到彭元芳确切住址，写信问聂绀弩获释经过。1997 年 12 月 25 日，侯井天收到临汾监狱释聂时任狱政科科员的彭元芳的答复。摘要如下。

"接您的信后，我找当时承办的同志，查找资料，因几十年了，人员变动很大，详细情况无法提供，现将部分情况寄去。""我老伴杨孔珍（临汾监狱长——侯注）……不幸于 1994 年 10 月 10 日，因突发性脑溢血去世。""我的好友朱静芳同志，我们以前并不认识，时间是在（19）70 年后，我在管教科工作，常出差到省报材料，住公安厅招待所（五所），当时朱静芳同志恰好也在招待所和我住在一起（申诉她的问题）。在谈话中她问起聂绀弩的情况。我说聂来监后一直申诉，看来原判有问题（当时我承办犯人申诉）。她对我说：聂的问题，我了解，是有出入。后来她又问我能不能接见。我说能。她说要能行，我和聂的老伴周颖同志一起去。后来她们来到我监，当时我将情况和杨孔珍同志说，他让我和管教科长段存山同志说说，并办了接见手续，让她们接见了。朱静芳同志在我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又接见一次。""关于聂绀弩的问题，因他一直申诉，……教育科长卫俊生同志（已病故）与聂多次谈话，还有李春华、杨殿梅同志（调走）也都多次谈话。有次我听杨殿梅谈话后说：聂说他的问题有出入，他是老党员并提出要交纳党费等。阅原材料，判决书很简单，没有详细事实，因此对聂管教放松了，不强调出工劳动。他在监内写作，还写了一本'资本论'（侯按：指聂绀弩读《资本论》笔记），可惜在清理'文革'犯中将材料烧毁了。""聂绀弩由其老伴周颖同志来监接回京。出来时在监临时住了两天才走的，当时我和李春华还有科的同志去看他们。""出版了《散宜生诗》集给寄了三本，（赠）教育科长卫俊生和我。"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玉臻 2003 年 1 月 7 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现将山西高院释放聂绀弩裁定书寄去。供参考。""《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书》一九七六年度刑他字第 398 号/聂绀弩，男，七十三岁，汉族，北京市人。因现行反革命罪于一九七四年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在服刑期间，有悔改表现，现决定宽大释放，并予以公民权。/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章）"

胡乔木夫人——谷羽《胡乔木与知识分子》："据胡绳说，三中全会后，聂绀弩仍关押在山西，胡绳在得知这个情况后找乔木反映，乔木即亲自找当时中央负责人，才把聂放出来。"（见 1995 年 8 月 5 日《文汇读书周报》）

侯井天按：聂绀弩获释于 1976 年 9 月 20 日，这毫无问题。谷羽文章说，"据胡绳说，三中全会后，聂绀弩仍关在山西。"这就错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 1978 年 12 月 18 日——22 日在北京举行的，这时，聂已获释回京两年多了。因是胡乔木夫人文章，又是"据胡绳说"，容易使人因人而信，故特指出其错。

另稿：朱静芳存作者手稿，题作《送静芳大姐之并州》。

为静芳大姐题其尊人所画玄武湖图[①]

四十年前玄武湖，樱花如海似东都。[②]
何人为语汪精卫，此是中华旧版图。[③]

①给朱静芳大姐题写在她（其）父亲（尊人）所画的《玄武湖图》上的诗。此首见于朱静芳手抄稿。

【尊人】 旧时称呼别人的父亲的敬称。如果和人谈话中间，提到对方的父亲，则称为令尊。

侯井天托太原常秀英访查到朱静芳住址，再托南京朱光华亲访朱静芳，朱光华函告朱静芳有聂佚诗，侯向朱索聂诗，1993 年 11 月 7 日朱复侯，附抄聂绀弩《题玄武湖图》、《题三峡图》、《凤、朱二友吉席》诗三首。题图诗，均注明作于"1979、10"。朱在诗后另有"注：朱静芳之父朱亦丹（1891—1971），为江南名医，亦善丹青。"

1993 年 11 月 19 日，朱静芳给侯井天的信中说："先父是在 1954 年共画两幅山水图，一为《玄武湖图》，一为《三峡图》。"

【玄武湖】 在南京市城东北玄武门外，俗称后湖，南朝时称练湖。周约 10 公里。湖中有樱洲等五个洲，是著名的游览胜地。

②从 1979 年 10 月上推四十年前，即 1939 年以前的玄武湖樱洲的樱花，开花时节，像一片花的海洋（如海），很像曾在日本国首都——东京（东都）看到的樱花那样。

【樱花】 蔷薇科。落叶乔木，春季开花，花红色或白色，3～5 朵成伞房花序，萼筒呈钟形，果实黑色，产于我国和日本。花极美丽，为著名观赏植物。

侯井天按："似东都"——1932 年初至 1933 年 6 月，聂绀弩在日本东京，两度见樱花。"四十年前"、"似东都"七字，聂绀弩是否语意双关？1937 年 12 月，日军侵占南京，1940 年 3 月在南京组成了汉奸傀儡政权——以汪精卫为主席的伪"国民政府"。因此，从樱花、从日伪政权，两"似东都"。

鲁迅《朝花夕拾·藤野先生》："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却也像绯红的轻云。"

③有谁（何人）替大家（为）说给汪精卫一声：南京的樱花虽然像东京一

样，但南京这地面，并不是日本的，而是中国（中华）原来的疆域（旧版图）。

【汪精卫】 （1883—1944），名兆铭，字精卫，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曾任《民报》主编。1925 年在广州任国民政府主席。1927 年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历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中国国民党副总裁等。中国抗日战争中，汪于 1938 年 12 月公开投降日本。1939 年年底和日本签订卖国密约。1940 年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任主席。1944 年 11 月 10 日死于日本名古屋。

【版图】 版，户籍；图，地图。《周礼·天官·司会》："书契版图"。后指一国的疆域。

题三峡图[1]

山高水险路难通，云雨巫山缥缈中。[2]
神女襄王如尚在，当欣世界古今同。[3]

①写在朱亦丹《三峡图》上的诗。此首见于朱静芳手抄稿。

参阅《拾遗草·为静芳大姐题其尊人所画玄武湖图》注①。

【三峡】 见《赠答草·步酬敏之见怀》注③。

②三峡的 90 公里的窄谷段，山又高、水又险、路又不容易通，巫山在云雨迷朦中隐隐约约（缥缈）。

朱静芳 1993 年 11 月 19 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聂老 1979 年题此诗时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情况，至今还未改变呢！'"

【巫山】 见《南山草·桥上望江》注②，《拾遗草·反省时作》注。

③神女、楚襄王如果今天还没有死（尚在），应当高兴（欣）地看到这个世界过去（古）和现在（今）没什么两样（同）。

【神女】 巫山十二峰之神女峰，又名"望霞峰"，此峰最奇，遥望似神女玉立亭亭。

【襄王】 战国时期楚国顷襄王，时当公元前 299—前 265 年。战国/楚/宋玉《高唐赋》："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神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毛泽东（1956 年 6 月）《水调歌头·游泳》："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侯按：2009 年长江三峡大坝建成，"世界古今"，就不"同"了。）



朱亦丹 画

朱凤二友吉席[①]

笄年弱冠易情痴，世味咸酸苦未知。[②]
四海归来偏晚日，一生最解用情时。[③]
干柴烈火无完了，才子佳人信有之。[④]
春满今宵同恨恨，相逢谁遣卅年迟。[⑤]

①凤震东、朱静芳两位朋友结婚喜宴（吉席）。此首见于朱静芳存作者手迹，末署："聂绀弩草率奉贺"。

【朱凤】 指朱静芳、凤震东。朱静芳，见《拾遗草·赠送朱静芳大姐》注①。凤震东，1921年生，湖南桃源人。湖南大学毕业。北京矿务局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朱静芳，见《拾遗草·赠送朱静芳大姐》注①。

1993年11月7日朱静芳给侯井天的信附抄了这首聂诗。朱静芳对聂诗有注："凤震东、朱静芳于1980年春在北京结婚，时聂老卧病在床，不能参加喜宴，特撰七律一首致贺。"

②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男女（笄年弱冠）在恋情上容易入迷犯傻（易痴），在这个年龄，对于人世上的事（世事），还不知道（未知）滋味是咸是酸是苦。

【笄年】 笄，簪子。《仪礼·士昏礼》："女子许嫁，笄而醴之，称字。"指女子可以盘发插笄的年龄，即成年。

【弱冠】 《礼记·曲礼上》："二十曰弱，冠。"弱，年少。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故用以指男子二十岁左右的年龄。"

③走遍四面八方，全国各地（四海）以后回来（归），偏偏是人生到了向晚的日子（偏晚日），可是却是一生中顶顶明白（最解）怎样用自己感情的时候（用情时）。

王浩天1997年2月15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偏晚日'的结构是'偏晚'——日，正好与'用情'——'时'作对。偏晚即比较晚，如常说的偏高偏低、偏左偏右一样。"

④干柴遇上猛烈的火，会立即无穷无尽、没完没了（无穷了）地燃烧，有才华的男子和有美貌的女子（才子佳人），的确（信）是有的（凤、朱二友即是）。

【才子佳人信有之】 才子佳人，见《拾遗草·题瘦石秀芳婚影》注②。

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三本第一折："才子佳人信有之。"

寓真《聂绀弩获释之谜琐谈》："（引聂诗3～6句，此略）两联写的是极风趣的。"

⑤在这春天的景色、青春的心情，满满当当的夜里（春满今宵），你们二人有着一样的（同）、极大的遗憾（恨恨），是谁使（遣）碰在一块（相遇）的日子，推后三十来年（卅年迟）。

宋/苏轼《春宵》："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

朱静芳1993年11月19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我与凤君原不相识。我在37岁划右后，42岁丧偶，直到1978年改正后，我的挚友系凤君亲戚，因凤亦丧偶数年未婚，经其介绍在聂公家相识。……我坎坷二十年，凤亦受过冲击，都是经过风风雨雨的年代，走南到北的人了，而今都能互相理解，结为终身伴侣，情投意合，真有同恨，相见晚了三十年啊！"

另稿：朱静芳手抄稿，题作《凤朱二友吉席》，第2句"味"作"事"；第5句"完"作"穷"，末署日期"1980.4.6"。

赠朱老[①]

斥鴳横空怒以飞，周旋半里叹身肥。
放诸四海谁不窘，下至五洋终得归。
朱老披裘谈侃侃，鲰生低首想非非。
香花毒草从君断，罂粟锄光种紫薇。

①朱老即朱蕴山。此首见于冯伯恒存稿。1976年12月6日冯伯恒已有和诗，可见写作时间还要早，可能是赠朱蕴山的第1首，也是叠"飞"、"薇"韵较早的一首。

参阅《南山草·斥鴳》、《拾遗草·朱蕴老九十》、《拾遗草·朱蕴老故里之行》。

【谈侃侃】 侃侃而谈。理直气壮，从容不迫地谈。《论语·乡党》："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阗阗如也。"

【鲰生】 浅薄无知的人。《史记·项羽记》："（沛公）曰：'鲰生教我曰：距关，无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

【想非非】 《愣严经》有非想非非想语，后来因指深思苦索，追索事物究竟为想入非非。清/赵翼《瓯北诗钞·题洞庭尉程前川三百首梅花诗本》诗："妙想入非非，消寒逾九九。"现转指异想天开，含贬义。

【香花毒草】 毛泽东（1957年7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罂粟】 二年生草本植物，果实球形。果实未成熟时划破表皮，流出汁液，用来制取鸦片。果壳可入药，花供观赏。

【紫薇】 唐开元元年改中书省为紫微省，中书令为紫微令，中书舍人为紫微舍人，取天文紫微垣为义。寻于省中植紫薇花。故又有紫薇省之称。

唐/白居易《紫薇花》诗："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

冯伯恒1976年12月6日有《斥和绀弩元韵》，说明："绀弩原作题为《赠朱老》"，和诗为："斥鴳榆枋决起飞，又看裘马换轻肥。鹏抟鲲化蒙庄笑，柯

烂棋残倦客归。渺渺仙山魔与怪（或“花与雾”），夸夸雄辩是耶非。神凝弦外泠泠响，土豆烧焦剩苦薇。”

年初以梅花二字奉朱蕴老[①]

每赏梅花雪定飞，梅花被雪比诗肥。
欣逢鲁殿和谈使，甫向梅花拜访归。
花似千姝千日好，人知九十九年非。
从今春满乾坤了，为念梅花爱紫薇。

①此首见于1977年1月11日致舒芜信中。

【朱蕴老】 朱蕴山。参见《拾遗草·朱蕴老九十》注①。

【被】 蒙上。

【梅花被雪比诗肥】 见《拾遗草·迩冬五十》注③。

【鲁殿】 即鲁灵光，宫殿名。汉景帝之子鲁恭王所建。故址在今山东曲阜县。《文选》有汉王文考《鲁灵光殿赋·序》：“恭王始都下国，好治宫室。……遭汉中微，盗贼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堕毁，而灵光岿然独存。”后因称硕果仅存的人或事物为鲁灵光。

唐/杜甫《登兖州城》诗：“孤嶂秦碑在，荒城鲁殿馀。”

【和谈使】 “和谈”指1949年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和平谈判”。“使”指朱蕴山，因仍健在而称为“鲁殿”。担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驻北平联络工作的黄启汉，在《一九四九年“和谈”的回忆》中叙述大略如下：“（四月）五日上午，我从南京乘飞机去汉口见白崇禧。白崇禧对我说：‘最好共产党军队不要渡江，以长江为界，他们在江北，我们在江南，划区而治，事情就好办了。’”“八日，忽接刘仲容从南京打来的电话，白叫我接听。刘在电话中说，他前天从北平回到南京。我想他一定是毛主席、周总理要他回来的，同来的还有朱蕴山同志和另外一位先生（姓名我想不起了）。他们已在南京见到李宗仁，但主要还是想到汉口来见白崇禧。我当即问白意见怎样？他说：‘叫他们莫要到汉口来了，明天我们去南京见面。’”“九日上午，白崇禧和我以及几个随从人员乘飞机到南京。”“十日，我在白崇禧家见到朱蕴老和刘仲容同志，知道他此来主要是要做白的工作。……后来，他们多次和白谈话。……但都没有什么结果。……十二日，刘仲容和朱蕴老等飞回北平。”李宗仁、白崇禧均桂系首领。白崇禧时任华中“剿总”总司令。（黄文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

【甫】 刚刚。

【姝】 美女。美好。

【九十九年非】 见《拾遗草·岁首自嘲》注。

【春满乾坤】 天地人一气同春。通行春联语：“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爱紫薇】 紫薇，见《拾遗草·赠朱老》“紫薇”注。罗孚说：“舒芜曾以‘美君七十心逾矩，犹动宫迷念紫薇’调之”，即因聂有“爱紫薇”之句而发。

朱蕴老九十[①]

高龄九十尚鹏飞，怪底心宽体不肥。[②]
两袖清风仁者寿，一篙明月浩然归。[③]
平生志业几成败，天下英雄谁是非。[④]
代我登堂来祝嘏，垦公一朵小红薇。[⑤]

①1977年朱蕴山（老）九十岁生日。此首见于朱正存作者手迹。

【朱蕴山】 （1887—1981），安徽六安人。早年参加光复会，进行反清活动，后参加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讨袁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通电反蒋并参加南昌起义。1939—1944年在西南几省联络国民党上层人士坚决抗战。抗日战争末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建国后任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五届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等职。

②九十岁大年纪（高龄）还（尚）能像传说中的大鹏鸟那样飞行万里（鹏飞），真不知为什么（怪底）能够心情舒畅（心宽）而身体不胖（肥）。

刘坦宾1992年8月28日给侯井天的信：“似应译为：只能惊异于你的心情旷达，而身体又不胖吧。”

【鹏飞】 《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溟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心宽体肥】 明/孙人龙《东郭记·人之所求富贵利达者》：“待雄飞海内应无几，纵饥寒心宽体肥。”亦作“心广体胖”：《礼记·大学》：“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

王存诚1994年8月25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一、二“这二句似应倒读，即‘真不知您怎么能这样心胸开阔而身体却不发胖，到了九十岁还能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③您老人家一生奔走革命，没有财产积蓄，除两袖清风之外，一无所有，对人亲善、仁爱的人（仁者），安静，所以寿命长，好比渔人染着一船（篙）明亮的月色，表现出正大刚直的精神（浩然）回故乡（归）。

【仁者寿】 《论语·雍也》：“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④您一生志向、事业（平生志业），有多少次成功，有多少次失败（几成败），您广交全中国以至全世界的英雄豪杰（天下英雄），他们的所作所为，哪个正确哪个错误（谁是非）。

⑤代替我登上你老人家的大厅（登堂），来向你老人家祝寿（嘏）的，就是我恭敬地献上（呈）这一朵小小的红色蔷薇花。

【嘏】 《诗经·鲁颂·宫》："天锡公纯嘏，眉寿保鲁。"

【薇】 见《拾遗草·岁首自嘲》注⑤。

另稿：朱静芳存作者手迹，题为《蕴老诗师九十嵩降叠前韵诗赠》，第3句"清风"作"风铁"，第4句作"六安人盼老夫归"，下有作者自注："曾有还乡一行之念"，第6句"谁"作"孰"，末署"聂绀弩未定草一九七七年于北京东郊"。

朱蕴老故里之行[①]

岂是人间鸟倦飞，六安人盼老人归。[②]
此行春暖花争发，一路山青土更肥。[③]
万象皆新朋旧少，乡音无改鬓毛衰。[④]
我身难化茶千树，供昼锦堂酒后杯。[⑤]

①朱蕴山老人（老）要从北京回故乡（故里）去。此首见于罗孚编《聂绀弩诗全编》。

诗后作者自注：至今未成行。

②难道是（岂是）人世间常说的鸟飞疲乏（倦飞）了而知道还家，也许是朱蕴山老人家乡（六安）人盼望老人回家看看。

晋/陶渊明《归去来辞》："鸟倦飞而知还。"

③这次回六安的行动（此行），春天暖和了，百花争相开放（花争发），从北京到安徽六安一路上青山绿水，土地比前几年更加肥沃。

【六安】 县名，在安徽省西部，大别山东北麓。

④宇宙间的一切景象（万象）都换了新貌（皆新），就是同辈的老朋友不多了（朋旧少），家乡的口音没有改变（乡音无改），两个鬓角的头发稀疏了（鬓毛衰。衰读cui）。

【万象皆新】 汉民族春联常见八字相对的"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唐/贺知章《回乡偶书二首》："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⑤可惜我这身子不可能（难）变化成茶树千棵，敬奉（供）您老人家在昼锦堂里，大宴家乡亲友时，酒后泡茶来喝（酒后杯）。

【茶千树】 参看《拾遗草·渔民新村（二首）》注解"桃千树"。朱蕴山的故乡安徽六安盛产茶叶，以"六安瓜片"著名。

【昼锦堂】 《汉书·项籍传》："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后以"昼锦"为贵显还乡。宋代韩琦以武康节度使知相州，因相州是故乡，筑堂，名"昼锦堂"。欧阳修为作《昼锦堂记》。

舒芜读诗笔记："这里借这典故，指朱蕴山担任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

高级领导职务以后，回到故乡六安，他的故宅也可算是他的'昼锦堂'"。

另稿：约1978年6月致舒芜信中，第1句"人"作"云"，第2句"老人"作"老夫"，第6句"衰"作"摧"，第8句"锦"作"景"。

谢伯恒兄题《北荒草》[①]

诗同荒草隔天渊，马二先生锦句颁。[②]
工部千年前已喻，蓬莱宫阙对南山。[③]

①感谢冯伯恒兄为我的《北荒草》写（题）诗赠我。此首见于1977年4月4日致冯伯恒信中，末署"耳耶求是草"。冯伯恒夫人张志永1996年1月16日邮示聂绀弩诗手迹复印件。

张志永1996年1月20日给侯井天的信中，复印寄示冯伯恒《读〈北荒草〉四首》："一、运交华盖东方朔，夕拾朝花北大荒。吟到遇狼心事涌，吉诃德传补新章。二、塞翁牧地景多姿，坡老儋州漫说奇。忽笑猴王欠风雅，取经万里不吟诗。三、学道何妨亲屎溺，逝骓不必得狐狸。花岗石嵌通天玉，赋得冰天绝妙辞。四、神游恍到大观园，芦雪庭温笑语喧。集体写诗新韵事，老头招返煞钗魂。"

②我写的诗跟荒草没有区别（诗同荒草），和你的诗比，你如同在高高的天上，我如同在深深的潭底，差别大、距离远（隔天渊），冯（马二）先生却给发来精美的诗句（锦句颁）赞美我。

【隔天渊】 天悬地隔，天渊之别。《南齐书·陆厥传》："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人之文，工拙壤隔。"清/嘿生《玉佛缘》："二人住了这个轩敞洁净的房子，觉得比客栈有天渊之别，如何不乐？"

【马二先生】 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三回"马纯上"，人称"马二先生"。"问道：'这里是马先生下处？'店里人道：'马先生在楼上。'因喊一声道：'马二先生，有客来拜。'"（侯按：戏称冯伯恒"马二先生"，因为"冯"字为姓，皆解为"二马"，这里借来《儒林外史》人物——"马二"先生，更为亲切、生趣。）

③杜甫（工部）在千多年以前已经比喻了，唐朝京城（蓬莱宫阙）对着那座终南山。

【工部】 杜工部，见《第四草·挽陈帅》注⑧。

唐/杜甫《秋兴》八首其五："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参看《南山草》题注。

另稿：陈迩冬存稿，题为《谢伯恒题某集步韵》。（按："步韵"可能系误题，冯伯恒夫人张志永所存聂手迹无"步韵"字样，冯诗4首皆为他韵，张遍搜冯伯恒遗作亦未见同韵诗。）

有答（三首）[1]

一

空谷足音乍起时，楚囚偷笑有同痴。[2]
诗抛平地飘飘举，管得风流嫁与谁。[3]

二

姹女悲花适自悲，老夫越老越嗔痴。[4]
太行王屋凭宵遁，要甚名山葬我诗。[5]

三

全德养生太自私，金人缄口只堪嗤。[6]
苍天已死黄天立，恨不题天万首诗。[7]

①“有答”和“有赠”一样，不明说答谁赠谁。此组诗见于冯伯恒夫人张志永1996年1月20日邮给侯井天的聂绀弩手迹复印件。1977年春之第三日（1月20日或2月6日）聂绀弩致冯伯恒函云：“另三绝附上，借博兄与三公既其他友好一笑。”所附即此三首。据下面《拾遗草·三绝寄出后又得一首录奉鲁白诗师》一首判断，此组诗所答即鲁白（张铁弦），因四诗用韵相同，意亦相属。

②在空旷的山谷中，忽然（乍）出现（起）脚步声（足音）的时候，我这蹲监狱的（楚囚），不免偷笑，还有你这样同我一样傻（痴）的人。

【空谷足音】 参看《拾遗草·赠雪峰》二首注⑧。

③我的诗写罢，平地这么一扔，它于是向空中飘起来（举），好不风流！至于她嫁给哪个，管不了、管不着、也不管。

④美丽的女子（姹女）怜悯花（悲花），恰好（适）是为她自身而悲伤（自悲），聂绀弩我（老人），年纪越大越好生气也越责怪（嗔）自己傻气（痴）——既嗔亦痴。

【姹女悲花】 《红楼梦》第二十七、二十八回：林黛玉葬花，“不由得感花伤己”，哭道：“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⑤太行山、王屋山，这样堂堂的名山。任凭它一个晚上跑掉（宵遁）好了，要甚么名山来埋藏（葬）我的诗呢？

【太行王屋】 《列子·汤问》：“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太行山，见《拾遗草·排水赠姚法规》（之二）注③。王屋山，在山西省垣曲和河南省济源等县间，中条山分支。“愚公移山”的故事，即指此山

【名山】 见《南山草·六十》（四首）注。聂句：“已省名山无我分。”

侯井天按：从提到太行、王屋二山，多联想到聂绀弩在山西坐牢七年一事。

⑥只管自己求得品德的完美（全德），只求保养自身（养生），那是过分（太）地只顾自己不顾别人（自私）了，那个三缄其口——说话谨慎小心的“金人”，只值一笑（只堪嗤）。

【全德】 《庄子·天地》：“天下之非誉，无益损焉，是谓全德之人哉。”《吕氏春秋·本生》：“上为天子而不骄，下为匹夫而不惛，此之谓全德之人。”

【金人】 见《北荒草·割草赠莫言》注⑤。“金人”是“金属”做的“人”，即铜人。

《北荒草·割草赠莫言》：“草为金人缚嘴皮”，《拾遗草·马山集序诗》“金人自古三缄口”。

王存诚1996年6月9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全德养生太自私，金人缄口只堪嗤’，明确否定了庄子那种消极思想。‘金人缄口’的典故在聂诗中用了几次，这才是正面阐发作者的态度。或许作者的思想也有过变化过程。”

⑦“变天”了——那苍天，已经死了，现在是黄天在位（立），为这一“死”一“立”，我巴不得（恨）写上满天的诗，表达心情。

【苍天……黄天】 见《拾遗草·青春之歌》注③。

何永沂《夜读聂诗〈有答〉感赋》：独立苍茫击旧瓶，散宜生不默而生，吞声堪笑金人口，万首题天万籁鸣。何永沂1996年11月25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这几首诗近乎‘宣言’，警句多：‘管得风流嫁与谁’、‘要甚名山葬我诗’、他不‘全德养生’、他不‘缄口’、他‘恨不题天万首诗’。”

郭隽杰1997年5月17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有答》三首，应联系当时背景来理解。‘空谷足音’似指听到四人帮覆灭的消息，‘诗抛’句形容自己的喜悦，虽未平反，管他呢！‘姹女’喻江青？‘太行王屋’喻‘文革’的政治压迫？那么‘苍天已死黄天立’也就好理解了，又换了一个时代？故养生自私，缄口堪嗤，应题诗万首，庆祝四凶的垮台，新时期来临。《岁首自嘲》五首是否也可如是观？”

三绝寄出后又得一首录奉鲁白诗师[1]

本问归期未有期，燕山夜遇雨凄其。[2]
烹牛宰马难为乐，何不各吟几首诗。[3]

①三首绝句寄出以后，又得到绝句一首，抄出来（录）送张铁弦（鲁白）——我作诗的老师。此首见于舒芜手抄稿。

参阅《拾遗草·有答（三首）》。

【鲁白】 即张铁弦，（1913—1984），翻译家、诗人，吉林省吉林市人，曾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人民文学出版社高级编辑。

②你本来问过我回来的日期（归期），可是没有日期（未有期），燕山——北京这里碰上（遇）夜里下雨有些寒凉（凄其）。

唐/李商隐《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又见《南

山草·没字碑》注④。

③烧煮牛肉、杀（宰）马吃肉，也不易（难）成为高兴（为乐）的事，为什么（何）你我不各自吟咏几首表达心情的诗。

唐/李白《将进酒》："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岁尾年头有以诗见惠者赋谢[①]

奇书一本阿Q传，广厦千间K字楼。[②]
天地古今诗刻划，乾坤昼夜酒漂浮。[③]
燕山易水歌红日，曲妇词夫惦楚囚。[④]
多谢群公问消息，尚留微命信天游。[⑤]

①在一年的末尾（岁尾）和下一年的开头（年头）的几天里，有人拿（以）诗词送给我（见惠），我做这首诗（赋）以表谢意。此首见于聂绀弩1977年2月23日寄陈迹冬夫妇信中。信中说："先后收到惠赠诗词，谬奖滋愧。冬诗展读时，适有客人在座，静闻夫妇、黎丁、常任侠诸公均曾共赏，我独自按韵拟和未成，却得答谢几人赠诗一首。今抄呈。和冬痕迹犹可见也。"（见《聂绀弩全集》第9卷161～162页）

②罕见（奇）的一本书、《阿Q正传》，宽阔（广）的大房子（厦）上千间（泛指）。——从"广厦千间"，不由地联想到这座"K字楼"。

方印中："句译：'我近来正在重读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和《且介亭杂文》，《阿Q正传》是一本百读不厌的奇书，旧中国上海滩广厦千间，只有那'且介亭'最能代表它的面貌。""诗人对鲁迅著作感情很深，……其中特别钟情的，就有《阿Q传》和《且介亭杂文》。'K字楼'即'且介亭'。……'K字楼'，按现在的汉语拼音方案，应念'Q字楼'。'且介亭'的'且'，先前可标为kiě，现在为qiě。因为上句有'阿Q传'，下句不得重复'Q'，于是诗人神出鬼没地改为'K'。"

【阿Q传】 《阿Q正传》，自1921年12月4日起，至1922年2月12日止，分章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署名巴人，后收入《呐喊》集，是鲁迅名著。参看《第四草·阿Q》注①。

【广厦千间】 见《南山草·船屋》注⑨。

【K字楼】 周卓1998年1月10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K字楼乃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未决犯囚禁之处。……该楼建筑呈K字形，约三层，我与聂在9筒1号。"周卓1998年元月5日、10日给侯井天的两封信中说："我约于66年冬至次秋，在北京半步桥看守所K字楼与聂翁同囚一室。""所谓K字并非编号，而是该楼建筑呈K字形……我与聂翁囚在9筒1号。……除聂翁外，我还与巨赞法师结过一段善缘（共处过几个月），至于徐迈老在狱中曾闻其名，未见其面。……我似乎是在（19）67年秋调整监号时与聂老分开的。"

赵京战《融铸生活，别开诗境》："'奇书一本阿Q传，广厦千间K字楼。'"聂诗别开生面，吸收大量新语入诗、入对，这对旧体诗反映现实生活的能力，无疑是大大提高了。同时，对于对偶这种艺术形式，也起到了解缚松绑、扩展天地的作用。"（见《江南诗词》1998年第2期）

舒芜读诗笔记："诗句大意是：过去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现在倒是有广厦千万间来'大庇天下寒士'，在哪里呢？就是用这K字楼，来'大庇'天下寒士。语极恢诡，极沉痛。由聂诗这句，我想起，……国民党军统局所办的集中营中，政治犯都叫作'休养人'。"参见《南山草·船屋》注⑨。

③天上地下、古往今来的事物，朋友们用诗词来描写（刻划），在我们的天地包括日月星辰、白天黑夜（乾坤昼夜）在酒面上漂浮醉醒着。

④在燕山、易水歌颂红太阳（日）的做曲的女子（妇），做词的男子（夫）总记挂着（惦）我这坐牢的人（楚囚）。

【燕山易水】 见《赠答草·念高旅》注③。

【楚囚】 见《赠答草·悠然六十》注。

【曲】 韵文文学的一种。广义泛指秦汉以来各种可以入乐的乐曲。如汉大曲、民间小曲等。通常则多指宋以来的南曲和北曲，同词的体式相近，但一般在字数定格外可以加衬字，较为自由，并多使用口语。分为戏曲——或称剧曲，包括杂剧、传奇等——散曲两类，元、明以来甚为流行。

⑤多谢诸位（群公）问我的音信、情况（消息），我还（尚）保留着卑微的身份（微命），听凭（信）天意（天），从容地行走（信天游）罢。

【信天游】 陕西省北部民歌中一类曲调的总称。

唐/王勃《滕王阁序》："三尺微命，一介书生。"

苏曼殊《有怀二首》："多谢刘三问消息，尚留微命作诗僧。"

罗孚："此但借其字面，信天而游，故作逍遥。"

有　酬[①]

羊城有客寄诗来，道向燕村祝酒杯。[②]
梦为阛嚣迁广野，老于渊默伺春雷。[③]
文章北海知玄德，丝竹东山吊子裁。[④]
两世神交无底恨，汉文皇帝已蒿莱。[⑤]

①写诗酬答刘峻（严霜）。此首见于聂绀弩1977年4月5日致舒芜信中，信说："《有酬》料已收到。这已成了一个规律：稿未寄时，悬之国门千金不能易一字；才一寄出则百病丛生。今改如次：……"此为修订稿。据《严霜诗词钞》知，所酬为刘峻。

刘峻（1934—1995），笔名严霜。广东台山人。当过工人，自学成才，被

聘为广东省文史馆研究员。著有《严霜诗词钞》，收诗词607首。

②广州（羊城）有人寄诗来给我，说（道）对着北京城外（燕村）举起我愿的酒杯。

【羊城】 见《赠答草·除夜怀查九》注③。

③梦中因为街市（阛）吵闹（嚣）把家搬到范围宽阔的野外去（迁广野），老年以后能在（于）深沉静默（渊默）中守候（伺）报告春天到了，万物复苏了的春雷响起。

【渊默】 《庄子·在宥》："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

④你喜欢我的文章，使我受宠若惊，好像当年孔融（北海）知道天下有个刘备（玄德）使得刘备受宠若惊一样，你住在广州东山，令人想起"东山丝竹"，祭奠（吊）你的父亲——诗人刘裁甫。

【北海知玄德】 北海，即孔融，（153—208），字文举，汉献帝时任北海相，故称"北海"。东汉宋鲁人，善文笔，建安七子之一。《后汉书》有传，明有《孔北海文集》，清人辑遗文一卷。《后汉书·孔融传》："融使人求教于平原相刘备"。备惊曰："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

【丝竹东山】 "丝"指弦乐器，"竹"指管乐器。东山，在今浙江上虞，相传晋/谢安宴游于此，饮酒奏乐，故曰"东山丝竹"。

【子裁】 刘裁甫，（1888—1966），又名希芦，诗人，广东新宁人（今台山）。刘峻（严霜）的父亲。两广师范学堂毕业后，任教本县康和中学，1912年，以新闻记者身份当选为国会议员。翌年4月选举大总统时，曾以一票选举孙中山而名扬全国。1917年在广州主办《新民国报》，直陈北京政府时弊。1921年发表社论抨击陈炯明。1922—1927年三任台山县长，推行新政。后任广东省民政厅长。退出政界后，寓居香港。建国后返回广州，任省政协委员。刘峻（严霜）的父亲。"子"，古时男子的美称。

聂绀弩1977年4月9日致舒芜："《酬刘》，子裁即子才，袁公谓作过县长即东山不再起，可吊，以喻裁甫公，故下云两世……但东山与袁已隔，与裁之作县长后即作东山犹隔，并非将才改裁，终成晦涩笑柄。"

⑤你刘氏父子两辈（世）人和我是彼此慕名而没有见过面的友谊（神交），能有这个缘分，也就没有（无）什么（底）遗憾（恨），你们父子有诗传世，而和你同姓的刘恒（汉文皇帝），其名虽曰"恒"，却早没在杂草（蒿莱）里。

【汉文皇帝】 刘恒，在位十五年（前179—前165）。

侯井天按："北海知玄德"，玄德即刘备，一次点出"刘"；"汉文皇帝"即刘恒，二次点出"刘"，用典故围绕刘峻父子一个"刘"字。

刘峻《聂绀弩前辈以诗见赠和韵奉答》："南天寂寞北云来，何日披肝共百杯。壮有血书高揭日，老持汾酒远听雷。萤光相照送清夜，蛟角纷驰孰霸才。且上西山试长啸，看花无梦到蓬莱。"

另稿：《严霜诗词钞》所收《附聂绀弩原作》：

羊城有客寄书来，道向燕村祝酒杯。梦为闉嚣迁大野，老从渊默伺春雷。
文章北海知玄德，丝竹东山仰子才。两世神交都不恨，汉文皇帝已蒿莱。

拙作一首奉呈严霜先生是正。年迈体衰，脑力尤拙，不知所云。倘有后教，是否随时奉答，不可早定。此诗不按古法，卑不足道，望勿示人为感。聂绀弩草。七七年四月四日。

答白凤步见赠韵二首[①]

一

昨宵疑见故人来，字帖诗篇印谱开。[②]
满目琳琅遮玉面，泼天风雨黯珠胎。[③]
今番好梦酣如醉，一寸相思淡未衰。[④]
盼得东风吹万树，乾坤何止两椁才。[⑤]

二

已见东风拂树来，九天阊阖向人开。[⑥]
春城日暖花添蕊，沧海月明蚌献胎。[⑦]
几度空山新雨后，尚何涸辙鲋鱼哀。[⑧]
天门百战降龙木，改楔宫墙恐不才。[⑨]

①李白凤（白凤）对我想念（怀），写诗表达，我跟着（步）他的诗韵写诗答谢他。此二首见于朱正存作者手迹。

【白凤】 （1914—1978），原名李象贤，北京市人。早年在北京民国大学读书，后做教员、职员，并从事文学创作。1941年在桂林经常和柳亚子、田汉等在一起进行创作活动，发表诗和散文。1946年到上海，曾任诗歌协会理事，解放后，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山西大学、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等职。主要作品有诗集《北风辞》、《风之歌》、《彩旗歌谣》、《春天、花朵的春天》，散文集《圣者的血迹》，中篇小说《小鬼》等，李白凤还精于治印及书法。

②昨夜（昨宵），怀疑是见到老朋友（故人）来了，供学习书法的人临摹的范本（字帖）、一篇篇的诗、汇集古印或名家所刻印章而编成的书（印谱），都翻开了，我们一起阅读、鉴赏。

③满眼（目）精美的玉石（琳琅）遮蔽着你面貌（玉面），极大极多的（泼天）风和雨，使珍珠在蚌壳中黯淡无光（黯珠胎）。

【玉面】 称人容颜的敬辞。《公羊传·宣公十二年》："是以使寡人得见君之玉面。"

④今天这种好梦（今番好梦），尽兴畅快（酣）得好像喝醉酒了，对友人的思念（相思）一寸又一寸，一节又一节，虽然不浓（淡）了，但是没有衰竭。

【一寸相思】 见《赠答草·寄高旅》注②。

⑤好不容易盼望到春风吹绿了所有（万）的树木花草，天地（乾坤）间不成材的臭椿（樗）哪里仅只（何止）你我这两棵。

【樗才】　见《赠答草·寄高旅》注④。

⑥已经看春风（东风）轻轻擦过树的枝叶吹来了，九重天（九天）上的天门（阊阖）向着人们打开了。

【九天阊阖】　见《赠答草·雪峰六十》注⑤。

⑦春天的域里，太阳（日）暖融融的，花也多长出了未开的花苞（花蕾），水深而呈青绿色的大海，海上天空中月亮正明，蚌把它孕育的珍珠恭敬地送给人们（蚌献胎）。（珠为珍品，也可解释为贡献出“事物的精华”。）

【沧海月明蚌献胎】　蚌胎，指珍珠。旧说，蚌孕珠如人怀妊，与月的盈亏有关，故称蚌胎。

唐/李商隐《锦瑟》：“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⑧几次（度）在广大（空）的山野，刚下过雨以后（新雨后），还有什么（尚何）水干（涸）了的车辙沟里的鲫鱼的悲哀。——到处有水滋润着了。

唐/王维《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涸辙鲋】　见《南山草·桥上望江》注⑨。

⑨打破（战）一百〇八阵天门阵的降龙木，改变它破天门阵的用场，砍成木楔子，去在天宫门户那个天门墙（宫墙）上用恐怕就不够格了（恐不才）。

【天门……降龙木】　见《北荒草·冰道》注⑤。

【宫墙】　承首联“九天阊阖”而立。大意是我们两人，只合“天门阵”那天门之用，不合“九天阊阖”那个天门的墙上之用。（据舒芜读诗笔记。）

舒芜1990年8月9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答白凤二律，第一首第六句押‘衰’字，第二首第六句押‘衰’字，虽不一致，但细想两都不能改，若是‘淡未衰’，或‘鲋鱼衰’，都不通顺，不成话，大约聂公此处以意为主，不能就韵脚，这一点不妨指出，可惜李白凤原韵是哪一字，不能知道了。”

谢辛之先生揭裱王帖[①]

纸张刀刷满墙糊，板案纵横卡寓庐。[②]
中令法书潮漫漶，先生里手态纡徐。[③]
掀天揭地君能了，起死回生事岂无。[④]
破十三行才一裱，居然绝世又名姝。[⑤]

①感谢曹辛之先生给我揭裱晋代王献之正书曹植《洛神赋》——《十三行》帖。此首见于罗孚编《聂绀弩诗全编》，有笺：“此诗作于1977年。绀弩以所藏《王献之书帖》请曹辛之重裱，其后谢之以诗。”

【揭裱】　把粘在帖上的旧有物取下，重新用纸、布或丝织物把帖衬托粘糊起来。

曹辛之1987年8月21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聂老……他还曾于1977年给我写过一首诗，……这是聂老有一册王献之的《十三行》（即王书《洛神赋》）已漫漶破烂，要我重新揭裱装潢。事后他用绳头小楷写了这首诗送我的。”署“绀弩呈草一九七七”。

②纸张、刀子、刷子，这些揭裱字画时所用的物品以及在墙上裱字画时涂得满墙的浆糊。裱糊用的长板桌子（板案），南北东西（纵横）地放着，堵塞（卡。读qiǎ）着曹先生居住的房子（寓庐）。

③王献之（中令）的作模范的书法（法书）《十三行》帖，浸水、受潮而模糊不清（漫漶），曹先生是揭裱行家（里手），他揭裱时态度从容、宽缓（纡徐）。

【中令】　中书令的省称。王献之官吴兴太守，拜中书令。

④像是掀翻天、揭开地，曹先生（君）真能办得到一般人办不到的事，使死了的东西复活（起死回生）的事情，怎么（岂）会没有（无）。

明/程登吉《幼学琼林·地舆》：“掀天揭地，方是奇才。”

⑤残破了的《十三行》帖，刚（才）这么一裱糊，真没有想到竟然（居然）又成了冠绝当代（绝世）的著名美女（名姝）。

口占谢雨田画师画盘[①]

不意吾家几菜盘，君来片刻便挥完。[②]
鱼飞驴叫牛马走，粪土墙低无处悬。[③]

①随口吟诵一首诗（口占），感谢画家（画师）陈雨田，给我在盘子上画画（画盘）。此首见于罗孚编《聂绀弩诗全编》，有笺：“诗题曾见于《南山草》目录，定稿时未收入。”

李汝伦1992年5月29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我在陈雨田先生家看到此诗手稿，钢笔写于小纸片上。署名‘耳耶’，无年月日。雨田先生也记不起时间，是聂翁出狱后，陈去探望，给聂翁画了些盘子，所绘皆动物，故第三句云：‘鱼飞驴叫牛马走’。”

【雨田】　陈雨田，1912年生，又名颐模、余生，广东人，擅工艺美术。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广东省授予“美术大师”称号。

【画盘】　在陶瓷或搪磁盘上画画。挂在墙上或倚架摆在桌上、窗台上、多宝格柜里，以供观赏。

②料想不到（不意），我家几个盛菜的盘子，你这位名画家的画笔一挥舞，不一会（片刻）就画（挥）完了。

③于是盘子上，有正在水中游动如飞的鱼，有状如吼叫着的驴，有像行走着的牛和马（牛马走），可惜我的住室过于简陋（粪土墙）、低矮，没有堂堂皇皇地悬挂它的地方（处）。

【鱼飞】　毛泽东（1925）《沁园春·长沙》：“鱼翔浅底”。

【牛马走】　这三个字连在一起时，有另一意思。见《拾遗草·夜派看驹口号》注②。

【粪土墙】　用泥掐起来的房屋墙。《论语·公冶长》："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代答（三首）（之二、三）[1]

大姐说，我出意，你出技，做诗回赠你，何如？我说试试。及成若干首，姐见大笑说，去原意太远，但四顾茫茫，粉碎《血书》，找房子，搬家等等，身经目睹，老妪能解。余听她用。就取者润色，得三首。

二

国是春光民是秋，恨生情死总关愁。[2]
死谁市尔千金骨，生不需人万户侯。[3]
凭扯血书成粉碎，焉知吾道定云浮。
吕梁望见燕台未，隔雾杯邀一酹偷。[4]

三

十载寒窗铁屋居，感怀张耳灭陈余。[5]
慨乎住宅恩公论，难以搬家惠子书。[6]
四海风帆齐破碎，深宵渔火渐稀疏。[7]
一冬园圃光葵秆，瘦硬枯高懒未除。[8]

①1977年，聂绀弩赠给他夫人——周颖诗，再代替周颖写诗回答自己的赠诗。此二首见于聂绀弩1977年4月9日致舒芜信中，为《散宜生诗·赠答草·代周婆答（三首）》的部分初稿。此处未录的第一首后为《代周婆答》的第二首而略有改动；此第二首没有编入《散宜生诗》集内而以另外一首作《代周婆答》的第一首；此第三首保留而有较大改动。此第二、三首的素材又都曾用于十年前赠胡风之作。

参阅《拾遗草·风怀（十首）·之五》、《赠答草·代周婆答（三首）·之三》。

②新中国——我们国家好似正在春光明媚的季节（国是春光），可是她的人民——譬如我聂绀弩和周颖一家，却像正在秋风肃杀的季节（民是秋），抱恨活着（恨生）也罢，为情而死（情死）也罢，两者都和一个"愁"字关联着（总关愁）。

罗孚："'国是春光民是秋'，真乃春秋之笔。"

③等到你聂绀弩死后，虽然可以把你（尔）的骨头卖值千两黄金，活着的时候，不需要谁（人）来封你像古时万户侯那样的高官。

【市……千金骨】　见《北荒草·马号》注④。

【万户侯】　汉代侯爵的最高一级，享有万户农民的赋税，后来泛指高官贵爵。

唐/李白《与韩荆州书》："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景慕一至于此！"

王晓晖《聂绀弩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侧记》："绀弩是黄埔二期的学生，二十年代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他同时在苏联留学的有张闻天、邓小平、蒋经国、谷正纲等。""但绀弩没有成为一个政治家，他一生怀才自励、淡泊自守，他是一个成功的歌者。"（见1993年1月12日香港《大公报》）

（侯按：5、6句与《赠答草·代周婆答》第一首5、6句同）

④你在山西临汾、稷山、新绛坐牢的吕梁山一带看见北京这边燕昭王筑的黄金台（燕台）没有（未），我隔着满天的雾障，偷偷地邀请你和我往地上倒一杯酒，表示一下祭奠（酹）。

【吕梁】　吕梁山在山西省西部、黄河和汾河间，东北——西南走向。北接管涔山，西南至禹门口接龙门山，长达400公里，海拔1500米～2000米，构成晋西高原的骨干。主峰关帝山，海拔3831米。

【燕台】　见《北荒草·清厕同枚子》注②。

⑤你坐了十年的牢，就像陈余被张耳出卖了一样。

【张耳】　（？—前202），汉初诸侯王，大梁（今河南开封市）人，与同乡陈余为刎颈交。项羽封诸侯王时，他被封为常山王，不久为陈余所败。

【陈余】　（？—前204），陈胜起义后，他与张耳从武臣占据赵地。武臣被杀后，他又与张耳立旧贵族赵歇为王。后与张耳绝交，并击走张耳，自为代王。在韩信破赵之战中兵败被杀。

⑥⑧与《赠答草·代周婆答》第3首同。

⑦【四海】　指全国或全世界各处。我国确有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海。

【渔火】　渔船上的灯火。

【深宵】　指深夜。

唐/张继《枫桥夜泊》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另稿：由此处之《代答》至《散宜生诗》之《代周婆答》，经过多次修改，不一一列举，详情可参阅聂绀弩1977年4月4日至30日之间致舒芜诸信（《聂绀弩全集》第九卷，武汉出版社，2004年出版）。

第三首曾用于赠胡风，一手迹中题为《赠胡风（二首）·之一》，（1966年2月15日到3月下旬之间，聂寄诗两首给胡风，参阅《拾遗草·赠胡风（二首）·之二》）第2句为"归来气息已残余"。

胡风和诗："负曝披风大索居，是非功过总多余。横眉默读埋名信，剖腹珍藏没字书。知命不愁高客访，铸情难觉故人疏。闲花小草皆生意，绿满阶前莫剪除。""收心省力闭门居，绿叶黄粮食有余。倚枕耻寻商宦梦，含杯欣读野人书。千官色失言都失，万里形疏义不疏。可笑输棋还赖子，谎将加减当乘除。"（1966年4月4至5日）

台书鲁迅诗卷题跋[1]

台静农书鲁迅诗，裱工能手老辛之。
君家更是文章伯，遡仰高风某在斯。

①为舒芜保存的台静农所书鲁迅诗卷题写跋语。聂绀弩1977年6月19日致舒芜信中录有此首，在诗前有“所谓题跋，已作诗一首，曰：（此略）”，在诗后有：“应酬之作，深为歉疚，但似不宜大谈多谈”等语。

【台书鲁迅诗卷】 参阅《第四草·题歌脚庵抄鲁诗手卷》。

【题跋】 写在书籍、字画等前后的文字。“题”指写在前面的，“跋”指写在后面的。总称题跋。内容多为品评、鉴赏、考订、记事等。

【辛之】 曹辛之。参阅《赠答草·辛之赠印》、《拾遗草·谢辛之先生摹表王帖》。

【君家】 指舒芜。

【文章伯】 见《拾遗草·嘲胡考并赠宋国英》注⑤。

【遡仰】 在远处仰望。

【高风】 见《拾遗草·武汉大桥（三首）》注。

【某在斯】 见《南山草·夜读》注⑤。

重禹六十（之二、三）[1]

二

梦中说梦几多回，不独悲君亦自悲。[2]
君已三千余弟子，我知七十九年非。[3]
黑龙江畔寻残菊，黄鹤楼中赏落梅。[4]
果否人才皆碌碌，始终天网欠恢恢。[5]

三

媚骨生成岂我侪，与时无忤有何哉？[6]
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纡廷咒恶来？[7]
驴背寻驴寻到死，梦中说梦说成灰。[8]
世人难与谈今古，跳入黄河濯酒杯。[9]

①舒芜（方重禹）1982年60岁生日。

侯井天按：《重禹六十》，《散宜生诗》只收其一（见《赠答草》）；其二得自1989年11月1日程千帆给侯井天的信件中。其三乃姚锡佩应侯之索于1991年10月8日寄来。

舒芜1991年11月12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聂公寿我六十，三诗非一次写成，前前后后，或存或废，《散宜生诗》中就只存下一首，所以我也说不清三诗的次序了。或以《散宜生诗》中那一首为第一首，另一首为第二首，‘媚骨’为第三首，何如？”

罗孚：“《重禹六十》初为二首，成于1982年4月中，其后（同年4月中至8月之间）另作‘媚骨’一首，写寄舒芜，并告以原第二首（“梦中”）废。”

②本来某种事情虚幻没凭据，却胡言乱语，糊涂得在睡梦里叙述自己做了什么梦（梦里说梦），这样的傻事，办了多少次了（几多回），我不只（独）为你（君）伤心难过（悲），也为自己伤心难过（亦自悲）。

【梦中说梦】 见《赠答草·有赠四首》注。又，舒芜著有研究《红楼梦》的论文集《说梦录》，此处双关。

唐/元稹《遣悲怀》：“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

③你（君）已经有学生（弟子）三千多人，像孔夫子那样，我也已经像古人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一样，行年八十，而知以往七十九年的不是处（非）了。

【三千余弟子】 见《赠答草·钟三往四清》注③。

侯井天按：1944—1949年，舒芜历任江苏学院、南宁师院副教授、教授。诗中“弟子”指学生，也指舒芜著作的读者。

【七十九年非】 聂绀弩生于1903年，1982年重禹六十岁时，聂绀弩虚岁八十。

唐/骆宾王《上吏部侍郎帝京篇》：“且论三万六千是，宁知四十九年非。”

④你这两年到各处参加学术活动，到黑龙江边（畔）寻访过残余的菊花，又到黄鹤楼中欣赏过《梅花落》曲。

舒芜1980年7月到哈尔滨参加《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哈尔滨在松花江边，但它是黑龙江省的省会，故聂泛指黑龙江畔；其所以不说松花江而说黑龙江，是为了“黑龙”好与下句“黄鹤”对仗，如用“松花”则与“黄鹤”不能对了。舒芜1981年到武昌参加中国古典文学学术第二次会议，武昌有黄鹤楼，而唐代李白《与史郎中饮听黄鹤楼上吹笛》中有“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之句。“落梅花”指古代乐曲《梅花落》，故聂诗说舒芜到黄鹤楼中去欣赏“落梅”。

【黑龙江】 见《北荒草·柬周婆》注②。

【黄鹤楼】 见《赠答草·以诗一卷赠曙南志别》注④。

唐/骆宾王《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鹦鹉杯中浮竹叶，凤凰琴里落梅花。”

⑤究竟是不是（果）天下人才都很平庸（皆碌碌）呢，始终是国法（天网）不够宽广（欠恢恢）罢了。

【天网……恢恢】 《老子》七十三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南朝/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言语》：“刘公干以失敬罹罪，文帝问曰：‘卿何以不谨于文宪？’桢答曰：‘臣诚庸短，亦由陛下纲目不疏。’”

⑥我们这些人（我侪）哪里是生来就有（生成）那种奴颜媚骨的，同时代

没有抵忤（与时无忤）这有什么关系呢（有何哉）？

周启安《浅读聂绀弩先生及其诗》："'媚骨生成岂我侪，与时无忤有何哉？'的诗句，表明了他不轻易改变自己观点的个性。"

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聂绀弩有诗云：'媚骨生成岂我侪，与时无忤有何哉'这原来就是读书人的本质，没有一点媚骨。"

⑦有人写文章竟然错误地从（错从）耶稣弟子（耶弟）当中将犹大来比方（方）舒芜，其实他为什么不（何不）在纣王朝廷去诅咒名字叫恶（恶，音饿 è）来的这个纣王的大臣呢？

【耶弟……犹大】 即耶稣的徒弟加略人犹大。耶稣，基督教所信奉的救世主，称为基督。据《新约全书》记载：是上帝（或称天主）的儿子，为救赎人类，降世成人。生于犹太伯利恒，召十二门徒，传教于犹太各地。后为犹太教当权者所仇视，被捕送交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彼拉多，钉死于十字架上，死后复活升天。后人据《新约全书》推算，耶稣生平当在一世纪初期。犹大，一译茹达斯。基督教圣经故事中出卖耶稣的人。《圣经》福音中载：犹大原为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后以三十块银币将耶稣出卖给犹太教当权者，为拘捕耶稣的人带路。西方常用犹大作为叛徒的代称。

【纣】 一作受，亦称帝辛。商代最后的君主。曾征服东夷，获得大量俘虏。又杀死比干、梅伯等，囚禁周文王，后周武王会合西南各族向商进攻，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之战中，商纣因"前徒倒戈"，兵败自焚。

【恶来】 纣王之臣。蜚廉之子。有力、善谗。周武王伐纣时被杀。（见《史记·殷本纪》）

聂绀弩 1982 年 9 月 3 日致舒芜："很意外，要解释！我看见过忘记了名字的人写文章，说舒芜这犹大，以出卖耶稣为进身之阶。我非常愤恨。为什么舒芜是犹大，为什么是胡风的门徒呢？这比喻是不对的。一个卅来岁的青年，面前摆着一架天平，一边是中共和毛公，一边是胡风，会看出谁轻谁重？我那时已五十多了，我是以为胡风这边轻的。至于后果，胡风上了十字架，几千几万，几十万，各以不同的程度上了十字架，你是否预想到，不得而知，我是一点未想到的。正和当了几十年的党员，根本未想到十年浩劫一样。我说两小不忍乱大谋，也是胡说。然而人们恨犹大，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之类，真是怪事。我以为犹大故事是某种人捏造的，使人转移目标，恨犹大而轻恕某种人。"

侯井天按：1954 年 7 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 30 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的情况报告》。1955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指示和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5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胡风 1944—1945 年给舒芜的 33 封信的摘录）。5 月 24 日发表第二批材料，6 月 10 日发表第三批材料（胡风给舒芜以外其他人的 135 封信的摘录）。1965 年胡风被判徒刑，株连一些文艺界的同志和朋友，造成错案。1980 年 9 月，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胡风不是反革命

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这一错案的责任在中央。""中央决定，予以平反。"

"说舒芜这犹大，以出卖耶稣为进身之阶"事出有因，即指舒芜交出胡风给他的信是出卖了胡风。时过三十四年半以后，1989 年 11 月 20 日奚纯（马蹄疾）访舒芜。舒芜答："大约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底或五月初，正是……《人民日报》和《文艺报》的记者编辑们到各处向有关人士组织批判胡风的稿件的热潮中，《人民日报》编辑叶遥同志，……她来向我约稿。我说，关于理论方面的批判文章，已经有许多同志写了，我就写一篇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吧。过了一两天叶遥同志又来了，带来一份已经打印好的批判胡风的选题计划给我看，说我的文章已经被列入了计划，我看选题计划上面前面都是要人的文章。最后的一篇是我的文章，记得很清楚，上面最末一行印着：'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舒芜）'，她临走时希望我尽快把文章写出来。不久我写成了《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文，文章中引用了不少胡风给我信中的话。文章送到《人民日报》编辑部，过了两三天，叶遥同志又来找我，说可否把胡风的原信'借给我们看一看'。我当时想，可能是编辑部要核实一下我那篇文章中引用的胡风的信，就把已经装订在一起的胡风历年来给我的全部信件交给了叶遥同志。但我的文章还没有发表，又过了三四天，叶遥同志又来通知我，说林默涵同志想找我谈一谈我那篇文章的事，并约定时间叫我到中宣部去找他，这日期大约是离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批材料前一个星期左右。我去中宣部林默涵同志办公室找林默涵同志，我坐下以后，林默涵拿出我写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和我交给叶遥的订成一本的一百多封信，……对我说：'你的文章和胡风的信，都看了。你的文章可以不必发了。现在大家不要看舒芜怎么说，而是要看胡风怎么说了。'他把已经在原信上画了许多记号，打了许多杠杠的信还给我说：'可否把这些重要的摘抄出来，按内容分成四类？'林默涵同志又说：'现在胡风的问题，已不仅仅是一般的宗派主义问题了，当然不是说胡风是反革命，但是，是对党、对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对党的文艺政策，对党的文艺界的领导人的态度问题了。'最后林默涵同志要我对胡风原信中一些不容易懂的词句如'两个马褂'、'绅士们'、'跳加官'、'抬头的市侩'等作些注解。当时我简略地记下了林默涵的指示要点，我就取回我的稿子和胡风的信件。回来大约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按照林默涵同志给我拟写的四个小标题，进行摘录，分类，注释。在这两天中，我接到林默涵同志两三次电话，催我快把材料写出来。第三天我就把材料写完，题目叫《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送《人民日报》交叶遥同志。虽然他们催得这样急，但稿子送去五六天一直未见发表，现在从林默涵同志的答问（侯按：即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89 年第 3 期上的《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和康濯的文章才知道这期间林默涵同志和周扬同志等研究了"材料"又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又重改大标题，重写了编者按，所以才耽搁了那么几天。……这就是署名舒芜的第一批材料发表前后的经过。……"（见 1990 年第 1 期《新文学史料》《第一批胡风材料发表前后》）"《人民日报》要发表我的文章，向我借信去校对，是借用一下，

我就借给了她。‘借出去’和‘交上去’这两个性质完全不是一样的。”“至于以后的事态发展，那完全非我所愿，非我所料，完全是《人民日报》当时文艺组长袁水拍他们，背着我（叶遥其实也不知道）把信交到林默涵那里，结果搞得不可收拾。这里更没有什么‘间接交信’的问题。这里有甲、乙、丙、丁四个人：乙向甲借去一个东西，丙在乙不知道的情况下，更是在背着甲的情况下，把东西交给了丁。这怎么能说甲是把东西‘间接交’给丁呢？等到林默涵从袁水拍手里看到了这些信，那就等于公安部门看到了，我想捂也捂不住了。他找我谈话，我当然是不敢反抗的。既然林默涵发了话，我就不敢不按照他的‘指示’编出那个材料，谁知又惊动了毛泽东亲自介入进来，写了那么个‘编者按’，定了那么一个吓人的罪名，后来的一切更是万万非我所能料到的。”（见2000年5月出版的《舒芜口述自传》第828页）

舒芜“答问”，发表在当事人林默涵健在时、蒙在鼓里的聂绀弩逝世将近四年后。

⑧本来东西就在自己身边，还到别处去寻找，像骑在驴脊梁（背）上找（寻）驴，找到死了才不找了，本来身在梦中，还去谈梦，谈到自己身死成灰为止。（舒芜著有《谈梦录》，是研究《红楼梦》的。）

【驴背寻驴】 见《赠答草·有赠四首》注。

聂绀弩1982年10月25日致舒芜：“至于梦中说梦，不过就旧有两句改得更绝望，与你的文章无关。”

⑨世界上的人，不容易（难以）同他们谈古论今，要谈，也好比要跳到浑浊的黄河里洗（濯）酒杯，越洗越不干净，即越谈越不清楚。

聂绀弩1982年10月25日致舒芜：“灰韵诗怀之已久，终搞不好，……但，‘世人难与谈今古（原天下），跳人黄河濯酒杯’，我还觉得对的，既然难谈，就把酒杯洗浊了喝酒吧。至于林某联得上恶来与否，我不考虑。鲁迅说的以鸣鞭为得意的奴隶总管、白衣秀士王伦等等我能说说，心里舒服。而且顶好联不上，联上了又怎样？”

【黄河濯酒杯】 清/文康《儿女英雄传》二十二回：“我何玉凤这个心迹，大约说破了嘴也没人信，跳在黄河也洗不清。”

另稿：《重禹六十》之二，7、8句聂绀弩后改为“费尔巴哈唯物论，偶因一错展难开。”

【费尔巴哈】 （1804—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名著。

聂绀弩1982年4月18日致舒芜，就此说：“此句本我久想赠兄之意，我觉兄有大悲，以至我把庆诗写成吊诗以及以前题天问楼等均此意。盖兄应有极大成就，偶因一挫而毁，真我辈之不幸也。意本平凡，可甚难表达，乃至不能直接语兄。今斗胆出之，真晋人书札中之‘死罪死罪’也。”

赠李慎之[1]

文思殆尽十年牢，摘句寻章能者劳。[2]
岂我诗真千里足，叨君马赏九方皋。[3]
风流人物今推李，天下英雄旧姓曹。[4]
何日病情容小可，邀君枉顾到东郊。[5]

①1977年作此诗赠李慎之。此首见于陈迩冬存稿，收录于罗孚编《聂绀弩诗全编》。

聂绀弩《散宜生诗·自序》：“舒芜又和我不认识的诗家谈我的诗，甚至说是‘奇诗’，诗家回他的信，都谈得很认真，说我别开生面。”聂绀弩逝世后，舒芜写了《聂绀弩谈诗遗札》：“所谓他不认识的诗家，就是李慎之同志”。1977年7月11日聂绀弩给舒芜的信中说：“李公信已看及，我受到很大震动。原以为我根本不会写诗，或所作根本不是诗，谓为诗者，不过朋友之间，无可直说，偶然面谀而已。读此信，知你不但对我说，而且对别人说，不但是诗，而且是……，虽亦溢美，总非面谀。”

李慎之1996年1月6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1977年暮春，舒更以聂翁《北荒草》油印本一册见示，捧读之余惊为绝世奇诗，为千古所未有，同时并揣翁诗意，缀为二律，托舒芜转赠聂翁。（李诗见《关于〈北荒草〉的评论》《题〈北荒草〉》——侯注）不久舒转来聂翁赠作，并称翁有奉邀之意，因于五月间偕女伊白随舒芜访翁于东郊，坐谈约二小时。”“罗孚兄前几年编聂诗全集，曾索此诗于余，我遍找无着，以为此憾不可弥补，不意竟由先生补足之。”

【李慎之】 （1923—2003），江苏无锡人。1945年燕京大学毕业，旋入重庆《新华日报》，后转入延安新华总社。曾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1979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后任副院长。

②我蹲了十年（1966—1976）监狱（牢），把吟诗作文的思想感情（文思）几乎全蹲干净了（殆尽）。一句一句地探求（摘句），一篇一篇地追寻（寻章），这种事，只能让别的能人多劳（能者劳）了。

【摘句寻章】 晋/陈寿《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书》：“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借采奇异，不效儒生寻章摘句而已。”这里用“寻章摘句”指吟诗作文时的辛勤劳动。

【能者劳】 《庄子·列御寇》：“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后以“能者多劳”谓能力强的人多劳累多干事。

③我的诗哪里（岂）真是日行千里的骏马（千里足），不过沾先生的光（叨君），您是春秋时相马家九方皋（马赏九方皋）罢了。

唐/韩愈《杂说·四》：“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九方皋】 《列子·说符》中的九方皋故事说：秦穆公派九方皋去寻求

骏马。九方皋去了三个月回来，报告说：找到一匹骏马，是母马，是黄色（牝而黄）。实际上却是公马，是青色（牡而骊）。他连马的公母青黄（牝牡骊黄）都没有留意看清，但是他购求来的，确实是一匹天下少有的骏马。舒芜读诗笔记："后世因以九方皋相马，赏识于牝牡骊黄之外，比喻看事物要从本质上去判断其价值，而外表形迹则可以不必多注意。聂诗用此典，则是说您的欣赏目光与众不同，我本非骏马，您却把我看成骏马，辞意是自谦，却又是对对方的尊重。"

郭隽杰1996年2月12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我理解是：难道我的诗真的有如日行千里的良驹？大概是沾了您这位识马的九方皋（李慎之）赏识的光。老聂对自己的诗既希望别人赏识，又怕别人说违心的恭维话，这种矛盾的心情他自己有表述，也常和我谈起。我曾问过老聂：'你觉得自己的诗怎么样？'他说：'这用问吗？当然是想写成好诗。但，是真好还是假好，自己说了不算，要大家评说。'他爱把自己的诗给朋友们看，愿让大家批评，也是期待'我诗真千里足'。"

④谁是一代风流人物呢？现在（今）要推您李先生。您这样夸奖我，就好像古时候（旧）那位姓曹的人（曹操）夸奖刘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一样。

【天下英雄……姓曹】 见《北荒草·清厕同枚子》注⑧。

⑤哪一天（何日）看我病情稍好一点（小可），邀请您（君）来（北京）东郊新源里我家一叙（枉顾）。

【枉顾】 屈尊看望。称人来访的敬辞。宋/欧阳修《与赵康敬公书》："向尝辱许枉顾，虽日企伫，乃出于乘兴，不敢坐邀。"

舒芜："长忆左家庄畔路，冲寒偕访散宜生。"舒芜自注："散宜生是聂绀弩的别署。他曾寓居北京东直门外新源里；乘公共汽车前往，在左家庄站下车。"（见《怀念李慎之》上册第57页）

赠京中慎之[1]

朝因奇识惊翻地，暮以狂言吓破天。[2]
遁史驱经才八阵，呼风唤雨已千年。[3]
有酒无酒莫逢公，迅雷易响耳难聋。[4]

①此首见于聂绀弩1978年12月6日致高旅信中，原无题，信并云："京中有名慎之者，颇多奇语，前几天赠他六句诗"，此处截取信中语为题。

李慎之1998年4月17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我并未收到过此诗，且慎之名极为普通，因此不敢冒认，而且我一共见过聂公一次，是由舒芜介绍并带去的，当时四人帮凶焰犹炽，自谓不敢狂言高论。不过刚接舒芜来电，据他推断，名慎之者虽夥，但他所知与聂老有交往的'京中慎之'，只我一人。此诗仅有六句亦颇奇怪，或者聂公并未寄出，或者虽寄出而我并未收到。他与聂公

过从甚密，作此推断，我不能赞一辞。先生于聂公素有研究，一听尊断可也。"

②早晨（朝）因为你那不同寻常的见解（奇识），惊翻了大地，晚上（暮）因为你纵情地、无拘束地话语（狂言），把老天的胆子都吓破了。

侯井天按："奇识"、"狂言"，换成聂绀弩本人的话说，即李慎之在舒芜处看了聂诗时说是"奇诗"。参阅《散宜生诗·自序》、前面一首《赠李慎之》注①侯按、引1978年7月11日聂绀弩给舒芜的信："李公的信已看及，我受到很大震动"。这"震动"大得"惊翻地"、"吓破天"。

③你运用、驾驭凝聚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典籍（遁史驱经），才学高八阵之多，呼风唤雨的法术，已经有千百年之久了。

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三："开六钧弓，阅八阵法，读五车书。"

【呼风唤雨】 原指神仙道士有刮风下雨的法术，后比喻能够支配自然或社会力量。元/尚仲贤《柳毅传书》第一折："但开口吐雾吹云，……轻咳嗽早呼风唤雨"。

④有酒或无酒，总之都不要遇到李慎之先生（莫逢公），李先生这突然的"评论"如"迅雷"炸响！——响得容易，叫我耳朵装听不到，就难了（耳难聋）。

侯井天按："醉翁之意不在酒"。聂诗的"有酒无酒"的"酒"，也不在酒，而在"诗"。意思是，不论是否"奇诗"，李公的评论，使人"迅雷不及掩耳"，因此聂绀弩说他自己"受到很大震动"，——天翻地覆。1999年1月28日下午在北京李慎之家，与谈此诗注解，李以为聂诗是这个意思。

为方瑞公题《白骨精》[1]

从来白骨易成精，化作千娇百媚形。[2]
三十余年三里雾，只消一棒便澄清。[3]

①1978年聂绀弩在韩羽画的送给方瑞的《白骨精》这幅画上给（为）方瑞（公，敬词）写上（题）了这首诗。此首见于李运亨手抄稿。

方瑞1987年7月2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七五年韩羽同志赠我一画，画的是孙悟空挈棒怒视白骨精，白骨精正欲化去之时。我求我的三哥舒芜为画题诗，他自谦字不好看，便先后请聂老、启功、黄苗子、虞愚、陈迩冬诸公为画题诗。""这是题诗的由来"。

【方瑞】 1927年生，安徽桐城人。1948年参加革命，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冀东区党委文工团、河北省话剧院任演员、戏剧队长、副院长、艺委会主任。全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四十余年在话剧舞台、电影、电视屏幕，创造近50个形象。

【白骨精】 《西游记》第二十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 圣僧恨逐美猴王》："行者道：'他是潜灵作怪的僵尸……他那脊梁上有一行字，叫做——白骨夫人。'"



白骨精　韩羽绘

②从过去到现在（从来），白骨容易成为妖精，变化成（作）面貌、姿态优美，美好可爱的女儿（千娇百媚）的形状。

《西游记》第二十七回："妖精……摇身一变，变做个花貌月容的女儿"。

唐/张文成《游仙窟》："千娇百媚，造次无可比。"

③"白骨精"作孽制造的弥漫三里的毒雾，只需要（只消）孙悟空铁棒一棒，就把白骨精的三十年来制造的三里毒雾打消，天空清亮（澄清）了。

毛泽东（1961）《和郭沫若同志》："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侯井天按：聂绀弩为什么说"三十余年"三里雾？江青于 1939 年 11 月与毛泽东结婚。到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这是 37 年，所以说"三十余年"。

于光远《我所知道的江青》："从 1937 年江青和毛泽东结合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有 29 年。"（见《炎黄春秋》2006 年第 2 期）

浩子曼意结缡[①]

殊堪浩叹喜盈门，世有如斯美妇人。[②]
以往逢场皆做戏，从今返璞共归真。[③]
春花秋月何时了？女爱男贪竟日亲。[④]
多福能销人志气，苦瓜思进两三斤。[⑤]

①戴浩（浩子）、苏曼意（曼意）于 1978 年 12 月结婚（结缡）。此首见于《三草·赠答草》。

【曼意】 苏曼意，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

②很（殊）可以（堪）大声赞叹（浩叹。浩——戴浩。）可庆贺（喜）的事充满（盈）了你们的家（门），天底下（世）有像曼意这（斯）样美丽的女子（美妇人）。

【美妇人】 《左传》成公二年："天下多美妇人"。

③过去（以往）都（皆）是偶尔凑凑热闹（逢场作戏），从结婚这天（今）以后，戴、苏像还没有雕琢的藏着玉的石头（璞），去掉外饰，一齐（共）恢复（反）本来面目（真）。

【逢场……作戏】 也有随俗应酬的意思。宋/陈师道《再和寇十一》："逢场作戏真呈拙，笔误成蝇岂所长。"（侯按：戴、苏是演员，逢场——使人联想到剧场，作戏使人联想到他们"演戏"。）

【返璞……归真】 《战国策·齐策》："归真反璞，则终身不辱。"

④春花秋月什么时候（何时）了结，女的喜欢（爱）、男的十分留恋（贪），整天（竟日）地亲亲热热。

南唐/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女爱男贪】 语出晋/陆机《塘上行》："男欢智倾愚，女爱衰避妍。"明

末/冯梦龙编纂《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真个男贪女爱。"

⑤福气太大太多了，能够消蚀（销）一个人的求上进的决心和勇气（志气），我想（思）赠送（进）你们三两斤苦瓜。

【苦瓜】 一年生草本植物，开黄花。果实长条形，两头尖，表面有许多瘤状突起，熟时橘黄色，略有苦味，可做蔬菜。

另稿：朱静芳存作者手迹，题作《戴浩苏曼意吉夕》，第1句"盈"作"临"，第7句"能"作"易"。

赠丹丹[1]

天女散花万花落，吾儿粲舌我心乐。[2]
出入千军万马中，旌旗无光日色薄。[3]
不知尔是谁家子，捧之怕飞怀怕死。[4]

①此首见于吴丹丹《一束小白花》（《聂绀弩还活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原无题。

吴丹丹《一束小白花》文中说："一九七八年底，我调回北京，……一有时间，我就坐在父亲的床边，叽叽喳喳地说个不休。一般是我在嚼舌，父亲听着，笑着，……一天，正说笑着，父亲突然让我拿笔纸，只见他随手在纸上写道：（此略）。"

吴丹丹1990年11月12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这首诗"只有六句"。

②丹丹说个不休，像天女散花，万花纷纷飘落，我（吾）的女儿露齿一笑（粲），给我叽叽喳喳地嚼舌头，我从心里快乐。

【天女散花】 陶君起《京剧剧目初探·天女散花》："释迦因维摩居士在毗野离大城现身，有病，命文殊师利率诸菩萨前往问疾。又命天女往散花，以验结习。天女乃离众香国，遍历大千。四沙弥谈法，又侍维摩；文殊与之参祥，天女至，乃散花复命。"梅兰芳编演此剧。

【粲舌】 参看《拾遗草·林海雪原》注④。

③她天上地下、东南西北、说这道那，好像自由出入千军万马的"龙门阵"中，不但各种旗子（旌旗）都失去（无）光彩，连太阳的颜色都显得淡薄了。

唐/白居易《长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

④我的女儿啊，不知道你（尔）是谁家的孩子（谁家子）？用手捧着吧，怕你飞了，把你揣在怀里吧，又怕把你闷死了。

吴丹丹《献给父亲聂绀弩的一束小白花》："父亲、母亲不是我的生身父母"，"命运之神将八岁的我交给了他们抚养"。

唐/杜甫《青丝》："青丝白马谁家子，粗豪且逐风尘起。"

丹丹小女追索嫁妆，书此呵之[1]

皇帝女儿待嫁身，无妆无扮也成婚。[2]
寡人有疾医良久，之子于归讯竟湮。[3]
为父不仁仁不父，弄真成假假成真。[4]
千金补尔非难事，何似一诗意更亲。[5]

①此首见于1986年9月《团结报》，原诗无题有跋，末署"绀弩一九八二年春（盖有二枚印章）"。现移跋语为题。吴丹丹纪念文章《献给父亲聂绀弩的一束小白花》同时发表。

吴丹丹文中说："1955年我到了父亲家。""大我十岁的海燕姐姐，是父母亲的亲生女儿"，"在父亲出狱前一个月，"海燕"饮恨身亡"。聂绀弩给丹丹的信中说："海燕不在，从今以后，谁是我们的女儿呢？丹丹，只有丹丹！"丹丹文中自叙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家里的一个雕花五屉柜"，"父亲说等我将来出嫁时送我当嫁妆，当时谁也没把这话当真。父亲从监狱回到家中，我和父亲开玩笑，说父亲说话不算数，我儿子都十岁了，五屉柜也不给我，逗得父亲哧哧地笑。第二次再见到父亲，他给了我一首写得工工整整的诗。"

1987年10月21日，在北京黄城根聂夫人周颖家，周对侯说：雕花五屉柜，是解放初期在北京小市场买的旧物。然后周应侯请，带侯到另室看了那五屉柜。1989年9月13日上午周颖、吴丹丹、侯井天在五屉柜边合影留念。

【嫁妆】 女子出嫁时，从娘家带到丈夫家去的衣被、家具及其他用品。也作嫁装。

【呵】 湖北方言，"多少带点善意的哄骗的方式让对方'听话'。"（李师金1994年8月17日给侯井天的信）

②皇帝的女儿等待出嫁的身子，没有（无）嫁妆，没有（无）打扮，不是也完成了婚事吗。

谚语：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③聂绀弩用皇帝自称的专用语，说"寡人"有病医治了很长（良久）时间了（指"文革"中被捕入狱十年），这个姑娘（之子）出嫁到丈夫家去了（于归），消息（讯）居然（竟）没（湮）了。

【寡人有疾】 《孟子·梁惠王下》："寡人有疾"。

【之子于归】 见《南山草·探春》注④。

罗孚："吴丹丹结婚之年，正绀弩晋牢之时，喜讯乃湮，嫁妆遂欠。"

④许你出嫁时把雕花五屉柜当嫁妆，你儿子都十岁了，还没有兑现诺言，是做（为）父亲的不仁不慈，如果仁慈了，不做父亲，五屉柜的事，许给不给，弄真成假了，假心许你，你要当真索要了。

【为父不仁】 《孟子·滕文公上》："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侯按："父"谐"富"成趣。）

【弄真成假】　宋/邵雍《伊川击壤集·弄笔吟》："弄假像真终是假，将能补拙总输勤。"《红楼梦》第一回："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⑤我出千两黄金补偿你（尔），不是（非）多么难的事，哪里（何）像（似）这么一首"呵哄"你的诗，父女的情意更亲切。

赠海果（二首）[①]

一

生生死死万人同，二十年前姓字通。[②]
不道江山奇女子，忽逢湖海白头翁。[③]
何言可表胸中意，无术能回世上风。[④]
便有申公豹神技，枉抛吾首九层空。[⑤]

二

冤禽填海石沉海，娲后补天德照天。[⑥]
微遇和风和细雨，居然一叟一中年。[⑦]
吾儿不死年君若，之子无归力我绵。[⑧]
谁解劝君何所往，寰球小小又无边。[⑨]

①赠给林希翎（程海果）的诗。此二首见于罗孚编《聂绀弩诗全编》，有笺："此诗作于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期间"。

【海果】　程海果，笔名林希翎，女，（1935—2009），母籍浙江温岭（生母林静之），父籍辽宁，名程逸品。1949年10月在杭州读中学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任二十五军×师文工队员。195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1957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点名），1958年2月宣布开除学籍，7月21日被逮捕，判刑15年。1973年春提前释放，恢复一切政治权利，分配到浙江武义县农机厂当工人。后定居法国巴黎。1978年摘掉"右派"帽子。反革命罪维持原判。

聂绀弩1980年4月1日致舒芜信中说："所谓八十首，不知是什么，想无给瘦弛的。如有赠海果的，请速去信取消，而且在你的抄本上记忆上取消，此人无谓。"（侯按："八十首"指《倾盖集》中所收《咄堂诗》，系由舒芜代编。聂在了解某些情况后，欲因人而废诗，此仍存之。）

②二十年前的反右运动中，成千上万的人（万人）生生死死，命运相同，那时你我尚不相识，姓名已彼此相知（姓字通）了。

③谁料想到（不道）你这样一个江山县的也是江山灵气所化育的不寻常（奇）的女子，忽然遇见（逢）我这个闯荡江湖（湖海）的老头子（白头翁）。

④用什么话（何言）能说明白（表）自己心里的意思（心中意），我没有力量能够挽转（回）社会上的风气（世上风）。

⑤就算有申公豹那样令人惊奇（神）的力量，也是白白地把我的脑袋（吾首）抛向极高的（九层）天空，无法再接上颈脖。

【申公豹】　见《拾遗草·七十》注②。

聂绀弩《音乐牛谈》："拦在昆仑山的要道上，要夺姜子牙的封神榜的申公豹，一手拿着宝剑向自己的脖子上一挥，另一只手把自己的头抓住，向天空一抛，那头就骨碌碌扶摇直上，滚向高邈的云端去了。……"（见《聂绀弩全集》第2卷282页）

⑥冤死的精卫鸟（冤禽）衔石填海去，石头没入海中，女娲炼石补天去，她的名德普照天下（德照天）。

【娲后】　即女娲氏，见《北荒草·闻某诗人他调》注②。

陈光照：9、10两句，可否改解为：冤禽精卫衔石填东海，石头多得反而成了大海，女娲炼石补天，却被蔑视、讥讽为不入时眼"德行"，弄得恶名滔天（德照天——反话）。

⑦刚遇到一点（微遇）国家政治气候和缓，不粗暴的时候（和风和细雨），竟然（居然）你我已是一个是老头子（叟）、一个是四五十岁年纪（中年）了。

【和风……细雨】　毛泽东1956年11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我们主张和风细雨。"（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讲话："和风细雨，开点小组会，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在1957年下半年多次讲话中，相对应地讲到"急风暴雨"和"和风细雨"。

【一叟一中年】　侯井天按：聂绀翁亦有的女儿——海燕，1936年生。"吾儿不死年君若"，聂绀弩是说程海果、聂海燕年龄一般大。这样，1957年反右时，程海果22岁。1979年程、聂会面，程海果年龄在44岁左右，聂绀弩76岁，所以说"一叟一中年"。

⑧我的女儿——海燕不死的话，她的年纪与你（君）相同（若），你这个姑娘（之子）没有个归宿（无归），我的能力薄弱（力我绵）无法相助。

【吾儿不死】　见《赠答草·惊闻海燕之变后又赠》注①。

【之子无归】　借成语"之子于归"而反用之。之子于归，见《拾遗草·丹丹小女追索嫁妆，书此呵之》注③。那里的"归"指女子出嫁，这里说"归"指政治上的归宿。

史林安（罗孚）1990年8月30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绀翁因女儿海燕之逝，正感悲痛，乃以女视之，故有'吾儿不死年君若，之子无归力我绵'之作，表示爱莫能助之意，无力助其摘去右派帽子，正式平反也。"

⑨谁知道你能到哪里去呢，整个地球（寰球）有人看作小小一个，对我们来说，又大得无边无际。

【寰球小小】　毛泽东（1963年1月9日）《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另稿：聂绀弩1979年12月7日寄高旅，题为《赠某二首》，第1首，第5

句“胸”作“心”；第6句“术”作“力”；第7句“便”作“倘”，“技”作“术”；第8句“枉”作“直”。第2首第1句“冤”作“精”；第7句“劝”作“示”。

同年月日，聂绀弩寄胡风，题为《有赠二首》，诗句与寄高旅者同，诗后有：“此君亦与君有关者也”。

舒芜手抄稿，题作《赠林希翎》，第1首，第5句“胸”作“心”；第7句“便”作“倘”；第8句“枉”作“直”。第2首，第1句“冤”作“精”；第2句“沉”作“成”；第7句作“把酒酹君唯一语”。

题开涛画竹[①]

潇湘馆外偶吟风，成竹千竿尽在胸。[②]
他日大成文与可，此时儿戏七龄童。[③]

①1979年，给程开涛画的竹子上题的诗。此首见于罗孚编《聂绀弩诗全编》。

【开涛】 程开涛，生于1972年，广西桂林市人。4岁开始学习中国画，7岁学习篆刻。7岁（虚岁，下同）时（1978）由中央新闻画影制片厂拍《漓江画童》而得世界奖，9岁时（1980）香港凤凰电影制片公司拍《中国神童》，18岁时（1989）拍《扎实的脚步》。入广西艺术学院学习油画，1996年毕业。多次在国内报刊发表作品。作品还在国内、美国、日本、德国、韩国、泰国和新加坡展出和被收藏。

②画中的竹子，好像林黛玉住的潇湘馆外的竹子，偶尔“凤尾森森，龙吟细细”（偶吟风），程开涛小朋友画成翠竹千竿，这是因为他画竹子之前完整的竹子的形象已在胸中（成竹千竿尽在胸），所以挥笔而就。

【潇湘馆】 《红楼梦》二十六回“潇湘馆春困发幽情”：贾宝玉“顺着脚一径来至一个院门前，只见凤尾森森，龙吟细细，举目望门看，只见匾上写着‘潇湘馆’三字。”侯按：凤尾即凤尾竹，亦称观音竹，高2—3米，可供观赏。

【成竹……在胸】 宋/苏轼《文与可画谷偃竹记》：“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

③将来（他日）的大有成就（大成）的文同（文与可）那样的画竹名家，正是现在（此时）在作儿童游戏的七岁儿童（七龄童）哩。

【文与可】 （1018—1079），名同，字与可，宋画家，梓州（今四川盐亭东）人。擅画竹，存世《墨竹图》相传是他的作品。

另稿：题画诗，无题有跋：“七龄童，周信芳最初艺名，谓首次登台甫七岁耳；后改名麒麟童，即初名谐声。为开涛小友题画。七十七龄童翁耳耶。”

若虹以两“百字令”见怀，谓在干校梦见我在北大荒劳动并同听吾乡渔鼓筒，率酬一律[①]

早年漫画为生活，晚以词章触网罗。[②]
手散黄金成粪土，锄击沃壤发高歌。[③]
三生有幸娲皇赫，一梦何凭楚客过。[④]
渔鼓筒声犹在耳，人间岁月已蹉跎。[⑤]

①蔡若虹用（以）两首“百字令”表示思念到我（见怀），说（谓）他在“五七”干校劳动时做梦，梦见我在北大荒参加体力劳动，并且梦里和我一起（同）听我湖北老家（吾乡）渔鼓筒，随意（率）报答（酬）这首七律（一律）。此首见于《聂绀弩还活着》蔡若虹文。

蔡若虹《活在记忆里的绀弩》：“一九八0年二月春节前写了两首《金缕曲》（侯按：应是《百字令》），题为《岁暮怀绀弩》”。“托《光明日报》的黎丁同志转交绀弩。”“不久，绀弩又把他送给我的诗和诗集托黎丁交给我”。“这两首词正是在梦醒之后，回想三十年代的往事，在思潮起伏中写成的。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醒之后，不到天亮我就爬起来写了那首‘金缕曲’”。

《岁暮怀绀弩》：“一、闭门寻梦，见群囚百里，荒原放逐；乱发披离身影瘦，更有蹒跚双足。铁锁锒铛，征途迢递，野草连天绿；罪人行过，路旁“星火”成簇！梦中有客魁梧，长衫委地，面目曾相熟；烟雨楼头谈“海燕”，四十年前心曲；一别多乖，三呼不应，老眼空凝瞩；醒来环顾，但听鸦噪如哭！二、小城寒夜，听盲人低唱，民间传说：好汉蒙冤贞妇死，白鼻奴才饶舌；巨室藏奸，铁窗锁恨，多少蓬门血；凄凉渔鼓，伴随灯影明灭！旧时悲剧，换了新角色；十载破锣敲打处，你我都曾粉墨；浩劫千家，创伤两代，地陷穹隆蚀；几生有幸，女娲犹在中国！”

【若虹】 蔡若虹，（1910—2002），美术家，艺术理论家，江西九江人。1932年开始美术创作，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授，晋察冀日报社美术编辑。建国后历任全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委、副主席、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获“1949—1955年优秀影片创作人员奖”。主要作品有画集《苦从何来》。

【百字令】 词牌名。又名《念奴娇》、《百字谣》、《大江东去》、《大江西上曲》、《壶中天》、《淮甸春》、《无俗念》、《湘月》等。共为一百字。

【干校】 见《拾遗草·雪峰十年忌》注④。

【渔鼓】 亦称“竹琴”、“道筒”。打乐器。竹筒为体，长约65厘米～100厘米。筒底蒙以猪或羊的护心皮，奏时左臂竖抱，右手击筒底。常与筒板合用，以伴奏唱“道情”。

②多年以前你还年轻的时候（早年），用简单而夸张的手法来画图描绘生

活或时事（漫画），当作（为）生计（生活），到了老年因为（以）写了诗文（词章）像鱼撞上捕鱼的网，鸟撞上捕鸟的罗（触网罗）。

【漫画为生活】 《漫画·生活》，1934 年 9 月 20 日创刊，上海美术生活杂志社出版发行，1935 年 9 月 20 日出版了第 13 期后停刊。代之而起的是《漫画和生活》月刊。蔡若虹先后曾任《漫画漫话》、《漫画生活》等期刊主编和美术编辑。（见许志浩《1911—1949 中国美术期刊过眼录》）

蔡若虹 1992 年 8 月 27 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晚以词章触网罗'是指一九七二年我在五七干校秘密写作旧体诗词，网罗是指四人帮。"

③一手把黄金随意抛撒（散）着，实际是撒粪，用锄头敲击北大荒肥沃的土地（壤），就开始（发）放声歌唱（高歌）。

【击……壤……歌】 见《北荒草·归途》注④。

④极难得的好机会（三生有幸）遇上女帝王（娲皇）显赫一时，一场幻梦（一梦）终究有什么凭据（何凭），我们一个江西老俵一个湖北九头鸟（楚客）都曾经历的（过）。（"赫"或作发怒的样子解。）

【三生有幸】 佛教指前生、今生、来生——三生都很幸运。元/王实甫《西厢记》："小生久闻老和尚清誉，欲来座下听讲，何期昨日不得相遇，今能一见，是小生三生有幸矣。"

【娲皇】 女娲，神话中的女帝王。见《北荒草·闻某诗人他调》注②。

侯井天按：蔡若虹"百字令"（二）中有"地陷穹窿蚀；几生有幸，女娲犹在中国"之句，是说中国地陷、天的"圆顶"被侵蚀时，还有当今的补天的女娲氏，这是几生才有的幸事。聂绀弩则从反面正说。女帝王隐喻江青。"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显赫一时，爬得高摔得重。被粉碎之后，大量的冤假错案得到纠正、平反、昭雪。聂绀弩坐狱十年、判无期徒刑，得到平反。娲皇赫，物极必反，坏事变成好事。

方印中："颈联是反语。'娲皇'隐喻江青。'四人帮'显赫一时，爬得高跌得重，终被粉碎。"

⑤渔鼓筒声还（犹）在你的梦里、在你我的耳边，不过，你我活在人世间，光阴（岁月）却白白过去了（蹉跎）。

蔡若虹《活在记忆里的绀弩》"百字令"（一）中有"听盲人低唱，民间传说"，"凄凉渔鼓，伴随灯影明灭"之句。

淦智老人九十七[1]

百岁只差三岁了，不曾富贵却寿考。[2]
我将争取活八旬，为母期颐来拜倒。[3]
从来时势造英雄，咸酸休与世人同。[4]
人间正道沧桑里，多少楼台烟雨中。[5]

①淦智老人 1980 年九十七岁。此首见于陈迩冬存稿。

【淦智】 （1882—1985），祖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老人早期是旧民主革命者。后期同情共产党，憧憬社会主义。曾在白色恐怖下掩护过很多地下共产党人，深受人们崇敬。夏衍、聂绀弩等同志，都称她为"妈妈"。她是文怀沙的母亲。

②九十七岁，离一百岁只差三岁了，淦智老人家没有（不曾）多的财产（富）、优越的地位（贵）却高寿（寿考）。

【寿考】 《诗·大雅·棫朴》："周王寿考，遐不作人。"朱熹集传："文王九十七乃终，故言寿考。"

③我要力求（争取）活到八十岁，到那时因母辈您老人家百岁（期颐）寿辰，来行跪拜礼（拜倒）。（侯按：当年聂绀弩七十七岁——1980 年。）

【期颐】 《礼记·曲礼上》："百年曰期、颐。"后因称百岁为期颐。

方印中："'我将争取活八旬，为母期颐来拜倒'，却是在其他祝寿诗中难以读到的。想象一下吧——一个八旬老人，向百岁老人行跪拜大礼，这是怎样一种激动人心的情景啊！这本身就是一首诗，具有一般情景下所有的温馨，更具有一般情景下所无的深厚。遍观近五万首的《全唐诗》，就没有这样的诗句。"

④从过去到现在（从来），都是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化、时代的动荡多变，给人以显露才能的机会，造就出英雄的人物（时势造英雄），不论咸滋味酸滋味，都莫要（休）和世界上的人一样（与世人同）。

清/吴趼人《东欧女豪杰》一回："看官，古语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

⑤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人间正道），像大海变农田，农田变大海（沧桑——沧海桑田），在这多变的世事里，有说不清数目的楼台亭阁水榭隐现在烟雾蒙蒙的细雨中。

【楼台】 《史记·天官书》："海旁蜃气楼台。"

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多少楼台烟雨中】 唐/杜牧《江南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王存诚 1996 年 2 月 15 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多少楼台烟雨中'引申出一种含义：比喻能处于冷静之地而冷眼旁观人间沧桑的人，指淦智老人和自己。"

方印中："聂诗当是引用毛诗句，但因为用在上句里，句末字不得为平声，所以改用仄声字'里'，而改动以后，与下句'多少楼台烟雨中'，成对仗作结，恰到好处。"

和何满子卢鸿基[1]

不是风流是泪流，此身幸未辟阳侯。[2]

谁知吕枕千场梦，尚忝秦坑一颗头。③
易水寒风悲壮士，双溪小艇怯春愁。④
英雄儿女心中事，化作卢何一唱酬。⑤

①依照何满子、卢鸿基赠诗的韵脚（流、侯、头、愁、酬）来写诗（和，音 hè）给何满子、卢鸿基。此首见于聂绀弩手迹，诗作于 1982 年。

【何满子】 1919 年生，浙江富阳人，原名孙承勋。解放前从事新闻及教学工作。解放后因“胡风案”被捕，后又被错划为“右派”。现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教授。宁波大学兼职教授，上海文学会顾问。有《论〈儒林外史〉》、《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论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等论著与杂文集二十几种。

【卢鸿基】 （1910—1985），海南岛琼海人，曾参加鲁迅组织的一八艺社，先攻木刻，后攻雕塑、洋画。曾在郭沫若领导的（重庆）中央文学会工作。解放后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中国共产党党员。遗稿 40 万字、诗词 200 余首、粉画 300 余幅。大连苏军纪念碑苏军铜像是他雕塑方面的代表作。

聂绀弩 1982 年 2 月 9 日致何满子：“诗奉和一首另抄呈，卢公处不另，请传阅。关于此道，我但知打油，不知其他。想久蒙察及，无须赘谈。”

何满子 1988 年 2 月 22 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19）79 年我得到油印聂诗一卷，写信问他，他给我寄来了香港出版的《三草》，我即以诗谢之。适卢鸿基在我处，因和一首，我将两诗寄绀弩，他也寄来和章。”

何满子 1988 年 2 月 22 日给侯井天的信中抄有《酬绀弩赠诗集〈三草〉》：“先生越老越风流，千首诗轻万户侯。不独文章惊海内，更奇修炼出人头。如柴霍甫笑含泪，胜阮嗣宗酒避愁。我亦新闻转古典，自惭才短难为酬。”卢和何赠聂：“真是风流会泪流，三杯酒赐醉乡侯。诗无定律方无价，句有成规亦有头。泛海能知天地阔，对民空发古今愁。怜君痛极悲儿女，我也多情任笔酬。”

②何赠聂诗第一句：“先生越老越风流”，因此聂绀弩说我不是“风流”是眼里的泪水在流动，我自己这（此）人身多亏（幸）没有（未）做了辟阳侯审食其（食其，音异基 yìjī）。

【辟阳侯】 审食其封号。辟阳县名。汉朝所置，在今河北冀县境内。审食其，西汉沛县（今属江苏）人。初任汉高祖舍人，与吕后同时为项羽所俘，渐为吕后所亲信，吕后时任左丞相，公卿皆因而决事，权势很大。文帝立，他被免去相位，后为淮南王刘长所杀。

舒芜读诗笔记：“此处因辟阳侯为吕后亲信，借指江青所亲信的人物。江青想当现代女皇，曾经大捧吕后。”

③谁能知道（谁知）我像卢生一样把头放在姓吕的老道士的枕头（吕枕）上，作了上千次痴心妄想的好梦，之后，现在还（尚）很不好意思（忝）保存了一个脑袋（头），本该埋在秦始皇活埋 460 多名方士和儒生的坑子（秦坑）里的。

【吕枕】 唐/沈既济《枕中记》：“开元七年，道士有吕翁者，将神仙术，

行邯郸道中，息邸舍，俄见旅中少年，乃卢生也”，“亦止于邸舍中，与翁共席而坐。”“时主人方炊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当令子荣适如志。’……生俯首就之。”于是梦中良田、甲第、佳人、名马，不可胜数，五十年后衰迈而死。“卢生欠身而寤，见其身方偃于邸舍，吕翁坐其旁，主人蒸黍未熟，触类如故，生蹶然而兴，曰：‘岂其寐也？’翁谓生曰：‘人生之适，亦如是矣！’”

王存诚 1994 年 7 月 22 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此处‘吕枕’有转意，既然前面提到了辟阳侯，这里的‘吕枕千场梦’顺理成章的是比喻当代吕后的复辟梦，而不是说诗人自己。这也应看作是聂绀弩在用典中能化腐朽为神奇之处，若用卢生典则实已太滥，且于本诗要表达的思想不符，聂绀弩绝非卢生之流，将吕与吕后挂起来，立见新意。”

④易水上刮寒冷的风，是因为哀痛（悲）豪壮而勇敢的荆轲（壮士），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双溪上荡起轻便的小船（小艇），她怕（怯）春愁太重，小船负载不起。

【易水寒风】 《战国策》荆轲《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双溪】 在今浙江金华县丽水泽祠前。由永康、东阳两港之水流到金华城东南后并入婺江，在两水交汇处的一段，名叫双溪。

【双溪小艇怯春愁】 宋/李清照《武陵春》：“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⑤上面说的荆轲那样的英雄之事，李清照那样的儿女之事（英雄儿女），都是我心里的事，都被你们二位说出来了，变化成（化作）卢（鸿基）何（满子）之间的一番用诗互相唱和了。

据卢鸿基诗“怜君痛极悲儿女”一语，与“海燕之变”有关。因此聂绀弩和诗“英雄儿女心中事”是与卢鸿基此句相“和”，聂的“心中事”变成同何、卢二人的“酬唱”了。

方印中：“前四句，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再回顾。”“是和何卢诗而借题发挥，即尾联所谓，‘英雄儿女心中事，化作卢何一唱酬’。（第四句）‘这个“忝”字，也真用得既‘风流’，也‘泪流’。后四句……点出‘悲’、‘壮’、‘怯’、‘愁’四字，而这四字，则是英雄也好，儿女也好，‘心中事’的内涵，这内涵的具体内容，读者们都可以从全部聂诗中得到领会。”

何满子《聂绀弩诔词》：“我惊讶地发现他的旧诗竟写得如此别开生面”。“读他的《散宜生诗》，记近二十年播迁生涯中的感情，便可看出他逆来顺受，落落大度的胸怀。他将自己身受的一切紧紧埋葬在心底，而出之以旷达和诙谐，可是又确非他自己所说的‘阿 Q 精神’。我所看到的他稍带悲愤、有点金刚怒目式的诗，只有一九八二年给已故卢鸿基教授和我的一首步韵七律。”（何引聂诗，此略）

另稿：聂绀弩 1982 年 2 月 11 日寄高旅，题为《卢何相携赐句步酬》，第 1 句“泪”作“涕”；第 4 句“尚忝”作“剩否”；第 7 句“心中”作“千年”；第

8句作“消得卢何几唱酬”。罗孚编《聂绀弩诗全编》，题为《赠卢鸿基何满子步何满子韵》，第4句为“尚剩秦坑几颗头”；第7句“心”作“胸”；何满子《聂绀弩诗词》引诗句同此。

萧军创作五十年纪念会因病未赴补奉一诗[①]

洒家今年七十七，何年何月拿起笔？[②]
驰骤文场五十年，晚曾寒蝉早辟历。[③]
鲁迅墓前稿件烧，世传痛打张春桥。[④]
暮色苍茫看未准，道是打死一切妖。[⑤]
恨天无把地无环，扛天提地有何难。[⑥]
今世想无郑屠了，叹惜垂老剩三拳。[⑦]

①1984年3月6日北京市文联、作协举行萧军创作50周年纪念会，因病没有去参加，补写一首诗，献给（奉）萧军。此首见于梁山丁编《萧军纪念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

胡风《我与萧军》（1984年3月6日为纪念萧军文学创作五十周年而作）：“只有凭着诚实的追求和辛勤的劳动才能走过这么长的五十年的道路。”“这是很不容易的，应该祝贺。”

②1984年（今年），萧军（洒家）七十七岁了，你是哪（何）年哪月拿起笔来写作的呢？“洒家”为鲁智深自称，借以喻性情豪壮的萧军。诗以第一人称替萧军抒怀。

方印中：“这首诗不讲律诗的对仗粘对，完全直抒胸臆，韵脚三变，颇见流畅。”“写的是萧军创作纪念会，但起笔由自己写起。”

③萧军你的创作活动像骑马奔驰（驰骤）在中国文坛（文场）整整五十年了，你在人生中较晚的一段时期（晚年）曾经被禁止发表文章，像寒蝉一样无声，你年轻的时候（早年）却猛烈得像闪电霹雳（辟历）。

【寒蝉】　寒天的蝉。《后汉书·杜密传》：“刘胜位为大夫，见礼上宾，而知善不荐，闻恶无言，隐情惜己，自同寒蝉，此罪人也。”蝉至寒天则不鸣，成语“噤若寒蝉”，本此。

【辟历】　亦作霹雳，疾雷声。

侯井天按：萧军于1935年出版他第一个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鲁迅为之作序。鲁迅说《八月的乡村》“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他在1948年受到不公正的批评，从此销声匿迹达三十年之久，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得平反。

④鲁迅安葬后，你在鲁迅坟墓前焚烧自己的稿件，社会上（世）流传开你狠狠地揍（痛打）了张春桥。

作者自注：1936年末，君烧己稿呈鲁迅寄哀，张春桥小报讥其迷信，乃至

动武。但张本鸡肋不足当尊拳。不过如萧红与我（我适碰上）作另一面之人证，应战者为另一人，今忘其名。

据姚锡佩1993年5月17日给侯井天的信中，附复印件：1937年7月的《鲁迅先生轶事》和1977年又刊《鲁迅研究资料》第二期的文章、1990年《萧军纪念集》内王德芬（萧夫人）编《萧军简历年表》，摘述如下：一、鲁迅逝世一月时，萧军在鲁迅墓前烧了刚出版的《中流》《作家》《译文》作祭奠品。这三本刊物是鲁迅生前所支持的，当期刊有鲁迅的照片和纪念文章。二、张春桥和马吉蜂在他们办的小报上写文章讥讽萧军是鲁迅的“孝子贤孙”、“鲁门家将”，迷信幼稚。三、萧军找上张春桥和马吉蜂门去，约定“比武”的时间、地点。四、晚8时在法租界拉都路南头一条河的南面，两次打倒马吉蜂。五、张春桥是马吉蜂的见证人，萧红半路上碰到聂绀弩拉上同作萧军的见证人。六、萧军对马吉蜂和张春桥说：“你们有小报，可以天天写文章骂我，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拳头。——揍你们！”

陈漱渝《从萧军打架谈到口述历史》：“1976年11月11日下午，……采访了这场武斗的见证人聂绀弩，……聂老说：‘当时双方打得不相上下。但后来萧军见人就说他打赢了，但我可以证明，马吉蜂当场并没有认输。’”（见2004年第3期（天津）《文学自由谈》）

【张春桥】　（1917—2005），山东巨野人。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央第九届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之一，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成员。

⑤当时暮色苍茫，没（未）看准确你打的是谁，我还以为（道是）你把全部（一切）的妖孽统统打死了哩（却原来打的是马吉蜂，而留下了张春桥这个“四人帮”里的狗头军师，留到“文革”时期被重用而兴妖作怪）。

⑥到死还感到不称心（恨）的是，天没个可以抓着的把，地没个可以提起的环，否则，把天扛起来，把地提起来，有什么（何）困难？

方印中：“诗人其时七十七岁，诗词却无丝毫老态，相反是豪气‘扛天提地’——其原因如前述，有时代气氛的背景。开头‘洒家’一词，便气势昂然。……尾联是写惩恶之心意犹未了，篇章有尽，而豪气无穷。”

⑦现在这个世界上（今世），我想是没有《水浒》里那个郑大官人（郑屠）了，叫人叹气、可惜（叹惜）的是我们已近老年（垂老），还剩下三拳头（剩三拳）没得打了。

【郑屠……三拳】　元末明初/施耐庵《水浒》第三回：“郑大官人，便是此间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绰号‘镇关西’。”“鲁达寻思道：‘……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

赠胡绳[1]

四十余年岂少哉？风云龙虎剧欢哀。[2]
何因下里巴人曲，不见先生掩耳来。[3]
著作等身光史学，江山到眼骋诗才。[4]
再难法国公园夜，织女牛郎共酒杯。[5]

“八·一三”前后，某晚与君在法国公园小坐，以读七夕为话题，随即各自离沪。[6]

①赠给胡绳的诗。此首见于罗孚编《聂绀弩诗全编》收录，有笺：“此诗作于1984年。《三草》于香港出版后，胡绳曾向胡乔木推荐，胡乔木……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出版《散宜生诗》，即毛遂自荐作序。……绀弩因而诗赠胡绳。”

胡绳1989年12月5日、1990年1月29日两次致信给侯井天，答复关于此诗的询问。其中说：“1982年5月”“我向胡乔木同志推荐聂的诗作，乔木同志很赞赏，曾特地去看望聂。”“查我当时日记，（19）84年4月2日‘绀弩寄来诗一首’，同年4月5日‘写成了和绀弩诗’。”

【胡绳】 （1918—2000），江苏苏州市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史学家。解放前后长期从事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工作。历任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书记、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著有《两千年间》、《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胡绳文集》、《胡绳诗存》等。

②四十多（余）年，这段时日难道（岂）还算少吗（哉）？这中间经过了风云变幻，龙腾虎跃（风云龙虎），有极度的（剧）欢乐，也有极度的悲哀。

【四十余年】 1989年12月5日胡绳给侯井天的信中说：“从1937年到1984年，已经四十七年了。”

③是什么（何）原因，我这属于较低级的乐曲（下里巴人），不见胡绳先生嫌格调低下，捂（掩）着耳朵不屑一听。

胡绳致侯井天信中说：“绀弩的诗三、四句”，“可能是与作此诗的二年前的事有关”，但“无实据证明当时作者怎样想”。

【下里巴人】 见《南山草·八十》注⑦。

④你自己写的书，摞起来和你自己的身体一样高（著作等身），其中历史学方面的著作，光耀着我国历史科学的研究（光史学），祖国的大好河山（江山）到你眼里，使你写诗的才能（诗才），像骏马奔跑（骋）着。

任继愈《壮志未酬的一生——怀念胡绳同志》：“胡绳是当代造诣很深的专家学者，他的著作得到国内外的称赞和重视的有两个领域，一是史学，另一个是哲学。尤其是他的史学著作得到更多读者的重视。半个世纪以来，他的史学著作的学术生命力仍然活跃着，今天还拥有广大读者。”（见《百年潮》2002年第1期）

《胡绳诗存》收1937—1992年旧体诗172首。

【著作等身】 《宋史·贾黄中传》：“黄中幼聪悟，方五岁，父玭每旦令正立，展书卷比之，谓之‘等身书’，课其诵读。”

⑤如今看来，再难以有像1937年7、8月间，在上海“法国公园”里那样的夜谈了，记得那次是以“七夕”、牛郎星座为内容，我们一面谈着一面共同举杯小饮。

【法国公园】 “法国公园”是在当时上海的“法租界”。“法租界”的主要马路是现在的淮海路（当时称霞飞路），此路中段南边有一个公园，当时习惯称为“法国公园”，新中国成立后名复兴公园。

⑥胡绳致侯井天信中说：“我与绀弩夜间‘同游’此公园，看天上星斗，此事我已不记得，但推算起来，不但不可能是在‘八一三’之后，且不见得是在‘八一三’前数日，因我在‘八一三’左右已不住在‘法租界’，我想这应是在1937年7月间的事。”

【“八一三”】 1937年8月13日，日本在上海制造事端，企图牵制我华北抗战，进而夺取上海，威胁南京，迫使南京政府屈服。该日日军调动驻沪陆军及海军陆战队，向江湾、闸北一带发动进攻，同时炮击上海市中心区。

胡绳和诗：“弃甲从文亦健哉，江湖浪迹有余哀。直嗤黑店无真药，深剖红楼见大才。智慧多经魔障出，风光好傍白头来。当年《动向》马前卒，愿共先生进一杯。”

另稿：胡绳赠侯井天的手迹复印件（亦载于《胡绳诗存·附绀弩赠诗》），第2句“剧”作“几”；第3句“因”作“期”；第5句“著作”作“著述”；第6句“骋”作“诵”，跋语为“同游法国公园至夜，承指示若干星座，我识牛女自此始。”

题徐冬冬自画像《寄人篱下》[1]

何处有篱何处门，一株小树耀乾坤。[2]
吾将横扫门篱叶，自号寄人篱下人。[3]

①为徐冬冬的画题诗，这幅画名为《自画像图轴》，画上自题“寄人篱下”。

【徐冬冬】 学名徐超，号寄人篱下人。1959年生于北京，祖籍浙江。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87年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画展。1984年《冬冬花卉册》出版。1986年《徐冬冬诗画集》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聂绀弩作跋，收人物、山水、花卉88幅、诗33首。1988年4月26日中央电视台播放《画家徐冬冬》。1988年人民画报出版公司出版《徐冬冬画集》。1990年《徐冬冬足迹十省市巡回展》，展品348幅，《自画像》轴居目录之首。

【寄人篱下】 《南齐书·张融传》：“丈夫当删《诗》《书》，制礼乐，何至因循寄人篱下。”本指文章著述因袭他人，后用以比喻依附别人。

【《寄人篱下》】 《徐冬冬诗画集》中作品之一，图绘篱门一座，上悬[illegible]条，自题“寄人篱下苦藤写于书屋”，画集题名为《自画像图轴》。画上未见[illegible]绀弩题诗。

②从自画像画面上看，哪里（何处）有篱笆围墙，哪里有进入某人家宅院的门，只见一棵还没有长大的树（小树），强烈地照射着天和地（耀乾坤）。

③我将要扫除干净（横扫）落在门前的树叶，并且自己还给自己另起个名号（自号）——是文章著述因袭他人的人（寄人篱下人）。

聂绀弩（1985年12月8日）《〈徐冬冬诗画集〉跋》：“正如我为他《自画像图轴》所题的那样：‘吾将横扫门篱叶，自号寄人篱下人。”（见《聂绀弩全集》第9卷118页）

另稿：罗孚编《聂绀弩诗全编》，第2句“株”作“棵”。

南山草拾遗

《马山集》序诗[①]

古有《牛山四十屁》，此册亦近四十首。题咏投赠，于人于物，颇仿于马。其有牛者，盖偶然矣。故题曰马山，以马怀沙云。诗曰：

山外荒山楼外楼，吾诗非马亦非牛。[②]
金人自古三缄口，玉女而今几洗头。[③]
不问何之皆胆落，迄无知者乃心忧。[④]
怀沙哀郢吾何敢，偶在牛山冠马猴。[⑤]

①写在《马山集》这集诗前的一首作为序的诗（序诗）。此首见于《马山集》，末署“六二年三月”。

【《马山集》】 聂绀弩自编诗集，书写于一本印谱所夹空白页上。1966年10月去北京“串联”的中学生青岛崂山县陈继明（博州），在北京第十六中学被查抄的“四旧”书刊乱纸堆里检得。1990年第1期《新文学史料》发表《文艺报》记者包立民《〈马山集〉失而复得始末》。

【《牛山四十屁》】 明朝时，位于南京西南的牛首山的志明和尚，世称牛山大师，自号“混帐行子”、“老实泼皮”。有诗集《牛山四十屁》，款曰：“混帐行子、老实泼皮。”侯井天按：现仅见“四十屁”中之四“屁”——“春叫猫儿猫叫春，听他越叫越精神。老僧也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老僧诗另有门头，《文选》《离骚》一笔勾。扭肚撑腰腌醋句，山神说道不须诌。”“秦时寺院汉时墙，破破衣衫破破床。感激开坛新长老，常将语录赐糊墙。”“因看乡人着矢棋，新兴象有过河时。马儿蹩脚由他走，我只装呆总不知。”

②山的外面还有长满野草、灌木的荒山，高楼的外面还有别的高楼，我的诗（吾诗）不是（非）马，也不是（亦非）牛。——不伦不类的东西。

【山外荒山楼外楼】 见《第四草·挽柏山》注②。

《汉书·西域传下》：“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

③从古时候（自古）铜铸的金人三缄其口，诫人说话谨慎，如今天的美女（玉女）在一天之内要洗几次头。

【金人】 见《北荒草·割草赠莫言》注⑤。

【玉女洗头】 唐/杜甫《望岳》：“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集仙录》：“明星玉女，居华山，……祠前有五石臼，号曰玉女洗头盆。”

罗孚：“洗头，或云即洗脑之意。玉女洗头，乃女性作批判也。”

侯井天按：《第四草·再扫萧红墓（四首）》首句：“卿蜀灵山玉女峰”。参看注②。

④不用问他什么（何），都把胆子吓掉（皆胆落），到（迄）今天没人知道（无知），于是（乃）我心里有些忧。

《诗经·王风·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

苍天，此何人哉。”

⑤屈原那样写《怀沙》、《哀郢》，我哪里敢（吾何敢），我不过偶然在牛[illegible]上给猕猴戴上帽子（冠马猴）。

【怀沙】 《楚辞·九章》篇名，相传为屈原的绝命词，怀抱沙石自沉。

【哀郢】 《楚辞·九章》篇名，详见《拾遗草·端午节陶然亭诗会回[illegible]未赴率成一律》注③。

【冠马猴】 有成语“沐猴而冠”、“沐猴冠冕”、“沐猴衣冠”。《史记·项羽本纪》：“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薛蟠道“‘女儿愁’——”、“‘绣房撺出个大马猴。’”

张钰《没字碑寻白雪篇》：“八三年秋我的在《中国青年》工作的儿子，要请聂伯伯为他们刊物写一篇文章，一定让我陪着他去约稿。聂伯伯先是摇摇头说：‘请别人吧！我是沐猴而冠啊！’我的儿子说：‘你本来就是楚人嘛！’一句话把他逗乐了。”

王存诚《为时代作证》：“对《马山集》的题义，曾有人做过解释，认为‘马’是马列之马，‘牛’系牛鬼之牛；‘颇伤于马’是说有偏离马列正道之嫌。全集主旨在寄牢骚，因而不欲示人。恐怕此论尚未得其肯綮。细览《马山集》篇目，可大别为两类。占大多数的一类是投赠和评论文学作品的，投赠的对象并非都是‘右’字号人物，而恰是当时文化部门尚有影响而作者能引为故旧者。其中有些诗后来分散编在了《赠答草》里，或许模糊了作者的心迹，但一集中起来，就可看出，作者是有所为的。那就是一要剖白：‘旁人错比东方朔，只是偷桃事渺茫’，‘天狗吐吞唯日月，鲲鱼去住总沧溟’；二盼援引：‘我在黄金台畔住，几时藜杖款荆扉’；词句因而也有过于谦卑者：‘我自望君如望岁，……脱帽露顶见王公’。那些评论文学作品的诗，虽不乏真知灼见，但总能看出‘奉命革命’的味道，异于聂绀弩一向的天马行空作风。这正是作者自判‘颇伤于马’之处。这里的‘马’按句法自应是贬义。作者已明言马山源于牛山，古人是牛而屁，今人则马而屁，马、屁相联是为何物？作者自伤的是什么当不难索解。对于聂绀弩其人、其诗的这一方面，我们也不必为贤者讳，因为这是更深刻意义上的真实。”（见《读书》1995 年第 11 期）

李遇春《阿Q·屈原·江湖——论聂绀弩旧体诗的精神特征》：“（李引聂诗全首，此略）在那个金人缄口的特殊时代里，聂绀弩私下做诗，明明是想接续屈原以来的离骚传统，正所谓‘怀沙哀郢’，但囿于时代环境的严苛，却只能以‘非马非牛’的打油面目出之，且知音难觅，聂绀弩内心的忧愁苦痛可想而知。”（见《新华文摘》2008 年 11 月第 21 期）

余乔生《淮南集续集·读马山集序诗》：一、集读马山冠马名，运交华盖以诗鸣。其中也有牛山意，敢作人前猫叫声。二、人道诗家未可名，煎心敢与鬼争鸣。林梢飒飒秋风响，似听寒蝉噤有声。

另稿：聂绀弩 1962 年 3 月 15 日寄高旅手迹，无题、序，诗后说明：“右我诗答怀沙”（所谓“右”者，是因竖行书写），第 4 句“而”为“至”；第 8 句“偶”为“窃”。

自咏答与可与可赠诗有谀泛处，自咏答之[1]

瓢箪陋巷异颜回，俯仰乾坤尚此杯。[2]
纵骂鄙夫分肉好，倘逢淑女以诗怀。[3]
世人欲杀吾知罪，大道未闻小有才。[4]
何日兴高重一读，《红楼梦》与《金瓶梅》。[5]

①自己作诗咏自己（自咏）回答文怀沙（与可）。他赠我的诗，有一般（泛）奉承（谀）我的地方。此首见于聂绀弩 1963 年 1 月 18 日寄高旅信中。

【与可】 文与可，参阅《拾遗草·题开涛画竹》注③。按聂绀弩通常做法，应指一文姓友人，即文怀沙。

②用瓢喝水，用箪盛饭，住在狭小破旧的巷道（陋巷）里，跟古人颜回一样，而又有不相同之处（异颜回），就是我在这天地之间（俯仰乾坤），还有这么一个酒杯（尚此杯）。

【瓢箪陋巷】 《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颜回】 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渊，一作颜渊，为孔子得意门人，以德行见称。年三十二死，后人称为“复圣”。

③即使被人骂作庸俗鄙陋的人（鄙夫），还是分给肉吃比没有肉吃好，倘若遇到（倘逢）美好的女子（淑女），我就用（以）诗来思念（怀）她。

《左传》庄公十年：“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淑女以诗怀】 《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④世界上的人（世人）都认为我该杀（欲杀），我知道自己罪有应得（我知罪）。大道理不知道（大道未闻），有点小才气（小有才）。

【世人欲杀】 见《拾遗草·题瘦石为画小影》注②。

【大道未闻小有才】 《孟子·尽心下》：“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

聂绀弩 1962 年 1 月 13 日致高旅：“以前有人说我是才子，我一向不信，近来才觉得大概是有点才气之类。因之很后悔以前太自卑或自暴自弃了。今后真要努努力，诗，以及别的。”

⑤哪一天（何日）高兴时再一次读读《红楼梦》《金瓶梅》这两部小说。

【《红楼梦》】 见《南山草·红楼梦人物》注①。

【《金瓶梅》】 见《第四草·题狂人日记》注。

郭隽杰 1996 年 2 月 12 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首二句言自己虽箪食瓢饮在陋巷，却与颜回的志向不同，俯仰天地之间，我所贪恋的是这杯中之酒。老聂爱饮，此诗当是出狱后不久所作（侯按：实作于 1963 年初），时甚贫，每月只从派出所领取十八元的生活费，朋友去看他，都不在他家用饭，反而常给他带

些酒肉食品之类，这就是所谓‘分肉好’。‘淑女’借指挚友，不宜坐实美女。‘纵骂’、‘世人’，指那些欲置其死地的人。此诗最能体现老聂的骨气，绝不为磨难改变自己的心志，依然自我，他的兴趣还是放在吃‘红楼梦与金瓶梅’的遗产上，不为贫苦所阻。”

另稿：陈迹冬存稿，题为《瓢箪》。

杂诗（四首）[1]

一

手提肝胆验阴晴，坐到三更又四更。[2]
天狗吐吞惟日月，鲲鱼去住总沧溟。[3]
从来两语三言事，未必千秋万世名。[4]
我醉问天天亦醉，自将天意拟人情。[5]

二

不是寒梅不着花，不教雪里斗尖叉。[6]
一双履未全中国，八句诗成半小家。[7]
后怕蛟龙前怕虎，庄伤放达左伤夸。[8]
匡匡画在吾心上，半步雷池自己哗。[9]

三

十八滩连十八盘，登山涉水两漫漫。[10]
脚膑孙子行当苦，口吃韩非说自难。[11]
一字不曾关北阙，四年终竟戴南冠。[12]
早知喉舌真吾累，拣尽寒枝作噤蝉。[13]

四

说法谁曾上虎丘，吟诗自可小菟裘。[14]
残宵乱梦多于雨，老圃寒花瘦似秋。[15]
何事定关天地泰，一言难解古今愁。[16]
恩波荡漾双溪水，应有轻舟自在浮。[17]

①此组诗见于聂绀弩1961年12月寄高旅手迹。

【杂诗】 见《南山草·杂诗》注①。

参阅《拾遗草·某事既竟投夏公》。

②③与《拾遗草·某事既竟投夏公》同。

④从过去到现在（从来）两句三句话，（语、言）这么一桩事，不一定（未必）千年万辈子（千秋万世）留下名声。

【两语三言事】 见《拾遗草·某事既竟投夏公》注④。

⑤我昏愦、糊涂（醉），问老天这是怎么一回事，老天也昏愦、糊涂，只好自个儿把老天的心意与人之常情相比（拟）一下。

⑥不是寒梅不耐寒——不开（著）花，是不允许（不教）在大雪纷飞天气里和朋友诗唱和斗押险韵（斗尖叉）。

唐/王维《杂诗》：“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斗尖叉】 作旧体诗术语。谓善于用险韵作诗。宋/苏轼有《雪后书北台壁》二首，其一末两句为“试扫北台看马耳，未随埋没有双尖”；其二末两句为“老病自嗟诗力退，寒吟冰柱忆刘叉。”

⑦一双鞋（履）穿在脚上，没有（未）走遍全中国，八句一首的律诗做成了，多半小家子气，算不得大诗家。

⑧往后退怕蛟怕龙，往前走又怕虎，庄周的毛病（伤）在于言行不受世俗礼法的拘束（放达），左丘明所作《左传》的毛病（伤）则在于话太多（夸）。

【左伤夸】 唐/韩愈《进学解》：“《春秋》严谨，《左氏》浮夸。”（相传鲁国史官左丘明采各国史书作《左传》，以阐述《春秋》的正文。因《左传》比《春秋》记事为详，所以韩愈认为它文辞铺张，不如《春秋》言简意赅，故称“浮夸”。）

于永森：左浮夸，我一向以为韩子道此非贬义。今年偶见梁宗岱《左氏浮夸辨》一文，思与我合，即文辞丰腴意。

⑨“右派分子”这个圈子（匡匡。匡即框）画在我的心上，雷池只越过半步，自己便喧闹（哗）起来。

【雷池】 见《北荒草·推磨》注④。

罗孚：“不是寒梅，冬天不会开花；也就不会在雪里斗押险韵的尖叉来作诗，没有走遍全中国，八句诗也总是小家子气。”

⑩江河的险滩，高山的盘路，撑过了一滩又一滩，爬了一盘又一盘（十八滩连十八盘），登山、涉水的两样路长而无尽头（漫漫）。

【十八滩】 指赣江十八处险滩。即赣县的白漳、天柱、小湖、鳌滩、大湖、铜盆、落濑、青州、梁口九滩；万安县的昆仑、晓滩、武朔、昂邦、小蓼、大蓼、绵滩、漂神、惶恐九滩。亦指十八滩，即惶恐滩。

【十八盘】 东岳泰山盘路。谚曰：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还有十八。最后十八盘路的尽头即南天门。浙江德清县莫干山之顶峰塔山，高718.9米。毛泽东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比如走路，总是这么曲曲弯弯走的。莫干山你们去过没有呀？上下都是十八盘。”

⑪孙武的膝盖骨去掉了（膑），走起路来当然痛苦，韩非结巴（口吃），说话自然困难（说自难——《说难》）。

【脚膑孙子】 孙子膑脚，见《拾遗草·夜战》注④、《赠电工小蒋》注③。

【韩非】 （约前280—前233），战国末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在秦为李斯、姚贾所诬害，冤死狱中。《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说难》为其中之一。

《史记·太史公自序》："孙子膑足，而论兵法，……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⑫一个字也没有（不曾）与朝廷（北阙）有关，四年终于（终竟）是罪人（南冠）。

【北阙……南冠】 见《赠答草·悠然六十》注。

⑬如果早知道说话的器官（喉舌）真是使我受牵连的原因，那就找遍晚秋所有可以栖止的树枝，做不再鸣叫的知了（作噤蝉）。

【噤蝉】 噤若寒蝉，形容不敢说话。亦泛指默不作声。清/嬴宗·季女《六月霜》："而吾乡士夫，顾噤若寒蝉，仆窃深以为耻。"

宋/苏轼《卜算子》："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⑭哪个人讲解佛法（说法），曾经上虎丘云岩寺，吟咏诗的时候，自然可以在低矮的、告老退休的居处（菟裘）。

【虎丘】 见《第四草·访丘东平烈士故居》注。

【菟裘】 地名，在今山东省泗水县。《左传·隐公十一年》："羽父请杀桓公，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后因以称告老退休的居处。

⑮黑夜快过完的时候（残宵），胡乱做的梦比雨点还多，寒冷的天气，衰败的花畦里（老圃）花瘦得像秋天一样肃杀。

清/刘鹗《老残游记》第一回："一路秋山红叶，老圃黄花，颜不寂寞。"

宋/李清照《醉花阴》："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见《赠答草·序诗》注②）

⑯什么事，一定和国泰民安关系这么大，一句半句话，难以说明白从古到今忧伤的心情（愁）。

【天地泰】 《周易·泰》："天地交泰。"

⑰帝王的恩泽（恩波）水波一样起伏，双溪多么好，应该有小船一只，不受拘束地在水面上漂来漂去（自在浮）。

【恩波】 南朝/梁/丘迟《侍宴乐游苑送张徐州应诏》："参差别念举，肃穆恩波被。"

【双溪……轻舟】 见《拾遗草·和何满子、卢鸿基》注④。

罗孚："谁上过虎丘说法？菟裘虽小，也可以隐居吟诗。梦多于雨，花瘦似秋，何必去谈国家大事、古今愁思？'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双溪应该可以载得了我的愁思吧。"

冬　末[①]

冬末春初春梦婆，秋心秋色忆秋波。[②]
小诗败绪逋逃薮，竖子英雄曳落河。[③]
天有头乎秦宓舌，日之夕矣鲁阳戈。[④]
自磨酽酽三升墨，泼向蛮笺当擘窠。[⑤]

①在某年冬季的尽头（冬末）所写。此首见于1962年3月聂绀弩自编《马山集》。

②一年冬季的尽头（冬末），紧接着来年春季的开始（春初），又是一年过去了，人事繁华如春夜的梦境一样容易消失（春梦），正像"春梦婆"说的那样，人过了五十岁以后好比到了一年中的秋季，所以心境是秋天的心境（秋心），万物是秋天的景色（秋色），然而倒回忆起美女的像秋水一般清澈明亮的眼睛（秋波）来。

【春梦婆】 赵德麟《侯鲭录》卷七："有老妇年七十，谓坡（苏轼）云：'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坡然之，里人呼此媪为春梦婆。"

③写短小的诗篇（小诗），是在郁闷的情绪（败绪）时作些排遣抒发，像逃亡的罪人那样有个躲避依托的地方（逋逃薮），那小子（竖子）成了什么英雄，不过是些"父子军"（曳落河）。

【逋逃薮】 见《拾遗草·北大荒歌》注。

【竖子】 见《拾遗草·金台》注⑨。

【曳落河】 突厥语"健儿"的意思。安禄山反唐时，把所养的同罗、奚、契丹八千余人称"曳落河"，与在范阳、平卢、河东等地召募的兵都称作"父子军"。

④老天他有脑袋吗（头乎），这是秦宓的舌战（秦宓舌）辩论中的问题，太阳落山了（日之夕矣），鲁阳用长柄横刃（以青铜或铁制成）的兵器（戈）指挥太阳重新回升（鲁阳戈）。

【天有头乎】 见《赠答草·代周婆答》注⑦。

【日之夕矣】 见同上。

【秦宓】 三国/蜀/绵竹人，少有才学。刘备称帝后，出兵征吴，宓陈天时不利，忤备意下狱。诸葛亮领益州牧，选宓为别驾，寻为左中郎将、长水校尉，与吴使张温辩难，对答如流，温大敬服。

【鲁阳戈】 鲁阳，春秋时楚国县公，即鲁阳文子，楚平王孙司马子期之子，楚僭号称王，其守县大夫皆称公，故又称鲁阳公。《淮南子·览冥》："鲁阳公与韩构难，战酣，日暮，援戈而挥之，日为之反三舍。"

⑤自个儿研（磨）上三千毫升（三市升）浓浓（酽酽）的墨，朝（向）高丽纸（蛮笺）泼去，当做写大字（擘窠）。

方印中："诗题'冬末'二字透露出来的气氛笼罩全诗：梦幻般的，凄凉，情绪低落，愤世，无奈，无聊赖；但是，从尾联看，并不颓丧。这首诗用的是'五歌'窄韵，同韵字很少，但因为诗人有丰富的文史知识，典故信手拈来，全诗不见堆砌，反觉流畅。"

【蛮笺】 唐时指四川地区所造彩色花纸。又，唐时高丽纸的别称，这里泛指精制的笺纸。

【擘窠】 原指篆刻印章时分格，以便匀排。唐/颜真卿《乞御书天下放生池碑额表》："缘前书点画稍细，恐不堪经久，臣今谨据古擘窠大书一本，随表奉进。"后遂指写大字为擘窠书。

另稿：《马山集》，第2句，“秋心秋色”原作“秋色秋心”，平仄失调，罗孚编《聂绀弩诗全编》刊出时代为修正。

自　嘲[①]

昨叨地富反坏右，今享肉烟蛋豆糖。[②]
驴背寻驴曾万里，梦中说梦已千场。
补天自比通灵玉，画虎人呼告朔羊。[③]
盼得百花生日到，一春又可为花忙。[④]

①自己取笑（嘲）自己。此首见于1962年3月聂绀弩自编《马山集》，亦见于聂绀弩1962年3月8日致高旅信手迹。

参阅《赠答草·有赠（四首）·之三》。

罗孚：“题曰《自嘲》，实则既可用以自嘲，亦可用于他嘲也。”

舒展《论自嘲》：“敢于自嘲的人，是勇士；善于自嘲的人，是智者。自嘲，既是自谦，又是自信。它不同于自轻自贱，更不同于自诩自大。”（见《调侃集》第20页）

林语堂《苏东坡传》第217页：“我想，若把自我嘲笑这种能力称之为沦落的人类唯一自救的美德，该不是溢美之词吧。”

②不久以前（昨）我“沾光”（叨）列入“地富反坏右”之内，今天摘掉了“右派”帽子，能享受到高级知识分子的优待，每月能按平价买到定量的猪肉、香烟、鸡蛋、黄豆、红糖。

【地富反坏右】 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简称，也统称为“五类分子”。被划入这个范畴的人在阶级斗争激烈的革命年代，尤其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都是革命的对象，管制的、专政的对象，“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具体而言，地主指占有较多数量的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而靠收取地租、剥削农民为生的人。富农指占有土地或自己全无土地，租入别人土地，自己参加劳动，但主要靠雇工、剥削雇佣劳动以维持生活来源的农民。反革命分子指与革命政权对立，进行破坏活动，企图推翻革命政权的人。坏分子指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人。右派分子在我国特指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此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反击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虽然有其必要性，但并非需要为此发动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运动中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把许多革命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党外爱国民主人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整风和反右运动的完全结束——1958年夏季运动结束

时，所划右派总数达到五十五万人。（据《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78年9月17日，党中央批示发出《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帽子的实施方案》，到11月全国各地摘掉右派帽子的工作，已全部完成。随后，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在1980年基本结束，“改正的占原划‘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七以上”。（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侯井天按：我国“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匮乏，人民缺乏必需的副食品。1962年前后，对高级知识分子规定有特殊照顾。如北京市规定每月可按平价买到定量的猪肉、香烟、鸡蛋、黄豆、红糖，若是“右派”，不能享受；“右派”摘帽以后，方可享受。聂绀弩1962年1月28日致高旅：“我又有新规定的两斤肉，一斤蛋，一斤糖（每月），又有街道供应每人几两肉，一斤半鱼，及其他零星小东西，年总会过得不错的。”

方印中：“‘昨叨地富反坏右，今享肉烟蛋豆糖’，十四字，集奇、巧、精、绝于一联，从古至今，谁曾见过？‘地、富、反、坏、右’，同‘肉、烟、蛋、豆、糖’，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叨’（特殊语境里的消极义）同‘享’也是截然不同的境地，现在，在诗人的诗句中，却逻辑地联系起来了。相反而相成，对立而统一，全在‘昨’、‘今’二字上——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是谓之历史。‘佳句每天成，妙手偶得之。’这样有历史内涵的佳句，是诗人慧眼的产物，也是历史的产物。因此，诗题的‘自嘲’，既是诗人开自己的玩笑，也是开历史的玩笑。”

③3～6句与《赠答草·有赠》第三首3—6句同，仅第5句“自比”与“共比”不同。

④盼望到各种花（百花）生长、开花的日子（生日），这样一来，在我整个生命的春天（一春）里，我又可以为“花”——为祖国的建设事业急迫不停地、加紧地做事了（忙）。

【百花生日】 旧俗以农历二月十二日为百花生日，号花朝节，又称花朝。这里则双关政治气候有所松动，重新强调“百花齐放”政策。

方印中：“诗人在经历追求、徒劳、幻梦、错位、磨难（3—8句）之后，于六十年代前期，‘盼得百花生日到，一春又可为花忙’，这是诗人真诚的良好愿望。可叹的是，花景不长，‘史无前例’的一场风暴即将到来，‘高天滚滚寒流急’，‘万花纷谢一时稀’，又出现一个更为惨烈的历史曲折！”

杯　底[①]

读毛诗三打白骨精因放论天下[②]

杯底玉山几欲颓，眼中余子复存谁。[③]
千年白骨一人立，此夜西风全倒吹。[④]
乌鹊南飞饥不死，大江东去邈难追。[⑤]
方今天下沉沉者，竟阙宫墙任暂窥。[⑥]

①酒喝干了，酒杯底子露出来了（杯底）。此首见于1962年3月聂绀弩自编《马山集》。

②因为读了毛泽东1961年11月17日所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诗，于是（因）敞开来谈论谈论中国或世界的大事（放论天下）。毛泽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郭沫若《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③在酒杯底下玉山几乎要（几欲）倒塌，你眼里其余的人（余子），还有哪一个（谁）。

【玉山……颓】 南朝/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容止》："山公（涛）曰：'嵇叔夜（康）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余子】 见《拾遗草·鹦鹉洲》注③。

王存诚1999年8月8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第一句的意思不过是说喝醉了酒，昏头昏脑，谁也不放在眼里了。"

④由来已久（千年）了，一副白骨像一个人似的站着（一人立），这一晚上（夜）西风不向东刮，而倒着向西刮（倒吹）。

【白骨】 见《为方瑞公题〈白骨精〉》注②。"千年白骨"，罗孚曰：此在当时指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

【西风】 《红楼梦》第八十二回，林黛玉说："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倒了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了东风。"（侯按：毛泽东1956年11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讲道："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王存诚在同一信中说："'此夜西风全倒吹'句法……源于《聊斋》，《连琐》篇中鬼诗云：'玄夜凄风却倒吹，流萤野草复沾帏。'"

⑤乌鹊往南飞去，选择自己可以栖息的树，虽然吃不饱（饥）但是饿不死，长江大河的水，东流入海，遥远（邈）了，难以追上，更难追回。

【乌鹊南飞】 见《拾遗草·采桑子·读〈资本论〉第四卷后赠小李》注②。

【大江东去】 见《南山草·寿桥》注③。

⑥现在（方今）中国或世界上那些真阔气了的大权在握的人物（沉沉者），竟然裂开了（阙）宫墙，让（任）他人从缝隙中观测到一时的内秘（任暂窥）。

【沉沉】 见《赠答草·雪峰南寻洪杨遗迹》注。

《论语·子张》："子贡曰：'譬诸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

清/孔尚任《桃花扇》第九出《抚兵》："你看中原豺虎乱如麻，都窥伺龙楼凤阁帝王家。"

另稿：聂绀弩1962年1月12日以前某日寄高旅，题注为："读毛主席咏三打白骨精诗，因放论天下"，第1句"颓"为"倒"。

咏珠穆朗玛[①]

珠穆朗玛志冲霄，苦被白云抱住腰。[②]
一览定知斯世小，万山都让此峰高。[③]
忧天可作擎天柱，过海难为跨海桥。[④]
积雪罡风终古事，金身亿丈不容描。[⑤]

①用诗词来叙述（咏）珠穆朗玛。此首见于1962年3月聂绀弩自编《马山集》。

【珠穆朗玛】 喜马拉雅山主峰，在中国西藏自治区和尼泊尔接界处。"珠穆朗玛"为藏语"女神第三"的音译。海拔8844.43米，是世界第一高峰。尼泊尔称萨迦——玛塔。

②珠穆朗玛有冲向天空的志向（志冲霄），可是苦恼的是遭受（苦被）白色的云彩拦腰抱住。

③珠穆朗玛一看（览）必定知道这（斯）个世界并不大（小），所有的山（万山），都甘心在它的脚下，让这（此）座珠穆朗玛高高在上。

【一览定知斯世小】 《孟子·尽心》上："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唐/杜甫《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④担心天塌下来的，可以拿珠穆朗玛作支撑（擎）天的柱子，要跨越大海，到对岸去，可就难以拿它当作桥来使用了（跨海桥）。

【忧天】 杞人忧天倾。见《南山草·六十赠周婆》注②。

【擎天……跨海】 元/陈以仁《存孝打虎》一折："俺可便专心等待，等待你擎天架海栋梁材。"

⑤至于积累了那么多的雪和天空极高处刮着的风（积雪罡风），那是日久年远（终古）的事了，像紫金光聚的身，万万丈高（亿丈），简直无法让人描画（不容描）。

【罡风】 见《北荒草·背草赠李泽传王海宸》注③。

【金身】 佛教谓佛身如紫金光聚，世人因以金饰佛像，称为金身。

唐/司空曙《题凌云寺》："百丈金身开碧壁，万龛灯焰隔烟萝。"

侯井天按：有朋自远方来信说："《咏珠穆朗玛》实为讽毛（泽东）之作，确为惊世骇俗之作。"

王存诚《为时代作证》："大概也是论者认为'不宜解'者。最典型的一首是《咏珠穆朗玛》，诗云：（王引聂诗全首，此略）聂诗即使在字面上也稀有单纯咏景赏物之作，此诗当亦不例外。若将珠峰方之人物，当今之世除毛泽东外，还有谁足以当之？毛诗中的'横空出世'、'冷眼向洋看世界'、'小小寰球'诸语也都是以高峰自况的。'志冲霄'、'万山都让此峰高'、'擎天柱'，都是歌颂；'苦被白云抱住腰'和'过海难为跨海桥'却是批评。以毛泽东身后今天的现实来印证，会惊奇于聂绀弩在当时就能做出这样准确的论断。《杯底》

'读毛诗三打白骨精因放论天下'一首同样反映了聂绀弩眼光的敏锐。不少人解毛诗都说白骨精在当时是指苏联'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独有聂绀弩猜出了惊人的谜底——杯底（诗题《杯底》有些费解，应指'射覆'时杯底所覆之物，射覆犹猜谜，杯底也就是谜底。侯注说：'酒喝干了，酒杯底子露出来了'，暗示醉翁之意不在酒，二解可以互为发明）——'竟阙宫墙任暂窥'，也就是透露了要将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引入国内、党内的信息。"（见《读书》1995年第11期）

另稿：聂绀弩1962年1月寄高旅手迹，第3句"定"为"从"；第5句"忧天可作"为"杞人竖作"；第6句为"徐市横成架海桥"；第8句"容"为"可"。

金台四首[①]

一

蓬蒿何处有金台，怅对空天问郭隗。[②]
七十二城俱下矣，望诸君尚何为哉。[③]
英才奇迹惊神器，庸主私心尽鬼胎。[④]
不到黄金台不见，已教反间计频来。[⑤]

二

焉用黄金与郭隗，我真好士自多才。[⑥]
非才碌碌邀奇赏，国士惺惺肯远来？[⑦]
豫让桥边无货贿，燕昭台上合蒿莱。[⑧]
何人不赞黄金策，广武登临一啸哀。[⑨]

三

风云龙虎事难猜，骏骨真招远者来。[⑩]
士以金来士良丑，马因闲死马堪哀。[⑪]
剧辛乐毅果何物，落日燕山兴古怀。[⑫]
吊罢陈人忽狂喜，黄金今不预人才。[⑬]

四

远人都为黄金来，误尽苍生是此台。[⑭]
七十二城余鬼哭，火牛阵血动天哀。[⑮]
秦兵一出燕齐举，渔篴愁无鹬蚌猜。[⑯]
郭老昭王皆鼠目，一匡天下两樗才。[⑰]

①黄金台。省称金台。见《北荒草·清厕同枚子》注②。此组诗见于《三

草·南山草》。约于1966年初曾抄寄高旅。

②在蓬草（蓬）、蒿子（蒿）这种野草地里，什么地方（何处）有燕昭王筑的、摆上大量黄金的黄金台，我很惆怅（怅）地向着（对）空荡荡的天空，问问郭隗。

【郭隗】 战国燕国大臣。燕昭王志在报复齐国，屈身下士以招贤者，托他广为物色。他认为帝王之臣，实同师友，欲礼贤臣，请先自隗始。昭王为他改筑宫室，待以师礼，于是士人争赴燕国。参见《北荒草·马号》注④，《北荒草·清厕同枚子》注②。

③齐国的七十二座城，全（俱）被燕国攻克（下）了（矣），且问乐毅（望诸君。封号），你还（尚）有什么作用呢（何为哉）。

唐/李白《梁甫吟》："东下齐城七十二"。

【望诸君】 即乐毅，事见本诗注。

④才智出众（英才）的人，做出了想象不到的事情（奇迹），惊动了燕惠王的帝位（神器），平庸的君主（庸主）为自己打算（私心）的全（尽）是不可告人的念头（鬼胎）。

⑤乐毅不到这招贤纳士的黄金台跟前来，真相是看不见的，已经使（教）燕国内部不团结的计谋（反间），一次又一次（频）地来了。

【反间计】 齐国将领田单对燕用了反间计：曰乐毅与燕新王有隙，畏诛，欲连兵于齐，齐人未附，故且缓攻即墨，以待其事。齐所惧，惟恐他将之来，即墨残矣。惠王闻之，即使骑劫代将，毅奔赵。

王存诚1994年7月22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此二句应一气读，意思是：还不到黄金台毁坏（不见）的时候（即时过不久），已经不断有人施展反间计来离间那些刚刚被黄金台招来的贤士了。其寓意是说这种以利合的谋略是不能持久的。"

⑥何必用（焉用）什么黄金台和台上的黄金作引诱，和（与）用什么郭隗摆样子，如果你（如燕昭王）是真的不是假的喜爱（好，音号 hào）有才能的人（士），这样的人会自动地来你这里。

⑦并不是（非）真有才能的而是些平平庸庸（碌碌）的人，却取得（邀）出人意料（奇）的重视和赞扬（赏），像这样招贤是假、毁贤是真的事实，一国杰出的人物（国士），清醒（惺惺）认识到这一点，怎么愿意（肯）从远远的地方来你这里（远来）。

【国士】 《战国策·赵策一》："智伯以国士遇臣，臣故以国士报之。"

⑧豫让当年伏在桥下刺赵襄子，为以国士待他的智伯报仇（豫让桥边），那桥上并没有放上收买（贿）豫让的钱（货），这样对比，燕昭王筑的黄金台，并骗不了人来，活该、应当（合）长野草（蒿莱）。

【豫让】 春秋末期晋国智氏的家臣。先事范氏、中行氏，继归智伯，颇受尊宠。后韩赵魏三家灭智氏，尽分其地。豫让漆身为癞子，灭发去眉，以变其形，吞炭为哑，以变其音，谋刺赵襄子，为智伯报仇。曾言：范氏、中行氏，以众人遇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遇我，我故以国士报之。豫让

伏桥下欲刺襄子，因赵襄子之马惊，遂被索捕。他直陈动机不讳，并请襄子赐衣，襄子义之，乃使使者持衣与让，让拔剑击衣雪恨，然后自伏剑而死。（见《战国策·赵策一》、《史记·刺客列传》）

⑨什么（何）人不赞赏这种用黄金招贤纳士的计策（黄金策），晋/阮籍登上广武山，从高处往低处看（临）时，乃拉长声音（啸）叹着气（哀）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话。

【广武】　广武山在河南荥阳县东北。秦末楚汉两军隔广武而阵，刘邦、项羽相与临广武而语，即此。

唐/房玄龄《晋书·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⑩在变幻动荡的局势（风云）下，英雄豪杰（龙虎）的事，不容易（难）推想（猜）出来，好马（骏）的骨头，真招致（招）在远离燕国地方的人（士）来了。

【骏骨】　见《北荒草·马号》注④。

【远者来】　《战国策·燕策》："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

⑪具有某种品质或某种技能的人（士），因为（以）黄金台上有黄金可以得到，便从魏、从齐、从赵来燕国，这种人（士）的品格确实（良）不美（丑），出色的马，辱没在不辨好歹的人手里，无所作为，在那里闲死，真可以（堪）值得悲痛（哀）。

宋/陆游《病起》："志士凄凉闲处老，名花零落雨中看。"

⑫剧辛、乐毅二人究竟（果）是什么人物（物），我聂绀弩在太阳（日）落下燕山的时节，触景生情，因事寄物，生起（兴）追念古代的事情来（古怀）。

【剧辛】　（？—前 242），战国时燕将。原居于赵，与庞煖友善。闻燕昭王下诏求贤，乃由赵赴燕。燕王喜十二年（前 243）见赵屡困于秦，又逼走廉颇，以煖代将，以为有机可乘，命他伺机袭赵。他轻敌冒进，被击败俘杀，损兵二万。

【乐毅】　战国时燕国的将领。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人，魏将乐羊之后，长于兵术。燕昭王下诏求贤，他为魏使燕，被留任为亚卿。前 284 年，秦、韩、赵、魏、燕五国合纵伐齐，他受任为上将军，大破齐兵于济西。继又率燕军长驱直入，攻破临淄，连下七十余城，以功封于昌国，号昌国君。适逢燕昭王死，惠王新立，误信齐国田单的反间之计，把他调走，以骑劫代将，乐毅被迫出奔赵国，受封于观津（今河北武邑东南），号"望诸君"，后终老于赵。

【燕山】　见《赠答草·念高旅》注③。

⑬怀念（吊）完了（罢）旧（陈）人，突然（忽）又极端高兴起来，高兴的是，黄金这东西，在今天已经干涉（预）不了有某种特长的人（人才）的事了。

⑭那些距离燕国路途遥远的人，都因为黄金台上摆样子的黄金，来投靠燕

国，使平民百姓（苍生。古时指老百姓）受害（误）达到极点（尽）的，就是这所谓的"黄金台"（台）。

⑮齐国的七十二座城被燕军攻破，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余）屈死鬼在哭叫，火牛阵使燕国军队流血、丧命，悲痛（哀）声震动天地。

【阵】　古代两军交战时，队伍布置的态势。

【火牛阵】　战国时，燕伐齐，齐将田单固守即墨，将城牛千余，披以彩衣，角系利器、灌脂束苇于尾。又凿城数十穴，夜燃牛尾脂、苇，牛惊怒而狂冲燕军，壮士五千人随后，牛所触敌尽死伤，燕军大溃。（《史记·田单列传》）

⑯秦国的军队（兵）一出击，燕国、齐国被占领（举），捕鱼（渔）人的竹箱（篦）子里，正愁着没有（无）那两下相争、相互猜忌（猜）的鹬和蚌呢。燕、齐这一鹬一蚌，都被抓到秦国的鱼篓（篦）里去了。

【鹬蚌】　《战国策·赵策》："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擒之。"成语：鹬蚌相持，渔人得利。

⑰老郭（隗）和燕昭王全（皆）是眼光短、见识浅，只能看一寸远的老鼠眼（鼠目），都想称霸中原（一匡天下），却是两个无用的材料（樗才）。

【一匡天下】　见《脱坯同林义》注③。

另稿：聂绀弩 1961 年末寄高旅手迹，有《燕台怀古》一首，即此第 1 首初稿，第 5 句"英才奇迹"作"英雄奇绩"；第 6 句作"人主庸才剩鬼胎"；第 7 句"不"作"未"；第 8 句"已"作"早"。

聂绀弩 1966 年初寄高旅手迹，第 1 首第 5 句"奇迹"作"奇绩"，第 3 首第 3 句"良"作"可"。

雨中瞻屈原像[①]

东湖湖畔甚愁予，屈子浑身万颗珠。[②]
往日回风悲不死，此时烟雨没将无。[③]
我思为像张黄盖，君早投身饱鳄鱼。[④]
天下是非谁管得，彼皆人主咱其奴。[⑤]

①雨中瞻仰屈原的雕像。此首见于陈迹冬存稿。

【屈原】　见《拾遗草·诗人节吊屈原题黄永玉画〈天问篇〉》注⑨。

②武昌东湖西岸附近（畔），有屈原纪念馆、行吟阁，阁前有尊屈原像，见了觉得很凄惨（甚愁予），屈原（子。对人的尊称，多指男子）像，满身数不清的雨点（万颗珠）。

【愁予】　见《第四草·再扫萧红墓》注。

【东湖】　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东郊，水面 33 平方公里，是武汉著名的风

景区。

③从前（往日）你写《悲回风》时，旋风（回风）刮得那么恶，没有伤害了你（不死），这个时候像烟雾那样的细雨（烟雨），倒使你快要湮没得不存在了（没将无）。

【往日回风】 《惜往日》、《悲回风》都是屈原《九章》中的篇名。

④我想替（为）您的像撑（张）把黄伞（黄盖）遮雨，可是您（君）很久以前（早）就跳进（投身）汨罗江里饱鳄鱼的肚子去了。

【黄盖】 黄色的伞或黄色的车盖。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七〇二引《通俗文》："张锦避雨谓之伞盖。"明/王圻撰《三元图会·黄盖图考》："按：汉乘舆黄屋左纛。黄屋者，车盖也，后世因为黄盖，乃其遗制也。元制黄伞，上加金浮屠；今制红漆直柄圆伞，黄罗为表，销金作飞龙形，黄绢里，上施金葫芦。"

王存诚1997年3月20日给侯井天的信提供"黄盖"注文时说："可见黄盖一方面指伞，一方面又是只有皇帝才能享受的待遇。……聂绀弩是要尊屈原为王的意思。"

【鳄鱼】 鳄，俗称鳄鱼。爬行动物的一属，大的身体长达三米到六米，善于游泳，性凶恶。有的也吃人、畜。

⑤天下的事理正确与错误（是非），哪个过问得了（谁管得），反正他们都是皇上（人主），咱们都是他们（其）的奴隶。

【人主】 即"天子"。《管子·权修》："民贱其服爵，则人主不尊。"宋/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屈原像下（像在东湖行吟阁前）[1]

投诗我欲赠东湖，为仰行吟屈大夫。[2]
楚水燕山偶来此，淡烟微雨渺愁予。[3]
牢骚肠肺谁千古，莽荡乾坤一左徒。[4]
悲汝回风思往日，自应骨相永清癯。[5]

①在屈原像下写的诗。此首见于高旅存作者手迹（高旅在页边注："1962.10.19收到）。

【行吟阁】 在武昌东湖西沿听涛轩东侧小岛上。解放初兴建，高22.5米。取《楚辞·渔父》中屈原"行吟泽畔"之意命名。

②赠（投）诗想要（欲）赠给行吟阁前漫步歌吟（行吟）的屈原（屈大夫），因为敬慕（仰）他。

屈原《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

【屈大夫】 即屈原。楚怀王时曾任左徒、三闾大夫。后因谗被黜。三闾之职，掌管王族三姓——昭、景、屈。

③湖北（楚）的水、北京（燕）的山，碰巧（偶）来这里，稀薄的烟雾、下着小雨，用尽我的目力我却看不清爽，使我无限忧伤（渺愁予）。

【楚】 古国名。今指湖南、湖北。特指湖北。

【燕】 周代诸侯国名。建都蓟（今北京）。

屈原《九歌·湘夫人》："目渺渺兮愁予"。（侯借文怀沙今译句，解"渺愁予"；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则为："望眼将穿，绕着愁肠。"）

④心肠里装着千年万代的抑郁不平（牢骚肠肺），而能千古传颂的是谁，是在远阔无际的天地间（莽荡乾坤）那一位左徒（屈原）。

【左徒】 战国时楚官名。《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者，……为楚怀王左徒。"

⑤为你（汝）悲痛，回想起过去（思往日）在政治旋风（回风）里，骨骼相貌自然长久清瘦（清癯）。

《北史·赵绰传》："上每谓绰曰：'朕于卿无所爱惜，但卿骨相不当贵耳。'"

【回风……往日】 《悲回风》、《惜往日》，都是屈原《九章》里的篇名。《悲回风》见《拾遗草·端午节陶然亭诗会因病未赴率成一律》注③。

郭隽杰："第二句言己从燕山（北京）碰巧又来到楚水（武汉）。尾联巧借屈原诗题抒怀，双关彼此，含意幽深。"

方印中："聂绀弩同屈原，在'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在被放逐的遭遇，在'牢骚肠肺'方面，甚至在'骨相'、'清癯'的外貌上，都有共通之处。同是诗人，更容易引起感情的共鸣。诗中由'仰'而'愁'而'悲'，便是感情共鸣的流露。'淡烟微雨'，触景生情，更加深了感情共鸣的强度。因此'牢骚肠肺'，就不仅仅指的屈原，'千古'以后的'谁'，就是作者自己。而'莽荡乾坤一左徒'者，恕笔者妄言，聂公难道就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个'右'徒吗？……《悲回风》、《惜往日》，都是屈原《九章》里的诗篇。对聂公而言，经历过的政治'回风'（旋风）可悲，而'往日'不堪回首，尾联是借屈原以抒怀。'悲汝回风思往日'，因句末不得有'惜往日'三个仄声字（惜是古入声），所以改'惜'为'思'，这也是聂公作诗严谨的地方。"

九女墩[1]

东湖东畔雨纷纷，九女墩前吊昔民。[2]
骂贼同声并同死，杀身成我更成仁。[3]
刚肠玉骨沧浪水，儿女英雄百战身。[4]
多少太平天国事，未留抔土竟沉沦。[5]

①女兵九人遗骸合葬坟（墩）。此首见于陈迩冬存稿。

【九女墩】 在武昌东湖西北（据《中国名胜词典》1988年版。九女墩位置与聂诗不同）岸上。相传太平军占领武昌时不少获得解放的妇女参加起义。

后清军反扑，于城郊大肆屠杀，有女兵九人，不为敌威所屈，在此英勇抗击，壮烈牺牲。乡人将其遗骸合葬于此。时为避清政府迫害，故不称坟而称墩。解放后人民政府加以培修，并在墩前建筑层台，中立雄伟纪念碑，上镌董必武、宋庆龄、郭沫若、何香凝、张难先等所写碑记和题词。

②武昌东湖的东边附近（畔），有九女墩，我冒雨来墩前祭奠从前死去的人（吊昔民），雨点正淅淅沥沥（纷纷）地落着。

唐/杜牧《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③九女兵齐声大骂清军（贼）并且一齐死了，九女是牺牲了生命（杀身），实现了自我价值（成我）又（更）是为正义而死（成仁）。（"我"或疑为应作"义"）

【成仁】 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孔子语："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④坚强性格（刚肠）高洁品格（玉骨），都付之茫茫湖水（沧浪水）。是儿女，又是英雄，身经百千次战斗。

【刚肠】 三国/魏/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

【玉骨】 唐/杜甫《徐清二子歌》："大儿九龄色清澈，秋水为神玉为骨。"

【沧浪水】 见《赠答草·代周婆答》注⑨。

【百战】 见《第四草·挽陈帅》注。

⑤真不知道有多少太平天国的事迹，没（未）留下掩埋尸骨的坟堆（抔土）竟然被湮没（沉沦）了。

【太平天国】 见《赠答草·雪峰六十》注。

【抔土】 一捧土，一把土，引申坟堆。

另稿：聂绀弩1962年11月10日寄高旅，第1句"畔"作"岸"。

鲁肃墓[①]

三、四皆小说语，所谓孔明祭风尤不经，兹取其说明通俗耳。

既不降曹便拒曹，孤军合力计谁高。[②]
周郎赤壁东风便，吕子白衣江水号。[③]
敌我友间恒此理，蜀吴魏有几人豪。[④]
何因歌哭侪今古，鲁肃墓邻武汉桥。[⑤]

①鲁肃的坟墓。此首见于聂绀弩1962年11月10日寄高旅手迹，又见于陈迹冬存稿（无序）。

【鲁肃墓】 见《赠答草·晨与曙南过长江大桥访鲁肃墓》注①。

②孙权既然不投降曹操，就得（便）抗拒曹军，孤立无援的孙权的军队（孤军）抵抗曹军好，还是联合刘备的力量两军合力抗曹好，哪个的计谋高明（计谁高）。

晋/陈寿《三国志·吴志·鲁肃》："劝备与权并力。备甚欢悦。""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唯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裴松之注："建计拒曹公，实始鲁肃"。（侯井天按：孙刘联盟的战略设计师是鲁肃。）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孔明曰：'今将军诚能与豫州协力同心，破曹必矣。'""权大悦曰：'先生之言顿开茅塞。……即日商议起兵，共灭曹操！'"

【曹】 曹操（155—220），字孟德，东汉末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丕称帝后，追尊为魏武帝。

③周瑜（周郎）在诸葛亮帮助下，借从东方刮来的风这一气象条件之便（东风便），在赤壁取得破曹的胜利，吕蒙（吕子）"发白衣人"过江袭取了刘备的荆州（吕子白衣），长江水都为之痛心号哭（江水号）。

【周郎】 见《南山草·桥夜想起赤壁》注③。

【赤壁】 见同上注①。

【东风便】 见《第四草·挽陈帅》注⑤。

【吕子】 吕蒙（170—219），字子明，汝南富坡（今安徽阜阳）人。东汉末孙权部将。曾随周瑜破曹操于赤壁。鲁肃死后，他代领其军，率军袭破荆州，擒杀关羽。

【白衣江水】 《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吕子明白衣渡江"。

④敌人、自我、朋友中间，关系、位置互换，反反复复，经常是这个道理（恒此理），蜀、吴、魏三国，有几人是具有杰出才能的人（豪）。

【蜀】 221—263。

【吴】 222—280。

【魏】 220—265。

侯按："敌我友"、"蜀吴魏"，属对甚妙。

⑤为什么（何因）把今人今事和古人古事相提并论（侪今古），或歌颂或哭泣呢？请看，鲁肃的坟墓位置，不是接近武汉长江大桥么？

郭隽杰1996年2月12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周郎赤壁东风便'，孙、刘为友；'吕子白衣江水号'，孙、刘为敌。此层意思似应指出，下句的'恒此理'才有实指。注④的'几人豪'似应指像鲁肃这样认准敌友不再反变的英豪有几人呢！"

鹦鹉洲[①]

浪沙淘尽古风流，剩有文章寿此洲。[②]
才士儿郎分大小，英雄天下貌曹刘。[③]
一刀黄祖朱弦绝，万里沧江白荻秋。[④]
几度思量终不解，三番两次要输头。[⑤]

①鹦鹉洲在今武汉市西南长江中，相传东汉末江夏太守的长子射在此大会宾客，有人献鹦鹉，祢衡作赋，故名。此首见于罗孚编《聂绀弩诗全编》。

唐/崔颢《黄鹤楼》："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自汉以后，由于江水冲刷，屡被浸没，今鹦鹉洲，已非宋以前故地。

②长江的浪、沙冲刷完了（淘尽）古来的风流人物，只剩下（剩有）祢衡的《鹦鹉赋》（文章）作为对这鹦鹉洲的献礼（寿此洲）。

罗孚："鹦鹉洲因《鹦鹉赋》得名于当时，传名于后世，故曰寿。"

③在祢衡看来，天下人才（才士），只有大小两个儿郎；至于一般所称天下英雄，如曹操、刘表他都轻视（藐）。

【儿郎分大小】 祢衡"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馀子碌碌，莫足数也。"（《后汉书·祢衡传》）

【藐曹刘】 曹操欲见祢衡，"而衡素相轻疾，自称狂病，不肯往，而数有恣言。"曹"大会宾客"，衡"裸衣而立"，曹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表及荆州士大夫"对祢衡"甚宾礼之"。"表尝与诸文人共草奏章"，衡"开省未周，因毁以抵地，表怃然为骇。"（《后汉书·祢衡传》）

④黄祖杀了祢衡（一刀黄祖），如同一刀砍断（绝）了朱丝的弦（朱弦），从此再没有美好的乐曲弹奏出来，世事变化的万里江流（沧江），只有长着白色芦荻呈现一片秋色（白荻秋）。

【荻】 多年生草本植物，形状像芦苇，地下茎蔓长，叶子长形，紫色花穗，生长在水边，茎可以编帘等物。

⑤我考虑（思量）好几次（度），到底不明（终不解）祢衡不只一次（三番两次）地要交出自己的脑袋（输头），这是为什么。

【三番两次】 元/张可久《天净纱·春情》曲："一言半语恩情，三番两次丁宁。"

【输头】 祢衡对曹操出言不逊，张辽"掣剑欲斩之"，曹操曰："此人素有虚名，远近所闻，今日杀之，天下必谓我不能容物。"——这是一次"输头"；祢衡到刘表处，有人对刘说："祢衡戏谑主公，何不杀之？"刘表曰："祢衡数辱曹操，曹不杀者，恐失人望；故令作使于我，欲借我手杀之，使我受害贤之名也。"——这是第二次"输头"；祢衡到黄祖那里，醉后又辱黄祖："汝似庙中之神，虽受祭祀，恨无灵验。"黄祖杀了祢衡。——这是第三次，终于把头输掉。

唐/李白《望鹦鹉洲怀祢衡》："魏帝营八极，蚊观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王岳起方寸，隐然讵可平？才高竟何施？寒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

《三国演义》第二十三回有诗："黄祖才非长者俦，祢衡珠碎此江头，今来鹦鹉洲边过，惟有无情碧水流。"

姚锡佩《杂文大家聂绀弩的坎坷路》："（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国民党系学生领袖康泽却给绀弩下了一个结论：太不世故，太任性，太好发牢

骚，近于《三国演义》中的祢衡，如不留心，难免有杀身之祸。"（见《新华文摘》1992年第8期）

方印中："聂绀弩写这首诗，应该有两个原因。其一，由鹦鹉洲而联想到祢衡，或由李白的诗而联想到祢衡，从而抒发一番感想。……其二，或许由于性格气质的原因——聂绀弩同祢衡，在性格气质方面有相似的地方。……聂绀弩不理解祢衡的地方，正是我们要细细思索的地方。""这首诗有一般怀古诗的思路，但自有特色，颈联两句对仗颇有工力，'黄祖'对'沧江'，是借对；'朱弦'对'白荻'，是正对。两句对仗，自然流畅而富情味。以'朱弦'喻祢衡，出于刘禹锡句：'铿然如朱弦玉磬，故名闻于世间。'"

过严子陵滩[①]

一领羊裘一钓竿，浪花飞溅子陵滩。
昔日朋友今日帝，你占朝廷我占山。
此地鱼龙多寂寞，何年宫阙不高寒。[②]
苍苍云树泱泱水，留个先生最好看。[③]

①此首见于曾敏之《三忆绀弩》（《聂绀弩还活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参阅《南山草·钓台》。

②**【鱼龙】** 《拾遗草·九日江桥揽胜》："水冷鱼龙艰出没"。

【宫阙】 古代帝王所居宫门外有两阙，故称宫殿为"宫阙"。参阅《拾遗草·武汉大桥（四首）》注⑦、《南山草·题解》。

【高寒】 高，尊贵。寒，恐惧，战栗。

③**【留个先生最好看】** 参阅《钓台》注⑤王存诚文。

另稿：山西狱中档案存作者手迹，题为《子陵滩》，第2句"溅"作"雨"，第3句二"日"字均作"时"字，第5句"多寂寞"作"随出没"，第8句作"欲尽先生似尚难"。

江桥凭栏（二首）[①]

一

火车脚底走轻雷，小立危桥畅旅怀。[②]
昨日三分今一统，大江东去我南来。[③]
吐吞云梦天无际，管领河山楚有材。[④]
到此人穷千里目，好风雄过昔王台。[⑤]

二

[illegible]风隔风烟，一道长虹气万千。④
[illegible]土，几年幽抱荡晴川。⑦
[illegible]江房远，诗美白云黄鹤仙。⑤
[illegible]尽，今朝人物又明天。⑥

①落在武汉长江大桥公路桥面栏杆上（凭栏）远看。此二首见于1962年10月寄高旅手迹。

②火车在脚下铁路桥上开过，发出轻雷般的响声，在高高的桥面上站一会（小立危桥），舒畅一下旅途的心情（畅旅怀）。

③三、四句与《南山草·寿桥》三、四句同，仅“昔”作“昨”一字之别。

④武汉长江大桥上的天空无边无际，广大的云梦泽在它的吞吐之中，自古说楚国有人材，现在的湖北是古楚国之地，仍然有的是人材，来管理主宰（管领）这样的大好河山。（据舒芜谈诗笔记）

唐/韩愈《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山狂谷狠相吐吞，风怒不休何轩轩。”

汉/司马相如《子虚赋》：“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

【云梦】 云梦泽。见《拾遗草·以诗一卷赠曙南志别》注④。

宋/辛弃疾《好事近·春日郊游》：“一年管领好花枝，东风共披拂。”

【楚有才】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晋实用之。”后列国之际称引用他国人才为“楚材晋用”。

顾学颉《海峡两岸著名学者师友录》第114页：“写了一幅挽联悼念他：隔大洪山麓以为邻，未必楚材皆有用，……！”

⑤人到这里，一眼看尽千百里的景物（穷千里目），好风劲吹，比从前（昔）楚襄王（大王）站在兰台上所称赞的风——宋玉附会的“雄风”还要强劲（雄过）。

【穷千里目】 见《拾遗草·桥上望江》注⑨。

【好风雄过昔王台】 战国/楚/宋玉《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宋玉对曰：‘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上引，已见《拾遗草·送大学生小王》注⑤）“大王之雄风也。”“庶人之风，……雌风也。”

⑥武昌、汉口、汉阳三城，长江、汉江两水，分隔了风云烟雾。大桥却像天空中出现的一道长虹那样光景万千（气万千）。

【虹】 见《赠答草·韩羽画虹霓关》注②。

宋/范仲淹《岳阳楼记》：“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⑦武汉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城镇（名邦），这里是我的故乡（此吾土），多少年（几年）来郁结、孤独的情怀（幽抱）被太阳照耀下的汉江（晴川）所涤荡。

唐/崔颢《黄鹤楼》：“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唐/张九龄《洪州西山祈雨是日辄应因赋诗言事》：“我来不外适，幽抱自中来。”

郭隽杰1998年12月7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晴川’既是景语，又作地名，……此联言家乡巨变，名邦又增胜迹，几年来的幽憧之情为晴川景物涤荡一空。”

⑧步步走近（登）蓬莱的神阁，远看红色的房屋却在远处，想起的诗句（诗意）是崔颢“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所写的三国蜀人费祎等黄鹤登仙一去不返。

罗亭：汉口租界，系以红砖筑屋，远望之，绿树红房，景色颇美。

⑨长江滚滚东去，大浪淘沙，千古风流人物，淘不穷尽，看今天人物风流，明天又有人物更风流。

宋/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毛泽东《沁园春·雪》：“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元/杨景贤《西游记》一本三出：“长江后浪催前浪，一替新人换旧人。”

九日江桥揽胜①

汉江桥上遇重阳，蓝涧玉峰忆草堂。②
水冷鱼龙艰出没，风回云日乱低昂。③
横流顾影千寻远，欹帽酹波万里长。④
插菊满头吾老矣，南来乌鹊怯严霜。⑤

①九月九日观赏（揽，同“览”）武汉汉江大桥胜景。此首见于作者题赠蔡字幅手迹，无题，末署：“季眉仁丈一笑绀弩”，此用寄高旅稿之题。

②在武汉三镇的汉江桥边碰上重阳节，这是1962年农历九月初九日，我于是想起唐代诗人杜甫（忆草堂），记重阳节这天在蓝田崔氏庄的诗——《九日蓝田崔氏庄》，那诗里有“蓝涧”和“玉峰”的景物。

【汉江】 见《南山草·桥上望江》注⑤。

【汉江桥】 李师金1993年8月15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汉江桥上遇重阳’，实指时间和地点。‘江汉二桥’又简称‘二桥’，对市区内‘一桥’而言，是个很有名的地方。”

【重阳】 即重九或“九日”。见《赠答草·九日戏柬迩冬》注①。

【蓝涧玉峰】 源出陕西商县西北秦岭，西北流入蓝田县界的蓝溪，又名牧护关水、霸水。

唐/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

【草堂】 王存诚1996年9月12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杜诗镜铨》卷五《崔氏东山草堂》诗紧接在《九日蓝田崔氏庄》之后，故此处之‘草堂’应指位于蓝涧玉峰之崔氏草堂。以‘忆草堂’代‘忆杜甫’。”

③水温低（水冷），使鱼和龙艰难动作（艰出没），风旋着圈儿刮（风回），叫人眼花缭乱，看天空的云彩和太阳（云日），起起伏伏，高高低低，乱了（乱低昂）。

【低昂】 见《拾遗草·北大荒歌》注。

唐/杜甫《秋兴》："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清/黄景仁《道中秋分》："残星水冷鱼龙夜，独雁天高闻阖风。"

④从桥上横过汉水中流（横流）看自己映入水里的影子（顾影），从脚下出去八千尺（千寻）那么远，帽子一倾斜（欹帽）把盛着的酒浇（酹）在江水（波）里，酒随水流到一万里的地方去（万里长）。

刘坦宾1992年8月28日给侯井天的信："在浩荡的江面上（横流），回顾自己的倒影同水流湍急，瞬间即已流得很远很远，在千寻以外了。"

【寻】 古代一寻八尺。

⑤重阳节，正是菊花盛开的时令，我想学着古代民间风俗，也满头插上菊花，怎奈我已上了年纪，不相称了，乌鹊从北飞到南方来（南来乌鹊），是害怕（怯）北方深秋极厉害的霜天（严霜）。

刘坦宾1992年8月28日给侯井天的信："怯严霜，应指出不堪'左'的虐待。"

晋/陶渊明《九日闲居诗序》："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

【插菊满头】 见《北荒草·过刈后向日葵地》注②。

【南来乌鹊】 见《拾遗草·采桑子·读〈资本论〉第四卷后赠小李》注②。罗孚："作者借喻自京南下。"

李师金1994年1月11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我以为这首诗，是聂翁真正敞心扉，丝毫不需掩饰的肺腑真言。"

高旅1963年《步绀弩双桥揽胜原韵》："双桥忽得句千行，笑塌山人一草堂。穷白有声诗不贱，专红无价铁何昂？人持星辰天嫌短，我恃骨董寸独长。起视高云乍吐月，磷火入室冷于霜。"

另稿：聂绀弩1962年11月1日寄高旅手迹，题为《九日江桥揽胜》，第3句"艰出没"为"应寂寞"；第4句"回"为"高"、"乱"为"互"；第7句"吾老矣"为"复何似"；第8句"怯"为"带"。

作武汉大桥卅余首，描桥者均不佳，有关杂诗反较可，录十二首（其中三首）①

望桥（二首之二）

蛇龟一轿舁天轻，更利长驱百万兵。②
去马来船相上下，长波大浪与纵横。③

阑干楚魏三千客，瓮洞齐燕七二城。④
既出隆中莫高卧，匡时济世赖先生。⑤

桥夜（三首之三）

昨梦江兴廿四桥，桥桥倒影浴清宵。⑥
搅教明月经天怯，抖得群星落水娇。⑦
江是人民天下水，桥如十五女儿腰。⑧
每桥星月临江际，多少嫦娥把镜瞧。⑨

结　桥

一桥飞架万红中，七亿人民毛泽东。⑩
天地以来欣大济，汉江云上仰高风。⑪
新华水阔山梁迥，故国春深海宇同。⑫
正把村歌歌向党，敲歌韵落水晶宫。⑬

①此组诗见于山西狱中档案抄稿，又见寓真《聂绀弩出狱之谜及其佚诗》（《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3期）。

参阅《南山草·武汉大桥》组诗。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寓真2003年1月27日邮给侯井天他写的《聂绀弩佚诗偶拾》一文，文曰："现在我看到的材料中这组诗有十二首，作品前并有题记云：'作武汉大桥三十余首，描桥者均不佳，有关杂诗反较可'。……十二首中有三首是《全编》未收的。"

②蛇山、龟山（蛇龟）像抬轿子那样把桥上这片蓝天轻轻地平抬起来（舁天轻），桥在战时更加有利于百万大军长距离、不停顿地快速前进（长驱）。

③车马、船只互相在桥上桥下跑过去驶过来，长长的起伏不平的水面（长波）、滚滚的浪涛（大浪）和大桥车马、船只一纵一横（与纵横）。

④武汉号称"九州通衢"，她纵横（阑干）湖北（楚）和长江以北地方（魏），众多的商旅（三千客）云集这里，如同瓮口当作门户与山东（齐）、河北（燕）两省的许多城市（七十二城）敞开、相通（瓮洞）。

【楚】 周朝国名，原来在今湖北和湖南北部，后来扩展到今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和四川。或指湖北和湖南，特指湖北。

【魏】 周朝国名，在今河南北部、山西东部、山西西南部和河北南部等地。又，三国之一的国土领有今黄河流域各省和湖北、安徽、江苏北部，辽宁中部。又，北魏，北朝之一，据长江以北。

【齐】 周朝国名，在今山东北部和河北东南部。又指南齐、北齐。

【燕】 周朝国名，在今河北北部和辽宁南部。又，指河北北部。

【七二城】 七十二城，见《拾遗草·金台》注③。

⑤已经（既）从隆中被请出来了，不要（莫）再高枕而卧，安闲无事了（高卧），纠正（匡）、救助（济）艰危的时局（匡时济世）依靠（赖）先生你了。

【隆中】 山名，在湖北襄阳县（今襄樊市）西。汉末诸葛亮筑庐居于隆中。相传刘备三顾茅庐，即此。

【高卧】 《晋书·陶渊明传》："尝言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喻隐居不仕。《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刘玄德三顾茅庐》："玄德叹曰：'真隐居贤士也！'""玄德同关、张并从人等来隆中。遥望山畔数人，荷锄耕于田间，而作歌曰：'……南阳有隐居，高眠卧不足！'"

【匡时】 《后汉书·荀淑传》："平运则弘道以求志，陵夷则潇迹以匡时。"

【济世】 《国语·周》中："宽所以保本也，肃所以济时也。"

⑥昨儿梦里看见长江照耀（江光）着的扬州的二十四桥，一桥一桥影子倒映在水里，好像在寂静的夜里洗澡（浴清宵）。

【廿四桥】 见《拾遗草·赠周村》注②。

⑦打扰得叫（搅教）天上的月亮经过这里有点害怕（怯），星星也吓得浑身乱抖落在水里，颗颗美丽可爱（娇）。

⑧新中国是人民的天下，江水每一滴都属于人民（人民天下水），江桥像十五六岁小姑娘的腰肢那么优美。

【十五女儿腰】 见《北荒草·拾穗同祖光》注⑦。

⑨每逢星星月亮对着（临）大江的时候（际），月宫里多少嫦娥拿着镜子看（把镜瞧）。

冷阳春："此联的意思是：当星星月亮（星月）照耀（临）江上每座大桥的时候，则宛如许多（多少）嫦娥对着镜子看（瞧）。""因为这是作者梦境中扬州二十四桥的月夜景象，而并非指长江大桥。是作者由此及彼的一种联想。"

⑩桥高高地（飞）架在万紫千红、兴旺发达的武汉长江两岸，七万万（亿）人民紧紧联着领袖毛泽东。

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1961年秋聂绀弩接到通知：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其时，国家经济处于困难之中，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亲自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文艺界的冰冻局面出现了一些融解的迹象。聂绀弩的心境也随着形势有所变化，写诗的同时，并有关于古典文学论文发表。1962年到武汉，游览长江大桥写下的几首诗，颇多乐观情趣，其中出现了歌颂毛泽东的句子。"

⑪盘古开天辟地到如今（天地以来），令人喜悦（欣）有这样大的成就（大济），汉江上空的云也敬重仰慕你高卓的风范（仰高风）。

【汉江】 即"汉水"，见《南山草·桥上望江》注⑤。

【高风】 《后汉书·冯衍传》："沮先圣之成论兮，贤之高风。"

⑫新中国（新华）江河湖海水域广阔、山高路远（山梁遐），我的故乡（故国）湖北春意浓厚（春深），和我国国境以内各地一样（海宇同）。

【海宇】 陈基《八月十三夜泛姚城江》诗："一波不起鱼龙静，百谷初登海宇清。"

⑬正在把村野的歌朝（向）中国共产党唱，琢磨（敲）歌的音调时，好听的声音（韵）却掉进水晶宫里。

【水晶宫】 传说用水晶构成的宫殿。后来神话小说称"龙王"的宅第为水晶宫。

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聂绀弩游览长江大桥的时候，正是他两次罹难之间那几年，心情比较舒坦，甚至偶尔还会回复到'匡时济世'的理想主义状态中。从这三首诗看来，诗人情绪是较为惬意的、昂扬的、积极的。第一首状写大桥气势，引出历史典故。第二首写江桥夜景，作了美丽的描绘。第三首诗是对国家繁荣赞美。诗对毛泽东的歌颂，当然是那个时代的印记，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当时的心境，是顺应于时代的。然而好景不长，风云骤作，满腔赤诚的诗人竟被他歌颂的时代所抛弃，他的诗没有进入他理想的'水晶宫'中，却是再一次被打进了阴森森的牢囚里。这不是诗人的错误，不要责怪诗人对时代的歌颂。这是时代本身的自我讽刺。读了这三首诗，联想到诗人经历的坎坷曲变，我们不能不为诗人深深地悲哀，为那个荒诞不经的时代深深地悲哀。"

武汉大桥十六首（其中六首）[1]

（一）颂桥六首（之三、四、五、六）

三

大会堂门四洞开，方方代表坐船来。[2]
九天阊阖雄中土，万古云霄一讲台。[3]
吾道貌躬关绝续，流光逝水扫欢哀。[4]
悬河自口滔滔辩，谁猜斯翁几许才。[5]

四

九重高拱万方尊，浊浪排空但水痕。[6]
湖海此心终魏阙，江山何处更龙门。[7]
伊谁作画天开榜，似我题诗雁过村。[8]
游女汉皋遥指点，银河少尔定销魂。[9]

五

风雨雷霆本一时，江山万古拟雄姿。[10]
两缨铁锁双龙缚，一棒金箍四岸支。[11]
南赏东湖白蛇传，北寻大别小山诗。[12]
石梁冰筋梅花俏，六月苍蝇死不知。[13]

六

明日江兴廿四桥，桥桥倒影浴清宵。[14]
狂歌圣圮诗千首，痛饮长江酒一瓢。[15]

一处江山需土木，万家儿女奋锄锹。⑯
只今已便巡天下，天水天山纵远遥。⑰

①1977年7月11日聂绀弩致舒芜信中，录有《武汉大桥十六首》，此处录《散宜生诗》中未收及差别明显者6首。

参阅《南山草·武汉大桥》组诗。

②人民大会堂的门向中国的四面八方大开着（四洞开）。各个方面（方方）的代表坐船（坐车、乘机）来北京参加会议。

【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址，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建于1959年，总建筑面积为171 800平方米。

③皇室的正门（九天阊阖）宏伟、威武，这里永远（万古）好比是在极高的天空（云霄）一座讲演的台子。

【九天……阊阖】 见《赠答草·雪峰六十》注⑤。

【中土】 见《北荒草·伐木赠李锦波》注④。

唐/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五："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④我这瘦小的身躯（藐躬）是我们的真理、理想（吾道）断绝和延续的关键（关绝续），转眼过去的时间、水流（流光逝水），把欢乐或者哀愁一块儿扫除了（扫欢哀）。

⑤能谈能说，像悬河的水从口中连续不断（滔滔），谁能推想出（测）这位老先生（斯翁）有多少才智（几许才）。

【悬河】 见《拾遗草·失题》（首句"雅擅长谈复短谈"）注⑤。

【翁】 对男性老人的尊称。

⑥天（九重）一样，高高在上，众星环绕（拱），处于全国各地（万方）至高无上的地位（至尊），混浊的波浪翻腾在水天之间（浊浪排空），仅仅（但）留下了水的痕迹。

【九重】 指天。《汉书·礼乐志》："九重开，灵之游。"颜师古注："天有九重"。

【万方】 《书·汤诰》："诞诰万方"，引申指全国各地。

⑦虽然在江湖之上隐居，而心里整个（终）想念着魏国的朝廷（魏阙），中国的山河与这里相比，这里才更是"龙门"。

《庄子·让王》："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

【魏阙】 古代天子、诸侯宫门外的一对高建筑，亦称"阙"或"观"。因其巍然而高，谓之"魏阙"。因其为宣示教令之所，谓之"象魏"。

【龙门】 见《南山草·六鹢》注③。

⑧第5、6、7句与《南山草·望桥》5、6、7句同。

⑨银河缺了你这座桥（少尔），灵魂定要离肉体那样极度愁苦（销魂）。

【银河】 见《北荒草·冰道》注②。

⑩刮风下雨打霹雳（风雨雷霆）只是短时间（一时）的事，江河山水却永远比拟你的强有力的姿态（拟雄姿）。

【风雨雷霆】 见《拾遗草·诗人节吊屈原题黄永玉画〈天问〉篇》注③。

⑪一对穗状的装饰品（两缨），铁锁一般束缚住两条龙（双龙缚），大桥在长江两岸左右四边（四岸），坚固的桥墩金箍棒似的支撑着（一棒金箍）。

【金箍棒】 见《拾遗草·天上神仙》注⑤。

⑫在长江南岸的东湖我欣赏、观看了戏曲《白蛇传》，在长江北岸龟山（大别山）寻觅作小诗的素材去。

【东湖】 见《拾遗草·雨中瞻屈原像》注②。

【《白蛇传》】 戏曲传统剧目。取材民间传说。写白蛇（白素贞、白娘子）思凡下山，与侍女青蛇（小青）同至杭州，白同店伙许仙结为夫妻；法海和尚以白、青为妖，几次从中破坏，终借佛法将白镇于雷峰塔下。剧本表现了反封建的主题思想。

⑬白鹤梁石鱼（石梁），到寒冬结了冰柱（冰筋），梅花才显露俊俏，而只能在六月活动的苍蝇却已经冻死无法知道了（死不知）。

【石梁】 白鹤梁石鱼，在涪陵市城北的长江中，为东西长1 600余米，南北宽10余米的一天然石梁。常年淹没水下，仅冬春枯水时始露出脊梁，为长江中上游一处著名水文古迹。石梁上有自唐广德二年（164）迄近代石刻题记163段，石刻鱼图14尾，断续记录了七十二年份的历史枯水位情况。三峡水库建成，修建了水下通道，可以参观石梁。

【冰筋】 冰柱，形容檐间雪水凝成的冰条。"筋"同"箸"。

毛泽东（1961.12）《卜算子·咏梅》："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庄子·秋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庄子译注》李庆珍译《秋水》："夏虫不可以和它谈论冰雪，是由于它受到时间的限制"。）

⑭明天长江像扬州瘦西湖那样兴建二十四座桥，一桥一桥的影子倒映在水里，好像桥在寂静的夜里洗澡（浴清宵）。

【廿四桥】 二十四桥，见《拾遗草·武汉大桥》注⑥。

⑮作一千首诗纵情歌唱（狂歌）能工巧匠（圣）建筑的这座桥，以江水代酒，尽情地喝一瓢。

⑯在国土的一定处所（一处江山），需要大兴土木，众多人家的儿女鼓起劲来挥动施工工具（奋锄锹）。

⑰现在（只今）有了这桥，已经可以很方便地巡游全国（巡天下），即使（纵）水在天边、山在天边，也不遥远，可以到达（纵远遥）。

侯井天按："天水"又是地名、"天山"又是山名。

【兴土木】 指规模兴建土木工程。《五代史·李守贞传》："守贞因取连宅军营，以广其第，大兴土木，治之岁余，为京师之甲。"

（二）桥上望江四首（之三、四）[1]

三

重揩老眼眼生明，万艇千帆入画行。[2]
远水船高天际寺，近囱烟满海中城。[3]

武昌飞雨渔蓑重，汉口斜风鸟羽轻。④
信美河山况吾土，鹑衣昼出也人情。⑤

四

水上烟囱陆上囱，汉阳秋树郁葱茏。⑥
水中船舶行宫殿，陆上楼台驻舰艨。⑦
日在中江城在岸，车如流水马如龙。⑧
横波不有桥高矗，千里目焉一望空。⑨

①在武汉长江大桥上，往远看（望）长江。

②把老眼擦了又擦（重揩），像天空出了（生）明亮的月亮，无数比较轻便的船（万艘），扬起无数挂在桅杆上的布篷（千帆），进入一幅画里走着（入画行）。

③远处水上船像一座座佛教的庙宇高在天边（船高天际寺），近处烟筒（囱）冒烟，武汉成了一座雾中的城市。

④武昌下雨时，打鱼人（渔）的蓑衣沉重起来；而汉口刮起风来，鸟也飞得更轻快了（鸟羽轻）。

【蓑】 蓑衣，用草或棕制成的、披在身上的防雨用具。

⑤这里的山河确实美好（信美），况且是我的家乡（吾土），大白天（昼）穿着破烂不堪、补丁很多的衣服出门（鹑衣昼出），也是人之常情。

聂绀弩“1964年5月14日”题诗《呈彭母》。“三数日”回广州，“拟逗留数日”，“此后将赴武汉，并作鹑衣归故里之举。”

【信美……吾土】 三国/魏/王粲《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意思是，这里虽然确实很美好，却不是我的故乡，有什么值得留恋呢。聂诗翻用之，意思是，这里确实很美好，何况又是我的故乡。长江大桥在武汉，武汉是湖北省的省会，聂是湖北省京山县人，所以说是故乡。（据舒芜读诗笔记）

【鹑衣】 见《赠答草·雪峰南寻洪杨遗迹》注③。

【鹑衣昼出】 《汉书·项籍传》：“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意思是，人到了富贵以后，如果不回到故乡显耀一番，就好像穿一身锦绣衣服，夜里行走，没有人看见一样。《三国志·魏志·张既传》记张既任雍州刺史，雍州是他的故乡，魏太祖（曹操）对他说：“还君本州，可谓衣锦昼行矣。”是翻用“衣锦夜行”的典故，意思是你这回可算是穿着锦绣衣服，白昼行走，大大显耀一番了。聂诗再翻“衣锦昼行”之典，说我来到这么美好的河山，况且又是我的故乡，我虽然没有穿锦绣衣服，是穿着破烂衣服，走在大白天里，高高兴兴地欣赏着，也是人之常情。（据舒芜读诗笔记）

王存诚1996年2月15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鹑衣昼出’实指失意倒霉了来见父老。”“但我不觉得难为情。”

⑥水上的轮船、地上的工厂，烟筒（囱）林立，汉阳这里，秋天树木茂盛、青翠（郁葱茏）。

【汉阳树】 见《南山草·琴台》注②。

⑦水里的船（船舶），像活动着（行）的宫殿，武汉市的高楼大厦（楼台）像停止不动（驻）的大型船只（舰艨）。

⑧太阳（日）倒映在深深的江里，城市建在江岸，车马往来不绝，繁华热闹（车如流水马如龙）。

《后汉书·马后纪》：“前过濯龙门上，见外家问起居者，车如流水，马如游龙。”

南唐/李煜《望江南》：“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⑨东西流向的长江（横波），要不是有这座桥高高的立（矗）着，千里长江，远远看去是（焉）空空荡荡（一望空）。

唐/王之涣《登鹳鹊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另稿：陈迹冬存稿，仅此二首，题作《桥上望江》，前一首，第1句“眼生明”作“生明月”；第4句“海”作“雾”；第5句“武昌”作“隔江”；第6句“汉口斜风”作“顺水扬帆”。后一首，第5句“中”作“深”。

九日（辘轳体五首）

上月自武汉归，得麦仲衡香山赏红叶诗。喜其“紫伞红旗”之句，因采作辘轳体，并冠以九日为题。实其时未曾到香山赏红叶也。①

一

紫伞红旗十万家，香山山势自欹斜。②
酒人未到秋先醉，山雨欲来风四哗。③
岂有新诗悲落木，怕揩老眼辨非花。④
何因定要良辰美，苦把霜林冻作霞。⑤

二

疏林映日复栖霞，紫伞红旗十万家。⑥
一夜云雷屯此地，满城风雨涤新华。⑦
居人旧有离人泪，九月今开二月花。⑧
不见白衣无酒暖，山根扫叶且烹茶。⑨

三

此日清尊一帽斜，比年光景颇相差。⑩
黄风黑水三千里，紫伞红旗十万家。⑪
两事而今孰陈迹，秋山慰我以唐花。⑫
臣心鹃血枫林火，肯向垂杨逐暮鸦。⑬

四

健儿炎徼卫中华，初日长旌助古巴。⑭
草木皆兵惊白帝，江山一望满朱霞。⑪
神州赤县三秋景，紫伞红旗十万家。⑭
一醉乾坤尤净美，参军人面泛桃花。⑰

五

小径穿林日影斜，老人亦插满头花。⑱
题糕句已从心写，漉酒巾犹信手拿。⑲
九日何年不高会，斯山此后有余夸。⑳
风流最是禁霜叶，紫伞红旗十万家。㉑

①上个月自武汉回北京（归），得到麦仲衡香山赏红叶诗。喜欢他（其）诗中有“紫伞红旗”之句，因而采用这一句作辘轳体诗，并在前面加上（冠）“九日”这个诗题。实话说，那时不曾到香山观赏红叶。此组诗见于1962年11月寄高旅手迹。

【香山】 见《赠答草·赠巨赞》注④。

【辘轳体】 杂体诗名。律诗为八句五韵，作此体诗者，须作五言或七言律诗五首，将第一首起韵的第一句全句，分别置于其他四首的四个位置中，在第二首为第二句，在第三首为第四句，第四首为第六句，第五首为末句。即第一首首句与第五首末句相同。绝句为四句，作此题者须作四首，将第一首起韵的第一句全句，分别置于其他三首的第二句、第三句和末句的位置上。则第一首首句与第四首末句相同。这几首诗的韵节如辘轳旋转而下，故名。宋/杨万里有《城上野餐用辘轳体》诗。

②像十万人家撑着紫伞、举着红旗，香山的现象和形势（香山山势），自然地倾斜（自欹斜）。

元/乃贤《秋夜有怀明州张子渊》：“刀弓月夜三千骑，灯火秋风十万家。”

③酿酒的人还没有到，秋先把香山灌醉了——脸红红的，山雨想来，四面风声喧哗（风四哗）。

唐/许浑《咸阳城东楼》：“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元/王实甫《西厢记》：“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④那里有新作的诗来为落叶的树木悲伤（悲落木），担心擦亮我这老眼（怕揩老眼），辨别这不是花（非花。——霜叶）的花。

唐/杜甫《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⑤为什么一定要为了装点美好的日、月，有好看的景色（良辰美），费尽心计（苦）把霜后的枫林冻成彩霞模样。

【良辰美】 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集序》：“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

何永沂：“‘何因定要良辰美，苦把霜林冻作霞’，话中有话，弦外有音。

讥好大喜功，令苍生受苦。”

⑥太阳照着稀疏的山林（疏林映日），又有朝霞停留在这里（复栖霞），如紫伞红旗十万家。

⑦一夜的密云霹雳聚集（屯）这地方，满城的风雨，冲刷这新建的中华（涤新华）。

【云雷屯】 《周易·屯》：“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朱熹注：“屯难之世，君子有为之时也。”

【满城风雨】 见《赠答草·九日戏柬迩冬》注③。

⑧居住在香山的人（居人），过去有（旧有）离开家园的人的眼泪（离人泪），九月里的今天开放着二月的花。

【离人泪】 晋/陶渊明《赠长沙公族祖》诗：“敬哉离人，临路凄然。”元/王实甫《西厢记》：“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唐/杜牧《山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⑨看不见王弘派白衣送暖酒来，到山根底下扫落叶姑且煮茶去（且烹茶）。

【白衣】 官府给杂役小使之服。晋/陶渊明好酒而不能常得。九月九日于宅边东篱下菊丛中摘菊盈把，坐于其侧，未几，江州刺史王弘命白衣人送酒至，即便就酌，酣饮而归。见南朝/宋/檀道鸾《续晋阳秋》。

⑩今日清酒一杯，帽子歪（斜）戴着，近年的境况（光景）前后比较很不一样（颇相差）。

《古诗类苑》卷四五引《古歌》：“清樽发朱颜，四坐乐且康。”

【帽斜】 宋/杨万里《永和遇风》：“待船小立看鸥没，倚杖微吟尽帽斜。”

⑪挟带黄沙的大风（黄风），把我刮到黑龙江（黑水），远离北京三千里，紫伞红旗十万家。

明/李梦阳《送李师之云中》：“黄风北来云气恶，云州健儿夜吹角。”

⑫两桩事，如今（而今）什么是过去的事情（孰陈迹），深秋的香山，却拿在室内用加温法培养的花（唐花）安慰我。

【唐花】 清/王士禛《居易录谈》卷下：“今京师腊月即卖牡丹、梅花、绯桃、探春，诸花皆贮暖室，以火烘之，所谓堂花，又名唐花是也。”

⑬我（臣）的心里哀痛至甚，流着杜鹃的泣血，似火样红的枫林，岂肯面向垂杨追随傍晚成阵的乌鸦（逐暮鸦）。

【臣】 见《赠答草·雪峰六十》注。

【鹃血】 传说杜鹃昼夜悲鸣，啼至血出为止。常用以形容哀痛之甚。

【垂杨……暮鸦】 唐/李商隐《隋宫》：“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

何永沂：“‘臣心鹃血枫林火，肯向垂杨逐暮鸦。’直抒志士襟怀，聂诗中并不多见。”

⑭体魄强健而富有活力的人（健儿），在南方炎热的边区（炎徼），保卫中国（中华），刚升起的太阳（初日）——新中国，高举正义、友好的旗帜（长旌）支援古巴人民革命。

【炎徼】 南方炎热的边区。南朝/梁/江淹《齐太祖高皇帝诔》："冰洲炎徼，来献其琛。"

南朝/梁/何逊《晓发》："早露丽初日，清风消薄雾。"

【长旌】 指旒佩下垂较长的旌旗。

【古巴】 位于拉丁美洲加勒比海西北。十六世纪初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902年成立古巴共和国。次年美国强租海军基地两处。其中关塔那摩湾被占领。1959年巴蒂斯塔被推翻。同年1月卡斯特罗被古巴临时政府任命为武装部队总司令，2月改任总理。

⑮美国（白帝。代指西方世界中的美国）极度惊恐，神经过敏（草木皆兵），而我们祖国一眼望去，满天红霞（一望满朱霞）。

【草木皆兵】 《晋书·苻坚载记》："坚与苻融登城而望王师，见部阵齐整，将士精锐；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如人形，顾谓融曰：'此亦京力敌也，何谓少乎？'怃然有惧色。"

【白帝】 古神话中的五天帝之一，主西方之神。

⑯中国（神州）的宛平（赤县）九月（三秋）的景色，真像紫伞红旗十万家。

【赤县】 即赤县神州，指中国。"赤县"又单指唐、宋、元各代京都所治的县（唐为长安、万年两县，宋为开封、祥符两县，元为大兴、宛平两县）。宛平县辖北京西偏。1913、1928年两度移治芦沟桥，1952年并入北京市。

【三秋】 秋季。指秋季的第三个月。

陈丙东《忧天痛史绀弩诗》："毕竟'苍天已死黄天立'，迎来了'神州赤县三秋景，紫伞红旗十万家'、'满城风雨涤新华'的天下四时春色，但愿再也没有'可笑棋输还赖子，谎将加减当乘除'（胡风句）的荒唐了吧。"

⑰看天地（乾坤）一场酒醉，特别的光洁漂亮（尤净美），催护（参军）心目中的女子脸上依然透出桃花红（人面泛桃花）。

【人面……桃花】 唐/崔护尝于清明日独游长安城南，见一庄居，花木丛萃，乃叩门求饮；一女子启关，以杯水至，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柯伫立，而意属殊厚。来岁清明，崔又往寻之，则门无人，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只今（一作"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⑱小路穿过树林，太阳照出的影子，斜斜的，年老的人也插了满头花。

【插满头花】 见《北荒草·过刈后向日葵地》注②。

⑲重阳题诗（题糕）的诗句，已经随着自己的意见（从心）写，滤酒的头巾随手（信手）拿着。

【题糕】 指唐代刘禹锡重阳题诗不敢用"糕"字的故事。宋/邵博《闻见后录》卷十九："刘梦得作《九日诗》，欲用糕字，以《五经》中无之，辍不复为。"宋子京以为不然。故子京《九日食糕》有咏云："飚馆轻霜指曙袍，糗食次花饮斗分曹，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后遂以"题糕"作为重阳题诗的典故。

【漉酒巾】 滤酒的布巾。泛指葛巾。《南史·隐逸传上·陶渊明》："郡将候潜，逢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著之。"唐/白居易《效陶渊明诗》之十三："口吟《归去来》，头戴漉酒巾。"

⑳重阳这一天（九日），哪一年不登高与朋友见面（高会），这座香山在这次登高以后，还会留下多次赞美（有余夸）。

㉑最堪称风流的，是耐得住霜欺霜压的红叶，请看香山这"紫伞红旗十万家"的景象吧。

即事同王向[1]

香山山道有高林，假我荒谈一树阴。[2]
天下人谁龙虎狗，口边沫喷去来今。[3]
跋坡玉女光长腿，问路青年抱大琴。[4]
都道谈风清四壑，戏邀啼鸟也披襟。[5]

①此首见于1963年6月24日寄高旅信手迹。

【即事】 见《南山草·即事（二首）》注①。

【王向】 未详。

②北京西郊香山的山路上，有高高的成林的树木，这"高林"借给我（假我）与人歇脚说空话（荒谈）的树阴凉。

【香山】 见《赠答草·赠巨赞》注④。

③评论天底下人哪个是龙、哪个是虎、哪个是狗，嘴边吐沫星子喷出些过去的、今天的、将来的话头来（去来今）。

姚锡佩："龙虎狗"只是才能高低，与人品好坏无关。

南朝/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品藻》第四则："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

④穿着短裙爬山坡的美女（玉女）两条长腿光着，问路的青年抱着一张大琴——提琴或手风琴。

【玉女】 见《拾遗草·〈马山集〉序诗》注③。

⑤人人都说谈话的劲头（谈风。谈锋）可以叫四面山谷（壑）清明无垢，开玩笑似的（戏）邀请鸟儿也敞开胸怀（披襟）叫吧。

【谈风】 清末/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七一回："那制军便留他在衙门里住着，闲了时，便和他谈天，他谈风却极好。"

【披襟】 战国/楚/宋玉《风赋》："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

遇溥仪[1]

碌碌窝囊老溥仪，两回傀儡冒轩羲。[2]

帝廷宣统早休矣，民国称臣胡适之。③
君父文章堪大笑，主宾酬酢得无悲。④
相逢政协厅堂里，想象称孤道寡时。⑤

①遇到爱新觉罗·溥仪。此首见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存作者手迹。

【溥仪】 （1906—1967），即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宣统皇帝。满族，姓爱新觉罗，名溥仪。1909年即皇帝位，年仅三岁。1911年辛亥革命起来，溥仪退位，但根据民国政府与清政府所订立的《清室优待条件》，保留帝号，暂居宫禁。1917年张勋率兵进京，赶走黎元洪，妄图复辟清室，溥仪被拥“复位”，很快失败。1924年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溥仪被赶出宫，废除皇帝称号，1925年2月移居天津。1931年底在侵华日军策划下潜往东北，为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执政”，1934年3月改称“满洲帝国皇帝”。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于1945年8月17日在逃亡日本途中被苏联军队俘获，1950年8月由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9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特赦令予以释放。1964年任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7年在北京病逝。

②平庸的（碌碌）窝囊的老溥仪，当年由三岁到六岁当宣统皇帝只是一个小傀儡，后来当伪满洲国皇帝，也是侵华日军操纵下的傀儡，两回都是以傀儡而冒充真皇帝（冒轩羲）。

【傀儡】 比喻受人操纵的人或组织（多用于政治方面）。

【轩羲】 轩辕、伏羲。轩辕，即黄帝。伏羲氏，亦称羲皇、皇牺。都是传说中的古帝王。这里用他两人之名作为真皇帝的代称。侯井天按：1948年7月23日，聂绀弩在香港写的一篇长文《血书——读土改文件》中这样说：“屠杀者反而是‘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轩与羲’，巍巍乎，荡荡乎，无能名焉。”

③清朝皇帝的朝廷（帝廷）宣统这末一代，早罢休了（休矣），中华民国的胡适（胡适之）却向宣统称臣。

【宣统】 清溥仪年号（1909—1911）。

【民国】 即中华民国（1912—1949）。

【胡适之】 胡适，（1891—1962），字适之，现代学者，安徽绩溪人。1910年留学美国。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曾提倡文学改革，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1938年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去美国，后去台湾。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和《胡适文存》等。

【民国称臣胡适之】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2007年1月第1版（全本）第83页：“我十五时由于听庄士敦师傅的介绍，知道了有位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博士。庄士敦一边嘲笑他中西合璧的‘匹克来江边’的诗句，一边又说：‘不妨看看他写的东西，也算一种知识。’我因此动了瞧一瞧这个新人物的念头。老实说，这和我挨个儿传见太医时的心理一样，不过是好奇而已。有一天，在我这好奇心发作之下，打了个电话给他，没想到一叫他就来了。”（胡适

当年使用的名片左边竖写了“今日因有课，不能入宫，请恕罪。胡适”）120页：“（1920年×月×日）我忽然想起庄士敦刚提到的胡适博士，想听听这位《匹克尼克来江边》的作者用什么调说话，又叫了他的号码。巧得很，正是他本人接电话。我说：‘你是胡博士吗？好极了，你猜我是谁？’‘你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呀！’‘宣统……是皇上？’‘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我这无心的玩笑，真把他给引来了。……这次由于心血来潮决定的会见，只不过用了二十分钟左右时间，我也没说多少话，……‘皇上真开明，皇上用功读书，前途有望，前途有望！’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前途指的是什么，他走了之后，我再没有费心去想这些。”（侯按：溥仪1906年旧历正月十四出生。）

舒芜读诗笔记：“1922年5月30日，早已退位而仍住皇宫之中拥有‘皇帝’尊号的17岁的溥仪，约见了胡适。溥仪的约见，原带有消遣无聊，一半闹着玩的性质。但是，溥仪是当时一切图谋清朝复辟的反动势力希望的寄托，民国政府允许他在皇宫内保留一个小朝廷，尽管号令不出宫门，却成了颠覆民国的阴谋的中心，胡适以新文化的名流而到这样的地方去见这样一个人，于是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7月23日，胡适发表《宣统与胡适》一文（载《努力周报》第12期），解释这次约见的经过，说明他们只谈了二十多分钟，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文中说到他谈话时彼此的称呼：‘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这一节又颇为当时的舆论所不满。尽管当时溥仪仍保持‘皇帝’的尊号，但这是根据所谓《清室优待条件》而来的，这个‘条件’正是辛亥革命不彻底的结果，正是当时进步的民主的人士所不满的。事实上当时仍然把溥仪当‘皇上’的，大都是清朝遗老遗少之流，胡适固然无复辟清朝之心，但是他这样称溥仪为‘皇上’，无异与遗老遗少为伍了。到了1931年，蒋介石又召见胡适，‘垂询大局’。鲁迅便发表了《知难行难》一文（后收入《二心集》），把胡适见溥仪和见蒋介石两事联系起来评论，特别点明他当时称溥仪为‘皇上’之事。至于聂诗说胡适当年在溥仪面前自称为‘臣’，未知何据，或是出于误记，或是推演而来，意思是君与臣原是对应的关系，既称对方为‘皇上’，等于承认自己是对方的‘臣子’，以强调表示对于胡适称溥仪为‘皇上’的不满。”（参看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第484—491页、499—500页；鲁迅《二心集·知难行难》。）

聂绀弩《论“亲读”》：“更想起胡适，因为他见溥仪时称皇上。”（见《聂绀弩全集》第1卷433页）

舒芜读诗笔记：“‘宣统’是专名词，似与下句‘称臣’不对仗；但拆开来看，‘宣’有‘宣布’义，是动词，‘统’有‘统系’义，是名词；则‘宣统’正与‘称（动词）臣（名词）’对仗。又，‘胡适之’是专名词，似与上句‘早休矣’不对仗；但拆开来看，‘胡’有‘何’‘哪里’之义，是疑问副词，‘适’有‘适应’之义，又有‘往’‘去’之义，是动词，‘之’可作助词用；则‘胡适之’正与‘早（副词）休（动词）矣（助词）’对仗。两者均极工巧。”

刘友竹1993年5月11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帝廷宣统早休矣，民国称臣胡适之'，非常巧妙地运用了借对的手法，把一些似乎不相干的语汇编织在一起，竟成了工对。借'宣统'一词之歧义——宣光爱新觉罗之统系，作为动宾结构的词汇，与'称臣'相对；同样，借'胡适之'一词之歧义与'早休矣'相对，简直妹两悉称，天衣无缝。聂诗中这类例子尚多。"

方印中："颔联，对仗很工巧，很有特色。'帝廷'对'民国'，是正对，'宣统'对'称臣'，动词宾语对动词宾语，是借对。'早休矣'对'胡适之'，副词、动词、助词两两相对（适，有前往义）。看似不对的一联，竟然一一贴切，天衣无缝，这是聂绀弩在律诗中，继承传统对仗而出新意的许多例子当中的又一个。"

④那些称颂君（皇帝）和父的文章，真可（堪）大笑，常常参加这样的外交宴会（主宾酬酢），这时溥仪的心里能够（得）没有悲伤（无悲）么。

【酬酢】 酬，向客人敬酒；酢，向主人敬酒。泛指宴会应酬。

作者自注："君父文章堪大笑"句下注："孔老二说：'事君尽礼，民以为谄也。'严复、林纾集中均有对溥仪颂圣诗文，林纾尤甚。见溥仪联想到那文章，不禁暗笑。所谓君者，原来如此。古今多少忠臣义士为此等人而死！真历史悲剧也。""主宾酬酢得无悲"句下注："溥仪时以末代帝王资格参与外交宴会。其事非荣，然愈于青衣行酒远矣。"（侯按：青衣行酒，晋怀帝（司马炽）事。公元311年怀帝被汉主刘聪俘虏。刘聪举行宴会时，叫晋帝穿上青衣（奴仆所穿的衣），在席旁伺候上酒（行酒）。后因以"青衣行酒"为亡国帝王所受的最耻辱的待遇。）

方印中："这首诗的中心句是'君父文章堪大笑'。'窝窝囊囊'堪笑；是'傀儡'而'冒轩羲'堪笑；胡称'皇上''臣'、堪笑；当年的'称孤道寡'，也堪笑，总而言之'堪大笑'。'堪大笑'之余也堪悲；'主宾酬酢得无悲'，说到底，溥仪是个悲剧人物，是中国历史里独一无二的悲剧人物，因此，也就堪记，于是，就有了《遇溥仪》这首诗。"

⑤彼此在政协宴会的厅堂里遇见（相逢），不由得叫人设想（想象）溥仪当年在皇帝宝座上张口"孤"家如何如何，"寡"人如何如何的时候的情景（称孤道寡时）。

【政协】 在这诗中，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简称。

【想象】 对于不在眼前的事物想出它的具体形象。

【称孤道寡】 见《南山草·没字碑》注③。

舒芜《牺牲的享与供》："溥仪一辈子做过一回真皇帝，两回傀儡皇帝，人间地位之高无以复加。从他现在的碌碌窝囊之状，想象他当年称孤道寡之时，先是难得有这么一个无价值的生命的好典型，来证明古今多少忠臣义士为此等人而死的荒谬。""窝窝囊囊的大废物，能够称孤道寡，玉石万方，享受最有价值的牺牲，凭什么呢？全凭有个阔祖宗：开国的太祖高皇帝。太祖高皇帝大抵雄才大略，以百姓为刍狗，绝非大废物。"

刘友竹《对仗法门宜广开——从聂绀弩的一首佚诗谈起》："此诗当是

1962—1966年间聂翁自北大荒回到北京，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文史专员时所作。首联从这位末代皇帝碌碌窝囊的现状联想到他尊贵显赫的过去。""颔联追述了一个故事，就是溥仪逊位后仍住在紫禁城里，偶感无聊，曾打电话召见过胡适。……聂翁此联对溥仪的过去给予了否定，对胡适之则有所讽刺。颈联对严复、林纾等人的谄谀地为溥仪写颂圣诗文颇有微词，对过去'忠臣义士'为封建帝王表现的愚忠给予了批判，表现了聂翁彻底的反封建精神。但对溥仪本人却表露了一定的同情，真是仁者之心蔼然。尾联点题，且与首联相呼应，使全诗显得气足神完，浑然一体。""最值得注意的是，此诗颔联在艺术手法上有显著的特点和突出的成就。它对仗工稳，聂翁对古已有之的对仗技巧掌握得娴熟，运用得很巧妙。'帝廷'对'民国'，是正对。'宣统'对'称臣'则是'借对'。""对于这种借对的手法，过去是有争议的。……今聂翁用之，是善于继承传统者也。……有聂翁的示范作用，今人作诗，亦当以之为借鉴，为诗艺广开不二法门。"（见1995年第4期《北京诗苑》）

赠溥仪[①]

碌碌窝囊老溥仪，两回傀儡抑轩羲。
帝廷宣统早休矣，民国称臣胡适之。
君父文章堪大笑，五千年史隐深悲。
古来多少孤忠血，为若辈流总近痴。

①此首见于聂绀弩1961年12月28日寄高旅附诗手迹。

【抑】 有"损"于黄帝、伏羲氏这两位传说中的古帝王。

【孤忠】 见《赠答草·雪峰六十》注。

秋唱（二首）之二[①]

两亿头颅一手提，诸侯八百排班齐。[②]
携将热核辉汝镜，嫁与西风作小妻。[③]
白帝城高隔狞笑，红颜意得故娇啼。[④]
人天此夜当终古，恨报东方欲曙鸡。[⑤]

①此首见于1963年9月23日致高旅信手迹。

②一手提两万万（两亿）人的脑袋——生命（头颅），众多的（八百）分疆列土的首领（诸侯），齐刷刷地站立两厢（排班齐）。

【两亿头颅】 侯井天按：前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人口，共计约两亿人。

【诸侯】 见《北荒草·过刘后向日葵地》注⑤。

【诸侯八百】 《史记·齐太公世家》："遂至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

诸侯。”此指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

③携带着原子武器（热核），替你的陪嫁妆镜增添光彩，嫁给以美英法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国家（西风。或称西方）当小老婆（作小妻）。

【热核】 见《拾遗草·亦代尊兄五十嵩降》注④。

【西风】 见《拾遗草·杯底》注④。

唐/李贺《南园十三首》：“可怜日暮嫣香落，嫁与春风不用媒。”

④以美国为首的阵营，壁垒高筑（白帝城高），遮掩着他们凶恶的笑容（隔狞笑），嫁给西方国家作小老婆的女人（红颜），感到非常满意（意得。得意），还有意识地撒娇献媚（故娇啼）。

【白帝】 参见《拾遗草·九日》注⑮。

唐/杜甫《秋兴》：“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吴冷西《十年论战》：“赫鲁晓夫是1959年9月15日到达美国访问的，到9月28日离开美国返回苏联。”他“回到莫斯科，第二天就飞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大庆。”“赫鲁晓夫访美之前在对华关系上的一些表现主要是撕毁原子弹协议和发表塔斯社声明，表明他这次到美国去，对中国不怀好意，他采取这两个步骤（毁约和塔斯社声明）是适应美国当局的需要的。”“赫鲁晓夫同毛主席会见时，讲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说美国生活怎样富裕，艾森豪威尔怎样希望和平。”“他说你们去年对金门打炮不是办法。台湾现在也不能解放，索性像苏联过去内战时期（1920年到1922年）对‘远东共和国’的那样处理。赫鲁晓夫说，列宁当时曾同意成立‘远东共和国’，为的是缓和日本人支持白军对苏联的进攻。”“赫鲁晓夫虽然没有说要台湾独立，实际上是要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什么共和国。”“毛主席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赫鲁晓夫访美。这首打油诗是这样的：‘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写作时间大概是毛主席同赫鲁晓夫会谈后不久。”

⑤人间、天上，这样的黑夜好像日久年远（当终古），那只曾经高叫一声报告天亮了（东方欲曙）的雄鸡，十分遗憾（恨）。

毛泽东（1934年夏）《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

唐/李贺《致酒行》：“雄鸡一声天下白。”

诗人节吊屈原题黄永玉画《天问篇》①

屈原清醒敢问天，千百年来一人焉。②
风雨雷霆都不怕，自称臣是水中仙。③
我曾梦非天所宠，夜深不敢仰天眠。④
前怕狼，后怕虎，怕灶无烟锅无煮。⑤
怕无首领入先茔，怕累一妻和两女。⑥
自笑梦胆空如鼠，醒逢天晴好端午。⑦

诗人济济献诗黍，我亦随之倾肺腑。⑧
灵均灵均君何许?⑨

作者自注：解放前很多年以旧历端午为诗人节，解放后似无人提及此事，亦未闻废除，今仍之。

①写诗的作家（诗人）的纪念日（节日），这天，祭奠（吊）屈原，写在（题）黄永玉“1979年1月8日作于北京”的屈原的《天问篇》画上的诗。此首见于《三草·南山草》。

【诗人节】 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于1941年5月30日（即农历五月初五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诗人节缘起》一文，确定五月初五日为中国诗人节。郭沫若《蒲剑·龙船·鲤帜》：“端午节相传是纪念屈原的日子，据说屈原是在这一天跳进汨江里自杀了，后人哀掉他，便普遍地举行种种的仪式来对他作纪念。”当年，于右任、冯玉祥、郭沫若等约集重庆诗歌界、文艺界人士，发起纪念活动，仅公开纪念一次。以后，由于国民党的压迫，在国统区只能悄悄地进行。

【问天】 天问，见《赠答草·重禹六十》注⑤。

②屈原头脑清楚（清醒），有胆量（敢）向自然界的主宰者，提出有关自然现象和社会历史传说方面的170多个问题（问天。即《天问》），很多（千百。近2300年）年以来也就他一个人（一人焉）。

③只管问天，天如果不高兴这么问它，它愿刮风就刮风，愿下雨就下雨，愿打霹雳就打霹雳（风雨雷霆），完全（都）不怕，屈原自己声称（自称）他（臣）是水里（中）的神仙。

【风雨雷霆】 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屈原简述》：“与屈原同时而稍早一位南方人名黄缭，曾经向北方的一位擅长逻辑的学者惠施，问过‘天地何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

唐/杜甫《饮中八仙歌》：“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陈明强《聂绀弩诗话·之一·一》：“聂绀弩说屈原自称是‘水中仙’，借助杜诗联想，屈原于是有了李白的狂李白的潇洒。这一改，改出了聂绀弩自己的影子。”

④我聂绀弩曾经做梦（我曾梦），在梦中知道我不是（非）老天所宠爱的人，所以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吓得没有胆量（敢）仰脸朝天睡觉（仰天眠）。

⑤我往前走怕有狼，往后退怕有虎，还怕灶膛里没有（无）柴烧冒不出烟来（无烟），怕没有（无）粮食下锅，煮不出饭来饿肚子。

《拾遗草·杂诗》有“后怕蛟龙前怕虎”句。

⑥怕被砍掉脑袋，进（入）葬埋祖宗的坟地（先茔）时，尸体不全（没首领），还怕连累一妻（周颖）和两个女儿（女海燕、养女丹丹）。

⑦自己笑话自己（自笑），做这样怕这怕那的梦，胆子白白（空）地小得像（如）老鼠，其实睡觉醒来以后，碰到（逢）的却是没风没雨，天气晴朗的一个美好的端午节。



天问篇　黄永玉 绘

【胆……如鼠】　《魏书·鲁阴王传》："言同百舌，胆如鼷鼠。"

【端午】　见《北荒草·赠徐介城》注③。

⑧诗人众多（济济），在这一天恭敬、庄严地呈奉给（献）屈原诗歌和黍米粽子（诗黍），我聂绀弩也为了祭奠屈原，把内心里的话（肺腑）倒（倾）出来。

【黍】　见《南山草·即事》注⑨。端午这天全国都要吃黍米粽子，并把粽子投到河里去，据说是为着喂河里的蛟龙，要它们也吃饱粽子，而不吃屈原的尸体。

⑨屈原（灵均），屈原，你（君）在什么地方（何许）。

【灵均】　屈原姓屈名平，字原，《离骚》中自称"正则"、"灵均"。

王济昭 1995 年 8 月 6 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灵均灵均君何许'之'许'为何地。宜解作'称许'，即你喜欢诗还是黍？实际是说我倾肺腑以献，中意否？"

李遇春《阿 Q·屈原·江湖——论聂绀弩旧体诗的精神特征》："聂绀弩写旧体诗就是把自己的离骚气掩藏在阿 Q 气之下的，以打油的面目掩饰他内心的悲伤和忧患意识。聂绀弩亲近阿 Q，但他更钦敬屈原。直到 70 年代从狱中幸运归来，他还做过两首怀念屈原的诗《端午节怀屈子》和《诗人节吊屈原题黄永玉画〈天问篇〉》。后者写道：'屈原清醒敢问天，千百年来一人焉。风雨雷霆都不怕，自称臣是水中仙。'自始至终，屈原于聂绀弩心有戚戚焉。"（见 2008 年 11 月 21 期《新华文摘》）

侯井天按：聂写屈原的诗共四首。《诗人节吊屈原题黄永玉画《天问篇》、《雨中瞻屈原像》、《屈原像下（在东湖行吟阁前）》、《端午节陶然亭诗会因病未赴率成一律》。

端午节陶然亭诗会因病未赴率成一律[①]

奇气胸中久郁盘，汨罗江水几时干？[②]
问天不怕回风恶，哀郢当因下里酸。[③]
杜若洲边无杜若，陶然亭畔且陶然。[④]
思君不见人空老，骚卷长撑天地间。[⑤]

①夏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陶然亭那里，诗友们聚会作诗（诗会），因为有病没（未）去（赴），随意（率）写成这一首七律诗（一律）。此首见于《散宜生诗》初版。

【陶然亭】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工部郎中江藻，在北京慈悲庵古庙里盖了三间西房，以晋代诗人陶渊明《时运》诗中"挥兹一觞，陶然自乐"和唐代诗人白居易"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的诗句，取名陶然亭。乾隆以后，每逢九九重阳，文人墨客到这里登高聚会饮酒赋诗。解放后建

成陶然亭公园，在北京宣武区南部，先农坛西。

【律】 舒芜读诗笔记："这里指律诗。唐代初期形成的格律诗，平仄、押韵、句数、对仗等都有一定的格律，不能任意改变，故称律诗；对古诗而言称近体诗。有绝句、律诗二种。律诗又分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共八句，双句押韵，第一句亦可押韵，每句有一定的平仄格式，中间两联使用对仗。十句以上的称为排律。"

②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奇气），在胸中时间很长（久）了，郁闷（郁）盘旋（盘）着，淹死屈原的汨罗江的水，什么（几）时候才能干掉了，不再淹死诗人。

【汨罗江】 见《赠答草·代周婆答》注⑨。

③提出问题来问天，不怕旋风（回风）凶狠（恶 è），屈原所以写《哀郢》该（当）是因为郢都的大众所唱的《下里》歌非常悲酸。

【问天】 《天问》见《赠答草·重禹六十》注⑤。

【回风】 战国/楚/屈原《九章·悲回风》："悲回风之摇蕙兮，心郁结而内伤。"

【哀郢】 《哀郢》，《九章》中的一篇，作于公元前278年，这一年秦将白起攻下楚国的首都——郢（在今湖北江陵县），屈原这一次离开郢却是永别。屈原叙述郢都的陷落，自己在困难中被放逐东去。

④屈原你说的可以采到香草杜若的洲边并没有（无）香草杜若，你们大家在陶然亭边（畔）姑且做出舒畅快乐的样子（陶然）。

【杜若洲】 屈原《九歌·湘君》："采芳洲兮杜若"。

【杜若】 香草名，一名杜蘅、杜蓮、山姜，味辛香。

⑤我思念屈原（君），又见不到，使得我白白（空）的老了，屈原自叙平生的长篇抒情诗《离骚》这部书（骚卷），要长久地支撑在天和地的中间。

《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唐/杜甫《送孔巢父谢病归江东兼呈李白》："诗卷长留天地间，钓竿欲拂珊瑚树。"

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聂绀弩——怀念伟大诗人屈原的一首诗中，就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经典名句：'思君不见人空老，骚卷长撑宇宙间。'"

另稿：《三草·南山草》，题为《端午怀屈子》，第8句"天地"作"宇宙"。

同剑文觅曹雪芹墓不得①

被两百年隔古今，乱风吹草杳人琴。②
悼红轩在知何似，脂砚斋堪共此心。③
短命奇才骨黄土，长篇大著字千金。④
西郊道有曹君墓，日落榛荒不可寻。⑤

①和剑文寻找（觅）《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坟墓不得。此首见于聂绀弩1963年1月18日寄高旅手迹。

【剑文】 未详。

【曹雪芹】 （？—1763，一作1764），名霑。为满州正白旗"包衣"。他早年经历了一大段大官僚地主家庭的繁华生活，后因家道衰落，趋于艰困。晚期居北京西郊，贫病而卒，年未及五十。曾以十年时间，从事《石头记》（即《红楼梦》）的创作。据称曾先后增删五次，但未完成全书而卒。

②（曹雪芹卒于1763年，到聂绀弩1963年作此诗，正好二百年）我们被这二百年与曹雪芹隔离开来，成为古人、今人，风无南北，胡乱吹着枯草，人琴都远得不见踪影（杳人琴）。

【杳人琴】 《晋书·王徽之传》："献之卒……取献之琴弹之，久而不调，叹曰：'呜呼子敬，人琴俱亡！'"后人因用为睹物思人、悼念死者之辞。

③悼红轩如果还存在，谁知道是什么样子（知何似），脂砚斋能（堪）和我们有这个共同的心意（共此心）。

【悼红轩】 曹雪芹的居室名。曹雪芹在悼红轩里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成了《红楼梦》前八十回。

【脂砚斋】 脂砚斋为《红楼梦》最早的评论者的别号，其姓名不详，观其评语，当与曹雪芹关系密切。因而对加有"脂砚斋"评语的《红楼梦》传抄本，简称"脂评本"或"脂本"。但今称的"脂评"非皆脂砚斋一人所写。

周汝昌《天·地·人·我》第185页《脂砚即湘云》"贾母幼时即史家姑娘"、"史家的姑娘史湘云"。

贾穗《红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和启示——读皮述民先生的〈苏州李家与红楼梦〉》："皮述民……提出脂砚斋即苏州织造李煦之子李鼎"的化名。（见1998年第10期《新华文摘》）

高旅写信给聂绀弩，谓"何似"与"此心"对仗不工，聂回信解释说原为"何处"，但嫌与《林黛玉》中一联犯重，才改为"何似"。

④曹雪芹寿命短，才学非常（奇才），尸骨埋在黄土里，他那篇幅很长的伟大著作《红楼梦》，一字值千金。

【长篇大著】 曹雪芹著《红楼梦》前八十回，研究者无异议，计60万字。（后四十回，计30万字。）

【字千金】 一字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余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后世称誉文辞精妙，价值极高为"一字千金"。

⑤人们说（道）北京西郊有曹雪芹的坟墓，太阳落山了，草木丛杂（榛荒），无法找到（不可寻）。

题雪芹著书图[①]

一哭千红万艳悲，城西夜有鬼风吹。[②]
将雏挈妇鹑衣薄，啜粥著书斗室卑。[③]
往事凄凉天又黑，秋灯暗淡笔初挥。[④]
何人不读石头记，道作者痴今尚谁？[⑤]

①为《曹雪芹著书图》作的诗。此首见于聂绀弩1963年1月18日寄高旅手迹。

郭隽杰："此诗当是题在图上。1962年即开始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举行多种活动，为曹雪芹作画者很多。我在岳父（陈迹冬——侯注）处见过一幅，印象即曹雪芹著书图，有无聂的题诗记不清了。"

周汝昌《天·地·人·我》第201页《盛典煌煌华夏光》：1963年"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只见墙上贴了三张芹像，有坐有立——皆刘旦宅之笔。""一幅雪芹像是名家黄永玉所作"。"由上海邀来了刘旦宅、贺友直，加上北京'人美社'的林锴。……大约8～10幅左右。"

②《红楼梦》里所写的女性（千红万艳）的悲剧，不禁使我为之一哭，北京城西郊，夜里有阴风刮着。

【城西】 曹雪芹于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迁居北京西郊白家疃（西直门外约50里）。

王存诚："《红楼梦》第五回，宝玉在太虚幻境饮茶，茶名'千红一窟'，饮酒，酒名'万艳同杯'。脂砚斋在'窟'字旁批'隐哭字'；在'杯'字旁批'隐悲字'。后人多以此二语'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概括全书主题。"

③领着妻子、携带孩子（将妇挈雏），穿着单薄的破烂不堪的衣裳（鹑衣薄），居住在地势卑湿的小屋（斗室卑）里，喝（啜）稀粥充饥，写《红楼梦》（著书）。

曹雪芹友人爱新觉罗·敦诚《挽曹雪芹》："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

【鹑衣】 见《拾遗草·桥上望江》注⑤。

【啜粥】 敦诚《赠曹雪芹》："满庭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

【斗室】 见《赠答草·永玉家》注④。

④过去的事（往事）寂寞冷落（凄凉），世道又黑暗（天又黑），秋天的夜里一灯如豆（灯暗淡），开始动笔（笔初挥）。

方印中："以上三联所写的'哭'、'悲'、'鬼吹风'、'簿'、'卑'、'凄凉'、'黑'、'暗淡'等等，形成浓重的、同曹雪芹身世相一致的悲情气氛。"

⑤什么人不读《红楼梦》（《石头记》），说《红楼梦》作者傻（痴）的当今还有什么人（谁）？

【石头记】 《红楼梦》的别名，最初出现是手抄本的形式，八十回，大

约时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红楼梦》第一回："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又"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

【道作者痴】 见《赠答草·赠〈谁解其中味〉一文作者重禹》注①。

渔民新村（二首）[①]

汕尾渔民新村乃海上蛋户迁陆而成。蛋民历来被贱视，不准陆居，解放后始得上陆，与陆居人平等，想他处蛋民必亦同蒙此新泽也。

一

水上人家陆上迁，区区此事政空前。
初时径以船为屋，随后故教屋似船。
渔网女裙晒篷顶，神龛花钵供舱边。
楼房瓦舍何尝少，不似陆舟泼眼鲜。

二

蜑家女儿蜑家装，赤脚挑鱼上市场。
男子风波深浅海，母亲习惯旦昏香。
田园鸡犬桃千树，蓑笠楼台水一方。
我指新村向人说，得歌颂处即沧桑。

①此组诗见于罗孚编《聂绀弩诗全编》。

参阅《南山草·船屋》和《南山草·蛋户》。

【田园鸡犬】 晋/陶渊明《桃花源记》："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桃千树】 唐/刘禹锡《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另稿：聂赠"侠文尊兄"的条幅，第2首第8句为"人间何处更沧桑"。

临潼古迹，次壁间郭沫若韵[①]

楼台万树苍，一水祸前唐。[②]
秦冢无胡亥，鸿门惜项王。[③]
亡幽因举火，捉蒋似牵羊。[④]
谁可方扁鹊，使人寿且康。[⑤]

①1964年9月17日起，聂绀弩以普通话推行委员会委员身份，参加在西安举行的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十余日，这期间游览临潼古迹，郭沫若《华清

池》诗刻石镶嵌在墙壁间，按郭诗韵及韵脚次序写了这首诗。此首见于陈迹冬存作者手迹。

郭沫若（1955年5月）《华清池》诗："骊山云树郁苍苍，历尽周秦与汉唐；一脉温泉流日夜，几抔荒冢掩皇王；已驱硕鼠歌麟凤，定复台澎系犬羊；捉蒋亭边新有路，游春士女乐而康。"

【临潼】 县名，在陕西省渭河平原东部，南依骊山，北跨渭河，陇海铁路横贯。县城南有华清池。附近有秦始皇陵、鸿门坂等古迹。

【郭沫若】 （1892—1978），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四川乐山人。历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长等职。

②临潼骊山这里，有楼台亭阁、有无数的树木（万树），一片深绿（苍），华清池这池水，给先前的唐朝（前唐）造成"安史之乱"这样的祸患。

【一水】 明指华清池温泉，暗关唐朝的杨贵妃。华清池以杨贵妃蒙唐玄宗"赐浴"其中而著名。

【前唐】 唐（618—907），距今一千多年，故称"前唐"。公元755—763年，安禄山、史思明叛乱，历时7年。参看《南山草·华清池》注②

【水祸】 祸水，旧题汉/伶玄撰《赵飞燕外传》："（汉成帝）使樊进合德（赵飞燕妹）……宣帝时披香博士淖方成，白发教授宫中，号淖夫人，在帝后唾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

舒芜读诗笔记："中国古时的宇宙哲学，说是金、木、水、火、土五大基本因素，主宰一切事物的变化运行，叫作'五行'。五行之间，有'相生'与'相克'两种关系。每个朝代，各属一'行'，叫作某'德'，例如汉代是'火德'。水能灭火，水对火是'相克'的关系。说赵合德是一股'祸水'，要灭掉汉朝的'火'，也就是说皇帝宠幸她，就会荒淫无道，把汉朝弄到灭亡。后来'祸水'成了固定的成语，把国家败亡乃至一切灾祸的责任，都推在女人身上，这里两句诗也是说：杨贵妃在这里洗浴过的华清池，这股'水'，据说就给唐朝带来了灾祸。"

刘友竹2002年1月13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一水祸前唐'，'一水'指骊山温泉即华清池，是主语；'祸'是动词，是谓语；'前唐'指唐朝，盖相对于'后唐'而言，是宾语。语词的结构排列非常清楚，根本就不存在'水祸'或'祸水'问题。更不能杜撰一个'祸水'，又引申出一个杨贵妃，就认为聂是说：'杨贵妃在这里洗浴过的华清池，这股'水'，据说就给唐朝带来了灾祸。'"聂翁绝不会说杨贵妃这个女人是'祸水'。其《华清池》云：'少女玩过又赐死，居然多情圣天子。'他是同情杨贵妃，谴责唐玄宗的。'春寒赐浴华清池'，是诗人的想象。聂翁对有关文艺作品违背史实方面是予以否定的，他说'《长生殿》和《长恨歌》，不及华清一勺水！'玄宗的嫔妃御'浴'于华清池者不知凡几，在杨贵妃之前的刘华妃、赵丽妃、武惠妃均当'浴'过。因此不能认为'华清池'专指杨贵妃。按太宗、高宗均曾多次'幸骊山温汤'。玄宗去的特别频繁，……通过这'一水'，反映玄宗骄奢成性、荒淫无度，终于

酿成安史之乱，使唐朝从此一蹶不振，直至灭亡，此所谓'一水祸前唐'也。"

③秦朝的坟墓（冢）那里，却没有二世胡亥的葬身之地，"鸿门宴"（鸿门）令人为项羽深深痛惜（惜项王）。

【秦冢】 秦始皇陵在临潼县东五公里下河村附近。冢高55.05米，周长2千米。

【胡亥】 即秦二世（前230—前207年）、秦朝第二代皇帝、秦始皇的小儿子（前209—前207年在位）。胡亥为专权的宦官赵高逼迫自杀。秦亡。

【鸿门】 鸿门在临潼县城东约5公里鸿门堡村。公元前206年刘邦攻占秦都咸阳后，派兵守函谷关。不久项羽率40万大军攻入，进驻鸿门，准备消灭刘邦。经项羽叔父项伯调解，刘邦至鸿门会见项羽。宴会上，范增命项庄舞剑，欲乘机刺杀刘邦，项伯也拔剑起舞，常以身掩护。最后樊哙带剑执盾闯入，刘邦始得乘机脱险。历史的发展是，项羽兵败，乌江自刎；刘邦当了皇帝。

④周幽王王朝的灭亡，是因为他点燃烽火戏耍诸侯（因举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顺手牵羊般不费力气（如牵羊）。

【幽】 周幽王，共在位11年。

【亡幽因举火】 沈起炜《先秦历史故事》：周幽王宠爱褒姒，褒姒却从来没有半点笑容。幽王想尽种种方法，始终不见半点效果。最后幽王想了一个办法——放烽火。放烽火是古代传达警报的手段。每隔多少路，在高地上设立一个烽火台。最前方的台发现敌情就放起一把火来，邻近台望见前面台上的烟气火光，也放起一把火，通知后方。这样一个台一个台传过去，不消多少时间，几百里以内的地方都能够收到警报。这个东西怎么可以拿来闹着玩！幽王只想引褒姒笑，什么后果都不管了。他命令举起烽火。附近的诸侯接到警报，以为镐京受到敌军攻击，都驾起战车奔赴京城。他们到城下，才知道上当受骗。褒姒在高台上看了这一出闹剧，不觉大笑起来。幽王见美人大笑，高兴得好像打了个胜仗。后来他继续搞了几次，诸侯老是上当，以后便不来了。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犬戎，发兵进攻镐京，幽王举起烽火，向诸侯求救。诸侯望见烽火，只当又是骗人，置之不理。结果周军大败，幽王死在骊山之下。

《中国名胜词典》：骊山海拔800余米，有两峰：东绣岭、西绣岭。西绣岭顶有土台，相传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地方。

【捉蒋】 蒋介石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却积极反共、大打内战。调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张、杨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影响下，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不仅拒绝了张、杨的要求，而且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1936年12月上旬蒋到西安督战，并屠杀当地抗日青年，于是张、杨于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并在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骊山山腰蒋介石仓皇逃匿被捉处附近建有捉蒋亭，后改名"兵谏亭"。）

【牵羊】 顺手牵羊。元/关汉卿《单鞭夺槊》二："我也不听他说，被我把右手带住他的马，左手揪着他眼札毛，顺手牵羊一般拈了他来了。"

⑤谁可以相当于（方）战国时医学家扁鹊，让人长寿而且健康。

【扁鹊】　见《拾遗草·赠文怀沙》注。

郭隽杰2001年6月15日给侯井天的信："统观该诗，以为有反战思想，似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同一机杼。然'捉蒋'一事，系为抗击外国侵略者，对其意义聂自明之，则不会与'亡幽'等并举。再读数遍，感觉此诗意在抨击那些昏君独夫。诗中所列发生在临潼的这些古今人、事（唐玄宗、秦始皇、项羽、刘邦、周幽王、蒋介石）。'谁可方扁鹊'？哪个曾为百姓着想？这样理解似乎全诗可以贯通。"

刘友竹2002年1月1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诗题《临潼古迹》，乃咏临潼之古迹也。涉及古迹有华清池、秦始皇冢、鸿门、烽火台、捉蒋亭和扁鹊墓，涉及的古人有唐玄宗、胡亥、项羽、周幽王、蒋介石和扁鹊。此诗句句切题，无非是列举该地之古迹及相关人物，发一点感慨而已。他谴责唐玄宗，憎恶胡亥，惋惜项羽，鄙弃周幽王、蒋介石，崇敬扁鹊。寥寥数语，表达了极为细腻的感情，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在西安时曾往碑林买圣教序拓本，心有所卜，得诗一首[1]

廿七年前未看碑，千树万树寒鸦飞。[2]
两人欹傍泮水立，一叶轻浮双影迷。[3]
从此风云隔鸿爪，也曾霜雪满征衣。[4]
今朝定买右军帖，借卜伊人归不归。[5]

①在西安时，曾经去碑林参观，买圣教序的拓本，在心里暗暗有所卜问（卜），写成诗一首。此首见于1964年9月31日寄高旅信手迹。

【西安】　陕西省省会。

【碑林】　在西安市三学街。共展出自汉迄清碑石墓志一千多块，是我国一座书法艺术宝库。

【圣教序】　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唐碑。聂诗指弘福寺僧怀仁集晋王羲之行书一种。公元672年立。通称《集王书圣教序》。

【拓本】　指以湿纸紧覆在碑帖上或金石文物上，用墨打拓其文字图形的印刷品。

②距今二十七年以前，在西安没有参观碑林（未看碑），天气寒冷，乌鸦在千树万树间乱飞乱落。——兵荒马乱。

唐/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刘友竹："'鸦'当解作字、书法。人们通常自谦写字曰'涂鸦'。唐/卢仝《示添丁》：'忽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千树万树'言西安碑林极其丰富。'廿七年前未看碑'，对那些书法珍品只以'寒鸦'视之，未予珍视，故未入宝山。这样理解前两句才顺理成章。"

【廿七年前】　周有光1990年6月24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1964年8月

17日"在西安举行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聂绀弩和他都是普通话推行委员会的委员，一同担任评委工作。据此上溯二十七年，即1938年。参看《赠答草·赠有光西安》注①。

③我和丁玲（两人）倾斜着身子站在宫门前的泮水池边（欹傍泮水立），一双影子倒映在泮池里，像一片叶子轻浮在水面上（一叶轻浮），迷迷茫茫。

【泮水】　《诗经·鲁颂》篇名。"泮水"为学宫前的水池，状如半月形。后代研究者或认为"泮水"为鲁境内的河流名。

④从这以后抗日战争的风云变幻，隔绝了彼此的足迹（鸿爪），我浑身也曾经满是北大荒的风霜雪雨。

【鸿爪】　见《北荒草·挑水》注④。

⑤今天（朝）一定要买王羲之的法书（右军帖），借此估计那个人（伊人）——丁玲回不回来（归不归）。

【右军帖】　见《赠答草·答重禹二绝》注④。

作者自注：买得则归，否则不归，已买得。

聂绀弩1964年8月11日致高旅："近日将赴西安一行开有关文字改革的会，因我尚为委员也。"

王存诚："此诗我以为所卜乃是丁玲。1936年聂受命护送逃出国民党牢狱的丁玲去延安。在路上假扮夫妻，聂化名为'聂有才'，曾共抵西安，而后来二人都去了北大荒（霜雪满征衣）。聂现在得以来西安开会，自然会想到，丁玲能够从北大荒回来吗？这就是他的'心有所卜'。"

舒芜读诗笔记："1938年聂绀弩与萧军等去临汾主持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与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相遇，后一起撤至西安。"

方印中："'借卜伊人归不归'句，更应为萧红，不得为丁玲。'卜'的对象，应是天地、祖宗或神灵。卜，对萧红英灵而言，可传达的是心灵的沟通。卜，对尚在世的丁玲而言，不可，没有这样的传达信息的方式。'归不归'，是故地重游时对英灵的呼唤，而对在世者而言，这意味着什么呢？"

另稿：陈迹冬存聂绀弩诗手迹，题为《碑林买圣教序拓本心有所卜》，第4句"轻"作"飘"，第5句"从"作"自"。

《林海雪原》[1]

忽如剑侠忽飞仙，腐朽神奇化倘然。[2]
丈夫九死千刀雪，一笑全无百莽烟。[3]
任彼贼心似鬼蜮，怎禁吾舌粲金莲。[4]
少帅风流鸽儿美，功成裙帽并翩翩。[5]

①此首见于聂绀弩1961年10月21日寄高旅手迹，列于《古今小说九咏》。

【《林海雪原》】　曲波著，1957年出版，40万字。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

东北地区形成敌我对峙局面，我们为了巩固根据地，发动人力物力支援解放战争，开始施行土地改革，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匪首，逃进深山密林，与当地的惯匪及地主恶霸相勾结，组成土匪武装，出没无常，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破坏土地改革。本书以东北剿匪斗争为题材，写剿匪部队以惊人的大智大勇，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彻底干净地消灭了数股力量占优势的土匪武装。全书主要刻画杨子荣、少剑波等十多人的英雄形象，写他们传奇性的英雄事迹。

②少剑波、杨子荣等人的剿匪小分队，突然地（忽）像（如）旧小说中精于剑术的侠客（剑侠），突然又像能够在天上飞行的神仙，作者曲波把陈旧腐烂的东西，悠闲地（倘然）变化成神妙奇特的东西。

【腐朽神奇】 《庄子·知北游》："腐朽复化为神奇"。

③有志气有作为的人（丈夫）多次死到临头而没有死（九死），脚踏着形状像刀的雪撬（千刀）的小分队，战斗在冰天雪地和森林的大海里，笑了一下（一笑），完全没有（全无）把千儿八百、在山林草丛（莽）里出没的土匪所制造的烟尘迷雾看在眼里（百莽烟）。

【丈夫】 大丈夫，见《北荒草·排水赠姚法规》注④。

【九死】 见《南山草·六十赠周婆》注④。

④听凭（任）匪徒们（彼）狠毒心肠（贼心），像（如）传说中一种能含沙射影使人生病的动物（鬼蜮），怎么能够受得住（禁）我杨子荣的舌头像闪闪发光的金色的莲花（粲金莲）。

【鬼蜮】 《诗经·小雅·何人斯》："为鬼为蜮"。

【舌粲金莲】 五代/后周/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下·粲花之论》："李白每与人谈论，皆成句读，如春葩丽藻，粲于齿牙之下，时人号曰粲花之论。"

《林海雪原》之《逢险敌舌战小炉匠》，杨子荣舌粲金莲。

⑤少剑波（少帅）在白茹眼里俊俏、年轻、聪明（风流），白茹（鸽儿）模样好看（美），革命成功以后，穿裙子的白茹、戴军帽的少剑波，一对有情人一齐（共）轻快地跳舞（翩翩），为全国的解放、也为幸福的一对情侣的新婚祝贺。

【少帅】 少剑波，小说中的团参谋长，23岁。

【鸽儿】 白茹，同志们戏称她"小白鸽"，小说中的护士长，18岁，穷人家的姑娘。

《林海雪原》之《少剑波雪乡述怀》叙少帅、鸽儿故事。

另稿：1962年3月聂绀弩自编《马山集》，题为《题〈林海雪原〉》，第1句"倘然"作"偶然"；第5句"似"作"如"。

《青春之歌》①

志士头颅委沟壑，佳人怀袖生云烟。②

但迎杲杲初生日，莫补苍苍已死天。③
中国救亡在一战，秀才造反已千年。④
人民自有真儿女，城市农村事偶然。⑤

①此首见于聂绀弩1961年10月21日寄高旅手迹，列于《古今小说九咏》。

【《青春之歌》】 杨沫著，1958年出版，44万字。描写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北平一批青年爱国学生从"九一八"迄"一二·九"这一历史的大风暴中所进行的顽强斗争。小说刻画了一代知识青年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成长过程。

②有坚决意志和节操的人（志士），脑袋（头颅）抛弃（委）在山沟（沟壑）里——如北平地下党员卢嘉川等，美人（佳人）心里和手头间（怀袖）发生的许多事情，有如云烟千变万化（云烟）——如女青年林道静等。

《孟子·滕文公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③只（但）迎接那很明亮（杲杲）刚刚（初）出升的太阳（日），不要去修补那灰白色（苍苍）的、已经死去了的那种"天"。

【苍苍已死天】 《后汉书·皇甫嵩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④中国要挽救她的危亡（救亡），必须有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斗争（须一战），一般读书人（秀才）赤手空拳地起来采取反抗行动（造反），已经几千年了，并没成功。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秀才】 见《第四草·孔乙己》注③。

【秀才造反】 《冷眼观》一六回："像你这样前怕狼后怕虎的，哪还能做什么？怪不得人说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呢！"

⑤中国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人民）中，自然会有真正配得上的儿子和女儿（儿女），至于这些真儿女是在城市如北平里进行斗争，还是在农村如河北省定县、深泽县里进行斗争，那是要看偶然的机会而定，并无根本区别。

聂绀弩1962年1月13日致高旅："青春之歌是写争取抗战，是学生运动，所以'中国救亡在一战，秀才造反已千年'，是切题语，你认为不好，我不同意。有人说此书未写农村，作者后来又补写农村，我觉得多事，故末联云然。这倒是换两句更有力的话是可以的。"

另稿：1962年3月聂绀弩自编《马山集》，题为《题〈青春之歌〉》。朱正存作者手迹，题作《林道静（〈青春之歌〉）》，第3句"但"作"惟"，第5句"在"作"须"。

《创业史》①

土地已经换主人，不是奴隶是人民。②

全凭斩棘披荆手，共创千家万户春。③
前辈犹疑观后效，富农若在有穷根。④
想来近日梁生宝，早结平生美满姻。⑤

①此首见于聂绀弩1961年10月21日寄高旅手迹，列于《古今小说九咏》。

【《创业史》】 柳青著，1960年出版，58万字。是描写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长篇小说，着重表现这一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心理的变化过程。作者生前本计划写四部，仅完成了两部。第一部写互助组阶段；第二部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和巩固。

②对田地（土地）有所有权的地主、富农（主人），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已经变更（换）了，主人是劳动人民，过去给地主、富农当牛马、当奴隶的人，解放了，是翻身的人民群众了。

【奴隶】 为奴隶主劳动，而没有人身自由的人，常常被奴隶主任意买卖或杀害。

③梁生宝等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完全依靠（全凭）两只手，拨开、斩断挡在前进道路上的丛生的荆棘（斩棘披荆），克服种种困难，在贫穷的蛤蟆滩办起了互助组，又进一步办起了灯塔农业合作社，和贫下中农一起（共）开创了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春）。

【斩棘披荆】 《后汉书·冯异传》："异朝京师引见，帝谓公卿曰：'是吾起兵时主簿也，为吾披荆斩棘，定关中。'"

④年长的（前辈）人们还（犹）怀疑（疑）着，要看一看（观）农业合作社后来的成果（后效），农村中以剥削雇佣劳动、兼放高利贷或出租部分土地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富农），如果（若）还存在着，贫农、下中农，就还会有受苦、受穷的根扎在那里。

⑤《创业史》作者生前只写完两部，所以梁生宝和刘淑良只提亲，还没结婚，书就终卷了，因此聂绀弩根据推测（想来），如今的（近日）梁生宝应该早就和竹园村的女青年团员、离过婚的刘淑良美好、圆满（美满）地完成了终身（生平）大事——结了婚（姻）了罢。

【梁生宝】 小说中叙述说：1929年陕西闹饥荒，四十岁的贫农梁永清死了前妻，从饥民中把原籍富平县的刘村寡妇王氏领回来结了婚。王氏带来了乳名叫宝娃的两三岁的男孩。宝娃改姓继父姓——梁，名生宝。解放后，梁生宝入党，当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当互助组长、农业合作社主任。梁生宝的童养媳死后，年近30岁时，向刘淑良提亲。

聂绀弩1962年1月13日致高旅："《创业史》虽不佳，可是切题。首联是毛主席的话，我未造成好句（现改为'土地一经换主人，人民奴相便无存'，亦欠佳）。次联'斩棘披荆'云云，是书的基本内容（旁注：奴相无存的说明）。腹联是斗争的具体经过（旁注：奴相无存的具现）（对象为落后的老人和富农）。末两句要出题，且亦为主角重要事件，找足不是奴相无存，而是生活地位大改变。就题目说尚不太坏，也不失照应，不过没有'杲杲'、'苍苍'那种好句罢了。"（侯按："杲杲"、"苍苍"好句，指《青春之歌》3、4句。）

另稿：1962年3月聂绀弩自编《马山集》，题为《题〈创业史〉》，第1句"已经"作"一经"，第2句作"人民奴相便无存"，第3句"全凭"作"纷将"。可见，《马山集》后出。

梁生宝（《创业史》）①

空手何能便起家，全将汗血灌桑麻。
谁知近日梁生宝，可有工夫娶改霞。

①此首见于朱正存作者手迹。

【桑麻】 见《拾遗草·赠小党》注③。

题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①

辛亥之前清已危，武昌十月以为期。②
千年古国除君主，一夜新军举义旗。③
半世纪来惟此作，新中国亦被余晖。④
军机误在孱儿手，痛哭元戎刘复基。⑤

①此首见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存作者手迹。

【《六十年的变迁》】 李六如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1981年第一、二卷新一版，1982年印第三卷，共53万字。是一部长篇革命历史小说。第三卷因"文化大革命"，仅写了8万6千字，作者就与世长辞了。第三卷是一部未完成的遗稿。1956年12月作者在《自序》中说："第一卷，从清末变法维新前后至辛亥革命失败。第二卷，从北洋军阀统治至大革命失败。第三卷，从十年内战至全国解放。"在这部著作里，反映出解放前60年间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巨大演变。

作者自注：写辛亥起义的小说，多真人真事，故近信史。

②公元1911年（辛亥）前，清朝已经接近灭亡的危险局势了（已危），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湖北武昌起义（武昌十月），这被历史家认为（以为）是清灭亡的时间（期）。

【辛亥】 古人用以纪年月日的十干、十二支，合称干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十干，也称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十二支，也称地支。顺次以天干配地支，如甲子、乙丑、……辛亥……。

【清】 清朝，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1616年建国，称后金，1636年改国号为清。1644年入山海关，1911年被推翻，统治中国268年。

宋/辛弃疾《武陵春》词："走去走来三百里，五日以为期。"

作者自注：儿时学唱歌，歌中有"'兴汉灭满八月二十三'之语，盖谓以

'期'字为起义日期暗号。'期'字由'八月廿三'等字合成，旧历八月即公历十月。"

③有4500多年（千年）历史的、时代久远（古）的中国，推翻（除）了终身任职的、世袭的皇帝（君主）制度，1911年10月10日晚9时（一夜），驻武昌的新军，革命士兵40余人，在第八镇工程第八营、革命党总代表熊秉坤带领下，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高举起革命的旗帜（举义旗）。

【新军】 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袁世凯以在天津小站训练的"定武军"为基础，扩编为"新建陆军"；张之洞也在署两江总督任内编练"自强军"，是为新军之始。到1911年全国连混成协在内只编成26镇——镇官兵额12512人。清政府以北洋新军为中央军，各省新军为地方军。

④从武昌起义到现在，五十年（半世纪）以来，只有一部（惟）像《六十年的变迁》这（此）样的著作，新中国也接受了辛亥革命的遗产（余晖）。

⑤对于起义针对客观形势处理与军队有关的方针、办法（军机）的事，失策（误）在软弱无能的人（孱儿）手里——如黎元洪等，武昌起义的主要将领（元戎）刘复基应该尽情大哭（痛哭）。

【刘复基】 （1884—1911），字尧澄，从军后更名汝夔，近代民主革命者，湖南常德人。1904年加入兴中会，发动长沙起义未成，1905年流亡日本，加入同盟会。1906年回国，奔走革命。1909年在上海办《竞业旬报》，后至武汉办《商务报》，宣传革命不遗余力。同年创立群志学社，遭清廷破坏，后改群志为振武学社，又被破坏，再改名文学社，任该社评议部长，同年为加强革命党人的武装力量，加入湖北新军。1911年夏，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准备发动起义，他任临时总司令部参议。由于孙武试制炸弹失慎爆炸，起义机关暴露，10月9日11时半刘复基等人被捕，10日晨英勇就义。

另稿：1962年3月聂绀弩自编《马山集》，题为《题〈六十年的变迁〉》，第5句"惟"作"无"，第6句作"孙中山后有余悲"。聂绀弩1961年10月21日寄高旅手迹，题为《〈六十年的变迁〉》，列于《古今小说九咏》中，第5句"惟"作"无"，第6句作"中山死后有余悲"。

【中山】 1866—1925，我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姓孙，名文，字逸仙，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曾改名中山樵，后来就称中山。广东香山——今中山人。

【余悲】 悲伤无已，无尽的悲痛。晋/陶渊明《拟挽歌辞》："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赵朴斋（《海上花》）[①]

年初正作狭邪游，岁尾拖车走柏油。[②]
曲巷千家多绝世，洋场十里尽高楼。[③]
繁华海上终身梦，冷酷人间一叶秋。[④]

早肯读书吞墨水，何须仰妹卖馒头。[⑤]

①《海上花列传》中人物——赵朴斋。此首见于陈迹冬存稿。

【《海上花》】 《海上花列传》，长篇小说。题"云间花也怜侬著"，实为清末韩邦庆作。六十六回，内容以暴露妓家奸谲欺谩为主题，通过叙述赵朴斋赵二宝兄妹二人堕落过程，对当时地主买办富商流氓横行的罪恶社会有所谴责，但有不少庸俗无聊的描写。文笔平淡而近自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六篇《清之狭邪小说》评述了《海上花列传》。

②赵朴斋十七岁那年一月（年初）到娼妓所居的地方（狭邪）游乐，到了当年十二月（岁尾）便拉黄包车跑在上海沥青路面上（拖车走柏油）。

【狭邪】 小街曲巷。南朝/梁/顾野王《长安有狭斜行》："长安有狭斜，狭斜不容车。"因狭路曲巷多为娼妓所居，后遂以指娼妓居处。

【柏油】 沥青的通称。

③成百上千家妓院（曲巷千家），世上的美女多去了（多绝世），上海旧时代居住洋人较多的地方，统统（尽）是高楼大厦。

汉/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洋场十里】 十里洋场，旧时指洋人较多的地方，多指上海。茅盾《健美》："我们这十里洋场实在还不过是畸形的殖民地化的资本主义社会。"

④在兴旺热闹（繁华）的上海（海上）做着一辈子（终身）的梦，这冷淡、苛刻、无情的人世间，赵朴斋不过像秋天飘零的一片叶子（一叶秋）。

【一叶秋】 一叶知秋。比喻从事物的某些细微迹象，可预料到事物的发展趋向和变化。《淮南子·说山训》："以小明大，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知天下之寒。"

⑤赵朴斋如果在堕落以前肯读书——喝墨水的话，何至于要仰赖自己的妹妹赵二宝当妓女（卖馒头）维持生活呢？

【吞墨水】 俗语、趣语。上学读书叫"喝墨水"。称赞别人有文化，称"一肚子墨水"或"喝了一肚子墨水"。

【卖馒头】 称妓女的方言、隐语。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六篇《清之狭邪小说》："《海上花列传》……大略以赵朴斋为全书线索，言赵年十七，以访母舅洪善卿至上海，遂游青楼，少不更事，沉溺至大困顿，旋被洪送令还。而赵又潜返，愈益沦落，至'拉洋车'"。"洪善卿于无意中见赵拉车，即寄书于姊，述其状。洪氏无计；惟其女曰二宝者颇能，乃与母赴上海来访，得之，而又皆留连不遽返。洪善卿力劝令归，不听，乃绝去。三人资斧渐尽，驯至不能归，二宝遂为娼，名甚噪。"

罗孚《手提乾坤入酒杯》：《赵朴斋（《海上花》）》、《瓢箪》"这两首七律完全是散宜生的风格，是别人难于假冒的。读书吞墨水，仰妹卖馒头；欲杀吾知罪，重读《金瓶梅》，都是他的以杂文人诗的诗风。"（见1996年3月×日香港《信报》）

题《聊斋志异》[1]

鬼神驱服人民务，妖异作为世俗看。
王者衿期情悱侧，叶生袍袖泪阑干。
谁曾采笔传千女，独与青磷钓一滩。
生色成章耿十八，连城和璧叹微斑。

①此首见于聂绀弩1962年1月寄高旅手迹。

参阅《南山草·聊斋志异》。

【青磷】 人和动物的尸体腐烂时分解出磷化氢，易自燃。夜间在野地里有时看到的白色带蓝绿色的火焰就是磷火。俗称鬼火。

【王者……叶生……生色成章耿十八……连城】 《王者》、《叶生》、《金生色》、《牛成章》、《耿十八》、《连城》，均为《聊斋志异》中的篇名，也是人物名。

贾宝玉[1]

道是多情却不情，不情情始是情僧。[2]
游逢乳燕寒暄久，听赋落花涕泪倾。[3]
几个真才非怪物，一生知己但鞿卿。[4]
补天庸了浑闲事，去婢探牢感更惊。[5]

①此首见于山西狱中档案存稿。应作于1963年，是集中作红楼梦诗时的未定稿。

②说是贾宝玉重感情（多情），却又做出些不合理（不情）的事，说出些不合理的话（不情）来，不情之情才（始）称为情僧。

【情僧】 《红楼梦》第一回："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空空道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

刘心武《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据脂砚斋透露，曹雪芹实际已经大体完成了约108回的《红楼梦》，最后一回是'情榜'，每个上榜的人物都有一个'考语'，宝玉的'考语'是'情不情'，第一个'情'是动词，意思是他这人能将自己的感情赋予那些甚至是无情的事物，有着一种博大的泛爱情怀。傅家两个婆子的这段对话不仅是宝玉'情不情'的又一证词，而且也生动地提示了宝玉那追求无功利的诗意生存的执拗劲头。"（见2005年7月8日《羊城晚报》）

③游玩时遇见刚出壳的燕子（乳燕），就会和它们说上半天的话（寒暄久）；听到人读落花诗，也会痛哭流涕（涕泪倾）。

【逢乳燕寒暄】 《红楼梦》第三十五回：傅试、傅秋芳兄妹家的两个婆子离开贾府，"一行走，一行谈论。……'怪道有说他家宝玉是外像好里头糊

涂，中看不中吃的，果然有些呆气。……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

【听赋落花涕泪倾】 《红楼梦》第二十七回：林黛玉因满地落花，勾起无限伤春愁思，随口念道"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宝玉听了"不觉恸倒在山坡之上"。

④试问有几个真正的天才，不是性情非常古怪的人（怪物），一辈子彼此互相了解而情意深切的人（知己），只有林黛玉（但鞿卿）。

聂绀弩《略谈〈红楼梦〉的几个人物·二、袭人》："在《红楼梦》所反映的时代，他是封建制度的浪子，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怪物、痴子。看见燕子就给燕子说话，自己在雨里淋着，却劝人家躲雨，说什么女儿是水做的骨肉，不肯读书上进，说人家上进的是禄蠹，如是等等，有无数笑柄在人们口里流传。人们不理解他。"（见《聂绀弩全集》第7卷361页）

⑤所谓女娲氏炼石补天剩下这块"无材可补天"的顽石，全不把无才补天当一回事（浑闲事），把晴雯撵出大观园（去婢），和抄家后小红探牢更感动人，更叫人惊心（感更惊）。

【去婢】 《红楼梦》第七十七回：当时晴雯正在病中，"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如今现打炕上拉下来，蓬头垢面的，两个女人搀架去了。"撵出大观园，第二天就悲惨地死去。晴雯离开贾府后，住在姑舅哥哥家中，贾宝玉曾偷偷地去探望她。

【探牢】 脂砚斋批透露未完稿后面的情节，抄家后曾有小红探牢。（小红，首见《红楼梦》第二十四回。宝玉的丫头。）

刘友竹认为："去婢探牢"是一事，"去婢"指遣出的婢女，即小红。

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几个真才非怪物，一生知己但鞿卿'，极其淋漓透彻地道破了宝玉其人的'怪物'，'情僧'的本质。'游逢乳燕'，'听赋落花'，'补天'，'去婢'，本事都在《红楼梦》原著中，能够信手入诗，亦足见其研究的精到和娴熟。""聂绀弩是研究《水浒》的专家，也是红学专家"。

薛宝钗[1]

深沉豁达又温文，腼腆凝妆作替人。[2]
儿女闺中归荡子，英雄天下老陪臣。[3]
飞来赤帜登时计，呕尽春心永夜魂。[4]
是我误他人误我，更将何以对痴鞿。[5]

①此首见于聂绀弩1963年1月18日寄高旅手迹。

【薛宝钗】 《红楼梦》中人物，贾宝玉的姨表姊。出身皇商家庭，哥哥薛蟠是金陵一霸。她因受封建思想的长期熏陶，表面上温柔敦厚，豁达大度，实则冷酷自私，工于心计，维护封建秩序，劝喻宝玉去投身利禄之途，并善于

奉承迎合，博得贾母（宝玉的祖母）、王夫人（宝玉的母亲）等的喜欢，因而做了宝玉的妻子。宝玉于婚后不久离家出走，使她得到另一种悲惨的结局。

②沉稳持重，思想感情不外露（深沉），性格开朗，气量大（豁达），又态度温和，举止文雅（温文尔雅），怕生、害羞神情不自然（腼腆），华丽的装束（凝妆），当了黛玉的替身（作替人）。

唐/王昌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替人】 《新唐书·杜审言传》：杜审言病重，答宋之问曰："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

③闺阁中的女儿，嫁给有违封建世俗、礼法的贾宝玉（荡子），天下历来所谓英雄，不过是终老于"陪臣"的地位。

【陪臣】 《论语·季氏》："孔子曰：'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陪臣，也指大夫的家臣。家臣，春秋时各国卿大夫的臣属。当时卿大夫的宗族与政权组织称"家"，总管"家"务的官叫宰。其所属都邑也都设有宰。宰下又有司徒、司马、工正、司正等官职。担任这些官职的，总称为家臣。家臣不世袭，由卿大夫随意任免。规定家臣要效忠于卿大夫，不得越级。

王存诚：这一联可解释为：由于"代嫁"，那个荡子终于在儿女闺中有了归宿，而同时薛宝钗到老也只能作陪臣了，因为宝玉心不在彼，这也有一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意味在内。

④立刻（登时）飞来的计谋，像颜色火红的旗子（赤帜），长夜煎熬着精神（永夜魂），费尽爱慕异性的心情（呕尽春心）。

【赤帜】 《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夜半传发，选轻骑两千人，人持一赤帜，从间道萆山而望赵君。诫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帜。'原指两军相争出奇谋，此喻王熙凤施"调包计"，哄骗贾宝玉说娶林黛玉，实际是娶薛宝钗。《红楼梦》第九十六回"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舒芜《红楼梦·前言》："贾府的当权者们即宝玉的祖母和父母，则是越来越发现宝钗符合贤慧儿媳的标准，……爱谁不爱谁，宝玉坚持了自己的选择；但是，要娶谁作妻子，宝玉自己是一点权利也没有的，一切决定于父母之命。"

王存诚："这两句指用宝钗代嫁，致使黛玉悲愤而绝之事，用韩信潜易汉帜（赤帜）而使赵人夺气的典故。"

⑤是我宝钗耽误了宝玉，但却是别人（他人）耽误（误）了我，我又怎么对得起那痴心的黛玉（颦儿）呢。

王存诚："聂对宝钗的看法并不如此严厉，在《古典小说论集》中有专论，大意谓：宝钗决非'坏人'，而是封建社会的'完人'，多方面都是美好的，但就与宝玉合不来，所以酿成悲剧。正因为如此才见出《红楼梦》反封建的深刻。不过聂又说，'代嫁'是续书所加，破坏了宝钗形象的完整。本诗引用'代嫁'情节，也采宽恕的态度，这大概也是聂最后在咏红人物中未选本诗的原因。"

侯井天按：参阅《红楼梦》第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回。

另稿：此首手迹有涂改，改前初稿第5、6句作"城头易帜淮阴计，月夜摧肝望帝魂"，第7句"人"作"谁"。

林黛玉[①]

绝世深情林黛玉，终身痛哭贾长沙。
痴男怨女此心死，碧海青天何处家。
枕上姑娘刚掩泪，帘前鹦鹉便呼茶。
一声你好谁听得，惨透才人笔底花。

①此首见于聂绀弩1963年1月18日寄高旅手迹。
罗孚："鹦鹉呼茶，亦人一走茶便凉之意。"

红楼人物八咏（之一、六）[①]

一、黛玉

窈窕临风林黛玉，猖狂痛哭贾长沙。[②]
痴男怨女此心死，碧海青天何处家。[③]
若问渠侬多少恨，数完庭榭堕飘花。[④]
一声你好香消候，别院笙箫月影斜。[⑤]

①此二首见于聂绀弩1963年6月20日寄高旅手迹。

②文静漂亮（窈窕），如玉树临风、袅袅婷婷的林黛玉，同当年那位狂放（猖狂）痛哭的贾谊，痛苦一样。

舒芜读诗笔记："《红楼梦》第七十八回贾宝玉为吊晴雯而作的《芙蓉女儿诔》中，有'高标见嫉，闺闱恨比长沙'之句，即是以贾谊比晴雯，聂诗以贾谊比黛玉，也是这个意思。黛玉、晴雯是闺中少女，贾谊是历史上大大有名之人，以后者比前者，是着重强调前者的意义。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红楼梦》注云：'长沙——指贾谊，西汉洛阳人，汉文帝时官至大中大夫，遭谗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故称贾长沙。后又迁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死，贾谊认为自己未能尽到职责，常常哭泣，年余亦死。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林黛玉的艺术形象的一个特点是哭，故以贾谊之哭相比。又贾谊《治安策》中有'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三'之句。"

《红楼梦》第三回："行动处如弱柳扶风"。"亭亭玉树临风立"。第九十八回："薛宝钗道：'实告诉你罢，……林妹妹已经亡故了。'……宝玉听了，不禁放声大哭，倒在床上。""嚎啕大哭"，"哭得死去活来"，"又哭得气噎喉干。"

【贾长沙】 贾谊，（前200—前168），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洛阳（今河南洛阳以东）人。遭大臣周勃、灌婴等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在长沙三年，后世因称“贾长沙”。

③贾宝玉、林黛玉，两个迷恋于情爱的男女（痴男怨女），爱得死心塌地，绿色的海和青色的天（碧海青天），什么地方是归宿（何处家）。

《红楼梦》第五回：“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

【碧海青天】 见《拾遗草·失题》注⑤。

④如果（若）问她（渠侬）有多少愁恨（恨），同清点（数）完庭院、水榭中飘落在地上的花朵一样（飘堕花）。

舒芜读书笔记：《红楼梦》第二十三回林黛玉葬花，第二十七回林黛玉又咏《葬花词》，中有云：“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

⑤黛玉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正当黛玉咽气的时节（香消候），在别的院子里，迎娶薛宝钗的细乐（笙箫）声声，月亮偏西照出的影子移斜了（月影斜）。

【香消】 见《拾遗草·吊熊猫》注⑤。

《红楼梦》第九十八回：“只见黛玉两眼一翻，呜呼，‘香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入梦遥！’”

《红楼梦》第九十七回：“一时大轿从大门进来，家里细乐迎出去，十二对宫灯，排着进来，倒也新鲜雅致。傧相请了新人出轿。宝玉又道：‘……你说二奶奶到底是谁？’袭人道：‘宝姑娘。……老爷做主娶的是宝姑娘。’”

何永沂：“‘宝玉，你好……’一句的省略号，是《红楼梦》留下的千古之谜。内里包含什么内容，惹得后人各说纷纷。有的填充成‘你好自为之’、有的说道是‘你好狠心’、有的理解为‘你好好保重’、更有人说不用猜了，这是‘收煞甄士隐之《好了歌》’。那么聂绀弩这位‘三红金水斋’主的答案又是什么呢？”

冯其庸《重校评批红楼梦》眉批：“‘宝玉你好’四字，怨极，恨极，因黛玉至死不知宝玉之受蒙痴迷也！故黛玉含怨含恨而死也。”第九十八回“回后评”：“黛玉临死，‘直声叫道：宝玉你好！’是黛玉含怨怀恨而死，其始终不知宝玉亦受蒙骗挟制也，使黛玉含恨而死，则此恨绵绵无绝期也。若使黛玉亦知宝玉受骗挟制，则无可成文矣，此文章之大关键也。”

六、龄官[①]

我禁斯园惟串戏，鸟能串戏亦拘笼。[②]
分明讥我笼中鸟，岂是非人肚里虫。[③]
蔷字划多衣被雨，情天气大口生风。[④]
本来相得还相骂，更有谁何在眼中。[⑤]

①《红楼梦》第十八回：“贾蔷已从姑苏采买了十二个女孩子，并聘了教

习”教戏，龄官即十二官之一。

《赠答草·有赠四首》首句有“龄官串戏牢坑里”。

②把我关在这大观园（禁斯园）里，只是（惟）演戏（串戏），鸟能演戏也被逮住（拘）关在笼子里。

【串戏】 见《拾遗草·以〈天亮了〉赠肖力，用见赠韵》注②。

③明明讥笑我是笼子里的鸟，难道我不是人（非人），是别人肚皮里寄生物（虫）？

《何典》第二回：“十个人十样性，你又不是老爷肚子里的蛔虫，就这等拿得稳！”

《红楼梦》第三十六回：贾蔷“提着个雀儿笼子，上面扎着个小戏台，并一个雀儿”。贾蔷对龄官说“我先顽给你看”。“说着便拿些谷子哄的那个雀儿在戏台上乱串，衔鬼脸旗帜，众女孩都笑道‘有趣’，独龄官冷笑了两声，赌气仍睡去了。贾蔷还只管陪笑，问他好不好。龄官说：‘你们家把好好儿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劳什子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也偏生干这个。你分明弄了来打趣形容我们，还问我们好不好。’”

④龄官用簪子在蔷薇架下划“蔷”字，划多了，一阵雨来，纱衣裳登时淋湿（衣被雨），在爱情的天地里（情天），心气高远、说话流利，真是口角生风（气大口生风）。

【口生风】 《岐路灯》九十六回：“你近日与道台好相与，万望口角春风，我就一步升天。”

《红楼梦》第三十回：“宝玉刚到了蔷薇花架下，只听有人哽噎之声。……悄悄的隔着篱笆洞儿一看，只见一个女孩子蹲在花下，手里拿着绾头的簪子在地下抠土，一面悄悄流泪。……宝玉用眼随着簪子起落，一直一画一点一勾的看了去，数一数，十八笔。自己又在手心里用手指……写成一想，原来是一个蔷薇花的‘蔷’字。……那女孩子……画完一个又画一个，已经画了几十个‘蔷’。……伏中阴晴不定，片云可以致雨，忽一阵凉风过了，唰唰的落下一阵雨来。宝玉看着那女子头上滴下水来，纱衣裳登时湿了。……宝玉禁不住便说道：‘不用写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湿了。’”

⑤先前相好（相得），见面又怨，更有哪个什么人（谁何）——即使对多情的宝玉也不放在眼里。

《红楼梦》第十八回：贾妃（贾元春）“归省庆元宵”，“点了四出戏”。“刚演完了”，贾妃命太监送来赏物。“说龄官极好，再作两出戏”。贾蔷“命龄官作《游园》、《惊梦》二出，龄官自为二出原非本角之戏，执意不作，定要作《相约》《相骂》二出。贾蔷扭他不过，只得依他作了。”第三十六回：宝玉“闻得梨香院的十二个女孩子中有小旦龄官唱的最是好。”“问：‘龄官在那里？’众人都告诉他说：‘在她房里呢’，宝玉忙至她房内，只见龄官独自倒在枕上，见他进来，纹风不动。”宝玉进前来在龄官“身旁坐下，又陪笑央他起来唱‘袅晴系’一套。不想龄官见他坐下，忙抬身起来躲避，正色道：‘嗓子哑了。前儿娘娘传进我们去，我还没有唱呢。’宝玉见他坐正了，再一细看，原来就

是那日蔷薇花下划‘蔷’字那一个。又见如此景况，从来未经过这番被人弃厌，自己便讪讪的红了脸，只得出来了。”

《水浒》人物五题（之一）鲁智深[1]

肉雨屠门奋老拳，五台落发不参禅。
姻缘说破销金帐，游戏闹翻碧柳天。
有我深林无怨鬼，送君明月满前川。
惺惺只顾惺惺惜，天地古今孰此贤。

①此首见于黎丁存作者1982年10月29日手迹，系投《光明日报》之初稿。聂绀弩1982年10月30日致黎丁信称：“昨投一稿请暂不发表，因鲁智深一首尚未妥也。”

参阅《南山草·水浒人物（五首）·一鲁智深》（定稿）。

【销金帐】 嵌金色线的精美的帷幔、床帐。《水浒传》第四回：“（鲁智深）将戒刀放在床头，禅杖把来倚在床边，把销金帐子下了，脱得赤条条的，跳上床去坐了。”

【深林】 即野猪林。

【怨鬼】 怨通冤。俗说“屈死鬼”，死得冤枉。

【前川】 宋/程颢《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惺惺……惺惺惜】 惺惺惜惺惺，《水浒传》第十九回：“古人有言：‘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即杰出人物总是互相敬重爱惜。

鲁智深[1]

何处何人有祸灾，洒家未肯挺身来![2]
独撑一杖凌天下，只为三拳上五台。[3]
匹妇匹夫仇不复，行云行雨泪谁揩![4]
桃花村自师经后，岁岁桃花烂漫开。[5]

①鲁智深，见《南山草·鲁智深》注①。此首及下首均见于约1962年末聂绀弩寄高旅手迹。

王存诚1999年3月8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聂老咏鲁智深的诗已知的是三首，一首载于《南山草》，一首这次从致高旅信中摘出，即‘（即此首，此略）’；还有一首也在致高旅信中，是高旅夫人后来发现复印给我的，时间可能略后，……全诗是：（即下首，此略）三诗内容大致相同，而形式变化，用韵都不同，可看出聂老精益求精的追求，这不同于许多诗个别词句修改的情况。”

②什么地方（何处）、什么人有了祸事灾难，咱（洒家）鲁智深不挺身而来？

【洒家】 见《南山草·鲁智深》注⑤。

聂绀弩《鲁智深片断》：“鲁智深不论何时都以天下为己任。天下人受欺侮，如己受欺侮。……平生未为自己做过一件事，就是说明：打镇关西不是为己，人金销帐不是为己，闹野猪林不是为己，烧瓦岗寺不是为己。不！他也曾为过己，大闹五台山，是为他吃狗肉、喝烧酒之故。但那是口里淡出鸟来时也。他自己不是为得太少么？”（见《聂绀弩全集》第7卷398页）

③自己一人（独）撑持着一根禅杖，盛气超越（凌）天下所有人之上，仅仅因为（只为）三拳打死“镇关西”，被迫无奈上五台山当和尚。

【三拳】 见《拾遗草·萧军创作五十年纪念会因病未赴补奉一诗》注⑦。

【五台】 见《南山草·鲁智深》注③。

④平民百姓（匹妇匹夫），有仇不能报仇（仇不复）。男女为欢爱（行云行雨）的事，总是受到豪强的破坏，我要不给他们去复仇，谁去替他们擦干血泪（泪谁揩）？

【行云行雨】 见《北荒草·风车》注②、《拾遗草·题三峡图》注③。

作者自注：智公所预各事，均与男女有关。（侯按：见《水浒》120回本第三回《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第五回《“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⑤桃花村自从鲁智深来过后，年年（岁岁）桃花颜色鲜明而美丽地开着（烂漫开）。

刘友竹：“‘师’即法师、大师，‘师经后’，指法师经历之后。尾联是说，桃花村经鲁智深‘大闹’之后，已成为名胜之地。”

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举报聂诗“反动”时这么说：“我平生像鲁智深那样，路见不平就挺身而出，现在我不干了。一根禅杖横行天下，只因为抱打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才上五台山当了和尚（到了北大荒）。任何人都是不能忍受屈辱的，受了屈辱总是朝夕不能暂忘的，复了仇才能痛快。只有像鲁智深在桃花村醉打小霸王周通那样，才能皆大欢喜，大快人心。”

另稿：寓真《聂绀弩狱中档案》引，第8句“岁岁”作“万树”。

鲁智深

横身截挡人灾祸，截得人灾上己头。
打罢三拳游代北，飞来一杖到沧州。
佛灯狗肉几馋死，村夜桃花为嫁羞。
欲访吾师何处所，海潮声里衲衣秋。

【代北】 古地区名。泛指汉、晋代郡和唐以后代州以北地区。聂诗指五台山一带。

【沧州】 今河北沧州市。

【衲衣】 僧徒的衣服常用许多碎布补缀而成，因即以为僧衣的代称。

真服先生勇[1]

真服先生勇，当场敢自挝。[2]
知非蘧伯玉，痛哭贾长沙。[3]
老岂无肝火，罪缘有嘴巴。[4]
从知深意在，挝己即挝他。[5]

①自挝的这位“先生”，未详。此首见于山西狱中档案存稿，据寓真云，诗作于1964年10月，原无题。

②【当场】 人民文学出版社批判、斗争的场合。

【自挝】 （挝。音zhuā）自己打自己。

③【蘧伯玉】 见《拾遗草·岁首自嘲》注。

【贾长沙】 见《拾遗草·黛玉》注②。

④【罪缘】 有罪是因为（缘）。

⑤自从知道某先生“敢自挝”存在着深刻的含意（深意），打自己就是（即）打主持批判、斗争会的那个领导（他。指示代词——另外的、其他的），所以“真服先生勇”。

寓真《聂绀弩写某人自挝的诗》：“‘从知有深意’，正是这首诗的深意所在。老头在打自己的时候，并不会想到是打别人，而是诗作者把思考引申了，‘挝己即挝他’，是聂绀弩的深意。聂绀弩通过讽刺一个自打嘴巴的老头，实际讽刺的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乖谬世象。”

方印中：“首联起句突兀。先生勇而且敢，诗人服而且真。以聂绀弩的性格和为人，‘真服’的，这首诗独一无二。”“颔联排除了上文所说的一些情况。……出句的‘知非’二字，对于明确什么样的‘自挝’，是很重要的，这一联对仗很有特色，是流水对，语言简洁，事例恰当，用古典而表达的是新意，十分贴切。”“颈联是正对，‘有’、‘无’之对，……且就一个重要方面点出过去极‘左’路线下的政治运动一个重要的孽因。”“尾联所写，诗人在此次场合，暂时不是批斗的对象，因此可以有一个冷眼思索的空间，得以‘知深意’的所在。末句戛然而止，写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奇句，掷地有声的警句。”“这一首五律，半空而落起笔，寥寥四十字，可以让人写足四千字或四万字的大文章，聂诗的功力所在，可赞；而这样的诗，又产自那样的‘当场’，真又是真真的可悲，可叹！”

咏猫头鹰[1]

当是黑猫插翅翔，无端小兽俨禽王。[2]

一天月色昏黄久，五夜歌声怨慕长。[3]
诗向鸱鸮能混帐，友如蝙蝠惯骑墙。[4]
枭雄世有刘玄德，暗弱刘璋汝暗强。[5]

①此首见于1966年寄高旅手迹。

【猫头鹰】 鸟，昼伏夜出，吃鼠、麻雀等小动物，对人类有益。常在深夜发出凄厉的叫声，迷信的人认为是一种不吉祥的鸟。也叫鸱鸺，有的地区叫夜猫。

②以为是（当是）黑色的猫插上翅膀飞（翔）哩，毫没来由（无端）这么一种小兽，很像（俨）鸟类中的头目（王）。

侯井天按：读了“相君颜貌虎何殊”、“当是黑猫插翅翔”，不禁联想到成语“如虎添翼”。

③满天昏暗的月光，持续时间不短（久），一更直至五更通宵啼叫（五夜歌声），不得相见而深长地思念（怨慕长）。

【五夜】 即五更。《文选·陆倕〈新刻漏铭〉》：“六日不辨，五夜不分。”

【怨慕】 《孟子·万章上》：“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文曰，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④《诗经·豳风·鸱鸮》能说混帐话：“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偏袒夜猫子（诗向鸱鸮），它的朋友蝙蝠立场不明确，游移于两者之间，积久成性了（惯骑墙）。

【鸱鸮】 鸟类的一种。猫头鹰等都属鸱鸮科。常用以此喻贪恶之人。

希腊《伊索寓言·蝙蝠和黄鼠狼》（罗金生、王焕生、陈洪文、冯文华译）：蝙蝠跌在地上，被黄鼠狼捉住，将被杀死的时候，请求饶命。黄鼠狼说，自己生来与一切鸟类为敌，绝不能放过他。蝙蝠说他不是鸟，是鼠。黄鼠狼便放了他。后来蝙蝠又跌在地上，被另一只黄鼠狼捉住了，他再次请求不要杀他。这只黄鼠狼说，自己仇恨一切鼠类。蝙蝠说，他不是鼠，是鸟。他又被释了。这样，蝙蝠两次变名而得救。

⑤称得起骁勇雄豪（枭雄）的人，世上有三国时的刘备（玄德），刘璋被称为“暗弱”，那么你刘备可以称为“暗强”。

【枭雄】 枭，鸟纲，鸱鸮科各种类的泛称。《三国志·吴志·周瑜传》：“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三国演义》第三四回：“刘备世之枭雄，久留于此，后必为害，可就今日除之。”

【刘玄德】 见《拾遗草·酬严霜》注④。

【刘璋】 （？—219），三国江夏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人，继其父刘焉为益州牧，据有今四川。建安十六年（211），迎刘备入蜀，使击张鲁。后刘备回军攻成都，他出降。建安二十四年，孙权夺了荆州，又任他为荆州牧，驻秭归，不久病死。

刘友竹：“史称‘刘璋不武，不能自守’，‘宽柔，无威仪’。《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张松曰：刘季玉虽有益州之地，禀性暗弱，不能任贤用能。’尾联是说，刘备素有‘枭雄’之称，与猫头鹰（枭）套上了关系；刘璋暗弱，而你

猫头鹰却因暗而强。两句皆切题，但互无关系。”

除夜题所作二首（之一）[1]

何能掷地金声响，只当忧天痛史观。[2]
四壁虫吟秋激切，千山鬼哭夜森寒。[3]
燃之以火烟鸡骨，自嚼其心味马肝。[4]
一笑乾坤谁此作，起看星斗隔云端。[5]

①夏历一年的最后一天的夜里（除夜），写（题）在自己所作的诗册子上。此首见于《三草·南山草》。

参阅《南山草·除夜题所作》。

②我的诗，哪里（何）能够扔（掷）在地上，发出金属一样铿锵的响亮的声音，只是可以拿这些诗，当作自个儿杞人忧天的一部悲伤的历史（痛史）去看待（观）。

【掷地金声】 南朝/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文学》：“孙兴公作《天公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

【忧天】 杞人忧天。见《南山草·六十赠周婆》注②。

【痛史】 书名。1. 近代乐天居士编，明清之际三部野史的汇编。2. 清末吴趼人（沃尧）作，二十七回，未完成，叙宋灭亡事。

方印中：“对自己的诗作，诗人认为更重要的是内容。‘只当忧天痛史观’，是诗人对自己诗作的评价，也是符合诗人诗作的实际的。”

③住室的墙壁四周，秋虫在吟唱，直而急（激切），千山万谷里有鬼魂在哭叫，这夜晚特别阴森、寒冷（夜森寒）。

方印中：“点染的是诗写作时的环境和气氛，而‘激切’、‘森寒’二词，也在相当程度上概括了诗人本人诗作的格调。”

④引火点着（燃）这些诗册，烧（灼）鸡骨来推断祸福，用自己的牙齿磨碎（嚼）自己（其）的心，那滋味像有毒的马肝。

【烟鸡骨】 灼鸡骨以占卜。古代占卜的方法。《正义》：“鸡卜法用鸡一、狗一，祝愿讫，即杀鸡狗煮熟，又祭，独取鸡两眼，骨上有孔裂，似人物形则吉，不足则凶。”

【味马肝】 古人误传马肝有毒，食之杀人。《史记·辕固生列传》：“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鲁迅《野草·墓碣文》：“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方印中：“从诗味这一点形容自己的诗作，上句是谦虚之言，下句则语带激愤和沉痛，也在相当程度上概括了诗人本人诗作的格调。”

⑤我笑一笑（一笑）说：天地（乾坤）之间哪个（谁）有这样的作品，起

身来看时，满天的星（星斗，星的总称）互相被隔离在云彩的一头（端）。

【起看星斗】 鲁迅《亥年残秋偶作》：“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方印中：“意思是自己的诗作也许不被世俗之人所理解。”

七十二首（之二）[1]

大风吹倒水红楼，儿女英雄为我愁。
人比山中赤松老，令逢园里绿杨秋。
吾头可断申公豹，斯疾难瘳冉伯牛。[2]
何种恶名无盛贬，只无人说反潮流。[3]

①七十岁（1973）生日作的诗，时在狱中。此首见于舒芜手抄稿。

参阅《南山草·七十》、《赠答草·代周婆答（三首）·之一》（1—4句同，唯第2句“我”为“尔”）。

②我这脑袋可以和《封神演义》里的人物申公豹那样和身子分家（断），我的这种毛病（斯疾）却像冉伯牛那样难以治好（瘳）。

【申公豹】 《封神演义》中神话人物，能把自己的头割下来抛上天空，再用颈脖接住，长到一起，仍然活着。

王文英《霜欺雪侮骨嶙峋》：“1955年5月上旬的一天”，聂老“在南昌市……向省市文化知识界人士讲《关于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他在分析《封神榜》古典小说时说，申公豹是一个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反面形象，作者让他在昆仑山割脑袋变戏法骗姜子牙背后的‘封神榜’，遭到白鹤童子的惩罚，自己戏剧性地把头错按脑壳后面，只好倒退着两只脚走路，就寄寓着独创性的象征意义。而正是作者的艺术匠心巧运之处。他的这种分析，在当时是相当新颖别致的。”

陈光熙：聂绀弩当时是这样分析的，后来经过了“反胡风”、“反右”、“文化大革命”，他悟出了申公豹的头可断，可抛头于九天，显出了浑身傲骨，当头脸错接在颈后，只能倒退而行，变成又一种“逆时代潮流而动”，负负得正，成了“反潮流”的“正面形象”。这正是聂绀弩又一次寄寓着“独创性的象征意义”，根据时代的特征，超越了作者许仲琳的“艺术匠心巧运”。聂绀弩诗里借此既誉人又自况。《七十》“何种恶名无盛贬，只无人说反潮流。”就是再申其意。这正是佛教禅宗所说的“翻过筋斗来的”人，才能悟得其道。

侯井天按：聂绀弩在几篇杂文里提到、论到申公豹，分别在1945、1947年：《论申公豹》、《再论申公豹》；写诗也多次提到：《赠海果》“便有申公豹神力”，《马兜铃姑娘今六十矣岂可无诗》有“浑身傲骨申公豹”，《七十》“吾头可断申公豹”等。或可参阅。

【斯疾难瘳】 《书·说命上》：“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

《论语·雍也》："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冉伯牛】 （前544—?），春秋时鲁国人，冉氏，名耕，孔子的学生，在孔门中以德行著称。

③哪一种恶名没有隆重（盛）地赏赐给（贶）我过，只是没有人说我"反潮流"。（意思是那些恶名都是强加于我的，我可以说一直反潮流，却没人指出这一点。）

【贶】 《诗·小雅·彤弓》："我有佳宾，中心贶之。"

【潮流】 比喻时代或社会发展的趋势。

高旅《怀念绀弩》：（反胡风运动中，聂绀弩写了一篇文章批判胡风，在《人民日报》上刊出，题目是《撕下胡风的马克思主义假面具》）"绀弩创造了这个名词来对付极左路线，……'马克思主义假面具'，以头号字刊在报纸上，送给极左路线的执行者，绀弩是第一人。"他"坚决蔑视极左路线的精神是一贯的"，有"持久不移反对极左路线的坚毅精神。十分鲜明的作家良知。"我要郑重地说：绀弩是中国的文豪，杰出的文豪，当之无愧，毫无犹疑地把这顶桂冠戴在他的头上吧！这才是真正的'帽子'。"（见1993年2月8日香港《大公报》）

王晓晖《聂绀弩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侧记》："一代文豪聂绀弩九十岁的生日是和他的朋友一起过的。""李准、李文兵、冯亦代、周而复、尹瘦石、丁聪、吴祖光、李慎之、舒芜、公刘、邵燕祥、邹荻帆……等几十位文化界名人八日相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手把一杯清茶追忆他们敢怒、敢骂、敢歌、敢哭的朋友绀弩。"（见1993年1月12日香港《大公报》）

无　题[①]

吓得三魂少二魂，五更月落鬼敲门。[②]
文章抛却推窗坐，落叶秋风旧梦痕。[③]

①这首诗见于舒芜手抄稿，原无题。

②吓得我三魂里面少了二魂，天快放亮露明的时辰（五更），月亮落了，鬼来敲我的门。

【三魂】 中医认为肝属东方木而藏魂，肺属西方金而藏魄；太玄以三为木，四为金，道家因以附会人有三魂七魄，三魂，名爽灵、脱光、幽精。《醒世姻缘传》六五回："狄希陈听见这素姐的发作，吓得三魂去了六魄。"

③文章写不下去了，扔掉（抛却）它，推开窗扇坐着，原来是秋风肃杀吹落树木的叶子（秋风落叶），如同我一场过去了的（旧）梦的痕迹。

唐/贾岛《忆江上吴处士》："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

侯井天按：这四七二十八字的诗，读后不由得使我想起两句俗话："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人有人道理，

鬼有鬼道理。未做亏心事，鬼也不一定不随心所欲地敲你的门，自己拍着胸膛，硬说"不怕"，有什么用？说不定何年何月何时，遇到何人、何事，井绳真的成蛇。"旧梦"萦回，落叶惊心，怕得有理，就算是"庸人"，谁愿意无缘无故地"自扰"!?

无　题[①]

今甫得盘苟日新，行看天下四时春。[②]
诗尊杜甫工穷苦，文羡桐城远俗伦。[③]
富果能求策吾马，醯焉或乞假诸邻。[④]
家贫人谓尘生甑，无甑何来甑上尘？[⑤]

①此首见于罗孚编《聂绀弩诗全编》，有笺："此诗作于1977年"。

侯井天按：此诗作于1977年。1976年10月，聂绀弩从临汾狱中获释回到北京。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8月，中共召开"十一大"，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

②现在（1977年），刚刚能够得着（今甫得）像汤之盘上刻的铭文那样，如果一天又一天地呈现新面貌（苟日新），就将要看到（行看）全中国（天下）一年四季都是风和日丽、生机勃勃的春天般的新局面（四时春）。

【盘】 古代沐浴器，青铜制，盛行于商周。

【苟日新】 《礼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③说到作诗都崇奉（尊）唐朝大诗人杜甫，他穷困潦倒，诗才达到精巧（工穷苦），写文章，则仰慕（文羡）桐城派大家们，不芜杂俚近，要求语言雅洁，远远离开流俗一类（远俗伦）。

【杜甫工穷苦】 见《第四草·有赠》注⑦。

【桐城】 桐城派，清代散文流派，方苞所创，刘大櫆、姚鼐等又进一步加以发展，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名。但后来桐城派的作家，不一定都是桐城人。

④孔丘说，财富如果想追求到手就能够到手的话（富果能求），他可以去给别人干卑贱的差事，譬如说执鞭、赶马、驾车之类，我也是这样，我也能为了求富，赶（策）我的马，如果有人向我讨醋（醯焉或乞），我自己一时没有，不妨求借邻居（假诸邻），再转手给向我讨醋的人，不怕说我像古人微生高那样曲而不直。

【富果能求】 《论语·述而》："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醯焉或乞】 见《赠答草·答迩冬托向人乞兰》注⑤。自身境况开始有所改变，因而二诗意亦相反。

⑤人们常说（谓）某某人家穷困到无米下锅蒸饭（甑），蒸饭锅上积满了

灰尘（尘生甑），如果像我这样穷困到连锅也没有呢（无甑），哪里（何）来的锅上的灰尘？

【甑】 见《南山草·岁暮焚所作》注③。

侯井天按：聂绀弩获释回北京，“谁知户口早已迁走，粮油一律没有，吃饭都成了问题。几经周折，报上户口，得以每月领受朝阳区公安局民政科分发给的十八元生活补助金。”（《武汉》《春秋》载姚锡佩《聂绀弩蒙冤记》1988年第1期）

自遣用家天见赠韵[①]

知是花痕抑月痕，侍儿飞骑挽乾坤。[②]
百千万卷书钦马，七十五年岁愧恩。[③]
口念诗歌检平仄，手提肝胆计晨昏。[④]
摊书坐号郎当久，燕处犹惊客叩门。[⑤]

①自己借写诗消除寂寞和烦闷（自遣），用高旅赠我的诗韵。此首见于聂绀弩1978年4月28日寄高旅信手迹。

【家天】 邵慎之，字家天，高旅为其笔名。

高旅原诗（1978年2月7日）《戊午元日寄绀弩》：“陕北江南逐梦魂，龙兴颠改旧乾坤。八千子弟曾酬死，七十年华合谢恩。塞草庭繁风下倒，金珰冠饰日通昏。欲铦铁剑倡优泣，却见刖人为守门。”

②不知是花的痕迹，还是月亮的痕迹（花月痕），（据王存诚1996年2月3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花月痕》的韦痴珠临终前得悟前因：他原是香海洋青心岛仙主，和他关系密切的几个女性原来都是他的案下曹司——侍儿。韦痴珠被困死在并州，而聂绀弩也被困在并州，但有侍儿——周婆（或也包括其他见义勇为者）出来挽转了乾坤。（侯按：并州，汉武帝时约当今山西大部和内蒙古。唐代相当今山西阳曲以南、汾水中游地区。宋代太平兴国时改太原为并州。）

《花月痕》见《南山草·花月痕》注①。

③百卷千卷万卷书，我敬重（钦）马克思的著作，我已七十五岁，论寿限，我和恩格斯比较，惭愧（愧恩）。

侯井天按：（1820.11—1895.8）恩格斯，七十五岁逝世。聂绀弩（1903—1986）八十三岁逝世。聂绀弩1978年75岁，这时出山西狱一年多点。

④嘴叨念着诗歌，检点平声仄声（检平仄），手提着自己一颗真诚的心（肝胆），计量着早晨和晚上（计晨昏）。

⑤我郎当入狱，摊开书本、坐在监号里，最近这一次将近十年之久，我出狱回到北京，安闲（燕同宴。宴处）在家里，还因来人敲（叩）门精神紧张（犹惊客叩门）。

【郎当】 锒铛，锁系囚人的铁锁。《后汉书·崔骃传》：“董卓以是收烈（崔烈），付狱锢之，锒铛铁锁。”也指铁锁牵动声，戴侗《六书故·地理一》：“锒铛之为物，连牵而重。”

另稿：陈迹冬存稿，题作《自遣用高旅见赠韵》，第1句“知”作“似”，“抑”作“又”；第4句“年岁”作“龄寿”，第5句“诗歌”作“歌诗”。

岁首自嘲（就以前赠人诗改作）（五首）[①]

一

六鹢何因定退飞，秦人岂比越人肥。[②]
江山媚我童童现，瓶钵携身得得归。[③]
老想题诗天下遍，无如开口世人非。[④]
南行愿往风陵渡，落日西山吊古薇。[⑤]

二

已见千山鸟断飞，知将蝶瘦妒蜂肥。[⑥]
放诸四海诚皆窘，真下五洋焉得归。[⑦]
客处为家家处客，非其所是是其非。[⑧]
剧分悲喜缘何故，懒未修书问白薇。[⑨]

三

年初中酒笑龙飞，雾气焉能起重肥。[⑩]
败北三遭人仅在，图南六月鸟终归。[⑪]
定无红粉佳人妒，难得白衣秀士非。[⑫]
止水偷窥吾信老，插它一朵小红薇。[⑬]

四

孰观鱼跃察鸢飞，惟以窄心盼体肥。[⑭]
仰止龙门登未得，浴乎汾水咏而归。[⑮]
欲知苦我天何补，说不赢君见岂非。[⑯]
手把残书时自笑，无花无刺也蔷薇。[⑰]

五

我自涂鸦雪自飞，鸦身不以雪添肥。[⑱]
山中梁父吟空好，天下苍生望岂归。[⑲]
但觉三千世界小，谁知七十五年非。[⑳]
家人比岁遥生祭，老子今朝远采薇。[㉑]

①在一年开头（岁首）的日子，自己取笑（嘲）自己。此组诗见于冯伯恒夫人张志永所示1977年聂绀弩抄寄冯伯恒手迹复印件。聂信中说：（1976年10月10日，出山西临汾第三监狱）“回京后，大姐（聂夫人周颖——侯注）劝赠朱老一诗，因之酬答了几次，现将其中自嘲句，改为单纯自嘲，共五首，今抄呈一笑。此五首毫无区划、次序之类，可以删去其一、二、三、四，乃至全部，也可增加一、二，乃到无穷，反正不望作格律教本或反面教本，只好让他去了。……弟弩白，春之第三日”。据此信及《拾遗草·朱蕴老九十》诗推定：朱蕴山1977年“九十”岁，聂此信即写于1977年2月20日是阴历“春节之第三日”——正月初三；或者是阴历十二月十九日，立春之“第三日”即阳历2月6日。

②第一、二句与《南山草·六鹈》一、二句同，仅“似”改作“岂”。

③祖国的河山有意讨我喜欢（媚我），呈现出光洁（童童）的面目，我像和尚那样，随身携带盛水的瓶、盛饭的钵出狱后，特地回来了（得得归）。

【童童】 《淮南子》汉/高诱《叙》：“时民歌之曰：‘一尺缯，好童童。’”苏州一带谓物未坏曰好童童；物之光滑者曰光童童。

【得得】 即特特。元/杨显之《潇湘雨》一：“侄儿不知，我新近认了个义女儿，叫做翠鸾，特特唤他出来，与你相见一面。”另见《北荒草·归途》注②、《赠答草·雪峰南寻洪杨遗迹》注⑦。

④第五句与《南山草·斥晏鸟》第五句同，无奈（无如）我一开口就有人说这“不是”、那也“不是”（世人非）。

⑤从山西稷山县我坐牢的那里，往南去（南行），我愿意到风陵渡，日落西山的时候，祭奠（吊）商朝末年（古）采薇而食——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叔齐。

【风陵渡】 在山西省芮城县西南端、黄河北岸、同蒲铁路线上，为晋陕豫三省交通要冲。

舒芜读诗笔记：“抗战初，1938年春，聂绀弩与艾青、田间、萧红、萧军、李又然、端木蕻良等，应薄一波主持的民族革命大学之聘，到该校文艺系任教，校址在山西临汾。丁玲、吴奚如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该校来作慰问演出。尚未开学，日本侵略军从晋北南下，娘子关失守，临汾告急。聂绀弩等就随西北战地服务团经风陵渡，渡黄河，去西安。《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拾遗草·萧红墓上（二首）》第一首：‘黄河滚滚怒而东，去日山川动荡中。有寇追踪千里月，与君横渡八方风。’即追忆与萧红等同舟过风陵渡之事。”（侯井天按：渡河北上临汾时，尚无“有寇追踪”之事；此在“有寇追踪”的情况下“与君横渡”，专指过风陵渡去西安那一次。）

【薇】 一年生草本植物，又叫巢菜、野豌豆，种子可以吃。

⑥已经看见山西省的千山万壑，连鸟雀也没有飞的（断飞），我知道有人要拿体瘦的蝴蝶来和体胖的蜂比较，心怀怨恨（妒蜂肥）。

⑦三、四句与《南山草·斥晏鸟》三、四句同，仅“不”与“真”一字之差。

⑧不是家的地方（客处），成了久住的家，是家的地方倒成了不能久住的地方，把他的“是”说成“不是”（非），把他的“不是”（非）说成“是”。

⑨剧，有“悲剧”、“喜剧”的分别，由于什么原因（缘何故），我懒，没有写信（未修书）问问黄彰（白薇）。

悲剧为戏剧的主要类别之一，以表现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结局为基本特点。

喜剧为戏剧的主要类别之一，用夸张手法讽刺和嘲笑丑恶、落后的现象，突出这种现象本身的矛盾和它与健康事物的冲突，往往引人发笑，结局大多是圆满的。

【白薇】 （1894—1987），原名黄彰，剧作家、诗人，湖南资兴人。1910年十六岁，迫嫁，婚后第四年生一女，受尽婆、夫虐待。1913年逃婚后入衡州第三女子师范，后转长沙第一女子师范。1918年夏东渡日本，边做工边读书，千辛万苦，毕业于东京女子高等师范。1922年开始文学创作。1926年前后写成三幕话剧《苏菲》和三幕话剧（半成品）《琳丽》。与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阳翰笙、穆木天等过从甚密。留日九年，于1926年回国，由广州到武汉，参加北伐军。1927年“四·一二”之后，辞去武汉革命政府国际编辑局工作和武昌中山大学讲师等职，去上海参加左联，名作有三幕话剧《打出幽灵塔》、四幕话剧《炸弹与征鸟》、诗歌《春笋的歌》、《琴声泪影》等。1928年秋与杨骚同居，染上花柳病，一拖八年。其间得到鲁迅关注。1937年6月中旬由上海到北平。1938年逃离北平，经天津、香港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底被派任桂林《新华日报》特约记者，后去重庆，贫病交困。1942年经阳翰笙安排在文委当一名小职员。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接见妇女代表，白薇被毛泽东当面称赞为“你和丁玲是我们湖南的作家”，“你没有倒下，政治上没有倒下”。1947年应聘任教资兴中学。1949年夏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队第三大队，任政治顾问。1950年经周恩来总理安排，到北京任职。1950年五十七岁的多病的白薇要求去北大荒，一去七年，以诗文歌颂边疆建设。1960年又要求到新疆工作，为时两年。1975年因病搁笔。曾任数届全国政协委员。有《白薇作品选》。

【懒未修书问白薇】 舒芜读诗笔记：“郁达夫《病闲日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广州》十二月三日云：‘晚上又有许多年轻的学生及慕我者，设饯筵于市上，……白薇女士也在座。我一人喝酒独多，醉了。十点多钟，和石君洪君白薇女士及陈震君又上电影馆去看《三剑客》，到十二点散戏出来，酒还未醒。路上起了危险的幻想，因为时候太迟了，所以送白薇到门口的一段路上，紧张到了万分，是决定一出大悲喜剧的楔子。总算还好，送她到家，只在门口迟疑了一会，终于扬声别去。’郁达夫此文很著名，因文中有当时‘是决定一出大悲喜剧的楔子’之语，为什么郁达夫说当时是悲剧是喜剧正待决定呢？聂作此诗时，郁达夫已逝，白薇尚在，所以聂说我也懒得写信去问白薇了。”

聂绀弩（1935年）《谈〈娜拉〉》：“这些女英雄，也许现在还是些无名的人物，也还没有到写新的《白薇自传》的时候。”（见《聂绀弩全集》第1卷30

页）

⑩一年的开头（年初），遭受到酒精的刺激（中酒），窃笑那所谓“龙”的腾云驾雾，蒙蒙、轻浮的雾气，哪能撑托起肥重的“龙体”。

⑪我这一生“战败”（败北）三回，如今仅存在人身，鹏鸟背负青天，南飞九万里，志向高远，半年以后（六月）到底回来了（终归）。

【败北三遭】 《史记·项羽本纪》：“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又同书《管晏列传》：“吾尝三战三走。”

侯井天按：聂绀弩1955年5月，内部肃反运动中被隔离反省、审查；1957年被划为右派，1958年被遣送北大荒劳动改造，烧炕失火，坐牢后被判一年缓刑；1969—1976年坐牢，被判无期徒刑。

【图南六月】 见《赠答草·重禹六十》注④、《拾遗草·柬钱》注③。

唐/杜甫《泊岳阳城下》：“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

⑫像我这种境遇，一定没有美女（红粉佳人），心生嫉妒，可是得到白衣秀士样的人物的指责（非），也算“不容易”（难得）。

【红粉佳人】 见《南山草·花月痕》注③。

【白衣秀士】 《水浒》十一回有梁山泊头领王伦，绰号白衣秀士，气量狭小，不能容人。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战线问题》：“拒绝友军之生力的，暗暗的谋杀抗日的力量的，是你们自己的这种比‘白衣秀士’王伦还要狭小的气魄。”

⑬七、八句与《南山草·六益鸟》七、八句相同。

⑭谁看（孰观）鱼活跃在深水潭里（鱼跃），谁仔细看（察）老鹰（鸢）在高空飞翔，不能只用（惟以）自己窄狭的心盼望自己肥胖。——心宽才能体胖。

【鱼跃……鸢飞】 见《赠答草·沁园春·赠木工李四》注⑤。

⑮⑯三、四、五、六句与《六（益鸟）》三至六句同，唯“欲”作“谁”。

⑰手握（把）着一本残缺不全的书，时不时地独自一笑，没有开花、没有长刺也算是蔷薇。

鲁迅《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又是Schoprenhauer先生的话——“无刺的蔷薇是没有的。——然而没有蔷薇的刺却很多”。题目改变了一点，较为好看了，“无花的蔷薇”也还是蛮好看。

⑱我自个儿（自）涂抹（涂鸦）着写诗，雪自然地（自）飞舞飘落着，雪中的瘦乌鸦（上应“涂鸦”）不会因为（以）身上积满雪花，真正增加它的肥胖程度（添）。

【涂鸦】 见《第四草·挽陈帅》注⑦。

方印中：“自嘲自己的诗为涂鸦，以雪反衬。”

⑲山里（中）梁甫吟白白地（空）喜爱（好），天下的老百姓（苍生）的倾仰（望），难道（岂）肯归向于他。

【梁父吟】 梁甫吟，乐府《楚辞曲》名。梁甫一作梁父，山名，在泰山

下，死人聚葬处。“《梁甫吟》盖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今所传古辞，写齐相晏婴以二桃杀三士，传为诸葛亮所作。唐/李白作的一首，则表现其抱负不能实现的悲愤。《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侯按：余冠英指出旧说《梁甫吟》为诸葛亮所作，是“由误解产生出来的误解”。）

【苍生】 《晋书·谢安传》：“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谢安字安石）

⑳只（但）觉得大千世界（三千世界）还不够大（小），谁道（谁知）我这人生七十五年以来，所作所为都是不足的。

【三千世界】 佛教名词。简称“大千世界”。原来是古印度传说的一个范围的世界名称，即以须弥山为中心，同一日月所照的四天下为一小世界，合一千个小世界为中千世界，合一千个中千世界为大千世界，一称三千大千世界或三千世界。佛教沿用其说，以三千大千世界为释迦牟尼所教化的范围。

【七十五年非】 《淮南子·原道训》：“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意思是他到了五十岁，还在进步，知道过去四十九岁都是不足（非）的。后人因称五十岁为“知非”之年。聂绀弩是农历除夕生日，1978年满75岁，第二年农历年初一便是76岁，他用“知非”的典故说：我今年开始76岁了，可是我并不觉得过去七十五年都是不足的，并不像五十岁时的蘧伯玉那样“知非。”（据舒芜读诗笔记）

方印中：“‘七十五年非’。诗人以自己为‘非’，是‘自嘲’而已，并非真意。”

㉑我自己家里的人（家人）近些年来（比岁）向着远方祭奠我这还活着的人（生祭），老头子我（老子）今年到很远的地方，摘取（采）野豌豆（薇）吃去了。

【采薇】 商末，距今两千年前，孤竹君的长子伯夷、少子叔齐，在武王伐纣时，叩马而谏，武王灭商后，他们逃到首阳山——今山西永济县南，采薇而食，饿死在那里。（侯按：聂绀弩在山西稷山县坐牢，稷山西90公里即永济——伯夷、叔齐采薇的地方。）

罗孚：“绀弩七十三岁时仍在山西监狱，遥生祭云云或指除夕团年，家人摆筷虚位以待。”

罗孚：“采薇，伯夷、叔齐耻食周粟，西山采薇。绀弩采薇，岂亦不食周（婆）粟自嘲成趣乎？”

舒芜：“此五首，《散宜生诗》集中离合删并为《斥（晏鸟）》、《六鹢》二首。”

方印中：“聂绀弩当时在山西稷山县（永济县在稷山县西90公里）狱中，‘生祭’时也不能吃‘周粟’（周婆的饭），也是一种苦涩的自嘲。……自嘲，既是自谦，又是自信。”

陈凤兮《雨后集·绀弩岁暮赠诗次韵》：“已是知还鸟倦飞，本来貌瘦不加肥。妄思学与时俱尽，又见年将去不归。谐事逢人言默默，忘情下笔写非非。奇文拍案成何必，好赋闲居种白薇。”

另稿：罗孚编《聂绀弩诗全编》，题作《年初自嘲（五首）》，第1首，第2句“岂”作“或”。第2首，第4句“真”作“直”，第5、6、7句为“天候有寒还有暖，吾谋全是竟全非。人间悲剧应多少”，第8句“修”作“捎”。第3首，第1句“初”作“时”。第4、5首次序颠倒。

七绝（二首）[1]

一

奇气胸中久郁盘，汨罗江水几时干。[2]
怀沙哀郢回风里，一片孤云万仞山。[3]

①此二首见于1979年9月8日聂绀弩以“今度、老周（周颖）”署名致函胡风、梅志信中。信中说：“此次奉二七绝，不值一笑。不过，绝句我是害怕的，不敢常作。”

②一种奇特不凡的精神气概（奇气），在胸中时间很长（久）了，郁闷盘旋（郁盘）着，淹死屈原的汨罗江水，什么（几）时候能干掉了，不再淹死诗人。（这两句与《端午节陶然亭诗会因病未赴率成一律》一、二句同。）

【汨罗江】　见《赠答草·代周婆答》注⑨。

③屈原写《怀沙》、《哀郢》时，是在刮着的旋风（回风）里，那氛围那气势，叫人想到一片飘零的孤云在一座万丈高的山峰之上（万仞山）。

【怀沙哀郢回风】　《怀沙》、《哀郢》、《悲回风》，都是屈原《九章》里的篇名。参见《拾遗草·端午节陶然亭诗会因病未赴率成一律》注③、《拾遗草·〈马山集〉序诗》注⑤。

【一片孤云万仞山】　见《赠答草·有赠》注④。

聂绀弩1979年9月8日信中说：“末句虽是抄来，但我很得意，所以用过两回，想记得。”（侯按：“末句”指“一片孤城万仞山”，另见《赠答草·有赠（四首）》。）

另稿：陈迩冬存稿，题为《有怀》。

二

木棉花忆广西东，仰望高柯映日红。[1]
百万军中擒上将，不知自己是英雄。[2]

①回想（忆）广西广东（广西东）的英雄树（木棉花），仰脸看高高的枝头（仰望高柯）红花映照着红太阳（映日红）。

【木棉花】　见《赠答草·重到海城呈彭母》注⑤。

宋/杨万里《晓出静慈送林子方》：“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②和众多（百万）的敌军对阵，一举擒拿敌军等级最高武艺最强的战将（上将），却感觉不到（不知）自个儿就是才能勇武过人者（英雄）。

作者自注：“反以为自己是××”。（侯按：“××”自当意会。）

【百万军中擒上将】　《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张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耳。”

舒芜：“此诗虽寄给胡风看，但不是赠胡风的。”

端午节应《团结报》之请作[1]

锺馗啖鬼事荒唐，我却时思捉鬼尝。[2]
鬼混人间却不捉，君何能度好端阳。[3]

①夏历五月初五日端午节这天，答应《团结报》的（之）请求而作的诗。此首见于舒芜手抄稿，有注：“诗作于1982年”。

【《团结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机关报。1956年4月25日在北京创刊。初为内部发行，1957年8月1日起公开向全国发行。1966年6月停刊，1980年2月复刊。最初是每两周出版四开一张，自1981年5月起，每周出版四开一张，现为每周二刊，每逢周三、六出版。

②锺馗吃（啖）鬼这种故事，本来是荒唐，然而我聂绀弩倒经常想（却时思）捉住鬼辨别辨别（尝）鬼肉到底是什么滋味。

【锺馗】　见《第四草·题朱正作鲁迅传略》注③。

③这种恶劣的、没有灵魂的、根本不是人的东西（鬼），搀杂（混）在人中间倒（却）不去逮（捉）它，试问各位（君），怎么能够好好地过（度）个端午节（端阳）呢？

王晓晖《聂绀弩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侧记》：“诗人公刘有感于绀弩的一生，……他说，绀弩为人为文的真性情和他强大牢固的民本思想是他留给后人的两个启示。他说‘在我们今天尚且为人的时候，应该想想人字是怎么写。’”（见1993年1月12日香港《大公报》〔海外航空版〕）

王存诚《为时代作证》：“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是焕发了第二次青春的十年。他已走出《野草》，进入了《且介亭杂文》，既接续上了自己从建国后就戛然而止的战斗文字传统，也接续上了鲁迅最后遗留的《且介亭杂文》的传统。他从《庄子》的积极方面借来武器，自称‘散宜生’，说是‘无用终天年’、‘无用之用，实为大用（苟活偷生的大用）’。其实这正是他悟得的一种最适于进行‘韧性战斗’的方式。这个借用，决非‘苟活偷生’，而是要做人间钟馗。他盛赞为鲁迅做传是‘飞椽蘸海画钟馗’；自称‘钟馗啖鬼事荒唐，我却时思捉鬼尝。鬼混人间却不捉，君何能度好端阳’。聂绀弩的诗也是不愧能使魍魉鉴形的禹鼎之称的。”

八十自寿书赠圆彻二首（之二）[1]

窗外歪斜一线天，长街如水屋如船。[2]
我将再活八十岁，孰与同歌三百篇。[3]
耄耋心惭仁者寿，文章手拱世人贤。[4]
师风何似花和尚，禅杖戒刀狗肉钱。[5]

①自己作诗祝贺自己八十寿辰（自寿）写出来赠（书赠）圆彻和尚。此首见于杜振峰抄示侯井天稿。

参阅《南山草·八十（三首）·之三》。侯井天按：此首多新句新意。

【圆彻】 1929年生，号春明一衲。俗姓陈，名晌琇。广东梅县人。1955年在南京宝华山受戒。1958年毕业于苏州灵岩山佛学院。1979—1981年在中国佛教协会教务部工作。1982年受聘为中国佛协研究员。现任福建闽侯雪峰崇圣寺首座法师、广东兴宁神光寺方丈、汕头市下莲证果寺住持、汕头市龙湖区政协委员。著有诗集《微尘集》。

②（《八十（三首）》其三、首句："窗外青天两线交"。）在楼上斜视窗外，北京的长长的街道，车辆来往像江河的流水，房屋像停泊的船只，长街两面高楼如山，有"一线天"的意象——山有"一线天"。

③我打算（将）再活八十岁，到那时谁和我（与同）吟咏高唱（歌三百篇）。

【三百篇】 见《拾遗草·排水赠姚法规》注⑤。

④我能活到八九十岁的年纪（耄耋），心中惭愧，这是讲仁爱的人才该有的寿命（仁者寿），写文章的事，我是不行了，只好两手在前相抱（拱手），表示恭敬，让给当代才能、德行都好的人（世人贤）。

【耄耋】 见《北荒草·丁聪画老头上工图》注④。

【仁者寿】 见《拾遗草·朱蕴老九十》注③。

侯按：《拾遗草·自遣用高旅见赠韵》：有"七十五龄寿愧恩"句。《八十（三首）》：有"文章拱手世贤豪"句。

⑤圆彻和尚的作风、风度（师风。师，法师，对和尚的尊称），怎么像（何似）《水浒》人物鲁智深（花和尚），手提禅杖、身挎戒刀、买狗肉吃。

【花和尚】 《水浒》第十七回："洒家……去五台山净发为僧。人见洒家背上有花绣，都叫俺做'花和尚'鲁智深。"

【禅杖】 佛教徒坐禅欲睡时用来使惊醒的竹杖。泛指僧人用的竹杖。《水浒》第四回：鲁智深对铁匠说："洒家要打条禅杖，……也打八十一斤的。"

【戒刀】 见《南山草·八十（三首）》注⑬。

一九八五年三月三日元宵节前三日与祖光苗子同访绀弩翁，虽已整日卧床而精神奕奕，且读书写作照常。当即拉一废纸为之写像。其寓所在闹市高楼之上，临窗下望商店车马行人在目。我笑说他是：冷眼对窗看世界，苗子对曰：热肠倚枕写文章，竟成一联，绀弩回头一笑赞许之。郁风

【狗肉钱】 《水浒》第四回"智深道：'你家见有狗肉，如何不卖与俺吃？'庄家道：'俺怕你是出家人，不吃狗肉，因此不来问你。'智深道：'洒家的银子有在这里。'便将银子递与庄家道：'你且卖半只与俺。'"

八十虚度（之二）[1]

窗外青天两线交，文章拱手世贤豪。
谁能再活八十岁，孰与共闻三月韶。
生不如人才耄耋，死休埋我尽燃烧。
五台师范花和尚，狗肉葱姜诱戒刀。

①此首刊于1982年4月23日《新民晚报》第五版。

参阅《南山草·八十（三首）·之三》。

【闻三月韶】 《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韶】 古传虞舜之乐。后喻只听帝王之乐。

自寿新增一章[1]

饮马长城东北东，牵牛七夕乱山中。
草茅居处北风怯，日月奔驰小我空。
偶共班房资本论，重嬉竹马白头翁。
吾身处处能寻乐，微觉乐忧每互通。

①此首见于1982年6月16日《新民晚报》。

参阅《南山草·八十（三首）·之二》。

作者自注：竹马"谓拄杖"。

另稿：题作《自寿》，第3句"悲"作"北"，第7句"行"作"寻"，第8句作"微觉忧乐互相通"。

第四草拾遗

挽刘芃如兄[1]

今古文章海内外，赁舂居处市洋华。[2]
生逢白雉少重译，死向梵天作散花。[3]
遗恨未参金字塔，雄篇曾寄外交家。[4]
香江有泪成红雨，壮志英年足叹嗟。[5]

①追悼刘芃如兄。此首见于高旅存香港剪报发表稿。聂绀弩1962年8月3日致高旅信中提到“挽刘一律”而诗未见，应即此首，当是高旅抽出拿去发表。

【兄】 男姓朋友的尊称。

【刘芃如】 （1919—1962），笔名洪膺，成都人。四川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讲师。留学英国里兹、伦敦大学，专攻英国文学。1949年到香港后任《大公报》、《新晚报》翻译、编辑、外事记者、课主任、香港新华分社主办的英文杂志《东方地平线》总编辑。1962年6月中旬（高旅《哭芃如》诗记：“芃如兄7月19日因公飞开罗，途中失事殉难”。）应（阿联）邀去埃及，在泰国曼谷附近飞机失事，遇难。著作有《书·画·人物》、《世界电影史话》、《卓别林外传》、《新雨集》（与叶灵凤合作）；翻译有（英）《剃刀边缘》、《外交家》、《沉静的美国人》，（法）《嫣然一笑》，（意）《苦味的米》。

曾敏之1999年9月4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1. 第三句指刘出生于四川的世家，自幼喜外文，对英文用力最勤；2. 第四句指刘在《大公报》任翻译时，被派去开罗参加一个外交会议，以记者身份作报道，不幸飞机失事，在信佛教国家领空坠毁；3. 第五句指刘未能到埃及参与会议就遇难了，故饮恨于未看到埃及名胜金字塔；4. 第六句指刘曾翻译一本长篇小说，出版时书名《外交家》，名记者杨刚写过评论，赞美刘的译笔。至于第七、八两句，是为刘在香港举行过追悼会，同事友朋莫不为刘英年不永，壮志未酬而致哀悼。”

②古今中外的文章，能读能写，来香港报馆，像当雇工（赁舂），居住、生活在外国人和中国人都有的都市（市洋华）。

【赁舂】 受雇为人舂米。《后汉书·梁鸿传》：“居庑下，为人赁舂。”

【洋】 外国的，外来的，如“洋人”、“洋货”。“洋人”多指西洋人。

③（相传周朝初年，越裳国的人，在向周公献祥瑞物白雉——野鸡之时，要经过几道的重译，语言才相通，然后去献野鸡。）你若遇到类似的情况，就少了这样的麻烦，因为你懂几种外语，而英语又特别精通。飞机失事，你的死如同供佛要散撒的花朵，撒向信佛教国家——泰国的天空（梵天作散花）。

王存诚：“‘生逢白雉少重译’，似应解作生逢国家有道，四方来朝（交往）而缺少翻译人才之际，也就是刘芃如恰好发挥作用之际。‘白雉’典多被引用作国家有道之时，四野才会生这种祥瑞，而且远方之国也会自动来交流。”

罗孚《不见洪膺四十年》：“意思是说，今天这样的太平盛世，有了芃如这

样的人才，语言精通，不用重译，也可以顺利献其白雉了。”

【白雉】 《尚书大传》卷四：“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

【梵天】 佛经中称三界中的色界初三重为“梵天”。其中有“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多指“大梵天”。佛经原用梵文写成，故凡与佛教有关的事物，皆称梵。这里的“梵天”，指信奉佛教国家的天空——领空。

【散花】 谓供佛而散撒花朵。《魏书·释老志》：“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于四月八日，与诸佛像，行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

④遗憾（遗恨）的是，生前未能到埃及开罗参观金字塔，可是，你早翻译（寄）了一本大书（雄篇）《外交家》。

【寄】 古代翻译东方语言的官。《礼记·王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东方曰寄，……北方曰译。”

【金字塔】 见《北荒草·麦垛》注③。

【《外交家》】 （英）奥尔德里奇著，刘芃如等译。1953 年，上海出版公司版。刘等译本外，此书另有译本。

⑤香港开会，沉痛追悼你，泪像桃花一般乱落（泪成红雨），有伟大的志向、又正当英气焕发的年龄（壮志英年），你的死，实在教人叹惜（足叹唏）。

【香江】 见《赠答草·元日寄高旅》注②。

【红雨】 唐/李贺《将进酒》：“桃花乱落如红雨。”

挽高树颐（二首）[①]

一

每以出差为壮游，归程万里死兰州。[②]
得年半百多三岁，入党四旬少几秋。[③]
法电风云曾叱咤，绝边林垦正筹谋。[④]
一生肝胆人间照，余力犹承为我猷。[⑤]

二

从今不见亦何伤，人道斯人已竟亡。[⑥]
三十几年老朋友，百千万事与商量。[⑦]
初交乍脱中央社，晚岁欣逢北大荒。[⑧]
于我都成终古恨，仰天搔首意茫茫。[⑨]

①1963 年追悼（挽）高树颐。此二首见于梅志《一生肝胆人间照》。

【高树颐】 （1910—1962 ?），湖北汉阳人。1932 年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上海法商电车售票员为职业，为党秘密工作，与吴奚如、聂绀弩、胡风

此时相识、来往。1941 年前到延安。1958 年前后任国家农垦部计划司司长。53 岁时因公出差，在兰州逝世。

②你每次总是把因公出差的机会，作为怀抱壮志而远游（壮游）的机会，不幸这次，你却死在万里归程中的兰州。

梅志《一生肝胆人间照》：“（高树颐）大约在六二年去世了，当时是五十三岁，……不幸因公出差死于兰州旅途。”

【兰州】 甘肃省省会。

③你活在世上的年龄（得年）是 53 岁（半百多三岁），你 1932 年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到 1962 年去世，党龄比“40”（四旬）这个数，少也少不了几年（少几秋）。

④你在上海法商电车公司当售票员，参加罢工时对法商发怒吆喝，声势威力很大（叱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8 年前后你担任国家农垦部计划司司长，正积极想办法（筹谋）在海南岛、云南、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等地边境（绝边）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和林业（林垦）。

黄少群《周恩来化解江苏省委问题》：“1928 年 12 月上海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简称法商水电公司或法电）工人，因要求资本家承认工会、改善待遇、缩短工时，连续举行两次罢工。”（见 2002 年第 11 期《百年潮》）

⑤你一辈子（一生），对党和人民表现了你的勇气、血性和一颗真诚的心，对人则是赤诚相待、真心相见（肝胆照），我还承蒙（犹承）你在操劳公事之外，用剩余的精力（余力），为我个人的事谋划尽力（猷）。

【肝胆……照】 肝胆照人、肝胆相照。宋/文天祥《与陈察院文龙书》：“所恃知己肝胆相照”。清/文康《儿女英雄传》：“你又怎保得住你那东人父子，一定也像你这等肝胆照人，一心向热的？”

【余力犹承为我猷】 梅志《一生肝胆人间照》：“周颖……告诉过我，一九六一（侯安：实为 1959）年春她去北大荒探老聂的监，回来后就立即去找老高的。那时他是农垦部计划司司长。”高树颐对周颖说：“我还特意要来了劳改犯人名册仔细看过，当时倒是想知道有没有自己认识的人，那里可没有老聂呀！”周颖对高树颐说，“他当然不会在劳改犯的名册中，而现在他可成了判了刑的犯人了。”高树颐对周颖说，“你别急嘛，总会有办法的。”“他安慰着周颖。”“不久就将老聂调到……《北大荒文艺》，‘余力犹承为我猷’就是指的这情况。往后高树颐司长再去北大荒时，才有‘晚岁欣逢北大荒’与老聂见面的机会。”（见 1992 年 5 月 1 日《文汇报》）

陈坚《打油体杂文风——读聂绀弩的诗》：“他在挽高树颐的诗中有一句：‘一生肝胆人间照’，其实就是作者自身的写照。”

⑥听人说（道）高树颐这（斯）人终于（已竟）死了，从今尔后我们不能再见面了，也没有什么悲伤、哀痛的（亦何伤）。

⑦你我是相交三十好几年的老朋友了，有许许多多（百千万）的事，曾经共同讨论、商谈过（商量）。

⑧我回想和你第一次认识（初交），是我 1931 年刚刚（乍）脱离国民党南

京中央通讯社，到了老年（晚岁）——1960 年前后，我在农垦局《北大荒文艺》编辑室时，高兴地遇见你（欣逢）。

【乍脱中央社】 《聂绀弩年表》："1928—1931 年""先任国民党中宣部总干事，不久就任南京中央通讯社副主任"，"九一八事变后，组织'文艺青年反日会'发表抗日宣言，散发反日传单和请愿书，后被迫弃职逃往上海。"（见《聂绀弩还活着》509 页）

⑨以上说的这些，在我说，如今因为你去世，都成了永远（终古）遗憾（恨）的事，我仰脸朝天，用手指挠着头皮（搔首），我也说不清心里在想什么——想的无边无际（意茫茫）。

梅志《一生肝胆人间照》："聂绀弩于一九六二年春被召回北京之后，他们是不是见了面？或仅见过一面？从那句'从今不见亦何伤'好像还未见面。下面的'人道斯人已竟亡'，随着是回忆和老高交往三十几年的经过和使他难忘的对他的帮助。最后'于我都成终古恨，仰天搔首意茫茫'的苍凉呼号，完成了一首充满了怀念哀悼情真意切的挽诗。"

另稿：徐平羽存稿，第 1 首第 1 句"出差"作"公差"。

吊若海[①]

铁骨钢筋四十年，玉山惊倒响訇然。[②]
半生两袖多奇舞，一死双冠够本钱。[③]
不信肠癌能损尔，已无狱吏敢瞒天。[④]
只身携得双儿女，新妇飘零何处边？[⑤]

①祭奠黄若海，慰问遭到丧事的若海家属（吊若海）。此首见于山西狱中档案存稿。

【若海】 黄若海，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员。

聂绀弩 1955 年 6 月 26 日（当是）写的"外调材料"中说："黄若海在桂林（侯按 1940—1944 年）认识的"，"在北京，我只见过黄若海两次，每次时间都不久"，"黄若海在桂林是否和国民党有关系，我一点都不知道。"（见《聂绀弩全集》第 10 卷 236 页）

②你四十岁，体魄健壮（铁骨钢筋），仪表堂堂（玉山），訇的一声倒下了，叫人震惊。

【玉山】 《晋书·裴楷传》："见裴叔则（裴楷字叔则）如近玉山，照映人也。"

③你这半辈子（半生），两袖生风，在演出中现出多少美妙（奇）的舞姿，死这么一次（一死），戴着"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两顶帽子（双冠）也够本了（反语）。

④不相信（不信）肠癌能够毁伤你的性命（损尔），已经没有管理监狱的

小官（狱吏）敢昧着良心隐瞒真实情况，以谎言骗人（瞒天）。

【狱吏】 旧时管理监狱的小官。

【瞒天】 金/马钰《叹世》："镇日里瞒天昧地，不顾神明。"

⑤新妇单独一个人（只身）携儿带女（携得双儿女），失去依靠，像秋天的黄叶飘落在哪里（飘零何处边）？

清/敦诚《挽曹雪芹》："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

毛泽东（1954 年）《浪淘沙·北戴河》："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寓真（李玉臻）《聂绀弩佚诗偶拾》："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员黄若海被打成'右派'兼'反革命'，1960 年于劳改中患肠癌而死。……不信你这样的铁汉能为癌病致死，不过是被人折磨而殒身罢了。直到你死了，他们才不敢隐瞒，然而，留下的孤儿寡母将又何处飘零呢？其词哀婉，满含激慨。""《吊若海》……是被判定为'反动诗词'，作了罪证用的。"

挽雪峰五首（之一、二）[①]

一

早抛小帽方巾去，时有普罗灵感来。
刚见论争通俗化，忽惊名列苏维埃。
头颅险在上饶砍，口号欣将鲁迅抬。[②]
怪底言文多晦涩，天生伊索寓言才。[③]

二

千山俯首万山低，草地行军百鸟啼。
倾酒濯缨茅镇北，哦诗叱马夜郎西。
长征二万五千里，小说太平天国题。
酌古斟今今证古，余生累得汗淋漓。

①此组诗见于《倾盖集·咄堂诗》。参阅《赠答草·雪峰六十四首·之一》、《雪峰南寻洪杨遗迹（四首）·之四》。

②**【口号欣将鲁迅抬】** 参阅《拾遗草·风怀（三首）》之二注。

③**【伊索寓言】** 伊索，约公元前 6 世纪，古希腊寓言作家。现在流传有《伊索寓言》。

另稿：1978 年 2 月 26 日《新晚报》载组诗，题作《吊冯雪峰》，有序："旧赠君句（一、二）及他句（三），并足以新句（四），成四首。"第 1 首第 3 句"通俗化"作"大众化"，第 4 句"苏"作"索"。1976 年 12 月 21 日致舒芜信中，题作《挽雪峰前辈》，有序："改凑旧赠君诗（1、2）及他诗（3）并足以新作（4），得四首，合为挽词"，第 1 首第 3 句作"才见论争大众化"，第 7

句作“漫道言文多曲折”。

雪峰十年忌（二首）[①]

一

月白风清身酒店，山遥路远手仇头。[②]
识知这个雪峰后，人不言愁我自愁。[③]

二

干校曾经天地秋，归从干校病添愁。[④]
相逢地下章夫子，知尔乾坤第几头。[⑤]

①此二首见于作者手迹，又经作者修订。冯雪峰 1976 年 1 月 31 日去世，1986 年 1 月 31 日是他去世十周年忌日（忌）。

周健强《聂绀弩传》对这首诗写作经过、第二人理解、聂绀弩本人解释，甚详。摘录如下：“1985 年 11 月 10 日，他约我前去”，“不一会就听见叫我。老人已经醒来，半倚半躺着，正在一个绿皮本子上写什么。很快写完了，递过来是两首诗，字体歪歪扭扭，像要散架子似的。”他说“快誊清吧！”“我誊抄在一张纸上”。“他接诗在手，目不转睛地反复看，仿佛在默吟推敲。”“我问：十年忌？冯雪峰死了十年了吗？”老人说“十年，明年 1 月 31 日。”“老人神色黯然。”“我说你对朋友真好，胡风死了，你第一个发表悼亡诗祭奠。冯雪峰十年忌日，只怕又是你第一个写诗纪念”。“聂伯伯，你两首诗我只懂前面一首，给我讲讲后一首好吗？”“你头两句画出他的性格为人，三、四句就说这样的人，很难见容于世，你为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人世，忧心忡忡对吗？”“见他点头，我又问”，“干校怎么使天地秋了？后面一首我不懂了，您给讲讲呀！”他说雪峰“在干校就接近人生之秋了，从干校回来就快死了”，“他忽然顿住，四处找圆珠笔。”说“这两句要改。”他把“干校曾使天地秋，脱离干校鬼神愁”改成“干校曾经天地秋，归从干校病添愁。”我说“最后两句你用了典故吧？”他说“你晓得邹容吧？就是那个‘革命军中马前卒’。章太炎知道吧？那个思想家、学者、民主革命家？他为邹容的《革命军》写序，同他一起被捕坐牢时，写了一诗给邹容。其中有两句：‘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冯雪峰在地下见到章夫子，就可以知道自己是乾坤第几头了。”我说“这典故用得有意思，那么你是第几头呢？”他说“我就是一个脑壳，一个头。”“说完他合上双眼。”“这是三耳伯最后一次做诗，《雪峰十年忌》是他的绝笔，多么珍贵感人的绝笔啊！”

罗孚 1991 年 5 月 13 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手仇头’，即手提仇者头之意。‘手仇头’正好对‘身酒店’。”

②一想到雪峰名字的用字——雪和峰，就觉得他品格像月光皎洁（月白）、清风凉爽（风清），（侯按：“身酒店”，文义不易解，疑有误字。王存诚 1994 年

8 月 25 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店’可能是‘疖’。疖，疟疾。”陈明强《聂绀弩旧体诗全编选讲》：“‘酒边危言亦孤忠’，记得曾有过与雪峰酒边谈心的事情，所以‘身酒店’解作（好似）身在酒店中举杯对饮，表示对亡友的怀念，可以说通。”你翻过的山也远，走过的路也长（远），写文章的手，总是同自己的脑袋作对（手仇头），文章给自己惹祸，几乎掉了脑袋（头）。

南朝/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语言》：“清风朗月，辄思玄度。”许询，字玄度。时人称其有高尚之志，迈世之风，故以“清风朗月”作比。后因用“清风明月”、“清风朗月”比喻雅人高士。

宋/苏轼《后赤壁赋》：“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

罗孚：“写雪峰革命家气象，山遥路远。”

唐/孟郊《夜感自遣》：“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

姚锡佩《绀弩“识知这个雪峰后”》：“冯雪峰万万没有想到，他支持发表的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竟会因为自己写的一条简单的按语，遭来《人民日报》发文质问，被批评为对‘唯心论观点的容忍依从’，是‘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并形成了全国性的大批判。当他得知这是党为了进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需要，只得按上面下达的口径写检查。即使这样，他仍被当成替罪羊，撤去《文艺报》主编职。到了 1957 年对‘丁陈反党集团’斗争时，雪峰又被点名。紧接着便是抖出 1936 年那篇经他笔录，鲁迅修改过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各种批评文章信口雌黄，无视原稿中鲁迅亲手批评‘四条汉子’的笔迹，硬给雪峰按上‘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罪名。对此，雪峰实难想通，他多次认真地深挖自己在对待周扬关系上的错误思想和做法，但都得不到谅解。他被告知：只要按上述罪名的口径写出检查，为了‘党的利益’，牺牲自我，即可保留党籍。一生视党为生命的雪峰，又一次牺牲了自我。结果，他仍被打成右派，开除了党籍。在通过开除的决议时，他竟举起了自己的手；最后又向支部书记声明：‘决议上说的不符合事实，我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我服从决议。我希望，今后有一天，事实证明是这样，我再回到党内来。’待回归办公室和家里时，他才独自伏案痛哭。这时何等的‘锥心泣血’？又是何等的‘手仇头’呵？（见《炎黄春秋》2003 年第 6 期）

③自从识知这个人（雪峰）的品格以后，别人不说（言）对他有忧虑，我却替他忧虑（愁）起来。

【人不言愁】 《晋书·王湛传》：“湛子安期至下邳，登山北望，叹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

刘再复《初祭聂绀弩》：“去年十一月，他病得很重，提起笔就颤抖，但他还是写了一篇怀念雪峰同志的诗，其中‘识知这个雪峰后，人不言愁我自愁’。这是他的绝笔。这绝笔正反映出他的心灵是怎样地与人间忧愁相通。”（见李辉编《居京琐记》）

④1967 年 9 月他被送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时年 66 岁，他经历（曾经）了这段监督劳动生活时，已接近他生命的秋天（天地秋），1971 年 10

月1日从干校回北京（归从干校），他病着，又增加了愁绪。

【五七干校】 1968年5月7日，毛泽东在审阅军委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的信中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为“五七指示”，黑龙江省根据“五七指示”，在柳河这个地方办了一所五七干校，名叫“柳河五七干校”。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报告中发表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并在编者按中肯定了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要求各地加以推广。从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团体、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等普遍在偏远地区“开办五七干校”，把大批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教师，都送到干校从事非必要的沉重的体力劳动，进行所谓重新学习，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有不少人，干校成了他没有“结业”一说的羁押地，于是有人私下叫它“无期”干校。

楼适夷《一条拐棍》：“那条名为‘五七’也有人叫作‘无期’的‘光辉道路’，终于变成有期。”

林东海《人间怪杰——记聂绀弩先生》：“‘曾使’改为‘曾经’，使平仄谐协，意亦较胜；次句‘鬼神愁’改为‘病添愁’，化奇险为平实，可少去许多误解。”（见2001年5月12日《文汇读书周报》）

丰绍棠《聂绀弩是一张弓》：“绀弩临终前，腿部肌肉日渐萎缩不能伸直，发展到手臂也不听使唤，连脑袋从枕头上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然而仍清醒记得冯雪峰十年忌日，歪歪扭扭、模糊不清地写下怀念冯雪峰诗二首，缮绝吟云：‘识知这个雪峰后，人不言愁我自愁’，遂成绝笔。”（见2008年11月28日《文汇读书周报》）

⑤雪峰死后在另一个世界（地下），和章太炎老夫子彼此偶然遇见（相逢），就可知道你（尔）自己的脑袋（头）是天下（乾坤）被砍掉的第几颗了。

【地下】 旧时迷信说法，人死后，鬼魂进入“九泉之下”的阴间世界。

【夫子】 旧时对老师和前辈学者的尊敬的称呼。

【章夫子】 即章炳麟（1869—1936），原名绛，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和学者。有《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章氏丛书三编》等。

【乾坤第几头】 见《第四章·访丘东平烈士故居》注。

庄思明（美籍）《回忆与聂绀弩相处的时刻》：“（庄引聂诗全二首，此略）头两句刻画出雪峰的性格为人，三、四句是说这样的人，很难见容于世，老聂为这样的人忧心忡忡。第二首意思说，雪峰在干校接近人生之秋了，从干校回来就快死了。……雪峰在地下见到章夫子，就可以知道自己是乾坤第几头了。”（见海外网站）

姚锡佩《绀弩“识知这个雪峰后”》：（姚引聂诗全二首，此略）“‘月白风清’、‘山遥路远’二词形象地写出了名如其人的雪峰严于律己、不畏艰险的高风亮节。不少人认为此诗颂扬了雪峰身在‘莫谈国事’的酒店（社会）中，却一往无前地手写革命文章，不怕杀了自己的头，此即谓‘手仇头’矣！然后，

审视全诗，我认为上述见解只是表达了绀弩‘识知’雪峰‘手仇头’的一个层面。令绀弩更为感叹、悲愤的手与头作对的事情，便是雪峰在革命阵营中所受的无数冤屈，为了顾全大局，写下了一些违心的文章乃至被迫检查。尽管结果他仍被无辜地开除了党籍，但他对党的忠诚丝毫不减，以莫大的勇气，决心书写一部由兴到衰的太平天国小说《小天堂》。诚如绀弩在《雪峰六十》中吟咏的：‘酒边危语亦孤忠’，怎不让绀弩为这位有赤子之心的老友发愁？因为他们早已被打入另册，即使忠言，非但无人听，还言之有罪，故有‘人不言愁我自愁’之叹。”第二首以“干校”喻“文化大革命”，雪峰深刻地感受到由共产党内部派系斗争延及社会的自相残杀，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目睹他曾为之奋斗半生的新中国竟是一片秋风肃杀的天地，怎能不忧愁？——‘归从干校病添愁’，1976年1月31日他忧愤而死。虽说他死于肺癌，实为长期摧残所致。雪峰未死于敌人的枪下，却倒在各种‘同志’的口诛笔伐中，怎不令人为之悲愤？又有多少像雪峰这样的‘孤忠’之士，死于‘自己’的摧残之手？绀弩想起当年反清志士章太炎鼓励同牢邹容的诗句：‘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不由问道：‘相逢地下章夫子，知尔乾坤第几头。’我最初读这首诗时，即为这一问语而震撼。因为它不仅肯定了雪峰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而且深深地引人反思：自辛亥革命以来，有多少志士仁人为了创造一个光明的中国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然而如今为何还出现这种局面呢？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是当时许多中国人思考的问题，而忠贞不二冯雪峰遭遇的悲剧性，更加深了这一思考和忧虑，正是：‘识知这个雪峰后，人不言愁我自愁。’”

另稿：手迹原稿，第2首第1句“经”作“使”，第2句作“脱离干校鬼神愁”。

满成老友六周年祭读凤兮大姐悼亡作后作[1]

什么诗社什么诗，你画葫芦我发痴。[2]
你我相交五十载，输赢何止百盘棋。[3]
新民报副刊文学，商务印书馆女儿。[4]
八宝山前红百合，怨天风雨吊来迟！[5]

①金满成老友逝世六周年（1977年1月）这一天，祭奠他，读了金满成夫人——陈凤兮大姐悼念她去世（亡）的丈夫所作的诗以后作的诗。此首见于陈凤兮《泪倩封神三眼流》（《聂绀弩还活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陈凤兮《泪倩封神三眼流——哭绀弩》：“他问我‘满成死后你写了什么文字？’我答应抄点给他看看。当我抄了两首在满成祭日写的七律给他”，“次日再到他家时，他拿出一叠诗，统为‘近作’给我”，“最后用小字写道：‘……闻满成兄仙逝后，便欲以一诗见挽，因我对己事有无限感触，方自嘲不暇，未能及者，今读大作，迟早或可成一芜章也。”“两三天后他见面便交给我一首

诗，题为‘满成老友六周年祭读凤兮大姐悼亡作后作’”。

陈凤兮《雨后十年·金君忌日》二首：“一、学诗何足写襟期，倏尔人间永别离。梦绕渝江三月雨，魂销燕市一盘棋。尘灰有愿空虚话，天地无情诉岂知。细雪寒宵眠不得，拈毫欲写难为辞。二、羲之已逝涣之亡，人物风流感露霜。读罢楚词悲宋玉，弹残绿绮悼中郎。遗编在手频追忆，泉路凭谁说断肠。心怯年年逢此夕，泪珠线断湿衣裳。”

【满成】 金满成，（1900—1971），四川峨眉人。1919年与陈毅等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后毕业于中法大学。1929年与陈凤兮结婚。建国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凤兮】 陈凤兮，（1905—2003），广东汕头人。193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任该校新闻系助教。编辑《女声》、《民众日报》副刊、重庆《新蜀报》、越南《远东日报》。参加中苏友好协会妇女部工作。1949年到北京，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宣传科长兼何香凝秘书。1952—1960年任《北京日报》编辑。

②1931年末，聂绀弩和金满成等在南京组织了一个“什么诗社”，出版了《新民报》第一个副刊《葫芦》（你画葫芦），1999年1月侯井天、陈凤兮在北京朝外陈家，我自己发傻（痴）地在国民党南京中央通讯社当副主任。（据陈凤兮《泪倩封神三眼流——哭绀弩》）

聂绀弩《从改组派说到画册》：“（一九）三0年开始吧，即从武汉回南京之后，在伪中央社的职由副主任降为编辑了，但同时带编《新京日报》副刊，……因为编副刊而认识金满成，他那时编《新民报》副刊。……于是和金满成一唱一和，组织了一个‘甚么诗社’，出版了一个《甚么诗刊》。参加的还有别的许多人，现在记得的几个人：赵迦德……、段诗园、屠凝冰……、张屈光……，以及其他更无法记姓名的人。”（见《聂绀弩全集》第10卷321页）

【甚么诗社】 “1931年夏秋际成立于南京，由当时任国民党通讯社副主任的聂绀弩和南京《新民报》副刊《葫芦》主编金满成组织。曾有许多诗作者起而附和，诗社成员多至百余人，当时在南京日报上附出《甚么诗刊》，并出版过《甚么月刊》，专登新诗，大多系聂绀弩所作。‘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成立了文艺青年反日会，诗社遂此解散。”（据1991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钦鸿《现代文学社团漫录》第14则）

【画葫芦】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一：“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

③你和我彼此有交往五十年（载）来，你输我赢或我输你赢地下围棋，次数哪里（何）只是（止）一百盘。

④《新民报》副刊（葫芦），当时南京的知识青年称之为“副刊文学”，商务印书馆的期刊经常脱期，金满成曾在副刊上刊出小稿讽喻不要和商务印书馆的女儿联婚，婚期也必定靠不住（商务印书馆女儿）。（据陈凤兮《泪倩封神三眼流——哭绀弩》）

【新民报】 《新民报》，见《赠答草·悠然六十》注。

【商务印书馆】 我国历史悠久的出版机构。1897年创办于上海，1932年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该馆总务处、编译所及附设的东方图书馆（包括涵芬楼藏书）、印刷总厂等，为日军炸毁。后部分恢复。1954年5月总馆迁北京。

⑤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前的开得红红的百合花呀，都恨（怨）人间风风雨雨，我为悼念满成老友来得有些晚了（迟）。

【八宝山】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北京复兴门外海淀区八宝山南麓，是在明代护国寺的基础上改建的。

【百合】 多年生草本。夏季开花，有红黄、黄、白或淡红等色。我国各地多有分布。

挽阿英前辈[①]

普罗文学有批评，不始他人始阿英。[②]
中国共产党同志，晚清小说史殊名。[③]
胸罗万卷轻标点，眉冷千夫傲甲兵。[④]
我本游魂归幸早，及于病榻拜先生。[⑤]

①追悼去世（挽）的年长的、资历深的（长辈）钱杏村（阿英）。此首见于罗孚编《聂绀弩诗全编》，有笺：“此诗作于1977年”。

【阿英】 （1900—1977），原名钱杏村、笔名魏如晦，现代作家、文学史家。安徽芜湖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冬与蒋光慈等组织“太阳社”，编辑《太阳月刊》、《海风周报》等，宣传革命文学。1930年参加“左联”，被选为常委。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编《救亡日报》等，创作宣传抗日救亡的南明史剧多种。1941年起在新四军工作，主编《江淮文化》等。1945年任华中文协常委。1946年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文委书记，后任大连市文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天津市文化局长、华北文联主席、全国文联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等职。生平著述丰富，尤以对中国近代文学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成绩卓著。著有小说《义冢》，散文《夜航集》，剧本《碧血花》、《李闯王》等，史论《晚清小说史》，辑录成书的有《鸦片战争文学集》、《晚清文学丛钞》等。1978年出版了《阿英文集》。

②无产阶级文学（普罗文学），在中国所以有文学批评，不是别人开始的（始他人），而是阿英开始的（始阿英）。

【普罗文学】 见《赠答草·雪峰六十》注②。

【文学……批评】 即文艺批评。根据一定的美学观点对作家的作品、创作活动、创作倾向性进行分析和评论。是文艺学的组成部分。

③阿英早在1926年，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位同志，他的《晚清小说史》这部著作，特别（殊）有名。

④学识渊博，心（胸）里包罗了万卷书，他不大看重（轻）评点（标点），横眉冷对众多的敌人（千夫），在武装的敌人（甲兵）面前傲然不屈。

王存诚1994年8月25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轻标点'应指能轻松地标点古书。标点古书历来是一件难事。鲁迅《花边文学·点句的难》：'标点古文真是一种试金石，只消几点几圈，就把真颜色露出来了。'"

【甲兵】 见《第四草·挽陈帅》注③。

【眉冷千夫】 见《赠答草·有赠》注④。

⑤我本来是残留的生命（游魂），侥幸回北京早些（归幸早），赶上在（及于）你卧病的床铺（病榻）前探望（拜）先生你。

【归幸早……及于病榻】 聂绀弩1976年11月中旬从山西狱中释放回到北京家中。1977年2月20日到阿英家看望阿英。阿英1977年6月17日在北京病逝。

姜牙子《祭绀弩》："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日，我到新源里旧居（北京东郊新源里西区9楼3单元33号，侯注）看你之后，临别我说要去看阿英……，你一听兴奋起来，也要跟我去，'十多年不见了！'可是，你走不动呀，走一走，停一停，西区到东区，不过一二千米，一游也游过去了，可我得扶着你，这是旱游，一步挨一步，多吃力，到了钱家，你真是精疲力竭。看到了不能动弹的病中的阿英，'劫后相逢讶未死'，谈了谈不完的话，这是你第一次出门访友，也是和阿英最后的会见，不久，钱就先走了。"

另稿：朱正存作者手迹，第4句"名"作"声"；第6句"千夫"作"三夫"。1978年3月12日《新晚报》载，题为《七律三首·之二》，为最初稿，第4句"名"作"声"；第5句"轻标点"作"欺神鬼"；第6句"千夫"作"四帮"。

挽云彬[①]

唐虞揖让酒一杯，中日战争棋几围。
山水相逢天下甲，文章小可故人推。
知京多少人憔悴，与子三千年久违，
读尽诗书还是死，何如不读火成灰。

①此首见于1979年6月致彭燕郊信中，为同题诗最初稿。参阅《第四草·挽云彬》同题诗。

【唐虞】 古史传说：帝尧陶唐氏将帝位让给帝舜有虞氏，尧和舜都是所谓"以揖让有天下"。古人以唐虞时为太平盛世。

【揖让】 作揖和谦让，古代宾主相见的礼节。

读第7、8句，叫人想起旧剧词："人活百岁也是死，不如早死早投生。"

王莹遗著《宝姑》问世[①]

才人遭际例多磨，何只宝姑遇宝婆。[②]
万种鲜花新岁月，一枝椽笔旧山河。[③]
谁知涉甚天下事，我但唱吾心里歌。[④]
翘首西郊微怅怅，香山别近廿年么？[⑤]

①王莹生前没有发表的著作（遗著）《宝姑》出版，跟读者见面（问世）。此首见于罗孚编《聂绀弩诗全编》，有笺："此诗作于1982年。"

侯井天按：1958年尾，王莹由城里迁居到香山一个山沟——名叫狼见沟的农舍居住。"别近廿年"：1982年《宝姑》出版，聂绀弩因此写诗，上推"廿年"即1962年以前。聂绀弩在香山和王莹见过面，当在1962年前一点。

【《宝姑》】 是一部近似自传体的长篇小说，30万字。生动地勾画出一个失去母爱、失去亲人怜悯，被送到富商之家受尽苦难的童养媳形象。在苦难的岁月中伴随宝姑的是婆婆的横眉冷对和小姑的猜疑妒恨。不幸的人生，唤醒了她的反抗。终于逃出牢笼，认识了人生的意义，从而勇敢地投入了革命的洪流。1982年出版，茅盾题字，丁聪插图，夏衍"代序"，王莹的爱人谢和赓附《撰写〈宝姑〉的前前后后》。

②有才能的人（才人）的境遇（遭际），按惯例来说，往往是要经受许多挫折、磨难（多磨），哪里（何）只是宝姑（王莹）当童养媳遇到虐待她的婆婆这一件事呢。

【多磨】 宋/晁端礼《安公子》词："是即是，从来好事多磨难。"

侯井天按："宝婆"，略语——"宝姑的婆婆"，巧谐《宝姑》书名而又别具贬义——"这样的宝贝婆婆"。

③如同上万种鲜花盛开般的、新中国的年（岁）月，王莹一枝如椽的大笔，描写的是旧中国的山河人物（旧山河）。

【椽笔】 见《赠答草·雪峰南寻洪杨遗迹》注②。

④谁知道王莹的《宝姑》一事涉及中国（天下）的什么事，我只（但）唱我自己心里的歌——写诗。

⑤抬起头来（翘首）远望北京西郊外，稍微有些不痛快（怅怅），咱们在香山分别接近二十年了吧（么）？

【香山】 见《赠答草·赠巨赞》注④。

方印中："'人才遭际例多磨'，既是说的王莹，也有诗人自己的感慨在内。全诗表现出来的对王莹、对《宝姑》的感情很深。'我但唱吾心里歌'，是内心感情的抒发。'香山别近廿年么'，更是促膝谈心的亲切话语。"

悼胡风[①]

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②]
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③]
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④]
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⑤]
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⑥]

①追念（悼）胡风。此首见于1985年6月24日《人民日报》，投稿后聂曾三送修改稿，报社抽排几次，此为刊出稿。

②在从事著作，涉及人的意识、思维活动（精神）性质范围（界）工作的人物，常常不是（非）受“天”宠爱的（骄子），反而是穷困潦倒（沦落），人生道路坑坑洼洼（坎坷），在愁苦中死去。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夫如是，则精神界之战士贵矣。……然精神界之伟人，非遂即人群之骄子，车感轲流落，终以夭亡。”

【骄子】 见《赠答草·题韩羽画盗御马》注④。

③写了一千万字的文章（字文）写了一万首诗（泛指数量），可以（得）出版与世人见面（问世）的（者），能有多少（几）呢。

绿原、牛汉《胡风诗全编·编余对谈录》：牛汉说“对胡风的文章和诗的特殊风格，我听聂绀弩谈过一次。”时在1976年冬。“……他说：‘有人说，胡风的文章晦涩，别别扭扭，不明白晓畅。我说这些人都不懂什么是文章。鲁迅和雪峰文章姑且不论。在中国，当今的文学界众多人物之中，我最佩服的就是胡风的文章。胡风是真正的大手笔，写惊世骇俗的大文章的人。他的文章有令人胆寒的风骨。’‘文章通顺并不难，我聂绀弩的文章就很通顺，我可以当一名要人的文案。他那文章，他那诗，连他那拙重的字，都没有一点媚的味道。因为他和他的文章都不附属于谁，是他自己的。他的文章，他的诗，不是掌握了什么词藻、音韵、章法、典故以及经典里能够查找到的知识可以写出来。他不是文字奴隶，他的文字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只属于他，或者说只属于他的理论和他的诗。别的什么学问都跟他的诗和文章无缘。胡风的文字所以让人感到晦涩，不顺，甚至难以理解，因为他是一个探索者，而且探索的是险境，是谁都没有去过也不敢去的地方。你可以说他是一意孤行，是的，他单枪匹马，不顾死活，必然会弄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他绝不是那个外国的唐·吉诃德！胡风追求的文学境界，我以为他其实并没有真的到达，他只不过是在艰难探索中望见和感觉到了，或者自以为达到了。因此他的文章就有许多一时很难说透的地方，因为说不透，文字就必定带点生涩。可他自己却已经沉浸在开拓者的狂奋和欢乐之中了。’‘我可是当今世界上最了解胡风的一个人！’”绿原：“聂绀弩常言人之所未言，……这些话真可算是独到的见解。……聂绀弩说他最了解胡风，就同代人的亲密关系而论，当然是可信的。”

侯井天按：《胡风全集》10卷（其中诗集一卷）总计442万字。

④死了以后，再也没有苍蝇（青蝇）似的家伙去作吊唁慰问之客（吊客），因为遗体（尸）收存（藏）在医院太平间的冰箱里。

【青蝇】 《诗经·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营营青蝇，止于榛。谗人罔极，构我二人。”（朱熹注：“青蝇，污秽能变白黑。”）

【青蝇为吊客】 《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裴松之注引《虞翻别传》：“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当长没海隅，生无可与言，死以青蝇为吊客。”

鲁迅《野草·死后》：“嗡的一声，就有一个青蝇停在我的颧骨上。”

【尸藏太平冰箱】 胡风冤案平反后，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病逝后，胡风的家人不同意文化部拟定的悼词，尸藏北京友谊医院太平间的冰箱里，当年8月6日火化，过了7个月又7天——于1986年1月15日举行追悼会。

刘友竹《聂绀弩诗注释补正》：“‘死以青蝇为吊客’”，“悼胡风作‘无’，是说连青蝇也没有，则死者是何等的孤寂，悼者是何等的悲愤，……表达得更加沉郁冷峻……像这样的化用故实，正是聂翁所长。”（见《当代诗词》1994年8月总第30期）

何永沂《青蝇两义，不可不辨》：“聂老以思想家的思辨力，哲人的广阔襟怀，居高临下，大笔挥洒，豪宕奇伟，古今悼诗恒河沙数，能似此金光闪闪者不多也！”“‘死无青蝇为吊客’一句是以‘三国典’为表，‘诗经典’为里，整句出自‘三国典’，而其中的‘青蝇’却出自‘诗经典’，即指变乱善恶的佞人。”

舒芜1996年3月11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何永沂文，……说聂句‘是以三国典为表，诗经曲为里’，甚是，他不赞成把二句看成因果句，则是没有贯彻他的‘里表论’。其实这也是以冰箱为表，借着冰箱内不会有苍蝇，表面上说的是昆虫习性，而双关到没有青蝇似的家伙来，正聂诗用典腾挪变化之法也。罗注‘有此一藏，则并青蝇吊客亦无矣’。热天有蝇，冷天无蝇，冰雪中无蝇，前人用此典时早有注意及此者。如陈宝琛哭张佩纶诗云：‘隆寒并少青蝇吊。’亦谓：‘因为’是隆冬之中，‘所以’并少青蝇来吊。至于他是否以青蝇双关佞人，可能也有此意，随读者意会可矣，何文谓冰箱句引出下句，当然不错，但与冰箱句与上句为因果句无矛盾。”

李师金《读〈寒山诗集〉重解聂诗“死无青蝇为吊客”》：“可见‘死无青蝇为吊客’乃眼前之现实，聂翁为之深表遗憾；实象之‘无’，并非排斥意象之‘以’。为此婉转含蓄，恰好表现了聂翁对逝者难以言说的无限感慨，相当于对胡风盖棺论定的高度评价，也蕴含着对良友缠绵悱恻的深厚感情。”“人死而藏尸于太平冰箱，乃是极正常、极普通的现象，聂翁却由此生发，驰骋迅捷、广阔的想象力，把古与今，正与反，虚与实天衣无缝地融合起来，开拓出一个意蕴幽深的境界，创造出挽诗中的上乘之作，这种神奇精妙的诗艺，正是我辈所难企及的。”（附2002年8月4日信后）

⑤胡风的志气、抱负（心胸）和对党和人民真诚的心（肝胆），同时（齐）冻成坚硬的冰，就是天上刮来的风（天风），也不能把他喊（呼）起来了。

梅志《悼念之余》："老聂写出了哀愤感人的挽诗：……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皆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

清/黄景仁《太白墓》："江山终古明月里，醉魄沉沉呼不起"。

⑥六月九日（昨。——胡风逝世第二天），我做了个梦，梦见你（君）站（立）在海边的一座山上，看到深青色的（苍苍者）是天空，没有边际、看不清楚（茫茫）的是水。

【苍苍者天】 见《拾遗草·北大荒歌》注②。

周锡（韦复）《当代诗词面面观》：聂绀弩关于胡风的"这几首诗的字法、句法突兀顿挫，意象恢伟奇杰，能在李、杜、苏、黄（庭坚）外另辟蹊径；所用的新名词又谐协圆融，不露圭角；而其整体的思想境界和思辨深度，更非古人所能企及。"（见 1987 年《当代诗词》总第十期）

姚锡佩《我所认识的聂绀弩》："胡风逝世后，因草拟的悼词继续粗暴地否定胡风参加革命的动机和他的文艺思想，致使尸骨迟迟未得地母的安慰。这时已病卧不起的聂老，在《人民日报》等报章上连发吊诗，其中诗云：（姚引聂诗全首，此略）这惊天地、泣鬼神的诗句，令人潸然泪下。我禁不住立即去探望聂老，向他叙说人们对这些吊诗的反映，惊叹他大胆说出了大家心里的话。他听时表情那么木然，也可说是那样的严肃，继而带着他激动时常有的口吃慢慢地说：'有多少人参加革命的动机是纯而又纯的呢？又有谁的文艺思想是绝对正确的呢？为什么对胡风如此苛刻？'"

赖丹《艺窗琐记·心灵的圣火》："聂绀弩在《人民日报》刊登了一首闪耀诗坛、锋芒毕露的悼诗，再加上过人胆识的诚挚诗情，令人叹为才子之笔，老益弥增。"（赖引聂诗全首，此略）"聂绀弩由于切身经历，以诗言志，托诗寄情，既是直抒胸臆的夫子自道，又是患难与共的良朋知音，对胡风的坎坷遭际，既表示深沉慰解，但也有莫名的悲愤；虽非'骄子'，却以'忧死'，岂不人天共愤吗？著作甚丰，却难以问世，令人印象朦胧，难辨是非，虽有作家桂冠之名，却饱无读者知音之悲，亦足令人痛心了。尸入冰箱坚冰；青蝇辟易，谣诼无存；象征了胡风虽不幸，但却有忠诚于党和人民的坚贞信念。""聂诗最后二句辞殷意切，但用古诗，天风海浪，苍茫无际，虽哀其人已逝，但念其志尚存，令人低徊吟咏，深思不忘。""《悼胡风》一诗能震撼广大读者心弦，并能产生奇思妙谛的艺术魅力。"

彭燕郊《千古文章未尽才——聂绀弩的旧体诗》："下面是我对于他的赠胡吊胡诗要说的一些话。赠胡诗多从北大荒回来后开始写的，胡风被判刑后流徙四川，他甚至准备去四川看他，但他自己已疾病缠身，无力成行，只有不断地怀念故人，不断地写诗。

"读赠胡吊胡诗，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些诗里有多少'忠愤'，更说不上畔牢愁。北大荒归来，胡风判刑，接着是'文革'，他自己也被判无期徒刑，'留尔头颅为活鬼，亏他面目似灵官'，'戚忧贫贱平生事，衰病流徙未死情'，凡

此等事此等情，诗中都不过是照录现实，无意张扬。'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要知道，人到了那种处境，任何笨蛋也该大彻大悟了，荣辱得失，早已毫不相干。'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不超脱才怪呢。

"然而，'最念风云龙虎会，不胜天地古今情'，在为辉煌的理想一起从艰难然而壮丽的战斗道路上走过来的战友之间，总不能不有那么一种感情，总不能不存在那么一种愿望。'英雄天下诗千首，花月春江酒一杯'，不能够不盼望，这盼望是痛苦的。'眉山望见燕山未，隔雾杯邀一酹偷。'痛苦，因为这盼望又是渺茫的，'驴背寻驴曾万里，梦中说梦已千场'，'斯是海棠开日梦，至今重盼海棠开'。《北荒草》的冷隽如今让位给总是落空的期待引发的缠绵情怀，'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期待得到的回报只是残酷的失望，但除了期待，还能做什么？

"赠诗和悼诗多处写到'三十万言书'，'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真所谓'有时千载事，只在一联中'，十四字蕴含着多么丰富的人类经验。'三十万言书大笑，一行一句一天刑'，'今日密云风习记，几人三十万言书'，多已成为传诵不衰的名句。但这也并不就是绀弩对'三十万言书'的评论，也还不过是就事论事罢了。这件事他并未参与，对此举多半还持怀疑态度。胡风的可敬可爱正在于此，当时，倾构日深，处境已非常窘迫，上书言事向来是危险的事，他的鲁莽说明一个人对自己的文学理想居然能够执着到这种程度，其智可及，其天真不可及，也许只能这样说了。

"但有一件事，无论是作者还是我们读者都感到含糊不得，'尊酒有清还有浊，吾谋全是亦全非'（《赠答草》序诗），'岂真吾道遂云浮'。'谋'见于《代周篓答》，'道'又见于悼诗。诗中的'谋'和这个'道'，无非就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传统吧。'吾道'与'吾谋'的'是'与'非'，以及它难道真的'遂云浮'了，是他时时都要想到的，从三十年代起，想了几十年了，如今更不能不联系自己的和胡风的遭际来想。这是一种沉重的回顾，照黑格尔的说法，这种回顾叫做'自我深化'，就是这些诗的基本素质，或者叫做诗心。

"从《北荒草》到赠胡吊胡诗，展示了绀弩旧体诗艺术的新的开拓带来的广阔前景，然而，胡风去世前后，他的健康情况已下降到没有能力写作的程度了，他衰疲到了极点，吊胡诗是他让我们看到的最后的火花。赠诗和吊胡诗无疑是最美感情产生的最美的诗。'无此绝等伤心事，亦无此绝等伤心之诗。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秋论，不可无此诗'。这是陈衍在《宋诗精华录》里评陆游《沈园二首》的话，他说的'百年'指婚姻、家庭，我们不妨联想为'百年之盛事'的'百年'。然而我们付出的代价却太大了。"（见 1991 年第 10 期《读书》）

晓风《胡风和〈七月〉、〈希望〉撰稿者》："胡风于 1985 年去世后，聂写了感人至深的诗《悼胡风》（晓风引聂诗全首，此略）。"（见 1994 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

刘友竹《论杜甫对聂绀弩的影响》："他寄赠、悼念胡风的诗多近二十首，堪与杜甫寄赠李白的诗篇相比美。这些诗都是天壤间主持公道、维护正义的文

字，是一曲曲震撼人心的正气歌！”

周正章《胡风的追悼会与三次平反》：“这个追悼词风波，除香港的《中报》、《镜报》、《明报》当时即予以报道，内地传媒均只字未提，只在挚友聂绀弩见诸报端的《悼胡风》诗句里……透露点滴消息。”（见2004年11期（河北）《文史精华》）

另稿：《光明日报》最先载此聂绀弩吊胡风诗，仅8句，题为《吊胡风》，有小记：“仓卒凑句，未拘格律，亦仅一首。馀均平日赠君者。体皆七律，录以为吊。六月十日晚”。诗为：“精神领域少骄子，沦落坎坷终忧死。千万字文万首诗，八十三年一瞬耳。心胸肝胆齐破碎，锦绣文章斯已矣！呜呼先生何处寻？化尸炉或地下水。”

6月22日载《团结报》时诗为：“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千万字文万首诗，君直文章机器耳。死无苍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金石坚，从此天风吹不起。昨梦君立海上山，苍苍者天茫茫水。”

吊冯伯恒[1]

一剑随身天下巡，昂头四顾我何存。[2]
衰年痛饮拚裘马，劫后高歌泣鬼神。[3]
死以青蝇为吊客，生逢白虎入丧门。[4]
介推死际凌烟笑，狐偃赵衰皆幸臣。[5]

①哀悼（吊）去世的冯伯恒。此首见于1985年8月6日《羊城晚报》。

【冯伯恒】 （1914—1985），原名冯锦星，广东南海人。193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七七事变后即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赴南洋、越南、新加坡、柬埔寨、马来西亚，宣传、募捐，把医疗器材、药品分送到新四军南昌办事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后到桂林、重庆与文艺界进步人士来往甚密。1945年参加民盟。1946年到香港，担任民联粤、港、澳分部委员兼秘书主任。1948年参与何香凝、谭平山、柳亚子等筹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工作，任第一届中央委员，1949年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建国后，任广州市政府委员、市体委副主任、市民革副主任、广东省民革常委，二、三、五届民革中央委员。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任广州市政协副主席。1938年开始创作诗词，到逝世前，共写诗词350余首。画山水、花卉、鸟兽，开过个人画展，发表过美术论文。

②过去你像古代豪侠那样身边带着（随身）一把宝剑，在国内外（天下）到处奔走、联络，高仰着头（昂头）向四下里看（四顾），意气洋洋，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何存）。

刘坦宾1992年8月28日给侯井天的信：“似宜译为，昂起头来（‘仰’字有骄横意味）向四下里看，哪里有我容身之地呵。”

宋/陆游《灌园》：“少携一剑行天下，晚落空村学灌园。”

③你到了老年精力衰弱的岁月里，却尽情地喝酒（痛饮），为了换酒竟像诗人李白那样，不惜舍弃（拚）了名贵的马和价值很高的毛皮衣服（裘），在一场灾难后（劫后），你放声歌唱（高歌）吟咏，使鬼神都感动下泪（泣鬼神）。

冯的夫人——张志永1991年11月7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冯被错划为‘右派’，郁郁不得志20余年，有时饮酒以浇愁肠，粉碎‘四人帮’后，继而(19)79年彻底平反，因而心情舒畅，特别是三中全会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宽和的政治气氛，（他）参与国家建设、统一的大业活动，写画赋诗，披露报端。”

唐/李白《将进酒》：“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唐/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④你死了以后，苍蝇（青蝇）飞来作为吊唁的客人，你活着的时候遇上(生逢)东方的白虎星进了丧门神的家门（入丧门）。

【青蝇为吊客】 见《拾遗草·悼胡风》注④。

【白虎】 西方七宿的总称。《礼·曲礼》上：“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

【丧门】 星命家所谓“丛辰”之一，也称丧门神。《协纪辨方书》三《丧门》：“《纪岁历》：丧门者，岁之凶神也，主死丧苦泣之事。”

张志永在上述同一封信中说：冯伯恒1985年3月3日病逝后，“对他的生平事绩，事实上以淡化为主调。除聂老一首诗及一位名叫冯剑文的文人发表一首悼诗之外，政、文界好友亲朋皆默然。”

“死以青蝇为吊客，生逢白虎入丧门”一联，参阅《拾遗草·七夕》。

⑤介之推被晋文公放火烧山烧死以后（死际），他的灵魂飘凌在烟火之上(凌烟)发出哈哈的大笑声，原来在晋文公的眼里，狐偃和赵衰那号人，都是他所宠信的臣子（皆幸臣）。

【介推】 介之推，见《拾遗草·风怀》注⑨。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在晋文公逃难的过程中，介之推追随多年。当文公返回本国，从臣争名位、求俸禄的时候，介之推却超脱在这种纷争以外，背着老母亲隐藏到深山里去，宁被烧死，也不出山。

【凌烟】 这里是说灵魂凌烟飘举，又双关唐朝的凌烟阁，那是唐朝绘画功臣像崇祀纪念之地，参见《拾遗草·风怀》注⑧。

【狐偃】 春秋时晋人，文公之舅。文公流亡时，狐偃跟随十九年。后来文公定了王室，称霸诸侯，大都是狐偃的谋略。

于永森：“幸臣”，不以为然也。以见冯之不热衷于居功，以见时之忘其功。译宠信，此中微妙意，失矣。

【赵衰】 春秋时晋文公臣。从文公出亡十九年，文公立，衰与偃最有功。归国后辅佐文公定霸，其子孙世代为晋卿。

张志永在上述同一封信中说：“用一个著名的典故，是为冯抱不平的态度

所发的牢骚。事实上由于反右运动，那些资历远不及冯的人倒占了上风，冯当时被降了五级，20多年处于靠边站的境地。”

“伯恒与聂老是40年代初在桂林相识的，他们是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的诗友。”“周大姐也是冯的挚友。1985年冯去世，周十分悲痛，但她看到聂重病在身，不敢告诉他。是后来我去信被聂看见，他非常痛心，立即卧床赋诗一首，8月6日登在《羊城晚报》。”——冯已逝去5个月又3天了。

萧红墓上六首（之三、六）[1]

三

黄河滚滚怒而东，去日山川动荡中。[2]
有寇追踪千里月，与君横渡八方风。[3]
万倭其奈天生德，一艇轻飞地母宫。[4]
回首此情犹未远，如何人说凤台空。[5]

六

霓雌不碍以文雄，隽语长思鲁迅翁。[6]
刊物两期同海燕，龙门一品进萧红。[7]
我人宁信灵魂说，叟女终无地下逢。[8]
果尔春来亦何觉，乱搔华发向空濛。[9]

①萧红的坟（墓）上。此二首见于《三草·赠答草》和《啖堂诗》，在编辑《散宜生诗》时删去，保留的四首题为《再扫萧红墓（四首）》。

参阅《赠答草·再扫萧红墓（四首）》、《拾遗草·慎之见吊萧红诗后……》。

郭隽杰《落红缱绻传三绝——挽著名画家尹瘦石》：“1964年春，聂绀弩只身南游，悄然来到广州，特地去银河公墓祭奠萧红，并写下六首悼诗。……回京后聂便请尹瘦石为萧红写真……画像右方通上直至整个下方，占据画的绝大部分的，是陈迩冬所题聂绀弩的六首七律《吊萧红》。诗云：（聂诗六首，此略）”郭云：“聂的六首吊萧红诗已见诸报刊”。

②黄河的水急速地翻腾（滚滚），气势很盛（怒）地朝东流着，那些过去了的年月（去日）里，我们国家的山河（山川），在不稳定（动荡）中度过。

罗孚：“‘黄河滚滚’写一九三八年与萧红等自武汉赴临汾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事。”

③有从外国人侵我国的敌人（寇。日本侵略军），按行动所留的痕迹追寻（追踪）着，我们顶戴着远照千里的明月（千里月），我和你（君）横着渡过（横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狂风巨浪的险境（八方风）。

【横渡】 从江河湖海洋的这一岸到那一边。

唐/李峤《送光禄刘主簿之洛》：“他乡千里月，歧路九秋风。”

金/董解元《西厢记》卷五：“半窗千里月，一枕五更风。”

聂绀弩1955年6月25日《历史交代》：“一九三八年一二月，随艾青、田间、李又然、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等同到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到不久，临汾撤退，随丁玲同志的服务团到西安。”（见《聂绀弩全集》第10卷25页）

④众多（万）的日寇（倭），他（其）怎么（岂）能奈何老天给了我们以高尚的品德（天生德），一条轻便的小船（艇）载着我们朝后土夫人（地母）的宫殿轻轻飞去了。

【倭】 旧指日本。详见《南山草·花月痕》注②。

【天生德】 《论语·述而》：“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地母】 见《北荒草·割草赠莫言》注③。

⑤回想起（回首）这种情景（此情），还（犹）没有（未）相隔很远，怎么（如何）李白（人）说凤凰台上凤去台空了（凤台空）。

唐/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⑥女作家萧红，她好比天上的一道七色的彩虹中雌虹（霓雌），霓虽然是“雌的”，并不妨碍她以文学创作（文）称雄，时间虽然很长了，我常常想（思）着鲁迅老人（翁）“霓雌不碍以文雄”这句隽永的话（隽语。隽同俊）。

【霓雌】 霓即雌虹，也叫副虹。相传虹有雌雄之别，色鲜者为雄，也叫主虹；色暗淡者为雌，也叫副虹，雄叫虹，雌叫霓，霓位于主虹外侧。

⑦《聂绀弩全集》第1卷331、332页：（1936年）“鲁迅和胡风、萧军、萧红等合办一个刊物：《海燕》。校对、排版以及别的杂事由我担任，对外算是我编。……只出了两期就寿终了”，“这刊物的主持人……是鲁迅”。1月20日出第一期，2月20日出第二期，旗帜鲜明，战斗性强，读者反响强烈，遭到国民党的禁绝而停刊（刊物两期同海燕），萧红在鲁迅的龙门下，进入第一流（一品）的行列。

【龙门……进】 龙门，见《南山草·六益鸟》注③。

舒芜读诗笔记：“后人因以名气大、声望高的人为‘龙门’，得到这种人的赏识而提高了知名度为登龙门（进龙门），这里‘龙门’指鲁迅。”

鲁迅1936年2月29日致曹靖华：“《海燕》已以重罪被禁止，……同被禁止者有二十余种之多，略有生气的刊物，几乎灭尽了；德政岂但北方而已哉！”《海燕》罪名为“一、抨击本党外交政策；二、宣传普鲁文化；三、鼓吹人民政府。”

⑧我们这些人（我人）哪里（宁）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的说法呢，那么，鲁迅老人（叟）和萧红（女）终于不会有（无）在地下相遇（逢）的事了。

⑨当真是这样（果尔），春天到了，萧红你又有（亦）什么（何）感觉呢，我胡乱用手指甲挠着（搔）花白的头发（华发），朝（向）着迷茫（空濛）的天地。

另稿：聂绀弩的《萧红墓上》组诗，经过反复修改。最早于1964年4、5月间自广州寄高旅《红墓》四首；随即于5月6日补寄《红墓第五首》，同时对前作做出一处修改；5月9日又寄去多处修改，这些都是聂仍在广州时。1964

年12月5日自北京致高旅信，说已据报刊发表的五首请陈迹冬题在尹瘦石画的萧红像上，补作了一首，又修改多处，此时已大体完成。1981年《三草》印成，收《萧红墓上六首》，又略有修改。1982年《散宜生诗》印成，收其中四首，题为《萧红墓上（四首）》。1985年《散宜生诗》增订、注释本印成，改题为《再扫萧红墓（四首）》。1987年舒芜又发现另外一首（见下一首）。

寄高旅最初稿，题为《红墓》，第3首，第1句“而”作“趋”；第2句“去日”作“祖国”；第3句作“有寇跟追三鼓月”；第7句“‘回忆此情犹昨夜”；第8句“如何”作“不堪”。第6首，原为第5首，第1、2句作“四诗题罢曲当终，猛忆先驱鲁迅翁”；第3句“同”作“编”；第5句“宁”作“谁”；第6句“终无”作“难云”；第7句“春来”作“华新”；第8句“华”作“白”。

画上所题，第3首，第2句“去日”作“祖国”；第3句“追踪”作“跟追”；第7句作“回忆此情犹在眼”。第6首，第4句“进”作“定”；第5句“说”作“有”。

萧红墓上四首（之四）[①]

东风今已压西风，春在文园艺圃浓。[②]
众鸟争鸣花笑里，百花齐放鸟喧中。[③]
呼兰河畔花成浪，越秀山边鸟作钟。[④]
万紫千红犹有恨，恨无叶紫与萧红。[⑤]

①此首见于舒芜手抄稿。为编《咄堂诗》时弃收者，可能是后来补作的。

舒芜1996年9月30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日前在旧书柜中，发现一个小抄本《咄堂赠答》”，“此盖《赠答草》的初本，当时连油印本都尚未有，我据手稿抄下来。计诗57题。”其中有一首为今各种印本所未收，“即《萧红墓上四首》之第四首。”“此诗不见于后来各本中，盖所删弃者。删弃之故，或者因其近似‘歌德’，对当时形势说得太乐观，艺术上亦非上乘，掉弄‘鸟’‘花’字面，有些近于文字游戏；只末联说万紫千红中只恨没有了叶紫这一‘紫’与萧红这一‘红’，尚是聂诗常有的巧思。”

②当前（今）革命的、进步的、向上的力量（东风）强大，已胜过（压）反动的、腐朽的、没落的势力（西风），文学、艺术的园地里（文园艺圃），春天的色彩、感情、气氛很重（浓）。——文学艺术的春天。

【东风……压西风】 见《拾遗草·杯底》注④。

③许多鸟（众鸟）在花丛里争着鸣叫，声音嘈杂（喧），名目繁多的花（百花），在喧闹的鸟声中一块儿开放（齐放）。

【百花齐放】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

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报告会，宣传部长陆定一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党中央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④黑龙江省的呼兰河边（畔）的花朵轻摇漫舞，像河水波浪起伏（花成浪），在广州的越秀山边，听！鸟声宏亮如钟声（鸟作钟）。

【呼兰河】 松花江支流。在黑龙江省中部。源出小兴安岭，南流到呼兰县入松花江，长523公里。（侯按：萧红，呼兰县人）。

【越秀山】 一称粤秀山，俗称观音山。在广州市北，为白云山余脉。以有越王台故址得名，有镇海楼、北秀湖名胜。解放后为越秀公园。（侯按：1957年7月萧红骨灰从香港迁回广州，安放在广州银河墓地。）

郭隽杰上述同一信中说：“‘呼兰河’、‘越秀山’，以出生地和终葬地涵盖萧红一生，由主萧红拉来宾叶紫，杂文笔法。”

⑤在这万紫千红、争芳斗艳春天一般的景色里，还有（犹）遗恨的事：没有了（无）叶紫和萧红两位作家。

【万紫千红】 见《南山草·花城以“迎春”为题索诗》注③。

【叶紫】 （1912—1939），原名俞鹤林，现代小说家，湖南益阳人。父亲、姐姐都是共产党员，曾参加1926年的湖南农民运动，1927年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叶紫少年时代即被迫流亡，当过兵、做过小学教员和报馆编辑。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0月5日因肺病逝世。作品有短篇集《丰收》、《山村一夜》和中篇《星》。

侯井天按：1934年3月，上海《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创刊，聂任主编，叶紫助编。1934年5月18日《鲁迅日记》：“遇叶紫及绀弩，同赴咖啡店饮茗，广平携海婴同去，收《动向》稿费三元。”可知聂与叶紫的关系，没了叶紫，与没了萧红，同为聂绀弩铭心一“恨”！

访丘东平烈士故居（又六首）[①]

一

锄锹旗笠县墟村，夜半枪敲地霸门。[②]
陆海丰人红一姓，斯巴达族战为魂。[③]
风流骏骨无抔土，铁打钢肠有泪痕。[④]
三十余年我何往，输君后起以文存。[⑤]

二

抛却南山此敝庐，左提枪杆右携书。[⑥]
几曾天下文章伯，肯是沙场怯弱夫？[⑦]
游击战中遭遇战，一头颅博万头颅。[⑧]
人间换后江山美，愁绝国殇不可呼。[⑨]

三

拥笔千枝又万枝，满怀革命战争诗。⑨
犬儒惜墨如金处，虎将涂鸦以血时。⑪
连长所遭唯苦斗，队员通信有雄姿。⑫
生前小说杨无敌，死后梅花史督师。⑬

四

百战中原两仲谋，有人闾倚几阳秋。
壮哉野泽三春草，赌掉乾坤一颗头。
此日登堂来拜母，昔年横海许同舟。
问谁梅垅经行际，不指衡门话虎丘。⑭

五

浊浪淘沙百战鏖，进攻速决又迂包。
江东子弟娴兵甲，天下英雄爱堑壕。
谋画帐中虎皮椅，声威马上鬼头刀。
东风暮雨丘郎便，打打吹吹扑敌巢。

六

枪一枝同笔一枝，上鞍杀贼下鞍诗。
犬儒惜墨如金处，虎将涂鸦以血时。
连长所遭唯苦斗，队员通讯有雄姿。
酒酣抓笔当枪弹，一弹洞穿膏药旗。

①《散宜生诗·第四草》收有《访丘东平烈士故居》三首，此外尚有同题诗若干首，或为初稿，或删去不收，或改作他用。此处所收，次序及序号为编者所定，非原有者。第一首见于1978年10月22日抄寄高旅手迹，题为《访丘东平烈士故居四首·之二》，当系后来补作；第二、三、四首见于1964年中自南方回京后抄寄高旅手迹，题为《访丘东平故居（宅在海丰梅垅镇麻佛垅村）（四首）·之二、三、四》；第五、六首见于山西狱中档案存稿，题作《访丘东平故居（五首）·之二、三》。

此处之第一、二首为《散宜生诗》未收者；第三、五首后改用于挽陈毅；第四首为《第四草·丘东平烈士故居（三首）·之三》的初稿；第六首与第三首为同一首，而差别较大。

参阅《第四草·丘东平烈士故居（三首）·之三》、《第四草·挽陈帅（三首）·之一、二》。

②县城、集市（墟）、村庄，群众举起农具（锄锹）、旗帜，戴着斗笠，行动起来，三更半夜农民运动的武装（枪）敲开地主、恶霸的大门。

③陆丰、海丰县的人民群众，心和姓都是一个“红”字，像古时斯巴达奴

隶剖国家全权公民那样，拿（以）战斗作为自己的灵魂。

【陆海丰】 海丰、陆丰，广东省县名，位于广东东南沿海。

【斯巴达族】 即斯巴达人。即斯巴达奴隶制国家全权公民的称谓。通常指斯巴达奴隶主阶级。不从事生产劳动，过集体的军事生活。组成外人无权参加的平等者公社。公元前四至三世纪贫富急剧分化，斯巴达提亚集团渐趋瓦解。

④你有功绩又有文采（风流）的，价值千金之骨（骏骨），却没有掩埋它的一捧土（抔土），就算铁打钢铸的心肠，也见有泪的痕迹（泪痕）。

【风流】 见《北荒草·推磨》注①。

【骏骨】 见《北荒草·马号》注④。

⑤1941—1964年，你牺牲后的这二十多年，我聂绀弩往哪里去了（何往），赶不上你（输君）、我是后来出现的（后起）以摇笔杆子活在世上（以文存）。

王存诚：“‘输君后起以文存’，似应解作：不如你虽然后起（丘比聂参加革命晚）却以所著文章而留名于世。联系上句，实亦感叹自己一事无成。”

⑥抛弃南山一处破烂的房屋（敝庐），你一手拿枪一手携带着书籍——文人从军。

⑦凡是中国（天下）文章魁首的代表人物（伯），哪有几个肯在战场（沙场）上做胆小怯懦的人（怯弱夫）？

⑧新四军和八路军抗日战争期间主要用的是游击战术，你在游击战中打了“遭遇战”。用你的一颗脑袋（头颅），换取（博）了众多人的生命，继续抗敌。

【游击战】 战术名词。灵活分散的小部队，在敌后用袭击、伏击、破坏、扰乱等手段进行战斗。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

【遭遇战】 战斗名词。军队先头部队碰上敌军的战斗。

⑨（第7句与《第四草》中同诗同），为国家牺牲的丘东平（国殇），教人极端忧愁（愁绝）无法呼唤回来了（不可呼）。

唐/李白《灞陵送别》：“正当今夕断肠处，黄鹂愁绝不忍听。”

⑩你我所在的新四军，有（拥）千枝万枝笔杆子，心里存满（怀）歌颂革命战争的诗篇。

⑪与《第四草·挽陈帅》第2首第2、4句同。

⑫你的一生，如同你的代表作——小说中《第七连》的连长，所遇到的只是（唯）艰苦的斗争，第七连的队员完成通信任务时，姿态威武雄壮（有雄姿）。

⑬你活着的时候（生前），你写的小说，堪称“杨无敌”，死了以后，人民赞誉你如同掩埋在梅花岭的指挥军队抵抗清军的史可法（史督师）。

【杨无敌】 对宋名将杨继业的誉称。《辽史·圣宗纪二》：“宋将杨继业初以骁勇自负，号杨无敌。”

王存诚：“‘杨’字在此处或无实义，借用成语与‘史督师’对。”

【梅花史督师】 “史督师”指史可法。史可法是率领、指挥军队（史督师）坚守扬州，抵抗清军的名将。“梅花”，指扬州广储门外梅花岭。史可法衣冠冢在此。

罗孚：“此诗赞扬广东海陆丰一带人民以革命为光荣，以红为姓，以斗争为灵魂。丘东平为海丰人。”

⑭经行际，在南北道路上行走时。

【衡门】 横木为门，指简陋的房屋。《诗经·陈风·衡门》：“衡之下，可以栖迟。”

胡风和诗：和第2首：“为报沉冤别草庐，衰兵耻学圣贤书。怀仇继往余三户，发愤开来起万夫。敢指文场嗤白脸，何堪武道苦黔颅。除佞破假披肝胆，振臂高呼又大呼！”和第3首：“捷报沙场笔一枝，横刀蘸血写新诗。犬儒怕死垂头处，虎将捐生断臂时。以《第七连》高士节，才三十岁巨人姿。丹心耿耿倾声泪，叹绝情真一代师。”和第4首：“有勇何尝定有谋，空传关羽读春秋。图穷豫让悲涂面，境绝严颜怒断头。吊友倾情终挂剑，寻仇矢志敢沉舟。时移景换凭君看，野祭家孤共一丘。”“除奸曾敢斥权谋，博得孤囚十度秋。林黛玉终还爱泪，眉间尺竟索仇头。难投破旧千枝笔，待泛汪洋一叶舟。翘首南天春正盛，何当一掬吊荒丘。”

另稿：第二首，罗孚（罗承勋）存作者手迹，无题，诗末题“承勋仁兄正绀弩”。第1句“此”作“一”。

鲁迅先生忌日以野草中语意为诗,得九首(之三、六、七)

三、影的告别[1]

下是地狱上天堂，地天无处可旁皇。[2]
虚空不占心灵罅，暗黑消于日月光。[3]
环手作杯得狂醉，举肱成翅且高翔。[4]
不知睡到何时候，告别影来入梦商。[5]

①《影的告别》是鲁迅《野草》中的一篇。此首及以下二首均见于聂绀弩1963年末寄高旅组诗《鲁迅先生忌日以野草中语意为诗得九首》手迹。

参阅《第四草·影的告别》。

②要下，是地狱，要上，是天堂，天地间没有可以走来走去（旁皇）的地方。

鲁迅《野草·影的告别》：“天堂里，我不愿去”，“地狱里，我不愿去”“我不如旁皇于无地”。

③与《第四草》中同题诗同。

④两手捧着（环手）当杯子盛酒，我干杯，我滥醉，举起胳膊（肱）成个扇形翅膀，暂且由我高高起飞（翔）。

鲁迅《野草·影的告别》：“我姑且举起灰黑色的手，装着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

⑤不知道睡到什么（何）时候，影子来到睡梦中，和我商量告别。

【商】 漏刻。古代漏壶中箭上所刻的度数。《仪礼·士昏礼》：贾公彦疏：“郑目录云：‘日出三商为昏。’——商，为商量，是漏刻之名。”

六、死火[1]

梦自冰山堕冰谷，忽逢死火似珊瑚。[2]
体温终竟惊醒了，冰冻里真睡熟无。[3]
出谷烧完留谷死，白天用少黑天需。[4]
我终被碾车轮下，及见荒寒又噬渠。[5]

①《死火》是鲁迅《野草》中的一篇，把散文改写成（为）诗——七律一首。

【七律】 律诗的一种。一首八句，每句七字。

②我做梦，自己从冰山上掉（堕）在两座冰山之间的夹缝（谷）里，忽然碰到（逢）死了的火像（似）珊瑚。

鲁迅《野草·死火》：“我梦见自己在冰山间奔驰”、“但我忽然堕落在冰谷中”，“一切白冰上，却有红影无数，纠结为珊瑚网。我俯看脚下，有火焰在。”“这是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尖端区有凝固的黑烟，疑这才从火宅中出，所以枯焦。”

【冰山】 漂在海中的巨大冰块，极地大陆冰川或山谷冰川的末端，因海水浮力和波浪冲击，发生崩裂，滑落海中而成。大部沉于水下，露出水面部分约当总体积的七分之一至五分之一。随海流向低纬方向漂流，沿途不断融解碎裂，危害航海安全。

【珊瑚】 许多珊瑚虫的石灰质骨骼聚集而成的东西。形状像树枝等，多为红色，也有白色和黑色的，可供玩赏，也可以做装饰品。

③在朋友的身体的温度（体温）温暖下，我居然（竟）被惊动从梦中醒了，在冰冻的冰山谷里，真的能睡得很沉、很香（睡熟）吗，还是并没有睡熟（无）。

鲁迅《野草·死火》：“唉，朋友，你用了你的温热，将我惊醒了。”

④要走出这冰谷就会被烧完，要留在冰谷就会冻死，燃烧的火焰，在白天用处少，黑天却需要它（黑天需）。

鲁迅《野草·死火》：“我正在想着走出冰谷的方法；我愿意携带你去，使你永不冻结，永远燃烧。”“唉唉！那么我烧完！”“你的烧完，使我惋惜，我便将你留下，仍在这里罢。”“唉唉！那么我得冻灭了！”

⑤我末了（终）还是被碾在车轮下面，我赶上（及）看见荒凉、寒冷的冰谷，又吞（噬）掉了他（渠）——碾死我的大石车。

鲁迅《野草·死火》：“他忽而跃起，如红彗星，并我都出冰谷口外。有大

石车突然驰来，我终于辗死在车轮底下，但我还来得及看见那车就堕入冰谷中。”

另稿：《三草·南山草》，题作《鲁迅忌日以〈野草〉中数文意为诗八首，六、死火》。

七、失掉的好地狱[①]

地狱越荒鬼越肥，井然秩序转堪悲。[②]
鬼魂应悔轻翻手，人类自欣强插旗。[③]
马面牛头高俸草，刀山剑树旧呻嘶。[④]
一经整饬容全改，槛外孤花已顿萎。[⑤]

①《失掉的好地狱》是鲁迅《野草》中的一篇。

②地狱越荒寒，鬼的油水越多（肥），整齐不乱（井然秩序），变成令人悲伤（堪悲）。

【地狱】 见《拾遗草·有寄四首》注⑥。

鲁迅《失掉的好地狱》：“我梦见自己躺在床上，在荒寒的野外，地狱的旁边。一切鬼魂们的叫唤无不低微，井然有秩序。”“‘可怜的鬼魂们将那好的地狱失掉了！’他们悲愤地说”。“地狱已经废弛很久了”。

③鬼魂们应当后悔，这么不费力地（轻）把手掌翻过来，活动在地球上的人们（人类）自己就固执（强）地插上旗子，自己欢喜（自欣）。

鲁迅《失掉的好地狱》：“鬼魂们在冷油温火里醒来，从魔鬼的光辉中看见地狱小花惨白可怜，被大蛊惑，倏然间记起人世，默想至不知几多年，遂同时向着人间，发一声反狱的绝叫。”“人类便应声而起，仗义执言，与魔鬼战斗。……使魔鬼并且不得不从地狱出走。最后的胜利，是地狱门上也竖了人类的旌旗。”

④刽子手牛头马面，得到更高的薪俸——草，在酷刑场上（刀山剑树），依旧听到因痛苦而发出的嘶哑的声音（呻嘶）。

【马面牛头】 牛头马面，佛经中指地狱的鬼卒。《五苦章句经》：“狱卒阿旁，牛头人首，两脚牛蹄，力壮排山。”《楞严经》八：“牛头狱卒，马头罗刹，手执枪矛肖，驱入城门。”俗语本此，易为“马面”。《景德传灯录》十一《陇州国清院奉禅师》：“释迦是牛头狱卒，祖师是马面阿傍。”傍，一作“婆”。

【刀山剑树】 佛教所说的地狱酷刑之一。佛教传说：在“剑树地狱”里，刀剑密集，好像树林，称为“剑”树。《太平广记》三八二《裴则之》引《冥报拾遗》：“至第三重门，人见镬汤及刀山剑树。”又作“刀林剑树”、“刀树剑山”。

鲁迅《失掉的好地狱》：“人类于是整顿废弛，先给牛首阿旁以最高的俸草”。

刘友竹：“‘俸草’指薪俸、草料（切牛马），乃连绵词，与‘呻嘶’相对。”

⑤一旦经过整顿（整饬），地狱的面目完全改观了（容全改），栅栏外边，曼陀罗花已经立时（顿）枯萎败落了。

鲁迅《失掉的好地狱》：“人类于是完全掌握了主宰地狱的大威权，那威棱且在魔鬼以上。人类于是整顿废弛，……使地狱全体改观，一洗先前颓废的气象。”“曼陀罗花立即焦枯了。”

曼陀罗，意译为悦意花。在印度被视为神圣的植物，特栽培于寺院之间。为一年生有毒草本，又称风茄儿，是麻醉药物。

记梦（用“惯于长夜”韵）[①]

知是秋时是夏时，风方片片雨丝丝。
普天下士骄红日，八五〇场拔白旗。
先生肝胆先生笔，到处文章到处诗。
醒来容色浑犹在，[②]依旧乾坤一布衣。

①此首见于《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参阅《散宜生诗·第四草·为鲁迅先生百岁诞辰而歌（二十二首）》中同题诗。

②第5、6、7句指鲁迅。

集句、残篇、断句

集句（1首）

有述集昌谷句[1]

卷起黄河向身泻，《秦宫诗并序》第16句
啼蛄吊月钩阑下。《宫娃歌》第7句
荒沟古水光如刀，《勉爱行二首送小李之庐山·其二》第13句
东指羲和能走马。《天上谣》第11句
黑云压城城欲摧，《雁门太守行》第1句
壶中唤天云不开。《开愁歌》第9句
桃花乱落如红雨，《将进酒》第11句
云兜绝骋聒旱雷。《荣华乐》第40句
独携大胆出秦门，《吕将军歌》第3句
旋风吹马马踏云。《神弦曲》第2句
吾闻壮夫重心骨，《送沈亚之歌并序》第13句
绝膑刳肠臣不论。《公莫舞歌并序》第16句
天江碎碎银沙路，《上云乐》第5句
女娲炼石补天处。《李凭箜篌引》第9句
遥望齐州九点烟，《梦天》第7句
八月一日君前舞。《上云乐》第8句
朝朝暮暮愁海翻，《梁台古意》第7句
欲雕小说干天官。《仁和里杂叙皇甫湜》第17句
南风吹山作平地，《浩歌》第1句
长眉对月斗弯环。《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并闰月·十月》第7句
斫取青光写楚词，《昌谷北园新笋四首·其二》第1句
秋坟鬼唱鲍家诗。《秋来》第7句
短衣小冠作尘土，《绿章封事》第8句
堕红残萼暗参差。《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并闰月四月》第7句
疫气冲头鬓茎少，《仁和里杂叙皇甫湜》第16句
木死沙崩恶溪岛。《假龙吟歌》第7句
踏天磨刀割紫云，《杨生青花紫石砚歌》第2句
呼龙耕烟种瑶草。《天上谣》第8句
扬雄秋室无俗声，《绿章封事》第10句
洞庭雨脚来吹笙。《秦王饮酒》第7句
挝钟高饮千日酒，《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并闰月十一月》第3句

酒酣喝月使倒行。《秦王饮酒》第 8 句
东家蝴蝶西家飞，《蝴蝶舞》第 3 句
黄蜂小尾扑花归。《南园十二首其八》第 2 句
欲说春心无所似，《石城晓》第 12 句
牙帐未开分锦衣。《贵主征行乐》第 8 句
三十六宫土花碧，《金铜仙人辞汉歌》第 4 唏
泪眼看灯乍明灭。《有所思》第 16 句
芦洲客雁报春来，《梁台古意》第 11 句
吟诗一夜东方白。《酒罢张大物索赠诗时张初效潞幕》第 12 句

①用李贺的成句集成一诗，以表达自己的想法。见于 1961 年 10 月寄高旅手迹。

【有述】 有话要说。

【集句】 旧时作诗方式之一。截取前人一代、一家或数家的诗句，拼集而成一诗。现存最早的集句，为晋傅咸的《七经诗》。词也有集句为之者。

（侯井天按：各句出处由王存诚查、注。）

【昌谷】 李贺，见《赠答草·沁园春·赠木工李四》。李贺有《昌谷集》。

聂绀弩 1961 年 10 月 21 日致高旅："我觉得旧诗可爱的地方也正如此。若即若离，可解不可解。说能完全道出作者心情，却距离很远；说简直不能道出，气氛情调却基本上相近。""今又寄上《有述集昌谷》及别的若干首。长吉诗本不易懂，其思考方法根本和我辈两路。然诗之趣味，原不在懂与想法一样也。集成后，似乎也说了我自己的一点什么。而究竟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

宋/文天祥《集杜二百首·自序》："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代为言之，日玩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

另稿：1962 年 1 月寄高旅手迹，倒数第 2 句易为"老夫饥寒龙为愁"（李贺《老夫采玉歌》第 3 句）。

残篇（7 章）

无　题①

□□□□□□□，□□□□□□□。
□□□□□□□，□□□□□□□。
风雨有情我健在，江山无恙子来前。②
声声何满谁家子，老落莺花对惘然。③

①《聂绀弩诗全编》罗孚笺："此系何满子于绀弩 1941 年在桂林所作《无题》诗（侯按：即《拾遗草·秋唱》）后小记中所记，既曰'老落莺花'，当为晚年之句。"

聂绀弩 1982 年 1 月 18 日致何满子："我曾有怀旧之无题若干首，其一后四句：'风雨有情……对惘然。（此略）'只抄半首者，只与兄开玩笑，请不示他

人为幸。"（《聂绀弩全集》第 9 卷 146 页）

何满子《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我和聂绀弩夫妇》："聂绀弩在桂林，和新中国剧社一个女演员有段罗曼史。记得 1944 年桂林举办'剧展'时，绀弩已去重庆，这位女演员还絮絮叨叨向我大谈绀弩。……后来绀弩虽然'改邪归正'，但似乎解放后他俩在北京还见过面。"

②人生风风雨雨，并不一定都是无情的，倒是有情有义的（风雨有情），让我还健康地活着（健在），江河山岭（江山）也是好好的，没有损伤（无恙），所以您（子）现在能来到我的面前。

唐/杜甫《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宋/陆游《过六和塔前江亭小憩》："年来亲友凋零尽，惟有江山是旧知。"

③一声一声，什么人（谁家）唱那叫人听了"断肠"的《何满子》，我面对着已经成为过去（老落）了的莺啼花放（莺花）春天的光景，心里好像失掉了什么东西（惘然）。

【何满子】 唐教坊曲名。《乐府诗集》："白居易曰：'何满子，开元中沧州歌者，临刑进此曲以赎死，竟不得免。'《杜阳杂编》曰：'文宗时宫人沈阿翹为帝舞《何满子》，调辞风态，率皆婉畅。'然则亦舞曲也。"宋/顾乐《唐人万首绝句选》评："《何满子》其声最悲，乐天诗云：'一曲四词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

唐/张祜《宫词》："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宋/王禹偁《春日官舍偶题》："莺花愁不觉，风雨病先知。"

王存诚 1999 年 3 月 14 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老落莺花'即'老莺'与'落花'也，二者相对惘然，皆残春景象。这种修辞处理也是诗中常法，出于音韵限制，钱锺书似乎专门论过此种现象。"

赠文怀沙①

……
旧社会它不如我，我反它；
新社会我不如它，它反我。
迩来派别忝居右，当年斗争也曾左。
民主、社会两重关，一关易过一关难。
易如女人想男隔层纸，难如男人想女隔重山。
……
子所过者究何关？如何险为华扁续？②
……

①《聂绀弩诗全编》罗孚笺："文怀沙云，诗为古风，有四五十句，仅记此十数句。"按内容判断，此诗应写作于 1958—1961 年间。

②**【华扁】** 华佗、扁鹊。汉末医学家华佗，因不从曹操征召，遂为所杀；战国时医学家扁鹊，因诊治秦武王病，被秦太医令李醯妒忌杀害。文怀沙亦有医术，故云。

梅志（胡风夫人）《胡风沉冤录·引子》：（梅志被拘捕17个整月恢复自由后）1962年春节前夕，她在北京隆福寺碰到文怀沙，文对她说："我现在双桥农场"，"不是政治问题。说我是庸医伤人和无照行医"，"在那儿他们仍旧让我给劳改犯看病"。

嘲张友鸾[1]

□□□□□，□□□□□。
□□□□□，文章王卖瓜。
□□□□□，□□□□□。
一字难分处，康熙百遍查。

①舒芜《忆"三同"张老——怀念报界元老张友鸾》：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兼二编室主任聂绀弩比张老大一岁"，也用舒芜"家瓜麻查"韵"嘲张老，第四句云：'文章王卖瓜。'用'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俗典颇巧妙，张老笑纳，不以为忤。但末联云：'错自由他错，谁将字典查。'张老可笑着抗议道，'这可是领导在考核工作呀！'聂老连忙改为'一字难分处，康熙百遍查'，问'这行了吧？'"（见《炎黄春秋》2004年第9期）

赠钟敬文[1]

昔作新诗今旧诗，两回驴背受君知。[2]
问新诗好旧诗好，笑此一时彼一时。[3]
□□□□□□□，□□□□□□□。
□□□□□□□，昔遇钟期今启期。[4]

①赠钟敬文这首诗，见于《脚印》中《钟敬文·〈三朵花〉·〈倾盖〉及其他》。标题是侯井天加的。

聂绀弩《钟敬文·〈三朵花〉·〈倾盖〉及其他》中说，赠钟敬文的诗"稍可看的收入《散宜生诗》……也还有未收的，其中一首……下面三句不必说，末句为：……"（见《聂绀弩全集》第4卷282页）所以《赠钟敬文》缺五、六、七句。侯井天拜托北师大祝士媛教授就近向钟敬文索询这首诗的全文和聂绀弩《散宜生诗·自序》中说的"六十岁时，我费了很大劲做了一首七古，相当长，全以人声为韵，说他在东南西北如何为人师以及为我师"的一首。得到的信息说：经过"文化大革命"抄家，诗已失存。

②从前（昔）我作新诗，现在（今）我作旧诗，一新一旧两回作诗（驴背），都受到过你（君）的了解、赞赏（知）。

【昔作新诗】 聂绀弩《钟敬文·〈三朵花〉·〈倾盖〉及其他》一文说，1925年参加东征在海丰："《陆安日报》，编辑李国珍……叫我给副刊写稿子，我有时也给写一两首'新诗'。"（聂绀弩自编自序的《山呼》集，共收入新体诗15首，近2300行，另长篇散文诗一首，近万字。）何满子《聂绀弩"收回了

的意见"》：绀弩的新诗自有他的风格，但平心而论，摆在当今中国的新诗林中并不光彩夺目。他自己也作过谦虚然而也是真心的自我评价，在四十年代初主编桂林《力报》副刊《新垦地》时，说诗他搞不来，彭燕郊是他的保镖。并且说过，出了艾青、田间、绿原这批'七月派'诗人，再不搁笔他就是没有自知之明。"（见《书城》杂志创刊号，1993年）

【今旧诗】 聂绀弩《散宜生诗·自序》中说："1959年某月……领导要做诗，不知怎么一来，忽然想起作旧诗来了。……于是这一夜……正式写旧诗。"这是说"正式"写旧诗始于1959年。聂绀弩1979年7月19日致胡风："近来忽然被称为旧诗好"。（见《聂绀弩全集》第9卷184页）

【驴背】 唐/郑綮有"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之说；宋/陆游有"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之诗。似乎骑在驴背上是最好的吟诗之处，后人因以"驴背"为作诗的代称。

③我问你敬文，我究竟是新诗作得好，还是旧诗作得好，你笑着回答，这（此）是一个时代，那（彼）又是一个时代。

钟敬文《往事迢遥六十春》："说句老实话，当时，甚至于现在，我非常喜爱他的新诗。我觉得他是个具有诗人素质的人。"

【此一时彼一时】 《孟子·公孙丑下》："彼一时，此一时也。"

聂绀弩《山呼·自序》："我是从写诗开始写作的。""《马来的琴歌》……写出来时恐怕已是1928年了，……后来人家告诉我：'这诗空空如也，没有意思。'"（见《聂绀弩全集》第9卷92页）

吕剑《聂绀弩新诗钩沉》："其新诗，其杂文，其旧诗，体裁虽异，但一看便知'这就是聂绀弩'！这种独具的气质是无可替代的。""可惜聂翁晚年没有'重操旧业'写点新诗，倘写，也是一定写得很好。为什么？因为他'具有诗人素质'，对人生、社会、历史仍然充满了有增无减的激情，而且浩气常葆，阅历既深，情思更加深沉，'使气以命诗'，能够写出好的新诗来自无疑义。""他虽于晚年划时期地作了大量旧诗，可也不能忘却他也曾是一位新诗作者啊！"（1986年12月）

刘岚山《为散宜生祝寿》："绀弩老人早期写白话诗，还出过集子"。"他的新体诗，反映五四时期的进步思想感情和人民生活，朴实直白，是名符其实的白话诗"。（见《诗刊》1982年第10期）

易海云《关于中国诗歌发展规律之窥探》："作为堂堂古国诗人只会写一种诗体，不是光荣，而应以写多体为荣。真正的大家，如鲁迅、郭沫若、闻一多、田汉、聂绀弩、臧克家等等，他们都是新旧体都写，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见《北京诗苑》1996年第3期）

钟敬文挽聂绀弩联上句："晚年竟以旧诗称，自问恐非初意"。

罗孚《九年辛苦出奇书》："也有不少欣赏他的新体诗，不过和旧体诗相比，那就远不能比了。"罗孚《聂绀弩诗全编·后记》："个人认为：一般来说，绀弩的新诗不如旧诗。旧体诗中，古体不如今体，今体之中，绝句不如律诗。"

朱正《三家诗·序》："聂绀弩的旧诗集《散宜生诗》比新诗集《山呼》更

受人重视”。

④从前（昔）我碰见善于听琴的知音钟子期（钟期），现在（今）我碰到的是荣启期（启期。启音益 yì）。

【启期】 荣启期，聂绀弩《钟敬文·〈三朵花〉·〈倾盖〉及其他》：“（钟敬文）他问：‘末句怎解？’我说：‘这有什么难懂：我昔日遇见知音，而今遇见自得其乐的老人荣启期，’他问：‘荣启期是什么人，出于何书？’我说：‘《庄子·至乐篇》，子贡见田间一老人且耕且歌，问他何乐，他说，我为人，第二为男人，第三为老人，焉得不乐。说这话的就是荣启期。’钟敬文说：‘老大你做学问怎么这么搞法，《庄子》又不是什么僻书，怎么搞出个什么荣启期来？你回去查《庄子》，包你没有什么荣启期。’”聂绀弩“回来查了几种版本的《庄子》，果然没有荣启期这个名字。……但后来《佩文韵府》，其中期字案，碰着了这‘荣启期’，也真注出于《庄子》。……我把《韵府》抄寄给敬文，表示不是我错。他回说：‘此第一手材料之所以可贵也！’”（见《聂绀弩全集》第 4 卷 283 页）

侯按：荣启期事，见《列子·天瑞》。

王翼奇《绿痕庐诗话》：“‘昔有钟期今启期’，切敬文、启功二氏”。（见《万象》1998 年 11 月创刊号）

周健强著《聂绀弩传》中《作诗受窘》一章，说聂绀弩 1925 年在《陆安日报》副刊发表新诗，诗中有“看见一个肥胖的妇女骑在一匹瘦小的驴儿上”的话，在钟敬文家和几位文学青年闲谈时，有人问聂绀弩：“请问你在何时何地看见过我们县里有一个妇人骑着驴儿？”聂绀弩支支吾吾地答：“是看见过，但说不准确是何时何处了。”这一答引起哄堂大笑。又有人问：“聂同志读过柳宗元的《黔之驴》么？”聂说：“读过。”“读过就好说通了。驴是北方的牲畜，我们南方根本没有这东西。”主人钟敬文出来打圆场，说“这是艺术的真实，原不必完全实有的。”（事略见《聂绀弩全集》第 4 卷 277 页）

吕烈（汕尾）2002 年 4 月 7 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时人以为海丰无驴，而质聂，其实，海丰确实是有驴的。在公平墟（钟三的家乡）有很多养驴户，专营运输。……不过，小媳妇骑驴出门之事却非海丰的习俗。聂说在海丰见过驴应是事实。”

赠吴双双作画①

白纸一张笔一枝，双双当做竹马骑。②

……

八岁能看几回戏，此殆天赋非人为。③

……



吴 霜作

①吴双双画画儿玩，做诗送给她。吴祖光《“哲人其萎”》（载于《聂绀弩还活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文中说：“女儿忘不了的是她七八岁由于总爱跟妈妈到剧场看戏，所以画了许多妈妈演出的戏像，聂伯伯看到了十分欢喜，就作了七八十句长诗，并且用宣纸亲笔写了送给她。”“这一幅绀弩珍贵书法赠吴双双作画长诗的命运悲惨，在十年大难之初便和我的许多藏书藏画一起被那群暴徒抄走毁掉。至今我只记得开始的两句是：‘白纸一张笔一枝，双双当做竹马骑。’当中还有两句是：‘八岁能看几回戏，此殆天赋非人为。’”

【吴双双】 吴霜。吴祖光1995年10月26日复侯井天信：“吴双，生日1955年，旧历重阳，且为霜降日，故名为霜，因年幼霜字笔画多，不好写，径书‘双’字。‘文革’后方得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就读三年后，于1981年……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音乐学院就读毕业，至今留居美国，曾在北京、台湾、香港、美国等地开音乐会，写文章。第一本散文集将在北京出版社出版。”

林凌《写出人生的丰富色彩》：（吴霜）“五六岁时就能歌善舞，被誉为‘天才儿童’，长大后先学习音乐，后涉猎文学、散文及剧本创作，又获‘才女’之称。”（见1999年9月11日《文汇读书周报》）（侯按：吴霜著、北京版《别问我的父母是谁》已问世。其中一篇题为《神童爸爸吴祖光》。）

②一张白纸，一枝笔，双双拿这张纸、这枝笔画画，当做竹马一样，来骑着玩耍。

【竹马】 见《拾遗草·题黄黑妮画莲花掌图》。

③双双才八岁，她能跟妈妈到剧场看过几回戏，她居然能够画妈妈扮演剧中人物的“戏装像”，这（此）差不多（殆）是生来就具备（天赋）的绘画才能，不是（非）由哪个人教育或帮助造成的（人为）。

我辈来到北大荒[①]

一

……（全佚）

二

……（以上佚）

人民公社成绩著，合作化后迈大步。
人说工农商学兵，业分农工渔牧副。

三

我辈来到北大荒，谁不愿作大豆王！
千年荒草齐让路，万载枯芦尽搬场。
女子人人穆桂英，青年个个小罗成。
英雄不凭口讲话，万垧田间见分明。

垄上黄牛四五六，老牛小牛嬉相逐。
乞怜休学犊呼母，怜人休学母呼犊。
家在小云山下住，咫尺云山新水库。
去年说去到今年，生产事忙不曾去。
莫笑腕小力不多，也曾执柯以伐柯。
山中鸟语如人语，路上樵歌杂牧歌。
千年古树何人栽？当年采伐费疑猜。
黄波罗与白松树，昨夜连山入梦来。
七月割麦人人忙，麦堆麦捆起城墙。
麦堆高似金字塔，麦捆软如白玉床。
女将脱谷一枝花，粮食颗粒运回家。
好死大咬和小咬，气煞麻雀与乌鸦。
九月三十割大豆，割到十月三十后。
跃进事事破常规，□□今春地里废。
大豆收后喜盈盈，路上几女谑笑声。
君与小麦同时养，我和大豆一天生。
思想红才干劲大，力争我场水利化。
十冬腊月转连周，大风大雪谁曾怕！
一锹一锹又一锹，冻土纷披带雪抛。
天气愈冷心愈热，河底更低岸更高。
积肥如山红旗飞，熏肥连日更扬肥。
扬处微尘散作雾，熏时干草化成灰。
割草连声刷刷刷，背草背耸九层塔。
问君草重几多斤？惭愧恐才百儿八。
耙地播种机声响，霎时十垧二十垧。
车头早飘优胜旗，人名常在光荣榜。
……

①此长诗见于作者手稿，失题由罗孚代加。

聂绀弩《散宜生诗·自序》说：“于是这一夜，第一次写劳动，也第一次正式写旧诗，大概大半夜，我交了一首七言古体长诗。第二天领导宣布我做了三十二首——以四句为一首，这首古风有三十二个四句。”

侯按：窃以为《我辈来到北大荒》就是《自序》中说的那首“七言古体长诗”，即佚16个“四句”存16个“四句”，佚、存各半数。聂绀弩1958年7月底到生产队，1959年2月“强迫”写诗，这段时间的劳动和颂扬“人民公社成绩著”，正与《我辈来到北大荒》所记吻合。而且与后来的《北大荒歌》和收

人《北荒草》以及未收入《北荒草》的集外诗相映照。

友谊篇[①]

……

小人顽劣谁知罪，感恩但洒相思泪。

……

人生最贵是交谊，

……

①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铁句拾零》引用诗句后说："这是写给香港友人梁韶（聂称韶兄）的一首长诗中的两句。1964 年 9 月 31 日聂绀弩致高旅信中，曾说到为梁韶寄诗一事，然全诗未详。从相关资料中可知，这首长诗的内容是说韶兄是一个奇人，满肚子马列主义，又能自己制出油印的油墨，时代变迁使他留在了香港，这几年内地发生饥荒，'我'（聂用第一人称）又是一个罪人，偶然机会诏兄得知'我'在北京潦倒穷愁的情况，便寄来油、糖、肉罐头等等，使'我'绝处逢生，一家戴德。诗中有'人生最贵是交谊'一句。聂绀弩当时对人解释'小人顽劣谁知罪'时说："我们这些'小人'确实到现在还不知道罪在何处，但是得到朋友寄来肉罐头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世界还值得活下去。"

侯井天曾向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新华分社求询梁韶其人。

断句（17 则）

一

未免有情春日误，不能无念泰山巉。

《聂绀弩诗全编》罗孚笺："钟敬文云，此系北伐时期绀弩与周颖在热恋中思念时所作，全篇已不复记忆。时在 1929 年左右。"

二

天涯走命私无奈，湖上教书御有秋。

《聂绀弩诗全编》罗孚笺："钟敬文云，此系绀弩 1931 年亡命日本时寄赠者，仅记此二句。'私'在日文中为'我'，'御'则为汝。'御有秋'者，陈秋帆。陈为钟夫人。钟时在杭州，故云'湖上教书'。"

三

天下滔滔方重禹，西风飒飒陈迩冬。

罗孚："此系何满子于绀弩 1941 年在桂林所作《无题》诗（侯按：即《拾遗草·秋唱》）后小记中所记。"

《聂绀弩诗全编》罗孚笺："舒芜云，此仅一联，始终未见成篇。对得工巧。方重禹即舒芜，原名方管，字重禹。"

四

四十文名烟共雾，八千稿费妇和儿。

聂绀弩《论自己》："抗战期间某一年在大风雪中拿到八千块……钱的稿费在几十里外的乡下和妻女一块过年去，不免有了感慨一样——旧诗：'四十文名烟共雾，八千稿费妇和儿'，就是那时作的。"（见《聂绀弩全集》第 2 卷 322 页）

五

右派完人金不换，二流堂印玉玲珑。

《聂绀弩诗全编》罗孚笺："在反右、'文革'中，有所谓'二流堂'的冤案，吴祖光、黄苗子、丁聪等均被牵涉。吴祖光有《二流堂真相》长文以记其事。堂在重庆，时当抗日战争年代。解放后齐白石、陆和九、马太龙均治有'二流堂'印，为盛家伦所有。一九五八年盛去世，印藏骨灰盒，埋至坟中。'文革'后，冤案平反，绀弩欲咏其事，仅得此二句，终未完篇。"

【右派完人】 1993 年 5 月 3 日郭隽杰给侯井天的信中说："戴浩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被整得更惨，批斗他，说他是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货真价实、纯而又纯'的右派。他听后狂笑道：'如此说来，我是个右派完人了。我承蒙各位抬爱，这顶桂冠我就不推辞了！'戴浩系'二流堂'中骨干人物，下联是说他像二流堂中一颗玲珑美玉制作的印记，喻其人品的坚贞可爱。我与戴浩颇熟，故知此。此断句不知来自何人提供，我怀疑是聂赠戴的诗，惜全诗未见。"

六

吾生俯拾皆佳句，那有工夫学古人。

聂绀弩 1962 年 4 月 30 日致高旅信："因思坐我不是诗人耳；若是诗人，吐词为经，举足为法，人将学我不遑，尚何待学古人？并有二句（即"吾生……古人"，此略）但至今未成篇耳。"

方印中："聂诗中佳句甚多，毋庸列举。这两句，表现出的诗人的自负之情也强烈。诗人中多有自负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那有'句而言，其实聂诗中引用，化用古人诗句的，例子也多，也毋庸列举了。""然而人

生遭际有悲欢离合，犹月之阴晴圆缺，诗人多为性情中人，聂翁尤其率真。因此，对他自己的诗的评论，也有此一时彼一时的不同。例如：‘自嚼吾诗成嚼蜡，尽焚年草当焚香。’（《岁暮焚所作》）‘我诗常恨无佳句，君卷何言不作家。’（《题刘再复〈深海的追寻〉》）‘燃之以火烟鸡骨，自嚼其心味马肝。’（《除夜题所作》）‘诗成北大荒干菜，心似广东化湿柴。’（《苗公两度见访》）话说回来，诗人对自己的评价，如果千篇一语，那才真是‘味马肝’了。”

七

云山北拱三城夜，乌鹊南飞九月霜。

八

一刀砉破去来今。

聂绀弩1962年11月28日致高旅：“别人称我诗句，往往不当我意，如近有人谓拙句‘云山北拱三城夜，乌鹊南飞九月霜’，‘水冷鱼龙艰出没，风回云日乱低昂’逼杜，而我自喜‘苍然一树雪中蕉’，‘一刀砉破去来今’，‘江山一望满朱霞’等句。”

九

香港有罗斯福在，降高血压可敲渠。

聂绀弩1964年9月13日致高旅：“给罗斯福信中曾系一诗，末一句云‘香港有……可敲渠，’飘其带降血压药来也。”（侯按：全诗未见。“罗斯福”即罗孚。史复的谐音，朋友间的戏称。）

十

惜墨如君定属儒。

聂绀弩1964年10月10日致罗孚：“如何之处，尚希惜墨如土是幸。前拙句改‘惜墨如君定属儒’，如何？一笑。”

十一

隔山讨火自焚身。

聂绀弩《故乡，故乡的语言儿歌之类》“我尝得句：‘隔山讨火自焚身’，自谓于我性格颇合，有人讥为滥用《金瓶梅》入诗，亦不悔也。”（见《聂绀弩全集》第4卷477页）

十二

我本杞人忧天坠。

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此句出自聂写给某医生（高铭三）的一首古

风，诗题为《头痛答医》，全诗不存。”

十三

卅年及时雨，二月轰天雷。

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怀念夏衍的诗，一次友人谈话中只提到这两句，全诗不详。”“1965年1月某日聂绀弩同吴祖光一起在‘四川饭店’吃晚饭，吴说：‘你那“卅年及时雨，二月轰天雷”，还在我那儿，我可不拿给你烧。’”

十四

圣朝愁者都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

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约写于1965年，全诗不存。”

十五

不怕脸红牙慧拾，最医喉鲠耳光挝。

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只此一联，未见全诗。”

十六

几曾地主悲殃马，不见田单罪火牛。

十七

周文老舍都成鬼，汉武秦皇转笑人。

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此两联，都是从聂绀弩1966年写的草稿中检出，似无全诗完成。”

“从1966年3月，到他7月被捕，这一段时间中，聂绀弩还有一些言论，但在现在解密的档案材料中没有找到。现在只发现了两页书写内容很杂乱的手稿，是他‘文革’之初所写。

“在这两页杂乱的手稿中，写有这样的残句：‘几曾地主悲殃马，不见田单罪火牛’。这是一个对偶的句子，‘地主’对‘田单’，‘殃马’对‘火牛’，显然是刻意追求文字修饰效果。从内容看，前句是说民主革命中打倒地主阶级的‘左’的做法，连地主家里的马也无端受祸；后句是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蜂起造反，像田单利用火牛阵一样。

“在后来的法院审讯笔录中有过这样一句问话：‘你说过“文化大革命”像火牛阵一样，红卫兵是牛？’聂答：‘是。’”

“这年8月24日，著名作家老舍不忍侮辱而投湖自尽。聂绀弩写了‘周文老舍都成鬼，汉武秦皇转笑人’，这是他被捕入狱之前留下的最后的文字。”

聂绀弩旧体诗注解集评补编

诸家对聂诗具体章句的评论，已尽可能收集于各有关篇目中，此外尚有些一般性评论，以及关于聂诗注释得失的评论，或亦有助于聂诗的欣赏和研究，特收录于此“补编”中。

一　对《散宜生诗》的评论

1. 聂绀弩：1977 年 10 月 10 日（十十）致黄苗子：“你称我为诗伯，伯者霸也，现在国际反霸甚烈，我若被认为霸，虽只是诗霸，也可能导向处境不利，此外也和实际不合，我诗一片适风乔绳愈言，未足云诗，况于霸乎？以后请不要如此。”一片适风乔绳愈言：适（胡适）风（胡风）乔（胡乔木）绳（胡绳）愈（胡愈之）即一片胡言。

2. 胡乔木：《散宜生诗·序》：“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

3. 彭子冈：《聂绀弩和他的旧体诗》：“这部在老朋友间传诵已久，但我始终未能谋面的旧体诗集，果真给我以绝大的安慰和欢欣!”“感动了，被征服了!”

4. 陈声聪：《荷堂诗话·散宜生诗》：“《散宜生诗》……予读之觉洒然耸然，意境俱足，耳目一新。自梁任公言诗界革命以来，吾以为皆是失败的经过，惟聂诗呈现出一点新机与旧诗之可革性。”“聂所以能写出比较成功的作品，第一他本人是散文作家，有能力与才气，旧学亦有根底，故能通诗之正变，而发挥尽致。其次，诗以生活为源泉，关系个人环境。我与聂翁并不相识，但知其五八年即流放到北大荒，十年动乱，又入狱，半生坎坷，历尽人生苦楚之境。而立根坚定，信心十倍，无丝毫怨怼之意。足见其胸襟何等壮阔。非恒人所能及。其诗如《锄草》云……《挑水》云……《丁聪画老头上工图》云（陈引聂诗三题各全首，侯略）《清厕同枚子》云（陈引聂诗第一首，侯略）。”聂翁自谓打油，打油亦有雅俗之辨，前人诗何尝不打油，杨诚斋可谓打油大王矣，即杜子美明白如话处，亦带有三分打油气味，在千数百年后观之，但觉其亲切有味。‘只怕无油可打’，此语却是真的。”“此外聂诗重格律声韵，为旧诗必须确守格律声韵，无格律声韵，则不成其为旧诗。聂翁自谓外行，但亦对格律声韵，有过研究。诗韵中虽尚有孤平、三平之别，基本上符合要求，对偶亦颇认真，故具有可吟诵性。其对仗之工整而有情调者，如：‘晨风凛冽铅丝网，暮雨萧疏铁板扉。’‘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请看天上九头鸟，化作田间三脚猫。’‘一丘田有几遗穗，五合米需千折腰。’‘高士何需

刘秀楫，东风不揭少陵椽。’‘风云怒叱天山骇，敕勒狂歌地母悲。’‘满怀流水高山意，一片苍松翠柏心。’‘冬至袄冠争蝶舞，夜深弓锯共龙吟。’‘山中鸟语如人语，路上新苔掩旧苔。’‘天下人民无冻馁，吾侪手足任胼胝。’‘田横五百人何在，曼倩三千牍似留。’‘老头能有年轻脚，天下当无不种田。’‘好梦千场犹恨少，相思一寸也该灰。’‘谁主谁宾茶两碗，蓦头蓦脑话三千。’‘梦中披葛来山鬼，案上凌波供水仙。’‘桃花雨堕天将暮，人影竿长日已西。’‘人嗤蝴蝶初干句，自宝酴醾欲谢花。’‘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万里关山诗思涩，十年风雨故人同。’‘长征五岳皆平地，小饮三江一酒杯。’‘鬓临秋水千波雪，诗挹空山万壑风。’‘隔年风雪都停了，如此江山奈老何。’‘日之夕矣归何处，天有头乎想什么。’‘草草杯盘重配备，翩翩裙屐早稀疏。’‘生事逼人何啻啻，牢骚发我但偷偷。’‘我马既黄千里足，春风不绿老人头。’‘长身尺蠖量天堑，短线针神补地球。’‘曾经沧海难为水，从此桃源便是家。’‘雪满三冬高士饿，梅开二度美人迟。’或深婉，或高亢，或沉至，语皆自生活中体验而来。总之作者才、学、养三者俱备，在不失诗学传统之法则下，而能独创一格，是为现代诗学开生面。”

5. 北　山：（施蛰存）《管城三寸尚能雄》：“灯下展读终卷，在又惊又喜之余，涌起了许多思绪。”“在运用现代名词、新事物，或俗字琐事这方面，还是追上梁启超、黄公度的足迹，不过他用得比梁、黄更活，更浑成。”“《三草》是近几年来读到的最出色的旧体诗，体虽旧，诗却很新。”“荒漠归来赋恼公，管城三寸尚能雄。灵均愁瘁何人识，曼倩诙谐取自容。大地山河棋一局，弥天风雪酒千钟。撑肠芒角难消得，付与攒眉苦笑中。”6. 周而复：《数叶迎风尚有声》：“《散宜生诗》别开生面，确有新意，用新颖的句法表达了新的感情。他的诗在诗史上将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7. 刘仲丹：《洗尘的诗（序）》：“聂绀弩……满腹经纶，周身逸气，不能上时政，竟化而为诗，其诗以自嘲心境，化沉痛为诙谐，形类打油，旨同庄骚，格高韵美，面貌诡异，嬉谑调侃，成古今诗词之大变，后人如记二十世纪中华诗坛，屈指可数者，当有聂氏。”（见王《洗尘诗钞》）

8. 王景山：《喜怒哀乐现笔底，酸甜苦辣在心头》：“我总以为，做人，如不到不得已时，还是不走极端为好；但写诗，却不妨走走极端。聂诗，我以为就有此特色。他的旧体诗，极端大处着眼，又极端小处着手；极端哲学味，又极端生活气；极端写实，又极端浪漫；极端古典，又极端现代；极端严肃，又极端诙谐；极端高雅，又极端粗俗；极端深刻，又极端浅显；极端热烈，又极端冷隽；极端悲苦，又极端乐观；极端厚重，又极端轻松；极端沉痛，又极端悠闲。”“写诗，偏于一端，非此即彼，或此或彼，是咸能之，并不难的，聂诗却执其两端，融于一体，是极端矛盾的大统一。但又不是两极端的消失。统一，天衣无缝；矛盾，了了分明，这就非大手笔不办了。”“由于篇幅限制，不克细论，仅举部分诗句以证。（王引《推磨》全首；《清厝同枚子》之一；《拾穗同祖光》之一3、4句；《脱坯同林义》3、4句；《伐木赠李锦波》3、4句；《挑水》3、4句；《球鞋》5、6句；《归途》“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

难”；《血压》之三3、4句；《胡风八十》3、4句。侯略）如此诗句，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尽蕴笔底，读后能不感慨系之。”（见1993年3月3日《北京日报》）

9. 林千典：《如此新声世所稀》：“《散宜生诗》的旷达，体现了一个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的革命者，对光明前途的坚定信念和不渝追求。”“在赠答哀挽、感遇抒怀的篇章里，诗人那与国家与人民共同着命运的真诚质朴，深切挚厚的感情，那颠踬不踣的坚定信念，那以天下为己任的广阔胸襟，也同样跃然于诗行之中，……比比皆是。”（见《江南诗词》1986年第3、4期）《高吟腾热血，微笑看人生》：“集中警句随处可见，或者豪情遐想，纵观古今；或者奇思妙见，启人智慧；或者感慨深沉，低徊委婉，而幽默风趣几乎化入篇章，每每使人忍俊不禁。诵读诗章，一个正直的诗魂的俯仰吟哦，使人思索、感奋，获得美的享受。”（见1986年7月8日《三明日报》）

10. 李世强：《途穷罪室，童叟无欺》：“读了老聂作的诗，我的心很沉重，感到一阵阵痛楚，久久不能平静。前辈的遭遇和现实的生活，使我看出这些诗句是血泪凝成的，是整整一代人的血泪呵！老聂的诗句写得轻松诙谐，却愈发令人痛彻肺腑，其中有的也是我经历过的，但是我写不出，也说不出，我只感到老聂的诗真实，真实得催人泪下。”

11. 章文龙：“《散宜生诗》……这是天才的诗。”“如果（只能是‘如果’了）陆侃如和冯沅君再合作续写《中国诗史》的话，一直写到现代，对《散宜生诗》会大书特书的吧！今后有人写中国现代或当代文学史，肯定也不会把它当作遗珠的。”“聂诗，闪耀着奇才的光芒，有生活、有思想、有情感、有趣味等诗的普遍本质；更有他的个人性格，从而才是独创的、奇特的、神妙的。《北荒草》，抒写亲子之情、夫妇之情、朋友之情而融有深刻的社会感的那些诗，是上乘之作。”

12. 叶元章、徐通翰：《当代中国诗词精选·前言》：“近十年来……还相继出版了《散宜生诗》……等既继承传统又独具面目的诗集。”（见《当代诗词》1989年总第18期）

13. 龚依群：《当代诗词纵横谈》：“十二年来，当代诗词的成就是巨大的”，“‘牛棚诗’和‘监狱诗’是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在诗词领域的体现”。“其影响最大的几部诗集是人所共知的聂绀弩的《散宜生诗》……等。”（见《当代诗词》1989年总18期）。《咏绀弩体》：聂翁一集惊天下，廿载幽忧付笔端。微笑泪痕心上血，风流余韵感诗坛。

14. 朱宗海：（悼胡希明）《一位敦厚的长者》“（胡希明）一谈旧体诗，必称聂绀弩，他认为半个多世纪来，中国旧体诗的成就，当以聂绀弩为第一人。”（见1994年4月8日《羊城晚报》）

15. 朱　正：《留一点谜语给你猜》61页：“聂绀弩的《散宜生诗》是这些年里出版的一部深得许多读者喜爱的诗集，胡乔木在序言中赞扬了‘这部诗集在艺术上很难达到的新的风格和新的水平’，而作者在这书的后记中却说：‘我作诗只是一种文字游戏，说得漂亮一点，是一种不须惊动别人而自得其乐的文

娱活动。’我听他说过，他觉得最有趣的是对对子，所以他特别喜欢作律诗，他的诗中也真有不少十分精巧的对句，例如‘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丈夫白死花岗石，天下苍生风马牛’，‘两三点血红谁见，六十岁人白自夸’等等都是。”

16. 王希坚：《喜读〈散宜生诗〉》：“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诗穷而后工’。聂绀弩的诗确乎当得起这个‘工’字。他的诗平仄运用十分和谐，在字句对仗上异常工稳，特别是他能把一些俗语和现代语用在诗里，并和所谓文雅的词句巧妙地对仗起来，使人不觉其俗，只觉其熟。”“聂绀弩是著名的杂文家，他的诗也有杂文的色调，也就是他自己说的‘打油味’。他写诗不喜欢用典故，但因为他是博古通今的大学问家，所以有时候很自然地在诗里带出一些典故来。其实许多时候他用的并不是那个典故的原意，就好像说一个俏皮话一样。”“看了聂绀弩的这些出人意表的难得的好诗，我们可以受到启发，找到古诗现代化的一个革新的门径。”（见《历山诗刊》1990 年总第 15 期）

17. 汪稚青：《聂诗“死无青蝇为吊客”出处商榷》：“聂绀弩《散宜生诗》思想瑰奇，词句颖异……叹为今日诗坛异军突起。‘散’诗风靡当代，多有起而效之者。”（见《当代诗词》1994 年第 29 期）

18. 陈明强：《聂绀弩旧体诗全编选讲》：“将文言虚词放在句子的中间作对仗，是聂氏惯用的新句式，如‘桃花红矣同春色，空谷跫然互足音’（《赠雪峰》）、‘日之夕矣归何处，天有头乎想什么’（《代周婆答》）、‘小伙轩然大跃进，老夫耄矣啥能为’（《丁聪画老头上工图》）、‘老夫耄矣人谁信，徵子去之迹近哀’（《寄高旅》），亦化平淡为奇趣之一法。”《鲜活语言口头来》：“有个奇怪现象，有些才人、大诗人，他们读的书多，在语言的创新上反倒走到一些年轻诗人的前面，毛泽东、聂绀弩、荒芜、启功、黄苗子、杨宪益、邵燕祥、丁芒、熊鉴、李汝伦等莫不如此。也许是食古能化吧，他们作起诗来，略无拘谨，挥洒自如，坦坦荡荡，嬉笑怒骂，口吻毕现。什么样的口语俗语都入诗，不怕打油，打油能打出奇趣来。”（见《北京诗苑》2000 年第 2 期）

19. 何永沂：《“名曾羞与鬼争光”的出处》：“聂绀弩，杂家也，对古典文学造诣很深，阅读面很广，博闻强记，诗中常用典……雅俗庄谐，兼收并蓄，顺手拈来，融于诗中，并常能使人在字面上不觉其用典，但其实却内有‘书袋’在，即诗家所谓‘用事无迹’的境界。”（见《当代诗词》1992 年总第 25 期）“在那诗词大堕落时期，也有沧海横流，方显出诗人本色者，如聂绀弩就是其一位，他的诗在很大程度上能摆脱各种枷锁，纯属缘情而作。聂称自己写诗为‘游戏’，这在当年起码是大逆不道的异端邪说。”（见《永沂集句联录》）

20. 王林书：《当代旧体诗论·说“绀弩体”》：“绀弩体对于诗词创作来说是一种开拓与创新。”“为旧体诗的改革、创新提供了‘样板’，指出了门路。”“一集《散宜生诗》表明无事不可入诗。”“不仅反映出了中国整个社会主义时代中，一九五七年——粉碎‘四人帮’前‘左’倾路线统治下光怪陆离的面貌，而且写出了被折腾的知识分子的挣扎和奋斗，这正是千秋诗史。”《当代旧体诗论》21 页：“聂绀弩最后成了当代格律诗坛上首屈一指的诗人，《散宜生

诗》成为首屈一指的‘奇诗’。”86 页：“聂绀弩写出了一生最辉煌的奇诗《散宜生诗》。”112 页：“《散宜生诗》也因为作者锦心绣口不再能吐珠玑而分外显出它的重要。”129 页：“粉碎‘四人帮’以后，当代旧体诗词艺坛上出现了两类诗人。一类是突然跃上诗坛的新‘诗星’，如原本是杂文家、古籍整理学家的聂绀弩，……气概非凡。”141 页：“在当代旧体诗词作者中，聂绀弩……在逆境中，对生活都抱同样的坚定信心，直面左的毒害，以诗为史，为人民立言，为时代建碑。”142 页：“聂绀弩领袖风骚，他的诗幽默为容，以炙热为骨，可称哲人之诗。”164 页：“聂绀弩诗最难学之处就是他几乎随时可以从生活中攫出珠玑，而这种‘信手拈来总是诗’的本领正是诗家成熟的妙谛。”

21. 周健强：《聂绀弩谈〈三草〉》：“我看了您的《三草》以后，就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题材是不能入诗的，也没有一样工作是没有诗意的。问题是你爱不爱这个世界，会不会写，会不会发掘……”

22. 邵燕祥：《晨昏随笔·千树桃花》：“聂绀弩格律诗的贡献，就在于旷士情怀，造化为师，不是俯首矮檐，而是排闼出入，激昂潇洒，触处成诗，语语创新。……这样的诗，只此一家，唯斯人能作斯语，不会雷同，不会撞车。”《晨昏随笔·关于今人写旧体诗》：“聂绀弩的诗，好就好在为旧体诗开辟了新天地，举凡当代的史实人事风物情思，尽是未经人道者，造语则奇崛高古，韵味盎然。”《邵燕祥文抄·梦边说梦·读聂绀弩》：“聂绀弩以杂文为诗，其诗其杂文，正宜互相参看。”“从他的《三草》及其他诗稿中，可以感到，以笔为武器的这位战士，锋芒是不减当年的。”（1989. 9）

23. 曹继万：《聂诗三说·聂诗打油说》：“聂先生长期身处逆境而不颓唐，运交华盖却用旧体诗的形式，不时地对生活、对国事家事天下事幽他一默，打打油，充分展示了强者的风采和驾驭汉语的功夫。聂诗是一个社会斗士在生活逆境中打造出的百代幽默丰碑。”“以俗语（包括口语、流行语、大白话）入题入诗打油。……这是对所谓雅的叛逆，也是创新。”“非诗家语、纯现代政治流行语汇都可入诗，因其反常，反觉其新而不俗、有趣。”“把俗语与俗语、或把俗语与所谓雅语做成工巧幽默的对仗，往往令人目瞪口呆。……聂先生的这种创作实践，一开未有之境，对于传统诗词的语言革新，是有启发意义的。”“巧用汉语同音近音相借的特点作双关修饰打油，产生谐趣。”“利用汉语一词多义的特点使姓名入诗，借名双关他意，妙趣横生。……谐协圆融，得来似不费工夫。”“使用重字打油。重字是做格律诗的大忌，向为诗家回避。而聂先生却不然，他反其道而行，故意使用重字，使相同的字在诗中回环反复，读来琅琅上口，平添意趣。……在聂诗中大凡字的重复频率越高，往往打油味越浓。”“聂先生并不滥用重字，只是当修辞上需要时才用。……用于钩连……粘连。”“翻用典故（包括成语、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打油，正面用典，往往庄重，不易打油，聂先生偶尔化典调侃，别有情趣。”“用阿 Q 式打油。”“‘从常得奇’打油，即用寻常字词造出奇崛而工巧的对仗，奇趣横生，且不乏打油味。……着想超拔，奇峰处处，精彩纷呈，令人眼花缭乱。……是汉字的妙与先生的睿智的完美结合，至今无人可望其项背。”《聂诗三说·聂诗违律说》：“聂先生是

深谙格律的大师，一卷《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向我们展示了其格律诗的风采，其中不乏既继承传统又自成一体的传世之作，它们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风格形式上都可比肩于唐宋，这是当今诗坛上有口皆碑的。”“聂诗违反平仄律，三草……格律诗205首，据统计，其中违反平仄律的共有75处之多。犯孤平’、‘失替对’、‘三平尾’、‘三仄尾’，聂先生是明知孤平不可犯而犯的明知故犯孤平者。”“聂诗违反押韵律。……大约一半数量的诗是通押的。通押的比例如此之高，在诗家中实属罕见，反映了聂先生在用韵问题上的改革思想。”“聂先生是主张放宽格律的只做不说者。他身体力行，写出了不少在中国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永放光芒的格律诗，形成了所谓‘绀弩体’。笔者认为，聂先生放宽格律的创作实践，符合传统诗词改革的大方向。”《聂诗三说·巧对说》：“律诗的对仗，做工不易，做巧更难。……聂绀弩先生之律，亦用力经营对仗，但其不仅追求工，更追求巧，是以巧胜。自绀弩始，律之对仗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既工且巧’的境界。工巧的对仗成为了‘绀弩体’的一个显著特征。”“聂先生对仗之巧，分为两大类，一是‘从常得奇’，二是‘反常得趣’。”“聂绀弩先生的创造性在于大大拓宽了掉字格的简单的表现范围，丰富了它的内容。聂先生用掉字格写景，更用来抒情和议论，或讽事讥时，或抒发悲愤哀怨，也用来刻画人物，诸趣兼备。他有时还赋予诗句强烈的杂文色彩，一开掉字格的新生面。绀弩先生使用掉字格的对仗竟达40多副。”“绀弩先生还极擅用掉字格的形式刻画人物，也是一种创新，是我们不可忽视的。”“聂先生在传统掉字格形式中，注入了新思想、新内容、新感情、新境界，从而造出了新奇的对仗，是‘旧瓶新酒’的典范。”“借音巧对，……借义巧对，在聂诗中亦随处可见。”“‘无情对’……聂先生常常把似乎茫无联系的观念、意象撮合在一联之中，让它们千里相会得成配偶，遂成解颐妙对。”“用灵活多变的句子节奏做成各种对仗，活络而别有韵味，也是一种‘反常得趣’。据统计，聂诗中30多副对仗使用了非‘二二二一’、‘二二一二’的特殊节奏。”有“三一三节奏；……一三三节奏；……二三二节奏。还有四二一、四一二等节奏，这些特殊节奏在对仗句中频繁出现，是绀弩体的重要语言特色”。“总之，聂先生对巧对的偏爱和追求，是显而易见的。他的许多工巧的对仗，达到了匪夷所思、巧不可阶的地步，称之为当代中华诗词艺术宝库中的明珠，是毫不夸张的。”（侯按：曹文所论，均有例句相出；《聂诗三说》后附印《聂诗掉字格对仗集锦》43例，侯略。）

24. 周明道：《观沧楼三笔》第132页：“聂绀弩不仅是一位现代著名的作家，而且是一位中国传统诗歌的革新者。他的诗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无形中流露出作者在难以想象的苦境中，以热血和微笑反映社会的一个方面，因此也是一部时代的信史。”

25. 夏　衍：《绀弩还活着》：“和他的杂文一样，他的旧体诗也是不拘一格，新文学作家旧体诗写得好的，不过鲁迅、郁达夫、田汉……绀弩也是一个。……绀弩写北大荒劳动的诗很有新意，写‘文革’的诗很深刻。”

26. 梁羽生：《笔花六照》第101页：“绀弩在文学领域上的两大成就，一

是杂文，一是旧体诗，他以杂文的笔法写诗，这是他的旧体诗的特色之一”，“绀弩的旧体诗是最擅长运用旧瓶装新酒的。”

27. 尚　弓：《一株浥血含笑的奇花——〈散宜生诗〉》：“《散宜生诗》最能反映出他兼天写地的才华和苍劲高洁的灵魂。”“又是一座高耸于榛莽中爱的丰碑。尽管‘天上星辰曾雹击，人间岁月已硎磨’，作者的心并没有趋于枯淡、冷酷，而是愈发喷涌着岩浆般炽烈的爱：爱亲人，爱同志，爱祖国，爱人民……，一往情深，虽九死犹未悔。”（见《文艺鉴赏大观》1988年）

28. 赖　丹：《艺窗琐记·心幡》：“他写的新旧诗，都倾注了自己的真情实感，诗意浓郁奇特出人意表，《散宜生诗》震惊国内外诗坛。”

29. 冯英子：《不胜天地古今情》：“看到绀弩虽处逆境而仍然在作不屈的战斗，他把旧诗赋予新的内容，表达了一个文艺战士那种纯洁、高大、威武不屈、贫贱难移的品质。”

30. 张翅翔：《仰怀绀弩先生》：“绀弩先生的旧体诗，当然不只是一味地伤往事，它有更为重要的一面，即言志，表现出他那满身傲骨。这把傲骨是金钢石造就，花岗岩凿成，铮铮作响。”

1988年11月在广东三水县召开第二次全国当代诗词研讨会，会上许多同志对聂绀弩表示分外推崇。说他自成一家，极具特色，创造了难以模仿的“绀弩体”。侯孝琼副教授谈到诗要创新时，特别举了聂绀弩的诗：“‘生事遁人何喘喘，牢骚发我但偷偷’、‘此后定难窗再铁，何时重以鹊为桥’”。她还说：“聂老自己说他最喜的，是写女乘务员：‘口中白字掐三二，头上黄毛辫一双。’这里不仅有形象、语言的创新，也有内容的创新。”（见《当代诗词》第17期《研讨会纪要》）

31. 冯亦代：《缅怀聂绀弩》：“他的旧体诗开创了以时代精神贯入诗意的前路”。“写狱中生活的诗，诗的反讽使我笑得连眼泪也出来了。”“我们的眼泪不是笑出来的，而是为胸头的痛苦抑压出来了。”（见1993年1月29日天津《今晚报》）

32. 李师金：“近似自我解嘲、自我安慰，诙谐之中带有浓重的苦涩味。比如写清厕：则‘澄清天下吾曹事’；写拾穗：‘鞠躬金殿三呼起’；写草宿：‘高士何须刘秀榻，东风不揭少陵椽’。玩笑声中看得出辛酸的泪花。有时，他语言极其通俗处，即是思想的极其深沉处。如‘英雄巨像千尊少，皇帝新衣半件多’、‘请看天上九头鸟，化作田间三脚猫’。正如他自己所说：有时悲从中来，不知何故，所谓‘泪倩封神三眼流’者，人或以为滑稽，自视则十分严肃。”（1993年8月4日给侯井天的信所附文稿）“久读聂诗，我有两种感觉：一是他的风格属‘兴观群怨’一路而不取‘温柔敦厚’。有些解聂的文章似乎要把聂说成‘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而显其‘革命立场’之坚定，我以为这是误解了‘革命立场’，更误解了聂翁。……程千帆先生借杜句‘忍能对面为盗贼’，真是深知聂翁其人其诗者。其次，我觉得聂翁对自己的诗的态度有时显得非常矛盾，一方面唯恐诗无解人，又说写诗原不要人懂，……其实又是统一的。心中郁愤，不吐不快，吐后使人了解、引人同情，从古到今没有哪个诗人不希望读

者欣赏自己的作品的，然而，以聂翁之所遭所遇，所感所思，尽情发露，则有诸多不便，不得不以幽隐晦塞之言出之，《风怀》乃是《怀风》便是明显一例。所以读聂诗不是不求甚解，乃是不能甚解。”（1997 年 8 月 19 日给侯井天、何永沂的信）

33. 雷群明：《寄沉痛于悠闲》：“他的诗，记录了他以及与他相关的一些人二十多年来的真实而痛苦的历史，情感的沉痛不言而喻。但是，他以杂文入诗，以打油入诗，以滑稽自喜，以阿 Q 气为荣等等，又使得他的诗能‘寄沉痛于悠闲’，使人能由此深思而不至于颓丧和沉沦。这是一种可贵的诗德，也是一种高明的诗艺。”“读聂绀弩的诗，也许会让我们明白，这种‘不懂诗’、不为‘做诗’而做出来的诗，才是真正的诗。”（见 1993 年 2 月 6 日《文汇读书周报》）

34. 程千帆：《聂绀弩八十寿联跋》：“刀锯鼎镬之余，八旬尚在；宋雅唐风之外，《三草》挺生。酒怀容减，诗兴犹浓。”（见《当代诗词》1986 年第 8、9 期合刊）

35. 王传明：1994 年 1 月 30 日给侯井天的信：“确实是自创一格，别开生面，让人耳目一新。其诗上承古，而不为古所拘缚，自铸句式或言词。其中所含蕴的思想意义，更是耐人深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为现代人创作旧体诗词，带来了某种启迪，甚至是方向性的启发。当然，他的这种新是与其特殊经历紧密联系着的，一般人未必学得来；但他与广大读者的心灵产生共鸣，受到广泛喜爱，却已成为事实。为此我在众多的当代诗家中，最推崇聂诗。……欣赏时，每每为聂诗的诙谐所动，不禁暗自发笑。但发笑之余，我又感到聂老的目的不是让人感到好笑，他的诙谐不是目的，嬉笑背后，是聂老在流泪泣血，——不止为自己，更为广大知识分子，为中华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讲，聂诗堪称‘诗史’，——它真实地记录了 1957—1976 这二十年间，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广大人民的不幸遭遇。因此，我认为，聂诗必将流传千古。”

36. 何满子：“从坎壈中来旧诗洗唐宋陈套”。

37. 启　功：“吟诗惊绝调，每从弦外发奇音。”“学诗曾读群贤集，似此新声世所稀。”

38. 陈凤兮：“史诗作，狂热问，浩歌寒，盛世颓龄，青春焕发，故交伤永别。干蝶旷代，骚坛刮目看奇花。”

39. 万枚子：“一心耿耿求真理，四草茸茸放异香。谁敢挥毫批吕雉？今当举擘吊诗狂。”

40. 文怀沙：“危坐读君通塞诗，游天戏海有余思。从来大德生为用，百遍重寻绎散宜。”

41. 史　复：“时有文章惊草木，每将诗句写肝肠。”

42. 杨家文：“人间多少真歌哭，都在先生短句中。”

43. 李伯兮：“妙语联翩曼倩论，牛棚生活写来真。谁怜齿冷肝肠热，积泪成珠句句神。”

44. 虞　愚：“新诗中有经天泪，狂侠温文并世稀。”

45. 宋谋瑒：“论交倾盖集，低首散宜生，瓶罐无新旧，风怀最老成。”

46. 张吉来：“夫子宁狂狷，诙谐见寸衷。著书缘骨骾，面世抱瘖恫。文得迅翁髓，诗新坡叟风。开天挥巨斧，大匠耻雕虫。”

47. 陈迩冬：“心神抛尽散宜生。”（郭隽杰《聂诗漫谈三题》：“愚岳”“陈迩冬最推崇的当代旧体诗人便是绀弩”。（见《当代诗词》1998 年第 2 期）

48. 汤梓盛：《读聂诗有感》：“龙战玄黄旷代工，尚留诗稿记孤忠。灵均祠畔应添冢，岁岁端阳悼此公。”

49. 周子政：《读聂诗有感》：“承传有道工诗艺，民族民间一树春。现代吟坛诸作手，当鉴聂体写真心。”

50. 张培川：《续论诗绝句》：“诙谐游戏对红兵，境苦诗甘别有情。人不堪忧君自乐，惊奇争叹散宜生。”

51. 孙希曙：“白也篇章无定格，香山体例夸当时。集中多少平凡句，咀嚼愈甘久乃知。”“奇祸横遭三字狱，忧民犹赋七哀诗。”

52. 张　拙：“观澜有赖如椽笔，历劫方传不朽诗。”

53. 胡希明：“生前几许惊人句，不负诗人绝代豪。”

54. 荒　芜：“公推郁柳苏田上，自铸新奇瑰丽词。”“从今再把黄油打，先学杂文后作诗。”“堂堂岁月狱中过，不唱低三下四歌。”“金三红水哦千遍，曲赋诗词煮一锅。”

55. 姚锡佩：“独行放浪散宜生，化作传奇诉世情。金水红斋推陈论，荒原暗室掷新声。”

56. 谢梅庄：“万劫千磨到楚囚，笔为武器不低头。题凡语壮慷而慨，奇句争传遍九州。”（见《梅庄诗韵》）

57. 高　朗：“旋转乾坤真艺术，认识世界战群妖。春风化雨禾苗壮，散宜生诗涌海潮。”

58. 季龙华：“廿年厄运留《三草》，百代诙谐语亦奇。”“从知四草成吟日，便是群星拱北时。”

59. 何永沂：“散宜生集读从头，泪血斑斑眼底收。”

60. 陶静庵：“雨剑风刀路，惊天动地篇。词坛正风雨，谁为主吟鞭。”

61. 舒　徐：“千古诗人聂绀弩，崭新风格散宜生。”

62. 刘逸非：“笑看逆境人诚杰，留得奇诗鬼亦雄。”

63. 黄苗子：《吊绀弩六首》其四：“赤心炽于火，锻成千首诗，诗成荐轩辕，魑魅乃享之。”《读〈三草〉》：“何物九头鸟，百黠聚一身。春秋三草集，天壤此奇文。笔遣千神役，心悲万古春。洞庭张乐地，无奈屈灵均。”（见《三家诗·无腔集》）“‘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黄引古《子夜歌》句，侯注）大大小小触动心灵的山川草木家国朝野，使心灵不得其平，于是就‘鸣’起来。近、现代诗人如谭嗣同、陈三立、柳亚子、陈寅恪、郁达夫以及奇峰突出的聂绀弩等，不是‘风挠之鸣’就是‘或击之鸣’。”（见《当代诗词》1998 年第 2 期）黄苗子《牛油集·后记》：“在诗当中，我是聂绀弩的崇拜者，他的许多诗，读了有啼笑皆非之感，啼笑皆非者，正是心灵的不得其平，如果‘平’，

脑子里一片空白，既没有啼，也没有笑，就不可能有诗了。绀翁是个革命者，他不希望看到他所追求的理想幻灭（这是他最大的‘不平’）。他一生坎坷——穷，写不出什么欢愉之词。‘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所以他写得一手好诗。读过《散宜生诗》的人，大概都会同意聂诗之好，除了天份高之外，更主要是具备了这些因素的。”

64. 刘友竹：“俗套陈腔俱已矣，热肠隽语竟兼之。”（见广州《诗词》报1993年第4期）“少陵风格诗融史，鲁迅精神笔作枪。共道先生兼两杰，高山耸峙水源长。”（《纪念聂绀弩冥诞一百周年》）

65. 白肇杰：“语惊李杜当拍案，意惹屈原起问天。”（见1993年8月27日成都《晚霞报》）

66. 杨小源：“无须四草全看遍，已信唐来有好诗。”（见《七星吟草》）

67. 王亦耕：《重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好诗不厌百回读，语句诙谐隐痛深。字字行行和泪写，年年日日遣愁吟。牢中久困英雄汉，殿上多藏奸佞臣。万岁频呼真万岁，冤加右帽定蛇神。

68. 苏　宏：“篇篇掷地金声响，的是忧天痛史章。”

69. 吴铁岑：“聂老的诗，我是读了一遍又一遍，我认为是空前的。”“我读古诗亦颇饶，唐人旧套后人描。聂翁大破千年格，李杜苏黄尽折腰。”

70. 卢秉彝：“闷烦不必买灵药，一读南山顿解忧。”（见《历山诗刊》总28期）

71. 蒋仲仁：“依枕吟诗不吟病，挥笔惊雨复惊风。等闲千罪该万死，尽人一东与二冬。捧读遗篇三草在，百年心事永思中。”

72. 文　询：“耐经霜雪期春色，饱览沧桑纳紫毫。旦夕晴空阴霾蔽，何妨三草续离骚。”

73. 王春讯：“聂诗不愧独家诗，苦境行吟亦乐词。别具新声成一格，奇花耀眼见才奇。”（见《韶音》1995年第6、7期）《聂绀弩逝世十周年》：“京山笑傲绀公树，没世称名岂后知。活在人心方永活，诗扬其道道扬诗。”

74. 赵伯州：“北国拓荒思旧错，南冠改造作新民。偷将实录传千古，勇为诗词创革新。”（见《闲吟客诗词选》）“绀弩诗篇等喻多，胸中掌故万千罗。拈来信手皆成巧，写去随心似未磨。浑是不平鸣怨处，却将翻作侃调过。汉皇尝替唐皇罪，自古诗人曲笔歌。”

75. 张钟信：“骚坛争诵散宜生，诗比杂文尤动情。”“庄谐隽永含褒贬，坟典融通论废兴。”

76. 徐一樽：“坎坷翻使除陈腐，异代流传仰境新。”“清新蕴藉情多雅，高古醇浓趣更奇。”

77. 程　序：“别添一格型融古，入木三分典铸今。”

78. 刘华南：“读罢散宜旧体诗，始知文墨妙新奇。”“敢为绝唱创千古，留得世人醇一池。”

79. 孙　力：“犀利杂文追鲁笔，狐谐奇句压韩诗。”

80. 马耕云：“怪味人生尝百草，诗家原本是哲人。”（以上蒋、文、张、

徐、程、刘、孙、马诗，见《历山诗刊》总30期，1995年）

81. 王传明：“当代骚人众，聂诗格调殊。”“信知嬉笑处，血泪洒平芜。”

82. 启　功：“‘口里淡出鸟’，昂然万劫身。飞来天外句，铲却世间文。眼比冰川凛，心逾炭火春。娲皇造才气，可妒不平均。”（见《启功韵语·次韵黄苗子兄题聂绀弩〈三草〉》）

83. 苏仲湘：“五百年来惜此才，夷然一笑对千哀。诗坛别树将军帜，雅俗庄谐顺手裁。”（《栽花插柳堂杂草》）

84. 任哲维：“不弹旧调唱新声，人木三分是杂文。愤恨化为含泪笑，迅翁以后有斯人。”

85. 苏寿同：“人有因文贵，吾其爱聂公；篇章无大小，得句便玲珑；文苑谁能唱，诗坛不再空；寰中多冠盖，唯有一人雄。”

86. 凌成澜：“诗情落笔任低昂，歌哭锥心岂楚狂？虽有牢骚常豁达，不为时讳亦谐庄。”

87. 李树则：《金缕曲·读〈散宜生诗〉·悼聂绀弩先生》：“掩卷空垂泪！读奇诗、散宜生集，心潮迭起。人物芸芸纷过眼，带着当年烙记。哀乐事、跃然留纸。热血满毫渲微笑，把廿年、风雨粲诗里。大手笔，世无二。”“……文士求生真不易，北大荒中冰雪地。更咳唾、珠玑文字，一阕悲歌情何极！悼中华、多少毕高士。诗史耳，杜陵辈。”（见1994年8月10日《武汉晚报》）

88. 石　林：《履痕集·读诗纪感》：“心志倘不苦，焉得作诗人。崎岖赴远道，颠沛逐喧尘。风霜炼筋骨，烈日锻精神。艰危见韧性，纸墨寄友情。李白经离乱，飘逸转深沉。杜甫赋三别，诉民疾苦声，东坡多豪气，高唱大江腾。稼轩词欲醉，梦回吹角营。烈士抒愤懑，英才夏完淳。疯狂年代迹，诗史散宜生。何须烦列举，溯源探其根，源出古华夏，根本在人民。忡忡忧患意，拳拳爱国心，刚直如松柏，潇洒若流云。力求真善美，笔底花缤纷。无情休作态，非病莫呻吟。持之永无失，白首亦青春。”

89. 章长石：《寻草集·读〈散宜生诗〉志感》（14录）：1.“漫道前人写尽诗，当今诗苑创新词；风雷激荡毛豪壮，云诡波谲聂律奇。”5.“杂文入诗鲁先河，南京民谣教授歌。雅俗文白写世态，聂公纵横复捭阖。”7.“歌诗平庸即死刑，此翁警策且豪雄。自删自改谋章句，语出惊人造化工。”11.“笔墨游戏不须多，笑话三千非逗乐。笑里含悲锥心痛，笑中藏剑刺邪魔。”

90. 谢　韬：“稀世奇才荒地役，人间鬼蜮庙堂神。绝伦妙缀空前史，粪土生辉独运斤。”《聂绀弩赞》：“聂公何为者，诗坛一奇人，落拓无拘束，潇洒似流云。摘星化虹彩，拾瓦叩金声，双肩挑日月，一啸震昆仑。……论世胜巨烛，立身赤子纯，胸怀洪炉烈，铸诗粪土金。诗史五千载，特色独一人，天然无矫饰，浑脱出天成。……椽笔归司马，匕刃出鲁门。杂文入诗苑，风格焕然新。……浩然袖大字，造化唯一精。须臾览天地，一瞬辨古今。纵横容万感，挥洒透芳心，铸剑欧冶艺，行歌屈子神。”“五十年前且介亭，五十年后散宜生，腐草不腐春常在，萤光如豆夜星明。”（侯节略46句）

91. 谢东帆：“似此新声稀，才奇爱亦奇；诗成催奋起，语出解人颐。”“诗

坛改革家，崛起我中华；风高香自远，一朵报春花！”

92. 成纯赞：《读〈散宜生诗〉感怀》28 韵：“吾爱散宜生，才气溢纵横；杂文针时弊，诗篇发聩蒙。……奇文再三读，令我心恢宏。掩卷复长叹，古今几人逢！”（见《岳麓诗词》1988 年第 3、4 期合刊）

93. 熊　鉴：《读聂绀弩诗》：“几经炮烙未成尘，独是金刚不毁身。愚者坑儒空费力，好诗终古笑亡秦。”（见《同心集》）

94. 刘友竹：《论文〈属对律切沾丐后人〉发表后》三首。其一：“诗圣平生对属忙，创新成就上高岗。从来学杜知多少，聂叟传薪最有光。”其二：“已讶懒虫寻捷径，更惊新派吐狂言。可知聂叟挥神笔，端赖功深铁砚穿。”

95. 朱学成：《读聂绀弩诗集有赋》：“文坛树起聂家帜，独领风骚百代稀。”

96. 伍锡学：《读散宜生诗》：“白首荒原风雪飘，牛鞭火铗舀溲飘。羡君长有阿Q气，雷自推来云自挑。”

97. 王振寰：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感赋：“喜得全编绀弩诗，读之如醉复如痴。惊人出自平凡语，骇世偏无大雅词。字字燃成皆是火，声声寻去尽含悲。吟坛不乏千家帜，独树风骚看聂旗。”（见广州《诗词》报 1996 年 12 月第 22 期）

98. 徐　征：“绀弩诗篇最可人，奇文妙句力千钧。修词遣字前无例，协律入声韵亦真。用典多因忘物我，抒情力促扫烟尘。巨星一颗冲天出，照彻嵩衡共泰岷。”

99. 张道平：“眼底奇葩血灌成，乃翁无泪哭苍生。离骚旷世知音赏，谑语当年勇士惊。不尽揶揄谁作孽，几番磨难骨犹铮。长河一滴流千古，照彻人间万种情。”

100. 林　锴：《读散宜生诗》：“乾坤容得几诗囚，九死穷荒一老牛。骨性深饶河岳气，心声合作庶黎喉。百年大梦回孤枕，一线真源导万流。手蘸轮囷肝血，浪吟题遍海天头。”

101. 吴世宦：15 首之 3：“口语拈来谐律韵，日常生活性灵诗。诗成痛史斑斑血，哭不得时笑了之。”之 5：“敢将日月两肩担，啸傲乾坤别有天。为旧体诗辟新路，铸今融古合而兼。”

102. 汤梓顺：《读聂绀弩诗集有感》：“龙战玄黄旷代工，尚留诗稿记孤忠。……灵均祠畔应添冢，岁岁端阳悼此翁。（见《当代诗词》1998 年第 2 期）《当代诗词传世一辩》：“《散宜生诗》篇篇绵绣，字字珠玑，一经出版面世，便震撼诗坛和文学界。……他的诗作足以传世，已为人们所公认。”《双峰并峙，二水争流》：“另如‘邈矣双飞梁上燕，苍然一树雪中蕉’、‘大风背草穿荒径，细雨推车过小桥’、‘放诸四海诚皆窘，真下五洋安得归’、‘一角红楼千片瓦，压低历史老人头’等等，都是奇诗妙句。”（见《当代诗词》2001 年第 3 期）

103. 李国珩：《透过聂绀弩诗看格律诗之走向》：“体分新旧诗无旧，各领风骚一代新。翻出掌心孙大圣，且看五十六贤人。”（见《边塞诗声》总第 7 期）

104. 刘中一：《丙子吟坛杂兴长句 10 首》：“散宜生诗细味吟，调古辞新意境深。盛世敢传人祸记，沉冤长砺丈夫心。兴观群怨经冰炭，雅俗庄谐人笑

林。满贮金瓶倾热血，未来美好总开襟。一代奇葩迈鸿宝，射雕国秀更谁寻。”

105. 黄顺毅：“杂文漫画竹枝词，艺苑奇葩第一枝。是泪是花还是血？亦文亦史亦传奇。百年谁愿逢其事？千载何能少此诗？天下几人堪伯仲，灵均异代不同时。”

106. 王诵亭：“善歌善谑出语奇，秉性刚真嫉世俗。读罢拍案仰天呼，此是中华新史诗。”（见《崂山摭拾》）

107. 姚　普：《读散宜生诗》：1.“触处成诗信手拈，酸甜苦辣外加盐。狱中监外何滋味，吃透人生律转严。”2.“用典白描听自然，庄谐幽默共骈联。古今中外谁诗好，名世方经五百年。”又：“谑中有物耐寻味，话外无邪见异才。”

108. 陈　章：《百年诗人咏·聂绀弩》：“饱经尘世千般劫，独树吟坛一面旗。北大荒原重悟道，南冠妙笔更生辉。”（见《当代诗词》1999 年第 3 期）

109. 周子政：《读聂老绀弩旧体诗有感》：“二、承传有道工诗艺，民族民间一树春。现代吟坛诸作手，当鉴聂体写真心。三、非宋非唐超旧臼，诗风自驻与人同。别我分店独一创，合律纳新能并融。”

110. 刘友竹：一、“绀弩诗词五百篇，奇葩旷代世争传。何人说是违心作，污水乱倾琴乱弹。”二、“奇冤横祸歌难歌，路绝牢穿永未休。若是违心能至此，东流逝水又西流。”三、“五四精神德赛扬，洋腔左调也登场。聂翁早有新思路，尔辈仍持旧主张。”四、“诗有别才休好高，强操此艺只徒劳。聂翁爱护须珍惜，切记诤言莫信谣。”（见《湖南诗词》1999 年第 3 期）

111. 袁第锐：“傺侘　余生迄未休，美人香草诉从头。少年罔识辛酸味，浪说先生爱打油。”（见《当代诗词》2001 年第 2 期）

112. 曹继万：“老遣北荒余一冠，打油胜似救心丹。诙谐笔底辛酸泪，休作田园风景看。/南冠纵未换峨冠，幸有遗编写寸丹，五草篇篇关国事，倩睁三眼认真看。/绀弩先生诞百年，旧诗一卷有新编。奇花尽似血花溅，散遍神舟似火燃。/自古儒冠途不平，高材翻谓散宜生。劫波度尽宏编在，争诵新骚烛照明。”（见 2008 年 8 月《聂诗三说》）

113. 顾学颉：《杂谈聂绀弩诗》：“绀弩……至于暮齿，遂以旧体五、七言诗抒写胸中郁勃之情。驰骋其不羁之才，恣肆于不羁之笔，既不宗唐，也不祖宋；既不是俳体打油之伦，也没有扭捏作态之势，生活口语，信手拈来，都成妙谛。而曲终奏雅，入木三分，精神聚处，往往妙在一笔点睛，遂使旧诗别添一格，新树一帜，而前无古人。有人说，绀弩杂文似诗，诗又如杂文。不妨说，他的诗，是新创的杂文体诗。”（见《随笔》1993 年第 4 期）

114. 林东海：“聂翁以杂文为诗，似谐而庄，似冷而热，令人欲笑而思哭，哭而思奋，形类打油，旨同庄骚，自成一格，灿然独照于诗坛。”（见《当代诗词点评》）

115. 耿　庸：《绀弩片记》：“绀弩也真是大杂文家，非但其所作杂文称得起是杂文，其古体诗也是杂文的诗，诗的杂文，连他这个人也是傲然的一首杂文。”

116. 端木蕻良：《“山阴道上”》：“‘四人帮’垮台后，他的旧体诗写的多了起来。我每一读到，都能体会到他特殊的风格。诗律限制不了他，如果说，把杂文的性质纳入诗里来表现出来，应该说正是绀弩的风格。从他的诗里，也可以感到他的一些生活状况，从诗句的苍劲气概里，也感到他生命的刚强。”

117. 廖沫沙：《共有灵犀一点通》：“过去只知道绀弩同志擅长于写作杂文，不知道他还能写诗，而且能写作工整而幽默的旧体诗。我翻读之间，不觉爱不释卷。因为集中所收辑的大抵是他遭遇坎坷以后所作。我说他的诗很工整，是指他写作的绝大部分是平仄格律十分严整的律体诗，很少是较自由的绝句；我说他的诗很幽默，是指他的意境开拓，情意诙谐，有如他的杂文。”（廖抄引《柬周婆》、《丁聪画老头上工图》、《赠胡考》三首，侯略）

118. 王晓晖：《聂绀弩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侧记》：“据知，夏衍曾作评价，鲁迅之后，中国杂文当推绀弩为第一人。在他逝世前的十年里，绀弩又以杂文入诗，创造了杂文的诗，或曰诗体的杂文，开前人未开之境。”（1993 年 1 月 12 日香港《大公报》〔海外航空版〕）

119. 刘坦宾：《当朝诗史活〈春秋〉——聂绀弩〈散宜生诗〉谐笔欣赏》：“读了聂绀弩的《散宜生诗》集，不能不震慑其句式节律的特异、新奇，用典化典的心裁独出，遣词用字的胆大妄为，某些吟韵的‘打油诗化’，而仍不失其雅驯耐读，律句中的对仗挥洒自如于工与欠工、非对乃对之间，却仍能令初学者瞠目、行家颔首、雅俗同钦，甚至‘从心所欲矩先逾’（《七十》）。”“在日常生活中，当一个处在双方力量悬殊极大的纷争中，他所面对的是一个难以理胜、更难力挫的强劲对手，而自己因处于有理的地位，不甘俯首称臣、束手就范。唯一的出路是，不失体面地找一个化干戈为玉帛、去险为夷的途径。具体做法是不亢不卑地作自我调侃，用貌似委婉、实则机锋的言词与之周旋，在‘伸手不打笑脸人’这一约定俗成，斗争双方都会恪守的、有江湖味道的道德规范的制约下，可以收到兵不血刃、克敌制胜的意外效果。把这种作斗争武器的言词叫做谐谑也可，道是滑稽也不错，精彩上乘到一定程度说是幽默更是写照传神。”“这种手段具体到文学艺术的创作上就是所谓谐笔，或谐笔手法。它包括类似‘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韩愈送董邵南序》）这样典型的‘反语修辞’；咬牙忍泪，憋气吞声的‘哀情乐写’或‘丑角俊扮’的化丑为美；或偷换概念，以假混真，使皮里阳秋，解人始会；或者把拉响了的手榴弹反扔过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借用武器；或庄谐并作，或语涉双关，或故作豪语、大放厥词，或夸饰过甚，或比类失伦，或声东击西、故露还藏……总之，运用这些统称之为谐笔的手法，就能使诗歌这种纯属情韵化审美的文体，一下子被武装起来，异化为具有强战斗力的杂文或者漫画，也即是诗的杂文化或漫画化。这种杂文化或漫画化的谐笔手法，使得《散宜生诗》在客观上产生了以下的效果。”“（一）使作品具有史诗的崇高审美品位。”“（二）在题材容量、感情容量与体裁适用性上增益了旧体诗新的审美功能，赋予了这种文体以全新的生命活力。……不嫌说得夸张的话，真是一次成功的创作实践，救活了、光大了一种文体，正像当年鲁迅为了战斗的需要光大了杂文这种文体一

样，功不可没。”（见《名作欣赏》1994 年第 1 期）

120. 毕奂午：《在草地上仰望星星》：“（看了李辉写的一篇聂绀弩的专访后，写信给李辉说：）“聂绀弩的《散宜生诗》，应有一两首找人作一点评介和注释，我觉得近来写旧体诗的人，比起来，都赶不上他。”（见《随笔·在草地上仰望晨星》2000 年第 2 期）

121. 徐城北：《书前书后·三草》：“聂诗的特点之一，是敢于和善于‘打油’。”“特点之二，是聂诗不肯一蹴而就，采‘三段式’的形式不断飞跃。”“特点之四，是聂对对联的超常重视。有些可能是聂自己特别珍爱的对联，往往在甲诗用过之后，隔了几年又出现在乙诗之中，而甲乙二诗的内容绝不相同。这一点聂‘前无古人’。聂诗的某对联，能够脱离原诗的‘前因后果’而独立存在。”

122. 张友鸾：《聂绀弩诗赠周婆》：“有人说他的诗打油气重；殊不知他经过苦练，认为没有不可以吟咏的题材，没有不可以运用的词语。前人严禁以小说故事入诗，他却连《笑林广记》都用上了。（既有‘口中淡出鸟来无’，也有‘一家大小圣贤愁’的句子。《题林冲题壁图寄巴人》那是名篇了。）读他的诗，可以忘倦，可以破涕，简直出神入化，上追坡公，打油云乎哉！”（见 1979 年 4 月 14 日香港《文汇报》）

123. 李邦佐：《试评〈倾盖集〉》：“（聂诗）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最长于用俚俗之言入诗而不损诗的光彩。”“以七律写当代的新人新事，一般诗人都视为畏途，而聂老偏能举重若轻，遣词造句若出于不经意而独存天籁，实属难得。”“聂老有此功力，自然会作到无一言、无一事不可入诗。作为当今古近体诗的一个开拓者，其功绩是不可泯灭的。”“有胆有识又有才，能将日常生活毫不费力地构成诗句而发人深思。”（见纽约《海内外》1986 年总 52 期）

124. 刘炳善：《查尔斯·兰姆〈伊利亚随笔选〉译序》：“幽默这个东西，过去被人说得太玄、太高雅了。怎样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呢？在翻译《伊利亚随笔》当中，偶然读到我国当代作家聂绀弩的《散宜生诗》，得到了启发。这位曾经‘身经天地古今愁’（何满子悼聂绀弩诗句）的著名杂文作家，在逆境中所写的诗歌却具有诙谐、滑稽的意味，让人读了有时掉眼泪，有时忍不住要笑。而作者自称他这些诗里写的是一种阿 Q 气，还说处于苦难中，‘人没有阿 Q 气怎能活？’在这时候阿 Q 气还是一种‘救心丹’，‘人能以它为精神依靠，从某种情况下活下来。’（《散宜生诗》后记）”

125. 杨金亭：《旧体诗的出路在于创造》：“《散宜生诗》，在开拓旧体诗题材领域创造出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作品记录了作者二十多年的苦难历程，写出了被强迫劳动的各个侧面，如《推磨》、《搓草绳》、《削土豆种伤手》、《脱坯同林义》等，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种种劳动，是作者第一次引入旧体诗，并写出了幽默、严肃、热烈、冷峻的全新诗意。”（见《诗刊》1987 年第 7 期）《新时期的田园牧歌》：“本来组诗形式，在中国传统诗歌里是古已有之的，……当代旧体诗创作中，除聂绀弩的《北荒草》、《南山草》……等成功范例外，其他诗人则很少应用。”（见《北京诗苑》1997 年第 4 期）

126. 程千帆：《读〈倾盖集〉所见》：“聂绀弩……诗，用传统观念看来，作者是诗国中的教外别传。正由于他能屈刀成镜，点石成金，大胆从事离经叛道的创造，焕发出新异的光彩，才使得一些陈陈相因的作品黯然失色。明朝的倪鸿宝也曾做过类似的尝试，二人虽然同样具有忠愤之气，同样在用一种打破传统的手法来表现它，可是倪鸿宝究竟是明朝末年的封建士大夫，他看不到今天这样广阔的世界，也放不下和人民保持距离的架子，不敢将人参肉桂牛溲马勃一锅煮，所以也不能充分地将当时的现实生活，和从这些生活中产生的奇思妙想毫无顾忌地表达出来；而聂绀弩却较为成功地做到了。他的诗初读只使人感到滑稽，再读才使人感到辛酸，三读则使人感到振奋。这是一位驾着生命之舟同死亡和冤屈在大风大浪中搏斗了几十年的八十老人的心灵记录。他的创作态度是真诚的，严肃的，而决非开玩笑即以文为戏的。”“前几年我曾以诗相赠，现也附录于后：‘绀弩霜下杰，几为刀下鬼。头皮或断送，作诗终不悔。艰心出涩语，滑稽亦自伟。因忆倪文贞，翁殆继其轨。’”（见《读书》1985 年 11 期）

127. 舒　芜：《答陈肩》：“聂诗乃是‘异端’诗的高峰。”“我多次说过聂绀弩是‘以杂文人诗’，就是说，他是以大杂文家毕生的功夫来做旧体诗，所以才达到那样高的成就。”（见 1989 年 4 月 28 日《人民日报》）《一份白卷》：“《北荒草》连同以后的三草，合编为《散宜生诗》，已经名震诗坛。”《旧体诗的创新》：“叶圣陶先生为我们的《倾盖集》题的《满庭芳》中有云：‘尝闻瓶旧喻，斯编启我，颇欲翻新。念瓶无新旧，酒必芳醇。谁愿操觚妄作，几千载，诗已纷纭。’……叶老所指‘斯编’的‘翻新’，显然首先是指聂老绀弩。聂老开创了以杂文入诗，或者说诗体的杂文，他的一部《散宜生诗》已被公认为当代极创新之能事的旧体诗的高峰。”“聂诗令人越嚼越苦辣。”《青年人做旧诗的问题》：“……传统的旧诗中那些‘恨恨而死’的感情，适合于表达此种感情的词藻、形象、意境、技巧……也随之缭绕笔端，下笔即来，极难有《散宜生诗》那样的修养和功力来驱开它们，战胜它们。”（见《串味读书》）1997 年 5 月 2 日给侯井天的信：“聂诗是在旧体诗之内最大限度地突破旧体者（不是胡做乱做），其独见赏于众，也可以反映出这是最后的旧体诗了。”《绀弩诗案的侦破》：“我认为他这些诗，是现代的‘变风变雅’。”（见 1996 年 8 月 26 日香港《大公报》）“世之论散宜生诗，往往但赏其打油，而此品题，正是诗人所不愿受，故有句云：‘语涩心艰辨者稀。’涩，正打油之反。有学为聂体者，或专走嬉笑怒骂一路，叫嚣直露，似是而非，更非诗人所愿见，故有句云：‘老想题诗天下遍，微嫌得句解人稀。’一再以辨者稀、解人稀为虑，知其苦心也。”（2000 年 7 月 12 日舒芜致吴方函）《聂绀弩晚年想些什么》：“他自己的对仗是不惜再三修订、力求工洽的，他的诗律之严，不是专门用来诲人，而是首先用来律己。”“他的诗绝不是通常所谓‘打油诗’，不是随随便便要点油腔滑调，而是出句深厚的功力，遵守严格的格律而成的。可惜不少人，包括喜欢聂诗的人，以为聂体诗只凭一点聪明，几分怪诞，就做得出，能了解他的真功夫的并不是很多。他自己早有预料云：‘语涩心艰辨者稀。’又云：‘微嫌得句解人

稀。’程千帆先生曾经说聂老这个顾虑未免多余，究竟多余与否，恐怕还是难说。”“聂老的深厚诗，建筑在广博诗学上。”（见《新文学史料》2003 年第 3 期）“聂绀弩……晚年是大诗人”，“晚年震惊一世的旧体诗，其实就是诗体的杂文。”（见《读书》2004 年第 7 期）

128. 彭燕郊：《千古文章未尽才——绀弩的旧体诗》：绀弩“晚年以旧诗声震文坛，其成就且达到罕见的高度。”“绀弩爱讲反话，听惯了常能明白其真意，但‘只为无聊消遣’，却是真话。像他这样的人，写出这样的旧体诗，要说当初真有要开未有之境、振兴旧体诗的雄心，我以为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只不过认为必须这么写，应该这么写，就这么写起来了。”“不过我还想再强调一下‘真’。五十年前，第一次向他请教怎样学写作，他只有一句话：‘要有真感情。’他这一辈子就凭着这个‘真’字活过来的。他，以及在北大荒和北大荒以外的朋友们，为什么要到北大荒那样的地方去干那种活，不言自明，就是把他烧成灰，他也写不出什么一步一回头舍不得离开……的‘诗’。‘三草’里的诗看似浅率，不动声色的闲笔墨中，却有那么多呼之欲出的感慨，有的朋友说他是在以旧体诗写杂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让你从谈言微中里得到消息，说他把辛辣，还有辛酸，糅合到幽默感里了，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则说他过于含蓄。但大家都能觉察到他眼角闪动的泪花，我们该记住他这两句话：‘人或以为滑稽，自视则十分严肃’（《散宜生诗》自序）。他依然是积极的，决不颓废（包括以“歌颂”方式出现的颓废）。倒是他，使千百年来享有颓废特权的旧体诗进一步非颓废化了。”“写旧体诗还要会用典。不懂这个就算不上是起码的诗家，绀弩自谦说他‘总共知道几个典’，其实是不屑于此，但他的旧体诗里是有典的。他的用典，常常表现为用事，且常用新事，也可以说是新典。化用典为无典，无意矜才，更无心搬弄、堆垛。在他的诗中，这种特点触目皆是，让我们就叫它新典吧，如‘早抛小布方巾去，时有普罗灵感来’（《雪峰六十》四首其一）”、“‘轻睨华盖摹唐俟，傲岸南冠厕楚囚’（《代周婆答》三首其一）、‘精神奴役人谁有，战斗主观论未端’（《有赠》）等等，因为不见于经传，没有出处，不合规格，新文学家写旧体诗，也多不敢用，怕被目为打油。但他用了，不管正统不正统，够格不够格，同样因为他不能不这样。”“作为读者，我还是不满足于他只写旧体诗，我宁愿看到旧体诗只是他的副产品。这种忧生念乱、俯仰身世、积郁磅礴的情怀，如果他用新诗、散文、小说这些新文学体裁来写，该会是何等样的精神景观？我相信，写旧体诗并不能给他多大的艺术创造的愉悦。”（见《读书》1991 年第 10 期）

129. 周广良：《橄榄果·后记》：“聂老是一位为中华诗词开辟新路的闯将”。《怀念聂绀弩》：“散宜生诗开新路，灿烂光辉照世间。”

130. 陈丙东：《叶启林诗草·序》：“当今聂老绀弩为我们作出了改革传统诗词的典范，翻古作新，由俗入雅，将日常生活典型化、艺术化，丑中见美，常物出奇，似乎尽量化去格律痕迹（王林书语）。旧瓶新酒，见酒忘瓶，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予曰：诗坛有聂老，千秋幸事也。”“漫道诗坛有李杜，当今才子有奇书。”《我以我诗行我法》：“聂诗给人第一印象是信手拈来、涉笔成

趣，目不暇接，百读不厌。绀弩老，是当今诗坛最能驾驭语言的大师，不论文言、白话、俚语、俗字、方言、外语、古典、童话都能天衣无缝的摄合，好比是用各种材料铺设出一条艺术大道。”“奇思妙想，化腐朽为神奇，道常物见性情，是聂诗的艺术特色。”“用典是诗界议论最多的问题，是泥古和创新的界线之一，不论今典古典，经聂氏洪炉再造，一一变活。”“诗人形式上通过平仄粘对，起到声调旋律美，但毕竟千篇一‘律’，聂诗有意打破了这个僵化的公式，别开生面创造大量的新句型，大大丰富了格律诗的旋律美。如果说传统格律诗，具有金碧辉煌大厦的整齐美，那么，聂诗在这大厦巍峨的园林中，错落有致地插入亭台楼阁、画廊水榭的参差美，使人增添了无限乐趣。”“对仗是诗词的脊梁，由于聂诗充分展开形象思维的翅膀，任意遨游于词林韵海之中，使这根脊梁更显得硬朗、活泼。”“聂老在成诗时，还没有强调诗用今韵，他只能遵守平水，但在通押上有所突破，也采用拗救法……尤其讲究对句尾三字与全篇的有机结合，不落俗套。”

131. 李经纶：《人间要好诗——在首届中华中青年诗词研讨会上的发言》：“严格地说，当代一批优秀的诗词家，为社会所认知，不过是近十多年的事情，如聂绀弩、荒芜、李汝伦、熊鉴诸家。”（见《当代诗词》1993 年总 27 期）1996 年秋致何永沂：“（聂绀弩）世俗视其为‘诗人’，实乃哲人也。其人思想之深邃，大化以幽默出之，岂徒逞才使气、心灵逼仄之辈可同日而语。聂诗曲隐，乃荒唐时代使然。庶几见其大智。大勇源于大智，否则不足以言勇也。”（见《广州文艺家》1997 年第 4 期）

132. 李汝伦：“自言自语”对何永沂、李经纶说：“当代诗坛，有谁的成就超过聂绀弩。”（何永沂 1998 年 1 月 16 日给侯井天的信）

133. 李　锐：《〈栽花插柳堂杂草〉序》：“风格独特的聂绀弩旧诗集（《全编》即出有两种）风行海内外，这当然是继承传统文化的一件好事。”（1994 年 5 月）

134. 刘友竹：《聂诗典故出处拾遗》：“聂绀弩诗，格高旨远，沉雄蕴藉，亦庄亦谐，雅俗共赏。既继承优良传统，又富于创造精神，诚时代之痛史，骚坛之奇葩也。……洛阳纸贵，固已驰誉于域中，鸡林价高，亦且蜚声于海外。聂翁虽已化去，聂学正在兴起。其禀赋则别才硕学，长于抒情；其功力则融古铸今，善于用典。或意在含蓄，譬喻多方，选用典故，用申悃怀，此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者也。有时笔随性到，左右逢源，化用故实，不着痕迹，此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者也。”（见《湖南诗词》总第 22 期，1993 年 9 月）《聂绀弩诗用典的艺术特色》：“亲切自然，……工巧警策，精采纷呈。”“古典今典，俗典洋典，兼收并蓄。”“正用反用，暗用化用，手法多样。”“抒怀感时，赠人伤逝，各尽其妙。”“借句改字，谐音切姓，涉笔成趣。”（见《江西诗词》总第 29 期，1993 年 9 月）《属对律切　沾丐后人——论杜甫对聂绀弩的影响》：“可喜的是，老杜的对仗手法，在聂绀弩这里得到了全面的继承和弘扬，使那些古已有之的艺术技巧重新充满生机，为当代诗词的创作敞开了无限法门。”“一、连用字对”：“聂绀弩亦精于‘此等句法’，例如《中秋

斋高踪》：‘万里友朋仁义重，一家大小圣贤愁。’‘友朋一大小’是名词对形容词，‘仁义一圣贤’是形容词对名词。《瘦石六十》：‘骅骝骐骥昂其首，驰骋纵横荡我胸。’上句两个联绵词是名词，下句两个联绵词是动词。《宝玉与黛玉》：‘不做夫妻便生死，翻教骨肉判恩仇。’‘夫妻一骨肉’是名词正对，‘生死一恩仇’是动词对形容词，且均为反义连用字。”“连用字与数字相对”：“聂绀弩亦精于‘此格’，例如《重到海城呈彭母》：‘人称九十为眉寿，我以沧桑纪岁华。’《悠然六十》：‘吾庐独破风雷雨，广厦宏开亿万千。’《三月十三》：‘自读马恩列书后，渐知五十几年非。’《即事》：‘三万六千日何少，鹅鸡狗兔事偏忙。’杜甫用到三个数字，聂绀弩竟用到四个，显得更大胆，更有新意。”“当句对”：“聂绀弩亦长于此道，如第一类，《赠梁羽生》：‘昆仑泰岱山高矮，红线黄衫事有无。’《题迩冬诗卷》：‘逢兹百炼千锤句，愧我南腔北调人。’《夜战》：‘三山五岳英雄聚，雪地冰天昼夜忙。’《创业史》：‘全凭斩棘披荆手，共创千家万户春。’第二类，《反省时作》：‘地无裂缝天无路，你是何人我是谁？’‘多情故作无情样，没齿难忘切齿声。’《年初自嘲》：‘天候有寒还有暖，吾谋全是又全非。’《胡风八十》：‘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可见，绀弩学杜，不仅极为神似，而且更加灵活，富于变化，把这种精巧工致的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虚字对”：“老杜虚字对多用于五言律诗或排律，而聂绀弩则皆用于七律。其《风怀》：‘汤圆抄手当尝了，司马扬雄有后乎？’《瘦石画黄武羊图》：‘北海今朝飞雪矣，先生当日有裘乎？’《凤朱二老即席》：‘干柴烈火无穷了，才子佳人信有之。’《怀张惟》：‘开会百回批掉了，发言一句可听么？’《画报社鱼酒之会赠张作良》：‘旨酒能尝斯醉矣，佳鱼信美况馋乎？’《马山集序诗》：‘不问何之皆胆落，迄无知者乃心忧。’《冬末》：‘天有头乎秦宓舌，日之夕矣鲁阳戈。’聂绀弩为这种对仗技巧注入了新的活力。”“流水对”：“聂绀弩也擅长流水对，如《赠钟敬文》：‘问新诗好旧诗好，笑此一时彼一时。’《喜晤奚如》：‘曾是塞翁因失马，来看织女会牵牛。’‘一谈龙虎风云会，顿觉乾坤日夜浮。’以上三联又是当句对。《赠海果》：‘不道江山奇女子，忽逢湖海白头翁。’《赠女炊事员张先逸》：‘虽在高中读野草，早当塞外做天骄。’《三月十三》：‘自读马恩列书后，渐知五十几年非。’以上各联，均流畅工整，有些还可清楚地看出其传承杜律的轨迹。”“借对”：“聂绀弩的借对数量大，花样多，意境新。字面借对如《挽毕高士》：‘丈夫白死花岗石，天下花生风马牛。’‘白死’的‘白’，并非颜色，此借其字面以对‘苍生’。‘花岗石’乃专名，但字面上是三个单词并列，故借以对‘风马牛’。《赠徐介城》：‘端阳七队曾牛饮，大雪三冬在虎饶。’‘虎饶’乃地名，借以对‘牛饮’。‘大雪’可以理解为很大的雪，但它又是节气名，故借以对‘端阳’。《归途》：‘击壤三年翁失马，沿途两耳妃呼豨。’‘击壤’即‘挖土’，毫无歌颂之意，此借其字面以对‘沿途’。‘妃呼豨’本《汉铙歌·有所思》之助声词，无意义，此借其字面（女唤猪）以对‘翁失马’。《夏公赠八皮罗士》：‘练笔封题签夏衍，寒梅消息报春先。’‘夏衍’乃人名，借以对‘春先’。谐音借对如《斥鹑》：‘放诸四海诚皆窘，不下五洋焉得归？’以‘窘’谐‘准’，以‘归’谐‘龟’，说明流放受窘，坐牢

难归。《对镜》：‘雪满三冬高士饿，梅开二度美人迟。’以‘饿’谐‘卧’，于诙谐中饱含着酸辛。《赠包于轨》：‘曾经沧海难为泪，便到长城岂是家?’以‘泪’谐‘水’，说明泪多悲深。”“成句对”：“聂绀弩没有受‘蹈袭’说的影响，大胆运用成句对这一艺术技巧，往往意境翻新，生面别开。如《钟三四清归》：‘青眼高歌望吾子（杜甫句），红心大干管他妈’。对知识分子劳动改造进行调侃。《有赠》：‘百年奇狱千夫指，一片孤城万仞山（王之涣句）。’为胡风蒙冤下狱鸣不平。《船屋》：‘曾经沧海难为水（李商隐句），从此桃源便是家。’自己蒙冤坐牢，生还无望，只好故作放达，准备把牢底坐穿，正是寄沉痛于悠闲。这些，都早已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对名联。”“对起、对结及全篇皆对”：“聂翁学杜，亦步亦趋，其律诗对起、对结及全篇皆对者甚多。其五律《悠然五十八》四首皆对起。其七律对起者如《闻某诗人他调》：‘地耕伊尹耕前地，天补女娲补后天。’《一缘居士枉过失迓》：‘主人出买青梅酒，居士来颁白雪篇。’对结者如《悠然六十》：‘子寿三千余礼拜，我诗五十六屠沽。’《全撕某诗稿》：‘谁曾崔女情书读，我当晴娘扇子撕。’其五律全篇皆对者如《无题》：‘不上山林道，聊登海景楼。无家朋友累，寡酒圣贤愁。春夏秋冬改，东西南北游。打油成八句，磅水揖三流。’此外还有《李大姐干杯》一首。七律全篇皆对者如《有赠》：‘精神奴役人谁有，战斗主观论未端。留尔头颅为活鬼，亏他面目似灵官。岁朝除夕贫多嘴，狂热浩歌老中寒。诗以穷工将杜甫，名须死著岂万千。’其他还有《重到海城呈彭毋》之二、《悠然六十》之四、《有赠》之一、《题鲁迅全集》等。”（侯按：所举杜甫例句，均略）

135. 何满子：《聂绀弩“收回了的意见”》：聂绀弩的“诗写得如此独树一帜，则直到1981年香港野草出版社印行了他的《三草》后才一鸣惊人。继而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先后出版了《散宜生诗》及其增订本，传播更广，更为读者倾动，以至他的文名竟为诗名所掩。”“新体诗固可略窥他早期的人生脚印，重头却是他的旧体诗，他的旧体诗的确是既保持着传统格律诗的矩度风韵又是突破了前人窠臼独辟蹊径的绝唱——不是一般的创新，有如历史上某个新起的流派在命意、声调、遣字用句上取径不同而少有差异，那总的说只是小修补；聂绀弩创造出了一种，我以为，自‘五四’出现新体诗以来尚未出现过的中国新诗。我同意胡乔木的评价：‘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胡乔木的评价，说聂绀弩这些诗古今独步，当然是就聂诗的个人风格而言的；我的偏见还以为，聂绀弩这种诗的方向，可能还应该是中国新诗，至少是新诗中的格律诗的方向。理由是它最便利于与源远流长的影响深厚的传统诗歌接轨。”（见《书城》杂志创刊号，1993年7月）

136. 绿　原：1993年8月1日致何满子：“……聂诗，它之所以产生轰动效应，我认为可能正在于：一，它直接表达了当代人所共有的对于‘文革’的倒行逆施无可奈何的悲愤情绪；二，它通过所谓‘以杂文入诗’，在传统格律内进行了许可的改革，从而产生近乎幽默感的美感，这可间接冲淡了人们在以恢复旧体诗为时尚的今天对于一些‘优孟衣冠’的失望与厌恶。也许这两条相结合，才是聂诗所以成功的奥秘所在吧，缺少其中一条，它的效应难免不过尔

尔，未必会达到轰动程度。”（见《瞭望》1993年第37期）

137. 程啸伯：《读杨（宪益）诗》：“1993年念及聂绀弩的‘不求安乐死，自号散宜生’，‘何惧黄金印，焉忧白骨精’：凡此都如聂绀弩诗一样，为旧体格律诗注入思想、感情、语言的新血。”（见《瞭望》1994年第15期）〔侯按：杨宪益《旅澳途中获悉北京召开绀弩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口占一律》：“岁暮思绀弩，天涯吊黑雪。不求安乐死，自号散宜生。何惧黄金印，焉忧白骨精。遗诗三卷在，犹作不平鸣。”（见《三家诗》）〕

138. 杨九如：《闲话〈北荒草〉》：“聂绀弩——出奇的人，出奇的遭遇，写出了出奇的诗篇。……凸现了那个出奇的岁月，描绘了那个史无前例的出奇的画卷。极精练、极恢弘、极通俗、极典雅、极流畅也极艰涩地闪露、赤裸呈现他的诗魂。”

139. 周汝昌：《天·地·人·我》第362页：“聂老的诗……评者大抵从他的诗格之奇而着眼，我则愿意多体会一些诗心的细致精妙之处（周举例，侯略）。”

140. 商为东：《散宜生诗漫话》：“诗言志，诗贵乎真。作者不仅在写北大荒劳动的那些诙谐风趣的诗中，而且在那些抒发积郁的深沉凝重的诗中，都能剖心见性、不加掩饰地写出个人的真实感情来。这种写‘真’的诗胆在遭遇坎坷的以写旧诗寄怀的当代作者中是不多见的。散宜生诗不辜负那苦难的岁月对诗人的‘恩赐’，可称得上是用心血和激情反映那不算太短的不幸年代的绝唱。”“散宜生诗被誉为‘新声’，思想感情新，题材新，境界新；此外，组成诗的语言也是新的。这不仅表现在大量使用口语，尤其表现在大量运用现代词语上。在近代和现代，反映世事与生活变化的新的词语大量而迅猛地增多，写旧体诗如果仍旧沿用古文言词而拒纳新词语，将会限制表达不断更新的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人的思想感情。”“在旧体诗中使用新词语却能做到新旧融合”，“这些新旧词语结合在一起用以表达诗意，并不使人感到生硬、乖谬，而是显得协调、自然”。“作者对于典故还有另一种用法，即借用其字面以成趣语，不涉乎本义。”“散宜生诗在表现手法上独辟蹊径，不依傍前人，敢于创新，突出个性。……这是作者在写作技巧上独特的成就，也是对于改革、发展旧体诗的重要贡献。”“散宜生诗的格律方面，总的说，近体诗（律诗绝句）是遵守格律的；但不拘泥格律，而有所突破。首先就用韵来说，作者遵照《诗韵》，但也采用通押。”“要说散宜生诗的违律，那就是犯孤平。孤平是律诗的大忌。对此，作者以不予置理，实际不完全如是。作者对待孤平，能避忌则避忌之；不能避而能救则救之；不能避又不能救，就只有犯了，绝不勉强避忌，致以词害意。”“聂绀弩是继鲁迅之后的杂文大家，晚年又以其别开生面的旧体诗享誉文坛。其诗奇妙、精深，脱尽前人窠臼，独树一帜，值得专门探讨。”（见1993年3月《团结报》）

141. 王存诚：《高旅诗词·序》：“读高旅诗词不能不想到聂绀弩，……对他们二人进行比较研究应该是饶有兴味的。他们都要在旧体诗的框子内用新语言写新事物、新思想，常就具体作品互衡得失，寻找突破和创造。生涩或油滑

固然有风格上的原因，也是求变过程中易出的毛病，允得其中遂得‘清新’。这方面高旅和聂绀弩都是高手，但各有所偏而又均归于正。”“不过二人作诗毕竟风格各异，我曾臆断：聂是‘作诗成史’，高则是‘以史为诗’。”

142. 李　辉：《太阳与蜡烛》：“聂绀弩和胡风”，“有着相似的生活遭际”。“陷入逆境，他们的精神没有死去。在极其艰难条件下，他们始终没有放弃思想的权利。他们以不同处世方式和性格，继续着生命的发展。这样，他们的旧体诗，以及创作过程本身，都充分体现出他们这种类型文人的坚韧、执著与真挚。在不自由的环境里，却实现了精神的自由，这便决定了他们的旧体诗，总是洋溢着精神活力。读到他们的这些诗作，能感受到他们人格的力量和感情的真挚。他们不是在营造文字，而是在拥抱生命。它们是生命本身。”（见《收获》1994 年第 2 期）《深酌浅饮“三家村”》：“读（廖沫沙）在和吴晗一同被批斗时吟诵出来的打油诗，我不由得用一种钦佩的目光注视他。他和聂绀弩有所相似，那种情形下，玩世不恭，或者说含着眼泪的笑，正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对丑恶的轻蔑与讽刺。他们都将自己的这种面对苦难的态度，戏说成‘阿Q精神’的遗风，可今天，再读他们的诗文，却不得不令人感叹他们玩世不恭的背后，其实隐含着同样深沉的东西。”（见《读书》1996 年第 4 期）

143. 贺　捷：《诗文自造集》第 282 页：“聂绀弩诗，不仅是‘记录了他本人以及与他相关的一些同志二十多年真实的历史’（胡乔木语），而且反映了经历‘反胡斗争’和‘反右斗争’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历史，反映了其中绝大多数人对人民事业的忠贞。至于其表现手法，则几分庄严，几分诙谐，几分玩笑，几分感慨。而像‘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这类名句和所状的世态和心态，都是李杜、元白、关马所不曾经历，因而断断写不出来的。尤其是绀弩和胡风的唱和之作，使我们看到了两个伟大诗魂的拥抱。”

144. 张道平：1995 年 5 月 21 日给侯井天的信：读过聂诗总感到一种莫名的人格力量在震撼着你的心，使你无法平静；它常常一句甚至一字叫人想得很多，生着无端感慨，没有尽期。艺术上又是一枝秀出天外的真正奇葩，实在难得。我觉得近半个多世纪的旧体诗词创作，毛泽东同志达到了一个高峰，差堪比肩的，数得出名字的就不多了，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柳亚子等数人而已。绀弩先生似乎是从背后秀出其间，一峰擎天……，因此，我也有一种考虑，单讲学做诗，恐怕还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关键是在于学做人吧。因为功夫还在“诗外”呢！读聂老的诗，就要学聂老的为人，学他那种九死其犹未悔的赤子丹心；学他那种“败絮周旋荆棘中”，始终乐观向上、不怕困难、积极进取的忘我献身精神。

145. 舒　展：《我的杂文观》：“除杂文之外，鲁迅、茅盾、老舍和巴金之于小说，夏衍、柯灵、吴祖光之于戏剧电影，胡风、聂绀弩之于文学理论和格律诗……依我所见，仅仅会写杂文的，也可能是第一流的杂文家，但算不得第一流的文学家和通才。”（见《随笔》1997 年第 3 期）

吕尚《读聂诗的启示》：“聂绀弩都是抒之有情，言之有物，绝无无病呻吟，令人作呕的东西。”“他用这些抒发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反映与干预了这二

十多年的社会生活，他的诗既是很高的文学作品，也是一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我认为聂诗可以学习，但也不能保证学习聂诗的人就能写出像聂诗一样的诗，因为他没有像聂绀弩那样的文学功底、生活经历和崇高品格。”

146. 季龙华：《绀弩体——旧体诗坛上一朵崭新的奇葩》：“（聂绀弩）身体力行，体验深刻，因而写出了诸多描写各种农业劳动的卓越诗篇。”“在绀弩笔下，都被赋与感情的色彩，生动形象，跃然纸上，因而形成了他这种风格迥异，独具新声的‘绀弩体’。的确可称得上前无古人，世所稀有。”

147. 鲁　戈：《历尽沧桑的聂绀弩》：“有人说聂体诗，是从鲁迅那来的。鲁迅的旧体诗不乏打油诗的味道。但鲁迅以杂文为主，旧体诗不多；而聂晚年不能纵笔挥洒写杂文，只好以杂文入诗，他的旧体诗是超越鲁迅之上。”（见 1995 年 11 月 15 日《黑龙江日报》）

148. 吴　方：《读聂绀弩诗后》15 首：“在苦难中生乐趣，于平凡处见奇虹。狂风暴雨闲庭步，如此襟怀是杰雄。”“农村我也曾挑水，未若聂公有此情。”“世间多少人背草，如此豪情曾见乎。”“语言思想两俱新，更有深情切又真。于厄运中生妙趣，将寻常话入诗文。排山倒海驱佳句，刻鹤图龙见匠心。如此奇人难再世，风骚当做百年春。”“气吞云梦长江水，口吐骚坛压目花。于无声处惊雷语，黯淡乾坤见赤霞。”“奇文险句共欣赏，揭地掀天振聩蒙。旷古未闻新格调，读来腋下起寒风。”“五车典籍罗胸富，三界风流入眼轻。吟就空前奇丽句，诗坛志勇冠三军。”

149. 张文廉：《读散宜生诗集》：“字朴情真境界新，聊将阅历入诗吟。南山艺圃随农父，北海牧羊伴马人。迁客非无流水意，楚囚空有济时心。而今回首风云路，三草依稀认旧痕。”《聂绀弩》：“一领戎衣弹洞多，放牛人已日西挫。荒寒三草凝秋露，绝代风流《推磨》歌。”

150. 莫砺锋：《莫信诗人竟平淡》：“程千帆先生……在现在诗人中，他最推重聂绀弩，曾题聂绀弩诗集说：‘绀弩霜下杰，几为刀下鬼。头皮或断送，作诗终不悔。’……所以他之崇杜、重聂，主要是从诗歌的内在精神本质着眼的，尤其是从诗歌所包含的批判力度所着眼的，否则的话，沉郁顿挫的杜诗与寓庄于谐的聂诗岂能在同一个尺度下得到如此之高度的肯定！”（见《当代诗词》2000 年第 3 期）

151. 陶懋勋：“聂是写格律诗的天才，同样的话，用他的律诗写出来，意味无穷，若用口语写，则索然无味。”（见刘中一《不息斋诗词丛稿·丙子吟坛杂兴长短句 101 首》第 27 页）

152. 开封：《信陵诗刊·发刊辞》：“……出了鲁迅、毛泽东、郁达夫、聂绀弩等一些不让李杜、可比苏辛的诗人……”

153. 赖海雄：《论对当代诗词文学地位的肯定》：“大家知道，聂绀弩为继鲁迅之后的又一杂文大家，然而聂绀弩的旧诗《散宜生诗》一出，即风行于世，以至于他的文名竟为诗名所掩。的确，聂绀弩以杂文为诗，举不羁之才，抡神妙之笔，运哲人之智，披旷世之怀，揽世象纷纭，共人民忧乐，创千秋格调，铸一代诗史。其诗沉雄蕴藉、高古新奇、随俗归雅、谐趣生庄。……有人

称‘聂诗学’正在兴起。”（见《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学报》2000 年第 5 期）

154. 李良辉：《简评聂绀弩诗》：“从聂诗看到了旧体诗复兴的势头。……他写情、叙情、咏史、赠答，写劳动、绘世态，纵横驰骋，妙趣横生。……聂绀弩的诗给传统诗指出了一条路子。”“从聂诗看到了旧体诗创新的道路。有人说‘聂诗似宋诗’。但聂诗比宋诗更放得开，离传统的条条框框更远，遣词命意更大胆，几乎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聂诗的这条创新道路承前启后，十分宽阔。”“从聂诗看到了中国诗歌发展的前景。”“聂诗确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和社会影响。”（见《凤凰》（内刊）1995 第 4 期）

155. 公　刘：《聂绀弩写好了一个人字》：“为人固然贵有真性情，为诗为文同样贵有真性情。聂绀弩先生的嬉笑怒骂，以及后期的诙谐、滑稽，所谓的‘打油’，实在都表现他的真性情。”“天下滔滔劳苦者的忧乐，便是他的忧乐。这几乎成了聂绀弩先生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这是十分了不起的。倘若没有这个，所谓‘聂体诗’，肯定无由诞生。”（见《活的纪念碑——公刘随笔》）

156. 林锡纯：（惜醇）《〈散宜生诗〉艺术魅力探微》：“炉火纯青的境界，天真无邪的情致，这就是《散宜生诗》的魅力所在。有了这一点，别说千首诗，就是一首诗，也足以视万户侯如粪土了。”（见 1992 年 2 月 18 日《西宁晚报》）

157. 王文英：《诗歌艺术的独创性》：“鲁迅是伟大的人民文豪。他的小说、杂文，冠绝当代，而旧体诗写得富有唐人韵味，是‘五四’文学作家队伍中少数几个最会写旧体诗的大家（另有郁达夫、田汉、聂绀弩三人的旧体诗，也写得极见功力和富于创造特色）。”（见《湖北诗词》1998 年第 1 期）

158. 毛大风：《读〈散宜生诗〉缅怀聂绀弩》：“灵隼桀骜堕网罗，折磨颠沛得沉疴。诙谐满纸悲成笑，抑郁充怀意未过。俚语经营趋典雅，杂文诗化导先河。奇词妙语咸称赏，廿纪诗坛正气歌。”《当代屈原聂绀弩》：“活泼清新，独树一帜，被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以深邃而活泼的思想，面对普通的劳动与事物……都能构思新颖，写人所未写，大破作诗禁区，从而极大地开拓了格律诗的题材范围，宣告‘无事不可入诗’，走出了一条格律诗的新蹊径。故聂公可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诗词改革家。”“大量运用了口语、俗语、俚语和现代社会新名词、新语汇入诗，从而使旧体诗面貌一新。”“用深邃的思想境界和高超的艺术才能，熔铸出了一系列的名句、警句，被誉为‘千古绝唱’，丰富了祖国的诗库。”“先生对格律诗的对仗下过很大功夫，作出了非凡的成绩……或婉约、或高亢，信手拈来，十分工巧，读之不禁惊先生诗艺的高超；他曾经为格律诗的对仗熔铸出了许多光彩的联句，让人赏心悦目，发人深思。”《百年诗坛纪事》：“聂翁以新语汇入旧体诗，取得极大成功；幽默风趣，寓庄于诙谐，嬉笑怒骂皆成诗。时人多有仿作，遂成‘绀弩体’，为现代旧体诗开拓出新境。”

159. 袁第锐：《毛泽东的诗词主张与当前的诗词改革》：“聂绀弩、荒芜写‘文革’灾难是那样的刻画生动，入木三分，俱足以充分说明传统诗词并非不能表现现代题材。”（见《历山诗刊》1997 年第 4 期）《当代之离骚，诗家之楷

模——关于绀弩诗体的重新评价》：“聂翁乃是‘五四’以来成就最大的一位传统诗人。聂诗题材之广泛，功力之深厚，含蕴之幽邃，状景状物之生动，形象思维之活泼，以及炼词之精到和改革所迈步子之大，不仅当代无人可以企及，即黄公度、梁任公亦当瞠乎其后，乃我国划时代的一代诗宗，诗家楷模。”“聂翁之诗既具唐音，又饶宋味。”“聂诗大部分为典雅之作，并非打油，这一点必须明确。其诗往往点到伤心之处，却能以含蓄、蕴藉、幽默之笔出之，绝无破口大骂之弊。”“聂诗极富形象思维。其悲壮处，往往以形象出之，而不作假大空的豪言壮语。”“聂翁对于寻常事物，往往使出全副精力，加以描述。绝不轻以下笔，下笔必求与人迥异。”“有人以为聂翁诗近打油，或竟以打油目之，皆误。”“其实，聂诗之突梯滑稽处，乃是诗句美的升华，是雅俗相间，亦庄亦谐，使人读后只觉其熟，不见其俗，尤其不可目为打油。”“聂翁写诗题材广泛，大到国家大事，小到清除厕所，以至刨菜、着鞋，无不入咏成趣，这在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其次，他的词汇上每每打破古人禁区，离经叛道到常人不可企及的地步。……所以聂翁此举，真是首创之功不可没也！至诗中使用俗语，尤为聂翁一绝。”“聂翁对于传统诗的句法也有较大的突破。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因为它关系到诗改的一个重大问题。”“聂翁集中的诗，几乎没有一首和古人，甚至和今人思想感情相同的，可算得是‘不落前人窠臼’。”“聂翁则以多用口语、熟语甚至俗语入诗为务，时人不察，颇有以为惊世骇俗。”“聂老诗思奇特，不同流俗，可说是诗人之诗。”“聂翁集中，写哀怨而不失温柔敦厚之作甚多。”（见《甘肃诗词》2001 年第 2 期）

160. 郭隽杰：《聂诗漫谈三题》：“炉火纯青的聂诗非以才华胜，而是得力于锻炼功夫。”（见《当代诗词》1998 年第 2 期）

161. 郑　婷：我读聂诗，只觉得它给我一个全新的境界，一读便深深地吸引着我。它的思想深度、对仗的极工、语言的诙谐风趣，都是无与伦比的……它道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经过“宇宙疯”年代的人共同的心声。说了他们想说而说不出的话，故能引起人们强烈的共鸣，——尤其是《北荒草》。我们多数人都干过清厕、拾穗、脱坯等的劳动活，但有几人能够写得出来？他那豁达的胸怀，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的良知、责任感，都表达得淋漓尽致，实在令人钦敬。例如“清厕”却恰在“燕昭台畔”，含意何等深刻。就在“香臭稠稀一把瓢”之际，想的还是“澄清天下吾曹事”，是何等胸襟?! “推磨”声中已闻到全中国的隐隐春雷，所以毫无气馁、颓丧之情，终于活到（19）86 年。……现在学诗总谈到诗词改革的问题，我看读了聂诗，这问题也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他早已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都说旧体诗词格律太限制人，那为什么没有限制住他。你看他纵横捭阖，嬉笑怒骂，多么得心应手，无什么题材不可以入诗。……现在青年人不喜欢旧体诗，我想他如果能读到您笺注的聂诗的话，定会改变对旧体诗的态度。（1996 年 2 月 29 日给侯井天的信）

162. 霍松林：《全国第十届中华诗词研讨会闭幕词》：“李锐老的讲话，对现当代的一位重要诗人聂绀弩的诗，作了崇高的评价；……对聂绀弩的诗，袁第锐的论文认为那是‘当今之离骚，诗家之楷模’，‘具有温柔敦厚、哀而不伤

的传统风格'，不是'异端'，不是'变体'，更不是什么'打油诗'；李锐老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表示赞同；而钱理群论文则认为：聂绀弩的诗正是'打油诗'，并且作了颇具理论色彩的解释……可以看出钱理群所说的'打油诗'是褒义而非贬义，对于聂绀弩的'文革'诗，他是十分赞许的。而徐晋如的论文，则独发惊人之论，对聂绀弩'文革'诗从思想、人格的角度给予否定。他说：'今天为众人所推崇的聂绀弩，其实犹自未脱奴性，只不过是扭曲时代所产生的怪胎。'我测想，徐晋如所指的'奴性'，也许正是袁老所说的'温柔敦厚'吧!"（见广州《诗词》2001年6月第12期）

163. 钱理群：《20世纪诗词：待开发的研究领域》："耐人寻味的是，这类打油诗的变体，竟在六七十年代中国，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而且一直影响到八九十年代的旧体诗的创作。其首屈一指的代表诗人，自然是聂绀弩。人说他'以杂感为诗'，正是继承着鲁迅、周作人那一路的。他自己则一再表示'微嫌得句解人稀'，舒芜认为这是'要与传统的诗学严格划清界线，怀疑别人是否懂得这个界线，是否仍然用传统的标准来肯定他赞美他'。被称为'聂体'的打油诗是具有更鲜明时代特征的。在那'史无前例'的黑暗而荒谬的年代，人的痛苦到了极致，看透了一切，就会反过来发现人世与自我的可笑，产生一种超越苦难的讽世与自嘲。这类'通达、洒脱其外，愤激、沉重其内'的情怀，是最适用于'打油诗'的形式表达的。聂绀弩与同时代诗人（……）的试验证明，'打油诗'的形式，既自由，随便，为个人的创造留下了比较大的空间；又便于表达相互矛盾、纠缠的复杂情感、心绪，具有相当大的心理感情容量。"

164. 谌　震：《旧体诗特有的魅力》："如舒展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说：'文化大革命'以来，有一大批不仅具有思想价值而且富有强大艺术魅力和生活谐趣的不为发表而作的格律诗的作者大显神通"（《新民晚报》1997年1月8日）。"他举的作者有聂绀弩……九位。这九位都是各领风骚，尤其是聂绀弩的诗，诚如胡乔木所说，是'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朵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见湖南《文史拾遗》1997年第1期）

165. 杨建民：《聂绀弩的奇崛》："《散宜生诗》：以寻常语言写奇崛思路，什么'子曰学而时习之，至今七十几年痴'。什么'口中白字捎三二，头上黄毛辫一双'。我想光这样的'大白话'运用，就是够叫诗词方家摇头蹙额的。但这些句子肯定是极多诗词家一辈子也不敢想出来的，也可读一遍一辈子也难忘的，尽管他们记住它也许只想作为'反面教材'。"（见《书城》杂志1997年第1期）

166. 萧星璧：《诗魂永生——读〈散宜生诗〉后》："《散宜生诗》突出的特点：正在于它深刻的思想性、强烈的论战性、鲜明的形象性、感情的饱满性，以及语言上的锋利、幽默、调侃、通俗。它所反映的看似他个人的生活，实质上却是那个特殊社会、特殊时代社会倾向与社会生活事件。所以《散宜生诗》一出，便引起诗坛的骚动和震撼!"

167. 梁守中：《诗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花——谈聂绀弩诗中既工且奇的对仗

句》："读聂绀弩诗，常觉有新奇之句，构思新颖，奇气逼人。往往貌似不对仗，细看一遍，才发现对得十分工整，既巧且奇，庄谐并用，令人拍案叫绝。""常以平凡事入诗，能化浅俗为雄奇，使人耳目一新。……所咏之事皆极平凡，而遣词用语均有豪气，对仗亦甚工整，的是少见。""他以劳动为题材的诗，写得很自然，充满乐观的精神，没有口号化的套语、熟语。……以平常语入诗而有诗意、有深意，是聂诗的一大特色。""以诙谐语入诗而又对得十分工巧，是聂诗的最大特色。……句法新颖，匠心独运，真是奇绝妙绝。""律诗精于对仗，不少句子都写得十分精练、深刻，才华横溢，显出他有很深的功力。""常觉得这是今人的诗，古人是写不出来的。"（见《中华诗词》1996年第4期）

168. 刘　麟：《〈散宜生诗〉的语言》："《散宜生诗》，获得普遍的好评，俨然又成为旧体诗的一大家。""词汇丰富。各种词语兼收并蓄，各得其所，各尽其妙。他的诗中有文言、白话、方言、俗谚、雅语、俚语，常见的成语、前人的诗句，乃至自译的外来语及其简称……这些词语之能巧妙入诗，足见作者修养及文字水平，烧不出高温，便不能冶于一炉，铸成自己所独有的风格。现代写旧体诗的济济多士之中，在创造性地运用语言方面，可说无人能出其右。""语言朴实、动人。有些句子看似诙谐，实为'含泪的微笑'，没有'某种情感'是写不出来的。""他也偶发豪言壮语，但非时下流行的'假、大、空'可比，而是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思想和形象，沉重，但乐观，有藐视之意。""句法多变。……可以看出，作者是有意识地设计句子结构的变化的，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为之。""集中的律诗有许多非常严谨的工对，有一些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文言词中的'之乎者也'和白话中的'的了吗呢'，他也力求对称工稳。""他的对仗又一特点，表现为对仗句或自作，或借用化用，信手拈来皆能成诗，从中见出他的思路宽广，想象开阔，语言丰富，用事随便，不拘一格……可谓左右逢源。套用一句成语，叫作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也。""声韵宽严相济。他的诗词以平水韵为依据，平上去入四声分明。""这些旧格式、旧声韵到了聂绀弩的手上，竟然写出了新思想新感情。"（见《中华诗词》2001年第1期）

169. 赵京战：《融铸生活，别开诗境》："聂绀弩的旧体诗，在诗坛引起了较大反响，他把新的生活的画面融进了旧体诗，从诗的语言、意境、格调，都使人感到柳暗花明，耳目一新。""在对偶艺术方面，聂绀弩进行了有力的探索和大胆的尝试。他将借音、借意、分割等技巧，引用到对仗技巧上来，大大丰富了对仗手法；同时活用数字，引入新语，广用双关，大大拓宽了对仗的用词范围，突破了原来的一些制约和局限。这些手法和领域，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厚积薄发，浑然天成，无凿斧痕迹，为对偶句别开生面。""一、新酒何妨装旧瓶，北荒新酿状元红。双行双止鸳鸯句，一应一呼珠玉声。天意朦胧似揣易似，诗情坎坷散宜生。百年风雨滋苗树，诗苑高标万仞松。二、谁写国风第一篇，动人心处是双关。采来天地阴阳调，融进琵琶大小弦。妙语连珠真妙手，天衣无缝是天然。才疏愧我无三耳，听到曲终未解玄。三、青草离离遍世间，北荒种了种南山。几经冬夏无冷暖，一样死生忘苦甘。我辈岂于Q辈

等，寒翁应作迅翁看。诗成且寄蟠桃树，结果开花九千年。”《试析聂绀弩诗的双关艺术》：“聂诗中的双关，真可说是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即使在古典诗歌的宝库中，双关的应用也不是很普通的。李杜苏辛也只是偶一为之。但聂诗中运用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手法之灵活，确是独有所到。可以说，双关是聂诗中最活跃、最有灵气，发挥得淋漓尽至的艺术手段，而且似乎是信手拈来，出神入化。这应该是聂翁对旧体诗艺术的开拓性的贡献。”《试析聂绀弩诗的幽默艺术》：“聂诗中的幽默，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欣赏和共鸣，诗中表现的苦乐观和人生观、进取心和责任感，给读者树立了人在逆境的光辉榜样，人们在诗中读到的不是与社会的对立，而是与社会的融合；不是怨天尤人，而是苦中有乐；不是消极颓废，而是积极进取；不是自暴自弃，自怨自艾，而是信心坚定，前途光明。人们从诗中汲取的是正面的精神营养，是积极的前进动力。聂诗不但在旧体诗艺术上做出了开拓性的探索，丰富和扩大了这种古老艺术形式，而且为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苦中见乐，逆境中见幽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聂诗是超群的。”“聂诗的幽默和阿Q精神是有本质的区别的。首先，它是清醒的，不是麻木的。它来源于对人生对社会的洞悉明察，而不是来源于混沌糊涂。其次，它是自觉的，不是无奈的；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它基于对历史对人生的信念，对前途对命运的信心，而不是基于浑浑噩噩的愚昧。第三，在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上，它都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它是令人钦佩的哲人慧眼，不是令人可怜的悲剧角色。它是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榜样，不是令人反思的反面教员。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理解了聂诗的幽默，才是聂诗真正的知音者。”“聂诗中广泛运用了幽默艺术，与人事地物融会贯通；似信手拈来，无斧凿痕迹，表现了聂诗高超的艺术技巧。这不仅是聂诗对旧体诗艺术的贡献，而且是对世界艺术宝库的贡献。”

170. 尹　贤：《当代诗词揽胜·诗词革新的一株奇花》：“绀弩诗以全新的思想内容和风格，有力地证明了可以‘旧瓶装新酒’。他的‘酒’有特殊的味道：寓庄于谐，化俗为雅，外和内酸。……绀弩的对仗，信手拈来，活用古典民谚，对得非常工稳，新鲜而多风趣。……绀弩以杂文入诗，以口语入诗，是诗词革新的巨匠。”（见1998年6月19日《中国老年报》）

171. 吴祖光：（与）绀弩之交往，为我一生中最钦敬最挚爱的朋友，而他的诗作，情景交融又是古今绝唱，无与伦比。（1997年1月13日给侯井天的信）

172. 黄　越：《狂狷诗人聂绀弩》：“聂绀弩运交华盖后又写起旧体诗来，古怪而又美妙，是文坛一绝，被称作‘我国传统诗歌里的天外彗星’。”（见《上海滩》1997年第2期）

173. 李慎之：《“本事”一桩》：“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寓悲愤于旷达、寄忧伤于诙谐的诗，以为自有诗人以来所未有，赞叹之余，称之为‘绝世奇诗’。”（见《书屋》1996年第4期）

174. 何永沂：《“借句”也是创作》：“在近体诗中，特别是律诗，应用借句

却很罕见，聂绀弩的‘奇诗’却一用再用，有些正统的诗家对此很不以为然，不屑也不顾。其实，借句也是诗词创作的一种技法，由于所借之句多是广为传诵的名句，读者诵时往往有亲切感，且能联想原作的意境和情调，就像用典一样，借得好，能起‘字半功倍’的作用。”（见《江西诗词》1996年第4期）

175. 邱　勋：《好诗端在夕阳锹》：“作者的爱爱仇仇，大部分用典，寓庄于谐，在‘打油’中淋漓尽致或曲回婉转地表现出来。全编中这类令人惊叹、令人喷饭、令人欲哭无泪的佳句随处可见。……用古诗古典俚句，有的原句照搬，……有的略易一二字……，与今事今典铿然相撞，立即触电般通体闪亮，令人不由得或击节赞叹或哑然失笑或热血沸腾或心房久颤栗。作者似乎漫不经心信手拈来，其实对仗十分工巧（邱每引聂诗为例，侯均略之）。”（见1997年3月22日《齐鲁晚报》）

176. 惜　醇：（林锡纯）《眼底风云镜底诗》：“读到聂绀弩的《散宜生诗》，顿觉耳目一新。在我读过的当代旧体诗中，再没有这样动人心魄的作品了。我从中看到了人的激情、思想家的睿智和杂文家的幽默，作者那寓庄于谐的本领和在固有格律约束下巧妙运用现代口语的能力，更是令人惊叹。尽管诗中用了大量典故，但它绝不是假古董，而是十足的现代诗，而且是极有个性的现代诗。……《散宜生诗》的成功，说明要旧把戏还是有新招儿可使、有新意可出的。”（见《茶余诗话》）

177. 李栋才：《饮茗室吟草·折腰体》：“《中华诗词》2001年第1期载有刘麟先生的《〈散宜生诗〉的语言》一文，提到聂绀弩先生的诗集中‘有一二首律诗出现失粘现象……白璧生瑕，对名家来说不能不认为是一种缺陷’。刘先生可能也不知道这是近体诗的一种变格，从李白、杜甫至毛泽东都用这种折腰体写过诗。”同书《折句法》：“今人的格律诗中，也有采用折句法的，如聂绀弩的‘红烧肉带三分瘦，黄豆芽烹半碗油’、‘刘玄德岂池中物，庞士元非百里材’，则均为上三下四式。又‘门对珞珈山不远，人携辨证法同居’，则为上五下二式。刘麟先生……认为聂绀弩的诗中的上述倒句，是‘别出心裁’。而不知古已有之。”

178. 伍锡学：《街巷诗人李师金》：“80年代初，聂绀弩《散宜生诗》一出，震动诗坛，天下争颂之，诗人争效之。可惜好些人只得其皮毛。”（见1997年12月26日《祁阳报》）

179. 姚　莹：《青春焕发，长盛不衰》：“著名作家聂绀弩经受了‘文革’的磨难而写出的那些脍炙人口的精品。”（见《中华诗词》1997年第3期）

180. 邱　述：《也谈传统诗词的通俗化问题》：“许多诗坛耆宿也焕发了青春，你看聂绀弩先生……的诗句：‘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交心坦白难。’寓辛酸于幽默，入木三分。”（见《湖南诗词》1996年第2期）

181. 马斗全：《关于以现代语入诗词的思考》：“改革诗词语言，以现代语、口语入诗词，难度较大，但绝非全然办不到。……自成风格并得到诗界一致赞许的诗人，首推《散宜生诗》作者聂绀弩。”（见《晋阳学刊》1994年第6期）

182. 周绪中：“并用庄谐语，巧思工对奇。”“遗诗神鬼泣，字字扣心弦。”

（见《蚕诗吟草》）

183. 陈炳道：1999年9月，致德阳魏绍桓函：“翻开所赠之《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第四次印本），喜极！过去只闻其名，未读其诗，今天才大吃一惊，一下就被征服了。先是匆匆选读，浏览一遍，然后再通读。由于他的诗奇特而深邃，加上我文底浅薄，读起来并不轻松，进展颇慢。真是‘山外青山楼外楼，不读聂诗不知羞’。难怪很多文人为之倾倒，我这普通读者也能品出一些味道来。这是一部旷代奇诗（也只有这个时代才能产生这样的诗），也是中国现代史的一面镜子，还是一部政治谜语大全，一部诗化的哲学，更是一幅赤诚凝重、苦难酸楚、血汗泪水、博大坦荡、矛盾诙谐等等，五味俱全的、斑斓多彩的灵魂演示图。总之，称《全编》为一个充满智慧的宝库，并不为过。我想后人当把‘聂诗’当作一门专门的学问去研究，就像对待‘红学’一样。侯井天对‘聂诗’的注评，花了大量心血，功不可没，应当同样受到读者的敬佩！”

184. 方印中：《聂绀弩诗论稿》：“聂诗首先不是文人诗，不是文学诗，聂诗首先是政治诗，是历史诗，是以诗为史，为知识分子立言，为社会‘立此存照’的。翻阅中国现代当代诗史的反胡（风）篇、反右篇、文革篇，就请先翻阅聂绀弩诗。”

《聂绀弩诗：不可学与可以学》：“聂绀弩诗对于当代读者，作用是在于一种复杂多面的文化现象的认识，在于诗歌艺术的鉴赏，而不在于诗歌学习。聂绀弩诗是他那个时代、他的经历、性格气质和学识的综合体现。”“聂绀弩诗，是他独特性格气质的反映，而这样的性格气质不可复制。”“聂绀弩诗凝聚着丰富深厚的中国文化学识，又是一般诗作者和读者难以企及的。”“聂绀弩诗风独一无二，无可模仿。”“聂绀弩诗对于我们，是一个历史文化的样本，是诗歌艺术鉴赏本，而不是可以依样画葫芦的描红本。”“聂诗的用字、用词、对仗、句法、用典、语言风格等方面，都是可以借鉴的。但是，这些毕竟只是聂诗的‘形’，而非其‘神’。”“如果说要学聂绀弩诗，首先也不在聂诗内，而在聂诗外。”《在京山县纪念弩绀弩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致词》：“‘史无前例’的年代，产生史无前例的聂诗；‘极端’的年代，产生风格极端的聂诗……大苦难则出了聂绀弩这个大诗人。”“诗集中有充满了傲岸之气、耿介之气、忠愤之气的赠答诗，有文笔优美，诗意朦胧的即事抒情诗，有感情痛切、声泪俱下的挽诗，有凝聚着精湛学养、慧见卓识评论文学作品、文学人物的题咏诗。而他以北荒劳动为题材的《北荒草》，更是中国史诗中前所未有的奇诗。”“聂绀弩诗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它立意独特，风格多样。写实的、浪漫的，哲学的、生活的，古典的、现代的，严肃的、诙谐的，高雅的、通俗的，深刻的、浅显的，热烈的、冷隽的，悲苦的、乐观的，厚爱的、轻松的，沉痛的、悠闲的，都得到充分的表现。聂诗中的对仗，雅俗相谐，文白并列，中规中矩，而又标新立异，佳句天成，妙手偶得，许多为前人所未有。聂诗用典之多、之广、之活，自有传古通今的学问家的本色。”“聂绀弩诗是一部痛史。”“聂老的旧体格律诗，熔古今诗家于一炉，开七律诗的新境界，反潮流、趋传统，创新格、创新体——人称‘聂体’或‘绀弩体’”。（见《聂绀弩诗三百首·代序》）

185. 2000年8月3日，北京，中华诗词社李开平：“感谢您多年心血，为人们编著出《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功德无量，更感谢您赠我社这部巨著。我们都很欣赏此书，认为难得。”

186. 2000年9月20日，孝感，陈迹：“对于诗词爱好者的我，对聂老这样人为白鹤、诗为奇花的人品和作品是仰慕到五体投地的。我不会写诗，1986年5月10日，为悼念诗人、杂文家聂老，也写了两首七律，其中有“论世论人尤论己，忧国忧民不忧身”。其二有“笔挞王侯摧虎尾，手提肝胆拨龙须”。我认为聂老不但是一位著名诗人，而且是一位大无畏的思想者。您有远见卓识，费尽千辛万苦把他老人家的诗作搜集拢来，汇编成册，详加评注，您的这份功劳给我这些读者提供了多么大的方便。”

187. 王树声：《奇人奇诗聂绀弩》：“聂绀弩以‘散宜生’题署的这本旧体诗集，是古树新枝，旧苑奇花。这些风格独特的奇诗，展现了一段历史的侧影，蕴藏着时代的呻吟，塑造了一个傲岸忠贞、誓不屈服、永不颓唐、面带微笑的诗人形象。它的影响将是深远的，也是多方面的。”“堪算是创一派诗风的杰作。”“他的奇诗，以目送飞鸿、手挥五弦的气概，记录着这传奇式的生活经历，这些诗被誉之为‘千古绝唱’，被名之为‘开一派诗风’的‘绀弩体’，有着独特的审美意义和表现技巧。”“聂老的奇诗为云龙、雾豹、野鹤、冥鸿之踪迹，包罗万象，奇趣无穷。”“这是用诗显示的历史漫画，用文字凝定的时代呻吟，这些诗的强烈现实意义是有目共睹的。聂老的这些诗对旧体诗能否反映现实生活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聂老的诗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再从聂老诗中化用或引用前人诗句看，这种对传统诗歌宝藏持‘拿来主义’的态度就更明显了。”“若无此继承之根基，何来此笔下的创新？”“聂老的诗是时代的产物。诗人不以旁观的态度，而是以一个革命者的责任感，一个正直人的良心去批判那个时代的生活，才有了博观约取、化平庸为神奇的可能。……基于他的才华和性格，才创造出这种含蓄幽默、寓庄于谐的表达方式。”“聂老的诗，正是以他高尚的人格为泥土，生长出的奇花。”“‘绀弩体’本身，就是垦辟荒芜，推陈出新中的创新，在旧体诗中创出了新风格的诗派。”“从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掘诗材，使诗从仿古临摹的路子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新的生机，开辟了新的天地，与千万人的真实生活联系在一起，找到了旧体诗能够生存和发展的活水和动力。”“熔古今中外、雅言俗语于一炉，铸锻出新的奇文妙语。唯其如是，他的诗能够表现复杂多样的生活和独特感受，使诗有了全新的、现代化的表现手段。”“遵守格律而不囿于格律。集中绝大部分的诗是基本合律的，但在平仄、押韵、粘对以至句式方面，均有所变通，不因律害意，可说是游刃于格律之间，又保持了格律的规范。……如何对待格律？聂老为我们作出了示范。”“聂老诗在描述事物、抒发感情时常是以寄意、比拟、反语、联想等方法，将深层的真情实感、寓意内涵，委曲尽致地表达出来，一诗中，常是赋、比、兴的综合运用，具有奇幻迷离、含蕴丰富的艺术效果。”“所谓‘绀弩体’，即是在上述继承与创新的基础上，创作出的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与表达方法的现代讽谕诗，这些诗不是对自然美、形式美的再现，而是对抽象的心灵美的满足和陶冶

提高，这是‘绀弩体’的审美特征。”“在表达方法上，可说是以喜剧的语言，写悲剧的现实；以幽默的态度，写严肃的主题；以含蓄的手法，实现明快的效果，为基本特征。这就表现为：有漫画式的手法，勾勒出一幅幅被夸张扭曲、变形的生活画，显露出现实生活中应该批判否定的东西。杂文式的尖锐、辛辣、诙谐、嘲讽的语言，如投枪匕首一般，对现实生活中的荒谬和腐朽，进行揭露与批判，使读者从这些文明的讽刺中、温和的嘲笑中、幽默的蔑视中，深刻地理解那个时代和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千万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心灵，谱出了二十世纪的一曲正气歌。”（见《清华诗词》2001 年总第 13 期）

188. 碰壁书斋：（读《毛泽东诗词集》杂想之十）《大判断与小结果》：“从诗里看，聂对改造、时风，都极有思考，虽说我们不大看得清他到底如何想；这便把他的滑稽与港派电影那样无聊恶心的搞笑区别开来。他极善做对句。像‘雌黄’对‘坦白’、‘红谁见’对‘白自夸’，这都是古人所谓借对、无情对；那些红、白、黄字眼实际意义常常不指颜色，而他把它们挑出来，利用双方表面都可指颜色这一点，组织到一起。这种对法作风深刻，难度也极大，不是行家不敢试手的。有经验的读者看他的诗时，所以不会感到他那些错位的写法出于对传统的无知、修养的欠缺、笔力的孱弱。相反，我们只可能觉得诗里的荒诞、滑稽源于作者本人对世界的观感；他像屠夫赶猪似的，预先拿门板堵住了岔路，逼得咱们的感受只好朝一条道上走。我相当理解他做对句以至整个写诗时，为什么使出钻牛角尖那样的钻劲儿，落笔决不肯轻易草率；他不钻牛角，咱们就要钻他的空子，把他感觉为不内行、无能力、开玩笑了，他想传达的东西也便跟玩笑一起，给我们随手抛掉。”“聂把那支‘错位’的笔，描画出一个渗透荒诞、滑稽效果的世界。在他诗里，时风那样沉重压人的势力也罢，自己那样深重切身的苦难也罢——同时也包括自己的牢骚——都不能制服他的感受、霸占他的情绪，相反，它们都可以当为小孩子玩的积木，由他幽默地抟弄，搭成他的艺术景观。这个态度深可品味。当时受迫害的那些人，要么积威之下其心已死，自觉有罪，但求改造得合上头的圣心。要么心虽未死，而口不敢抗议、力不足以抗拒；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无罪，时风本身也对，只是错把自己投到时风的对面去了；他们甚至可能自觉无罪，罪在时风；可是，也不惜明哲保身，敷衍得一日算一日。另一些人愈受压，心愈不死，心理反弹愈厉害，不但不自感有罪，反而越自觉正确，对时风态度越加激烈。在这些人身上，时风都会对心灵发生支配性的影响，不管把时风看得神圣，还是看得凶恶；苦难也会发生支配性的影响，无论把苦难当为赎罪，还是把苦难当为冤屈。苦难、时风都是严重而有分量、充实而有体积的。他们那颗心难得跳出两者之外，来控制、抟弄它们；就像孙猴子困在老君炉里，只能受猛火烧炼，身在其中，本事再大也无所施其技。聂那颗心要算异数，它不知从哪个缝隙里钻出来了。面前的这个世界那样地荒诞滑稽，便连自己的苦难牢骚也板结进荒诞滑稽里，可是聂那颗心超拔出来，并没过度地陷进悲伤、愤怒里，更别说绝望了——我得特别提到，聂的心里状况跟古人像东坡那一型号的超脱大不相同，虽说我目前讲不清那颗心里到底有些什么——经过聂调侃、讽刺、幽默的描写、艰苦的劳

动、可厌的改造，似乎便给征服了，他还能保持着快乐——并非乐观主义或者说盲目乐观主义者那样肤浅的傻笑，也并非遵命而乐的‘革命乐观主义’者那种尴尬的假笑，还区别于古人失意时从老庄那里生发出来的雅笑。这个征服当然出于高巍的人格境界。我们注意到，他的人格境界跟古人不同，诗的某种基本态度也跟古人分道扬镳了。”“（在聂诗）的框架里满处是别扭、错位、复杂、不协调因素，所以他笔下的世界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荒诞、滑稽的可笑意味。”

189. 王翼奇：《绿痕庐诗话》：“聂绀弩诗书卷气特重，实亦以学问为诗者。如‘昔有钟期今启期’，切敬文、启公二氏，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友鸾和绀弩，画虎皆白痴’，用‘画虎不成反类犬’自嘲，内容之丰富充实无论矣，即对仗亦极灵巧：友鸾（张友鸾），画虎，自然成对；而绀弩、白痴，绀与白皆颜色，弩借‘弩’（弩钝）与‘痴’，诚此道之　轮老手也。（见《万象》创刊号，1998 年 11 月）

190. 徐晋如：《陈独秀：二十世纪旧瓶装新酒的最高成就者》：“今天只要说到‘旧瓶装新酒’，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聂绀弩。实则聂绀弩的诗是杂文家语，陈独秀却是诗家本色语。陈独秀的诗境，聂绀弩不要说做不出来，梦都未曾梦见。”“陈独秀诗中思想的深刻、超前，只有潘光旦先生的《铁螺山房诗草》才能与之相比拟。聂绀弩及绀弩体作家根本无法望其项背。”（见《当代诗词》1999 年第 3 期）《为旧体诗词注入全新的生命——论新文化运动对于诗词发展的作用》：“20 世纪 80 年代，《散宜生诗》、《倾盖集》的出版对于诗词创作界——乃至一部分学术界人士是一次强烈的震撼，杂文为诗蔚为大宗，但是即是今天为众所推崇的聂绀弩，其实犹自未脱奴性，只不过是扭曲的时代所产生的怪胎罢了。他和他的同类诗人之所以不能达到前述诸贤创作的高度，正是由于他们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不够彻底。”（侯井天注：所谓“前述诸贤”，列名徐文者有：鲁迅、苏曼殊、郭沫若、老舍、田汉、郁达夫、胡适、陈独秀、潘光旦、陈寅恪、高旅等）。

191. 步　峰：（致熊鉴信）：“聂诗由胡乔木作序，胡乔木人尽知者，观其《人比月亮更美丽》诗词集即可。胡君不愧才子，深知聂诗乃‘怨而不怒’温柔敦厚之作也。鄙以为，不掀翻温柔敦厚之诗教，要除士人之奴性，难乎哉!?”（见自贡《紫薇诗简》）

192. 东海一枭：《中华十大诗词家》：魏碑先生推出中华古今十大诗词家：屈原、陶潜、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辛稼轩、李易安、徐志摩、郭沫若、毛泽东、北岛、顾城、郭路生。我略有异议……兹排出我心目中的‘十大’，……屈原、陶潜、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李商隐、辛弃疾、龚自珍、聂绀弩。聂绀弩以杂文为诗，为旧体诗这一烂熟的文学形式注入了新的活力，……毛泽东诗词影响极大，造诣也深，但在艺术方面的突破，不如聂绀弩。

193. 丁　芒：《纪念聂绀弩先生》：“聂师的《散宜生诗》，是我百读不厌的当代诗词精品。”“一卷《北荒草》，风流万万年。”“他患难中留下的诗，以其深刻的幽默，享有很高的声誉，被称为‘聂体’。”（见 2003 年《聂绀弩百岁诞辰纪念集》第 145 页）

194. 吴孝桢：《绀弩其人其诗》：“（绀弩）骋其不羁之材，恣肆于不羁之笔，铸就诗魂，既不宗唐，也不祖宋，以生活口语，信手拈来，皆成妙谛，妙在一笔点睛，入木三分，独树一帜。”（见《随笔》2003年第6期）”

195. 陶景明：“爱其嘻笑怒骂，玩世不恭，呵神斥鬼，无拘无束。……好在不‘正统’也。”（见《陶景明诗词集·何永沂序》，2002年9月）

196. 彭宇威：《怀念聂绀弩先生》：“他的旧体诗独树一帜，一开我国旧体诗之先河。以拗体写出万事万物，信手拈来，随口道出。于句式、用韵、平仄无不显其拗。而内容新颖，意境奇绝，发人深思。”（见《京山诗词》总第7辑，2003年）

197. 于永森：《红禅室诗词丛话》：“聂绀弩诗，颇有杂文风格，而意态淋漓，更出胜焉。为诗气韵格调极是不拘，乍读之似魏晋时非礼毁法名教者阮嵇之流，一若‘但知礼岂为我设’，细察则句新意妥，中乎其律。戴枷锁而能舞，其是之谓欤？为近代工诗者最为特异之一人，尤擅七律，其精工险肆工夫似尤胜李义山一筹，……窃谓聂氏诗本色，皆得力于性情之力，余所倡‘神味’一旨，当赖是示人焉。”（……诗质缘于内，质到而文绝，视绀弩所作可知矣。）“……足以自成一家，俯视诸人。”“人格、性情、精神之突露义而具自信、乐观，其运之也，则磅礴百态，神味尽出，是即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近代此中之特出者，唯毛润之、聂绀弩、邵天任数人耳。三人者境之高处，皆具俊逸雄畅之诗人本色，故尤可贵。”“绀弩诗最特出，境界、神味，皆为之一新，时人号为‘绀弩体’，其句法对偶之奇绚，尤令人叹为观止，所谓形式上之对者，此其极矣。”（见五一、五二、一八一）《论聂绀弩诗》：“（聂诗）摆脱传统而自新，余名之以‘神味’也。”“聂诗依托历史背景……又善加点染，寄以细节，以诗存史，因史彰诗，自易出彩。故绀弩集中此种之作，与传统以意境胜之诗作迥别。”“绀弩之诗实具莫大开拓之功，宜俯视众人而灿烂乎一代也。诗之衰而后，诸人皆梦寐犹以意境为事，独绀弩突围而出，以貌似打油之形式与游戏之意态以为之，歪打正着，又有其必然之因素存焉。仅以此论，绀弩诗之在诗史上杰出之地位，即无人能撼之矣。”“绀弩作诗求有诗味，而无论不忌其形式为打油与否。……知其为诗，必求于多趣而有情致，……必广借书典以驰骋以见其淋漓挥洒、无拘无束、驳杂博辩之意态韵致，且其用力，必大专注于诗中之对句及意味之锤炼，以见人、事、世蕴之神味也。……绀弩以天真独全之性情，以改造旧体诗为心期，以开拓诗之新境为祈想，以小巧之思寄之于诗，与时代相表里，犹夜空之缀众星，何其淋漓而灿烂者也！”“绀弩之能历患逢艰而保持乐观自信之态度，端赖其烂漫之性情，不汲汲于现实世界，无浸染于世风劣陋，虽有《锄草》‘物理难通心自焦’之困惑，而‘为人自比东方朔’，游戏自掩之意态，诗本如其人，放得一幅庄严面目，反得许多意想不到之乐趣也。如此之人，时时可得生活之趣，‘美其名曰上工去，恰被丁聪画眼窥’（《丁聪画老头上工图》），其调笑戏谑而有幽默之趣、放达之致，亦缘其所历之艰难未至为惨痛惨绝也，否则其诗中挥洒指斥之意，恐将更回肠荡气而激郁跌宕矣。……唯其豪放也，乃能摆脱一切束缚，无限之近于大自然及其千形万态之事

物，而得其真致，‘弃被抛琴入老林，一冠一锯一提琴。满怀流水高山意，一片苍松翠柏心’（《伐木赠董汉岑》）。挥洒自然而快畅无比，现实世界之遭遇，反使人物拉短距离，自然界之纯粹晶莹生鲜活色之美，涤荡心胸之怔郁尘滓，物我相融物我惺惺之境界，意外凑泊，想中俯仰，豪放之致，自有来矣！其于人也，则尤有会心，‘车上姑娘和汗下，雨中芍药让人清’（《给马飞天送饭》）、‘口中白字捎三二，头上黄毛辫一双’（《女乘务员》），美之要义，不独在有无功利之心境，且在处乎丑恶艰难之中，则不拒寻常之趣，‘得意还愁人未觉，频来故往众人前’（《球鞋》），老子婆娑自得之意，而有童趣之表现；‘此腹今宵方不负，剔牙正喜月当楼’（《中秋寄高旅》），餐餐恣肆之意态，益增其烂漫天真之神味也。”“绀弩之诗，又得力于其杂文甚多。……而转拓于诗，改造旧体而以文为诗，益逞其博辩焉。……若夫绀弩，则由杂文之素质故，遂度越前人而更进一步，在其诚为自然之事耳。今古诗人，具此杂文之良基者实不可多得，……自唐诗衰而后，意境腐朽千余年，宜生一人以振之也，此之一人，舍绀弩而为谁哉？”“绀弩之诗，无事不可入诗，亦俗亦雅，亦庄亦谐，亦正亦反，亦中亦西，犹若大杂烩，味之丰富鲜活，罕有其比。因其诗中往往有事，其事又广有背景，其事本奇趣万千，诗中但稍加点逗，则一若点红之突出于翠碧，神味淋漓而美不胜收也矣。”“其对句又恒无恒法，大胆创新而千奇百怪，尤多字面形式之对，往往神味横生得于是也，令人拍案叫绝，眼界为之一开，如《钟三四清归》之‘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赠董冰如高启洁夫妇武昌》之‘门对珞珈山不远，人携辩证法同居’、《九日戏柬迩冬》之‘高蒋泰华皆0等，庭户轩窗且Q豪’、《赠浩子》之‘棉衣棉裤三天跑，小女小儿一见才’……《推磨》之‘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绀弩则雅俗并美，奇趣唐突，如《赠周婆》之‘自由平等遮羞布，民主集中打劫棋’、《桥夜》之‘星烂月空银喷嚏，月泅星海玉身腰’、《再扫萧红墓》之‘光线无极窥紫外，文章憎命到红中’、《中秋寄高旅》之‘红烧肉带三分瘦，黄豆芽烹半碗油’，已成标准之聂样。”“绀弩诗……俗语杂言兼收并蓄，下里巴人风致顿异，亦足以使诗界侧目，而别有一种格调生焉。如《画报社鱼酒之会赠张作良》开篇即云‘口中淡出鸟来无’，如此用语，诗中古未曾有，唯元曲中稍见其例，而不甚多。绀弩以此类俗语入诗，本有视诗无何之超脱之意，……故颇有意趣而与事杂谐融讽，细节穿插，亦可深蕴，如《解晋途中与包于轨同铐戏赠》之‘相依相靠相狼狈，掣肘偕行一笑‘哈’……’、《即事用雷父韵》之‘枯对半天无鸟事，凑齐四角且桥牌’、《代周婆答》之‘一冬囫圇光葵杆，瘦硬枯高懒未除’、《惊闻海燕之变后又赠》之‘方今世面多风雨，何止一家损罐瓶’、《有赠》之‘得半生还当大乐，无多幻想要全删’、《悠然六十》之‘日三斤酒半碗饭，断一回腰千次肠’、《钟四往四清》之‘出问题时有毛选，得欢欣处且秧歌’、《赠老梅》之‘天下祸多从口出，号间门偶向人开’、《步酬怀沙以诗勖戒诗》之‘留一狂夫天意厚，白双老眼帽檐斜’、《拾野鸭蛋》之‘明日壶觞端午酒，此时包裹小丁衣’、《嘲王子夫妇怕冷》之‘此夜四窗皆白昼，全家一炕共奇温’，如此之类，虽未至烂漫，亦颇含蓄风致，嚼之有味。”“绀弩之

诗，以其开拓新境界意义而言，则具宗师气象者，然其成就无愧名家而已，有所未足也。”（见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人文潮》（内刊）2006年夏季卷）

198. 邹惕吾：《〈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赋八首》：“清厕积肥皆学士，开荒伐木尽良材。”“千钧落笔惊风雨，一卷诗成泣鬼神。时代强音时代鉴，高歌德赛醒吾民。”（见《甘棠吟草》266、267页）

199. 彭维新：《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感赋》：千年诗苑显奇峰，《秋兴》《离骚》可与同。时代悲歌醒血写，是非公论在民中。（见彭维新、余翔《晚霞诗文集》）

200. 郭　力：《聂绀弩之死》：“他晚年不少诗中反映了对祸国殃民败类们的愤恨，和对一些墙头草似的风派人物的蔑视。如：‘安得菜刀千百把，迎头砍向“噬”人帮。’‘君以一死谏天下，世惊虎吼跃龙潭。’‘仁义道德为纱幕，骨肉心肝作羹汤。’‘鬼混人间却不知，君何能度好端阳。’”（见《武汉文史资料》2006年第3期）

201. 王培元：《感受绀弩》：“夜阑人静时分，我常常从床头书柜上，拿出《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来诵读，每每深折于诗人的逸思奇想、纵意挥洒、遥情远旨、妙语惊人：‘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何等深刻！‘估宋徐贯江山里，超霸二公可少乎！’何等犀利！‘丈夫白死花冈石，天下苍生风马牛。’何等沉痛！‘英雄巨像千尊少，皇帝新衣半件多。’何等精辟！‘刀头猎色人寒胆，虎口谈兵鬼耸肩。’何等感慨！‘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何等悲凉！‘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何等气概！‘天寒岁暮归何处，涌血成诗喷土墙。’何等血性！‘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何等哀愤！他的诗自成一格，被称为‘聂体’。”“黄苗子认为，写出了‘我将狂笑我将哭，哭始欣然笑惨然’、‘浑身瘦骨终残骨，满面伤痕杂泪痕’、‘穷途痛哭知何故，绝寒生还遂偶然’等等诗句的聂绀弩，是热与冷、爱和恨、入世与出世、执著与超脱的怪异混合。”（见《上海文学》2006年第8期）

202. 林从龙：《读〈散宜生诗〉》：“嬉笑悲歌怒骂声，声声牵动世人情。历经万劫千磨后，终有奇诗诉不平。”（见《林从龙诗词选评》）

203. 李　锐：“聂绀弩是至高人，诗骨灵风众妙门。独守良知同火气，自由自在最精神。”（见《林从龙诗词选评》）

204. 吴海发：《二十世纪中国诗词史稿》894—898页：“聂绀弩诗的题材拓宽了，为旧体诗坛吹进了一股鲜活的春风，真有将旧体诗的积满尘垢的外衣洗刷一新的气魄，也有将旧体诗做一番脱胎换骨的风度。”“聂绀弩却是有意地反叛旧诗章法传统的。”“聂绀弩如没有遣送北大荒，没有羁縻晋南，或许写不出这么多轰传一时、脍炙人口的好诗，给一度沉寂甚至让人望而生厌的旧体诗坛平添了活气。‘聂诗之功不在传句，而在为时代留下一方诗碑’。”

205. 古求能：《呦呦鹿鸣扼玉声》：“在旧体诗倍受冷落，欲留无计破帽遮颜的日子里，为什么总有一些惊世骇俗的精英人物与诗词歌赋难解难分，诗如陈独秀、聂绀弩。李锐……我想，这肯定是与诗词的精灵与魅力不可分割的。”（见《当代诗词》2007年第9期）

206. 侯孝琼：《聂绀弩诗词研诗会在京山召开（三首）》：其二：“雅语村言格调新，俳谐怒骂总成文。能持妙笔开生面，当代诗坛第一人。”

207. 王　澎：《聂绀弩百年诞辰》：“庄谐并用毛锥利，笑骂兼施匕首新。莫作寻常史诗看，聂翁风骨铸嶙峋。”（见《艋舟诗荟》2003年第3期）

208. 桑炳明：《一代宗师聂绀弩》：“刺嘲嬉谐比锥利，笑骂讥讽入木深。褒贬兼施藏且露，庄谐并用吐而温。诗章血泪惊朝野，天下谁人不仰君。”

209. 杨建民：《说说聂绀弩独一无二的旧体诗》：在一次记者采访时，黄苗子说，“鲁迅、周作人、胡适都有诗风的开创，但是聂绀弩做得更高一些……聂绀弩是把旧体诗变成现代诗的了不起的文人”（见2008年10月16日《人民政协报》）。

210. 雍文华：《解读聂绀弩诗》：“读聂绀诗的诗，很多都是字面上的意思与诗的实质内容完全两样。这种言在此而意在彼、语言和思想完全两样，便是反讽。这是聂绀弩诗最显著的特点，也是解读聂诗的关键。”“反讽的基本形态即所言非所指。其它亚形态为克制陈述、夸大陈述与夸张、正话反说等，这些特点在聂诗中大量存在。”“聂绀弩诗真实、具体、形象地记录了一个特定的时代，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个特定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忧伤、屈辱而又抗争的心灵世界。他痛恨专制制度，痛恨思想钳制，要求思想自由，要求民主平等，反对摧残人才，反对亵渎、侮辱人格尊严。”“对聂绀弩诗各式各样的解读还将持续下去。我觉得当代学者对聂诗中所体现的普世情怀和普世价值应该有更多的关注。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社会公正等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它也蕴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蕴涵在马克思主义之中。如果我们能从这样的思想高度和历史视觉去研究聂绀弩诗，我想一定会有所助益。”（2008年10月）

211. 傅占魁：《浅谈“绀弩体”的审美价值》：“聂绀弩的优秀之作，为我们今后推陈出新、古今融合、新变代雄，为传统诗词的现代化、大众化，树立了典范，一代思想者在前探索前行，后来者必有新的坐标和方向。”（2008.10）

212. 曹承容：《聂绀弩诗创新浅谈》：“聂绀弩的创新不是单纯追求‘人无我有’，为新而新，而是全身心融入当代生活，表现当代生活而必具有的新。……聂诗的时代烙印，正是其创新的渊源。”（2008.10）

213. 万　斌：《为聂绀弩“打油诗”正名，兼谈诗出“精品”》：“聂绀弩的诗，不存在着意的讽刺，而只是出于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从他的诗中，我们不仅看出有独特的个性，有超人的胆识，有学问，更有诗才，这才是他的诗成功的基础。”“聂诗在运用故土语词方面是全方位的，从语音到词汇到句式，字里行间展示出故乡风土人情，流露出浓浓离愁别恨，这些就构成了聂诗语词的故土化情愫。”（2008.10）

214. 侯里笑：《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笔记摘抄十二则》：“我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和总体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本特殊年代的‘诗经’，里面有‘风’的部分即《北荒草》，有‘雅’的部分即《赠答草》与《南山草》；有‘颂’的部分即《第四草》。还有《拾遗草》中杂处的风、雅、颂的篇章。‘全编’记录

了那个时代的政与史，故称‘史诗’，同时也描绘了那个特殊年代的人文风情，故也称之为‘诗经’。”（2008.10）

215. 萧粤生：《楚天今古两诗星》：“万里图书万里行，楚天今古两诗星，灵均气节聂公韵，字字惊心耀眼明。”（2008.10）

216. 张　蒂：《关于聂绀弩其人其诗几点浅显的认识》：“‘聂体’或‘绀弩体’诗，是在旧体诗词中创造出的一种新风格的新诗派。其特征一是题材求异，……二是语方求新，……三是格式求变，……四是表达方式求活。”“有人说聂诗为云龙、雾豹、野鹤、冥鸿之踪迹，包罗万象，奇趣无穷，是恰到好处的。……其文采风流、精神深度、人格境界，已近乎绝唱矣。”（2008.8）

217. 峻　竭（许俊杰）：《憾世绝唱 感人新声——浅述我国著名杂文家聂绀弩〈散宜生诗〉艺术特色》：“聂绀弩在万劫九死之后的这些散发杂文味的诗，难道真的是‘文字游戏’、‘文娱活动’、‘随便做得玩玩’的吗？应当清醒地想到，在那样艰难的逆厄困迫生活中，如果不具备哲人杂文家的慧识，不具备诗人的激越情感，当时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能写出那样思想厚重意境深邃的诗篇来吗？随便翻开他的哪一首诗，都不是‘随便做得玩玩的’，而是精心孕育出的浸透杂文意味的精品之作。”（2008.10）

218. 吴江涛：《一团红焰照苍穹——夜读聂绀弩先生奇诗札记》：“聂公是律诗圣手，他在杜甫、李商隐之后，又创造了一座律诗的高峰。他的律诗意境高远，句法新奇，他用典（洋典、古典、今典）信手拈来，如盐入水，自然天成。他工于对仗、妙句迭出。……聂公是诗坛百年一见的奇人。”（2008.6）

219. 李遇春：《阿Q·屈原·江湖》——论聂绀弩旧体诗的精神特征）：“对于聂绀弩而言，他的诗打油是表面的，骨子里则是严肃的，在诙谐、滑稽的背后隐含有他在逆境中不屈的人格。”“聂体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内含的阿Q气，阿Q气可以说是聂体打油诗的精髓。实际上聂诗中不仅有阿Q气，亦有‘离骚气’，离骚气在聂诗中似乎丝毫也不弱于阿Q气。在一定程度上，聂诗中离骚气是包括在它的阿Q气里的，阿Q气是表，离骚气是里。一邪气（或曰逸气），一正气，互为表里。亦正亦邪，正好构成了聂诗的独特魅力，准确说应是魔力。沉郁、沉痛和严肃的离骚气，对聂体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否则聂体就沦为轻浮的油滑了。”“实际上聂诗中还有一种江湖气常常被人们所忽视。有了江湖气，聂诗便有狂放的一面，这是对聂诗的诙谐和沉郁两种风格的有力补充。”“有了江湖气，聂诗中沉郁气得到排解，而其诙谐的阿Q气则增添了豪放的风骨。总之，阿Q气、离骚气和江湖气，这‘三气’是解读聂诗的关键。”（见《新华文摘》2008年第21期）

220. 卢亚元：“聂诗……既遵行格律，又突破格律，为当前格律诗向何处去，作了很好的示范。如很多地方突破格律，但并不失去艺术之美，如‘六十岁人白自夸’（孤平）；‘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失对）等。但绝大部分遵行格律，如‘风里敲锅冰未化，烟中老眼泪先垂’（工对），此绝妙句也，绝不下于唐诗。而在平仄上，特别在粘对上，是完全遵行的。因之格律的灵魂与美依然在，这为新时期创作格律诗，提供了学习的典范。”

二　对《北荒草》的评论

1. 聂绀弩说：“我在北大荒”“劳动现场的一切，对我都是陌生的，也就都是新事物，尽管我天天劳累不堪，有时还不免因劳累而怨天尤人，但这新事物又有许多都是我想写或能写的”。“当然都是以劳动为题材”。“（作品）主要是古风”，“可惜都失散了”。“七律则是回北京之后”，“才正式做。写北大荒生活（《北荒草》）的一些七律也是这时候补做的”（《散宜生诗·自序》）。“我的诗如果真有什么特色，我以为首先在写了劳动”，“古人也有写劳动的，就知道的若干篇章说，他们是在劳动旁边看劳动，在较高的地位同情他们的辛苦。我却是自己劳动，也看别人劳动，但都不是同情，而是歌颂，勉强歌颂，以阿Q精神歌颂。不但歌颂别人，而且歌颂自己，这是指《北荒草》。”（《散宜生诗》增订本《后记》）“思生平有两次‘大作’，一为北大荒吟草均歌颂劳动者，迄公谀之为锄镰文字气干霄，略近百首，包括放牛，这更为中国之什么。”“荒吟一盘散沙，可多可少。”（聂绀弩1978年7月11日致舒芜的信）“作荒草时，觉事景俱新，且微现劳动者身，少为新鲜，余者仍为旧知识分子滥调，自不能佳也。”（聂绀弩1982年5月3日致程千帆的信）：“千帆对人说过‘三草’只《北荒草》有特色。”（《散宜生诗》增订本《后记》）

2. 钟敬文说：“他那《北荒集》里的四十多首诗，古怪而又美妙的一组诗，就是他在那些异常岁月里，用汗水、体力和慧眼，深思所博来的文艺作品，——是我国千年传统诗歌的一颗天外彗星。”

3. 彭子冈《聂绀弩和他的旧体诗》：“聂绀弩先生的旧体诗，起码有三个特点。”“一是人生眼光旷达，古诗中目光旷达的名句并不少见，可是通过对现实生产、生活场景的描述以取得旷达效果的，恐怕就不多了。像在《三草》中的《北荒草》里，我们则可见作者的这种目光。如《推磨》则‘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挑水》则‘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清厕》则‘高低深浅两双手，香臭稠稀一把瓢’；《拾穗》则‘鞠躬金殿三呼起，仰首名山百拜朝’；《穿球鞋》则‘老头能有年轻脚，天下当无不种田’；……这些佳句，冷眼里含热情，朴素中蕴工巧，是自尊对屈辱的战胜，是信念对暂时现象的覆盖。我这样说，自有另一番道理——这些产生于五十年代末期，其时作者和一大批文化界的‘右派’正在寒冷的北大荒受劳动改造——能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沉重劳动中，发现生活美好的内蕴并把它上升为诗，这需要怎样的毅力和信念啊！”

4. 林千典《如此新声世所稀》：“《北荒草》可以说是现时代的田园诗，在反映劳动生活场景的丰富多彩上，是远远超迈前人的，从而体现了对旧体诗题材领域的新开拓。”“从题材的一致之处，从对现实主义的继承上说，《北荒草》，以至整部诗集，颇有《国风》之旨。”“这些别具一格、闪耀光彩的劳动诗篇灌注了作者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的思想和感情，这些新人耳目的鲜活创造，既是他和他周围同志劳动生活的真实记录，又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也是生活和历史对诗人的无私馈赠。”（见《江南诗词》1986年第3、4期）

5. 北　山（施蛰存）《管城三寸尚能雄》："《北荒草》第一首《搓草绳》诗句云：'一双两好缠绵久，万转千回缱绻多。'《挑水》的'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脱坯》诗的'看我一匡天下土，与君九合塞边泥。'《拾穗》诗云：'一丘田有几遗穗，五合米需千折腰。'《马逸》二联云：'无谓无喜无话喊，越追越远越心灰；苍茫暮色迷奔影，斑白老军叹逝骓。'《受表扬》云：'梁颢老登龙虎榜，孔丘难化溺沮身。'……都是极饶谐趣的诗篇。使人读了禁不住一笑，佩服其设想之妙。"

6. 曹达三："文坛放彩兔山秀，北国作囚大荒诗。"

7. 沈士懋：《读〈散宜生诗〉有感》："绿草茵茵北大荒，扬鞭高歌牧牛羊。苦中有乐乐长在，笑里无愁愁自忘。万里雄心殷国念，一腔热血颂民康。"

8. 章长石《读〈散宜生诗〉志感》："北方蒿菜即生活，劳动人作劳动歌，一草一木一世界，亦庄亦谐亦诗魔。"（见《寻草集》14 首之 2）

9. 周绍良《题聂绀弩〈北荒草〉》："北荒往事足风流，革命如今岂到头；十载幽囚天作孽，百般磨折命为雠。撑肠剩有诗千首，把臂犹存貉一邱；何罪遣君居此地？高苍无处问来由。"

10. 解伟民《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儿时喜读韩康药，到老方知聂老诗，鲁迅大旗重举起，心灵震撼醒愚痴。"

11. 王　琦《忆绀弩·读〈北荒草〉》："本人读《北荒草》仔细研究才明白了其中绝大部分都有哲理性，'诗言志'而不外露。所以说，单纯认为是咏北大荒生活是不对的，是误解。"

12. 楼适夷《说绀弩》："读了他的《北荒草》，是写劳改生活的。奇思异想，妙语惊人，不但写出了他的劳动，也写出了他的精神世界"，"可见他身在艰难的劳改，也折磨不了他悠然而乐观的心情"。

13. 姚锡佩《杂文大家聂绀弩的坎坷路》："天寒地冻的荒漠，使绀弩凝积了万千情思，恰逢有令，要人写诗歌颂劳动，绀弩便遵命提笔，将心声倾聚于他过去否定的旧体诗形式中。读这些名为'北荒草'的小诗，人们惊叹他那种与命运抗争的亦庄亦谐亦冷亦热的情怀，却也感到有一种'阿Q气'。"（《新华文摘》1992 年第 8 期）

14. 陈凤兮《泪倩封神三眼流——哭绀弩》："绀弩叫我替他抄写他回忆出来的诗即北荒草。……抄写中，我仔细吟味他这些带怪味的诗，这是什么诗呀！如题目《清厕同枚子》中写：'君自舀来仆自挑，燕昭台畔雨潇潇，高低深浅两双手，香臭稠稀一把瓢。白雪阳春同掩鼻，苍蝇盛夏共弯腰。澄清天下吾曹事，污秽成坑便肯饶？'又《拾穗同吴晃（祖光）》'一丘田有几遗穗，五合米需千折腰'、'如笑一双天下士，都无十五女儿腰。'又《伐木赠尊棋》，诗有'四手一心同一锯，你拉我扯去还来'。我边写边想，这些有作为的人们当年在北大荒是怎样活过来的！心里发酸了！"

15. 王希坚《喜读〈散宜生诗〉》："聂绀弩……则是写自己的劳动，歌颂自己，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也正是如此，他能把最普通、最单调、最枯燥无味的劳动过程写得光怪陆离、有声有色，简直到了异想天开、出神入化的地步。

比如你看了'一双两好缠绵久，百转千回缱绻多'这两句诗，你会以为他写的什么？是在写恋爱吧？其实他写的搓草绳子。你看他写的'故宫盆景嵌珠宝，元夜花灯下陇畦'，是何等的珠光宝气，原来是他在冰冻三尺的地里刨大白菜。你再看他的'春雷隐隐全中国，玉雪霏霏一小楼'，这是他写他在抱着磨棍推磨。'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这是他在挑水。'一鞭在手矜天下，万众归心吻地皮'，这是他在放牛。还有'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这是写的推磨。'坏心思'就是磨眼里的粮食，'环游'、'新天地'就是他在磨道里转圈。……于是他想入非非，半真半假，写出一系列苦中取乐、自得其乐的绝妙好词。"（见《历山诗刊》1990 年总第 13 期）

16. 徐城北《三个手抄本——怀聂绀弩翁》："右派到北大荒改造，事情本来是强迫的，而在那原始而粗犷的劳动中所涌起的诗情，却是自由和美好的。它一方面遵循了对仗的平仄，然而那一种昂扬的诗情，却不是端坐书斋的老夫子捻断胡须所能吟就的。我隐约觉得，这部诗集，在对旧体诗格律方面顺从之下，还潜藏着某种深层的叛逆。"（见 1993 年 2 月 3 日《文汇报》）"《手抄本之〈北大荒吟草〉》："我一看如获至宝，吟诵再三，内心激动，真不是'字字玑珠'就可以表明的。""我为什么由衷钦佩这本诗集？就在于他用旧体'前无古人'地反映了新生活。以前，也有以戴罪之身吟咏的旧体诗，但写的都是发配到不毛之地的感怀。聂诗不同，一方面，他确实下到边远的地方劳动；但不料这些最基本的劳动形式，又反过来激动了诗人本身。作者采取了讴歌这些劳动的态度。"（见 1998 年 7 月 29 日上海《文汇报》）

17. 陈迩冬："锄锹文字气干霄。"（见聂绀弩 1978 年 7 月 11 日给舒芜的信）《秦似全集·诗词卷》："野草操矛风雨晦，北荒吟草慷慨多。"

18. 挽聂绀弩的挽联挽诗集《落在心中的陨石》述及《北荒草》的联语、诗句有：朱正："涌血喷新诗清厕脱坯成变雅"；姚锡佩："荒原暗室掷新声"；秦似："北荒吟草慷慨多"；党沛家："三载流荒收北草"；高旅："埋骨曾疑人虎林，高吟忽起白云深"、"箧中千首北荒草，剩有头颅掩泪看"；楼适夷："北大荒原多好句"。

19. 王林书《当代旧体诗论·说"绀弩体"》："《北荒草》单看其中诗题就可见聂翁真好像不是生活在冰雪凄凉、虎狼窥伺的劳改农场，而是生活在一个诗的境界中，周围一切都以诗的面貌呈现于他的左右。""写了若干受难者想写未能写出的，写了未曾写好的生活和感受，这首先便是巨大的贡献。"

20. 包立民《聂绀弩与尹瘦石的诗画之交》："（北荒草）这些诗充满着乐观而又苦涩、豪迈而又辛酸、悠闲而又沉重的生活情趣。"（见《名人传记》总 76 期）

21. 郭　力《忆叔叔聂绀弩》："他写出了北大荒人特有的豪迈精神"，"他写出了北大荒的风情特色"，"他写出了北大荒的生活情趣"。他"热情讴歌生活，向往未来，干劲十足，《北荒草》是有力的证言"。

22. 商为东《散宜生诗漫话》："可以说凡百劳作，俱成诗材。开掘得深，描写得真切细腻。诗中所含情趣、景趣、理趣生动浓郁，有前人所未言、写今

人所难写者。（商摘举挑水、拾穗、伐木、放牛、割草、排水、背草各诗中的句子，侯略）真是妙句迭出，珠玑频落。”（见 1993 年 3 月《团结报》）

23. 盛永祜《敬题聂绀弩北荒草》：“一、平凡劳动句翻新，信手拈来品人神；语出诙谐讵作乐，诗成幽默亦含嗔。二、聂翁本是杂文家，椽笔回锋桑与麻。含垢蒙冤二十载，北荒劲草荐中华。”

24. 彭燕郊：《千古文章未尽才——绀弩的旧体诗》：“我读到《北荒草》。这本小小的油印旧体诗集给我带来的惊喜具有不小的冲击力，这是他写的，而且是旧体诗！竟使我不能不反复思考像传统和继承、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这些问题。当然，它更使我不能不思考历史、时代、个人，思考聂绀弩这个人和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古诗人都自称或被称为性情中人，其实又有几个能真正做到。‘缙绅大夫所不能道’的事多得很，不能道也就是不敢道，在心之志真正到要发言为诗时，须经仔细考虑，许多即使明知非常可珍贵的感受和思考，也得忍痛割爱。《北荒草》的开拓创新正在这里：本来不能作诗料的却进了忌讳甚多的旧体诗。敢于不避俗，且大大方方地使俗成为无可置疑的雅的，他应该是第一个，这样，也就使旧体诗具有现代气息。”“翻开《北荒草》，一种新的雅俗标准就会清楚地摆到你面前。批评家好谈新的美学理想、美学追求，可能就是这些。常听说生活气息、生活情趣如何重要，难处似乎在于这种气息、情趣过与不及都会变成非文学，真诗与假诗、美与丑，也就是所谓的雅与俗之间，能真之外，还伴随着这样一个能辨的重要而又微妙的因素，兼具这二能的，正好不是别人，是他。细读‘三草’就会发现诗人是以其真勇发现真诗的。生活气息浓郁不会降低反而提高诗的格调。非真诗人不可能信手拈来都是诗，非真诗人也无此胆识才具，形成绀弩旧体诗魅力的奥秘或许主要就在这里，只可惜我还没有能力说透它。”“旧体诗用字、炼字有很多讲究，甚至有在什么地方安个‘诗眼’这类相当玄的做法。在绀弩的旧体诗里这些似乎都无关宏旨，重要的倒是它们是作者不怕被谴为打油而用俗语、习语、大白话这些名正言顺地属于不雅，俗得叫人吃惊的语言材料来写的。所用的材料既然不同，处理方法自然也就不同，在他所构建的语言环境里，传统的用字、炼字，以及神乎其神的‘诗眼’什么的，都只好靠边站。‘恨天无把地无环，提地搬天有啥难’（《排水赠姚法规》之二），‘投柯四顾漫山雪，今夜家中烤火么’（《伐木赠李锦波》），‘旧诗难做做新诗，一句一行排列之’（《集体写诗七首》其二），‘数来三十多三颗，一路欢呼满载归’（《拾野鸭蛋》），‘开会百回批掉了，发言一句可听么’（《怀张惟》）……如此等等，和传统的辞藻相比，这自然是十足的打油，这些大白话，经他写进诗里，显示出的生命力是传统辞藻难以比拟的。要写出极平常极珍贵的人类品质，倒非用这种质朴的语言不可。如果试着把这些语言‘雅化’一下，就会发现，选用不同的语言材料，和处理这些材料的必然也要有与前不同的结果，最后必定会导致一种新的风格，很可能还是新的形式的出现，即使现在还说不清楚那将是个什么样子。”“说绀弩旧体诗‘开七律未有之境’，出人意表的新奇对仗要占很大的比重。‘丈夫白死花岗石，天下苍生风马牛’（《挽毕高士》），‘老朋友喜今朝见，大跃进来何处存’（《萧军

枉过》），‘一丘田有几遗穗，五合米需千折腰’（《拾穗同吴晃二首》其一），这些看似随手写来的对句，多看两次，你就会发现，磨淬剪裁，作者还是煞费苦心的，说不工吧却又极工，说极工吧却又似拙。雅俗错位，美丑相生，叫人目瞪口呆，有的人以其左道旁门痛心疾首，有的人却从心底里倾倒赞叹，审美经验中最可贵也最难得的美学发现，却在他的似乎无意得之的佳句中让你得到了。”（见《读书》1991 年第 10 期）

25. 舒　芜《记聂绀弩谈诗遗札》：“聂绀弩在北大荒在监牢里的那些诗，才是写穷苦的绝唱，写出那样人所不堪的环境中的一个不失人的尊严的人。”《毁塔者的声音——聂绀弩的妇女观》：“聂绀弩 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改，后来他写了许多旧体诗，歌咏这一段特殊生活，诉说了他的不屈不挠的心态，震动了中国诗坛，其中歌颂了好些女难友：例如，‘车上姑娘和汗下，雨中芍药让人清’（《给马飞天送饭》），这是写一个年轻的女拖拉机手，吃午饭时满脸带汗地从拖拉机上跳下来，带雨芍药花，还比不上她清秀。这不仅是写她形象的美丽，而且写她在沉重的劳动中，仍然保持了人的美和尊严。又如‘灶婢蓬头病饭烧，倾谈始悉擅谐嘲’（《赠女炊事员张先逸》），这是写一个女炊事员，自己来不及梳洗，蓬着头就赶快到灶上来给生病的难友烧病号饭，谈起话来又很诙谐，很会开玩笑。又如‘失手自惊鲜血腿，俯身为裹碧纱巾’（《怀夏一尘》），这是写作者自己在劳动中用镰刀失手，伤了大腿，鲜血直流，在一起劳动的一位老大姐型的女难友，立刻解下她的碧纱头巾，给作者裹伤。这两位女难友，都陷身在苦难中，不被苦难压倒，还能用女性的体贴关心，在那冷酷的世界里给难友以温暖的。又如：‘长身制服袖尤长，叫卖新刊北大荒。主席诗词歌宛转，人民日报诵铿锵。口中白字掸三二，头上黄毛辫一双。两颊通红愁冻破，厢中乘客沐春光。’（《女乘务员》）这不是劳改中的女难友，而是作者从……火车上所见的一个年轻的女乘务员，一双黄毛小辫，两颊通红，一身太大了的不合身的制服，不断叫着新出的《北大荒》杂志，唱着毛主席诗词，朗诵着《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念着念着掸带出两三个白字，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形象，带几分愚昧而又非常热情，生气勃勃之中，打上了那时代的标记，诗人是用老祖父抚爱孙女的眼光来抚爱着她。”（见《鲁迅研究》1993 年第 12 期）

26. 李慎之《题〈北荒草〉》：“一、绝塞穷荒百首诗，咸酸苦辣几人知？微燐火摇夜动，隐隐春雷人想痴。安得嚼心同嚼蜡，可堪含泪更含辞。死生明暗春来际，刺破鬼天笔一枝。二、越是穷愁越放歌，风流自比郑元和。楚天风雨摧兰蕙，北海鲲鹏笑网罗。十九年归公老矣，三千界坏佛如何？吉诃德与拉施德，一样驴背笔胜戈。”（李慎之自注：“余则以拉施德策疲驴，涉流沙，终传一代信史，尤为勇也。”李 16 句诗、14 句诗后摘附聂诗对应句，侯略。）

27. 毛大凤《“诗界革命”首创者黄遵宪诗及其影响》：“奇人聂绀弩以不羁之才，挥生花之笔，在北大荒的苦重劳动中，写出许多别开生面的好诗。这些好诗，一用传统形式，二力求运用现代语汇，三表现新时代新思想，四寓庄于谐，有嘻笑，有怒骂，既含蓄，又显露，它是旧体诗的重大突破，使旧体艺术

表现力达到前所未有的新境界，成为推陈出新的典范。他的《搓草绳》、《推磨》、《清厕》、《放牛》诸作脍炙人口，受到读者的普遍称道与赞赏。”

28. 邱　勋《好诗端在夕阳锹》：“最精彩的篇章是写劳动。……他把北大荒沉重而屈辱的劳动写得很美，写得生意盎然、出神入化，写得异想天开，令人拍案叫绝。（邱引聂诗《推磨》、《挑水》、《放牛》、《脱坯同林义》、《刨冻菜》五题诗中各2句，侯略）而且化丑为美，化腐朽为神奇。……（邱引聂诗《清厕同枚子》第一首，侯略）作者身处逆境，诗作中不见颓唐，乐观向上的情趣跃然纸上。”（见1997年3月22日《齐鲁晚报》）

29. 党沛家《读〈北荒草〉谈绀弩及侯注》：“（聂绀弩）他在寒冷的逆境中，却划燃了《卖火柴的小女孩》的火柴，一根又一根，终于让那朵小小的、美丽的火焰，十年、二十年，直到生命的尽头。于是，我们在焚心的火光中，看到了朵朵奇葩。那最奇特的、最美丽的一朵，便是《北荒草》。《北荒草》是生命顽强的野草，它让你看到“野火烧不尽”的景观。《北荒草》是战胜自我的胜利之花，它向你展现出血与泪的风采。《北荒草》是一枚艳丽的苦果，它让你赏心悦目，也让你品尝它的苦涩。”“黄苗子先生在《吊绀弩》诗中说‘三草煎心草’，我以为《北荒草》最为煎心，此诗也可为一证。”

30. 王洗尘《洗尘诗钞·跋》：“（王引《推磨》、《清厕同枚子》（其一），侯略），严谨的韵律，流畅的语言，诙谐的风骨，万物皆为我所用的气魄，不拘一格的表现手法，潜移默化地感动着我、塑造着我。”

31. 陈明强《聂绀弩诗话》之三：“《北荒草》——精神的天窗，劳动的绝唱。”“《北荒草》不仅写了新事物，抒发了新的思想感情，它在艺术风格上也独树一帜。形式上谨守格律，声韵和谐，对仗精工，是旧体无疑。手法也无非是写景叙事抒情。可是谁读它，都耳目一新，不由得被它攫住。激赏、惊叹，目为诗坛奇迹，空前奇葩。‘诗坛别树将军帜，雅俗庄谐顺手裁’（苏仲湘）。用什么情景交融诗中有画韵味深厚意境高远之类美誉佳评，似乎都不能中肯，它是束不住的生马驹，说‘风格即人’或许切近一些。古人言，诗穷而后工，发愤为诗，别有深抱，他是位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的先驱者，立足甚高，怀抱深远。其身遭逢社会问题人生哲理的思考感悟，在写任何平凡的劳动题材时都处于活跃状态。平凡事因之变得不平凡，都让人感到那里面有个活泼的精神在，有个深刻的富有感召力的心灵在，望之弥高，思之弥深，又呼之欲出，如逢故人。还有，他是一位难得的率真的人，自来厌弃陈腐俗套，反对装腔作势。……写诗他只按自己的性情说自己的话，一空依傍。他的真挚奇崛诙谐，才气纵横，加上他忽地忽天腾挪闪转的杂文笔调，由于不受桎梏限扼，心有余裕，乃得充分表现，灵活运用，总的说来，北大荒的新天地新题材，与他思想之深、性格之真妙合，不期而然地他肩负起改革旧体诗的使命。诗因他而进入新的里程，他因诗而焕发生命最后阶段的光彩。”“天时地利人和，催生出《北荒草》。”“一事一咏，传达真切感受，复杂的环境复杂的心态恰恰是他驰骋的天地。于是个性与典型性鲜明的真正艺术品源源涌现。在古典文学研究和杂文等熟惯的行当都不可能作的时候，诗应运而生，给他打开一扇精神的天窗。吐

故纳新，吸收新鲜氧气，解他胸中块垒；更以杰出的知识分子的超前锐感与思辨力，俯仰古今，高瞻远瞩，融合生活中真善美，敲响振作生命的音符。‘老始风流君莫笑，好诗端在夕阳锹’。夕阳锹，翻开北大荒一页新史。风流人物，他，他的伙伴们在其中留下永不磨灭的足迹与心迹。”

32. 高　旅《题绀弩〈北大荒吟草〉二首》：“一、雪掩虎林万里蓬，乌云堕地晚霞红。天横病鹤归辽北，手写阳秋付岭东。齐唱新翻杨柳枝，谁谈旧谱春风曲？故人剧迹楚江魂，自验古来文字狱。二、未见奇人能饮海，却封孺子好骑牛。老牛已死存全集，羸马犹驱顾下谋。大泽菰蒲绝塞尽，塞山柏栗荒烟愁。北行吟得诗千首，但挟风霜凝素秋。”《一九九四年绀弩忌日作句》：“京洛狂奴非故态，龙虎大野有新诗。穷途天地皆嫌小，笔染江山却未迟。”

33. 薛金声《浅尝聂老〈北荒草〉》二首：“一、聂老北荒草，百读不厌烦。铁窗铮瘦骨，钢笔吐丹心。再现汉苏使，白描牧马人。儒林新外史，形象尤传真。二、荒原生异草，苗苗接天高。如此秀奇物，何人汗水浇？虎林居聂老，心血育新苗。造化通神笔，大书时代骄。”

34. 何永沂《重读〈北荒草〉题后》：“零下广寒北大荒，谁教伐木作吴刚。学仙有过为仙累，枪刺葫芦白虎堂。”

35. 谢梅庄《梅庄诗韵·聂绀弩》：“题材多是平凡小事，如割草、放牛、挑水、推磨及清厕等，但写来语句雄奇，深沉慷慨，妙趣横生。”

36. 吕　尚《也谈“诗家语”》：“聂绀弩被称为‘当代屈原’，他的《北荒草》确实‘破律’了，但它又是完全合律的。”（见《边塞诗声》2004年第2期）

37. 涂德海《聂诗〈北荒草〉读后》：“龙未点睛难破壁，风将化雨欲沾襟。北荒吟草新奇怪，热血飞花美善真。”

三　对注释聂诗的评论

1. 李汝伦：“聂诗有时好用典，包括当代人或事（将来也会变成典），读者索解困难。”（1989年7月11日给侯井天的信）

2. 程千帆：“绀弩诗有许多今典，非注不明。”（1989年11月1日给侯井天的信）

3. 陈凤兮：“老实说，我以前读他的诗总是半懂不懂，有时问他，他也不说，大家一笑而罢。”（1988年2月11日给侯井天的信）

4. 戴文葆：《序》朱正《人和书》：“他编的书，也有我看了不满足的，例如《散宜生诗》（注释本），他的注释，多解典故，可见其治学功力，但我渴望多知道点本事，他却未予注明。”（1986年6月5日）

5. 汪稚青：《聂诗“死无青蝇为吊客”出处商榷》：“朱注有五百四十条，可谓勤矣。然朱注有一缺点，则诗中所用尽人皆知之常见典故，朱皆注之。这当然也好；而对于读者读之茫然不解或领会不深及诗中所用近事，反而缺而不注，令人恨恨。”（《当代诗词》1994年第26期）

6. 史　复：《聂绀弩传·序》："在我的惋惜中，有一点是没有来得及在他生前，向他请教一些读不懂的他的诗，一些不大清楚的往事。他的诗虽不晦涩，但有些本事不知，就会读之难明。"

7. 陈凤兮：《泪倩封神三眼流——哭绀弩》："（聂绀弩）他说有的诗原不要别人懂。"

8. 陈凤兮："对聂兄的诗，有时也弄不懂，但他不说，我也不问。诗以言情、以言志，人的感情及想法有时也不想都摊开让人知道。"（1987 年 12 月 11 日给侯井天的信）

9. 林千典：《读〈散宜生诗〉》："虽然《散宜生诗》中不少篇章读来通俗上口，但要真算读懂，并不容易。"（见 1986 年 7 月 8 日福建《三明日报》）

10. 胡乔木：《〈散宜生诗·序〉注》："为帮助青年的读者理解这些诗作，我盼望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在再版这部诗集的时候加上一些必要的注解。""我祝愿这本诗集的北京初版能早日销完，以便出版社能早日出一种加注的新版。"

11. 舒　芜：《一份白卷》："胡乔木同志建议《散宜生诗》加注，聂老给我的信中，对此很不以为然，主要理由是：这根本不是需要向青年普及的读物。后来，由朱正同志加注的新版还是出来了，但遵照聂老之意，注得极简。"

12. 聂绀弩：1982 年 10 月 25 日致舒芜的信："乔公是注释专家，我早不赞成。对《水浒传》之类，我就主张不注，他硬要注，我要少注，他要多注，谁听我的？尤其是诗，有一两个真正读者，能看懂了，会心一笑，已为极境。何必硬要人懂，硬要人读？曾有什么诗什么会之类来要诗，并要交代清楚，我实感做诗就是犯案，注诗就是破案或揭发什么的。"《〈散宜生诗〉（增订、注释本）·后记》："万一有用，这些注解替他们减少一些新旧间的隔膜，也不算毫无意义吧。""多谢朱正同志勤奋地找书，认真地作注。""那些注解之类，可以不需，它只是指出了典故，并没有解诗。"1962 年"五一前一日"致高旅："赠答诗有时惟被赠人最解，他人读之则需加注。"

13. 舒　芜：《记聂绀弩谈诗遗札》："（聂绀弩的诗）有些地方要注、要疏、要笺、要证。""有不少有关材料，我想正好以聂解聂。"

14. 文怀沙：《挽聂绀弩七绝二首·后记》："绀弩生前在病床上告诉我，胡乔木同志曾建议他的《散宜生诗》可考虑出注释本。我也有'但恨无人作郑笺'的想法。绀弩本人则觉得为其作注甚不易，但'不易'非必'不能'。"（见挽聂绀弩的挽联挽诗集《落在心中的陨石》）

15. 陈凤兮："绀弩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看似不必强去注释，注错了反不好。"（1988 年 5 月 14 日给侯井天的信）

16. 尹瘦石："聂翁一些诗不易注释，如一时难定，宁可不注。"（1990 年 7 月 9 日给侯井天的信）

17. 李世强："因事关聂伯伯诗作，有句话不敢隐瞒，即聂伯伯曾对我讲过，诗是不能解释的，能用其他文字解释就不要写诗了，意会不可言传，你怎么理解都行。"（1987 年 7 月 29 日给侯井天的信）

18. 何永沂："有的诗是不可解的（诗无达诂），还有的诗是不宜解，拙意

认为遇到这两种情况，不妨存疑。"（1992 年 10 月 14 日给侯井天的信）

19. 舒　芜："有些不易解的，可以存而不论，似不必一一求其非解不可。"解聂诗不可"太曲折"、"太勉强"。（1997 年 8 月 18 日给侯井天的信）

20. 罗　孚：《聂绀弩诗全编·后记》："聂绀弩是不那么同意注他的诗的，不得已，也以少注为好。这就是《散宜生诗》初版本以无注，增订、注释本何以注得不多的缘故。聂绀弩在不得已要注的情况下，又坚决主张只注古典，不注今典。但读诗的人却和他相反，古典不注犹可，今典不注不可，不明诗的本事，就不懂诗的真意。"

21. 王存诚：《为时代作证》："他的有些诗，即使典故和本事都明白了，仍然看不懂，因为其内涵深刻，超出象外。这就有解的必要，无论见仁见智倒都不妨，因为本来就'诗无达诂'，互为发明，真谛自现。不过诗是情的发露，读诗更须'见情'，应当以聂绀弩所论读《红》的方法来读聂诗，也就是设身处地，尽量以聂绀弩的眼去读聂绀弩的诗，这肯定会有更多的发现。否则于见仁见智之外，倒会看出聂诗和聂绀弩其人所没有的东西来。"（见《读书》1995 年第 11 期）

绀弩“诗案”的侦破

——侯井天注《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舒　芜

古人常说“诗谶”，说是谁作了什么诗句，意料不到地成了某件事（往往是不好的事）的预兆。我倒有一个近似经验。

蛇年除日绀翁七秩晋六

岁云尽矣寿筵新，宁共元妃一日春。
题壁有诗嘘白虎，投名无状献王伦。
龙蛇大厄除今日，狴犴高情证旧邻。
斗室茶烟人境暖，冰窗多少北风尘。

巴江苦雾卅年前，紫电清霜鬼谷篇。
觉世争如欺世易，识公悔在见公先。
萧郎路入新源里，冯妇车来古典编。
七六华辰仍华发，伫看变雅付疏笺。

这是丁巳年除日（1978年2月6日）聂绀弩翁七十六岁寿辰，我祝寿的两首诗。他1976年才从山西监狱放回北京，至此惊魂初定，生计初安，几个老朋友为他出狱后第一次祝寿，有特别意味。我不会做诗，这两首很不像样，当然不必说；诗中所说之“三事”，所用之“今典”，这里也无暇一一解释；只说第二首末联的大意是：您七十六岁生日，头发仍只是花白，足见当享高寿，会看得到有人给您的诗集作出笺注的。后来觉得这一联真有些像是“诗谶”，聂老真的看到了他的旧诗集笺注本的出版，他身后还有新的笺注本不断出来，此虽他所未见却又同我很有些关系。

我作诗时，聂老经过二十年坎坷，包括十年牢狱之灾，身体已经很坏，正如他自己的诗说：“十载寒窗铁屋居，归来举足要人扶。”路都不大会走了。但是，他头发只是花白而已，重逢第一眼就使我有些惊喜，却是事实。他的旧体

诗三集：《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已经自费油印出来，已在朋友中初步引起震动，这也是事实。我认为他这些诗，是现代的“变风变雅”；后来程千帆教授祝聂老八十寿辰的联语的跋语说：“宋雅唐风以外，三草挺生。”也是这个评价。可是，我作诗时，其实并未听说有谁要为聂诗作笺注，我自己也毫无此意，根本就没有认真想过聂诗有没有笺注的必要的问题。所以我的“伫看变雅付疏笺”之句，无非是一种说法，一种辞令，表示祝他长寿之意罢了。

不料这句诗成了预言。1981 年 6 月，香港出版了《聂绀弩旧诗集：三草》，即《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的合集。1982 年 8 月，《三草》又加一个《第四草》，改题为《散宜生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胡乔木加序。胡序在《人民日报》副刊上转载时，加了这样一条自注：

> 为了帮助青年的读者理解这些诗作，我盼望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在再版这部诗集的时候加上一些必要的注解。我没有能够早日提出这个建议，因为我一知道这部诗集将要在北京出版，它已经排好了，我仅仅来得及写这篇短序。人民日报副刊希望转载这篇短文，我因此就加上了这个序文中所没有的注解。我祝愿这本诗集的北京初版能早日销完，以便出版社能早日出一种加注的新版。

为聂诗加注的问题，就这样正式提了出来，而且是权威人士以权威方式提出的。我那句诗虽早于胡序四年，但我并非当真，何况也并未公开发表，人微言轻更不必说，所以正式提出只能算是自胡序始。不记得我当时是怎样想的，对聂老怎样说及此事了，聂老 1982 年 10 月 25 日给我的信中说：

> 乔公是注解专家，我早就不赞成，对水浒之类，我就主张不注，他硬要注，我要注少，他要注多，谁听我的？尤其是诗，有一两个真正读者能看懂了，会心一笑，已为极境。何必硬要人懂，硬要人读？曾有什么诗什么会之类来要诗，并要交代清楚，我实感做诗就是犯案，注诗就是破案或揭发什么的。世人以纱帽为马首，周汝昌先生已有诗来述读三草后如何如何了。像你举的几个乔序读者，我还未见。另外，三草是青年必读书么？

关于《水浒传》注解之不同意见，且不详说。关于聂诗注解，诗人自己竟如此强烈反对，我完全没有料到。1983 年 2 月 6 日，他又有信云：

> 关于数诗作注事，兄有无高见？我本不想有注，今社方大概因胡公之意，故意少印，以求早销罄后早出注本，以致到处买不着，增加我许多麻烦。欲其增印，只好同意加注。但关于此事，很想听兄意见，请兄春节前后光降一下，作一畅谈。

不记得我谈过什么意见了，大概总是劝他注一注也无妨吧。

1983 年 9 月 29 日，聂绀弩又有信云：

> 但拙诗加注，我本无此意，能有一、二读者真能会心一笑，且非初望所见。何必如青年必读书或某种教科书，硬塞与人，惟恐其不解乎。且有这一面必有那一面，本来与世无争，是后世将与我争矣，前途茫茫！乔序发表后，已有朱正和郭隽杰先生先后请任是事，郭且云有靠山，即冬郎与君，是亦可怕，竟结党营诗矣。此事只有两种作法：1、我的书，再版时请人略注；2、注释家自注此书，与我无涉，连我原作稿费，也拱手让之，如从来笺注之例。我将采后一办法。但将尽量往后拖，拖过一两年再说。乔公本云要等印出者卖完。

郭隽杰为陈迹冬兄之女婿。冬郎，即陈迹冬。似乎朱正去谈在先，所以聂诗的第一个注者，终于是朱。朱注《散宜生诗（增订、注释本）》遂于 1985 年 7 月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虽然这是聂信中说的他不想采用的第一法，但诗人自己能看见自己的诗的笺注本出版，毕竟还是从古未有之例，想不到我的“诗谶”居然实现了，而且不是预兆了坏事而是好事。聂老在朱注本的《后记》中说：

> 古人哪怕是李白、杜甫，他们的诗都是身后别人替他们搜集的，都是抄本；印刷、笺注就更后了。时代多么不同呵，我的这几首歪诗，谈得上什么呢，却让我及身看到它们的印本、注本，甚至还是“朱注”。（算不算典故？）

足见他还是高兴的。但此本真正印好装好拿到手，已是 1986 年 3 月聂老病重之时，他 3 月 26 日逝世，这之前十天，我才得到他以半僵的手写的不成形的字题赠之本，似乎他活着刚好是为了“伫看变雅付疏笺”，那么我的这句诗是不是终于成了不祥的“诗谶”呢？我毫不迷信，但这么一想还是很不愉快。

朱正兄作为笺注者，能得到原诗作者的指教，这是他比古代笺注家幸运之处，此意他在《附记》中说过。但是，一般不满于朱注者，认为他的注太少太略，不该只注古典，不注今典。其实完全怪不得他，他是受了根本不愿自己的诗加注的原诗作者的限制，此又古代笺注家未有的为难之处，此意朱正没有明说，但从聂老给我的信中，完全可以推见。聂老却管不了也没有看到的是，在他身后，竟有他全不知道的一位笺注家，以九年的胼手胝足锲而不舍的精神，完成了真可以说是“破案或揭发”式的最完备最详尽的聂诗注本，三次自费印刷出来。

此人为侯井天，山东齐河人，1924 年生，194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 年在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离休。这么一位十六岁入党的老干部，并不治文艺，平生政治上极为坎坷，与聂绀弩一面不相识，——不，有奇特的一面之缘：那是 1958 年，侯井天以“中右分子”的身份，下放北大荒，翌年初到农垦局某宿舍暂住一晚，宿舍内先有一老人，侯井天问其姓名，答曰“聂绀弩”，侯井天一听大惊，原来是这么一位“大右派”，一宿彼此再未交谈，第二天侯井天离去，彼此再也没有任何联系，聂绀弩大概印象中无此痕迹，侯井天

却永记未忘。《散宜生诗》出版，侯井天一见便用了四年功夫完成笺注，先后三次（其实是四次）自费印成《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之本如下——

1. 第一次印本　1990 年 12 月
2. 第一次印本（续册）　1992 年 4 月
3. 第二次印本　1993 年 12 月
4. 第三次印本　1996 年 3 月

侯注的最突出的优点，是诗中所见一百三、四十个今代人名的小传，除很少几个大名人的好查，此外绝大多数都是注者穷年累月、胼手胝足、面访函询、直接间接、至再至三、辗转牵连、跟踪追击，不怕关山阻隔、不怕代远年湮、不怕受冷遇、不怕碰钉子，辛苦调查来的，真像聂老自己说的“破案”一般。程千帆教授给我的信说：“井天之工作，实具墨子精神，观其后记所载辗转找人之二例（舒芜按：第三次印本已增为六例），毅力实为可佩。”这个评价已得好几位评论者的同意。读了这些小传，清楚了诗人共命运的、共患难的、有交情的，打过交道的是些什么人，当然极有意思。第二个优点是搜集诗篇之完全，不仅大大超过《散宜生诗》，也已超过罗孚兄主持编注的《聂绀弩诗全编》（学林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中的旧体诗部分。第三个优点是集评，差不多集中了全国报刊上评论聂诗的全部成果。还有一个特点是“句解”，即每一句都作了串讲，注者于此下了很大功夫，有人认为可以不必，我也有些怀疑，但对于一部分读者还是有用的。侯井天兄在每一次印本的题记说明中，都把我协助他编注的作用大大夸奖，去事实甚远，我很不敢当，但我始终同他有密切联系也是事实。我不知道聂老倘若有灵，对侯井天如此努力“破案”，我又相助于他，会有怎样想法。但是，身后能得到如此这般的一个“侯芭”[①]，远远超过他所期望的“一两个真正读者能看懂了，会心一笑”的程度，总还是可喜的吧。我也不必为“诗谶”过于负疚了。

1996 年 8 月 2 日

（曾载 1996 年 8 月 26、27 日香港《大公报》《书城杂志》1996 年第 5 期）

①侯井天注：侯芭，汉巨鹿人，尝从扬雄受《太玄》、《法言》。

九年辛苦出奇书

罗　孚

一　奇诗和奇书

“十年辛苦不寻常”，我们都知道这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辛勤。“九年辛苦出奇书”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是《聂绀弩旧体诗全编》这本奇书。这书之所以奇，奇在两个方面。

一是聂诗是奇诗。聂绀弩曾经赞胡风的狱中诗，“奇诗何止三千首，定不随君到九泉”，实际上他的诗比胡风的诗更奇，奇得连极“左”的××也不得不发出赞声，而且赞之为绝顶之作，为空前绝后的奇花。

二是《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的成书，是侯井天以众人之力，更以一人之力辛勤搜集、注解、集评而集其大成。他不仅东西南北到处搜求佚诗，更搜集佚事，和聂绀弩有关以及和聂诗有关的人和事，包括聂绀弩这个到莫斯科留学归来的老共产党员为何以国民党县团级军警特务的另一类身份，在“文革”还猖獗时，从山西的无期徒刑死囚牢狱中释放回北京的奇事。

书奇加上事奇，连书的出版也是很奇的。侯井天是个普普通通的退休干部，小官都说不上，更不要说“大款”，他却掏出他那羞涩生活费，一而再、再而三来印刷这聂诗全编，一本比一本印得更像样，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完整。他不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既非作家，也不是学者，只是聂诗的爱好者。他能这样为聂诗尽心尽力，就更加不寻常了。实际上他在这本书上花了九年半的工夫，为了区别于曹雪芹的那部书，就只好赞他“九年辛苦出奇书”了，要说十年，也不为过。

二　三草·散宜生诗和全编

聂绀弩是有名的杂文大家，被同是杂文大家的夏衍赞之为鲁迅以后的第一人。

他也写小说、散文、新体诗。他的新体诗也得到新文学作家的称赏。

五十年代之初，他在香港主持《文汇报》的评论工作。

不久以后，回到北京，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副总编辑主持古典文学的研究和出版。

这以后，在“反右”和“反右”以后，他从大写新体诗转为大写旧体诗。钟敬文送他的挽联说：“晚年竟以旧诗称，自信本非初意。”实际上，他的“初意”是不大赞成写旧体诗的，后来却一头栽进了“骸骨迷恋”中，实在是不得已也。首先是他最擅长的杂文不能写了，不但写必有祸，而且也“无地自容”，无处发表，他只好研究古典文学、章回小说。在北大荒劳动改造时奉命写诗，这就触发了他写旧体诗的灵感，而逐渐知名于世，更以此惊世、传世。时势造诗人，这不仅是古人的“诗穷而后工”，简直就是时代的悲剧！悲中有喜，就是散宜生这朵奇花了。

奇花是草，最初的名字叫《三草》，这本而且是首先在南国的香港长出来（出版）的书叫《三草》的原因，是由于他集《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而成。时为1981年。这是罗孚为聂绀弩八十寿辰出版的。

第二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增加了“第四草”而成《散宜生诗》。聂绀弩自己说的，改名散宜生，就是“无用（散）终天年”（适宜于生存）之意。

胡乔木在胡绳那里，看到了香港出的《三草》，惊为天人，一定要去看望躺在床上的聂绀弩。看望后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增订而成的《散宜生诗》，就毛遂自荐，一定要写序。但书已印得差不多了，胡序是硬加上去的，因此连目录上也没有。这可见胡乔木对聂诗真是“深喜之”。但据说，聂绀弩对他光临寒舍的看望和为书写序的殷勤，却不喜而忧，感到有如“大祸临头”，而又却之不得。

1985年，《散宜生诗》又出了增订、注释本。加了朱正的注。加注也是胡乔木的意思。

然后是1990年、1993年和1996年，侯井天三次自费出版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

这中间，还有1992年年底上海学林出版社的罗孚等笺注《聂绀弩诗全编》的出版。这书新旧体诗兼容并包。新体诗名为《山呼》，是聂绀弩自己编好了却没有机会出版的。也有不少人欣赏他的新体诗，不过和旧体诗相比，那就远不能比了。

三　注解和舒芜的读诗笔记

《三草》和1982年版《散宜生诗》，都是没有注释的。1985年的《散宜生诗》有朱正的简注，从简是作者的意思。但读者却希望从详，特别是今典，因此两个“全编”就都有详注。特别是侯井天的“全编”详得有时近于繁琐，连虎、狼、霜之类都有注解，故宫、四大洋、黑龙江都注得很详，到1996年的第

三个版本时，有的删繁就简，有的就干脆删掉了。这原是侯井天的一片好意，他希望初中学生也能读懂聂诗，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甚至每一句都译成白话文，也未必都能读懂其中诗意。

但详注却是侯井天“全编”的一大特色。他不但自己注得详尽，又引了别人的文章作注，甚至还有别人为“全编”写的评注文字，这最后的“别人”就是舒芜。笺注中时时有“舒芜读诗笔记”，这一段一段的文章，有的是注，有的是评，往往有独特之见。舒芜自己是诗人，懂诗，和聂绀弩长期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部工作，更懂得聂绀弩。他的注释和评论，也就最为有份量。这样的笔记并不少。侯井天说，“全编”的注释文字从头到尾逐字都由舒芜审正。实际上，舒芜是应该列名于注释者中的。

侯井天的“全编”还有一些句解，虽不多，其实也可以从简，不必要。

四　墨子精神和死囚出狱

侯井天最叫人赞佩的，是他的“墨子精神，毅力可佩”。这是程千帆教授的赞语。

他这“墨子精神”表现于因诗寻人，因人得诗，也得事。他自己写了一篇《举六个寻人的例子》，道尽了此中甘苦。

其中周折最多的是寻找和聂绀弩同在山西狱中的难友包于轨。要找包于轨，先要找同狱的木工李四，由李四的信和录音谈话所得的线索，又向北京文史馆和鞍山钢铁公司去查包，由“鞍钢”又查到冶金部，更查到安徽泾县地方志委员会、北京作家康殷，由康殷又转查到画家李燕、范曾，由李燕得知包的儿子包玫在石家庄，外孙女包华在北京，最后终于从包玫处得知了包于轨的生平。前后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在聂诗“全编”中，只有两首诗和包于轨有关，其实不知道他的生平，那两首也完全可解。侯井天的毅力可佩，但却不一定要这样花气力吧。

他又寻找了王海宸、朱静芳、王奇、徐冬冬、必松（毕高士）。必松始终查不到什么。朱静芳却是最有收获的人，不但查到了四首佚诗，还查出了聂绀弩在山西顶替一名国民党县团级军警特务罪犯获释的经过，朱静芳就是为他奔走的一位退休高级女法官。她后来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写了出来，登在1995年2月份北京《读书》月刊上。这是最有价值的查访。

据朱静芳说，1975年他陪同周颖去山西临汾探监，她和监狱长杨某、杨的妻子狱政科长彭元芳相熟，她建议这一对夫妇为聂绀弩减刑，保外就医，保证他活着回北京。事有凑巧，不久北京就公布了释放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军警特罪犯，狱中原有八名军警特，其中一人病死，这就正好把聂绀弩补了上去，强调他是黄埔二期的，把他释放。

聂绀弩原是被判无期徒刑的，判也判得古怪。他早已被关在山西稷山看守

所。北京派人到稷山宣判他无期徒刑，不许上诉。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污蔑领导。聂绀弩表示不服，要上诉。宣判人说，你如果上诉就要加重你的反抗罪，你现在的罪恶是说江青和林彪关系暧昧。一说“暧昧”，就是一生监禁，这是什么世界！

五　关于《马山集》

聂绀弩的旧体诗经他自己编成本子的，在《三草》以前，另有《北荒草》、《赠答草》和《南山草》，他分别油印成小册子赠送友好，但在这“三草”以前，他其实已编了一本《马山集》。

《马山集》有序，还有序诗。

序文：“古有牛山四十屁，此册亦近四十首，题咏投赠，于人于物，颇伤于马，其有牛者，盖偶然矣。故题曰马山，以马怀沙云。”

序诗：“山外荒山楼外楼，吾诗非马亦非牛。金人自古三缄口，玉女面今几洗头。不问何之皆胆落，迄无知者乃心忧。怀沙衰郢吾何敢，偶在牛山冠马猴。”

这个集子原在青岛市崂山县一位不知姓氏的人手中。据说，这是聂绀弩用一本秦汉古玺的印谱亲手写下的手抄本，收藏者因爱篆刻，取得了这个本子，但对聂绀弩其人其诗都不大了了，却又秘不示人。画家尹瘦石从几张诗稿的照片证实了那是聂绀弩的手迹，大部分也都是已知的聂诗，也有几首是他处都未见过的。总之证明这集子不伪。

牛山是南京牛首山。明朝的志明和尚住在那里，有打油诗集《牛山四十屁》。

至于马山，不知何处有此山。有人认为“马”指马克思；也有人认为，“马”就是马屁，不必为贤者讳，有些诗是有这种异味的。姑存此说。

六　附白

侯井天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是到目前为止，搜集聂诗最全的一本集子，全部有四百五十三首（侯注：现为640首）。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散宜生诗》只有二百六十二首，佚诗增加了近两百首。注解也是最详尽的。

（曾载香港《开卷有益》1997年4月第1期）

侯井天和《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姚锡佩

一　他为绀弩旧体诗注疏

现代著名作家聂绀弩晚年以旧体诗蜚声海内外。不久前我欣喜地获得一本刚出版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它较之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散宜生诗》多133首。这是一本由山东省新闻出版局准印的编注者自费印行的25万言书，它为读者解开了一个个意蕴深沉的诗的境界。然而又有谁知道编注者侯井天为之付出的整整四年的辛劳？

侯井天，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的离休干部。他在1958年因政治运动而由总政治部文化部转业下放到北大荒劳动。八十年代初读到聂绀弩初版的《散宜生诗》，其中写北大荒劳动的“北荒草”，抒友情的“赠答草”，咏卜居生活的“南山草”，哭逝者的“第四草”，激起这位四十年代老共产党员的强烈共鸣。这是诗人在难以想象的苦境中，以热血和微笑留给世人的一株奇花。诗人在《序诗》中自谓：“语涩心艰辨者稀”，诗中颇多典故，所以胡乔木在为《散宜生诗》作的“序言”发表时特意加“注”呼吁：“为了帮助青年的读者理解这些诗作，我盼望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在再版这部诗集的时候加上一些必要的注解。”后虽有绀弩诗的知音朱正为之注释，但解的多为旧典，尚有不少与当代人、事相关的“今典”和诗的“本事”，需注、需疏、需笺、需证。侯井天决心以其余热来完成这项工作，更有朱正、史林安、尹瘦石等握有绀弩佚诗者积极响应，毫无保留地鼎力相助。

然而，注解绀弩诗谈何容易！绀弩诗多为赠人之作，在393首诗中，诗题中出现的人名就有百余人，且往往有名无姓，或仅留姓氏，或以字、号、别名呼之，更有姑妄戏称者或讳莫如深的借代，而这些“活材料”早已散之天涯海角。颇有山东硬汉作风的侯井天却义无反顾地一头扎进诗堆，向有关的国内外人士广发求教、求助的信，所得复信便有260余封。除通信外，他又自费到处探访。如为了寻找《解晋途中与包于轨同铐，戏赠》、《挽包于轨》两首中的包

于轨，他就发出了十几封信，走访了五六次，方搞清这位绀弩深深怀念的、曾同铐同牢最终死于囚室的包于轨的复杂经历和高深的学问，乃更能识得诗中的真味。

侯井天注诗，有自己的主张，非穷究诗理不可。他勇气百倍地以白话译诗；对诗的“本事”、“典故”，乃至多音歧义的字词，均不厌详注；又悉心搜罗各家对绀弩诗的品评，尤其是诗家舒芜为校其书稿而写下的“读诗笔记”，更是一一存录。被人称为“史诗”的绀弩诗一经编注，活脱脱地如一部“人物志”，如一部“中国现代史”，如一部“社会风情史”，更是一部“诗论”，令人读来，不仅诗味更加醇厚，而且思路广开，心领神会，兴趣盎然。

不幸在此出版难的时候，侯井天的编注本只能在子侄们资助下印行600册。书价虽昂贵，购者却踊跃，书已告罄，索者仍不绝。侯井天再接再厉，在今夏大暑季节，又把新得的60多首诗注释了。可是，当他为正式出版而奔波时，竟横遭车祸。如今，他病卧在床，仍坚持在膝上垫书改稿。

南京程千帆教授感叹侯井天颇有墨子精神。这位乌黑脸膛的高大汉子，其作为和遭遇，恰似鲁迅小说《非攻》中的墨子：他为了救宋，前往楚地，不辞辛劳；待到归来时，力乏脚痛干粮吃尽，却在进入宋国界时遇到了晦气。愿我们的国人和出版界，非“宋”也。

（曾载1991年12月5日上海《文学报》）

二　他解开绀弩获释之谜

四年前，被人称为富有墨子精神的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离休干部侯井天，为了搞清有“史诗”之誉的聂绀弩旧体诗的本事及有关的今人今典，他不辞辛劳，八方探寻，尽四年之功，终于自费出版了增补佚诗133首、注释翔实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由于读者反应热烈，侯井天决心再接再厉，出版增订本。他和编注《聂绀弩诗全编》的罗孚，真可谓是最忠诚的聂诗迷，为了共同的目的，他俩互通有无。1992年，罗孚的编注本由学林出版社出版了，侯井天毫不气馁，在次年末，又一次自费出版了他详注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不仅较之90年本多出30余首，而且还从中国现代文学馆等处找到罗孚本未收的11首，其中最为难得的是，在他执著的探寻下，终于发现了1976年绀弩获释的秘密。

不论是聂绀弩的好友还是研究者，一直奇怪，被“四人帮”判为无期徒刑的三十年代共产党员聂绀弩何以在1976年竟成了被特赦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警、特人员？这是荒谬年代中的奇闻之一。但它究竟出自谁的主

意，这始终是大家心中的一个谜。

在侯井天找到的绀弩佚诗中有一首题为《赠送朱静芳大姐》，诗云：“急人之急女朱家，两度河汾走飞车。刀笔纵横光闪闪，化杨枝水洒枯花。劝君更进一杯茶，千里万里亦中华。”从抒发的内容来看，可见被赠者朱静芳是一位如古人朱家那样的侠义之人，她曾两度前往关押聂绀弩的山西临汾地区，“刀笔”、“杨枝水”之谓，仿佛都在喻示她曾参与营救聂绀弩其事。

侯井天决心找到她。但是，她在哪里呢：有人曾在聂家见到过她，据说她是山西省法院的法官，可是函求山西法院，却无回音。侯井天便托太原友人代找，方知已离休的朱静芳在南京的地址，即致函南京，过半月仍不见复，只得又请南京友人拜访朱静芳。当这位“女朱家”得悉侯井天注聂诗的一片心意后，感动不已，便将自己的经历和隐藏了近十七年的秘密掏出来。

原来这位在山西被人称为“朱青天”的朱静芳女士，也是一位含冤人。她虽然早在1942年就担任苏皖边区高等法院推事兼司法学院承审班教授，但在1957年任山西高级法院民庭审判长期间，却被划为“右派性质的右倾思想”，革职削籍回老家南京为民。这位性格刚强的女法官，不能接受这样的结论，她亲自跑到北京新华门，把状子告到周总理的办公室。就在她四处告状的六十年代，在她好友章伯钧夫人李健生的家里结识了周颖。当她得知周颖的丈夫聂绀弩自1967年1月被公安局抓去后，一直不知下落，据说可能寄押在山西稷山看守所。周颖决定去稷山探监，但到哪里去寻夫呢？未决犯是不让探望的。于是“急人之急”的朱静芳便通过自己的老关系找到了门路，在1974年春陪同周颖前往稷山看守所，见到了神形槁丧的聂绀弩。不料，在这年夏天，北京中级法院审判聂绀弩为无期徒刑，罪名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转到临汾第三监狱正式服刑。

直到1975年夏，周颖才从释放回京的绀弩难友处获悉这个恶讯。她痛苦地写信告诉朱静芳：“我计划到临汾找一间房子，住在那里，永远陪伴他。”朱静芳闻讯后赶回北京，决定亲自陪同周颖前往临汾营救绀弩。她找到了自己的好友——当时任临汾第三监狱长和狱政科长的一对夫妇，向他们反复介绍聂绀弩革命的历史、著作以及他的冤情，要求他们设法减刑，然后保外就医，总之，要保证聂绀弩活着回北京。事有凑巧，正好不久国家公布特赦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的命令，而临汾第三监狱原有的八名人员，其中一人病死，监狱的“现管”便刀笔一挥，将聂绀弩充补，因为他曾在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二期，任过第一次东征时的什么教官。绀弩出狱后，朱静芳向绀弩夫妇提出：帮助出狱的监狱负责人的功劳不能透露，免遭不测，因为此时“四人帮”尚未倒台。

这一番带有喜剧性的苦涩回忆道出了那个荒谬时代的荒谬法律，而正直的人们也只能以荒谬的方法去维护生存的权利。

侯井天以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解开了一个个诗谜，使人读聂诗如读史，

因此他那本详注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虽然是一本自费出版的书，在注释中也有过于细琐之弊病，但却是一本深受国内外读书界欢迎的书。

（曾载1994年12月21日《中华读书报》）

侯　注：

寓真（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聂绀弩获释之谜琐谈》："文件规定：现行犯不在特赦范围。1975年四季度根据中央对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一律释放'的指示，山西有关部门进行了清理工作，12月下旬开始迁送安置。……在这批被清理迁送的人员中并没有聂绀弩，到第二年继续清理遗漏时，临汾监狱才把他以任过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副主任为由列入名单。聂绀弩1933年从日本回国后就参加'左联'，并加入共产党，至于他在中央通讯社工作那是再早以前的事，根本不属于'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而且，文件明确规定：'近期（1970年以来）犯现行罪的，应按正常程序处理，不列入清理范围。'聂绀弩是1974年被北京高级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的，显然不在特赦的清理范围，这是任何一个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都很清楚的。然而，监狱竟然能将他列入特赦对象上报，报表上虽然如实填写着'性质：现反'，却竟然通过上级部门的审查。如果没有内部工作人员巧妙操作，办成此事是绝不可能的。释放裁定书是山西高级法院发出的。聂绀弩离监时没有按正常办法会餐欢送和参观。没有派工作人员送往安置地，而是由聂妻周颖直接从监狱接走的，这都表明，聂绀弩从临汾监狱获释，完全是朱静芳'两度河汾走飞车'，同杨狱长精心安排的结果。（杨孔珍狱长1994年10月病逝。侯注）据朱静芳回忆：临汾监狱本有八名这类人员特赦，内有一人死了，所以借机补报了聂绀弩。……现在我们从档案资料查出来的临汾监狱特赦名单，包括聂绀弩在内的确是九人，可见朱静芳的回忆还是可靠的。""一个插曲：改判的判决书没有发出。在1975年周颖得知聂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曾经先后给周总理、邓小平等领导人写信为聂申诉。周颖一直以为这些申诉信都不过是石沉大海罢了，聂绀弩本人直到临终也不曾知道他的刑期还得过一次由无期改有期的'恩惠'。现在我们才了解到，申诉信通过胡乔木批转给当时主管政法工作的华国锋，华国锋作了批示，北京高院遂研究将聂的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十五年。但是，时因周总理逝世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风云影响，这个改判的判决书迟迟未能发出。直到1976年10月，北京高院要到监狱宣布改判时，却发现聂绀弩已经被释放了。从这个插曲足以说明聂的特赦颇有点莫名其妙，连原判机关北京高院都始料不及的。""释放一个反革命，冒了多大风险？聂绀弩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逮捕判刑，原因是被人整了他'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包括'反动诗词'在内，黑材料中所指控的罪状既有'攻击毛主席的，也有污辱江青'的。即使

到了邓小平复出的1975年，上面作出了复查的指示，法院才将无期徒刑改判为十五年，可见在那种阶级斗争形势高压之下，聂绀弩是被以极重的犯罪对待的，是百分之百的'阶级敌人'。敢把这样的人从监狱放出来，真如同俗话所说是吃了豹子胆了。如果朱静芳和杨狱长当时被人告发，肯定也要以反革命罪连坐了。正因为如此，聂绀弩才把朱静芳比做古时的侠客，确是要有一种侠肠义胆才能做出那样舍身忘己的事来。"（李文打字稿和2003年1月7日给侯井天的信、山西省高院释放聂绀弩裁定书同封邮侯。）

敢当诗史聂绀弩

——读侯井天《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王存诚

对有的聂诗有“不易解”、“不宜解”之说。不易解处首先在典故，古典可绎，本事难寻。幸运的是，侯井天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在这两方面都帮了大忙。其次在含义，如高旅《三草》序所言，“其诗格调高，非止一端”，更何况有见仁见智之分。他的有些诗，即使典故和本事都明白了，仍然看不懂，因为其内涵深刻，超出象外。这就有解的必要。应当以聂绀弩所论读《红》的方法来读聂诗，也就是设身处地，尽量以聂绀弩的眼去读聂绀弩的诗，这肯定会有更多的发现。否则于见仁见智之外，倒会看出聂诗和聂绀弩其人所没有的东西来。例如有人竟会从《北荒草》中看出“献媚”、“邀宠”来！辩护者也不过说这是过求于贤者了，似乎也有点替聂绀弩难为情。真相如何呢？不妨来看一下这首被诬为“献媚”、“邀宠”的诗：

百事输人我老牛，唯余转磨精风流。
春雷隐隐全中国，五雪霏霏一小楼。
把坏思想磨粉碎，到新天地做环游。
连朝齐步三千里，不在雷池更外头。

第三联被称为“勉强联系政治”，因而是“献媚”，末联的“不在雷池更外头”显然被理解为循规蹈矩、俯首听命了，因而被指责为“邀宠”。赞誉此诗的人也只是认为作者能在劳动中见到美，能于苦痛中仍寓乐观昂扬的精神。这都是没有设身处地，而或是居高审判，或是从旁欣赏。诗中有几个关键字眼可能因为觉得费解而被人忽略了。第三句中的“全中国”放在那里岂非更显得“勉强”？第七句中“齐步”的“齐”做何理解？明明是一人推磨（聂诗中凡咏与他人一起劳动的，都在题中标明“同某某”）何来的齐步，难道并脚跳着推

么？这等文理不是有点像当年某些红卫兵的豪言壮语了么，聂绀弩岂能出此？其实说此诗系政治是一点也不错的，并不止第三联，第二联的“春雷隐隐全中国”难道不是政治感受么？对句中的“小楼”应该与鲁迅先生的“躲进小楼成一统”句中的“小楼”对读。鲁迅说“管它冬夏与春秋”是反语；这里聂绀弩则正说，身在小楼，心却仍在“春雷隐隐”的“全中国”。这首诗收在《北荒草》中，讲的是大跃进时代作者正在北大荒劳动改造时的事。当时的客观形势要求大家（相信这也是诗人的心愿）批判自己的“坏思想”，而能够跃升到某个应许的“新天地”中去。而结果如何呢？诗中的“齐步”必须与“全中国”联系起来读才可索解。“全中国”“连朝齐步三千里”，真可谓大跃进了，然而却丝毫也未越“雷池”一步，仍然在原地打转而已。这就是诗人眼中的情景，他自己在推磨，还看到全国人民都在无谓地推磨。试问，要是“不在雷池更外头”，如何能“到新天地做环游”呢？这个被人们忽略了的矛盾才真正是诗人想要表达的，这正是聂绀弩的深刻之处。这里反映的既是现实生活的矛盾，也是诗人自己思想深处的矛盾。在同一首诗里表露出两种相反的思想倾向，而并不人为地加以掩饰或调和，这是聂绀弩的一个显著特点。这是因为他要保存真实，而这也正是他易为人误解之处。

侯注《全编》还提供了这首诗后四句的较早的版本：“万里雷池终不越，一朝天下几周游。神行太保哈哈笑，需我一鞭助汝不?”这意义就更明显了，有某位“神行太保”，自己跑得快，还嫌别人慢，他要别人也跑得一样快，不惜一鞭相助。即使“一鞭”不是说真正的鞭子，而是借指代步的“甲马”，看过《水浒传》的也都知道和戴宗一起去请公孙胜的李逵是什么滋味，他恨不得用板斧把自己的腿砍下来！这就是磨道里的诗人的感受。

聂绀弩在《散宜生诗》后记中自论：“我的诗如果真有什么特色，我以为首先在写了劳动，同时代写劳动的诗人当不会少，但我多未见，且不管它。古人也有写劳动的，就知道的若干篇章说，他们是在劳动者旁边看劳动，在较高的地位同情他们的辛苦。我却是自己劳动，和别人一齐劳动，但都不是同情，而是歌颂，以阿Q精神歌颂。不但歌颂别人，而且歌颂自己。”这是真话，然而有人不能理解。好心人也觉得替聂绀弩难为情：明明是奴隶般的劳动，还要歌颂，这不是以阿Q精神为旗帜了么？别具眼光者（是在旁边看者，还是“一鞭”曾在手者?）更看不起这种歌颂。

聂绀弩对老友胡风感情之深在存诗中是随处可见的，这当然是由于他们共同的战斗生涯和不幸遭遇，然而他对胡的文艺观点却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在《杂诗（三首）》之一《有赠》中有明确的评论说：“精神奴役人谁有，战斗主观论未端。”聂绀弩唯一肯定的胡风的文艺观点就是“精神奴役说”，这很值得注意。精神奴役是精神解放的对立物。人们在批判代表奴隶心态的阿Q精神时，往往忘记了造成这种群众心态的背景——传统文化中反人民的部分所加给

群众的精神奴役。对待这种精神奴役的态度才是判别真假思想家的试金石。因此自认阿Q精神者未必渺小，而动不动就对弱者挥鞭的人才真正可憎。对弱者“骄”与对强者“谄”都是精神奴役的产物。聂绀弩是痛恨这些东西的，包括自己身上曾经有过的。我们在聂绀弩的诗里也是难得找到这些东西的。

聂绀弩作古不过数年，他的诗就已出现了读法问题，引起研究和争论。这也证明了聂诗的价值。

侯注的又一大贡献是尽可能地钩稽出了每首聂诗的写作年代。聂绀弩自己编诗不论年代可能自有道理，但了解了各首诗的写作年代对知诗知人确实大有裨益。按时间的线索略加寻绎，就不难看出聂绀弩思想发展的脉络，从而沉浸在聂绀弩的诗中就像是跟着他重历一个伟大灵魂的“苦难的历程”。

从聂诗中随处都可以看到他对鲁迅先生的崇敬，但他特别钟情于鲁迅先生的《野草》和《且介亭杂文》。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从《野草》到《且介亭杂文》也正是聂绀弩后半生的道路。《野草》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低落之后，鲁迅先生“荷戟独彷徨”时心灵的写照。《且介亭杂文》则正如聂诗所咏：“斗牛光焰宵深冷，魑魅影形鼎上屏。”写作《且介亭杂文》时，鲁迅已是成熟的斗士，在内外两条战线上独立作战，《且介亭杂文》就是这战斗的光辉记录，也是留给后人的禹鼎，使后世的魑魅在它面前也无所逃其形。

聂绀弩与鲁迅不同，他有幸参与了一场伟大的革命。尽管在革命队伍中，他是一个“大自由主义者”，但在各个需要做出选择的关头，他没有走多少弯路。他还有幸在“左联”与鲁迅共同战斗了好几年。因而直到新中国成立，他应该没有鲁迅先生曾有过的彷徨；因而他的杂文集整个是积极战斗的记录。在“血书”中，他是以新中国的代言人的姿态出现的。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稍后在香港写的那些文章，是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那些战斗檄文的最有力的响应。尽管这一阶段他基本上没有什么诗作，但他的这种精神状态在他后来的诗里也不是没有反映的。这特别集中在他咏桥的那一组诗里，这些诗可以说是“革命浪漫主义”的，在瑰奇的意象中充满对时代的歌颂和对美好前程的憧憬。

然而不久，他就接触了生活的另一面。《反省时作》可说是一篇辉煌的“同室操戈赋”，把历来“运动”中各方的情态描摹得淋漓尽致。“运动”一来，情逼势迫，所有的人都不得不在这类演出中扮演一定的角色；时迁境异，角色的转换也是常事。聂绀弩以他初次挨批斗的切身感受写下了这篇典型之作。《北荒草》则集中反映了他初入“另册”后的心境。到北大荒是他自己要求去的，这时他完全没有把自己归入另一个队伍内，或许因为同行者也都是从革命队伍中送出来的缘故。他真诚地投入劳动，歌颂劳动；即使因失火而被关进监狱，他还认为这只是命运的播弄，相信“此后定难窗再铁”；对于有的难友不

幸轻生，他惋惜而决不赞成："丈夫白死花岗石，天下苍生风马牛。"（句出于《挽毕高士》。毕高士本事迄未查明，有人怀疑聂绀弩是借指他人。但从全诗看，细节甚具体：高个子，辽东人——因为用了"鹤归华表"的典故，可以认为确有其人。而从上举的一联及后文的"送君冠带棺中去，恐尔棺中也自愁"来看，此当非死于工伤或疾病。）此时的聂绀弩不仅心系国家命运，还在境遇稍好（转《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后再次因干预生活而卷入文字是非——支持了张惟发表《第一书记上马记》，这说明他仍在以"澄清天下吾曹事"自任。

回京后，聂绀弩被迫退隐"南山"，有过一段彷徨。劳改结束，"右派"帽子也摘了，他多么渴望赶快回到他多年从事的工作中去啊！不料，一入"另册"，便成不可向迩之人。于是他只好叹息："自怜本是红尘客，错爱孤山几树梅。"咏《红》诸作，当为这一时期的产物。

聂绀弩自号"三红金水楼"，诗集中咏《红》之作凝聚了他最深沉的情感。他的《赠〈谁解其中味〉一文作者重禹》诗中有云："红学几家红？楼天一问中"；"肉眼无情眼，舒公即宝公"。这集中反映了他对时下"红学"的看法。侯注中引用了向思赓先生指示的"晴雯"一诗中"脱红绫袄心真碎"等句的读法，使人对聂绀弩咏《红》诗的深刻内涵顿觉豁然。聂绀弩是以"情眼"读《红》的，在他的咏《红》诗中处处可听到弦外之音："不做夫妻便生死，翻教骨肉判恩仇"；"全倾种种衷肠话，只获悠悠道路心"；"谁怜白璧青蝇玷，其奈红颜薄命何'；"之子与人家国事，……拚嫁荒山抑远洋"；"三军夺帅情何迫，匹女忘威事可歌"。这些无不是儿女之情，又无不可扩大为国家社会之情。这两种感情（或实际上只是一种）在聂绀弩胸中激荡，就流出这些激动人心的诗句，这决不是人为雕琢能够做出的。固然，"脱红绫袄心真碎"可以借喻他本人被加上"反革命"罪名的痛苦；"爱海珠荒全是泪，情炉铁冷怎成钢"或许也可以理解成是在暗示困难时期和大炼钢铁。但这还只不过是表象上的偶然联系，是诗人胸中激烈的感情与眼前的现实撞击出来的耀眼的火花。这些火花固然是火，那些不那么耀眼的部分也无不是火，而且可能温度更高，因为经过了更长久的燃烧。聂绀弩不仅走进了历史的大观园，而且又一直从历史的大观园走进了现实的大观园（不知多少人身处"大观园"而不自觉!），这就是他做为一位红学家的高超之处。

"文化大革命"之后传奇般地从山东发现的《马山集》，标志着他思想上的一个重要转折。《马山集》为聂绀弩于一九六二年自编，而从未示人，其《序诗》有序曰：

> 古有牛山四十屁，此册亦近四十首，题咏投赠，于人于事，颇伤于马，其有牛者，盖偶然矣。故题曰马山，以马怀沙云。

对《马山集》的题义，有人认为："马"是马列之马，"牛"系牛鬼之牛；

"颇伤于马"是说有偏离马列正道之嫌；全集全旨在寄牢骚，因而不欲示人。此论怕未得其肯綮。《马山集》篇目可大别为两类。大多数是投赠和评论文学作品的，投赠的对象并非都是"右"字号人物，而恰是当时文化部门尚有影响而作者能引为故旧者。其中有些诗后来分散编在了《赠答草》里，或许模糊了作者的心迹，但集中起来就可看出，作者是有所为的。那就是一要剖白："旁人错比东方朔，只是偷桃事渺茫"，"天狗吞吐唯日月，鲲鱼去住总沧溟"；二盼援引："我在黄金台畔住，几时杖藜款柴扉"；词句因而也有过于谦卑者："我自望君如望岁，……脱帽露顶见王公"。那些评论文学作品的诗，虽不乏真知灼见，但总能看出"奉命革命"的味道，异于一向的天马行空作风。这正是作者自判"颇伤于马"之处。这里的"马"按句法自应是贬义。作者已明言马山源于牛山，古人是牛而屁，今人则马而屁，马、屁相联是为何物？作者自伤的是什么当不难索解。对于聂绀弩其人、其诗的这一方面，我们也不必为贤者讳，因为这是更深刻意义上的真实。

《马山集》中占少数的另一类诗却真正是惊世骇俗之作，即作者自称"其有牛者"（《牛山诗》未得窥全豹，从《聊斋志异》评注中见到的两首看，决非只是滑稽，实在也是愤世嫉俗的反潮流之作）；大概也是论者认为"不宜解"者。最典型的一首是《咏珠穆朗玛》，诗云：

> 珠穆朗玛志冲霄，苦被白云抱住腰。
> 一览定知斯世小，万山都让此峰高。
> 忧天可作擎天柱，过海难为跨海桥。
> 积雪罡风终古事，金身亿丈不容描。

若将珠峰方之人物，当今之世除毛泽东外，还有谁足以当之？毛诗不有"横空出世"、"冷眼向洋看世界"、"小小环球"诸语也都是以高峰自况的。"志冲霄"、"万山都让此峰高"、"擎天柱"，都是歌颂；"苦被白云抱住腰"和"过海难为跨海桥"却是批评。以毛泽东身后今天的现实来印证，会惊奇于聂绀弩在当时就能做出这样准确的论断。《杯底——读毛诗三打白骨精因放论天下》一首同样反映了聂绀弩眼光的敏锐。不少人解毛诗都说白骨精在当时是指苏联"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独有聂绀弩猜出了惊人的谜底——杯底（诗题《杯底》有些费解，应指"射覆"时杯底所覆之物，射覆犹猜谜，杯底也就是谜底。侯注说："酒喝干了，酒杯底子露出来了"，暗示醉翁之意不在酒，二解可以互为发明）——"竟阙宫墙任暂窥"，也就是透露了要将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引入国内、党内的信息。这些诗连同不在《马山集》中的《天上神仙》和后来的《题三峡图》等诗都充分反映了聂绀弩敢于公然唱反调的反潮流精神（他在《七十》诗中曰："何种恶名无盛贬，只无人说反潮流"。）

聂绀弩把这样两个极端收在一起，藏于心底，又清楚地反映了他思想中的矛盾冲突。说《马山集》标志了他思想的转折，是因为他在编这个集子时已经认清了现实。那就是："不问何之皆胆落（无人敢于接待了）"，欲赋"怀沙"、"哀郢"亦无门可投；唯有"三缄口"、"几洗头"以求自保，《马山集》也只能留给自己看了！

聂绀弩没有因此而沉溺于千古失意文人一例的消极颓唐心境之中。一经认识到"无多幻想要全删"，他便摆脱了个人不幸命运的纠缠，"天马要行空"了。于是有一九六四年夏南行之举。从此他的诗也另开了生面。此行他横览江河，纵察历史，心胸大为开阔。如果我们把"武汉大桥"组诗断定为此次南行的产物（《寿桥》中有句："大江东去我南来"，这是记实，也是他对自己人生道路的象征说法），从中可以体会到他当时的心情。大桥所在是他出生的楚地，大桥是他曾投身的大革命胜利的象征。大桥下奔流的长江和桥头的黄鹤楼遗址又刻印着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痕迹。在这人生道路、革命前程和历史轨迹的交叉点上，他又饱蘸了昂扬之气："倚栏心事无沉苦，不羡遥空一雁轻"；"雷霆风雨千波立，一扫丘原涸鲋哀"。他又到两广去追寻了自己革命之"根"，拜访了烈士的老母和故居，祭扫了战友的茔墓，于是我们读到了"老母八旬披鹤发，默迎儿子故人来"，"浅水湾头千顷浪，五羊城外四山风"，这些震撼人心的诗句。没有具体的工作任务，又使他能够以一定的距离感来审视自己乃至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金台》、《钓台》、《琴台》几首诗中透露了一种惘然的情绪，他痛心"马因闲死马堪哀"，又不愿"偏以纤腰傲世间"，当时他唯一感到欣慰的是"黄金今不预人才"，他在苦苦思索今后的道路，他还要战斗！

不久"文化大革命"又将他送入死地——被投入监狱，而且判了无期徒刑。但这次他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在这一时期及出狱后写的咏牢狱生活的诗篇中，他是以一个真正的战士的姿态出现的。对于加给他和难友的诬枉，他傲然标榜"君以邯郸故步封，我思闻道耳偏聋。鬼话三千天下笑，人生七十号间逢"；对于远放晋南囚禁，他当做"仰止龙门登未得，浴乎汾水咏而归"；他在狱中带青年难友一起钻研《资本论》，身在铁窗心情却是"风雪迎春入沁园"，"鱼跃于渊"。出狱对镜虽不禁"千里重逢异物惊"，却昂然高唱"纳履随君天下往，无非山在缺柴时"，如果说《南山草》和《马山集》时期，他的诗里还不无旧文人的伤时和自伤，现在这铁与血的考验已将这一扫而光了。他生命的最后十年，焕发了第二次青春。他已走出《野草》，进入了《且介亭杂文》，既接续上了自己从新中国成立后就戛然而止的战斗文字传统，也接续上了鲁迅最后遗留的《且介亭杂文》的传统。他从《庄子》的积极方面借来武器，自称"散宜生"，说是"无用终天年"、"无用之用，实为大用（苟活偷生的大用）"，其实这正是他悟得的一种最适于进行"韧性战斗"的方式。这个大用，决非

"苟活偷生"，而是要做人间钟馗。他盛赞为鲁迅做传是"飞椽蘸海画钟馗"；自称"钟馗唉鬼事荒唐，我却时思捉鬼尝。鬼混人间却不捉，君何能度好端阳"。他的诗是不愧能使魍魉鉴形的禹鼎之称的。

高旅在《持故小集》中有一篇题为《为时代作证》的文章，其中说："国内有位朋友，印了一本集子，写信给我说：'某某都说写得好，却不曾说好在哪里；你也说好，也没有说好在哪里。'我只能胡乱回答几句：好在你为时代作证。作证，就是说出真相。"这位朋友，就是聂绀弩。"为时代作证"，就是对聂绀弩和聂诗应有的评价！

长期囚禁使聂绀弩固定在一种曲腰弓背的姿势中，甚至在告别的灵床上也不能伸直躯体，然而谁又能不叹服他这个人的高大、正直呢？他有资格为时代作证！

（曾载《读书》1995年第11期）

侯井天和他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何永沂

聂诗的轰动效应·《侯注本》

十年前，聂绀弩逝世，追悼会后，夫人周颖在“谢帖”中写道：“绀弩是从容地走的。”“从此天风呼不起”（聂句），人不见，但曲未终，他的一卷奇诗——《散宜生诗》将长存于天地之间！

聂绀弩的旧体诗集初次得以铅字问世是在香港，时为1981年，题名《三草》，得力于香港友人罗孚先生，大陆能读到此集者不多。1982年改题为《散宜生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卷一出，便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轰动效应。聂绀弩以杂文人诗，其诗与时代息息相关，遵从的格律基本上仍是“旧体”的，但题材新、思维新、感情新、格调新、语言新、句法新，“气数将尽”的旧体诗在他笔下显得生机勃勃，生面别开，从此有了“聂体”或“绀弩体”之称。聂诗的佳句广大诗歌爱好者奔走相告，互相传抄，一时“聂迷”蜂起，一篇篇评论聂诗的文章、诗词陆续见于各种报刊，数以百千计；《当代诗词》、《读书》、《随笔》、《瞭望》、《新华文摘》、《诗刊》、《团结报》、《羊城晚报》、《光明日报》、香港《大公报》、《文汇读书周报》……到诗人家乡的《京山报》，还有各地自办的诗词刊物，均为之“推波助澜”，大有“开谈不说绀弩体，纵读诗词也枉然”之势。值得指出的是，聂诗此轰动效应是相当自发性的，并非“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文心雕龙·时序》），为中国近代诗史写下了新的一页。

从1981年到1996年，十多年来，对聂诗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散宜生诗》增订、注释本（诗人自注四十多条，朱正注近三九0条），聂绀弩在此集《后记》中写道：“时代多么不同呵，我的这几首歪诗，谈得上什么呢？却让我及身看到它们的印本注本。”大有“生挂吴剑”之慨。此“朱正注本”重在注旧典，但旧典易注，“今典”和“本事”难明，聂诗不拘常格，不编年，少序，少加注，题为《有赠》、《杂

诗》、《即事》、《有怀》、《有寄》、《失题》的就有多首（组），这些实际属“无题”诗类，其诗多用曲笔，好作隐语，所谓“此后哦诗休近水，宵深处处有龙眠”（聂句），文网森严，能不“避席”？他自己亦有“语涩心艰辨者稀”、“微嫌得句解人稀”之感叹！

1992年3月，罗孚等编注的《聂绀弩诗全编》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罗孚在《后记》中写道：“绀弩是不怎么同意注他的诗的……在不得已要注的情况下，又坚决主张只注古典，不注今典。但读诗的人却和他相反，古典不注犹可，今典不注不可，不明诗的本事，就不懂诗的真意。为了从众，方便读者，我们违背了作者的意愿，以笺文点明了我们知道的诗的本事，以及有关的人和事和写作的背景，所知不多，也可能有误，总希望能对读者多少有些帮助。”并指出“全部笺注汲取了《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中侯井天的注解甚多”。

此《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简称“侯注本”），当时是指侯井天1990年编注成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第一印本（1992年4月印成“续册”）。侯井天注聂诗的努力并未到此为止，1993年12月编成第二印本，直到1996年3月又编成第三印本，其注本一次比一次辑诗更全，一次比一次完善。至此，罗孚所说的“所知不多”经侯井天付出异乎寻常的艰辛努力去查根问底后，已是所知甚多了。“侯注本”扉页上称“句解·详注·集评”，卷中既有微观的考证，又有宏观的阐述，鞭辟入里，精义迭现，其辑诗之齐全、论证之精审、搜采之广泛、用力之勤苦，历代诗注本罕有其比。这卷当代人注当代人的诗（此举当令杜甫在九泉之下对聂翁称羡不已），且又是民间的、自力、自费印刷的“准印”注本，筚路蓝缕，对深入进行聂诗的研究功不可没，已在当代诗坛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将能使后人不致有“只是当时已惘然”之憾。

姚锡佩在《侯井天和〈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代跋）（下简称“姚跋”）中写道：“被人称为‘史诗’的绀弩诗一经编注，活脱脱地如一部‘人物志’，如一部‘中国现代史’，如一部‘社会风情史’，更是一部‘诗论’，令人读来，不仅诗味更加醇厚，而且思路广开，心领神会，兴趣盎然。”姚锡佩在一九九一年十月给侯井天的信中又写道：“1. 对诗题人物的介绍；2. 对于‘本事’的解释；3. 对各家注释的介绍；4. 对生僻名物、典故的注释，这四方面您做得极好。”姚锡佩对“侯注本”及侯井天注聂贡献的评价全面、中肯，概括力很强，甚有见地，真是知人知书之论。笔者要补充的是：在搜集聂的佚诗方面，侯井天亦做了大量工作，厥功至伟，可列为第5点。

“崔颢题诗在上头”，下文为读者更具体更形象地介绍侯井天和“侯注本”之时，不得不以姚锡佩所论为纲，请读者明察。

“侯井天是谁?”

戴行健在1994年给侯井天的信中生动叙述了他给向思庚送《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的经过。向思庚捧书即读，爱不释手，第二日便不幸“中风”入院，估计是看得“太累太着迷了”。最后，戴信中写道：“我还未收到（向的）讣告，就有两人打电话来询问：‘侯井天是谁?’”原来是“向伯伯的儿子将您的注释本注的《记思庚》一节复印了，附在讣告中”。

侯井天是谁？我第一次知道“侯井天”这个名字是在《当代诗词》十八期（1989年），该期报道了侯井天的聂诗注本行将问世的消息，欣喜之余，即去信侯先生索书。“侯注本”第一印本起摘录了笔者悼聂绀弩的诗，第二印本起按拙文《聂诗“名曾羞与鬼争光”的出处》所议补充了该句的典故，第三印本接受了拙文《青蝇两义，不可不辨》的观点，在《悼胡风》一诗的注解中，加注了“诗经典”，并摘录了拙文关于“青蝇”所指的见解，这是笔者和侯先生的文字之缘。七年来，我们缘悭一面，但双方关于聂诗的通信不断，志同道合，使我们成为纯属神交的好朋友，侯先生的来信使我在做人、识诗方面都得益不浅。

侯井天生于1924年，这位长者“名不副实”，首先，“井天”决非井底天，单从他的晚年来看，为了注聂，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聂绀弩那天宽海阔的诗境中纵横驰骋；他姓“侯”，却从未封侯，这位十六岁便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老革命，解放军的老战士，“侯”盖未交成，却交了“牛”盖，1958年被划为内部控制的“中右分子”，放到北大荒去了，广义上说，亦是聂绀弩的“北大（荒）同学”；“文革”期间，还“隔离反省”一年，据称是“大叛徒、日本大特务、三次被开除党籍、四次混入党内的变色龙”。最后的立脚点是“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的编委，《山东党史资料》副主编，1985年离休。其一生坎坷曲折之处，一言难尽。

1959年1月25日之夜，侯井天借宿于《北大荒文艺》编辑部——虎林县东西大街路北临街的一间呈正方形的草苫房子。进门，已有一人在室内，侯井天先开言：“贵姓?”答：“聂绀弩”。（侯内心一惊），聂回问，答：“侯井天。”侯井天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读《鲁迅全集》记住了“聂绀弩”这个人名，后又知道他成了大“右”派，今夜得见其面，已“同是天涯沦落人”。“此时无声胜有声”。聂头朝北靠东墙睡，侯头朝西靠北墙睡，翌晨侯悄然离去。一面之缘，于侯井天印象极深，于聂绀弩则可能根本未记此事，却不知此乃身后第一知己也（舒芜语）！

当侯井天第一次读到《散宜生诗》时，《北荒草》等令人眩目感人肺腑的诗篇引起他强烈共鸣，有如触电，从此便“走火入魔”，在1986年聂翁逝世后的第三个月便踏上他“注聂长征”的第一步。“十年辛苦不寻常”，这期间得到

舒芜、罗孚、朱正、郭隽杰等聂绀弩的生前好友、知音，还有聂绀弩的亲人、"牢友"的鼎力相助，但更多的时候是他在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繁重的工作量，所费的精力、时间、金钱让一位高龄的长者来承受，真是不可想象。所以我不愿称他为"侯老"，其心态是年轻的，当他来信报喜又发现聂的佚诗，又查到聂诗中有关的人、事时，其欢欣之情溢于言表，我常仿佛见到他手舞足蹈、童心可掬之状。

诗学大师程千帆教授在致舒芜信中称："井天之工作，实具墨子精神。"又感慨道："此种锲而不舍之精神，真当世所稀也！"一语中的，洵为定论。

至此，相信读者仍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亦从一开始就使我感困惑的，那就是何以注聂诗这一使命会落到这位与聂绀弩非亲非故、既非搞古典文学出身、又不是诗词学家、并自谦只是"在本村私学读过半部《论语》，死记硬背过八九篇《古文观止》里的文章"的离休老干部的身上？尽管他新中国成立后当过部队报刊编辑，转业后又在某学院任过学报副主编，离休前又任《山东党史资料》副主编，但与诗词学仍相去较远。不管怎样，他的"侯注本"三次印本面世后，再没有人怀疑他的注聂能力，包括一些学者、专家、诗人在内的广大读者都发自内心赞道："注得好！此举功德无量！""天将大任与人担"（聂句），"缘"数难逃？罗孚则评曰："这是当代文坛的奇迹。"（罗给笔者信）

笔者曾经去信侯井天直率地问道："先生注聂的动机动力能否告我？"侯先生答道：有感于聂诗好，解说难，知其好而不能求甚解，很多有关的人和事当代人不搞清楚，"一篇锦瑟解人难"，将留下更多疑问和遗憾给后人了。并淡然作结道："如果历史地想呢？就得像现在这样，办这么一点点正经事。"笔者素不喜用夸饰之词，但这里不得不套用"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两个褒语来形容侯先生的注聂义举！

"侯注本"·"私家侦探社"

1982年聂绀弩在致舒芜的信中道："我实感做诗就是犯案，注诗就是破案或揭发什么的。"此乃惊世骇俗之言，伤心人语。但我们在此借引其字面之意，却恰好为侯井天的注聂工作作一注脚。

搜佚诗，查人、事，只要有一点线索，侯井天便会跟踪出击，顺蔓摸瓜，查根问底，或去信（得复信四百余封！）、去电话，或寻访（有时是自己不远万里上门，有时是辗转托友代办），套用"文革"术语，可称为"内查外调"。我曾在信中向侯先生道："您是在开私家侦探社。"舒芜先生近日则在信中道："其中有些复杂的，简直近乎福尔摩斯。"在这方面的感受可说是"所见略同"。当然，这不过是开玩笑的说法，实际上，侯先生并不象口叼烟斗的福氏那么潇

洒，我有时会联想起在歌德巴赫猜想研究中那位呕心沥血的陈景润。

这种"查案式的考证"，舒芜又形容为"交游考证"，说的是一回事。只有当代人注当代人的诗，还有现代的先进通讯交通设施才可能使这种最有成效的注诗法得以付诸实行。应该再强调的是，就这点来说，"侯注本"之科学、严密、确凿是历代只能钻故纸堆去寻经问典的诗注本所不能比拟的。

下面我们分几个环节来介绍"侯注本"的特色，尽量客观地阐述侯井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这些环节在侯井天的注聂工作中实际上是融成一体的，只是为了行文方便，我们才分而述之。

一 拾遗

1985年的《散宜生诗》增订、注释本收诗二六二首，篇目和顺序都是聂绀弩过目"亲定"的，出版后不久，聂绀弩去世了，以后所辑的佚诗则称为《拾遗草》，至《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第三次印成为止，搜集到聂的佚诗共一九一首（未计附录诗），罗孚在《聂绀弩诗全编》的《后记》中道："《拾遗草》的搜集是靠大家的力量，出力最多的是侯井天。"

今人写诗，窗明几净，一卷在案，购得"书号"者，请名人作一序，复印一份，送出版社便登了大雅之堂。但在那李锐用龙胆紫代笔墨偷写诗，胡希明把诗写在烟包废纸上的文化专制时代，聂绀弩的"诗曾全失去"（见《岁暮焚所作》之小记），而"补做"的《北荒草》被法院当作"发泄"的罪证禁锢在档案袋子里了。1972年聂在狱中偷偷用纸把"过去和现在写的一些诗"，"想起来的"都抄下，"字迹小得难以辨认"，并托先获释的牢友李世强偷带出狱。从这几处可见，聂诗大量散佚是当然的事，而侯井天注聂，搜集聂的佚诗就成了他十分关注的事。

"搜集"，我们可以分别理解为"搜"——寻求、查索；"集"——集合、总汇。后者是握有或发现聂的佚诗的朋友们，如舒芜、罗孚、朱正、郭隽杰、尹瘦石、陈凤兮等人把这些佚诗都间接或直接地汇集到侯井天那里去，直到"侯注本"第三印本行将进印刷厂时，又得郭隽杰抄示新发现的聂佚诗二十四首，侯井天赶紧加注，结果使这些佚诗在第三印本上得以和读者见面。

至于"搜"，我们在下面可以举两个例子：1. 侯井天得知聂的《北荒草》可能禁锢在法院的档案里的线索，即去信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查询，答复是已全部"发还本人"。虽无所获，寻诗之迫切心情可见。2. 1993年2月《人民日报》（海外版）载舒乙《聂绀弩的遗稿》一文提及一批遗稿，"其中有此次《诗全编》中不曾收入的遗作"。侯井天得知，即函舒乙求助，并于4月16日风尘仆仆从济南到北京，并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所藏聂绀弩遗稿档案中查得佚诗四首，

其中有《赠送朱静芳大姐》一首。据此诗，千方百计寻得朱静芳后（见下文），又在朱静芳手上得佚诗三首。即凭舒乙文章一条线索前后共得佚诗七首，不负此万里之行。

最新发现的《赠李慎之》一首，诗中人李慎之在1996年1月给侯井天的信中说："（此诗）我遍找无着，以为此憾不可弥补，不意竟由先生补足之。"

聂诗遗珠之憾不补，侯心不安也！

二　寻人

聂诗光是诗题所见人名便有一三八人，其中不少人名不见经传，寻到诗中人、当事人、知情人便能了解今典和本事。寻人还要抓紧时间寻，因这些人不少已年届古稀了，如天不假年，则事随人亡，永留遗憾于后人矣！在"侯注本"书后的附录中，举了六个寻人的例子，其中朱静芳、包于轨两例可圈可点。

寻朱静芳，唯一的线索就是那首《赠送朱静芳大姐》。而侯井天，这位诗坛的福尔摩斯，竟然凭诗中"两度河汾走飞车。刀笔纵横光闪闪，化杨枝水洒枯花"几句就推理出来可能曾在山西省公检法系统，为聂案奔走过（后来查访的结果证实此推断是正确的）。几经周折，在发现此佚诗的半年后，终于如愿以偿，与朱静芳联系上了，并由此得解聂绀弩出狱之谜（见下文）。

至于包于轨，这位聂绀弩的牢友，聂有《解晋途中与包于轨同铐、戏赠》、《挽包于轨》两诗言及，在《散宜生诗》增订、注释本的《后记》中又特别提到此包公。其中《同铐》一诗结句道："相依相靠相狼狈，掣肘偕行一笑'哈……'"此诗笔者曾多次诵读，每次都悲愤莫名，"哈"不起来。包于轨于1971年死在狱中，这位聂绀弩敬重的"小人物"出处相当难查，为此，侯先生发出了十多封信，走访了五六次，才在石家庄找到包于轨之子包玫，得悉其先父生平。

可以说，凡是聂诗中涉及的人物，"侯注本"几乎都能列出一则小传，这就是"姚跋"所说的"如一部'人物志'"，事后，侯先生长啸道："上穷碧落下黄泉！"

三　查事

当代人注当代人的诗，一大好处是可以从诗中人、当事人、知情人中得悉诗的有关本事，举大小例子各两则为证：

1. 如上述，寻得朱静芳，对《赠送朱静芳大姐》一诗就解透了。意外收获是得知了聂绀弩出狱之谜。正是朱静芳依靠在临汾监狱工作的朋友的帮助，使

聂绀弩这位黄埔军校出身的老共产党员得以混在国民党"特赦"人员中成功出狱了（曲折过程略）。为了不牵涉有关人，聂夫妇对此事的真相一直守口如瓶，在周健强所写的曾经聂绀弩过目的《聂绀弩传》（1987年出版）中对此事写道："不知怎么搞的，绀弩也被算在其中，一起'特赦'了。"关于此事，有各种传说，经侯井天一查及姚锡佩凭周颖写给朱的信证实，"不知怎么搞的"，也就真相大白了。

2. 聂绀弩这位"三红金水斋"斋主（"红"是《红楼梦》），识者称之为"红学家"，《南山草》的七首咏红诗《红楼梦人物》是他很重要的作品。罗孚在《聂绀弩诗全编》中注道："或曰，读此《红楼梦人物》，可于《红楼梦》外另作体会，如'脱红绫袄心真碎'，应着眼于'脱'字'红'字，大反'右派'也；如'爱海珠荒全是泪'，应着眼于'珠'字，三年困难米珠之荒也；'情炉铁冷怎成钢'，应着眼于'钢'，全民大炼钢铁也。如此等等，姑存此说。"读咏红诗，竟然读出这些内容来，是原意？是附会？弄清这一点，对更好地理解聂绀弩其他诗作也是关系重大的，这个"案"一定要破。1993年4月，侯井天在北京登门拜访向思庚，向思庚向侯及同行的戴行健证实，聂绀弩曾亲口对他解说《红楼梦人物》诗中"爱海珠荒全是泪"、"情炉铁冷怎成钢"等句的内涵，所说与罗孚之注相同。侯井天此行收获甚大，这证实了聂诗有借古讽今、内藏"暗码"、触犯时忌之处。王存诚《为时代作证》一文中作出"聂绀弩不仅走进了历史的大观园，而且又从历史的大观园走进了现实的大观园"的精辟论断，就是据此"侯注"体会出来的。

3.《北荒草》的《赠徐介城》一首有"袖中茶叶当烟烧"句。"侯注本"摘张任伟《赠诗表信念》一文，提及聂偷捡路边的香烟头并抽得津津有味的"趣事"（实际却是"痛史"），使后人读到这句诗时将能想象出诗人当日烟瘾大起之窘状。

4. 在《狱中又赠李四》一诗中有"紫竹林中点滴翠"句，李世强（李四）当面向侯井天解道："'紫竹林'是北京市珠市口一家名叫'紫竹林'的湖南饭店，聂与李曾相约出狱后去喝一场。"原来如此，这就可以避免后人产生类似把"锦瑟"当成是令狐家婢女的附会。

四　编年

读诗的人都有体会，不了解诗的写作年月，就不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亦不了解诗作者此时的"运程"，就会增加解诗的困难。

"侯注本"指出聂诗"不编年"，大量"补做"、"忆咏"，了解到这一点很重要。侯井天尽可能地为聂诗查明了写作日期有以下几种方式：

1. 根据聂诗手迹，这是最确凿的。

2. 推理：如《自遣用高旅见赠韵》一诗有“百千万卷书饮马，七十五龄寿愧恩”一联，侯按道：“恩格斯 1820—1895，七十五岁逝世，聂绀弩 1902—1986，八十三岁逝世，聂绀弩 1978 年七十五岁，这时出山西狱一年多点，此诗当作于此时。”既注了“恩”是指恩格斯，又推断出写作日期。

3. 查证：如《赠周婆》两首诗，《散宜生诗》初版本因其第一首有“自由平等遮羞布，民主集中打劫棋”句而被编者删掉了。据“侯注本”道：对此，绀弩极为“恼火”，曾对郭隽杰说：“自己认为这是我最好的诗，这样的诗拿走，还出我的诗集做什么!”可见聂绀弩对这两首诗情有独钟。周健强著的《聂绀弩传》中把这两首诗说成是 1959 年 2 月聂周夫妇在虎林离别时所作。而张友鸾在《聂绀弩诗赠周婆》一文（1979 年）中，指出这两首诗写的是聂 1976 年 11 月出狱后回北京家中的生活。两说不同，时间相差十七年。1989 年 9 月，侯井天到北京拜访周颖，提出了这个问题，周当场肯定张说正确。五天后，侯在京得以见到陈凤兮出示的这首诗的原稿，“郊山”原稿为“燕郊”，更说明是北京郊区而非虎林，因此确定此诗作于 1976 年底为实。

（四）知情人来信：如《答迩冬托向人乞兰》一诗，陈迩冬误记为 1962 年事，致使“侯注本”第二印本有误。陈婿郭隽杰 1995 年给侯井天写信道，据聂当时给陈迩冬的信，此诗应作于 1965 年 1 月。

五　集评

“集评”是评注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在注释之外，把各家的评论、分析汇集在一起。

侯井天有信道：“每一次印本编成时，均已搜集天下评聂诗的资料。”下一步便是贴题精选有价值的或有代表性的评论，正好符合集评为“全”和“精”两大要求。集评这种形式难度之大在于需要投入很大的精力，“知之非艰、行之维艰”，而他竟是单枪匹马地去干这件工作。

“侯注本”的集评中，值得指出的是舒芜为校侯书稿而写下的“读诗笔记”，舒芜的“读诗笔记”实际上是“聂诗评注”，评点、注解相结合。舒芜与聂绀弩相交多年，聂绀弩出狱后在京的日子又互有来往，是聂绀弩认为可相对谈诗之人，他的评注言简意深，除了点出聂诗的思想内涵，还从审美的角度作出提示性的艺术分析和写作技巧的鉴赏，如聂绀弩喜欢用的“借对”，均予以点明。此具权威性的一家之言，“侯注本”一一存录。

另，精选的名家文章、片语均贴题而设，熔史学、诗学、哲学于一炉，使读者在一个注本中就能欣赏到各家精彩独到的评论。其中例如王存诚《为时代

作证》一文，从史学的角度着眼，探索聂诗所表达的时代信息，甚有灼见，“侯注本”在相关之处大段大段地引录王文，可见注者具精选之眼力。

顺带指出的是“侯注本”中摘抄了不少有关的赠答诗、唱和诗，如胡风等人的佳作，均甚可读。

“姚跋”说得好，“侯注本”“更是一部诗论”。

六　加“按”

侯井天在读透聂诗的基础上，所加的感同身受、画龙点睛式的“按语”，态度明朗，文字通畅顺达，生动活跃，雅俗共赏，而非隔靴搔痒、不着边际、故弄玄虚，卖弄死去的语言来吓人之类，使一般读者亦能悠然心会，很有启迪性。试举数例与读者一起鉴赏：

1.《推磨》一诗，侯按道：“美哉此诗！悲哉此诗，以非为是，循规蹈矩。讽喻乎！聂公之狡狯乎?”此按语深得此聂诗之意，是否定所谓“以媚态邀宠”之论。

2.《柬钟三》有“如此风波怨便痴”句，侯按曰：“自《柬钟三》以下，每见聂诗多‘痴’字，‘画虎皆白痴’、‘台边痴立雨蒙蒙’、‘你画葫芦我发痴’、‘痴聋岳反劝翁姑’、‘笄年弱冠易情痴’等，‘痴’仅作‘傻’解，于聂诗似不尽意……赵世民《汉字悟语·痴》：痴的‘根源却是智慧’。‘大智和大巧若愚，都是痴’。‘是痴把人性捧向耀眼的星空’。‘痴，还真是一剂自救的良方’。痴的另一极端是‘颠’。……别忘了颠里的真，真性所至。’”这一段较长的按语，由此及彼，分析了聂绀弩作为诗人的“痴”性，亦可以说是由此及“己”，因其注聂之举亦属“痴”类。

3.《惊闻海燕之变后又赠》一诗的按语道：“这首诗是至情至性之诗，为集中绝唱。”寥寥数语，道尽欣赏之情，亦可见注者至情至性之一面。

七　注典

聂诗好用典、善用典、活用典，评家时有论及。“侯注本”把聂诗中所用的古典故实，包括“僻典”、怪典，无论雅俗庄谐，都尽量注出来，列出其最初出处及“其它非最初而有关者（陈寅恪语）”，此外要指出的是聂诗中有不少用典是属“意用事”（相对于“语用事”而言，见宋魏庆之《诗人玉屑》），这种用典方式，典故所表达的不是某个语词的表层意义或某种比喻的具体意义，而是传递了作者寄托在作品中的情感和意蕴。“侯注本”对这类典故除了按传统方式同样说明其出处及其本事的意义外还借助集评、按语的方式来揭示典故

的深刻内涵，解释典故在使用语境中的意义，指出典外之意，追寻弦外之音，试举两例：

1.“尔身虽在尔头亡，老作刑天梦一场”（《血压》第三首，诗赠胡风），此两句“侯注本”注出了刑天典出自《山海经·海外西经》，引述原典的刑天在“帝断其首”后，猛志仍在故事。随后，集了罗孚、柳苏（侯注：柳苏是罗孚夫妇合写文章时所用笔名）之评，两评均指出刑天的形象是有身无头，比作囚禁中的胡风，是突出“尔头亡”。柳评则直截了当道：“不许使自己的头脑去自由思想，还算有头么?”经此一点，聂诗的典外之意就呼之欲出了，令人想起“十亿人民一个脑”这句流行语，“尔头亡”，历史的悲剧，“还我头来”!

2.“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林冲·题壁》），这两句诗是聂诗的名句，“侯注本”先注出“黄金印”、“白虎堂”出自《水浒传》林冲受奸徒陷害的故事（这在诗中是一层意思），并引舒芜读诗笔记：“……聂绀弩说林冲‘一笑心轻白虎堂’，这是代他说的，犹言我若是林冲，我在脸上刺‘黄金印’，便会看透了什么白虎节堂，不过是骗人害人之处，一笑心轻之了。”这就指明了‘一笑心轻’是聂绀弩的，不是林冲的，正好是该两句诗的典外之意。随后，集了多家之评，十分精彩，录之共赏：黄永玉文：“他咏林冲的两句诗（略）充实了我那段时期全部生活的悲欢，感受到言喻不出来的信念。”张翅翔文：“（引诗）何等凛然气概！这样的人可杀不可辱。”黄苗子文：“（引诗）有朋友读了，枨触前尘，感怀身世，曾经写信给我说：‘慷慨悲凉，令人泣数行下!’”姚锡佩文：“（引诗）一种慷慨悲凉之情，促使他以半百之年，坚持要求参加流放北大荒的右派行列，不愿在京城看故旧变了颜色，做愚弱国民的示众材料。”集评注典，也是注诗，把这用了典故的两句诗表达的情感、豪气形象地传神地揭示出来，令人能毫无“隔”感地体会到这两句诗的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有人说旧体诗难懂是在于那些典故，经此一注，还难懂么?

八　存史

首先，聂诗有“诗史”之誉，而“侯注本”在查明有关的人和事中，引用了大量的活资料，对本事作了翔实生动的介绍，从中可以看到那几十年“中国现代史”的一个个侧面。这里面有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有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这一卷“社会风情史”富有传奇性，令人如进入了“金庸世界”。如“聂绀弩失慎火烧草料场”；“聂绀弩乐抽路边烟头”；“聂绀弩信佩胡风速焚诗”；“聂绀弩把酒骂林、江”；“朱静芳巧救聂绀弩出狱”；“高旅‘先生包裹尚今时’”……既反映了那特定时代的荒唐事，也反映了正与邪的斗争，更一一反映了在逆境中，聂绀弩与周围的及海外的文化人、亲属、右派朋友、

牢友们自尊、自重，又相濡以沫，互助、互爱、互敬的侠骨童心，时穷节现，从中可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的人格力量!

聂绀弩的诗乐句写忧、柏台能谴、长歌当哭、慨当以慷，他在《除夜题所作》中自道：“何能掷地金声响，只当忧天痛史观。”而“侯注本”把聂诗中深蕴的“痛史”的具体内容，用文字一一揭示出来，“压低历史老人头”（聂句），发人深思，催人泪下。

为诗存史、以注证史，殊非过誉也!

对一位饱历沧桑的老者花了整整十年时间，编成这一卷“字字看来皆是血”的足以传世的聂诗注本，尽管我们内心不愿太过苛求，但还是要指出“侯注本”中对一些如“原子弹”、“毛泽东”等常识性的名词的解释显得有点累赘多余，如能删掉，可使全书更为浓缩、精炼。还有一句句的“句解”，有些是吃力不讨好。句译古文已很困难，因有“文不尽意”的限制，而这样译诗则更难，诗有“诗无达诂”之说，这是诗国前人经验之谈，也符合宇宙混沌律。特别是聂诗，不易解、不宜解之处比比皆是，有了写作背景、本事、古典等详注，加上按语和集评就足够了，不一定要句句“言传”。最好是留一些自我“意会”的余地给读者、给后人，避免“坐实”而出现差误。当然侯先生是一位很有主见的注家，他说希望让中学生也能看懂，这是他推广聂诗的一片苦心，其情可感也是可以理解的。

（曾载《当代诗词》1997年第1期）

注聂心路

侯井天

侯井天，山东齐河人，1924 年生，1940 年加入中共，1985 年在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离休。其间，1946 年 1 月至 1958 年 3 月在军队。

据我 1959 年 1 月 25 日的日记，那天我自庆丰水库工地去虎林。《北大荒》文艺编辑室罗炽晶在农垦局食堂管午饭。晚上她叫我宿编辑室。这是一所草苫的方形屋，在虎林东西大街路北，临街。一进门，见一位身高干瘦的老者先在。我有礼貌地寒暄："贵姓?"答"聂绀弩。"老者接着回问我"贵姓?"答"侯井天。"我在部队时，1949 年移防今河南辉县城里，读《鲁迅全集》碰到聂绀弩这个人名；1957 年在总政文化部工作，知道北京文艺界名人聂绀弩是"右派"。1958 年 3 至 8 月间，号称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复员官兵到达北大荒从事农垦事业。同时另有一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所谓"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我本人是因被错划为"中右分子"而转业的军官之一，聂绀弩则属于"发配"者之一。此刻问答，我知道他是谁，他不知道我是谁。宁己宁人，邂逅无言。聂绀弩睡在靠东北角、南北放的床上；我睡在靠西北角、东西放的床上。26 日晨 3 时半，我悄然离去。我和聂绀弩的一面之缘，不过如此。直到读了他的遗著《散宜生诗》，才在心灵上和他熟识起来，想更深地了解他，并且发愿让更多的人了解他。

一 聂绀弩旧体诗已有版本

1962 年 3 月，作者手抄本《马山集》，见 1 种，收七律 40 首。

1963 年，作者手抄赠友本《北大荒吟草》，不止 1 种，其中一种收七律 43 首。

1979 年，作者油印赠友本《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

1981 年 6 月，以香港野草出版社名义出版聂绀弩旧体诗集《三草》。诗分《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三辑，故名。是第一个变油印为铅印的版本，收诗词 198 首。罗孚《聂绀弩十年祭》中说："他在世时，我在香港替他印了一

册他自己编的旧体诗集《三草》。是我和另外两位朋友合力出版的。当时随便使用了一个野草出版社的名字，因为《野草》是他有份的有名的杂文刊物，先在桂林，后在香港出版。”（见1996年3月×日香港《大公报》）

1982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聂绀弩旧体诗集《散宜生诗》，诗人《自序》中说“是以香港印的《三草》为底本而略有增删变易”，多了一辑《第四草》，共收诗词220首。

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九人合集《倾盖集》，中有绀弩自选集《啖堂诗》，共收诗词80首。

1985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散宜生诗》增订、注释本，共收诗词262首，另增诗人自注40余条、朱正注近390条。

1990年10月，京山县志办公室印行内部本《散宜生诗·拾遗草》（史林安、侯井天汇编），共收《散宜生诗》集外诗词126首。

1990年12月，侯井天自费出版《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句解、详注、集评本），共收《散宜生诗》集外诗词133首。

1992年12月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新、旧体诗兼收的《聂绀弩诗全编》。其中收旧体诗426首。

1999年12月学林出版社出版《聂绀弩诗全编》增补本。增收旧体诗117首。

2004年2月，武汉出版社出版《聂绀弩全集》，第五卷含“旧体诗词”，共收606首。

2005年9月，侯井天自费出版《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句解、详注、集评本）第6次印本，共收《散宜生诗》集外诗词378首，其中包括与《散宜生诗》集中作品同题而修改较多者。

二　《散宜生诗》集外诗《拾遗草》的编集

1986年9月我开始收集聂绀弩佚诗，至1989年与香港史林安（罗孚）一起将所得126首汇编成《拾遗草》一书，由京山县志办公室印制内部发行。《拾遗草》之名为朱正所起，他写信对我说，这些集外诗叫《拾遗草》“语义双关”。延续到2005年7月止，主要经舒芜、罗孚、朱正、熊笑年、王存诚、李玉臻、郭隽杰和侯井天手，共汇总了《散宜生诗》集外诗380首。这些“遗草”，从聂诗油印册、香港版《三草》抄得；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散宜生诗》抄得；从朱正提供的聂诗手稿册页复印件抄得；从《人民日报》、《文汇报》、《团结报》、《读书》、《随笔》、《新观察》、《中国青年》、《新文学史料》、《脚印》、《现代诗词选》、《聂绀弩诗全编》、《聂绀弩挽联挽诗集》、《八方

集》抄得；从中国现代文学馆藏聂绀弩文稿手迹中抄得；从陈凤兮、李世强、王其力、李运亨、姚锡佩、曹辛之、党沛家、何满子、程千帆、尹瘦石、朱静芳、李汝伦、贺捷、张志永、韩三洲给侯井天的信中抄得，以及从章文龙所示梅志文章剪报、陈明强所示冯亦代文章剪报、林千典所示杂志复印页、邵燕祥所示《山西文学》原页中抄得。特别是，《拾遗草》有8首是从尹瘦石在陈继明手征集到的《马山集》抄件中录出的。还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玉臻（寓真）于司法档案内得聂佚诗50余首，2003年1月至2007年1月先后邮寄给我。他在2006年12月7日给我的信中说：“下决心亲自到档案馆去了一次”，“除两本绝密卷外，聂绀弩案卷基本都翻阅过了。可以说已经全部搜检，没有遗漏。”

到目前为止，所得佚诗数量已超过《散宜生诗》，宜大致分类以清眉目。因此借正式出版之机，参照《散宜生诗》体例，兼顾写作时间前后，将佚诗分为“1959年以前作”、“北荒草拾遗”、“赠答草拾遗”、“南山草拾遗”、“第四草拾遗”和“集句、残篇、断句”几个部分。同时又重新对照原始资料，将诗句正文做了一次通校，并尽可能在每首的题解（注①）项下列出该首的来源和写作时间。

三　聂诗注解、集评

注解这件事，1986年9月开始，到2009年8月本书准备正式出版，时间是23年。这个“句解、详注、集评”本，曾自费印行过几次。第一次印本之第二稿，经章文龙仔细审改，否则，没有第3稿之后的第一次印本。

第一次印本第三稿起以至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印本，全书注解文字经舒芜逐字审正，否则，我根本不敢印出它来。书中凡标明“舒芜读诗笔记”的引文，都是他专门为我写的批注。虽然他已看不到，我仍愿以此书的正式出版作为对老友的感谢和纪念。

《红楼梦人物》七首，最初请程鹏章拟注解。

1987年3月上旬，我带第一稿到京，才知道和见到《散宜生诗》增订、注释本，于是把这个本子里的“作者自注”，全部照抄过来；注不出的，抄录了朱正注，标明“朱正注云”、“朱正注引”。

为解聂诗，向国内外学者、专家、闻人、友好写信求教、求助，得复信四、五百封。承蒙他们提供资料、增补例句、指正用典以及寻访有关人与事等等。

在此，谨向指教我、帮助我的友好，深致谢意。

本书对聂诗的评论广为收集，报刊书籍、网络信函，见者不遗。不同甚至

相反的意见，也并存不避，编者间或有一点自己的看法，但主要是提供资料，供读者自行鉴别。凡与具体诗句诗篇相关者，均一一摘录于每首聂诗后面的注解之下或篇末；更广泛的议论则摘录于全书后面的“集评补编”中。所引作者及篇目众多，不及一一致谢，惟聂绀弩故乡方印中先生的大著《聂绀弩诗三百首（方印中译说）》，其对各首的“解说”本编多所收录，光篇幅不少，应该特别提出感谢的。

四　诗题所见人物（150余）考订

诗题中人名出现，形形色色，可分为17类：

1. 有姓有名：马飞天、丁聪、党沛家、莫言、李泽传、王海宸、姚法规、李锦波、董汉岑、张先怡、毕高士、王奇、王觉、张惟、徐介城、胡考、王观泉、张作良、高旅、萧军、梁羽生、韩羽、戴行健、秦似、周而复、刘再复、李锐、包于轨、吕剑、孟超、胡明树、王莹、萧红、丘东平、朱正、张葆臣、宋国英、夏一尘、周英朋、方瑞、胡绳、卢鸿基、何满子、张家佑、钱锺书、吴双双、陈初、关玉、淦智、周村、朱静芳、麦仲衡、王向、周汝昌、邹获帆、李慎之、黄黑蛮、黄黑妮、高树颐、刘如、谢无量。

2. 有名无姓：（尹）瘦石、（吴）祖光、（万）枚子、（马）林义、（刘）尊棋、（黄）永玉、（文）怀沙、（曾）敏之、（徐）迈进、（郭）曙南、（陈）迹冬、（冯）雪峰、（聂）海燕、（周）有光、（曹）辛之、（程）海果、（陈）铭德、（邓）季惺、（邵）荃麟、（宋）云彬、（彭）柏山、（吴）丹丹、（顾）肇仓、（陈）雨田、（程）开涛、（郭）隽杰、（冯）亦代、（向）思庚、（爱新觉罗）溥仪、（吕）秀芳、（邵）慎之、（黄）海若、（金）满成、（张）正宇、（陈）良屏。

3. 姓、名后加称呼：李（健生）大姐、（陈）凤兮大姐、三妹（申德慧）、彭母（彭湃的母亲——周凤）。

4. 姓后加称谓：周总理（周恩来）、陈帅（陈毅）、贺帅（贺龙）。

5. 姓后加尊称：王君（王觉）、夏公（夏衍）、苗公（黄苗子）、朱蕴老（朱蕴山）。

6. 姓前加老、小：老梅（梅洛）、小裴、小党（党沛家）、小王、小蒋、小周（周绍良）。

7. 字、笔名、别号：重禹（方管——舒芜）、悠然（张友鸾）、雷父（黄苗子）、董冰如（董鼎平）、高启洁（高朗）、肇仓（顾学颉）、鲁迅、老舍、伍禾（胡德辉）、马兜铃（钟惠琼）、严霜（刘峻）、史复（罗承勋）、高荒（胡风）、高抗（呆向真）、阿英（钱杏邨）、徐冬冬（徐超）。

8. 法号：巨赞、圆彻、一缘（陈铭枢）。

9. 书斋名代人：歇脚庵（台静农）。

10. 取名中一字：冰奚禾曙（即董冰如、吴奚如、伍禾、郭曙南）。

11. 一己专用：周婆（周颖）、钟三（钟敬文）、查九（查可恩）。

12. 姑妄称之：木工李四（李世强）。

13. 仅限于老朋友：浩子（戴浩）。

14. 偶用名：王子（王其力）。

15. 讳莫如深：真宅（陈铭枢——字真如的宅第）、某诗人（朱彩斌）、有赠、高荒（胡风）、柬钱（或是钱俊瑞）、白丁（徐平羽）、与可（文怀沙），《散宜生诗》第1版中还有吴晃（吴祖光）、徐介（徐介城）。

16. 姓对名错：董汉岑（应为董承汉）。

17. 名有歧字：王海宸（海辰）、李锦波（景波）、王奇（王琦）、周英朋（瑛鹏）。

百余人中，辗转请教、查阅书报杂志，人总算名载经传，因此有了下落和简历；有人，上穷碧落下黄泉，终于找到其本人所在单位、史志部门或其亲属、朋友，得到简历。所以这样，都为帮助读者知人、知时、知事、知诗。

至于莫言（炎）、小裴、关玉、马林义、李泽传、姚法规、张葆臣、马飞天、王又甫、夏一尘、沛力、王向、肖力、剑文、毕高士15人，赞此名单，权作“寻人启事”。

以下举七个寻人的例子。

1. 包于轨

《挽包于轨》、《解晋途中与包于轨同铐，戏赠》诗两首。聂绀弩在《散宜生诗》增订、注释本《后记》里说：“在所谓‘文革’中，狱中同号包于轨君说：他不喜鲁迅，因为他反对阿Q气。”“包于轨瘐死了，莫非阿Q气还未到家么？”

包于轨何许人也？

聂绀弩《脚印·怀监狱》点明：“李四，在稷山碰见的。”“解晋”，稷山县即在“晋”。

聂绀弩、包于轨都作古了。找包于轨，先要找到“木工李四”。

1987年5月27日，周颖复侯井天，写明李四——李世强的住址。

1987年6月21日，李世强复侯井天：“包于轨和我们同日到达稷山，也是同一号房，1972年夏病死狱中，约70岁左右，不知其单位、住址等”；“其人博学多识，经历复杂，聂伯伯极崇之，谓其‘活字典’，似曾在北京文史馆工作过，因当时号内情况复杂，彼此皆不便了解、深谈，故无从追索，聂伯伯亦深憾之。”

1987年7月3日，中央文史研究馆复侯井天："我馆历届馆员名册中，无包于轨其人。又向北京文史馆询问，该馆亦无此人。"

1987年7月19日，侯井天托京中友人崔宗汉就近拜访李世强，乞用录音谈话办法，尽快尽多让侯井天知道与聂、包同狱同号生活细节。

1987年7月29日，李世强复侯井天并附两盒录音带。录音略谓：包于轨似乎家住北京琉璃厂一带；包于轨生活费平均每天一元；包于轨曾说新中国成立前在鞍钢——提包秘书，无人不晓。

1987年8月14日，侯井天函请北京文史馆考虑在打更、扫地、烧开水勤杂工范围内找包于轨。

1987年8月26日，鞍山钢铁公司档案处复侯井天，包于轨材料"现已查出一部分"。

1987年8月27日，北京文史馆复侯井天："我馆没有包于轨。"

1987年9月21日，鞍山钢铁公司档案处复侯井天：一"本人名册"上，填有"包于轨、副管理师、无随任眷属、级薪300、安徽泾、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十四日"。该档案处专访鞍山市人大副主任杨树棠，杨提议再向国家冶金部杨维厚、冶金部钢铁研究总院邵象华打听包于轨。

1987年10月6日、7日，杨、邵分别复侯井天，都想不起包于轨这个人来。

1987年10月15日，安徽泾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复侯井天："关于包于轨的生平，无片纸只字资料。"

1987年10月24日，侯井天在京访文怀沙，说到"找人下落难"。文问侯，知道包于轨吗？去找康殷，他住蒲黄榆景泰西里。

1987年10月25日，侯井天专访康殷，不遇。

1987年11月3日，康殷复侯井天，讲了包于轨一些情况，说李苦禅之子李燕和范曾等曾受教于包于轨。

1988年6月3日，北京大学综合档案室复侯井天："历年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名册中，未有包于轨。"

先函范曾，范未复。

1989年1月8日，李燕复侯井天，略谓：包于轨住和平门外小安澜营×条×号；包于轨外孙女包华在北京；包于轨之子包玫在石家庄，为副教授。

1989年9月11日，侯井天找到包于轨一家过去的住处，与包住同院的居委会戴主任对侯说：包华在北京化工×厂，侯打电话找包华，说包华调到×公司，家住水磨胡同。电话打到×公司，包华不在。14日，侯井天到水磨胡同访包华未遇。包华婆母把包玫确切通信地址告诉侯井天。

1989年10月16日，包玫复侯井天，详细叙述了其父的生平。

2. 王海辰（宸）

《散宜生诗》有《背草赠李泽传王海宸》。

1987年5月7日，王观泉复侯井天，党沛家的通信处，可向周颖打听。

1987年5月25日，周颖复侯井天，党沛家在辽宁省辽阳市。

1987年7月13日，党沛家复侯井天："王海宸地址早失，（19）63年曾与聂绀弩去其家，现在只记得，他家住北京钟鼓楼附近。"

1987年9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区安定门派出所复侯井天，查不到王海宸（好心地把侯已经去过的周颖的住址告诉侯）。

1987年10月20日，侯井天到北京东城区交道口派出所，查到王海宸住琉璃寺×号，找到该号，是机关。说左近有一个重号院，找到该院，一位年长居民说这院家数不多，我是老户，没有姓王的。找到琉璃寺居委会主任，说王海宸住14号。找到14号，该院居民说早已搬走。王海宸胞兄王海泉住北京，他和八面槽小学赵老师是亲戚，也许知道。

1987年10月21日，八面槽小学老师告诉侯井天，王海泉现住永定门外南木樨园×楼×单元×号。侯写信不复。

1987年10月27日，侯井天找到木樨园，该号无人。找到居委会，原来错了单元，居委会派人带路，找见王海宸胞兄王海泉。

1987年11月9日，侯井天收到王海宸电报，王在甘肃武威。

1988年1月2日，王海宸复侯井天一封长信。

3. 朱静芳

1993年2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载舒乙《聂绀弩的遗稿》一文："一批遗稿被完好地保留在现代文学馆里"。"其中有此次《诗全编》中不曾收人的遗作，甚为重要。"侯函京中友人查明舒乙通信地址，函舒乙求助。舒乃现代文学馆副馆长。4月16日，侯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所藏聂绀弩遗稿档案中查得佚诗4首，其中有《赠送朱静芳大姐》。

朱大姐——在哪里？1993年4月20日，戴行健偕侯因聂诗《记思庚》访向思庚。题外话，问及朱静芳其人时，向、戴都说在聂家遇见过。向说朱在南京。——这无寻觅线索。戴说在太原。——侯据"刀笔纵横光闪闪，两度河汾走飞车"两句诗，朱在山西省公检法系统，为聂案奔走过，似乎顺理成章。

1993年4月21日，侯在京函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人事部门，寻朱静芳。无下文。

1993年10月12日，太原友人常秀英、胡积善夫妇因应侯函托，电话告知朱静芳南京住址。侯于翌日函朱静芳，半月过不见复。侯函南京友人朱光华访朱静芳。

1993年11月3日，朱光华、顾其苗夫妇复侯，记录了朱大姐所谈自己的简历，并说朱大姐存有聂诗。侯当即写信向朱索诗。

1993年11月7日，朱静芳复侯：答问、简历、聂佚诗3首共13页。11月19日、23日，朱又答侯问4页。（朱7日信说明侯10月13日长函、10月28日催函及时收到。迟复乃因住院和外出，她10月30日始返南京。）

4. 王奇（琦）

1993年8月12日，侯井天收到辽阳党沛家上年2月8日的信：北大荒农友卢庆儒说：王奇，黑龙江省肇东县人，在山西省文化局；王妻××原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作家。侯致函

肇东县委组织部寻王，无下文。1995年5月12日、又5月31日太原陈婴复侯：她“捕风捉影”、“有枣无枣打一竿子”，打电话、亲自跑、转托人，向省市两级文化部门、山西大学、山西诗词学会以及所有认识的与文化界有接触的熟人都问遍，无王奇和××。

1995年5月23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高翼复侯说：“经多方查找”，××“在长春”。侯函长春朱霞光请在“作家”行里找。朱打电话、其子骑车，曲曲折折找到××。

1995年7月21日侯收到冠以“你不认识的朋友”佟×的信，说王从北大荒到山西省水利厅，粉碎“四人帮”后在肇东县教师进修学校。侯函王不复，函王校也不复，函肇东县教委询王并索王简历——刚付邮，王来5页长信，无月日，侯1995年7月31日收到。费时两年，经辽阳、济南、太原、北京、长春、肇东六地、多人，终于找到“赶车”的王奇。

5. 徐冬冬

《中国青年》1985年第9期载石开文章：《苦藤——记青年画家徐冬冬》。石文说“著名文学家聂绀弩先生”为徐冬冬《自画像》“赋诗一首曰（石引聂诗，此略）。”

作为聂“佚诗”的发现，1995年2月13日林仟典复印石文示侯。林信尾，有石开邮码和福州市×村×座×号地址。因石文说徐曾在“昌平的一家工厂”当过“机床铁屑清扫工”，侯先向昌平文化馆打听；又因1987年徐在北京举办画展，侯后向中国美术馆打听，两均未复。侯再向福州石开打听，1995年3月23日回信说：“我早在（19）83年就是《散宜生诗》的读者和崇拜者，但我不是先生所追寻的人。”此石开非所找的彼石开。1995年9月22日，尹瘦石写信给林千典：“承问徐冬冬，曾见过一面”，“似在铁路部门工作”。10月6日林千典随函示侯尹信复印件。11月29日上午侯到中国美术家协会询得徐冬冬住址，

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找见徐冬冬。一提聂赠诗事，徐脱口背出。有一字之差，徐三遍强调：“我记得清楚！”即第三句是“吾将横扫门篱叶”。

6. 必松——毕高士

1993年8月12日，侯井天收到辽阳党沛家上年2月8日信，附尹瘦石致党沛家信的一页复印件。尹说毕高士“原单位是文化部，不是右派，是音乐家李尼的内弟，当时同在一队，二年困难劳累而死”。1994年中国音乐家协会答侯：“李尼曾在中央民族歌舞团任副团长，该团通信处是北京×区×号”，“或西城区前海东煤厂胡同×号”。第二地址周详，侯9月30日用此址函李尼。几天后原信退侯。信封上贴条、批字、盖章：“本团无此人”；却另写“人已去世”。10月13日侯函中央民族乐团：既说“本团无此人”，怎又知“人已去世”？祈告李尼有无亲属在京。10月17日，中央民族乐团张升平复侯，说“本团确无此人”，“人已去世”是“从别处得知的情况”。经“四处查询”，“李尼曾任中央歌舞团副团长，后调中央民族歌舞团任团长，已去世多年，据说其妻（续）与女儿早已出国”。

1995年11月30日上午，侯到中央民族歌舞团，意在访得李尼亲属线索。该团说李尼夫人现住院内宿舍楼，遂引侯去。李尼夫人家一老妇说12点钟××回来。侯请转告李夫人：山东来人，12时再来。12时稍过，李夫人离家，侯错过约定时间。下楼立于院中正念叨李夫人名字，设想如何等她。一与侯交臂而过的快语人说，出北门沿街西行不远即黄××所开×酒家。侯找见李尼夫人，答无亲属姓毕，自家兄弟均在店内。侯无奈告辞。东行数十米，忽悟有“续”必有“前”，拨马而回再见李尼夫人，问李团长前妻为谁？答解×；在何单位？“老战士合唱团”。侯去解放军艺术学院干休所战友家，借电话问几位老战士合唱团成员，均答无解×。侯从西郊赶到东城，国家文化部老干部工作处答：文化部老干部合唱团员中无解×。侯请另找线索代查。老干处以下星期一上午联系相许。12月3日晚，侯心生一计，电话问青年艺术剧院老友陈禺贞，彼此皆女，也许相识。陈转问他人后，告以李尼前妻胞妹电话号码和住址。侯当即拨通电话，通而无接者三。12月4日晨，侯从海淀到花园村7号楼洪×家门，按铃、轻扣，无应。留预先写好的信而去。奔国家文化部，得李尼前妻及其侄女于××电话号码。拨于某电话，数次不通。改拨解×电话，通。侯自报家门，说已七十挂零、是老同志，以消其疑虑允见；至于求见何事，面谈为便。侯于下午2时许赶到复外大街21号楼。解年长于侯，极热诚，但所找并非毕氏亲属。按尹图，索无骥。

侯回济南后，以寻人“趣事”函告舒芜。舒12月14日回信说：“寻访毕高士之例，我建议补充上去，尚来得及否？以前所举，皆辗转寻访终有所得之

例，现加上一个辗转寻访终无所得之例，更加全面，尊意如何?”

（1995 年 7 月 15 日，侯到青岛李村终于找到从 1987 年通信、并专程到崂山县找而未见的陈继明，陈继明赠其手抄聂绀弩佚诗《马山集》复印件。《马山集》早于所有油印诗册及香港《三草》，内有《挽必松》即后来改题之《挽毕高士》。援例《拾穗同吴晃》后改题《拾穗同祖光》、《题尹伊画苏武牧羊》后改题《题瘦石画苏武牧羊》、《赠徐介》后改题《赠徐介城》、《送王拙之东方红》后改题为《送王觉往东方红农场》等，聂非不知真姓名，乃因人因时而不便吐真也。那么《挽必松》而后改题《挽毕高士》呢？或以“毕”谐“必”，“必松”即“毕松”？想当然耳！有可能否?）

7. 周英朋

注解《赠周英朋夫妇虎林》，对周夫妇一无所知；对诗内“虞姬”、“霸王”、“金箍”、“西游记”、“三打祝家庄”这些，真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

1996 年 12 月 9 日，辽阳党沛家给侯井天的信中顺便说：“上月去哈尔滨，得知周英朋已死，他原在北京京剧二团，在北大荒调京剧团，后在哈尔滨京剧团、黑龙江省京剧团。”

辽阳一信，启动了聂绀弩这首诗的注解，——先找周英朋下落。

1997 年 1 月 13 日，北京吴祖光答侯：“周英朋以及他的妻子都是京剧演员，周是武生，妻子是刀马花旦。”

侯函黑龙江京剧团，候复不得。1997 年 1 月 17 日，哈尔滨邹广建复侯：“打电话给省、市京剧团，均说不知其人。”“再找 60 年代在这个团工作的老同志。”“省京剧团贾德林院长（已离休），……他提供市马季良（74 岁）”电话号码。“和马先生通话，他说我和周英朋见过一面，……他没在哈尔滨工作过，从虎林直去新疆，当然是当团长了。要了解他们的情况，可找沈阳他的师弟黄云朋”。“15 日和黄先生通话”，黄说“可找他的儿子周洪武，……在南京京剧团”。

1997 年 1 月 19 日，哈尔滨郑亢行（原虎林农垦局宣传部长）复侯：“周英朋夫妇只模糊记得都是京剧演员，别的却无印象了。”

1997 年 2 月 20 日，乌鲁木齐王廷龄复侯：“我首先找 50—60 年代任自治区文化厅厅长的巩克同志，……虽已基本断定周英朋未来新疆”。“又直接去新疆京剧团找了一些老人进行了解，他们都说，新疆剧团中，没有周英朋。”

1997 年 1 月 22 日，定襄卢庆儒函侯：“周英朋……印象最深的是劳动之余，拿一根孙悟空用的那种棒子，练功练嗓子。”

1997 年 2 月 17 日，济南徐介文抄示在《南北皮黄戏迷》一书中找到的有

关介绍周英朋剧艺高超的文字。

1997 年 3 月 4 日，南京季龙华复侯：电话问江苏省京剧团，说无周英朋之子——周洪武其人。然后亲去南京市京剧团，得见周原配夫人。周英朋人名用字、籍贯、生卒年月、解放前后情况，尽说明白。

1997 年 3 月 15 日，北京宋国英复侯：“周先生我应称之为老师，当年在农垦局京剧团一起工作……”在虎林与周结婚的“夫人叫佟熙英，前几年在中国戏校任教”。

经辽阳、北京、哈尔滨、沈阳、乌鲁木齐、定襄、济南、南京 8 地 12 位友人函电、奔走，聂诗一首，才得注明。

五 聂绀弩旧体诗的写作年份和修订改情况

聂绀弩旧体诗——《散宜生诗》，大体上依类相从，不编年。他自己在《岁暮焚所作》小记写道：“我诗全失，若干年后始陆续搜得其小半，除极少数外，均忘其作年，故其次序无意义。”因曾“全失”，故除“陆续搜得”者外，还有大量“忆咏”、“补做”。这种情况再加上作者对作品的反复修改，同一首诗往往有多个不同版本，写作时间不同，有的内容还相差较多。《散宜生诗》（增补修订本）自是定稿，凡与其中诗篇差别不大的其他版本，在本编中对应条目最后的“另稿”项下加以说明；而同一首律诗，若 8 句中有 3 句以上不同，即在本编的《拾遗草》中单列一条。我编注聂诗，注意到以下一些时期。

1935-1958 年：

迄今所见聂绀弩的旧体诗，最早的一首写于 1935 年。到 1958 年，这 23 年中仅见诗 21 首。即：1935 年《枕头》（2 首），1941 年《秋唱》、《三句半》、《绿宫题壁》，1944 年《题〈金石录〉后序》，1945 年《沁园春》，1946 年《吊熊猫》，1950 年《无题（不上林荫道）》，1951 年《春天不是用兵天》、《沁园春·〈寸磔纸老虎〉序》、《浣溪沙·扫萧红墓》，1952 年《西江月·赠周村》，1954 年《赠周汝昌》，1955 年《反省时作》（6 首）和《七夕》。

1959 年：

聂绀弩《散宜生诗·自序》：“一九五九年某月，我在北大荒八五〇农场”。“一天夜晚”，“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个人都作诗，说是上级的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作诗”。聂绀弩说的 1959 年“某月”，是几月呢？是 2 月中句。侯井天当时也在北大荒 850 总场下属的分场，所以布置“写诗”时间和聂绀弩所在队是一致的，早不了两天、迟不了两天。侯井天 1959 年 2 月 13 日的《日记》中说：“晚上队里让我在职工大会上发言，鼓励大家写诗。在五天内写一千首。”分场分配 5 队写诗的数字是“6 万首”。1983 年 6 月，聂绀弩抄出

《北大荒歌》寄王其力，注明《北大荒歌》作于1959年3月4日。据此，可以说《北大荒歌》写于1959年3月4日，是《北荒草》的先声。

1960-1966年：

聂绀弩1960年回到北京后“补做”《北荒草》。在《散宜生诗·自序》中说“写北大荒生活（《北荒草》）的一些七律”，“则是回京之后”“补做的”。1987年7月13日党沛家给侯井天的信说：“（19）62至（19）66年，我住北京三官庙招待所，距其家仅半站路程，又是出差，所以也就成了他家饭桌上的常客了，了解他写北荒草的情况。”“那时的《北荒草》多次全部看过，几乎是每写一首，立即就看。”高旅《散宜生诗·序》说：“集中二百余首，绝大部分作于一九六0至六四年，曾陆续寄示，忝为最早读者之一”。

1976-1984年

聂绀弩自1967至1976年被监禁近10年，曾在狱中“忆咏”或“补作”旧题和创作新篇，但均被被法院当作“发泄”的罪证禁锢在档案袋子里了。可是1990年2月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档案二科复侯井天：“您来信搜集聂绀弩案卷中诗之一事，经我们翻阅聂绀弩的几次诉讼案卷，均无您所要的东西，经仔细核查证明，关于聂绀弩的证物材料（诗集、报刊、书籍等）已于79年最后一次宣判无罪后，全部发还其本人，有聂本人的签字收条为凭。”据1978年7月11日聂绀弩给舒芜的信说：“《北荒草》略近百首，包括《放牛》”，这些诗“已束之法院档案中”，所以1976年末出狱后又追忆这些诗，重新写出来。在1978年7月11日给舒芜同一信中还说，“忆之三日”，忆得《武汉大桥》“十余首”，在狱中本来作了“三十余首”。出狱后的九年间，是聂绀弩旧体诗大量忆咏和创作的年月。钟敬文挽聂绀弩联有“晚年竟以旧诗称”，指出了“旧体诗”和“晚年”。

1985年：

《悼胡风》、《雪峰十年忌》（二首），是他有生之年最后的三首诗。

聂绀弩旧体诗的创作，集中在1959至1985年这一生最后的27年间。

六　聂绀弩以诗“自白”

《序诗》：感恩赠答诗千首，语涩心艰辨者稀。

《乐鹅》：老想题诗天下遍，微嫌得句解人稀。

《赠雪峰》：万里关山诗思涩，十年风雨故人同。

《赠伍禾》：相逢每想千年聚，持赠恨无万首诗。

《即事》：渴思故旧诗盈咫。

《柬周婆》：老始风流君莫笑，好诗端在夕阳锹。

《六十》：此六十年无限事，最难诗要自家删。行年六十千行晚，秃笔支离仍此楼。已省名山无我分，月光如水又吟诗。诗挣乱梦破墙出，老赐中年非固来。

《有答》：要什名山葬我诗。

《夜读》：谁当中国图强日，独拟梅花自寿诗。

《寿桥》：老岂登临吟啸客，偶因桥迥一徘徊。

《七十》：败絮登窗邀雪舞，残冬恋号待诗除。

《除夜题所作》：诗兴随人感岁除。

《拾遗草·除夜题所作》：何能掷地金声响，只当忧天痛史观。

《有答》：诗抛平地飘飘举，管得风流嫁与谁。

《答钟书》：气质与诗竞粗犷，遭逢于我未离奇。/我以我诗行我法，不为人弟不为师。

《赠秦似》：我诗臆造原无法，笑煞邕漓父子王。

《题刘再复〈深海的追寻〉》：我诗常恨无佳句，君卷何言不作家。

《八十》：小园枯树北风劲，下里巴人楚客工。

《柬白丁》：倘使临杯犹要铄，最难得句不苍凉。

《〈马山集〉序诗》：吾诗非马亦非牛。/不问何之皆胆落，迄无知者乃心忧。

《三绝寄出后又得一首录奉鲁白诗师》：烹牛宰马难为乐，何不各吟几首诗。

《南山草·除夜题所作》：凭君笑我干蝴蝶，自宝偷儿弃所余。

《步酬怀沙以诗勖戒诗》：人嗤蝴蝶初干句，自宝酴醾欲谢花。

《题壁》：天寒岁暮归何处，涌血成诗喷土壤。

《有答》：苍天已死黄天立，恨不题天万首诗。

《记梦》：万烛风前齐有泪，何人笔下敢无诗。

七　聂绀弩诗的借句

“不知今夕是何年”（《有光枉过》），借自唐代小说《周秦行记》中韦瓘的一首七绝；

“月落乌啼霜满天”（《读刘再复〈太阳·土地·人〉漫为三绝句》），借自张继《枫桥夜泊》；

“无端狂笑无端哭”（《胡风八十》），借自苏曼殊《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才子佳人信有之”（《凤朱二友吉席》），借自王实甫《西厢记》；

“凤凰台上忆吹箫”（《杂诗》），借用词牌名；

“曾经沧海难为水”（《船屋》），借自元稹《离思五首》；

“君问归期未有期”（《没字碑》），借自李商隐《夜雨寄北》；

“身无彩凤双飞翼”（《林冲娘子》），借自李商隐《无题二首》；

“此地无银三百两，前身相马九方皋”（《八十》），第一句借自《龙图耳录》，对句借自陈与义《和张矩臣〈墨梅〉》；

“山外青山楼外楼”（《挽柏山》），借自林升《西湖》；

“桃花潭水深千尺”（《赠周婆·二》），借自李白《赠汪伦》；

“手执钢鞭将你打”（《阿Q》），借自鲁迅《阿Q正传》；

“岂有豪情似旧时”（《题歌脚庵抄鲁诗手卷》），借自鲁迅《悼杨铨》；

“酒逢知己千杯少”（《挽同劳动者王君》），借自元/杨景贤《西游记》文中语；

“车如流水马如龙”（《桥上望江》），借自李煜《望江南》；

“一片冰心在玉壶”（《调史复》），借自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乡音无改鬓毛衰”（《朱蕴老故里之行》），借自贺知章《回乡偶书》；

“人间正道是沧桑”（《题尹瘦石〈漓江祝嘏图〉》）借自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多少楼台烟雨中”（《淦智老人九十七》），借自杜牧《江南春》；

“死以青蝇为吊客”（《吊冯伯恒》），借自《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裴松之注引《虞翻别传》文中语；

“大风吹倒梧桐树”（《对镜》），借自成语；

“出水才看两腿泥”（《雪峰以诗见勖依韵奉答》），借自俗语；

“蓬莱宫阙对南山”（《谢伯恒题某集步韵》），借自杜甫《秋兴八首》；

“彩云易散琉璃脆”（《读刘再复〈太阳·土地·人〉漫为三绝句》），借自白居易《简简吟》；

“子曰学而时习之”（《八十》），借自《论语》；

“玉露凋伤枫树林”（《失题》），“巫山巫峡气萧森”（《尤三姐》），借自杜甫《秋兴》；

“旌旗无光日色薄”（《吾儿粲舌我心乐》），借自白居易《长恨歌》；

“老归大泽蒲尽，露冷莲房坠粉红”（《挽王莹》），借自鲁迅《亥年残秋偶作》、杜甫《秋兴八首》；

“依旧乾坤一布衣”（《记梦》），借自虞愚《次绀弩赠答草·序诗韵》；

“第一书记上马记”（《怀张惟》），借自张惟小说题目；

“一片孤城万仞山”（《有赠》），借自王之涣《凉州词》。

以上计32句。

至于换一字、增一字者，如“哀莫大于心不死”、“一片孤云万仞山”、“于无声处响惊雷”（《哭周总理》，借自鲁迅《戊年初夏偶作》），“叱咤风云天变色”等。

八 “文化大革命”中的典型诗狱

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诗狱最是莫白冤》中有如下一些论述：

“法院的判决书认定，聂绀弩‘大量书写反动诗词’，收入档案的这方面的‘罪证’也确实够大量的。大略估计，包括聂绀弩的手稿、举报人抄录件及办案机关报告中引用的篇什，共有诗词二百余首。”

“诗无达诂，最怕人解。诗能解出正面的意思，也能解出反面的意思。”“聂绀弩写诗成为他‘现行反革命’的主要罪状，解诗者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公安机关得到聂绀弩许多诗稿后，呈送至领导处，领导肚子里可没有那么多墨水，哪里能看懂聂绀弩的诗呢？连字句都读不下来，怎能知道它是不是‘反动’呢？于是，负责人批示说：‘这些诗要找一些有文学修养的人好好解释解释，弄明白真实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领导这么一批，下面的人就想：去找谁来解释呢？光有文学修养还不行，还得政治上可靠呀！这人可就难找了，舞文弄墨、咬文嚼字的人，不是‘右派’、‘右倾’，就是落后分子，恐怕一个个都已经‘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还有几个靠得住呢？最妙的法子还是让举报人来解释吧，谁举报、谁提供这些诗稿，就让谁来解释，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你既然举报人家写反动诗，你就有义务解释清楚那诗反动在哪里，对吧？这个办法还真行，于是乎，聂绀弩的‘反动诗’就加上了解释。”

“兹将档案中的聂诗并解释，选录十首如下”。（侯井天按：这十首诗是《锄草》、《夜派看马口号》、《冰道》、《鲁智深》——何处何人有祸灾、《挽毕高士》、《吊若海》、《赠雪峰》——“三年劳止各西东”、《柬锺三》、《九日》其一其二。各诗全首后，跟着是解释。解释分别录入“全编”该首之内，冠以“举报聂诗‘反动’的人这么说”）

“从这几首诗的诠释者来看，是文学圈中人士，懂诗，是有关领导批示所要求的一个‘具有文学修养’的人；第二，是对聂绀弩了解、交往颇多的人；第三，此人无论政治上可靠与否，至少是个善于阿谀奉迎的人，受着当时政治形势的驱使，颇能迎合专政机关的意图。有这三点，他就能把聂绀弩的诗剖解得很透脱，颇得领导满意。”

“《锄草》……一经释义，就成了写1957年那场‘反右’斗争了。把‘右派’比喻做百花，而把毛主席亲自领导对‘右派’的反击比喻作漫天飞舞的虫子，这还不够‘极端恶毒’吗？”“《看马口号》和《冰道》两首，……经解释者挑明，一首是指责九方皋不赏识良马，一首是怨恨把宝贵的‘降龙木’抛弃在荒野，这不都是发泄对共产党的不满吗？《鲁智深》一诗中的‘只为三拳上五台’。……但一经把上五台解释成到北大荒，意思就不同了。原来你聂绀弩是拿鲁智深比拟自己的遭遇，对你戴上‘右派’帽子耿耿于怀，还想复仇，还

想大闹桃花村，这还不是‘攻击反右运动，幻想变天’的铁证吗？《挽毕高士》……戴了‘右派’帽子，……‘死在大雪纷飞的北大荒’，‘就连能不能有一付棺材来装殓你，都还是个问题啊！’经这样译成白话，就越显得词句悲切。《吊若海》也是一首悼诗，写得同样痛心彻骨，使人读之清然。把诗意渲染到让人哀恸而激愤的情绪，这不就等于推向了‘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度仇视’的政治高度了吗？冯雪峰和锺敬文都是‘右派’，《赠雪峰》和《柬锺三》两首诗表达了彼此的思念和伤感情怀，当然要被作为‘反动’性质很明显的‘反诗’，尤其把‘何物于天不刍狗’这句用典加以解释，骂‘天地不仁’，不是攻击党的领导是什么？一组辘轳体诗的其中两首，好像是游香山的纪事诗，但诠释者认为诗意思是另有所指，是影射国际国内形势，影射什么重要会议。”

“聂绀弩的诗中，常常流露出他被打成‘右派’之后的复杂心情。但是，是不是每一首诗都在影射政治，都在发泄不满呢？未必吧！如果生硬穿凿，非要找出哪句诗是影射什么，这就完全是制造冤狱的手段。”

“‘文革’中却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个精辟理论，‘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治就靠这两杆子’。原来这笔杆子是可以夺取政权的，要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永不被资产阶级复辟，就不能容许笔杆子乱摇，这就需要整死这班文化人。似乎就在这样的理论支持下，新的文字狱大兴而起。”

2009年10月17日修订

附录

读者通信

1990 年 12 月《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本印了 600 册，1992 年 4 月《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续册印了 500 册，1993 年 12 月《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句解、详注、集评 》印了 800 册，1996 年 3 月印 1000 册，1999 年印了 1000 册，分邮后收到数百封信。读者敬仰聂绀弩的人格、推崇聂绀弩的旧体诗，顺便也谈到《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的编者。——因聂及侯，侯当之有愧；美好的情意，还是有所记录才好。

1990 年

1. 1990 年 11 月 16 日，北京，舒芜致程千帆："侯井天注过繁，然花大力气注今典，尤重今人，且句句串讲，亦有可观。……此种精神亦可佩也。"

1991 年

1. 1991 年 3 月 23 日，济南，孙朴风："几天来真是手不释卷，虽看不多，初步感觉先由二字概括——好、新。诗好，解的也好!"

2. 1991 年 4 月 17 日，北京，戴行健："既是旧体诗，由于文学素养等关系（尤其是青年人），影响则会有限，而您历经千辛万苦为聂伯伯的旧体诗注解，使更多的人通过您的注解，了解和理解聂伯伯的旧体诗，真是做了件大好事。您所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

3. 1991 年 4 月 22 日，番禺，何永沂："一卷在手，先睹为快，匆匆翻阅后深知，您为此书花了大量心血和时间，其精神令我深深敬佩和感动，此书对当代诗词的发展是一大贡献。读聂诗是一种高级享受，尤其逆境中读了令人胸襟开阔，解豁消愁，以前常苦于不知其写作‘本事’，读时感到迷惑费解，现在好了，有了你的注本，很多疑点也弄通了。此书是否只印了 600 本？如属实，太令人惊讶和不平了，这样的好书，印 60 万册都不嫌多。"

4. 991 年 4 月 3 日，广州，王一洲："聂诗不少难以理解，今得此书，一览而通，相信所有读者都会感谢你的劳动。"

5. 1991 年 4 月 26 日，北京，李维城："大家看到你注解得如此详尽、周到，价虽昂也想买一册备读。目前我所购的五本已感到分配不够了，只好令友人们向隅吧。"

6. 1991 年 4 月 27 日，揭阳，蔡楚云："昨天喜接《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一册，欣喜万分。我揭阳诗社的几位领导，争相拜读，并要我向您老人家致以深切的谢意。（我们增购 15 册）"

7. 1991 年 4 月 30 日，北京，尚弓："现虽是随手翻阅，已深感兄为此鸿著呕心沥血，穷搜苦索，废寝忘食，竭诚竭劳，实在功莫大焉。"

8. 1991 年 5 月 1 日，广州，刘汉波："接到这本珍贵而难得的名著，十分高兴，爱不释手，一气把它读完。特别有认真、详细的注解，令人更能接受聂老诗中思想感情，和他的人生观。而阁下为此书所付出的精力真是难能可贵。我馆（广东省博物馆）亦想购买一本，作为永久收藏。"

9. 1991 年 5 月 6 日，长沙，朱正："此间友人见到此册者，无不感赞我公为绀弩功臣，不胜景仰。"

10. 1991 年 5 月 14 日，北京，舒芜："程千帆兄来信云：'井天之工作，实具墨子精神，观其后记所载辗转找人之二例，毅力实可佩，然印刷费竟无从筹措，此若与坐小轿车看焦裕禄电影相比，深觉可伤。'"

11. 1991 年 5 月 16 日，泰州，杨本义："大编用力甚勤、搜罗甚备、注释甚详，堪称聂氏功臣，佩甚。"

12. 1991 年 5 月 24 日，集贤，杨小源："我边读边同我写下的注等相对照来看，有些对了，有的却理解错了，所以对你得表示衷心感谢。你为聂诗爱好者做了一件大功德，爱聂诗的人都会感激你的。"

对此书也有意见：一是字太小（大约是印刷资金问题，可以理解）；二是聂老的赠答之外，应附上他人赠聂的诗，以便加深理解；三是聂老之诗，大量口语入诗，有些人的日常口语可以不注。如"抱头鼠窜"和"哑口无言"，我觉不注比注更好；四是适当地对聂诗在用韵、格律上旧体诗改革突破、对变化了的句法等等技巧，也适当注意一下，有解释就更好了。

13. 1991 年 5 月 25 日，天津，李晓黎："聂绀弩的旧体诗，已拜读一遍，深感聂是一位学识渊博、刚正不阿的人物。你的注解也很精彩，读了受益匪浅，深致谢意。"

14. 1991 年 5 月 27 日，融水，冯鸣："他的诗独树一帜，可惜写事多隐晦，对他的经历、交游时代背景不充分了解，读他的诗作很多地方是了解困难的。你老花了四年时间，作了详细的注释，对读者来说是功德无量的。您的辛劳亦是对诗坛的一大贡献。"

15. 1991 年 6 月 11 日，无锡，蔡学标："捧读之余，一方面对聂诗的独特风格深为赞赏，觉得是旧瓶新酒的典范；另一方面对你为介绍聂诗而作的艰苦努力，十分钦佩。你的执著精神实在感人。忍受了多少辛劳，还作了许多个人牺牲，才得将这本书介绍给我们，我们特向您深表谢意。聂诗注释本得以印行，乃中国诗坛之幸。你的功绩将与书共存。"

16. 1991 年 6 月 12 日，北京，吕剑："我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两句话：'此书用力甚深，实为聂氏功臣。'能印出这部书，真不容易。衷心地感谢您。"

17. 1991 年 7 月 24 日，北京，李家许："至今只看了一部分，但已足可看出你所下的苦功夫：穷搜远求，旁征博引，确确实实是在做学问，我只有佩服。要说意见只想到两点：有些注解似乎繁琐了些；有些则应省略，如故宫、天山、完达山、黑龙江之类，这些属于常识，层次较高的读者不须；层次低的，又非此书的读者对象。然否？"

18. 1991 年 7 月 30 日，金山，谢梅庄："先生编注此书，……查出无数本事，……解开了诗中多少难猜之谜。……确是诗人聂氏功臣，广大读者的向导。又：8 月 21 日，先读大作一首详尽的'后记'，不能不惊叹你的勤奋和认真。如入宝山，越读越佩服。先生博搜广访（函询更多），于聂老生平的经历和交游及写作时间，考证极其缜密，有关诗中本事，交代非常详明，不独解释字义典故而已。往读聂诗，囫囵吞枣，自以为懂得大概，及细读尊注，始悟以前何尝真懂？未免哑然失笑！"

19. 曾注聂诗的朱正同志说过："仇兆鳌注杜，冯浩的注玉溪，号称详明，终不如今人注今人诗，可以直接询之作者。（但朱注，只重视故实，诗意让人自去领会。）作者聂老今虽已逝，先生则多方设法，广询他周围的人物，总期有利于诗旨的阐发。条件当然比古人强，也要人肯花心血，不怕麻烦。如此勤恳、认真，实为罕见。胡乔木同志称聂诗风格，不独空前，可能绝后（大意如此），我认为先生之注聂诗，也是独一无偶的。言出心声，倾倒越甚，研读的兴趣也越浓。（谢，时年 88 岁。）"

20. 1991 年 8 月 29 日，无锡，朱怀真："读了你所编注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深感到你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财力，对此表示非常钦佩。"

21. 1991 年 8 月 22 日，南宁，韦业莽："初看几页，足见你付出艰辛劳动，费了大量心血，为诗界作宝贵贡献。编印出版也不容易。我非常感谢你，我想许多诗界朋友也要感谢你。"

22. 1991 年 9 月 6 日，北京，崔宗汉："《水浒传》有《水浒词典》，《红楼梦》有《红楼梦词典》，你注解的这本聂诗，我看也可以叫做'聂绀弩旧体诗词典'吧。"

23. 1991 年 9 月 23 日，石家庄，包玫："尊著拜读一过。觉聂先生的诗得您的注释实称双璧。聂先生诗作可称诗史，遣词用事，妙造自然，真诗家之不能为，亦史家之不能为也。先生的注真是难度极大，能如此周详博审，真有功于文史之有心人也。"

24. 1991 年 9 月 27 日，广州，梁伯彦："《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释十分详尽，可见阁下为此费了不少心血。聂老才识超人，而毕生坎坷，细读其叙述生活篇什，真使人叹息不止！我素敬其人，更爱读其诗，其中有几许妙语警句，

如‘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等，令人回肠荡气，不忍卒读。今承阁下集考证、阐释、演绎于一炉，使此书得以传之久远，我想倘聂老泉下有知，亦可告慰也。”

25. 1991 年 10 月 8 日，北京，姚锡佩：“①对诗题人物的介绍，②对待‘本事’的解释，③对各家注释的介绍，④对生僻名物、典故的注释，这四方面您做得极好。……以我看来，翻译部分是最难的，也是最容易招致非议的，吃力不讨好。实际上只要把难解的字、词、人、事、典故注释清楚了，一般读者就了解了诗意，所以最好不要翻译，更不能像你这样繁杂的翻译，何不把这取消，既省文字，又使人读起来顺畅。”

26. 1991 年 11 月 10 日，北京，李维城：“你的注解详细、周到，总的说来我个人和几位友人，均感到满意。有人认为有几个词汇，一般为人所知，可以不作注解，但我认为注解也不妨，再过五十年，那类词汇就不一定是常用的词汇了。”

27. 1991 年 12 月 14 日，龙岩，赖丹：“吾兄为注疏聂诗，多方寻访搜集，为弘扬民族文化及一代文坛奇人聂绀弩晚年震惊海内外诗坛的旧体诗词堪称精华佳作的思想艺术，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实感钦佩。”

1992 年

1. 1992 年 3 月 18 日，北京，盛永祜：“我从舒芜老友处见到您注解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并听他谈到您为搜集整理注释聂绀弩诗不仅千辛万苦，付出了长期的巨大劳动，以谨严不苟孜孜以求的精神，完成此详湛精审之大著，而且动员全家……共襄义举，印出此书。我与聂老同在出版社工作，多年交往，……曾有笺释他的旧体诗的心愿，在他生前曾向他提起过。由于鄙性疏懒，迟迟没有动手，这是我多年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聂老已逝六年了，每念及此，愧对故人。现在先生完成了这件嘉惠士林的有意义的工作，义举热肠，使我非常感动，非常钦佩！聂翁周婆泉下有知，也当莞尔颔首感到欣慰吧。”

2. 1992 年 4 月 22 日，安庆，石家麟：“先生为中国学术（诗歌研究）填补一大空白，又满足了酷爱聂诗者的愿望，真是功德无量也！”

3. 1992 年 4 月 29 日，肇庆，章国栋：“书昨天收到后，即读了半夜，我已完全为你的翔实资料、精心笺注所吸引，您真是为当代诗词作出了一件大好事。”

4. 1992 年 4 月 30 日，合肥，江天：“大作拜读，感慨良深，尤其对您锲而不舍的精神，钦佩之至。……你老这次注释聂诗是功德无量的一件大事。聂诗不注解看不懂。”

5. 1992 年 6 月 17 日，沙县，林千典：“看了注本，知道不少本事，及许多

名家的评论，很受启发，再次感谢您老的努力，‘四年辛苦不寻常’!”

6. 1992 年 6 月 19 日，北京，谢云：“看到您为了了解包于轨其人其事，不但与有关人士及机关频频通信，而且亲到北京访问了文怀沙等人，还到了包于轨家过去的住处去访问他过去的邻居。只此一事便足见您的认真精神，令我深为敬佩。……聂老泉下有知，当含笑曰：世上知我者毕竟有人。”

7. 1992 年 6 月 30 日，北京，舒芜：“您注聂诗……首先是坚毅精神，……其次是科学态度。您言必有据，必有最确凿最权威的文献根据，不以其为习见常闻之语而稍稍掉以轻心。”

8. 1992 年 7 月 11 日，南京，程千帆：“承赠聂诗续编，感佩之至。此种锲而不舍之精神，真当世所希也。”

9. 1992 年 7 月 24 日，北京，李家许：“没有这许多注解，聂诗仍然在一个小的圈子里流传，这种‘帮忙文字’绝对少不得，不是小帮，而是大帮。至于是否需要逐句注释，还可听听不同层次读者的反映。……在我看来，再一个遗憾是缺少串解。有些诗，虽有句解仍难使人会意。串解自然难度更大，你是否觉得没有多大把握，知难而退?”

10. 1992 年 8 月 28 日，长沙，刘坦宾：“拜读了您编注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正续两册，对您不辞辛劳搜集罗掘，不计报酬、不虞毁誉的高尚情操，非常感佩。……旧诗今译是一件费力难讨好的事。对于聂绀弩体这种以谐笔出之、潜台词丰富的诗作，尤其如此。如一味直译，极难传其神韵，见其旨趣，徒留遗憾于生卒之间；苟一不慎，还难免厚诬作者，也难逃森严文网，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先生勉为其难，知难而进，为聂诗的同好，提供了一些精彩允当的译文，令人感佩。但千虑一失，似亦有可深入斟酌，使其更臻完善之处。”

11. 1992 年 9 月 9 日，益阳，蒋天桂：“说句内心话，您对聂绀弩同志的诗作的研究实在可算是十分全面而又深刻的。您为聂诗所作的注解，体例谨严，解说精当，注释详赡，引证丰富；‘聂诗’和‘注解’两者相得益彰，堪称全璧。”

12. 1992 年 9 月 11 日，北京，章文龙：“时代背景，诗人的生活经历，诗的本事，……聂诗注在这些方面是辉煌的。9 月 22 日：注中的‘侯按’实在好。……有的‘按’，不但重要，而文字亦很精彩。……读聂诗和侯注后，令人对诗旨诗意思而不解者，还有些，如：1.《冬末》，2.《天上神仙》，3.《杯底》。”

13. 1992 年 9 月 22 日，广州，饶鸿竞：“从鲁迅博物馆得到《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续册）》一本，有您的详细注解，读了十分敬佩，得益良多。我很想得到先出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以配套。”

14. 1992 年 10 月 14 日，番禺，何永沂：“《全编》及《续册》，先后拜读，

在您注释的帮助下得窥聂诗的全貌及其精髓，真是人生一大快事。……先生'注聂'精神已在诗坛众口皆碑，值得敬重。（何并附寄 1992 年 10 月 3 日香港《大公报》载何永沂《名曾羞与鬼争光的出处》一文的复印件，其云：'侯氏为了查明聂诗中的古典和今事，从一九八六年起，花了四五年时间遍访或通信联系国内外有关学者、专家、聂老的亲朋"牢友"，可以说，他的注释是相当详尽和准确的。'）"

1993 年

1. 1993 年 1 月 5 日，陆丰，陈章："先生为聂诗详注，功不可没。先生的治学精神，更是感人至深。"

2. 1993 年 7 月 25 日，北京，白肇杰："友人示我《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聂诗之一特点为善用典故，广采博引，深邃难解。……逐一索源注释，予读者许多方便，且能领会诗人用典之妙。……诗中涉及百二十余人，……也——追索其人其事、与诗人关系，经八方探询，甚至奔波寻访以弄清各人下落，此一工作兼有历史参考价值。"

3. 1993 年 8 月 14 日，北京，周伯廉："向老年大学同学借到您注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从头诵读，爱不忍释。聂公诗……因用典多，如不注解，后人将囫囵吞枣，不知深味。幸有旁征博引，多向聂公之朋友或赠诗之对象采访当时写诗之背景，使读聂诗之人更觉亲切！您并考订聂公写诗年月与后来情况，使读者前后查对更觉清楚。您为注此书花费离休后的光阴和精力不少，您的功绩将永与聂诗共存也。"

1994 年

1. 1994 年 1 月 11 日，汉口，李师金："有些词语不必注释，删掉更好些，如……"霜"、"廿年"，这是人人皆知的常识，不注可省文字。钱锺书对此有过详尽的论述：'典故寻常而加注，是赘缀也；既加注而不遍，是挂漏也；进退失据，恐难自解。'又，2 月 17 日：接台湾一诗友寄来一本《梅花馆主诗联觭编》（一巨册）其注释不厌其详，联想到我上次对您提的建议显然是很片面的。"

以上，针对第一次印本致信侯井天的读者有 44 人。

以下，针对第二次印本致信侯井天的读者有 88 人。

2. 1994 年 1 月 26 日，济南，"九十一叟靳星五"："对你拼死拼活，排除万难，搜集资料，句解、详注、集评聂诗……为聂诗探秘钩沉，为宏扬旧体诗事业，耗费了大量精力和财力，做了一件有利当代、泽及后人的大好事。非常感动！"

3. 1994 年 1 月 26 日，临沂，王汝涛："先生编注聂绀弩先生的诗，觉得不仅工作有益学林，且胆识亦非常人所及。涛长期欲购《散宜生诗》，迄未购得。今得见全一帙，幸何如之。谨向先生致敬。"

4. 1994 年 1 月 29 日，靖城，严立青："先生费力自费出版了所注聂诗，心下大喜过望。历年来我从各种报刊抄录了数十首聂诗，虽盼得观全豹，而不知觅之何方。今幸得先生为广大诗词爱好者完成此一大事，真是功德无量，特深致谢忱。"

5. 1994 年 2 月 2 日，梅州，丁思深："衷心感谢你为人们提供了如此醇味隽永的精神食粮。"

6. 1994 年 2 月 3 日，合肥，江天："对你为后世造福的精神，实在感动。聂诗记录的二十多年是非颠倒的历史是痛苦的，也是值得我们认真纪念的。"

7. 1994 年 2 月 12 日，徐州，张瑞泉："聂老的一生可谓坎坷至极，也令人钦仰至极。侯老不顾年迈编成此书，不仅是对聂老最好的纪念，也令作为后辈的我们钦佩不已。"

8. 1994 年 2 月 28 日，石家庄，方瑞："作为一个对聂翁人品、诗文都崇敬的人，我对你为研究介绍聂翁所受的艰难、辛劳深深表示敬意。"

9. 1994 年 3 月 6 日，佳木斯，唐俊生："您离休后历尽艰辛，编辑、注疏聂绀弩旧体诗，……如果没有相当的毅力、学识确办不成。聂，人物殊，诗绝好，您把他散佚诗作搜集起来加以注释、出版，这对当代文学是有无量功德的，社会上自有允当的评价，在我，则得到您的编注本，……实是幸甚。"

10. 1994 年 3 月 6 日，肇庆，章国栋："《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增补、修订再版，极为高兴，你为此出了大力，作为聂诗的爱好者，在此向你表示深深的感谢。又，4 月 11 日：重印的《聂诗》比初印的资料更为翔实，注解更为精密，朋友们都很喜欢，如有存书希望再寄三册。"

11. 1994 年 3 月 11 日，北京，白肇杰："新版历经七年苦辛爽然面世，可喜可贺。已粗略翻阅，较旧版增益部分，又见到你的心血。古稀之年仍从事如此烦琐工作，真有些愚公精神，为后世留下功德。"

12. 1994 年 3 月 12 日，北京，高景鲁："吾弟历经折磨，又学有根柢，精心诠释，谅多会心。作为读者，与作者虽昧平生，而遭逢差似。'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同怀相应，理有固然，得幸先睹，洵为快事。"

13. 1994 年 3 月 12 日，北京，戴行健："像这样卷秩浩繁的工作，由您这位身体和眼睛都不算太好的老人来完成，实属不易。您付出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我要感谢您为这本'全编'所做出的牺牲和努力。……您坚忍不拔的精神，永远是我前进的动力。

"今天家中来客人，姓何名纯渤，原水利部副部长，去年曾获'八十不老'杯国际网球邀请赛冠军，……他见我正在看'全编'，也拿起一本翻看，立刻

爱不释手，当即付款拿走一本。

“这样，……希望再给我寄一本来，谢谢您。”

14. 1994 年 3 月 17 日，广州，李鸿智：“我们非常感谢您老为聂伯、为聂伯的亲友、为文学界做了一件既辛劳又十分有意义的业绩。……聂老的精神不死，他的诗及你的劳动结晶，将成为社会的财富，激励和教育我们的后来人。”

15. 1994 年 3 月 19 日，成都，刘友竹：“我最感兴趣的是你辑录的那些函件和文章资料，有些本事和底蕴都赖以及时抢救和保存，聂翁在天之灵，亦当笑慰矣。先生七载操劳，实在是有功于聂翁，有益于艺林，我谨向你表示谢忱。”

16. 1994 年 3 月 25 日，青岛，袁林：“几天来，我抽暇（有时是深夜）学习与拜读了此书，虽不是全部只是部分，但我已深深地为聂绀弩同志的旧体诗所打动，这确是我国诗坛上崛起的‘一株奇花’。……尤其看到你老用去七年时光为其所作的注释、句解，真令人感佩不已！诠释之详尽、确凿，语言的通俗朴质，更加说明你的文学造诣之深。”

17. 1994 年 3 月 29 日，北京，徐静吾：“聂绀弩诗，别有妙味；写得好，注得妙。幽默、诙谐、语意双关；凄楚而愉欢，辛辣而达观；看似淡雅，实乃深沉。这部珍品，心血所凝，使人动情。书来后，老伴范兆林抢先读后才给我读。请接受我们的谢意、祝贺和慰劳。”

18. 1994 年 3 月 29 日，北京，陈明强：“读关于聂诗的句解、详注、集评，再次为你的治学精神的谨严、艰苦卓绝的努力、丰硕的成果而感动。聂诗固好，也正因为遇到你这位知音、解人，才能更广泛地传扬。人们研读聂诗，获益自然是多方面的，我作为旧体诗的启蒙教师，更有一点与工作有关的想法，这书应当作为学诗的教材，旧体诗如何反映现实生活，如何拓展题材，运用口语，活用新典、旧典，以至句法的变化，都值得仔细观摩。这对当前的旧体诗中的官气、暮气、空话种种不景气可能起扭转作用。一句话，它确是旧体诗改革的方向。我准备自己先实行起来，开聂诗讲座。有了老兄注释本，备课也不难了。”

19. 1994 年 4 月 9 日，番禺，何永沂：“匆匆一读，觉较旧本又进了一大步，内中有多少先生的心血在。……聂学方兴，聂诗中有不少问题尚待通过讨论来弄清，但您的注本已打下很好的基础。我同意‘词典’之说。”

20. 1994 年 4 月 12 日，成都，于志民：“我看此书有几个优点：1. 收集得全；2. 对书中的人物加了注明；3. 找到了聂诗的佳句的来历和借鉴；4. 辑录了一些评语和鉴赏。依我看还有些缺点：1. 有些注释太琐太细，如狼、虎之类；2. 从艺术角度分析不足；3. 可能有误（于举例，侯略）。不知以为然否？大作将使聂诗有更多的读者，实为功德无量之事。”

21. 1994 年 4 月 28 日，汉口，李师金：“不仅所集聂诗是最全的，而且注

释、诗评也是最‘全’的。……以你如此高龄，完成如此浩繁的工作，不有惊人毅力，广泛的知识，何能竟此大功！注释、评赞都注出出处，不解之处不作强释，显示一个学者谨严、谦逊的高尚风度，是非常令人钦佩的。您常于注解独抒己见，……我就喜欢听这样的话。”

22. 1994 年 5 月 10 日，集贤，杨小源：“读聂诗、侯注和集解，很费时日，到今天全读一过，有的看了几遍，没什么可说的，只一个好字，诗好，注也好。难为你七年功夫，很值得的。这次通读，对聂诗了解得更全面了些，更深刻了些，但又一言难尽。”

23. 1994 年 7 月 11 日，乌鲁木齐，凌成澜：“书已收到，拆而读之，直到深夜，情动而不禁。”

24. 1994 年 7 月 13 日，北京，朱静芳：“好多读者的评语很好，能理解聂诗的诙谐是嬉笑背后……在流泪、泣血，不止为自己，更为广大的知识分子，……真实地记录下来了。这全是您的功德无量啊！这全是读者有了注释后的理解的心声啊！”

25. 1994 年 7 月 14 日，德阳，魏绍桓：“您的奉献精神令人感佩！《全编》的出版是您的成功！是您的胜利！也使聂诗的爱好者受益不浅！我是聂绀弩先生的崇拜者，四十年代他在重庆编《新民晚报》副刊《呼吸》时，我也曾有过拜识之幸，他的遭遇令人为之浩叹！”

26. 1994 年 7 月 18 日，宝清县，马耕耘：“以七年之力上下求索，钩深致远句解、详注集评聂诗，劳动的艰辛可以想见，的确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可敬可敬！您的注与聂诗相得益彰，注释解说很有自己的特色，由于深味聂诗精神，许多地方注释得精彩而有趣。不仅为读聂诗提供了极大方便，而且起到了开启思路的作用。微觉不足的是有些词语注释过细，如“霜雪”一类生活常识的词语就可不注，我想翔实和过细是有别的。这类词语并不是很多，去掉了反而更好。”

27. 1994 年 7 月 22 日，北京，王存诚：“有所谓“史诗”者，那是文而兼史，但能当此任者极少。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段历史正与我辈及我们的前辈休戚相关，聂绀弩的诗可以说是为这一时代作证之作……。因此您做这件事实在是有功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的。又，1994 年 4 月 12 日：对您“注聂”的精神和功德万分感佩。……我们相信，把聂绀弩留下的这份宝贵财产保存下来并传给后代，实在是许多人的心愿。”

28. 1994 年 8 月 2 日，南昌，熊盛元：“今日终于收到聂旧体诗全编，……际此钱欲横流、上下交征逐利之时，先生仍能默默耕耘，罄尽私囊，以救精英文化，令我辈钦服不已。……聂诗独树一帜，脍炙人口，多余二册，拟赠素心友人，以广流传。”

29. 1994 年 8 月 4 日，武汉，贺苏：“聂诗注解，费吾兄心血不少。无私的

劳作本身，就是一首好诗，值得今人与后人反复吟诵也！又，8月15日：弟七十有八，双目近盲，但仍借助放大镜，费三日之功，看完了全编注解及译释，受益不浅。聂翁之旧体诗，笑语中饱含血泪，琐事中高悬史鉴，是一部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苦难历程的实录。如无老兄用尽心力之详注，数十年后，其中不少诗篇的‘本事’与‘今典’，将沉为难解之谜。仅凭这一点，您的功德无量。……聂翁人格高，诗格亦高。他的《散宜生诗》，确乎为旧体诗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拙诗（《黄鹤楼“诗话”》载《武汉晚报》）有句：‘往矣毛公又聂翁，吾哀三楚失诗雄，何人再辟新天地，独上江楼望远峰。’已表示了我对聂诗思想与艺术的评价。侯兄，面对您的心血——《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我想，每个聂诗的读者，一定会向注解者顶礼下拜的。聂诗不朽，侯注亦将随之而不朽。”

30. 1994年8月4日，兰州，王传明：“您的笺注，总起来说是很好的，它为今人与后人阅读聂诗扫除了障碍。有些地方还可以注得更明朗些，但就目前来说，只能如此。笺注不仅有功于聂老，更有益于读者，“聂诗功臣”之说，您实在当之无愧。”

31. 1994年8月7日，什邡县，文宗愈：“你不畏年迈，不辞辛劳，详注聂诗，为读者扫清‘路障’，汗马功劳，不可磨灭，定会受社会广大读者的铭感！”

32. 1994年8月11日，绵阳，张一璠：“聂老，文坛宿将，其诗自成家数，我是早有领教的。他也是我素来敬重的老诗人，且是一个自有风格的人，有人格力量的人。可惜人生坎坷，多罹不幸也。中国文人，自屈原、陶潜、李、杜、苏、辛以来，多半如此，诚如白居易所谓：‘但是诗人最薄命’啊！人说‘国家不幸诗人幸’；亦说‘爱情不幸诗人幸，赋到相思句便工’。我则说：诗人不幸文史幸，因有如此不幸诗人，以其灿烂诗章而辉耀文学史之谓也。侯老，……有程千帆先称侯老“墨子”，我则以为侯老是追日不舍的夸父，其执著之精神，在今天这个世风之下，殆有几人？聂老泉下有知，亦当含笑矣！”

33. 1994年8月28日，萧山，周明道：“经您老注释、集释后，变成一部时代的信史，记录了许多可贵的资料，您老是聂翁的功臣，您老为文学事业做了一大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您的。”

34. 1994年9月3日，北京，张凯夫：“我的老朋友吴明珍是教物理的，已退休，读了聂诗后，大受教益，对老哥的功德亦颇为钦敬。嘱我捎个口信：对不畏辛劳广播芳馨的人表示非常的感谢。”

35. 1994年9月11日，北京，乔雨舟：“粗粗浏览一下，感到注解详尽，对研读聂诗大有裨益。深深感谢你在注解聂诗方面所作的努力，后人当可无“只恨无人作郑笺”之憾了。愿你继续完善大作，争取以后公开出版发行。”

36. 1994年9月15日，呼和浩特，杨启如：“聂诗全编，捧读欣跃，先生以七年辛劳，完成此浩大工程，令人感佩。诗词绝佳，注释臻妙，先生辛劳功

德无量，聂翁泉下应欣慰。唯印刷稍差，阅之太费眼。”

37. 1994年9月20日，南京，季龙华：“聂老诗全编早已收到，谢谢您为骚坛做了一件大好事。”

38. 1994年9月24日，西安，贺开秦：“聂是一个奇人，经历坎坷，文名享誉海内外。先生如此贡献力量，为其诗句解、详注、集评，事迹实为动人，甚为仰慕。又，11月7日：除了读聂诗以外，主要读阁下的注释材料，这里面有许多珍贵资料，可以说是‘沧海遗珠’了，所以我很喜爱。”

39. 1994年9月27日，杭州，欧阳诚：“书非常好，侯老不辞辛劳，弘扬诗教，至堪钦佩。老友杭州大学陈宗谷教授看了书，要我割爱，我把书给他了。……请再寄一本给我。又，1994年11月3日：您为搜集、注释、印行聂诗做了大量的工作，惨淡经营，以底于成，颇不容易，没有事业心、没有毅力是办不成的。我爱聂诗，尤感于您的敬业精神。”

40. 1994年9月28日，武汉，张亚文：“在一位诗友处偶见《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爱不释手，过去曾读过聂诗，但未获其诗集。同时，非常钦佩您耗时七载，做大量收集、整理和注释，给聂诗普及和宣扬，作出无私奉献。”

41. 1994年10月4日，北京，郑炳纯：“聂诗全编（昨日收到第二次来书）。连日拜读，敬佩先生大诚大勇，为读聂翁诗者开方便广大之门，厥功伟矣！”

42. 1994年10月4日，天门，杨九如：“侯翁慧眼识高士，妙笔解奇诗，在注释中提供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相与赠酬者的生平；订正和补充了以前出版的古代典故、现代用语、地方土语的解释；并以集评的形式将时人的评价摘要刊列：这对现在和今后的读者对诗的理解有极大的帮助。然诗无达诂，确解为难。”

43. 1994年10月11日，潮州，胡卓民：“万分感谢你邮来聂诗全编，美在全而有释。……你自费搜、释、印，此种精神，只有三十年代那些“左联”作家中一部分贤明文人才能做到。十分可敬。”

44. 1994年10月30日（收到），杭州，潘德吾：“我从诗友处得到《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一本，感到注解很是详细，足见先生花下不少心血，特表敬意。”

45. 1994年11月5日，枞阳，吴拯：“寄来聂老诗全编，如获至宝。昨晚一夜未睡，喜翻聂老之诗和您老之解，毫无倦意。聂老诗诙谐洒脱，且具有很深的内涵，读后令人回味无穷。但此老博大精深，诗中用典，顺手拈来，泽然成趣。诗中本事不易被读者了解，颇觉艰涩，一经注解，明白如话，则妙趣横生。先生之功确如裴松之于陈寿也（裴注《三国志》重在补充史实，不重在字面也）。”

46. 1994年11月9日，合肥，胡冰：“对聂诗仰慕已久，今得您注解全编，

欣喜之情，可以想见。非常感谢您做此有意义之工作。多年艰苦进行收集资料加以注释，甚为钦佩。”

47. 1994 年 11 月 11 日，长治，孙力：“从你处邮购了《聂诗全编》，通读了两遍。……对于你的顽强精神，我很钦佩。大家都是聂诗的爱好者，可谓有缘。”

48. 1994 年 12 月 5 日，柳州，罗明亮：“我囫囵吞枣翻了一遍，诗极有特色，评、注极好，对我这类读者帮助极大。真是爱不释手。”

49. 1994 年 12 月 19 日，本溪，苏寿同：“得书后，大略翻看一遍，颇有诗坛不再空的感受，李杜之声鲁迅之唱，重来耳边，兴奋不已。加之先生的注释可谓合璧，于发挥聂诗大有裨益，此真乃先生之一大德也。”

50. 1994 年 12 月 23 日，太原，陈婴：“我非常佩服您学识渊博和毅力，每首诗的诠解，使我辈水平者，更加深了对聂老诗的理解和阅读方便，‘启后’二字真是功莫大矣。……我以为不仅捧住聂老血泪所成之诗感到沉甸甸的，也似乎觉得您的辛勤汗水，……它简直是一部百科丛书、词典。”

51. 1994 年 12 月 23 日，和平县，凌新南：“虽然阅读了部分，但收益匪浅。先生花费多年心血，使得聂诗再版行世，实是艺林喜事、幸事。作为一位爱好者，我向您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感谢。尊编的许多优点，读者一看便知。”

1995 年

1. 1995 年 1 月 8 日，武汉，张亚文：“《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经您注解后，读来令人更加清新隽永，对聂诗普及流传相得益彰。我们购买后，经过初读精读，受益良深。”

2. 1995 年 1 月 22 日，重庆，丁访鱼：“学长对聂老遗诗所作之贡献，聂老地下有知，当引为高山流水，通天一奏。而学长在当代诗坛中亦为人所敬慕。”

3. 1995 年 2 月 11 日，成都，杨世元：“古人能以《汉书》下酒，乙亥春节中就是持着你的‘全编’而自得其乐的。阅读中很感谢你这位有心有志的人，……读了聂诗，却又觉得他的诗堪称‘诗史’，该有人或笺或注，写出诗本事来，你是党史界的老同志，既有‘忧乐先后’的情怀，又有调查研究的基本功，转而为聂诗作《春秋》，自然是最好的人选了。我知道工作量会有多大，何况又无组织依傍，又乏财力依托，没有强烈的‘忧乐先后’之心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韧劲，这项“编务”定准拿不下来。”

4. 1995 年 3 月 25 日，北京，谢韬：“你所编之‘聂诗全编’，真是功德无量，为文学史作出永世不磨之贡献。……你费尽心力编成这全编的心情和毅力，我很理解并非常敬佩，可惜我无缘相识。”

5. 1995 年 3 月 28 日，南京，石璜：“您费时七年编成《聂绀弩旧体诗全

编》，而且经历磨难，终于幸获准印。作为绀弩翁诗的喜好者、崇敬者，特向您致以衷心的祝贺与感谢！谢谢您做了一件国内多少人盼望而久盼不得的大好事！……急欲求得是书，如久旱之盼甘霖。又，4 月 9 日：我以为尊书可贵之处不仅在于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散宜生诗》增补一百多首佚诗，而且更为难得的是您的一些评注极为丰富可贵（如《林冲》二、三、四），窃以为可与钱锺书的《宋诗选注》比美。（虽然有的读者指出有些注过细似不必要，这没有什么，再版时删去一些就是了。）”

6. 1995 年 4 月 16 日，射阳，卞云祺：“诗集收到，喜出望外。侯老壮举、雅举、义举也。华夏五千年亘延不衰，不在庙堂在江湖，不在贵胄在黔首，不在歌颂在控诉，不在怒目金刚，在淡泊明志，诚正气矣！……再致敬仰、敬重、敬佩、敬礼。”

7. 1995 年 4 月 17 日，临洮，苟守义：“您为绀弩诗作注之精神实在感人，尽管有些同志认为无须解者也解了，但我认为这就是您的精神所在：一、认真；二、能使今日的中学生读懂，以便普及古典诗词；如同我这样离退休后喜爱诗词的初学者，更是一本宝贵的工具书，不光是欣赏了聂老的诗，而且也从中学到了聂老的高贵品德，还学到了不少的、多方面的知识。因此，我可说对该书爱不释手。这全是您的一片丹心奉献，否则，我对聂诗是难以问津的。”

8. 1995 年 5 月 21 日，衡阳，张道平：“接到您老远从山东寄来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欣喜之情实难言状。因一则病体，二则心切，暂时只好粗读、先睹为快。试着写了一律一绝，抄呈于另页以就教。《喜读聂诗，赠给山东侯井天老同志》：先生风范实堪钦，垂老犹甘献寸心。漫道高情天下少，争夸慧眼识真金。”

9. 1995 年 5 月 22 日，彭泽，汪秉笔：“最近一位我远在重庆的朋友，千方百计地给我买来了一本真正的宝书——你编注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在病榻上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极仔细、极认真地通读了全编，可以说一字不漏。这样的好诗，琅嬛秘库也没有，……侯井天先生用了几年的时间，搜集、整理、注释，自费出版聂大师的不朽诗篇，单就你寻访包于轨先生的事迹来看，你历尽艰难，九死不悔，真催人泪下。……你是衔石填海的精卫，你是炼石补天的娲皇！……这样一部光芒四射、震铄古今的正气之歌，这样一株独一无二的文艺之花，却由一位私人自费出版，岂不大可哀耶？（时年 79 岁）”

10. 1995 年 6 月 16 日，北京，王存诚：“侯井天先生与聂绀弩原非亲故，而‘耗时七年，幸获“准印”’出版这么一本书，从经济上心甘情愿地做出了重大牺牲，可谓‘不合潮流’。所以这种精神就特别感人。可以相信，聂诗在今后会有更全更好的集子和研究著作问世，这是聂诗本身的价值所决定的。然而，侯编却有着无可代替和不能磨灭的功绩。其一，本编辑录了翔实的第一手的本事材料，涉及现代与当代人物一百有奇。这是编注者付出了汗与血的代

价，从时间老人手里抢出来的，就在这个最近的印本面世之后短短的一年间，又有好几位提供了本事资料的老同志辞世。这些资料的宝贵自不待言。其二，这是目前最全的集子。考虑到聂诗写作和发表的环境，要做到无遗珠之恨，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集子已差不多是现在能做到的最大限度了。从注解集评中还可以看到聂诗发表、成集的轨迹，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文学现象。……侯注的又一大贡献是尽可能地钩稽出了每首聂诗的写作年代。聂绀弩自己编诗不论年代可能自有道理，但了解了各首诗的写作年代对知诗知人确实大有裨益。按时间的线索略加寻绎，就不难看出聂绀弩思想发展的脉络，从而沉浸在聂绀弩的诗中就像是跟着他重历一个伟大灵魂的‘苦难的历程’。对有的聂诗有‘不易解’、‘不宜解’之说，不易解处首先在典故，古典可绎，本事难寻。幸运的是，侯注全编在这两方面都帮了大忙。

又，1997 年 9 月 23 日：罗孚有功于《三草》，但文（指《九年辛苦出奇书——侯井天和〈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侯注）末评曰：‘却不一定要这样花力气吧’，却非的论。……至于说青年不懂，却不是白担忧。……我堂弟，岁数比我小多了，是出身革命家庭的。读了我赠他的《全编》后觉得是在看从前的事，别人的事，很难与当前与自己联系起来。他想这是不可避免的吧。但您为国为民留一代信史，为新文化传薪的‘痴’心是绝不会白费的。

又，1997 年 8 月 16 日：聂翁并没有故作曲折，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之类。我以为读聂诗应从平易处看，而不故意从艰深处寻。聂翁是新文学大师，他的诗中往往有平易如话者，而高明处却在这平易背后的深沉。”

11. 1995 年 6 月，芜湖，《晚晴》杂志编者：“我对聂先生的《散宜生诗》集，……佩服得五体投地，特别对《北荒草》所写劳动的篇章情有独钟，这不仅因为其诗风新颖、诙谐，于冷隽中见热烈，而且我有类似遭遇，读来备感亲切。……侯编《全编》注解之细，搜罗有关本事、评论之详，付出辛劳之大，都非目睹《全编》所能想象，令我十分感动。”

12. 1995 年 8 月 8 日，北京，王浩天：“您为收集、注释和出版聂翁诗做了出色的工作，但有幸获得一本聂诗全编，还是几个月以前的事情。这本书收集得齐全（虽然还不可能是全部）、注释精细，以及您为此作出的大量投入，令人非常感佩。聂诗自然是当代诗词的上乘之作，您的注释也完全称得上是珍品。聂诗侯注，可谓珠联璧合，聂翁泉下有知，定当引为知己。我往日读《散宜生诗》至“岂谓人诗世定传”时，曾在句旁写过这样的话：如此高人，如此奇诗，焉得不传！现在看聂翁其人其诗，以其自身的辉煌，传自然是毫无疑问的。作为一个聂诗的爱好者，我愿借花献佛，套用前人的成句送您两句诗，以表示一种钦佩感激之情，曰：字字看来都是玉，七年辛苦不寻常。”

13. 1995 年 8 月 22 日，韶关，王春讯：“我函购了由你注疏出版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深感庆幸。因为聂诗独树一帜，太吸引人了。不是学识渊博、

才华出众，是写不了这样的诗的。我为买这部书，不知托了多少人，也叫本地新华书店联系，均无法买到，现在终于如愿以偿。很想从中学聂诗的风骨和格调，哪怕是一点。的确要想学到手，也实在不容易。……你这种大道精神，使我深为感动和钦佩。……我初看了一遍，从注疏中了解到聂诗的来历，增添了不少古文学知识，你的辛劳没有白费。谢谢！”

14. 1995 年 9 月 18 日，稷山，杨山虎：“看了《全编》后，我真为你在搜集研究聂诗方面所花费的精力和心血而感动。你为挖掘和保存祖国这一文化遗产做出了很大贡献，请接受我一个远方朋友的崇高的敬意！”

15. 1995 年 10 月 20 日，成都，刘光洁：“您的聂诗注解，可谓最为完整与翔实，对读者学习与理解聂诗，帮助很大，受益匪浅。我们四川省老干部活动中心诗词研究班都将细细捧读。”

16. 1995 年 10 月 20 日，南京，周瑶玺：“敬慕之意，随读聂诗全编而日甚。先生十年心血似全在聂诗笺注、校勘。程千帆先生语：‘墨子精神’，旨哉斯信！先生宏著，将随聂诗而垂之久远。又，1996 年 5 月 21 日：首先阅读了增补的佚诗、代跋新增部分、关于散宜生诗的评论，益感资料收集之勤、锲而不舍，极其难能可贵。读了爱不释手。……是聂诗风格、内容都是空前绝后的，许多古典、今典，如无注释，很难看懂。我是学微生物的，于文于史，都是门外汉，今对聂诗如此钟爱，皆先生疏导之功也。”

17. 1995 年 11 月 16 日，柳州，罗远明：“您连续八年搜集、注解、几次改版印刷、发行聂绀弩旧体诗，精神感人。我极敬仰聂绀弩同志的人格，非常热爱他的旧体诗，也从你严谨的敬业精神中得到激励和鼓舞。”

18. 1995 年 11 月 18 日，长沙，黄粹涵：“聂先生于人生世相，有自己的见解，敢于坚持并表示自己的见解，其表达方式也不太循规蹈矩，有其自己的风格。所以他的诗可读，也可传。过去在报上偶尔读到几首，都剪存下来，现在得到一个全集，十分高兴。……老兄为作注花了八年精力，四处奔走查证；又为出版倾其所有，了不起。大而言之，是为文化，小而言之，是为道义。斯世岂有第二人哉！”

19. 1995 年 11 月 18 日，盐城，张正洲：“我对聂公的诗，崇拜得五体投地。他是把旧体诗，用时代语言注入时代感情、风貌的第一人。从见到《散宜生诗》后，读之爱不释手。……聂公的诗可作为我们的范本。”

20. 1995 年 11 月 20 日，青岛，袁林：“（聂绀弩旧体诗）‘注释本’，是您老多年心血的结晶，您于垂暮之年有如此惊人的毅力和智慧，为我国诗词王国开创辉煌成果。我想，任何一个热爱绀弩诗词的同志，都会对您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深深的谢意！”

21. 1995 年 11 月 21 日，潮州，谢逸：“青年时代读过聂的杂文，对他的人格和文风十分敬佩。他的旧体诗词则未读过。去年由友人寄钱邮购，托你直接

寄我……。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我是把它作为学习传统诗词的范本细细研读的，实在感谢聂绀弩写出惊天动地的诗，也感谢你花了八年的时间不懈的努力为之句解、详注、集评，实在太宝贵了。书中对本事和用典的注释是很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这些涉猎不广的人更好地了解诗的内容。”

22. 1995 年 11 月 22 日，北京，陈莱芝：“兄以严谨治学著名，尤以对一代文学大师聂公绀弩旧体诗的潜心研究，至诚至善的学风，功德无量的成就，确实可敬可贺！（《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我已多次拜读，实在受益匪浅。从中我也悟到一点：像聂公这样大家大作、博大精深的诗品，欲要高质量诠注，则非兄莫属耶！”

23. 1995 年 11 月 23 日，汕头，李石明：“你孜孜不倦地搜集聂绀弩遗诗，一再编辑、注释以及补充出版，这种精神，……作为一位真正中国文化的传播者，都无愧无悔矣，钦佩之至。”

24. 1995 年 11 月 25 日，什邡，文宗愈：“我……对聂诗特别爱好，喜其意新句工，情真意切。袁枚说：‘选诗如选色，总觉动心难。’聂诗每首都能扣人心弦，读之意永情深，久久不能忘怀！”

25. 1995 年 11 月 25 日，北京，贾锡田：“最近有幸看到您注解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非常高兴。感谢你做了一件功利千秋的大好事。我们总参塔院干休所夕照明诗社诗友们都渴望得到一本（其中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十人）。”

26. 1995 年 12 月 4 日，郑州，郑婷：“借到一本《聂绀弩旧体诗全编》，读了几首，即爱不忍释，惊叹天下竟有如此好诗。特别是详尽的注释、精湛的按语，对读此诗有很大帮助，使人受益匪浅。您为这本诗集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感佩之余向您表示真诚的谢意！”

27. 1995 年 12 月 17 日，南京，朱静芳：“据我所知，今人拜读了您详注的聂诗，启发众多诗人的兴趣，好像要学习聂诗的新潮将临似的——您等着看吧！我因前几年组一诗社——莫愁诗社，认识诗人较多，有此感。”

28. 1995 年 12 月，高旅致邵济安（王存诚夫人）：“称赞侯井公，实在应该，他太努力了。”（见王存诚《敢当史诗聂绀弩》）

1996 年

1. 1996 年 3 月 25 日，齐齐哈尔，周凤岐：几年前在朋友处曾见过聂诗，并且这是诗友们在一起常常谈到的话题，今得之，如获至宝。先生注释聂诗之事久闻，甚是钦佩。这繁重艰辛工程的完结，在当代诗词界被盛传，大家感激你。我以为在当今诗词史中，它将会占有浓重的一章。

2. 1996 年 4 月 2 日，梅州，丁思深：我是聂老人格、旧体诗的崇拜者，日常常把聂诗置诸床头阅读、玩味。我同时又是个对你非常钦敬的人，你倾心倾

力搜集注释的聂诗，每一次的印本我都购置了。

3. 1996 年 4 月 9 日，北京，尚前：感谢您为聂诗付出了莫大的心血和辛劳，可称功在聂诗，功在士林。凡得此书者无不交口称谢！您是聂诗真正的忠诚的朋友，也是诗词界和诗词爱好者的最好朋友。

4. 1996 年 4 月 30 日，京山，张在军：您十年不辍地研究“京山人民的骄傲”的聂绀弩先生，我代表京山人民及“聂迷”向您致以深深的谢意！我真想为您燃炷香，拜三拜。

5. 1996 年 5 月 2 日，南京，李飞：我从朋友处得到您 1993 年 12 月编出的聂诗全编，十分钦佩您的工作如此深、如此细、如此坚忍不拔，终于解开了一个个的历史隐谜，造福于中国诗坛和子孙后代！可敬！我也是一个中国旧体诗词爱好者，当然十分爱好聂诗，它别具一格，……伟大的人、伟大的诗，今又有个伟大的“郑玄”作聂注，令我肃然起敬！

6. 1996 年 6 月 10 日，武汉，陈七：匆匆读完大作——聂诗全编，感慨系之：一、聂诗必传，今典的详注，你的功劳是太大了。请接受我的谢意。二、八十年代初我即集聂诗，终以工作忙而未竟，读你大作，我真可偷懒而放弃了。（6 月 16 日，陈七夫人萧雪玫函侯说：“陈七一生爱聂绀弩的旧体诗。”）又，6 月 28 日（“八十岁陈七”）：关于全编注、疏、译的做法，有人认为过于冗累。我则觉得可以。你的精力没有白费。我认为聂诗必传，你的释句，百年以后造福子孙后代是功德无量。奉上资料四纸，作为聂诗迷对耳耶十年忌辰的纪念。（侯按：资料四纸，其中一为：“为陈七同志题耳耶诗抄耳耶题一九八二、一 0、一六、北京”的复印件。）

7. 1996 年 6 月 14 日，广州，符静涛：聂诗我很爱读，聂的人格我很敬仰。他受左害，遭厄运，在极端痛苦的历史和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胸怀广阔，思想开朗，写出高水平、高风格而又诙谐的诗篇，读后使人感动，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聂诗用了不少典故，有许多看不懂，幸得你作了完善的注解，对学习欣赏聂诗有极大的帮助，非常感谢你，你辛苦了。

8. 1996 年 6 月 18 日，宁乡，谢照宇：红五月我去株州实验中学家兄谢长安家小住，有幸读到您耗时七年注解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一书，的确如获至宝，被强借而归。此种夺人之所好的行径，出于万不得已，也终不能据为己有。特此函询，您处还有没有此书可购？

以下，针对第三次和第四次印本致信侯井天的读者有 85 人。

9. 1996 年 6 月 27 日，廉江，周起寰、周治中：翁注编聂诗此书，实精美喜人，尤其是编注之内容更精美得无比可贵！既丰富又翔实，且深入浅出。这对理解聂诗之不同凡响，帮助甚力。（如对中国一段特殊历史记述和对一代身经其难者的心声表达以及诗体风格探奇创新等）都是令人最为钦敬和感谢之处，老翁这份艰巨而伟大的劳动，是影响深远，功不可没的。我们作为一个爱

好旧体诗词的读者，特顺此向老翁致以诚挚的谢忱。

10. 1996 年 6 月 27 日，北京，郭隽杰：《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新本，通阅数过，获益匪浅，资料丰厚，详实细密，弥足珍贵。……凡研究聂诗者，不读尊注，无以言也。

11. 1996 年 6 月 29 日，肇庆，章国栋：这次印本到后，我又全面看了一次。胡乔木说，《聂诗》是一株旧体诗的奇葩。我觉得您的注释也是一株奇葩。且不说这么多详尽的资料，费了多大的精力去进行收集、调查、核对、分析，但就文字的撰写、整理，得费多少时日呢！当今的出版界，要是能够多一点您这样的精神，多出一些如此高质量的书，该是多么的好啊！

12. 1996 年 7 月 13 日，天门，杨九如：患重感缠绵月余……病丧失了一切兴趣，唯聂仍对我的灵魂发生撞击，可起我沉疴，手把二、三印本相与对照，其完善处可谓更上层楼，吾兄之责任心与严审精神实令人感佩。

13. 1996 年 7 月 26 日，南京，陈仲明：今浏览此编，深为您为此书注解及查清有关细节的劳碌所感动。姚锡佩在《代跋》末尾说，“注释中也有过于细琐之弊病”，其实，依我之见，这本《全编》最擅之处，恰恰是注释详细，年轻人及其他人在浏览时免去查阅辞典之麻烦，更何况，诗词中有许多是词典中无法查清的。

14. 1996 年 7 月 28 日，北京，刘永平：先生以十年之精力，抉聂诗的奥秘，真读散宜生诗之津梁和宝筏也。……吾对先生详注抉密之功，佩服之至。

15. 1996 年 8 月 2 日，樟树，黄梦明：聂老一生际遇奇特、坎坷，大起大落，尝尽人间苦味，却自强不息，看破红尘，所写诗词，尽入化境，不幸的时代却造就了这一代风骚，这也是作恶者始料未及的。先生呕心沥血，劳神伤财，编出此书，可谓功德无量，先生之大名也将伴聂老长垂青史。

16. 1996 年 9 月 7 日，北京，王宗炜：《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释详尽，一些解释中肯，我们玉泉诗社社员都很称赞，本学期即以此为教材，由陈明强教师为我们讲课。

17. 1996 年 9 月 27 日，晋城，马鸿斌：为散宜生诗笺注句解，筚路蓝缕，同郑注解群经、裴注三国一样，利在当今，亦必名垂后世。

18. 1996 年 10 月 2 日，桂林，陈家彦（“时年八十有五”）：“聂诗注解”……对当前如何继承发展格律诗词，作出了可贵之贡献。继承发展格律诗词，主要是解决是否后继有人的问题。当前一般中青年，接触古典诗文不多，尤对格律诗词一知半解，而继承格律诗词的任务，又必须寄希望于中青年一代去完成。“聂诗注解”恰解决了上述问题。聂诗本身就突破了格律框架，又不违犯格律。“注解”以广博的知识注解诗句，帮助青年人读懂诗，是一本难得的写诗参考教材。今后应在广大中青年中广为介绍。近年来对继承改革方向逐渐明确，即当代人以当代语言写当代生活，主要一点是不能脱离格律，“聂诗”就

是很好的范例。

19. 1996 年 10 月 12 日，南京，薛文：对您把晚年的全部精力全部倾注在注聂诗上，使聂诗这朵“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得以绚丽绽放。使我们能读懂聂诗，为那个时代蒙受不白之冤的老党员、老知识分子的崇高的品格和坚贞的精神风貌所感染。……每当我读聂诗时，也看到您为此付出的心血和艰辛。我实在应该非常感谢您和敬佩您。

20. 1996 年 10 月 13 日，武汉，陶友松：我原以为个人出书不过因陋就简草草而成。未料到本书内容如此充实，装帧如此精美，校对如此认真。这是我近年所见到的编辑出版质量最好的书。……有幸到京山旅游。所以断断续续读了一些聂诗。这次得窥全豹实在是非常感谢阁下的丰功伟绩。古人有泪只双流，读绀弩诗确实需要有三眼同流泪。不过世事沧桑如云烟变化。我有一位京山籍的研究生，他已完全不知他有一位乡先贤叫聂绀弩。一次在京山“绀弩大道”上，与京山县一位领导话别。顺便问了一句何以称作绀弩大道，那位领导说：不太清楚，好象是古代有个什么人叫这个名字吧！散宜生老去矣！幸有阁下善本流传。这不仅是绀弩之幸、而且也是历史之幸，人民之幸也。

21. 1996 年 10 月 18 日，重庆，邹有星：初读聂诗，方知为先生注解，其注解之详实，考证之全面，论断之精辟，先生之才已非一般。非先生之引导，即读聂诗，亦不知其为聂诗也。又，10 月 31 日：先生笺注毅力，已为所有聂诗读者折服。

22. 1996 年 12 月 1 日，京山，张在军：综观《全编》一书，有两大特色：一曰全。……二曰详。……该书古今皆注，解说精当，引证丰富。但是注者连不少常识性的名词像水库、蚂蝗、乒乓球等也如汉语词典般一一作注，便显得繁琐了，完全不必要。这也算本书的最大瑕疵吧。当然瑕不掩瑜。……可算是当今诗坛、书界的一个奇迹！足见真正的诗人是不朽的。侯老说过聂诗全编“尽善美有待后人”，那么湖北的有识之士能否也来研究聂诗，尽聂绀弩家乡人一份心呢！（见湖北《学习月刊·十年磨一剑》1996 年第 12 期）

23. 1996 年 12 月 16 日，葫芦岛，张乃厚：聂老是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外的大儒，其功在国家、在人民，并非以雕虫小技争鸣者可比。在当时情况下，以杂文为诗，极嬉笑怒骂之能事。其表为诙谐，其里字字血泪也。以其句法奇特，言事隐晦，所以少学如我者实在是读不懂、读不通。幸先生为之注解，精确而详细。……有许多典故根本不知道，查亦无从查起，岂止是节省一点时间。像我这样的人还会有。先生的注解阐幽抉微而振聋发聩，实在是功德无量。人品精神可敬可佩。

24.《书屋》1996 年第 4 期载李慎之《“本事”一桩》：“侯井天先生编辑聂诗，搜集之富与用力之勤，令人惊叹。为弄清楚一件事、一个人、一个字的来历与出处，不但写信探问，而且亲自探访。（李举包于轨例，侯略）其精神真

可感天动地。所以《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释之细密丰富亦为自来注家所未有。”

1997年

1. 1997年1月6日，公安县，邓传杰：我在前十天左右收到了聂诗，……我如饥似渴地拜读，从中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并使突遭厄运的我，毅然渡过难关。谢谢您，我尊敬的先生，您给我无限的精神食粮，我将做对人生坚强地活下去。

2. 1997年1月11日，上海，龚云表：我是一名从事化工科研的技术人员，但自小喜爱文学。我最早知道聂老，是八十年代初读到《中国古典小说论集》时。其后才知道有《散宜生诗》，但一直未能购到。……“全编”第二次印本我（19）94年3月去京出差时在三味书屋购得的，当时的激动兴奋情景至今记忆犹新！……我愿以您的精神为楷模，激励自己，不断进取。

3. 1997年1月19日，哈尔滨，郑亢行：聂诗已拜读一过，足下用力之勤，搜罗之富，可与十三经注疏诸公同垂青史，佩服佩服！谨漫写二十八字致意：纵横今古注聂诗，乌台岂只东坡词。沉浮绝唱人间事，斗胆并天泄天机。

4. 1997年1月20日，〔日本〕木山英雄自北京友谊宾馆：您为聂绀弩遗诗的搜集、编注以至出版倾注心血，使我这样的外国聂诗迷也大为钦佩，且不胜感谢。

5. 1997年1月24日，武汉，杨射斗：注聂工程之浩大，不愧史诗上的丰碑，其造福于后世，诚非言语可形容。

6. 1997年1月30日，武汉，陈七：吾兄所为，古往今来，当代人诠时人诗者，称魁而当之无愧。……读聂诗看侯注，可窥得几十年中国历史一角落真情，我想数十年后，研究聂诗的人当会更多的。侯注当为不可或少之注也。

7. 1997年2月6日，南充，何剑青：谨向先生致以真诚的敬意和谢意！……先生为中国文学、至少为中华诗词做了一件大好事，一件有益当代、辉耀千古的大好事。……《散宜生诗》捧读一过，真如春风拂面沁脾。……与诗友谈及聂诗，诵其篇章佳句，听者无不为之动容，深感受益匪浅，遂借书抄传。从富有革命经历的老人到绿鬓少年，人见人爱。我见惯青年爱新诗，中年爱旧体诗，似聂诗这般老少皆爱者实属鲜见。……体现民族性格的聂诗是民族艺术的瑰宝，人们从聂诗中能触摸到的是屈原的灵魂；就生活而言，聂诗每一篇都真实再现了60年代中国的生活，艺术的记录了历史。展现了历史的灾难与追求。……读聂诗，顿觉心灵震荡，灵魂擢升到一个新境界。……聂诗，召示了中国传统。我感谢先生并为注解提供帮助的列公！

8. 1997年2月13日，武汉，陈元生：近从武汉徐一樽处，借阅《聂绀弩

旧体诗全编》一书，深感聂翁一生遭遇，倍极酸辛，……不能不引起共鸣，先生不遗余力，于聂诗详为注解，广征博引，并自费出版，用心更属良苦。

9. 1997年2月23日，北京，宋国英：通观聂老的诗，我也同样感到聂老在逆境中乐观情绪，对人对生活的歌颂，对劳动的歌颂，等等。我和聂老……自从他到5队后，直到回北京，我们可说是没离开过。……我无意说聂老的诗会误导读者，因为聂老是聂老，他有个人的思想、经历和才识。我同意他自己说的一句话：“勉强歌颂。以阿Q精神歌颂。不但歌颂别人，也歌颂自己。”因之也就想后世之人看聂诗时，千万要深入进去，通过字里行间，挖掘诗的弦外之音，通过正面想反面。这也是聂老的高明之处。我感谢聂老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为他个人留下如此真实的写照。

10. 1997年3月14日，佳木斯，汪志平：《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收到了，读了几页后就爱不释手，电视剧也不看了。我急急忙忙地读了一遍，感到亲切、沉痛、敬佩。诗好，注解也好，如果没有这些注解，我就不会读懂（现在也不全懂，还需认真学）。谢谢你了。

11. 1997年3月17日，辽阳，党沛家：我以为收集、追索等事，只要肯做，别人也能做到。但句解是别人不敢或不愿做的，唯兄能之、敢之，这已是超人一等了，且已做出可喜的成绩。

12. 1997年×月27日，麻城，郭伋夫：我读完《北荒草》，深为聂翁之变雅新声拍手叫好！不难看出聂绀弩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丰富多彩的人生阅历，广阔胸怀和雄伟气魄，热爱生活的充沛感情，突破旧诗模式的艺术构思和胆识。使我很受教育，大开眼界。对先生做学问的认真精神和十年辛苦的注解功绩，深表敬意，值得好好学习。

13. 1997年4月25日，上海，峻青：我从最近收到的……《当代诗词》中，读到了何永沂写的《侯井天和他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一文，真是感慨万千，感动万分。我感慨的是：像对绀弩老这样一本杰出的诗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搜集、出版、注释的不是文学界中人，而是像你这样一位山东老根据地革命老同志；我万分感动的是，正由于你是与绀弩老有着同样坎坷遭遇的老革命同志，才能如此以坚忍不拔的革命毅力和万般艰辛，编辑注释出这样一本在多种绀弩诗集中一枝独秀引起轰动效应的“侯注本”。由此可以看出，你对真善的追求和热爱，对左对假丑的极度憎恨。这，正是一个老革命干部崇高品格和风骨。

14. 1997年5月7日，余姚，周康：聂诗感人，你为注解该诗，广集资料，足迹遍涉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搜集、编辑、注释，历时四年，自费印出，精神更为感人。与今人中拜金主义至上，甚至走上巨贪，相差何止千倍。你的严谨学风、无私奉献，感人至深。聂诗自成一体，正如恩格斯所说：“愤怒出诗人。”绝非“歌德”派或无病呻吟之作。

15. 1997 年 5 月 8 日，南充，周子瑜：通读了您编注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新版本，得益非少……数年来我给老年大学上文学课，曾向学员同志介绍过《散宜生诗》，……当时对有的作品，由于本事、背景尚不甚了了，就只好存疑。今读你编著的此本后，疑云尽消，甚慰。……除少量极易查找的一般字词的解释和材料重复使用处可以删节外，其余注释评述都宜保留。应知阅读者会有不同的社会层次，文化程度高低有别，就让他们各取所需吧。

16. 1997 年 6 月 13 日，武汉，陈一生：在本一兄书斋见到尊注《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心仪甚矣。……求购此书，盼能在先生帮助下如愿以偿。……我爱聂老诗，更爱他的人生，有这样一位拥有才华与人格力量的湖北乡贤（我与胡风同里），我觉得我对自己一生多了一根人生旅途的拐杖。井天先生办这件好事，我特向你深表景仰。

17. 1997 年 6 月 7 日，沅江，张辛汗：从友人处借得《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不忍释手。先生为注解和出版此书，竭尽全力，付出了一腔真诚，令人十分感动，先生之功必将名传千古。在此谨向先生致敬！

18. 1997 年 7 月 8 日，海宁，陈素文：粗览之下，已见聂老体验生活之深，文章写意之精湛，足为楷模，您为全编作注，所花精力是无法言表的了，……令人肃然起敬！

19. 1997 年 8 月，辽阳，党沛家：读到了山东侯井天先生的注解本，这一下终算明白了一些，也大开了眼界。可见井天先生的工作，是多么有益。先生不是“注家”，也许正因为不是“注家”，才会有如此注法。尽管未能尽可人意，但他开了前人未有之例，与“聂诗”珠联璧合。既述己见，又集诸子百家，使“聂诗”风采毕现，使读者思路大开。十年来，他不断的追查、增删、拾遗，至今已三次自费印刷。其中辛苦自不必说，先生的精神是最令人感佩的。（见《当代诗词》1997 年第 2 期）。

20. 1997 年 8 月 14 日，烟台，陈漫：此书远超文学价值，其史料、政治意义将日益为人所触觉。

21. 1997 年 8 月 15 日，济南，赵翔鹤：侯井天积九年之默默勤苦笺注，做足了一件搜天刮地——不使聂体诗遗珠的令古今和未来文坛都应该永远传为佳话的工作。（见《文艺百家》1997 年第 4 期）

22. 1997 年 9 月 13 日，淇县，高永然：我匆匆翻阅了几页聂诗，已经了解到您在注释中所注人的心血了，注释工作，有时比搞创作还要费力。好比树易长，根难刨。而您不畏艰难，终将聂诗中的典故基本理清了根脉，实在让人感叹！……义不容辞注聂诗，声声句句溢情思。满纸珠翠满纸泪，滋味苦甜有谁知？

23. 1997 年 10 月 14 日，松原，吴战林：聂诗绝世无双，您的注释亦绝世无双啊！您的注释就是一部“百科全书”，您的求实精神将同聂诗留名千古。

感君九年心和血，捧出一株绝世花！

24. 1997 年 10 月 20 日，福州，陈荤：我是一个旧诗词爱好者，曾在福建省老年大学诗词班学习，曾见同学有《聂绀弩诗全编》一书。读后爱不释手，……无奈只得手抄，全书虽已抄完，但字迹不整，不易保存、翻阅，引以为憾。近翻阅到《中华诗词》1996 年第 3 期载有《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征订消息，不觉喜出望外，当即汇上书款，请先生即赐寄该书一册，以免翘盼。（自署“七五老妪”）

25. 1997 年 11 月 1 日，盱眙，谈文化：我年轻时读过绀弩的杂文及新诗，八十年代读过《散宜生诗》，颇有偏好。今年又读到阁下编注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短期借阅），十分钦佩阁下编注及自费印出，惠及同好。我与县诗词学会几个诗友很想购得几本。

26. 1997 年 12 月 25 日，北京，周卓：“文革”中我有幸与聂绀弩先生一度同牢，获益良多。……八二年我往访聂翁……蒙其以旧诗集《三草》相赠，可惜我对诗中用典及背景几无所知，实为遗憾。昨于友人处见有先生注解的聂诗全编，读之不胜狂喜。对先生积七年心血，完成这一宏大工程，深感敬佩。……极想求得一册。又，1997 年 1 月 5 日：您的巨著给了我无法计量的宝贵知识。

1998 年

1. 1998 年 2 月 8 日，福州，陈道衍：诚如书中所讲，古典是可以理解、意会其含义的，今典则不然，您做了大量的工作，使读者能更好理解聂老的作品，功德无量。

2. 1998 年 2 月 9 日，剑川，沈绩成：先生编注这样的精品著作，对弘扬传统文化、提高读者总体素质，功德无量。

3. 1998 年 5 月 20 日，高州，丁仁体：近从老友处借阅到老兄注解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对老兄的“墨子精神”，十分钦佩，真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是我由衷之言，不能作为“吹拍”视之。

4. 1998 年 6 月 6 日，新洲，吴宏忠：由您注解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我花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将它逐字逐句地读完了，我不仅对聂诗爱不忍释，且被你为注解聂诗所花去的常人无法做到的许多心血和劳动深深感动，特寄打油诗一首，借倾景仰之忱（诗，侯略）。七十八岁。

5. 1998 年 6 月 27 日，南京，古奕清：你钻研聂诗太深，大有粉身碎骨在所不辞之概，与年龄和精力产生矛盾，我越看越觉得你在聂诗上所花的精力和所取得的效果，是很难用文字概括的。……我说‘裁云缝月侯解注，聂诗无人敢再评’。当然也会给那些走捷径以成名、附狗尾以取利的后人以机会。

6. 1998 年 9 月 1 日，梅州，古求能：您注释的版本，每次质量都有提高，您在注解聂诗方面所作的无以伦比的贡献，将越来越被诗坛敬重，您的功勋是不会磨灭的。

7. 1998 年 9 月 15 日，潮州，杨兴璧：（《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是一本好诗，特别是侯先生注解，读这本书等于读一本百科全书，得益不浅。

8. 1998 年 9 月 18 日，楚雄，周宗孟：先生解注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甚为敬佩。此书之出版，实为文坛一盛事，是先生心血之花所结之硕果。愚素敬仰聂翁，能得读其诗词全编，是爱好中华古典诗词之幸事。

9. 1998 年 9 月 22 日，宣城，朱学成：偶从友处借来先生注释的聂老诗全集，读之不禁击节。聂诗好，先生注亦好。在后人编写的中国诗歌史、中国文学史上，必将有重重的一笔！此堪称传世之作也。聂诗风格独异，先生慧眼识珠，亦诗坛佳话，于此可谓珠联璧合，亦一绝也。此书不可不读，不可不常读、多读、反复读。

10. 1998 年 10 月 24 日，陆丰，陈少平：近得番禺诗友何永沂先生惠赠大著《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如获至宝。以前曾断续读过部分聂诗，知其以“异端”制胜，犹唐李贺之异峰崛起也。聂绀弩呕心沥血、千锤百炼而为诗，字里行间隐约可见，可谓字字是血，此不解诗者不知也。如公之注释也同聂氏一样，真到了“注不惊人死不休”的地步。公注聂诗也空前绝后矣！

11. 1998 年 11 月 8 日，梅州，古求能：不久前番禺何永沂先生给我寄来了最初由香港出版的《三草》，至此我已拥有了包括您注解几本在内的所有聂诗版本，我一般不搞收藏，但对于聂诗，我是情有独钟的，越齐越好，隔一段时间又拿出来读一读，每读一次，都觉有新的收获。感谢您为编注聂诗所作的不懈努力，为我们这些聂诗爱好者，提供了不少方便。您的努力是不会徒然的。我建议是否印一些豪华本，……我相信真正热爱聂诗的人是欢迎的。

1999 年

1. 1999 年 1 月，南宁，何光玉：《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此书内容丰富，对爱好旧体诗词和初学写旧体诗的诗人来说，是难得的一部好教材。

2. 1999 年 1 月 11 日，南京，季龙华：你为“聂诗全编”费了很大心血，上次印本曾说是最后一次，这次又“自废前说”，再出新版，我为此很为高兴。的确，你为此已付出很大代价，若“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岂不遗憾，欲罢不能，自在情理之中，我为你这种墨子精神赞颂。

3. 1999 年 1 月 11 日，临沂，王汝涛：治学不倦，钦欣交并。兄注聂诗，发明之多，当与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鼎足而三。涛曾注古籍数种，深知个中甘苦。

4. 1999 年 1 月 12 日，上海，江毅：聂诗是传统诗词改革的方向，是我们学习的楷模、经典，我们秋霞诗社成员 60 多人已有 30 多人陆续订购此书，我在每次诗社活动中，均推荐和讲解聂诗，此书已在许多同志中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学习传统诗词，我们将主要以此书为范本，结合《中华诗词》刊物中的作品进行。凡购得此书的同志均爱不释手。

5. 1999 年 1 月 12 日，青岛，袁林：您老仍在勤奋不辍，将一本《聂绀弩旧体全编》多次编撰整理得精益求精、完美无暇，这充分体现了您老可贵的求是态度与科学精神。

6. 1999 年 1 月 12 日，武汉，郭省非：完全可以说，聂诗在中国的诗史上必将占有无可替代的一页，是旧体诗在 20 世纪的发扬光大和创新，璀璨夺目，永放光芒。为聂诗的普及，您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必将永存史册。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许多人尚不知聂诗的珍贵，也有听说过聂诗很好，但不知何处买书。所以很需要在全国新华书店公开发行。

7. 1999 年 1 月 13 日，兰州，王传明：于聂诗，我百读不厌，多一首都是求之不得的。

8. 1999 年 1 月 14 日，广州，滕树轩：《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确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不论初学写诗或有一定基础的同志，读后都将获益匪浅，这是我们读过此书同志的同感。我们广东省军区老干部大学和老战士诗书画研究会，都设有诗词班和诗词研究小组，推荐给他们，相信也将受到欢迎。

9. 1999 年 1 月 14 日，晋城，马洪斌：聂先生诚然是一代奇人，《散宜生诗》诚然是一代奇诗，而以一人之力，于古稀之年十多年来持之以恒，孜孜矻矻为《散宜生诗》作解、作注、作评并自费印刷的先生您自己又何尝不是今世之一奇人！作注难，注诗更难，注《散宜生诗》尤难，注古典易，注今典难，注《散宜生诗》难就难在今典之注。随着时代的推移，一些亲历者和知情人的离去，注《散宜生诗》之今典将愈来愈难。所幸有您的远见卓识和不懈努力，把《散宜生诗》之“本事”一一弄明，为后之读者扫除了理解上的障碍，也可以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吧！尊注至今未能公开大量出版，总是一大憾事，不过您已尽力，亦无愧矣！

10. 1999 年 1 月 15 日，平南，劳伟勋：《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一而再、再而三地增补，力求至善。……不懈追求，诚士林风范，后世楷模，景仰之至！

11. 1999 年 1 月 15 日，临沂，刘琳、蒋洪涛：为解我望早读之饥渴，如有现存三次印本，不管何种印本，残旧亦可，可否先售我一册。

12. 1999 年 1 月 15 日，当阳，黄立富：您为当代诗词开拓的先驱者聂老和他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传留后代，历尽难辛，我衷心感谢和敬佩。

13. 1999 年 1 月 17 日，南充，何剑青：“聂体”在我处影响巨大，川师中文系周子瑜教授等多次开讲座讲聂诗，老中青听众人见人爱。先生对聂诗的超

人热情，尤令知者感佩万分。

14. 1999 年 1 月 18 日，宿松，王振寰：过去几十年，我一直是学写新诗的，但晚年却偏爱古诗，……主要是受到“聂诗”的启发和开导。我认为这是一条真正能使古诗词迈向新世纪的发展之路。你在这方面致力钻研，卓有成效，足堪与“聂诗”，共同传世不朽。在此，我谨以“聂诗”崇拜者的身份，向你深致敬意。

15. 1999 年 1 月 18 日，昆明，“八十翁”贺斌：杜甫的三吏、三别，记叙了一个时代的侧面，故称史诗。绀弩的诗也是如此，可以媲美。由于那个时代，那种处境，聂变着法儿写出了自己的“真话”，没有井天注释，是不易读懂，读了也体会不了“真象”。如果“聂诗全编”有一些什么价值，是与侯的努力共存的。

16. 1999 年 1 月 18 日，阜新，巩绍英：收到你寄来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第三次印本。当天的日记留下几句话：“聂侯合璧”，“稍事浏览，心灵震动。悲则悲矣，亦壮亦凉。”两年多以来，这本书在案头、枕边的时间，比放在书架上的时间多。……一唱三叹，拍案叫绝……之类的话感受了、实践了。

17. 1999 年 1 月 19 日，湛江，罗季伯：阅此一佳构善本，俾有益于助长诗坛风雅之气，启迪仁智良知，激扬文字，摒弃呻吟。

18. 1999 年 1 月 20 日，南充：盲右：如此巨大工程，非有墨子精神何能办到，更觉可敬可佩！聂诗何幸，而得此功臣！聂翁不朽！聂诗不朽！侯井天亦不朽矣！

19. 1999 年 1 月 20 日，泸州，陈汝祥：对先生之敬业精神，不遗余力孜孜以求聂诗力臻完美而付出甚大精力，令我至为钦佩，并对先生无限敬仰，在此向您致敬！

20. 1999 年 1 月 20 日，新余，徐绚：平生酷爱诗词，兼喜杂文，景仰鲁迅，兼及聂绀弩等。纵观当今诗坛，足与毛泽东抗衡的，也只有‘前无古人，后绝来者’的绀弩翁了。所谓‘你占朝廷我占山’，领一代风骚，所以自《散宜生诗》以后诸多版本，我都已设法购置。

21. 1999 年 1 月 21 日，射阳，卞云琪：这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光彩的一笔，兄台十多年辛劳、耗费，子孙后代又多了一份精神财富。

22. 1999 年 1 月 21 日，重庆，吴宏光：对聂老的人品、文品、诗品，我是十分敬佩的。八十年代曾购《散宜生诗》，惜乎才疏学浅，许多典故，不甚了了，堪称憾事。在友人处曾见您老主编的该书第三次印本，爱不释手，而友人亦仅此一本，君子岂能夺人所好，只得怅然久之。侯老不顾年迈，多年来孜孜不倦地从事此书之工作，个中辛苦可以想见。惟此事实乃功德无量之业，我谨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23. 1999 年 1 月 22 日，盖州市，洪声新：我从 80 年代所买一切诗词之书，

只有聂诗这部书，注解精细，使读者一看就明其大意。好吧，谢谢你对中外读者给予宽广的心怀。

24. 1999 年 1 月 22 日，兴宁，廖贻谋：如此传世好书，实应印出一批豪华本，以备珍藏。

25. 1999 年 2 月 3 日，北京，李锋：在王殊老先生那里匆匆阅读了一下《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未能仔细深入地咀嚼。……聂先生的诗作实在是令人深思，侯先生的注释、收集、整理工作同样功在千秋。希望通过正式出版，让更多的读者知道聂绀弩先生和你对中国文化事业的贡献。

26. 1999 年 2 月 17 日，北京，韩三洲：十多年来为编聂绀弩旧体诗，费尽心血。此种精神，实在令人感奋、值得学习，也算是为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一些贡献。我是一医生，……尤喜聂体的“打油”，手中也有罗孚的《聂诗全编》，但买了您的聂旧诗全编后，认为注释得比他好，印刷次些，但以一老人的能力，能做到这一点，已不大易了。

27. 1999 年 2 月 17 日，余姚，周康：您是有心人，自费收集出版“聂诗”，而且连续三次印刷，并不断收集流失于全国各地的聂老友人手中的诗作，这是很有意义的，精神可嘉。

28. 1999 年 3 月 8 日，武汉，陈泽祥：四印聂诗，闻讯欣慰，此事非对聂公有深深怀仰之浓情、对聂诗有深深偏爱之至意、对文化事业有执著的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如阁下者莫办，专此以致由衷敬意。

29. 1999 年 3 月 10 日，齐齐哈尔，周游：您对聂诗的贡献很大，事迹惊人，在诗词界很受人称道。在偌大的世界上，一个人一生能做好一件有益的事，就很了不起呀！

30. 1999 年 3 月 18 日，烟台，赵育生：聂绀弩是令人尊敬的老前辈，他的诗文，他的人格，他的风骨，他的情操，令我神往。……我不能为您帮忙，只好预祝身体康泰。

31. 1999 年 3 月 19 日，肇庆，章国栋：聂诗竟然能够得到如此全面的收集、笺注、出版，我想，这不但是诗人生前所未曾想到的，就是在中国诗歌史上，恐怕也是少见的。为聂绀弩出书，也就是为聂绀弩立传。聂诗永存，侯老，你的这一工作，也是永存的。年高德劭，望风怀想，敬希珍摄。

32. 1999 年 3 月 20 日，南充，袁和风：今年我七十有四……九六年我读聂诗不下十遍，每首都写了感受，为时约半年之久。

33. 1999 年 12 月 2 日，天津，王沛霖：《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释得很好，聂诗的本事、写作背景注得非常详细。这对于读者理解聂诗起了决定性作用，不这样聂诗有时不易被人破解。这是大著的第一特色。虽不敢说后无来者，然而绝对可以说前无古人。就这一点言，足下可以称聂诗功臣。其次聂诗中的语典、事典，都一一作了注释，这可以使读者对聂诗理解得更为彻底；有时揭示

出聂诗的巧妙，加强了诗句的趣味。第三，对全诗每句都作了句解，这对理解聂诗起了帮助作用。然金无全赤，至或有微瑕。

以下对第5次印本致信侯井天的读者有14人。

2001年

1. 2001年，宣城，朱学成《浅论诗与隐喻》：当代，聂绀弩开一代新风，许多名篇佳作都有多种解释。此点在侯井天编注的聂诗中搜罗详尽，给我们以极大的启迪。

2. 2001年春，台安，王洗尘：2001年春，我终于购到《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始偿夙愿。……读《散宜生诗》：白头改面费新我，粉墨登场汪笑侬。滑稽不离真本色，打油三两见襟胸。

3. 2001年4月20日，东阳，胡立纪：在朋友家见到一本先生注解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一翻就爱不释手，有三：一是通俗易懂，明白如话；二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能入诗，且拟人化，物情交融；三是背景、人典注释详尽，可以说逐句逐字注释，即使语文功底差的都能理解，这是独一无二的。

4. 2001年11月14日，北京，周有光：昨天收到您寄来的新书《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句解、详注、集评，好像天上飞来奇书。我立刻阅读，直至深夜。谢谢！谢谢！……中国传统，大学问家的学问是写在注解里的。朱熹给《四书》做注解，成为一代儒宗。您给聂绀弩诗集作注解，实际是给这个时代作注解。从聂诗的一斑，使今天和明天的青年读者能知道这个时代的大局，这是了不起的历史导航工作。这就是井天先生的不朽之作！（周时年96岁）

2002年

1. 2002年2月20日，合肥，刘梦芙：第五稿印本，资料搜罗更广，愈出愈精矣。先生十数年如一日，注聂诗极历辛劳，有一代文献，非但为聂翁之功臣，更藉此诗此注以揭示极左路线摧残知识人士之祸，为后世之鉴，精神诚可贯金石而泣鬼神。读者评赞颇多，后学亦有同感也。我在敝省社科院文学所，即以二十世纪百年来诗词为研究重点，聂诗亦为探讨对象之一，故先生所编，洵为极宝贵之文献。而二十世纪诗词名家专集湮没残毁者甚多，安得百千搜辑整理者如先生者哉！

2. 2002年5月8日，北京，凌云：寄来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置于案头，近日方得诵读。诗是十分好，有待仔细研读，至于您为此编旁征博引，详为解析，费出巨大劳动，自成一部学术巨著，读来得益不浅。十分敬佩。

3. 2002年6月23日，北京，毛大风：我收到你寄来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非常高兴。就放下手中的事，展读了起来。这次读聂诗因为有了注，就

读懂多了，但由于年龄大，每次不能久读，……花了两个多月，读完了正文(980页)。……我确实想：以有生之年，对这位旷世奇诗人的诗，作一学习与研究。

4. 2002年7月30日，湘潭，刘福东：由于聂诗吸引力太强，特别是您的注释详细（不然诗中许多地方会搞不懂），一读起来就不想放手。数天来可说是不分昼夜地读。自以为能获读聂老这么多的好诗而深感幸运。更为您编印注解此书而惊人付出所感动不已！

5. 2002年8月22日，石门，姚应远：《聂绀弩旧体诗全编》读了半年，最近才读完。我读了很多同类的书，以此书收获最大。可谓是“读你一本书，胜上十年学”。

6. 2002年10月14日，南京，李庆苏：侯井天先生倾十年的心力完成这本详注、集评和14种附录的聂绀弩的旧体诗全编，自1990年至2000年自费印行了五次，每次都竭尽全力补充订正，日臻完善，终于完成了这具有流传和收藏价值的善本，令人敬佩不已。

7. 2002年12月16日，济南，宋协周：侯老句解、详注、集评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生动地展现了聂诗的哲学体面，并巧妙地显示了聂诗的美学尊严！进而，使聂诗及其诗解、诗注、诗按、诗评闪烁出中华文化的斑斓光芒！侯井老这种高尚的学术风范和严密的治学态度，以及敬业奋发的顽强意志，我百分之一百地钦敬、折服，这是多高大的学界典范！无疑，这是旧体诗坛的光荣和骄傲！

2003年

1. 2003年5月，京山，李甫清：（得）聂翁旧体诗全编，我如获至宝，近月闲暇，浸润在聂诗美妙的意境与深邃的思想里。信口雌黄的诗文是过眼云烟，而刻骨锥心的聂诗将会传下去。您倾尽全力，集评、注解、编校，终成大业，足慰平生也！您的这种精神，令我们这些京山人自愧不如。

2. 2003年6月16日，临沂，王汝涛（王先生购书赠友，侯井天分邮武汉涂光晖、北京蓝绮年）：寄北京武汉之聂诗3册，均收到。涂君收到后立即读了三序六跋，当作一件大事通过电子邮件告知他的知交、兄弟、子女，蓝女士久患糖尿病，目力大伤，很少写信，这次来信云：昨天收到侯井天先生寄来的两册《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看完新闻联播后，倚在床头翻阅，越看越爱，直到夜阑人静仍不能释手。侯先生对聂诗句解详注集评……功德无量，令人钦敬。……她又在电话中嘱我代向您致敬。

3. 萧星璧《关于聂诗“温柔敦厚”问题》：自从读了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散宜生诗》，便爱上了聂诗，也信服胡乔木在序中所说：“它的特色

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当我通读完1996年侯井天注解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我更爱上了这本《全编》，对我热爱聂诗，研究聂诗，有着相当大的作用。聂诗是奇诗，侯注是奇注，侯先生这种注解的“墨子精神”，古往今来，恐怕亦是“独一无二”的。

2006年

1. 2006年夏，山东师范大学2004级美学研究生于永森《论聂绀弩诗·五余论》：为其人焉，爱屋及乌，且为存其诗，只言片语亦弥足珍贵，侯子之事，世之誉之在乎此也。苛其得而有精，固足以偿其心力，若仅粗劣，则实鸡肋；弃之可惜，且义不可弃而当存，增益编中，只堪续貂，诗之以质不以量也，此实亦两难之选择。（见《人文潮》）

2. 2006年7月20日，奉节，彭维新《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的几点启示》：自2005年7月到2006年7月，花了一年时间时断时续地读完了山东侯井天先生编注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第五次印本。读这本诗集，犹如进行了一次长征，翻过了千山万水，跨过了雪山草地，风光无限，风雨无穷，雷鸣电闪，险阻重重。我的心随着作者首首吟唱而怨、而怒、而悲、而泣、而喜、而歌……心灵受到很大地震撼！

3. 2006年7月25日，哈尔滨，任愫：你对此书（指第6次印本）的编注真是尽心尽力，甚为周全、到位，可用“四个非常”说之：态度非常认真，工作非常细致，搜集非常全面，注解非常明白。墨子精神，传世之编啊！

4. 2006年10月，武汉，萧粤生《楚天今古两诗星》：王逸注《楚辞》，鉴古知今明道义；侯井天注聂诗，廿年辛苦不寻常。王侯作注，古今佳话，为中国诗史增添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以下对第6次印本致信侯井天的读者。

2007年

2007年1月11日，潮州，沈楚达：聂氏之铮铮傲骨，学问襟怀显见于字里行间；其诗作或寄胸臆于隐或寓悲怆于诙谐，立意奇崛，诗话交融，更令我心折。聂绀弩旧体诗之句解、详注、集评更是匠心独运，可以让读者从中了解到聂氏一生中的许多不平常的遭遇，并由此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政治、人情，我认为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诗和史结合体。

读者赠诗

1. 刘春海《读侯井天先生注解聂绀弩旧体诗全编》题句：三耳先生今杜子，诗肥五草人枯死。微嫌妙句解人稀，天降诗翁续诗史。

2. 阜新，吴铁岑：聂诗侯注两相辉，留与后人作典徽。不是井天详解释，难言隐事怕传非。

3. 番禺，何永沂《拙文侯井天和他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发表有作：椽笔题天憾满天，魂应尽化月如烟。十年注聂鹃啼血，合让侯公诗史传。《羊城初会侯井天老兄感赋》：神交十载总随缘，往事无端忆惘然。修道冷观儒外史，得闲来坐井中天。集诗破惑终圆梦，借盏浇怀也是仙。三月岭南春未暮，君来正好看红棉。/流花湖畔木棉红，握手翻疑梦里逢。诗讽荒唐千古注，心藏块垒几人通。狂言乱发中洋酒，形迹无拘魏晋风。留得聂公油气在，北归偷笑有痴同。/何妨今夜醉如泥，天意茫茫不欲知。诗草但开生面目，牢骚无损老头皮。十年还尽前生债，一卷留些后者谜。且喜江湖归吾辈，聊将鬼庙付钟馗。/侯门走火入魔邪，卜得前生欠了他。一夜牛棚缘路窄，百年龙国帝旗哗。曾经宦海当头棒，惯看荒原大雪花。此际逍遥轻似燕，天涯独立浪淘沙。

4. 武汉，张亚文，读《聂绀弩旧体诗》侯井天注：聂诗侯注动江天，汉水琴台颂锦篇。释僻索遗存妙谛，疏微显著去陈言。朱熹有旨无新意，李善多稽少雅笺。自古诗书流泽远，张幽皇眇赖时贤。

5. 武汉，徐一樽，赞侯井天注《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句解集评详且实，稗官野史掘来新。七年一日精神健，晦典遗篇草木春。左传本疏成卓著，聂诗侯注豁天真。离骚有继惊华夏，功在文坛永播馨。

6. 长治，孙力，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侯井天先生教正：奇诗苦涩散宜生，傲骨嶙峋聂绀翁。每读一遍心作痛，尚余数处旨无通。文章易惹风波狱，磨折难消肮脏情。注述遗珠拼侠胆，马融今是老侯赢。

7. 龙岩，赖丹，读侯井天辑注集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一、聂绀弩作散宜生，绝后空前有令名。不再疆场为将帅，甘操笔垒震雄兵。沉吟信口谈何易，思想锥心血泪深。选我艺窗诗论句，愿将拙著荐奇文。二、泉州投笔赴东征，少小从戎在鲤城。鲁迅名篇光耀世，绀弩步后著鸿文。红楼水浒都精熟，志异聊斋启迪人。结集诗评惊警策，云涛海浪灿当今。

8. 沙县，林千典，赠侯井天老同志：语涩心艰白雪讴，每诙谐处隐殷忧。谁为注疏为笺证，俾识高奇识峻遒。苦掘七年成一井，饱尝五味喜多俦。荷情

性作解析次、漫墨如今试打油。

9. 乌鲁木齐，欧阳克嶷：为报诗魂历苦辛，补遗笺注聂功臣。世间的有奇男子，甘作扬清激浊人。

10. 乌鲁木齐，凌朝祥，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致侯井天同志：一束奇葩动鬼神，十年浇灌尽艰辛。当今墨子为君誉，告慰前贤启后人。

11. 上海，周退密：聂诗侯注两辉煌，快读千行愿已偿。锼肾雕肝追李贺，钩沉索隐迈朱王。滑稽玩世东方朔，锻炼铭心北大荒。不是苦中寻乐事，哪来如此好文章。注：①聂诗博大精深，不好读。②谓朱鹤龄之注玉溪生；王文韶之注苏东坡。（见《当代诗词》总 76 期）

12. 西安，贺开秦，侯君千里迢迢广集资料，详注、句解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备受读者欢迎，感而赋此：常闻出版订征难，纸贵洛阳岂等闲。五十万言留巨著，两千余日辑诗刊。知音莫叹人间少，和璧可为世上冠。九泉聂翁若询问，定告今朝未春残。

13. 济南，王希坚《读聂诗注解赠井天》：聂翁生世不逢时，贬谪天方夜咏诗。得有知音详注释，明珠焕彩尽惊奇。又，读侯井天《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仿聂体戏咏：一、当年相会未知音，劫后方闻同路人。赖有井天窥日月，恨无兵马洗乾坤。人间喜剧难睁眼，路上行人欲断魂。三草离离烧不尽，春风何日到重门。二、古人版税未曾拿，妙句随心顺手抓。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北沦塞外空追马，西望长安不见家。假作真时真亦假，井天荒地草开花。

14. 临沂，王汝涛，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步王希坚韵成一首：衰时希见盛时音，史笔为诗有几人？似倩北风吹傲骨，谁倾东海洗乾坤？聂公深意侯公解，诗有清芬国有魂。劫历沧桑文化在，泉城一脉贯京门。

15. 济南，孙朴风：京华未出出山东，井外全编《散宜生》。群怨兴观垂万世，侯兄应记一殊功。

16. 天门，杨九如，喜读聂诗全编，素愿得偿，赠侯井天先生：全编一卷欣获赏，绀弩离骚探源泉。七载艰辛清雾障，百篇增补勘诗残。钦翁有志彩毫健，愧我不才闲话难。韵史奇葩独无二，当今墨子名永镌。又，步绀弩和史复见赠韵赠侯井天长者：呼起绀翁一问之，世人应笑我情痴。郑笺难解心艰句，侯笔掏开语涩诗。荒草南山高士毕，栋梁中土振邦时。天花普撒出危囊，青眼高歌吾子知。

17. 兰州，王传明，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呈侯井天先生：所观岂止井中天？编注聂诗涵大千。七载艰辛容易过，廿年忧患不堪诠。空前浩劫存迁史，绝代奇书有郑笺。亘古骚心今会得，珠联已卜共流传。

18. 莱西，朱小光，给侯井天同志：七十古稀今不稀，钟爱聂诗同经历。呕心沥血评注解，公开出书扬正气。筹款奔波累，车祸戕躯体。承传统，申道

义，志不移。垫书膝头，改稿挥剑笔；壮怀激烈，真诚撼天地。热血微笑绽奇花，中华英魂荡环宇。

19. 成都，刘友竹，《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新注本出版因寄侯井天先生：七载操劳喜结晶，一编刳腑慰诗魂。沉沙片玉殷勤觅，拦路群彪次第擒。鸿雁频飞明底蕴，管弦合奏集诠评。歪书何夥此何寡，瓦缶黄钟各自鸣。

20. 诸城，栾凤功《江城子·赠侯井天》：手持书单暗思量。侯先生，个中强。顶摩踵放，叹千古重光。七十翁攀鞍矍铄，颜未老，战疆场。　聂诗注呕尽肝肠。终升堂，世无双。同心墨子也会泪千行。谁似我平生志业，如雪野，白茫茫。

21. 太原，陈婴《临江仙·侯井天先生编注〈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感赋》：热血培浇花一束，史诗一代光天，寓谐沉郁性情看。书中人与事，待注、证、笺、诠。　今效郑玄尤任重，拾遗查考纷繁，书成付梓百多难。奔波如墨翟，谁不赞公贤。又七绝一首：夙兴夜寐不知疲，奔走征尘汗染衣。只为史诗留启后，劳心劳力两甘饴。

22. 松原，郑志，读聂诗全编兼呈井天先生：散宜泉下可心安，珠玉清新呈秀妍。七载光阴寻妙解，一朝深晤润奇鲜。

23. 集贤，杨小源，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一、塞上春来雁北飞，携将绿叶比人肥。采菇可尽荒山草，会友还更锦绣衣。狂士心艰笺自得，樗材语涩注无非。井天句解全编在，从此休言辨者稀。二、全诗得注知音众，老始风流耳耶公。牛放烟波肥黑土，手提肝胆撞黄钟。华嵩衡泰空于眼，雨雪冰霜积在胸。屈子接舆千古客，山南荒北楚天风。三、一言难尽聂翁诗，三版更见侯老痴。乔木可怜花赏早，如今配叶绽尤奇。

24. 兰溪，凌成澜，喜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寄其诠释者侯井天先生：诗情落笔任低昂，歌哭锥心岂楚狂？虽有牢骚常豁达，不为时讳亦谐庄。搜罗散佚窥全豹，诠释疑难免断章。传得此书昭后世，先生功德应无量。

25. 南通，陈冠球《读〈散宜生诗〉集评作十首》：其七、居然幽默是真言，世界本来倒又颠。多谢注家笺世说，云消眼亮晚晴天。（作者注：真事可笑，实话便成幽默。然真事非注莫解，新典亦然。）其十、好酒好瓶赞集评，瞎猫瞎鼠委天成。当仁泼胆俊难忍，闯出身来总是门。

26. 阳江，黄世良《聂绀弩旧体诗全编读后，感而寄赠注解者侯井天同志》：旦夕辛劳伏案头，悠悠天地几春秋。含今茹古骚人志，向"散宜生"读者酬。/哪怕摊书满卧床，笔锋挥处尽豪光。辛酸绀弩心声绕，解注教人感不忘。/功成七转仰侯君，翘楚辞林博一文。一代诗心归史笔，千秋应是不沉沦。/士林道义一肩挑，博爱情深事可骄。试向汉江江上立，诗魂谁为聂公招。

27. 武汉，贺捷《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赠侯井天》：侯井天同志纂成"聂诗全编"，令我又惊又喜又感又愧。侯兄此举功德无量。于是遂步常恒强诗

吟成一律。——书生副业傲王侯，阅尽沧桑雪满头。奋为人间留绝咏，蛰居历下纂“离忧”。九泉呵护诗魂暖，一卷编成春色稠。千古人豪齐太史，情绕三楚大江流。（见《贺捷诗文自选集》）

28. 周宁，陈丙东：老兵新传井天侯，集腋精编实录留。墨子精神君子美，散宜笔墨鬼神愁。南冠梦醒窗前月，北塞风吹艾叶秋。三绝韦编洛纸贵，每同国宝列高头。

29. 湘潭，刘福东《喜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敬呈侯老先生》：全编五草尽珠玑，只憾人间识者稀。天降天才悲厄运，君倾君血释难疑。千秋功德传佳话，当代离骚继史诗。侯聂珠联成合璧，书中正气泰山低。

30. 北京，郑玉伟《读聂诗向侯井天诗长致意》：诗峰破雾耸瑶台，幸有樊山曲径开。险处奇观人叹赏，灵珠难得你寻来。铁鞋踏破荆山裂，璞玉全凭慧眼裁。井谷清明悬日月，天葩琪树璨诗才。

31. 张家口，白婉清《赞侯井天注聂诗》：十载艰辛构巨编，侯公志比愚公坚。穷钩史料搜枯井，广募遗笺探九天。殚精竭资绵薄力，呕心沥血古稀年。聂诗侯注同传世，佳话丰碑耀诗坛。

32. 郑州，余乔生《得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第四版》：笺疏变雅自风骚，弩井双奇笔似刀。三版全收珠满棲，欲窥奇间测天高。《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第五版》：绀弩奇才井天注，人间妙语鬼神嗔。韩愈以文入诗句，君以杂文作诗魂。三版全收珠满棲，读之令人见精神。斯道不衰当述作，欲从何处觅灵均。（见《淮南集》）

33. 犍为，赵伯州《春兴八首》之五：诗无达诂颇难探，破译争论辩往还。绀弩诗篇多隐喻，井天详注广罗酣。诸家寄语钩玄妙，故典犹遗旨外龛。杨老《管窥》夸只眼，会心深处够人贪。《怀济南侯井天先生》：春筵孔酒兴浓酣，遥想侯公在济南。诗艺宏扬传绝学，聂诗笺注尽详谈。功夫苦费年经九，意见勤征版易三。青睐叨承抄拙作，方家辱荐感荣惭。

34. 成都，黄荣武《获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大喜过望赋呈侯公井天》：已遣飞鸿久未回，恹恹欲病意成灰。无心春树窗前绿，敢信奇书天外来。五草传承公有注，廿年邂逅我堪哀。横舟但遂此生愿，不负青溟一鉴开。

35. 梅州，丁思深《有赠侯井天先生注解〈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泉城我爱侯夫子，薄宦归来注兴多。为报名山事业在，笺诗一字一编摩。/织女机梭伴苦辛，文章衣钵见精神。此中无限瑶华意，只欲金针度世人。

36. 北京，刘永平：魔蝎命宫莫问天，曾逢浩劫笔难宣。玉溪锦瑟谁评说，幸有侯生作郑笺。

37. 芜湖，章庄严《读侯井天注〈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感赋》：奇葩虽被名流赞，完璧还为举世期。百丈潮兴皆逐利，九年踵决独耽诗。谁教舛运怜同病，忍把真诠付阙疑。如豆一灯长夜冷，鸡啼笔落化鹃啼。《再赠井天先生》：

风雨人生一卷诗，求全寻佚许相知。敲残鲁笔和庄梦，尽化绀公腕底词。/名缰利锁一齐抛，甘为真诗守寂寥。天地茫茫休下泪，千秋史册耀风骚。

38. 益阳，萧扬《〈聂绀弩旧体诗全编〉读后》：楚客高标道不死，天涯沦落命无殊。初吟三草栾心忉，再读全编泪眼糊。仇右何堪横锯左，多荛缘自错伤荼。此中况味须诠察，千古牢骚又一书。。

39. 北京，夏小雨《为侯井天同志出版聂绀弩诗集而作》：斯人沦落死，高风痛永绝。寂寞身后事，华章难再得。韦编三绝地，遗响流光泽。慧眼识诗魂，古稀创新业。三千昼复夜，胆识何超越。雾眼索枯肠，独行铸标格。聂著异风骚，诗坛灿奇色。惊世人未觉，侯老唯功德。

40. 淮阴，予杞《侯井天先生〈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捧读有感》：新书邮到涤凡忧，仿佛余生为此留。民赴小康推国步，天颁大任与诗囚。以歌当哭怀三耳，辑事成编谢一侯。满地泥涂喑万马，数声长啸独风流。

41. 武汉，谢东帆《喜赠井天同志二绝》：一、鲁生解句妙无伦，楚客吟诗若有神；增色文明功不朽，江河涌出两才人！二、生面自今开一代，及身从此定千秋；聂诗侯注相辉映，照出奇书读不休。

42. 武汉，陶友松：《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恭呈侯老》：楚囚诗作泪三流，注解功高颂鲁侯。幸得人间存善本，散宜生老亦千秋。

43. 番禺，何永沂《赠聂诗注家侯井天先生》：痛史忧天辨者稀，非唐非宋史无齐。七年沥血成笺注，赢得诗坛众口碑。（见《点灯集》）

44. 葫芦岛，张乃厚《读侯注〈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杂文诗句读难通，赖有先生贡赤衷。七秩疏灯三十万，八方双鲤一千封。诙谐口舌酸和痛，晦涩心肠直与忠。天上人间同笑慰，斑斑尽作润春红。

45. 三明，余元钱《〈聂绀弩旧体诗全编〉读后》：文坛何幸得侯公，十载钩劳谁与同！察访探寻弘祖志，注疏笺解郑玄功。高山流水知弥笃，绿叶红花衬益彤。佳话又添诗史盛，骚人莫不仰芳踪。

46. 北京，王存诚《赠侯井天先生》：聂诗之出，赞声大起，然知者几人？有感于此，遂有侯注。侯注之出，复大起赞声，然真知者又有几人？悲夫！“语涩心艰辨者稀”，非关故典与新实。青年不解伤疾苦，雅士徒能赏句辞。南冠春秋悲汨没，北荒冬夏梦依稀。岂无班马掌青史，堪笑聂侯同一痴。

47. 济南，黄棣侯：微笑泪痕热血篇，十年笺释苦攀研。珠联璧合成佳话，侯注聂诗并世传。

48. 重庆，刘中一《侯井天注解〈聂绀弩旧体诗全编〉自费三印本，搜罗遗佚，最为完备，洵为传扬〈散宜生诗〉之功不可没也》：聂诗侯注两堪珍，启迪青年重妙文。其事其人关世运，索微索隐为存真。九秋三印倾囊橐，十载重笺莫祭辰。文献长留辉史页，尤期尽美待来人。（见《丙子吟坛杂兴长句101首》

49. 肥西，刘逸非《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兼谢侯井天吟丈》：一、十年遍寻绀弩集，今谢侯公夙愿偿。钝质偏求真学问，草庐喜读大文章。非关吕枕炉边梦，不乞黄公圮上方。独羡风流称俊杰，千秋留得姓名香。二、倘不胸藏万斛珠，焉能吐属任纡徐。众多妙语疑仙语，初览斯书似洛书。一旦释谜欣拍案，几番问字欲驱车。济南侯老功勋著，灌溉奇葩一代殊。

50. 宜州，朱学成《读聂诗赞侯注》：详诠典故反和正，细考源流直与限。美矣鲛珠穿一简，伟哉绣梓过三闾。/语涩心艰非得已，题开意疏信知微。鲁翁风骨宜生在，墨子精神侯老归。

51. 广州，熊鉴《读聂翁诗谢侯井天先生》：冰封万丈久沉埋，一个能挑日月才。赖此奇人勤发掘，骚坛开出异花来。（见《同心集》）

52. 灵璧，老憨（裴中心）《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呈侯井天先生》：琴台人去已千年，聂老又逢侯井天，嘎玉敲金鸣大吕，奇诗万古合流传。（见《同心集》）

53. 乌鲁木齐，王延龄：四印奇书获众心，遗诗佚事费搜寻。食言自古非君子，今汝食言反可钦。

54. 苑克俭，《重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侯注聂诗惊艺坛，悲欢离合入瑶笺。全编每读心多慨，何处低吟事不鲜。傲骨嶙峋存浩气，奇章艰涩释疑难。饱尝五味凝名著，告慰前贤启后贤。（见《白石诗刊》1998 年 6 月）

55. 海阳，王赓义：昼读荒草夜沉吟，景物素描韵味深。侯老精心添异彩，奇光堪照后来人。（见《楠柏诗刊》1999 年第 118 期）

56. 北京，崔大年：聂诗全编细读两遍，感慨良多，试仿聂体四首呈侯井天前辈。一、始虑辨稀因什么？隐衷引典涩言斜。射谜犹待破谜底，犯案即须揭案匣。乔木当时唯赏草，森林此日并看花。九泉二老应欣慰，墨子疏笺放异葩。二、上穷碧落下黄泉，不得遗珠心不安。易品味乎难解味，非知艰也在行艰。……奇事奇诗奇注解，金声掷地喜全编。三、铁窗里铸翻江笔，开锁中生倒海文。……谁消语涩辨稀虑，苦斗十年圈外人。四、一册全编凝血汗，奇花异卉世间稀。北荒面敬北荒草，坎坷人笺坎坷诗。揉悉妙弹商隐李，解谜名探福摩斯。……

57. 北京，赵京战《读聂绀弩诗全编赠侯老》：泥途坎坷忆当年，犹记北荒一夜缘。诗苑弩张堪射虎，泉城井小可容天。明湖汲水培三草，泰岳植松系五编。从此济南纬一路，新开第七十三泉。

58. 曲江，贺正明：忝登八四鬓飞霜，手捧全编喜欲狂。补注精诚谁媲美，集评集解世无双。丹心敬业功无量，沧海遗珠永不亡。侯注聂诗并辉映，文坛饮誉姓名扬。

59. 南京，季龙华《谢侯兄寄赠聂诗全编新版本》：骊珠探海谢侯兄，十载难能没世功。求索精神新墨子，移山志向老愚公。呕心注证笺诠释，攀顶恒衡

华泰嵩。岁岁萧斋添版本，泉台喜泣聂绀翁。

60. 闽侯，程贤铃《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振奋而作》：奇注奇诗各特长，侯公辛苦十年忙。阐明搜轶访群彦，五版筹资播四方。怪韵奇情经洗礼，新姿面世焕清光。诗迷耄耋倾心血，聂老宏书永世芳。

61. 萧山，周明道《思佳客·酬侯井天先生》：独为散宜作郑笺，遗珠沧海摭收全。文贞绪堕聂绀弩，墨子风遗侯井天。　光后学，慰前贤，扬清激浊谱新篇。鲁南大雅何时接，秋水迢遥望眼穿。《读聂诗全编赠侯翁》：聂著何人注，山东侯井天。珠丝寻马迹，鱼腹问龙眠。耗尽心头血，赢来玉版笺。巨编今问世，词苑仰公贤。（见《钱塘诗讯》总 23 期）

62. 宿松，梅笑春《感诗赞注》8 首之 5：桃园迷雾聂公词，镫楼藏珠赖决疑。句解集评详注血，心思独运细抽丝。过河香象追踪迹，挂角羚羊隐夜枝。蜂采百花人食蜜，先生苦口我（大我也）甜诗。

63. 黄冈，叶钟华：侯聂诗诠卷卷新，老来不吝历千辛。井中难捕沉浮月，天下勤搜散落麟。先觉先知扬典范，生光生热赖传薪。雅怀豁达真君子，正本清源第一人。

64. 北京，王时春：苦心孤诣探聂翁，披肝沥胆寻旧踪。叙往述今多少事，精神堪慰太史公。（见《萍踪百衲》）

65. 龙岩，郭澹波：工巧聂诗本事奇，百年之后有谁知！侯公功德真千古，一卷编成解世疑。

66. 沅江，冷阳春《〈聂绀弩旧体诗全编〉读后》：一获全编喜欲狂，睡眠饮食两皆忘。钦崇当代奇男子，竟效前朝后郑郎。十载灯诠妙谛，千秋赤县颂华章。聂诗侯注辉双璧，士子欣然作宝藏。（见《刑天诗稿》）

67. 辽阳，党沛家《赠侯井天先生注解〈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廿年辛苦忘秋冬，墨子精神众誉同。注就新声扬四海，六次修书建奇功。（见《人生随笔》）

68. 奉节，彭维新《赞侯井天先生编注聂诗》：不图名利与高官，只怕真金湮海滩。十载艰辛除雾障，还它本色供人看。（见《中华诗词大全》第 4 卷）

69. 徐和连《读侯井天注〈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感赋》：一生坎坷志无屈，奇笔惊天动地诗。当代文人研史料，请读侯注聂翁集。（见《岁月剪影》）

70. 铜仁，杨文龙《喜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侯井天句解、详注、集评有感（五首）》：其四、聂诗隐语多奇巧，曲笔新鲜意境高。难得周详侯注本，传神韵味更丰饶。井天喜爱“宜生”草，自愿投资绀弩抄。访友寻人为释义，续编六稿不辞劳。其五、我今重读聂诗卷，发现书中两奇观。旧体翻新《三草》集，搜寻佚句续增编。文思语巧内容广，题解清详史料全。绀弩词风新且古，承前启后待加鞭。

聂绀弩旧体诗研究资料索引

张友鸾：聂绀弩诗赠周婺（1979年4月14日香港《文汇报》）
周健强：聂绀弩谈《三草》（1981年8月4日香港《新晚报》）
彭子冈：聂绀弩和他的旧体诗（《读书》1982年第1期）
刘岚山：为散宜生祝寿（《诗刊》1982年第10期）
施蛰存：管城三寸尚能雄（《读书》1983年第2期）
胡今虚：聂绀弩的奇诗怪句（《雪莲》1984年第2期）
谭优学：新题材与新思想（《龙门阵》1984年8月前后）
徐城北：聂绀弩的三副诗对（《文艺报》1986年9月27日）
舒　芜：记聂绀弩谈诗遗札（《读书》1986年第7期）
林千典：如此新声世所稀（《江南诗词》1986年第3、4期）
舒　芜：聂绀弩这十年（《当代诗词》1986年总8、9期合刊）
王林书：当代旧体论·说“绀弩体”（1986年出版）
徐城北：好诗端在夕阳锹（同上）
郭乃尧：别开生面的奇诗——聂绀弩的打油诗（载1987年9月20日沈阳《作家生活报》）
舒　芜：一份白卷——关于聂绀弩的《北荒草》（《串味读书》249页，1988年第一天）
尚　弓：一株浥血含笑的奇花——《散宜生诗》（1988年《文艺鉴赏大观》）
王　琦：忆绀弩·读《北荒草》（1988年6月，未发表）
吕　剑：散宜生诗读后（1989年3月28日《人民日报》）
徐城北：融化在诗思中的种种——聂绀弩的旧体诗（《读书》1989年第10期）
包立民：《马山集》失而复见始末记（《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
王希坚：喜读《散宜生诗》（山东《历山诗刊》1990年总第15期）
彭燕郊：千古文章未尽才—聂绀弩的旧体诗（《读书》1991年第10期）
柳　苏：绀弩、胡风、周扬（载1992年1月4日《文汇读书周报》）
林锡纯：散宜生诗艺术魅力探微（《西宁日报》1992年1月14日）
顾学颉：杂谈聂绀弩诗（《随笔》1992年第4期）
史　复：绀弩的情诗（《随笔》1992年第4期）

罗　孚：聂绀弩诗全编《后记》（《聂绀弩诗全编》1992 年 12 月上海学林出版社）
雷群明：寄沉痛于悠闲（1993 年 2 月 6 日《文汇读书周报》）
邵燕祥：重读聂绀弩的诗（1993 年 2 月 15 日香港《大公报》海外航空版）
王景山：喜怒哀乐现笔底　酸甜苦辣在心头——读《聂绀弩诗全编》（1993 年 3 月 3 日《北京日报》）
刘友竹：聂绀弩诗用典的艺术特色（《江西诗词》1993 年第 3 期）
商为东：散宜生诗漫话（《团结报》1993 年 3 月）
绿原、何满子：关于聂绀弩旧体诗评价问题的通信（《瞭望》1993 年第 37 期）
刘坦宾：当朝史诗活“春秋”——聂绀弩《散宜生诗》谐笔欣赏（《名作欣赏》1994 年第 1 期）
杨九如：闲话《北荒草》及其他（1994 年稿本）
庄严、章铸：《继承与创新的时代巨子》（鲁迅—柳亚子—聂绀弩）（《中国诗歌美学史》1994 年）
王存诚：为时代作证（《读书》1995 年第 11 期）
李良辉：用热血浇灌出的奇花——简评聂绀弩诗（载 1995 年德阳《凤凰》第 4 期）
何永沂：“借句”也是创作——赏聂诗札记（《江西诗词》1996 年第 4 期）
梁守中：诗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花（《中华诗词》1996 年第 4 期）
李慎之：“本事”一桩——关于聂绀弩的一首佚诗和《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第三版（《北京诗苑》2003 年第 3 期）
李师金：聂绀弩旧体诗中的土语乡风（《当代诗词》1997 年第 1 期）
季龙华：绀弩体——旧体诗坛上的一朵奇葩（同上）
党沛家：读《北荒草》谈绀弩及侯注（《当代诗词》1997 年第 2 期）
赵京战：融铸生活，别开生面（《江南诗词》1998 年第 2 期）
何永沂：痛说 K 字楼——赏聂诗札记（《湖北诗词》1998 年第 2 期）
郭隽杰：聂诗漫谈三题（《当代诗词》1998 年第 2 期）
李师金：聂绀弩诗近诚斋（《当代诗词》1998 年第 2 期）
何永沂：聂绀弩钱锺书的一段诗缘（载 1999 年 4 月 9 日《羊城晚报》、1999 年 4 月 17 日《文汇读书周报》）
何永沂：逆境中的游戏——“借对”（《江西诗词》1999 年第 1 期）
王观泉：聂绀弩在诗中隐现（《当代作家评论》2000 年第 1 期）
袁第锐：当代之离骚　诗家之楷模（《甘肃诗词》2001 年第 2 期）
吴羊璧：聂绀弩手书诗（《香港作家》2001 年第 1 期）
王树声：奇人奇诗聂绀弩（《清华诗词》2001 年总第 13 期）
吕　尚：读聂诗的启示（《边塞诗声》2001 年第 2、3 期）
刘　麟：散宜生诗的语言（《中华诗词》2001 年第 1 期）

方印中：《聂绀弩诗论稿》（京山一中铅印本，2001 年 5 月）
于永森：《红禅诗词丛话》51、181（2001 年）
杨九如：《聂新管窥》（19 题，2001）
陈明强：学习聂绀弩的创新精神（文 16 篇，《谈诗艺》）
萧星璧：诗魂永在——读聂绀弩《教室生活》后（《短笛无腔》，2002 年）
“碰壁书斋”评论：（读《毛泽东诗词集》杂想之十）四大判断与小结果（互联网文章）
季龙华：诗坛刮目看春花——散宜生诗的艺术特色（《青萍集》，2002 年 10 月）
刘友竹：论聂绀弩对杜甫对仗技巧的传承（《成都大学学报》2003 年第 1 期）
姚锡佩：绀弩“识知这个雪峰后”（《炎黄春秋》2003 年第 6 期）
王存诚：敢当史诗聂绀弩（《聂绀弩百岁诞辰纪念集》，2003 年）
王存诚：《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时序编年（《聂绀弩百岁诞辰纪念集》，2003 年）
毛大凤编：《聂绀弩百岁诞辰纪念集》（2003 年）
《京山诗词纪念聂绀弩诞辰一百周年诗文辑》（2003 年）
寓　真：聂绀弩出狱之谜及其佚诗（《新文学史料》2003 年第 3 期）
黎　虹：也谈胡乔木为聂绀弩散宜生诗作序（《新文学史料》2004 年第 3 期）
于永森：《论聂绀弩诗》（互联网文章，2004 年 12 月）
吴海发：半生坎坷换得诗千秋（《二十世纪中国诗词史稿》，2004）
殷　杰：桀敖之气，冷峻之心，自嘲之智，反讽之体——论聂绀弩诗体的创造及反讽诗、反讽意象（，全国第 19 届中华诗词研讨会论文 2005 年 9 月）
寓　真：聂绀弩诗挽谢无量（《山西文学》2005 年第 4 期）
于永森：论聂绀弩诗（《人文潮》夏季卷，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 年）
冯亦同：劫后奇出旷世缘（《开卷》，2006 年第 12 期，南京）
寓　真：《人物钩沉二题》（中华诗词网文章，2006 年）
寓　真：《文字杂乱隐奇诗》（2006 年 12 月）
寓　真：《聂绀弩的咏猫诗》（2006 年 12 月）
寓　真：文字杂乱隐奇诗（2006 年 12 月）
寓　真：聂绀弩的咏猫诗（2006 年 12 月）
吴江涛：一团红焰照苍穹——夜读聂绀弩先生奇诗札记（2008 年 6 月）
涂德海：意境 格律 风格——聂诗《北荒草》读后（2008 年 7 月）
侯里笑：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笔记摘抄十二则（2008 年 7 月）
张典文：旧体新声 别开一格——浅谈聂绀弩诗词（2008 年 7 月）
宋时盛：二十年逆境铸诗魂——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2008 年 7 月）
方印中：聂绀弩诗：不可学与可以学（2008 年 7 月）
冯启明：聂诗表现艺术拾零（2008 年 7 月）

刘声祥：直写中华正气歌——读聂绀弩诗（2008 年 8 月）
张　芾：关于聂绀弩其人其诗几点浅显的认识（2008 年 8 月）
周启安：浅读聂绀弩先生及诗（2008 年 10 月）
雍文华：解读聂绀弩诗（2008 年 10 月）
侯孝琼：也说聂绀弩体（2008 年 10 月）
杨建民：谈谈聂绀弩独一无二的旧体诗（2008 年 10 月 16 日《人民政协报》）
李遇春：阿Q·屈原·江湖——论聂绀弩旧体诗的精神特征（《新华文摘》2008 年第 22 期）
傅占魁：浅读“绀弩体”的审美价值
曹承容：聂绀弩诗创新浅谈
万文武：为聂绀弩“打油诗”正名，兼谈诗出“精品”
刘南陵：聂诗语词的故土化情愫研究
吴洪激：聂绀弩和他的热血诗
萧粤生：楚天今古两诗星
郭省非：伟大聂绀弩神奇格律诗
郭生杰：哲人的执著与诗人的浪漫——读聂绀弩的旧体诗
涂运桥：浅论聂绀弩诗如何开辟了旧体诗新境界
周承旺：继承传统 锐意创新——读聂绀弩诗
郑效福：深情神妙工巧新奇——聂绀弩《北荒草》中的对仗艺术
廖平波：落笔皆成趣藏锋别有情——浅谈学习聂绀弩诗的点滴体会
雷于怀：浅谈聂绀弩《北荒草》的几点艺术特色
峻　竭（许俊杰）：撼世绝唱感人新声——浅述我国著名杂文家聂绀弩《散宜生诗》艺术特色
陈　坚：打油体 杂文风——读聂绀弩的诗
方印中：《聂绀弩诗三百首》（330 首）句译、解说修订本重印，2009 年 3 月）
寓　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中国作家》2009 年第 2 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全三册）/ 侯井天句解 详注 集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203-06633-0

Ⅰ.聂… Ⅱ.侯… Ⅲ.聂绀弩（1903—1986）—诗歌—文学评论
Ⅳ.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2797 号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全三册）

著　　者：侯井天
责任编辑：阎卫斌　郝文霞
复　　审：张文颖
终　　审：杜厚勤
装帧设计：思想工社

出 版 者：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传真）　4956038（邮购）
E — mail：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北京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700 mm×1000 mm　1/16
印　　张：66
字　　数：1000 千字
印　　数：10001 – 15000 册
版　　次：2009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 月　第 3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6633-0
定　　价：98.00 元　（全三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